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史集

第三卷

〔波斯〕拉施特 主编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史　　集

第　三　卷

〔波斯〕拉施特 主编

余 大 钧 译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92335

商　务　印　書　館

1986年・北京

1092335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史　集

第　三　卷

〔波斯〕拉施特 主编

余 大 钧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11017·752

1986年1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433 千

印数 4,200 册　　印张 18 5/8 插页 4

定价：3.60元

/108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 版 说 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每年刊行五十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5年10月

目 录

俄译本编辑部前言……………………………………………… 1

俄译本序 ……………………………… A. A. 罗马斯凯维奇 3

旭烈兀汗传……………………………………………………18

第一部分……………………………………………………18

他的出身 ………………………………………………18

他的后妃 ………………………………………………19

他的子女和诸孙的系谱 …………………………………21

第二部分……………………………………………………27

在他登临汗位前发生的事 ………………………………28

叙乞忒不花那颜出征邪教徒的堡寨，阿剌丁被杀，忽儿沙登上王位 ……………………………………………………34

叙忽希思丹的堡主纳昔剌丁在苫思丁·苦儿忒的陪同下来到旭烈兀处 ………………………………………………36

叙旭烈兀汗来到徒思和忽昌，出征答木罕，摧毁阿剌模忒和柳木别薛儿堡，以及忽儿沙表示归顺……………………………37

叙旭烈兀汗出征哈马丹和拜住那颜从鲁木到来 ……………45

叙报达发生内讧 …………………………………………46

叙旭烈兀汗出征报达，以及他同哈里发进行谈判……………48

叙旭烈兀汗装备军队以夺取报达 …………………………55

叙旭烈兀汗毅然决定进军报达，并一举攻占报达，阿拔思朝

哈里发的统治告终 ……………………………………………………58
叙兀鲁黑秃那颜征服亦儿必勒 ……………………………………………71
叙报达和亦思马因派诸堡的财富被搬运到阿塞拜疆，并叙巴
　式剌丁·鲁鲁和鲁木算端来到旭烈兀汗处 …………………………72
叙纳昔剌丁·徒昔及其在篾剌合建造天文台 …………………………73
叙旭烈兀汗出征叙利亚边地，征服合列卜和叙利亚国………………74
叙乞忒不花那颜远征密昔儿及其被杀 …………………………………77
叙宗王玉疏木忒和异密额里该那颜、孙台出征迪牙别克儿，
　征服篾牙法里勤，以及篾力迦迷里的被杀……………………………83
叙宗王玉疏木忒出征马儿丁，攻占该堡…………………………………86
叙算端巴忒剌丁·鲁鲁之死，他的儿子篾力撒里黑取得
　掌管毛夕里之权，撒里黑的叛乱以及毛夕里遭到毁坏……………88
叙旭烈兀汗与别儿哥不和，那海率领别儿哥的先头部队前来
　[作战]*及其战败………………………………………………………91
叙旭烈兀汗在位暮年之事，他封赐各地区给异密、都督们，他
　的患病和去世 …………………………………………………………94
阿八哈汗传………………………………………………………… 100
第一部分…………………………………………………………… 100
他的出身和他的后妃 …………………………………………… 100
他的诸子、诸女和女婿…………………………………………… 101
第二部分…………………………………………………………… 102
登临汗位之前发生的事 ………………………………………… 102
叙阿八哈汗治理国家 …………………………………………… 103
叙阿八哈汗同那海和别儿哥作战，将他们打败………………… 105
叙马思兀惕伯来到阿八哈汗处，以及忽推哈敦和旭烈兀汗辎
　重队的来到 …………………………………………………… 106

叙八剌来到呼罗珊,与阿八哈汗的军队交战，他战败后逃走…… 108
叙八剌逃跑后的情况,他的军队涣散,以及他的结局 …………… 129
叙阿八哈汗与八剌作战后归来,使臣们从合罕处带着合罕诏
敕来到,以及阿八哈汗第二次登临汗位……………………… 136
叙阿黑伯来到阿八哈汗处,他出征不花剌，以及帖必力思的
地震 ……………………………………………………… 138
叙奔都黑答儿来到鲁木,阿八哈汗前往那里,鲁木的一些异
密和彼儿瓦纳被处死,以及苫思丁来到那里……………… 140
叙馋力苫思丁·苫儿忒的来到,他被关进监狱和死去…………… 144
叙阿八哈汗在沙黑鲁忒狩猎,以及当地人的谋叛……………… 147
叙捏古迭儿人的军队来到法儿思和起儿漫,进行了洗劫………… 147
叙阿八哈汗进向呼罗珊，合剌温人的异密们前来表示归顺，
宗王阿鲁浑出征昔思田 ……………………………………… 148
叙马只忒-木勒克·也思迪向阿八哈汗告密,受到抨击的苫
思丁及其兄弟的权势衰落 …………………………………… 149
叙阿八哈汗出征叙利亚及其返回报达 ………………………… 157
叙阿八哈汗在哈马丹去世 ……………………………………… 158
第三部分 ………………………………………………………… 159
帖古迭儿(算端阿合马)传………………………………………… 160
第一部分 ………………………………………………………… 160
他的出身、后妃、子女和诸婿………………………………… 160
第二部分 ………………………………………………………… 161
在他登临汗位前发生的事 ……………………………………162
叙宗王阿鲁浑来到阿合马处,弘吉剌台死亡的原因,阿剌丁·
阿塔-灭里被提高地位,马只忒-木勒克受到惩治………………163

叙阿合马与宗王阿鲁浑不和的开端,阿鲁浑从呼罗珊来到报达及其返回呼罗珊 …… 166
叙宗王弘吉剌台事件及其死亡,阿合马出征呼罗珊与宗王阿鲁浑获得胜利 …… 170
第三部分 …… 184
阿鲁浑汗传 …… 185
第一部分 …… 185
他的出身、后妃、子女和诸婿 …… 185
第二部分 …… 187
在他登临汗位前发生的事 …… 187
叙阿鲁浑汗关于一般事务和国事颁降的诏令 …… 187
叙苦思丁·志费尼的情况,他留在伊拉克,他来见阿鲁浑汗和被处死 …… 189
叙急使从忽必烈合罕处来到,带来了册封阿鲁浑汗为汗的诏敕 …… 193
叙出征哈迦儿山的曲儿忒人,不鲁罕哈敦的去世,以及火者哈伦的事 …… 194
叙撒都-倒剌荣耀的开始 …… 196
叙不花的情况,异密们的诡计,他们的胜利和他的被杀 …… 198
叙术失怯卜的毁灭,以及被怀疑与捏兀鲁思串通的宗王们的被监禁 …… 203
叙篾力札兰丁·西模娘亦被处死,以及撒都倒剌的飞黄腾达 …… 204
叙阿鲁浑汗到阿儿兰的夏营地去出征,敌人从打耳班方面进犯和他们的逃窜 …… 207

叙脱合察儿出征援助呼罗珊军队，以及阿鲁浑尼牙城的建造……209
叙阿鲁浑汗服用巴黑失的药剂和他开始患病……210
叙阿鲁浑汗病情加剧，由此引起异密们的纷争，以及某些异密和撒都-倒剌的被杀死……211
叙阿鲁浑汗逝世于阿儿兰……213
叙阿鲁浑汗死后异密们不睦……213
第三部分……215
乞合都汗传……219
第一部分……219
他的后妃、子女和诸婿……219
第二部分……220
在他登临汗位之前发生的事……220
叙拘捕制造纷争的异密和对他们的审讯……221
叙乞合都前往鲁木，委任失克秃儿那颜为掌握全权的都督……222
叙撒都剌丁·曾札尼被委任为宰相，他的兄弟忽忒巴丁被委任为伊斯兰教大法官……224
叙发行纸钞及其后果……227
叙拜都在报达发动叛乱，异密们之间的意见分歧，以及乞合都的结局……229
第三部分……232
合赞汗传……233
第一部分……233
他的出身，从出生之日以迄阿鲁浑汗登临王位时他的事迹……233
他的后妃和子女……241

第二部分 …………………………………………………… 242
合赞汗在他的父亲阿鲁浑汗时代在呼罗珊的事迹 ……………242
叙捏兀鲁思不服从，他去到海都汗处，以及他攻打呼罗珊 ………251
叙阿鲁浑去世之后合赞汗的情况，直到他去到阿塞拜疆和返回呼罗珊 ……………………………………………………256
叙合赞汗到阿剌答黑去见乞合都，他从帖必力思返回，并叙捏兀鲁思战败及你沙不儿的攻克 ………………………………260
叙捏兀鲁思表示归顺，他重新前来拜见合赞汗，以及举行宴饮、献礼……………………………………………………………264
叙合赞汗出征伊拉克·额者木，以及他同拜都作战……………267
叙合赞汗和异密们皈依伊斯兰教 ………………………………275
叙合赞汗第二次出征拜都，拜都的异密们表示归顺……………278
叙伊斯兰君王〔合赞汗〕*即位后下诏开始整顿军队和各地区事务 ……………………………………………………………283
叙速该和巴鲁来图谋反叛，军队出征去反击他们………………284
叙纳邻阿合之事和异密捏兀鲁思对他的恶意以及捏兀鲁思的事业开始衰败 ……………………………………………………288
叙合赞汗出征报达，罗耳人阿弗剌昔牙卜、哲马里丁·迭思忒哲儿答尼和亦咱丁·木咱法儿·泄剌即被处死以及宗王完者-忽都鲁的诞生………………………………………………291
叙捏兀鲁思的奴隶海撒儿的事，捏兀鲁思的儿子们和兄弟们被处死以及捏兀鲁思被处死于也里 ……………………………293
叙异密捏兀鲁思被处死后撒都剌丁·曾札尼飞黄腾达，君王抵达帖必力思，在帖必力思附近的苫地方建造高大的拱顶建筑物 ……………………………………………………………302
叙撒都剌丁·曾札尼失势及被处死 ……………………………304

叙合赞汗从帖必力思到报达去驻冬，封撒都丁为宰相，他获悉速剌迷失反叛，遂派遣军队去讨伐他……306
叙合赞汗出征叙利亚和密昔儿，打败密昔儿人，占领叙利亚……310
叙合赞汗第二次出征叙利亚和密昔儿……317
叙火者撒都丁飞黄腾达，妒嫉他的人被处死……320
叙合赞汗进向阿剌答黑，从那里到阿儿兰去驻冬以及派到密昔儿去的急使的来到……321
叙巴吉·兀章地方金帐中的盛大庆典……323
叙合赞汗从兀章进向报达，途中的情况以及他抵达瓦昔忒和希勒剌及毅然决定进向叙利亚……326
叙忽都鲁沙那颜与密昔儿军队遭遇，他从那里折回，以及王旗返回兀章……333
叙从叙利亚返回的异密和战士们受到审讯，在兀章召开了忽里勒台，群臣表示忠诚于君王……335
叙合赞汗患目疾，宗王们从呼罗珊来到，合赞汗进向报达，停驻于忽兰沐涟河畔……335
叙合赞汗在忽兰沐涟河畔驻冬地上幽居独处，阿剌弗兰的密谋，以及叛逆们被处死……337
叙为宗王阿不-牙即忒的生日举行宴庆，君王结束四十天斋戒……339
叙合赞汗赐予撒希卜-底万（财政大臣）撒都丁各种恩典……340
叙怯烈门哈敦逝世，她的灵柩运至帖必力思，[以及合赞汗的逝世]*……341
第三部分……345
轶事第一则　合赞汗的各种优美品质和广博的知识……348
轶事第二则　合赞汗的纯洁和节欲……357

轶事第三则　合赞汗谈吐的娓娓动听和精致文雅，以及提问和答复的优美 ……358
轶事第四则　合赞汗在承担义务、履行条约时的有耐心、坚定和忠实可靠 ……360
轶事第五则　合赞汗最常发表和表白的言论 ……363
轶事第六则　合赞汗的慷慨赐予 ……364
轶事第七则　合赞汗消灭偶像崇拜 ……371
轶事第八则　合赞汗敬爱真主的使者的后裔 ……372
轶事第九则　合赞汗英勇作战和组织军队 ……374
轶事第十则　合赞汗对伊斯兰教法官、司教、苦行者、学者等的教导 ……379
轶事第十一则　合赞汗禁止冒渎神圣 ……382
轶事第十二则　合赞汗对公用事业的爱好及其鼓励人们兴办公用事业 ……383
轶事第十三则　合赞汗在帖必力思、哈马丹和其他各州兴建的阿卜瓦卜-必儿，关于寺院不动产以及他按照许愿完成的善事 ……388
寺院不动产、上述阿卜瓦卜-必儿及其他公益机关、慈善机关中的开支 ……390
轶事第十四则　取谛诈骗和没有根据的诉讼 ……399
褒奖伊斯兰教法官优绩的诏令抄件 ……400
关于不审理超过三十年的诉讼的诏令抄件 ……403
写在上述诏令背面的判决文据[程式]抄件 ……405
关于查明卖主在出售之前的财产权的诏令抄件 ……408
关于确认前述决议并加以补充规定的诏令抄件 ……412
轶事第十五则　禁止书写不合法的证书和宣布旧证书无效 ……420

轶事第十六则　废除农作物收获量估税、摊派，取消所有各种苛捐杂税 ……426
关于征收税赋制度的诏令抄件 ……441
轶事第十七则　合赞汗对剌亦牙惕的关怀，使他们免受暴虐 ……455
轶事第十八则　废除驿马，减少急使数，禁止他们压迫人民 ……457
轶事第十九则　驱除窃贼、强盗，保卫路途安全 ……464
轶事第二十则　提高金银成色，达到从未有过和不可能再高的程度 ……468
轶事第二十一则　修正金银和货物的重量单位以及嘉兹、佩马担、合非思、塔合儿等度量单位(诏令程式) ……472
轶事第二十二则　在颁发给人们玺书和牌子的事情上推行严格的制度 ……477
轶事第二十三则　有关废除人们手中重复的玺书和牌子的措施 ……482
轶事第二十四则　把每个州中的一些地方赐给蒙古军队做采邑 ……486
分赐给蒙古军队采邑的诏令抄件 ……488
轶事第二十五则　叙合赞汗亲自建立了一支独立的御林军 ……495
轶事第二十六则　禁止高利贷和带有欺骗性质的贸易 ……498
轶事第二十七则　禁止用无数的钱缴付迦云 ……508
轶事第二十八则　在各地所有村庄建造清真寺和澡堂 ……510
轶事第二十九则　禁止人民喝酒 ……510
轶事第三十则　整顿拨付供应大帐御膳和酒的经费 ……511
轶事第三十一则　整顿拨付给哈敦们和各帐殿的膳食费 ……514

轶事第三十二则 在各国库中建立严格制度，安排好各国库的事 ……516
轶事第三十三则 整顿篾薛思和军人装备的事 ……520
轶事第三十四则 整顿豢养属于合罕的牲畜的事 ……523
轶事第三十五则 安排鹰夫和猎捕员的事 ……524
轶事第三十六则 在所有各地区购置役畜 ……529
轶事第三十七则 整顿农耕，安排弃置的土地 ……532
轶事第三十八则 下令在各地建造供急使住的驿馆和禁止都督、哈希木们驻宿在私人家中 ……539
轶事第三十九则 禁止赶驴人、赶骆驼人和送消息者压迫人民 ……543
轶事第四十则 禁止强迫送女奴入酒馆 ……545
俄汉人名索引 …… 547
俄汉地名索引 …… 574

俄译本编辑部前言 5

在我们全国处境艰难的时日里，1941 年 12 月，苏联东方学遭到了重大损失——大学者、卓越的伊朗学家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罗马斯凯维奇教授在列宁格勒与世长辞。

亚·亚·罗马斯凯维奇属于为俄国东方学造成世界荣誉的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俄国东方学家们的晚辈。他是K. 札列曼院士、B. 茹科夫斯基教授和 B. 巴托尔德院士的学生，是这些卓越的学者们所创立的优秀传统的当之无愧的继承者。

从 1918 年起长时期内，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是列宁格勒唯一的新波斯语教师，当代苏联伊朗学家之获得学识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赐于他的。几乎所有的苏联伊朗学家（语文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都直接或间接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的学生，他创建了如今已繁荣发展的自己的学派。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作为学者的主要兴趣是在波斯语、波斯方言和波斯文学方面，尤其是民俗学方面。但同时，这位已故的亚·亚·罗马斯凯维奇的特点是：他的学术兴趣非常广泛，他在伊朗学所有各领域内的知识是很渊博的。他不仅是波斯文学和语言的大研究家，而且也是伊朗历史、民族学、地理学、艺术、考古学的优秀行家。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不是书斋中的学者，而是当代伊朗及其生活和居民的最卓越和精细的精通者之一。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写过大量著作，充实了伊朗学的
几乎所有各个领域。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近年来的一些大规
模工作与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罗马斯凯维奇的名字联系
在一起。其中，亚·亚·罗马斯凯维奇主编，首次全文刊布拉施特
《史集》经过校勘的原文和译文占有突出的地位。遗憾的是，与世长
辞阻碍了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把这件事进行到底。拉施特
6 《史集》原文和译文的出版堪称给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罗
马斯凯维奇树立的纪念碑。亚·亚·罗马斯凯维奇的逝世不仅是
苏联科学的重大损失，也是所有知道他的人们的重大损失。我们
的学者失去了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这个同志和朋友，年轻
的东方学家们则失去了不可缺少的良师。

俄译本序

从首次给予拉施特（生于公元 1247 年左右，死于 1318 年 7 月 17 日）的《史集》以完全应有的重视时起，已经过了有一百多年；拉施特《史集》是中世纪史籍中最重要的古文献之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不仅在伊朗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在全世界的书籍中也是独一无二的著作。拉施特《史集》是篇幅浩繁的历史百科全书，中世纪时无论在亚洲或欧洲没有一个民族有过这样的书，汇编有关全世界历史的知识这个思想本身对当时来说就是完全崭新的。

被蒙古人所征服或与蒙古人有来往的各种各样文明民族的代表们参加了这部《史集》的编写。《史集》中包括了极其多种多样的部落和民族的有关历史知识，从蒙古人本身开始，最后讲到欧洲人为止。拉施特《史集》对于我国历史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其中不仅包含有与我们邻接的地区（蒙古、东突厥斯坦、伊朗）的最珍贵的第一手历史资料，而且也包含有现在在我国——伟大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版图内的地区和民族（中亚、外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的最珍贵的第一手历史资料。

《史集》编写完成于伊斯兰教历 710 年（公元 1310 至 1311 年），记述了从远古时代起以迄伊斯兰教历 703 年［公元 1303—1304 年］*止的历史事件，全书由编写者分为三部，后来又由编写者分为四部。有《合赞［御修］*史》这个独立名称的第一部包含了关

于突厥、蒙古诸部落，关于成吉思汗和他的祖先以及他的子孙直到上述伊斯兰教历703年伊利汗完者都即位为止的历史的很重要和珍贵的历史资料。① 人们早就对拉施特《史集》极为重视，这表现为一再刊布《史集》第一部的部分原文及其译文，进行各种各样的注释。

法国学者卡特麦尔首次着手刊布《史集》原文及其译文；他曾
8 刊布和翻译了拉施特《史集》的序言和包括伊利汗旭烈兀统治时期（伊斯兰教历654—663年＝公元1256—1265年）的原文。②

在卡特麦尔之后二十二年，贝勒津着手刊布《史集》突厥、蒙古部族志和成吉思汗纪的原文、译文、注释③，这应当视为刊布和翻译《史集》原文方面的第二项重大工作。法国学者伯劳舍继续贝勒津的工作是刊布《史集》原文方面的第三项大事，伯劳舍刊布了到铁穆耳合罕[元成宗]* 为止的成吉思汗继承者历史的《史集》原文，并加了许多注释。④最后，不久以前雅恩刊布了包含合赞汗统治史（伊斯兰教历694—703年＝公元1295—1304年）和有关他的

① 里欧：《不列颠博物馆所藏波斯抄本目录》，第1卷，第74—78页。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第二册，圣彼得堡，1900年，第45—49页；第二版为译自俄文原文的英文本，牛津，1928年，《吉布纪念丛书》新集第5卷，第44—48页。斯托雷：《波斯文献》，第2编，第71—78页，第106号。

② 《波斯蒙古史》，拉施特用波斯文写成，卡特麦尔校正、译为法文，并附以注释及有关作者传记和著作的论文，第1卷，巴黎，1836年，共175＋450页。

③ 拉施特：《史集·蒙古史》，突厥、蒙古部族志，贝勒津译自波斯原文，附有导言、注释，圣彼得堡，《俄国考古学会东方部丛刊》，第5卷，1858年。——《成吉思汗史》，《俄国考古学会东方部丛刊》，第7，13，15卷，1861，1868，1888年。

④ 《史集》，法兹勒·阿拉赫·拉施特写的世界通史，《合赞御修史即蒙古史》，伯劳舍校订，第2卷，内容为成吉思汗继承者蒙古诸帝史，《吉布纪念丛书》，第18卷，莱顿—伦敦，1911年8月，共72＋617页。

改革的四十则轶事的这一部分原文①。因此，迄今已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史集»第一部的原文刊布，已有三分之一稍多翻译成了欧洲语言。

早在伯劳舍刊布的一部分«史集»原文问世之前，有名的英国东方学家布朗曾提出过新的刊布拉施特«史集»全文的计划：第一部——专史，即突厥诸部落史和蒙古史，分为三卷；第二部——通史[世界史]*，分为四卷。② 这个方案，尤其就实际上对我们最重要的第一部而言，是最简易可行的，事实上与上述三位拉施特«史集»研究者的工作来看的出版计划相吻合。

现在，由于党和政府所下的决心，研究过去、研究历史的事业取得了应有的方向和广泛的发展，«史集»这部东方历史文献中的著名古文献不可能被遗忘，1936年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将刊布、翻译、注释伊朗史学家拉施特«史集»第一部，即突厥诸部落史和蒙古史部分，列入了自己的研究工作计划。关于刊布«史集»第 9
二部，即世界史部分的问题，尽管曾讨论过，但暂时还没有最后决定，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拉施特用于编写其世界史的一系列原始资料，所以«史集»第二部的学术价值便大为降低。

将刊布的部分分为三卷，即：第一卷——序言，突厥、蒙古部族志，成吉思汗纪；第二卷——从窝阔台到铁穆耳的蒙古合罕史；第

① «拉施特合赞汗御修史中的合赞汗传»，卡尔·雅恩据伊斯坦布尔、伦敦、巴黎和维也纳抄本校订，有序言、校勘注释、索引，«吉布纪念丛书»新集，第14卷，1940年，共44+387页。

② «皇家亚洲学会学刊»1908年前半年卷，第17—37页。[布朗：]* «波斯文学史，鞑靼统治时代(公元1265—1502年)»，剑桥，1920年，第72页。

三卷——旭烈兀王朝史。每一卷分为两半，前一半为原文，后一半为译文。

为避免重复、避免交叉摘录《史集》各卷，并为了较方便地利用出版的书，决定将注释、文件收入单独出的第四卷中，在译文里只加了少量最必要的参考性质的注释。

按照前述方案分配资料后，我们首先出版第三卷，这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因为第一、二卷尽管在满足现代学术要求方面有其缺陷，但早已完全为研究者们所能利用——第一，由于[第一卷]*有了[贝勒津的]*译文，甚至非东方学家也能利用，第二，[第二卷]*没有译文，则能为懂波斯语的人所利用；而第三卷只有一部分（伊利汗旭烈兀和合赞时期）能为研究者利用。

因此，第三卷相当大一部分仍然根本不能为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所利用，这一卷很重要，因为第一，它叙述了十三世纪后半期发生在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伊朗和中亚境内的事件，第二，这一卷在有关由旭烈兀王朝的国家制度的危机所引起的合赞汗改革活动的四十则轶事中包含有社会经济性质的日常生活细节的叙述。

为对出版时分为三卷的拉施特《史集》进行校勘，我们利用了下列七种抄本（照相复制件）：

1. 塔什干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公共图书馆抄本，原为朱拉别克所收藏。遗憾的是，该抄本有残缺：在开端处缺佚一张，末尾缺佚许多张，记述中断于伊斯兰教 701 年的事件，结果就没有了前述合赞汗统治时期的四十则轶事，该抄本共留下 264 张。

抄本系用清晰的古老“纳斯赫”字体抄写而成①，没有抄写年月，但根据笔迹和古旧的撒马尔罕纸判断起来，抄本可视为最古老的抄本之一，尽可以认为它抄成于十四世纪，至少抄成于十四世纪 10
后半期，虽然巴托尔德曾谨慎地认为它不晚于十五世纪。②抄本的特点为：诸汗和宗王的名字不仅到处用阿拉伯字书写，而且也到处用畏吾儿字书写，而从乌兹别克人征服帖木儿王朝国家以后，畏吾儿字就停止使用了。该抄本大概是从编撰者在世时写成的原始抄本之一抄出的。它的特点是人名拼写的准确和正规，但可惜的是字母经常缺佚识点，到处（第 111，155，180，184，210，224，229，230，238，243 张）留下空白，这些空白有后来填补的笔迹；在页边或补加的另页上有 16—17 世纪华丽的“纳斯塔里克”字体笔迹，从伊利汗阿八哈汗即位（第 210 张正面）起，笔体变得较潦草一些。整个抄本中通常对 B 和 P，J̌ 和 Č，D 与 Ď，G 和 K 未予区别，只有在个别例外时对前三组字母加以区别，而对第四组字母则概不区别，在表现元音之后的 i 时，在 Y 和 ’（波斯文原为 ـ ）之间也不加区分。抄本中各处（第 46 张正面、第 50 张正面、第 109 张正面、第 167 张背面）有小型精细画，大部分为诸汗和他们的妻子的肖像，按照画的风格属于蒙古时期的小型彩画；③有时留下未写满正文

① 最后的一些词为 W AZ AN ΓAFL NYSTM KH ŠKRAN’H ĀNG，下面页边上有 TMAMT 这个添写的词。

② 巴托尔德：《突厥斯坦出差报告》，《俄国考古学会东方部集刊》，第 15 卷（1902—1903 年），第 232 页。

③ 这些小型精细画之一（第 108 张背面）——窝阔台和他的妻子的肖像——作为附录刊布在《国家中亚图书馆 1925 年报告》一书中。此书系该图书馆馆长 E.K. 别特格尔所编写，塔什干 1926 年 8 月出版，该书第 12 页对我们这个抄本作了简略的记述。

的空白处，显然是准备配上小型精细画的。

这个抄本我们用符号 A 来表示。①

2. 伊斯坦布尔抄本(Rewān Köškü,1518)。该抄本与塔什干抄本 A 令人惊奇地相似，是与塔什干抄本同样古老的一个抄本；末尾所署年月为伊斯兰教历 717 年 8 月(公元 1317 年 10—11 月)，也就是说它抄成于编撰者[拉施特]*还活着的时候。将塔什干抄本与伊斯坦布尔抄本进行核对之后，发现两抄本在规模、笔体、书法风格、各页资料的分配(两抄本各页的首、尾经常重合)上，甚至在错字上②有惊人的相似处。这种相似使我们可以设想：塔什干抄本和伊斯坦布尔抄本是从同一个副本抄写成的，因为看来只有用这个事实才能解释以上所指出的两抄本原文的相符情况。

但是，伊斯坦布尔抄本的复制本毕竟抄写得不[如 A 抄本]*
11 仔细，脱漏和错字较 A 抄本为多。该抄本用符号 S 来表示③。该抄本还有一个值得注意之处，即其中有合赞汗的兄弟和继承者算端完者都传；按照编撰者的计划④，《完者都传》应成为专门记述世界史的第二部的开端。前述署明抄写年月为伊斯兰教历 717 年的该抄本(纳斯赫字体)抄写者的名字见于第 499 页上(与伊斯兰教

① 关于这个抄本，还可参阅：巴托尔德：《朱拉别克所收集的抄本》，《俄国考古学会东方部集刊》，第 21 卷(1911—1912 年)，第 36 页；巴托尔德：《伊斯兰世界》，第 1 卷，1912 年，第 64 页；《俄国科学院通讯》，1921 年，第 196 页，1926 年，第 217、218 页。

② 例如 A 抄本第 28 张正面第 15 行误写 ALTWN 为 AKTWN。[S 抄本也是如此]*。

③ 对《史集》伊斯坦布尔抄本的记述，见 F. 陶尔：《伊斯坦布尔图书馆波斯史抄本》，第一，东方文献节录，《捷克斯拉伐克东方研究所学报》，布拉格，别德里希·赫罗兹尼编辑，1931 年 4 月，第 3 卷第 1 期，第 93 页。

④ 见里欧《目录》第 75 页。

历 671 年处死阿黑伯相联系的）一个难理解的句子①中，作 MBR KŠAH BN RŠYD XWANY。将这个名字同不列颠博物馆所藏《史集》第二个抄本②抄写者的名字进行对照是很有意思的，后者为 MḤMD BN ḤMZH M'RWF BRŠYD XWANY，大概属于十四世纪时的人，在算端完者都在位时即已进行写作。

3．列宁格勒 M．E．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国家公共图书馆抄本（书号 V,3,1），无书皮，大小为 25×38 厘米，为“最老的优秀抄本之一”，以“纳斯赫”字体写在长条有光纸上，每页 33 行。③原为一个漂亮的抄本，但现在已破烂不堪，逐渐丢失了许多张（共剩 301 张），该抄本曾属于埃德曼教授所有，包括三部分，前两部分埃德曼教授根据白色封面上的题词，按相反的顺序编排。第一部分包含萨珊王朝史，第二部分是我们将刊布的《合赞御修史》，第三部分为一些破烂的页张，其上记述了富浪史的末尾和印度史。在第三部分的一个片段中有一句附语，指出抄写者名为奥都-哈只·木撒非儿·阿塔儿，抄成年月为伊斯兰教历 810 年 1 月 15 日（1407 年 6 月 20 日）。这个抄本我们用符号 C 表示，在确定原文

① DRAN ḤALT NASX AYN KTAB MBAR KŠAH BN RŠYD XWANY ḤAḌR KRD KY BYAŠA RSANYDND W DR BHABY XYMH AYN Ḍ'BF ḤAḌR BWD DR KNAR DRYA 〔KW KǰH TNKBZ〕……（在这样一些情况下他召见（？）本书抄写者木八剌沙·伊宾·拉施特-哈尼，处死了他（阿黑伯），（？）而他在海滨〔阔克察迭尼思，即阔克察湖〕这个虚弱者（即木八剌沙）的帐幕附近……）。A 抄本没有这一段。

② 见里欧《目录》第 78 页。

③ 开端（第 42 张正面）：SAL BAŠD TMAMT ANBYA W MLWK W XWAṢ AHL ADYAN W MLK W ALSSLAM W ALḤMD LLHRBB ALHAMAYN W ṢLY ALLH 'LY；末尾（第 301 张背面）：AZ ĎĎRYT AW BWDH AND XYR XLQH MḤMD W ĀLH AǰM'YN W SLMM TSLYMA。

时是完全可靠的参考材料。①

12 4. 不列颠博物馆抄本(Add.7628)，也是一个旧抄本，抄成年代不晚于伊斯兰教历837年(1433年)，包含编排顺序颠倒的《史集》第一、二部。该抄本是为帖木儿王朝算端沙哈鲁(伊斯兰教历807—850年=1405—1447年)抄写的，收藏在他的图书室中 盖有他的玺印；尽管如此，该抄本整本字迹难辨，一些词句成了没有任何识点的连成一片的字，以致很难利用这个抄本；但在确定原文时，该抄本毕竟很有用处。

这个伦敦抄本，我们用符号L表示，它常和上述列宁格勒C抄本相一致，给出不同于前两种抄本[指A、S抄本]*的同样异文；另一方面，这个抄本由不同抄写者以几种笔迹匆促地抄写成，包含有许多缀字法上的错误。②

5. 德黑兰博物馆抄本，同后两种抄本(列宁格勒抄本和伦敦抄本)相近。这个抄本曾于1935年第三届国际伊朗艺术、考古学会议期间送到列宁格勒，其外观和伦敦抄本完全相反。这个抄本配有印度流派的出色小型精细画，用漂亮的"纳斯塔利克"字体抄成，并仔细地加上了识点。看来，这个抄本是指定赠送给贵人的，或者按照这样的要求定做而抄写成的。抄本的内在质量与其富丽的外表不相符：抄写者只是竭力把字描在纸上，而没有深究所写的

① 这个抄本上贴有B.Д.斯米尔诺夫教授在标号第41号的公文用纸上所写的对该抄本的记述；并贴有巴托尔德院士在八开纸上所写的对记述的修正，列举了脱漏之处和丢失的页张。

② 关于L抄本的记述，见里欧《目录》第74—78页；开端（第3张背面）为MQALT AWL DR ĎKR ANBYA W RSH W BADŠAHAN KH PYŠ ASLAM BWDND；末尾(第729正面)和C抄本相同，只不过以WALṢLWT代替ṢLYALLAH。

词的含义，有时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理解内容。这个抄本所署抄成年月日为伊斯兰教历 1004 年 9 月 27 日（1596 年 5 月 25 日），抄本末尾题作 KTAB J̌NKYZNAMH，共 304 张。这个抄本我们用符号 I 来表示。

大概在编撰者[拉施特]*还在世时，《史集》的一个最早的抄写者在相当于A抄本第 114 张正面的那一页第 12 行上给我们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在标题为 TARYX XWAQYN XTAY W MAJ̌YN W XLFA W ĀLX 的这一节的末尾添加了：'LY YD AL'BD ALḌ'YF ALMḤTAJ̌ ALY RḤMT RBH ALLṬYF ARSLAN BN ABTΓDY (ĀYTΓDY?) BN 'BDALLH ALMLKY ALṢDRY ALTBRYZY。

另一个抄写者不仅把自己的名字留给我们做纪念，而且还留下了有关自己的若干细节。除了 I 抄本(第 527 页)外，这一段也无所变更地被抄入 L 抄本第 672 页背面（在其他各种抄本中被略去了）相当于 S 抄本第 572—573 页叙述合赞汗远征报达、希剌、瓦昔忒的纪事中：

MW'LF AYN KTAB A'Z ALLH ANṢARH BNDH' DWLT RA MLYṢ AYN ḤKAYAT ABN R'YS YZDY KH MDTY BWD TA BNABR HWAXWAHY W AXLAṢ AYAM SWABQ W A'WAM SALF MLAZMT AYN DR KAH WZART PNAH 13
MY NMWD W B'AṬFT W MRḤMT MXDWMANH MXṢWṢ FRMWD W BRAH ANŠA MWSWM KRDANYDH MṢAḤB DYKR BNDKAN KRDANYD W HR RWZ BTAZ KY NW' TRTYB(TRBYT?) ARZANY MYDAŠT WALY ALΓAYT

AMDAD ĀN DR TḌA'F W TZAYD AST TA BA J̆NYN BAD。

开端: FHRST KTAB DASTANHA W FḎLK ḤSAB BYANHA。

后三种抄本，即列宁格勒抄本、伦敦抄本、德黑兰抄本(C、L、I本)，在其全部篇幅中常有对前两种抄本，即对塔什干抄本、伊斯坦布尔抄本同样的异文，我们推想:后三种抄本如果不出自同一原本，至少出自两个互相接近的原本，因此这三种抄本就性质而言可划分出来作为确定《史集》原文的第二个独立的抄本组。

6．巴黎抄本①，开首部分残缺，末尾有许多空白，中间有脱漏，但其中旭烈兀至合赞汗时期部分，即我们出版的本卷第三卷这一部分是足够完备的，这个抄本包含有大量小型精细画，用斜体波斯"纳斯赫"字体抄写成，按照伯劳舍②的看法，这个抄本是十四世纪前半期的抄本。

尽管这个抄本如此接近拉施特本人的时代，但它在词汇和语词形式方面常和其他各抄本不同，大概是出自《史集》的稍有不同的另一个稿本的抄本;伯劳舍所认为的这一抄本[抄写年代]*古老的看法是可疑的。这个抄本我们用符号P来表示，无论如何，它应与[下述]*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抄本列为单独的一个抄本组。

7．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抄本(书号D 66，过去的书号为a 566)，我们用符号B表示，这个抄本曾被贝勒津刊布原文时利用

① 对这个抄本的记述，参阅伯劳舍《波斯抄本目录》，第1卷，巴黎，1905年，第201—202页。

② 同上，第202页。

过，其质量低于前述所有各抄本①。

这个抄本所署抄写年份为伊斯兰教历 984 年(1576 年)，有脱漏，用“纳斯塔利克”字体抄写成，共有 529 张，实有 424 张。

这个抄本抄写草率，不仅一些难读的蒙古突厥人名有讹误，[其他词语也有讹误]*，若干处原文被改写过，最后，最值得注意的是，原文中有若干段是前述各抄本所没有的，尤其是关于异密捏兀鲁思历史的一大段，就文体和内容看来这些段落和《史集》令人惊异的简洁文体截然不同，这个情况说明有一种独特的《史集》编写本，大概出现得较晚，有可能编写于沙哈鲁时代，重新对拉施特的卓越著作发生兴趣时。无论如何，我们不认为所有这些新的段落有可能包括在正规的原文中，因此我们把它们放到了我们将刊布 14
的全文的附录中。

这样，我们所掌握的供本版《史集》所能利用的抄本按照前述特征可分为三组。如前所述，第一组抄本，即塔什干抄本、伊斯坦布尔抄本，成为本版《史集》的底本，我们坚信，这两个抄本最确切地反映了作者(即拉施特本人或在其领导下进行工作的编写者)的语言和文体。

为研究作者的语言(词法和句法)和文体，波斯原文的校订者[指罗马斯凯维奇本人]*预先阅读了所谓《合赞汗御修史》的全部蒙古史原文，即我们准备出版的所有三卷原文；熟悉了作者的语言，使得[校订者]*在一切可疑情况(脱漏、重新排列、讹误等)下最后确定原文有了极重要的依据。用这种方法无法确定满意的读法

① 关于这个抄本，参阅贝勒津《史集》，《俄国考古学会东方部丛刊》，第 5 卷，圣彼得堡，1858 年，第 13 页。

1092335

时，我们就从前后文寻找答案，经常在前后文中有我们所要寻找的词或有疑问之处所缺乏的词语。只有当没有这类条件时，我们才借助第二组抄本，利用第二组抄本所提供的异文和增补的词句来核对。

在确定旭烈兀王朝诸汗世系谱的人名读法时，贝勒津所刊布的鞑靼原文《史集》① 对我们所提供的帮助很多。卡特麦尔刊布的拉施特《史集》记述旭烈兀征服亦思马因派诸堡、报达、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部分的原文、译文对我们所提供的帮助也达到了同样程度，尽管卡特麦尔书的原文和译文并非始终能令人满意。

在第三卷的这部分中，作者几乎完全逐字逐句地摘抄其同时代史学家志费尼关于这些事件的记叙；我们仔细地核对过两部书的原文，依靠志费尼书②的原文，一些难理解的地方和事件的经过就完全清楚了。

叙利亚大学者阿不-法剌只·格里果里·巴儿-额不列(1226 年生，1286 年去世)，是与伊利汗旭烈兀进行征服相关的伊朗、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发生的事件的同时代人，他给我们留下了他在晚年用阿拉伯文写成的简史《木黑塔撒儿-非-都瓦里》③。这部书对于了解事件经过，首先是人名的读法和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境内地名的读法，给我们提供了极重要的帮助。

---

① 《史集》，鞑靼文原文，有俄文序言，《东方历史学家丛书》，……出版，第 2 卷第 1 分册，喀山，1854 年 8 月，共 7+171 页。

② 《阿剌丁·阿塔·灭里·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卡兹维尼校勘的波斯原文集校本〕*，第三部分，内容有木剌夷〔亦思马因派〕*史，《吉布纪念丛书》第 16 卷第 3 册，伦敦，1937 年。

③ 1890 年由 A. 萨勒哈尼出版于贝鲁特。

亚美尼亚的史学家和我们所刊布的拉施特《史集》第三卷所记 15
述的事件的同时代人(他们的著作能通过俄译本①为我们所利用),对我们阅读若干人名、地名和波斯蒙古名词术语提供了一定帮助。

当然,我们还利用了一系列其他辅助材料原文,其中包含有拉施特《史集》中提到的有关旭烈兀王朝时期的事件、人物、地名的资料,例如:伊宾·额昔儿的编年史、瓦撒夫史、牙忽忒的地理辞典,以及我们在这里没有列举的其他书籍。

亚·亚·罗马斯凯维奇

* * *

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伊朗研究室的若干次会议上,在会议主席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E.Э.别尔捷利斯主持下,详细订出了《史集》刊布计划,对收集到的《史集》各种抄本作了选择,在各位参与工作者之间分配了工作,解决了同他们的工作相关的原则性问题。

编定第三卷基本原文,并注明原文的异读的工作由 A.A.阿里-札德来做。同时他指出我们所掌握的各抄本的异文,但抄写者的明显错误或缀字法讹误除外。对比各抄本使他在许多情况下确定了各处原文和人名的正确读法。

在编定原文后,由亚·亚·罗马斯凯维奇教授进行第一次初步校订。经过初步校订的原文交给俄译者阿伦德斯翻译,翻译完

---

① K.П.帕特卡诺夫译注:《十三世纪僧人马迦基的蒙古史》,圣彼得堡,1871年8月,共9+106页;帕特卡诺夫译注:《亚美尼亚史料中的蒙古史》,第1分册,圣彼得堡,1873;第2分册,1874年。

毕后，由于翻译中进行的工作可察觉初步校订时未发觉的难点，接着由罗马斯凯维奇教授对原文作最后确定，并使译文同最后确定的原文取得一致。当然，有时由于工作制度规定，想尽可能更仔细地校核原文而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那就只好稍作迁就。

在翻译时，就一般可以做到的程度，阿伦德斯力求准确和接近于波斯原文，同时竭力做到译文合乎语言规范、无懈可击。俄译者利用了一切能利用到的参考书，并请教了罗马斯凯维奇和其他专家们。

很大一部分含有当时社会经济关系概念的蒙古、阿拉伯、波斯语词，或完全未予翻译，或作为应当确切解释的术语加以注释。

某些语词，大部分为术语，仍然搞不清楚。我们认为，这些语词只能在历史学专家和语言学家进一步深入研究过程中加以阐明，可以作为单独研究的题目；作为展望，我们打算为整个《史集》
16 出一个独立的注释卷。由于对注释、解释、不清楚的和未能准确翻译的词作了这种计划安排，《史集》第三卷俄译本只加下列脚注：(1)基本原文的最重要的异文，(2)讹写的词和读法未确定的词的音写，(3)若干蒙古、阿拉伯、波斯语社会、经济、法律名词的音写。为对这些词进行音写，我们采用了如下转写表：①

在转写波斯语词时，如果波斯原文字母写得残缺不全，可遇到所谓“марказ”的残缺字母符号，这个残缺字符在具备相当的识点时可以转写作Б，П，Т，С̱，Н，Й，N̄②；又，波斯文字母Х̣在具有识点

① 接着，俄译本中列有波斯文字母和俄文字母的转写表；此处从略。参阅《史集》汉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 32 页后插页上的《波斯原文转写表》。——汉译者

② 在汉译本中，这个缺失识点的字符用 Б 来表示，也即 Б 代表失却识点的 B，P，T，N，Y 等。——汉译者

时可作 ДЖ、Ч、Х；Я 有识点时可作 Г。

阿拉伯语引文、套语或诗在译出时放上‘ ’符号。在方括号内所写的词，系俄译者为使俄译文清晰明白所加。符号*指示相应的脚注扩大适用于从这个符号起到后面的脚注号为止的词句。

对人名、地名和若干人所周知的术语作了接近于原音的转写。在俄译本页边注明了基本抄本 A 本和 S 本的相应页码。

部落名索引和名词术语、未译的词语的索引将作为单独的附录收入我们出版的《史集》全书中。

在校勘蒙古语人名、名词术语并加以注释时，有 С.А. 柯津院士和潘克福院士参加。

由 И.Ю. 克拉奇科夫斯基院士对阿拉伯诗、《古兰经》中的引文、阿拉伯语宗教套语、穆罕默德言行录，以及个别罕见、难懂的词作了审阅，并加上相应的注释。

О.И. 斯米尔诺娃参加了准备出版《史集》第三卷波斯原文和俄译文的科学技术工作。

1941 年 6 月 10 日

列宁格勒

17

成吉思汗之子拖雷汗之子旭烈兀汗传

共三部分

第一部分　简述其出身，阐述并详细列举其诸王后及迄今为止出自他的子女和诸孙，以及诸婿的名字，他的图象和后裔世系表。

第二部分　关于他即位之前的事，及其登临汗位时御座、王后、宗王和异密们的图像，他在位时的编年历史和纪事，简述他在各个时期进行的战争和所取得的胜利。

第三部分　记其嘉德懿行，他所宣示的卓越训言、训喻和诏令，以及为前两编所未载，从各种书籍和各方人士零散获知的他在位时发生的事件、传说。

旭烈兀汗传

第一部分

简述其出身，阐述并详细列举其诸王后及迄今为止出自他的子女和诸孙，以及诸婿的名字、他的图像及其后裔世系表

简述其高贵出身

旭烈兀汗为拖雷汗的第四子，而拖雷汗为成吉思汗的第四子。

旭烈兀汗的母亲为客列亦惕人的君主王汗的弟弟札阿绀孛的女儿唆儿忽黑塔尼-别吉。札阿绀孛本名客列亦台。当他进入唐兀惕国，在那里取得[高]位时，唐兀惕国王赐予他"札阿绀孛"的尊号，意即国家的伟大和居长的异密。当成吉思汗和王汗友好并保持父子关系时，曾为自己的儿子们娶了他的兄弟的两个女儿：为术赤汗聘娶了必克秃忒迷失(BYKTWTMYŠ)，为拖雷汗娶了唆儿忽黑塔尼-别吉。拖雷汗[1]有五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有如其本传所述。而成吉思汗自己则娶了札阿绀孛的一个女儿亦巴合-别吉，一天夜里他作了一个梦，[当夜]他把她连同她的全部财产赐给了怯台那颜。就是这些。

阐述并详细列举其后妃

旭烈兀汗有许多后妃[2]。根据父亲的札撒分归他的以及他自己所娶的后妃知名者如下：他的长后脱忽思(DWQWZ)哈敦，客列 18
亦惕氏[3]，是王汗的儿子畏忽的女儿。因为她曾是[旭烈兀汗的]父亲的妻子，所以她位居其他王后们之上，尽管他所娶的若干王后早于她。他娶她为妻是在渡过阿母河(当时拖雷汗尚未与她同居)之后。她受到充分的尊敬，很有权势。因为客列亦惕人基本上都信奉基督教，所以她经常支持基督教徒，基督教徒在她的时代势力很盛。旭烈兀汗尊重她的意志，因此对基督教徒大加保护、厚待：在所有的领地上都建立起教堂，在脱忽思哈敦的帐殿(斡耳朵)旁

① C、L、I、B 本和卡特麦尔书增："从她生出"。

② 妃——原文 QWMA，本卷中都译作"妻"、"妃"。

③ 氏——原文 AuSTWXAN。

经常搭起[行军]教堂，并[在那教堂里]打钟。她去世于旭烈兀汗[死]后四个月，阿八哈汗即位之前十一天。这件事将另行叙及。阿八哈汗将她的帐殿(斡耳朵)[1]赐给了她的侄女秃乞台哈敦，她是旭烈兀汗的妃子，属于那个帐殿(斡耳朵)，她按同样的习俗和法度保管那个帐殿(斡耳朵)，有如«阿八哈汗传»中所将记述的。她去世于相当691年2月最后一天[1292年2月20日]的龙年亦勤迪月的一个星期四。那一帐殿转归了阔阔赤哈敦，她是由于她同大不鲁罕哈敦的亲属关系从合罕陛下处送来的。她是伊斯兰君王[2][指合赞汗]*的王后，于695年8月[1296年6月]去世。那一帐殿转归了第二个不鲁罕哈敦的堂兄弟、阿八台那颜的儿子忽都鲁-帖木儿那颜的女儿怯列门哈敦。703年6月12日星期二[3][1304年1月21日]她也猝然去世于术马撒莱附近的忽兰沐涟河畔的夏营地。如今伊斯兰君王[合赞汗]*在她之后继娶了撒鲁赤的儿子、脱忽思哈敦的侄儿亦邻真的女儿忽都鲁沙哈敦为王后。现在那个帐殿按规定的位置搭起。

另一王后为出自斡亦剌惕部首领家族的古余克哈敦，她是脱劣勒赤驸马的女儿。她是成吉思汗的女儿扯扯干所生的。完者哈敦也是他[脱劣勒赤]的女儿，但由另一个母亲所生。他在蒙古地区娶了她，早于其他诸王后。另一王后为忽推(QWTWY)哈敦，她是……[4]的女儿，出自弘吉剌惕部首领的家族。当古余克哈敦死于蒙古地区时，他娶了她[忽推哈敦]，并将她[古余克哈敦]的禹

① AWRDW。

② PADŠAH(i) A(i)SLAM。

③ B本和卡特麦尔书作"星期一"。

④ 各抄本都缺。

儿惕赐给了她。另一王后完者哈敦为脱劣勒赤驸马的女儿，出自斡亦剌惕首领家族。他在蒙古地区娶了她。另一王后为速勒都思氏的亦孙真哈敦。他在蒙古地区从古余克哈敦的帐殿里娶了她。她同忽秃灰①一起留在蒙古地区，后来来到了这里。就是这些！

他的子女和诸孙的系谱

按照所著录的他的子女的名字及对其中每个人简短事迹的略述，以及所附迄今为止出自他的诸孙之名，可知旭烈兀汗有四子、七女。

旭烈兀汗的长子阿八哈汗出生于蒙古地区，为亦孙真哈敦所 19
生。他同父亲一起来到伊朗地区。他是其兄弟之中的长兄和佼佼者，他以太子和父亲的储贰的身份继承了王位、王权、兀鲁思和军队。有关其后妃的记述见于其本传中。

旭烈兀汗的第二个儿子术木忽儿(ǰWMQWR)，在阿八哈汗出世后一个月由古余克哈敦在蒙古地区所生。旭烈兀汗出征伊朗地区时将他留下在自己的斡耳朵中侍奉蒙哥合罕，而将他自己带走的其余辎重、家属送到突厥斯坦地区阿力麻里附近。当阿里-不哥同忽必烈合罕发生内讧时，术木忽儿留在蒙哥合罕的斡耳朵里，而阿里-不哥正在那里，忽必烈合罕则在远处，他不得不站在阿里-不哥方面，为阿里-不哥同忽必烈合罕的军队作战。当阿里-不哥出征阿鲁忽并把他打败后，他[术木忽儿]借口有病，在撒麻耳干附近脱离了阿里[-不哥]*，因为旭烈兀汗对他反抗忽必烈汗之事不满，通知他躲开[为阿里-不哥]*效劳。他从那里到了忽

① A 本作 QWT(u)QWY，她也就是忽推。

推哈敦处后，动身到父亲处去效劳，但在途中去世了，有如后文所述。他有两个妻子：长妻讷伦哈敦为古余克哈敦的兄弟不花-帖木儿的女儿，另一个妻子札兀儿赤哈敦为大不鲁罕哈敦的姊姊。他有两个儿子，依次如下：1)术失怯卜，为妾所生。父亲死后他依法娶了札兀儿赤哈敦。2)勤疏，为妾所生。他有个儿子名叫失列门，现今在世。术木忽儿有两个女儿。长女兀儿忽答黑，为讷伦哈敦所生，嫁给了孙札黑(SWNǏAQ)的儿子沙带驸马他和她生下一个儿子合巴失，两个女儿：其一为昆出失怯卜(KWNǏŠKAB)，为伊斯兰算端合赞汗(祝他长久在位！)的第一个妻子，另一个女儿脱欢①，为亦里-忽都鲁的妾所生。阿合马在位时娶她为王后，并将孛黑塔黑(固姑冠)戴到她的头上。就是这些。

旭烈兀汗的第三个儿子为玉疏木忒(YWŠMWT)。他的母亲为忽推哈敦斡耳朵中的一个名叫那合真-额格赤的汉人妃子。他有三个儿子，依次如下：合剌-那海，曾不(ZNBW)和速该(SW-KAY)。曾不于秃乞台哈敦去世前一个月死于察合秃。速该和合剌-那海由于叛变被处死。

旭烈兀汗的第四个儿子帖克申(TKŠYN)，为忽推哈敦所生。他患有遗尿症，长期请高明的医生治疗，但未能治愈，最后去世了。术木忽儿死后，他娶了讷伦哈敦。他有一个儿子，名叫脱奔②。讷伦哈敦给他生下一个女儿，名叫也先③。兀儿忽答黑死后，她④被嫁给

① C、L 本作 ṬWΓWǏAQ；I 本作 ṬWΓAǏAQ；B 本、卡特麦尔书作 ṬWQWǏAQ。

② C、L 本作 SANY；I 本、卡特麦尔书作 SATY；B 本作 SAMY。

③ A 本作 AYSN；S 本作 AYS；C、L 本作 AБS БWR；B 本作 AMБN БRZ；卡特麦尔书作 AMYNPWR。

④ 大概是指也先这个女儿。

了沙带驸马。沙带死后，他的儿子阿剌卜娶了她，她就死在他那里。她有一个名叫[术札][1]的儿子。

旭烈兀汗的第五个儿子为塔剌海(ṬRQAY)。他出生于蒙古地区，为忽推哈敦斡耳朵中的一个名叫孛剌黑臣的妃子所生下。在去伊朗的途中他被闪电击中而死去。他的子女随同忽推哈敦来到这里。他有个儿子名叫拜都，他在乞合都汗死后在几个月内争夺过王位。有关他的纪事将另行著录。他[拜都]有个儿子，名叫钦 20
察，他同他的父亲一起被杀。他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钦察[2]，沙-阿里牙木所生，另一个为朵剌带-额玉迭赤的女儿所生，名叫马合谋。拜都的母亲名为合剌黑臣。塔剌海有个女儿名叫阿失里，她嫁给了奥都剌-阿合的儿子秃黑-帖木儿，他死后，又嫁给了他的兄弟。她迄今还在世。就是这些。

旭烈兀汗的第六个儿子秃卜申(TWBSYN)，由玉疏木忒的母亲那合真所生。他有个儿子，名叫撒迪。

旭烈兀汗的第七个儿子帖古迭儿-阿合马。他为忽推哈敦所生。他最初名叫帖古迭儿，阿八哈汗死后，当了国君。有关其后裔之简述见其本传中。

旭烈兀汗的第八个儿子为阿泽(AǏAY)。他的母亲为名叫阿里罕(ARYQAN)-额格赤的妃子，是腾吉思驸马的女儿。她住在忽推哈敦的帐殿斡耳朵)中。当旭烈兀汗来到伊朗地区时，派她主持忽推哈敦的帐殿斡耳朵)。她在旭烈兀汗死后十天去世了。

他有个名叫亦里答儿的儿子。他在伊斯兰君王合赞汗(祝他

① C、L 本。

② 世系表中作阿里。

长久在位〕)在位之初，被处死于鲁木边区。就是这些。

旭烈兀汗的第九个儿子为弘吉剌台。他的母亲是个妃子①，名叫额出扯-额格赤，出自脱忽思哈敦的帐殿（斡耳朵)。过了一些时候，他将孛黑塔黑(固姑冠)加到她的头上。他很衰老，于几年前去世了。这个弘吉剌台有六个儿子，依次列举如下：也先-帖木儿，有个儿子，名叫孛罗；亦里答儿，有个儿子，名叫阿黑-帖木儿；扯里克-帖木儿，[其子女]不详；塔失-帖木儿；阿失黑-帖木儿；吉列亦。也先-帖木儿又名哈儿班答，他和亦里答儿出生于同一个夜里。他和他的兄弟亦里答儿在伊斯兰君王合赞汗时代由于怀有不臣之心被处死。其余诸子吉列亦、扯里克一帖木儿等死于幼年。

旭烈兀汗的第十个儿子为也速迭儿。他的母亲为忽推哈敦的帐殿(斡耳朵)中的一个妃子，名叫亦失臣，为古儿鲁惕氏(KWR-LWT)……②的姊妹。他有个女儿，嫁给了那海驸马的儿子也先-不花驸马。在他死后一年零两个月，[他的一个妾]生下了一个名叫哈巴失的儿子，被算作了也速迭儿的儿子。

旭烈兀汗的第十一个儿子忙哥-帖木儿，为完者哈敦所生。伊斯兰教历654年10月2日星期日[1256年10月23日]夜里，相当于龙年斡农赤月二十四日夜里，忙哥-帖木儿出生于双子星座标志下的……③营地，他去世于681年1月16日星期日[1282年4月26日]。享年26周岁零2个月。他有三个儿子，依次如下：安巴儿赤，他有二个儿子：也先-帖木儿和火你赤，他们并非一母

① B本、卡特麦尔书增："汉女"。

② A本作 QRAYNKБY；S、C本作 QRANБKY；I本作 QRABKY；B本作 AQWAББKY；卡特麦尔书作 AQRABYKY。

③ 各抄本都缺，留下空白。

所生；泰出，有个儿子名叫孛罗，合赞汗时谋叛伏诛。泰出还有另一个名为孛罗①的儿子。吉列亦，他有个儿子名为……②，夭折，他本人则死于乞合都汗时。这些儿子们的母亲名为阿里纳黑-额格赤。忙哥-帖木儿有三个正妻：第一个为不花-帖木儿的女儿、完者哈敦的姊妹完者哈敦；第二个为法儿思阿答毕的女儿、古儿都臣的母亲阿必失-秃儿坚；第三个为都剌拜那颜的女儿那真哈敦。忙哥-帖木儿的女儿很多。长女古儿都臣公主，最初为起儿漫算端札兰丁·锁咬儿合忒迷失的妻子，算端死后，孛剌里吉的儿子异密撒塔勒迷失娶了她。撒塔勒迷死后，她又嫁给了她的叔父脱海的儿子。［忙哥-帖木儿的］另一个女儿名叫……③，嫁给了异密速台-阿黑塔赤。另一个女儿名叫阿剌-忽都鲁，嫁给了塔剌海驸马，驸马死后，又嫁给了朵剌带-额玉迭赤。忙哥-帖木儿的长妻为完者。完者死后，长妻为阿答毕阿不别克儿之子阿答毕撒忒的女儿、也思迪阿答毕马合木-沙的外孙女阿必失哈敦。 21

旭烈兀汗的第十二个儿子为忽剌术。他的母亲为脱忽思哈敦斡耳朵中的一个妃子，名叫亦里-额格赤，弘吉剌惕氏。最后，给她戴上了孛黑塔黑［固姑冠］*。［忽剌术］有四个儿子、三个女儿，依次如下：速来蛮，父亲死后被杀④；古出克，长期患病后去世；火者，已故；忽都鲁-不花，也已去世。⑤

旭烈兀汗的第十三个儿子为昔宝赤。他也由忽剌术的母亲亦

①② S本如此，在A本中这个人名被删掉了。

③ 卡特麦尔书作 BYAN ĀΓA，其余诸抄本中为空白。

④ L、I、B本和卡特麦尔书。

⑤ 诸女的名字，各抄本均缺。

里-额格赤所生,于[旭烈兀汗]① 去世之前在同一个冬天去世。

旭烈兀汗的第十四个儿子为脱海-帖木儿。他的母亲为忽推哈敦的帐殿(斡耳朵)中的一个妃子,由……② 氏[所生]。他有两个儿子,依次如下:忽鲁迷失,有五个儿子;哈只,[其子女]不详。

大家知道,旭烈兀汗的子孙的名字及其出身既已仔细著录、阐述如上,现在我们就来简述他的女儿和女婿们。

旭烈兀汗有七个女儿,依次如下:

长女不鲁罕-阿合,为古余克哈敦所生。她嫁给了乞合都的母亲、阿八哈汗的长后讷黑丹哈敦的兄弟,塔塔儿部人拙赤的儿子术马驸马。拙赤随同旭烈兀汗一起来到我国,也是个驸马。成吉思汗的兄弟斡惕赤[斤]*那颜有个女儿,③ 名为扯扯干,她就是术马驸马的母亲。

第二个女儿者箴亦[?],为完者哈敦所生。她的姊姊不鲁罕-阿合死后,她为术马驸马所续娶。 43

第三个女儿忙鲁坚(MNKLWKAN),为完者哈敦所生,她嫁给了斡亦剌惕部人不花-帖木儿的儿子察合儿驸马。这个不花-帖木儿随同旭烈兀汗一起来到我国,为完者哈敦的兄弟,他的母亲为古余克哈敦——……④ 的女儿扯扯干。察哈儿驸马的儿子为逃到叙利亚的塔剌海驸马,为忙哥-帖木儿的女婿。

第四个女儿为秃都格赤。她的母亲为脱忽思哈敦斡耳朵(帐

① 各抄本都缺,《史集》魁翰文本第 144 页作"阿八哈汗"。

② 各抄本都缺。

③ 俄译本误译为:"成吉思汗的兄弟曾娶有斡惕赤那颜的一个女儿",兹据波斯原文改正如上。——汉译者

④ 各抄本都缺,大概是成吉思汗。

殿)中的一个妃子,名为……①。她[秃都格赤]嫁给了斡亦剌惕部人腾吉思驸马,他以前所娶[的妻子]为……②的古余克哈敦的女儿,已亡故。在腾吉思驸马去世后,他的儿子速剌迷失娶了她,现今她又为腾吉思的孙子扯扯克驸马所娶。

第五个女儿塔剌海为阿里罕③-额格赤所生。她嫁给了成吉 22
思汗的外孙、……的儿子弘吉剌惕部人木撒驸马。他原名秃花-帖木儿,但他的导师、一位学者称他为木撒。他是篾儿台哈敦的兄弟。

第六个女儿忽都鲁罕为明里-合赤-额格赤所生。她嫁给了朵儿边部人兀鲁黑秃那颜的儿子也速-不花驸马。他死去后,他的儿子秃格勒娶了她。就是这些。

第七个女儿八巴为完者哈敦所生。她嫁给了斡亦剌惕部人异密阿儿浑-阿合的儿子列格即驸马。阿儿浑-阿合在旭烈兀汗之前奉蒙哥合罕圣旨来到我国担任必阇赤之职。

关于所有这些王后、王子、公主和驸马们,也许还需记述、详加著录,但其简略情况已记述如上。除当过君王、将单独立系表者外,上述子孙们的世系表如下④。就是这些。

第二部分

在其即位之前发生的事,其登临汗位时御座、王后、宗王和异密们的图象。他在位时的编年历史和纪事。简述他在各个时期进行的战争和所

①② 诸抄本均缺。

③ A 本作 AБRQAN; C 本作 ARYQAN; L 本作 ARБQAN; I 本作 AYQAN; B 本作 БГAN; 卡特麦尔书作 BГAN; 鞑靼文本作 ABRQAN。

④ 原波斯文抄本中有世系表,俄译本从略。——汉译者

取得的胜利。

在他登临汗位前发生的事

蒙哥合罕在成吉思汗的①禹儿惕和京都哈剌和林和怯绿连地方召集了全体宗亲和异密们举行大会，取得大多数人同意即位时，便结束了审判和镇压，转向治理国事，将一部分军队派往四方和边疆。为满足请求，他准许摆脱开具禀者和勒索者，由远近各地会集来的突厥人和大食人②担任职务，有如《蒙哥汗合罕》所述。他派遣别速惕部人拜住那颜带着大军去守卫伊朗各地。到达我国以后，他〔拜住〕派出急使〔向蒙哥〕*控告邪教徒和报达哈里发。

那时，已故的首席伊斯兰教法官苫思丁·可疾维尼来到〔蒙哥〕*陛下处觐见。一天，他穿上连环锁子甲，〔将它〕指给〔蒙哥〕*合罕看，说道："我由于害怕邪教徒，经常在衣服外面穿上这件连环锁子甲。"接着他禀告了他们夺取政权和横行霸道的某些情况。〔蒙哥〕*合罕在他的兄弟旭烈兀汗的天性中看出了霸业的征候，并从他的作为中知道他的征服者的习惯。他〔自作〕推断道："既然某些国土已在成吉思汗时代征服，某些国土尚未从敌人处收复，而世
23 界上的土地辽阔无比，因此，我让自己的每个兄弟去开拓边疆，去完全征服边地，加以守卫，而我自己〔合罕〕则住在古老的禹儿惕里坐镇中央；无忧无虑地，依靠〔他们〕，我将极幸福地度过岁月，并作

① C,L,I,B 本和卡特麦尔书增："根本的"。

② 《史集》中的"突厥"一词也常表示蒙古人，"大食"一词则表示伊朗和中亚的波斯语族居民。此外，"突厥"这个名称还在一般意义上表示与定居民"大食"相对的游牧民。"突厥-大食人"这个词组还用在"各种身分的人"、"各阶层和各种职业的人"的含义上。

出公正裁判。近处的某些敌人领地，我将[亲自]率领京城附近的军队去征服和解救。”

思考结束后，[蒙哥合罕]派其弟忽必烈合罕到东方的汉地、摩至那、合剌章、唐兀惕、吐蕃、女真、肃良合、高丽诸地区以及与汉地、摩至那邻接的忻都斯坦部分地区去，并派定旭烈兀汗到西方伊朗、叙利亚、密昔儿、鲁木、亚美尼亚诸地区去，让他们俩带着他们所有的军队，担任他的左右两翼。

蒙哥合罕在举行大忽里勒台之后，派遣忽必烈合罕到汉地和上述边地去，并为他指派了军队；而旭烈兀汗，经全体宗亲同意，被派到伊朗和上述地区去，并通过决议，过去由拜住和绰儿马浑率领的被派去担任探马① 的军队驻在伊朗，而由答亦儿-把阿秃儿率领、被派到客失米儿和印度担任探马的军队，全部归旭烈兀汗统率。答亦儿那颜处的军队，在他去世后由……② 管辖，继由……③ 管辖，然后转归塔塔儿部人撒里那颜管辖。他攻占了客失米儿，[从那里]押出了几千名俘虏。撒里那颜所率领的全部军队，现今不管在哪里，按照继承法全部都是伊斯兰君王合赞汗的媵哲。除这些军队外，还决定从成吉思汗分给诸子、诸弟和诸侄的全体军队中，每十个人抽出两个人，作为额外人员，交给旭烈兀汗作为媵哲[分民]，随同他出征，服役于此方。由于这个[决定]*，所有的人都从自己的诸子、宗亲和那颜中间指派了人率领军队去为旭烈兀汗效力。由此之故，在我国一直有出自汗族和出自成吉思汗每个异密的亲属的异密们。[其中]每个人都被委任了世袭的事业

① 原文为 TMA。

②③ 诸抄本均缺。

指派已定,[蒙哥合罕]便向汉地派去急使,让人们派来一个砲手、火焰放射手、弩手① 的汉军千人队。还派出急使走在前面,让他们在预定的从哈剌和林开始直到质浑河滨的旭烈兀汗军队行军途中,宣布所有的草地和牧场为禁猎区,并在深流巨川上搭起牢固的桥梁。有旨命拜住那颜和以前随绰儿马浑来到的军队前往鲁木,并从所有各地让每人交出一塔合儿面粉和一皮囊酒作为军粮。接着,被派定的诸王和那颜们率领着各千人队、百人队出征了。拥有宝儿赤职衔的乃蛮部人乞忒不花那颜率领一万二千人担任先头部队被派遣前行,他匆匆地向前急速行军。到了呼罗珊,他等候王旗,着手征伐忽希思丹地区。

当旭烈兀汗结束了启程的准备后,他按照惯例和辞行的仪礼,
24 在自己的帐殿里举行了宴饮,而他的弟弟阿里-不哥与其他宗王们一起商议好,就在这年春天在哈剌和林举办宴饮,举行了欢庆仪式和各种娱乐。蒙哥合罕出于兄弟手足之情,对旭烈兀汗训示道:"你要带着大军,带着无数的战士通过土兰边地进向伊朗地区。

诗

通过土兰,踏入伊朗,

让[自己的]名声高高升起,高飞到辉耀的太阳处。

事无巨细都要遵守成吉思汗的习惯和法令。从阿母质浑河到遥远的密昔儿国都要加以爱抚,对顺从你的命令和禁令者要赐予恩惠、礼物,而对于固执顽抗、桀骜不驯者,要把他们连同妻妾、全家老少和族人一起推倒在受暴力压制和屈辱的沙漠中,要摧毁从忽希思丹和呼罗珊起的各处堡寨。

① M(a)Nǰ(a)NYQY W(a) N(a)FṬANDAZ W(a) Č(a)RXANDAZ。

诗

夷平吉儿迭苦黑和柳木别薛儿堡，

把它们头朝下、脚朝上整个翻个个儿，

不让世上有[任何一座]堡寨，

[甚至连]废墟也不剩下。

扫荡了这些地方后，就准备好向伊拉克进军，把经常在沿途胡作非为的曲儿忒人和罗耳人收拾掉，如果报达哈里发打定主意效忠听命的话，就不要以任何方式得罪他，而如果他骄傲自大、心中想的、说的不[同我们]一致，那就把他归并到其他[敌人]中。你还应在一切事情上以真知灼见为准绳。在一切情况下都要警惕、慎重。免除剌亦牙惕（农民）漫无节制的徭役和粮税，[①]让他们过幸福的生活。让被毁的地区重新繁荣起来，以伟大的神的力量征服敌人的领地，使你们的夏营地和冬营地更加增多，凡事都要同脱忽思哈敦商量。

尽管蒙哥合罕思想中认为并肯定：旭烈兀汗及交给他的军队将长久地统治伊朗各地，这个王国将转交给他，并依法确认为他和他的光荣家族所有，他还是冠冕堂皇地说："你完成这些大事后，就返回本土来吧。"结束了训示和嘱言后，他老远地将钱、服装、马匹等丰厚的礼物送去给旭烈兀汗及其诸妻、子女们，并在抚慰了全体随同他出征的那颜和异密们后，都赐予了荣袍。在宗王之中，他派出幼弟孙台[雪别台]*[②]—斡忽勒同他一起去。

① T(a)KLYFAT W(a) M(a)'WNAT(i) NAM(u)W(a)J̌(a)H。

② 蒙哥诸弟中，并无孙台，此处俄译所据波斯原文集校稿有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卡兹维尼波斯原文集校本第3册第90页作 SBTAY，即《元史》卷一〇七《宗室世系表》拖雷的第十一子雪别台大王。——汉译者

相当于 650 年 12 月[1253 年 2 月]的牛年末，旭烈兀汗抵达自己的帐殿，并在相当于 651 年 12 月[原文如此！1254 年 1—2 月]的虎年秋，遵照兄长的诏旨，将辎重、家属留在原地，率领大军
25 前往这些边区。附近的异密们准备了塔儿忽，送到驻扎地，并清除了被认为大军所经的途中的巨石和垃圾，在江河巨川的渡口准备了船只。被指派从各地带着军队前往伊朗的宗王和异密们，和旭烈兀汗同行效力，忙于军内的各项布署，使之就绪。他们的名字详列[如下]……①

当时，旭烈兀汗与其长妻脱忽思哈敦、完者哈敦，长子阿八哈汗、玉疏木忒和……② 启程，他们一站一站地前进。当他们抵达阿力麻里近郊时，兀鲁忽乃(AWRΓNH)哈敦出来迎接他们，举办了不停顿的宴饮，献上了适当的礼物。

当王旗经过那些地方时，突厥斯坦和河中的长官(撒希卜)异密马思兀惕-伯与当地异密们都来效劳。652 年诸月[1254 年]度夏于那些边区，653 年 8 月[1255 年 9 月]驻营于撒麻耳干附近的迦尼-吉里草地。马思兀惕-伯在那里搭起了织金帐，在这处驻地上他们连续不断地沉湎于宴饮有四十天左右。在那些天里，在恶运的作用下，宗王孙台[雪别台]*去世。篾力苫思丁-苦儿忒在这处驻地上有幸先于伊朗的其他篾力受到接见，并受到了各种恩宠。从那里出发，没有停驻地行进，直到碣石的河岸上。异密阿儿浑-阿合同呼罗珊的全体达官贵人、贵族和首领们来到这个驻地，俯首听命，献上礼物。在这个驻地上住了一个月。

① 所列举的名字，各抄本都缺。

② 诸抄本均缺，并留下空白。

向伊朗的帝王(帕迪沙)、算端们送去了诏勅,内容如下:“我们奉合罕圣旨前来消灭邪教徒诸堡,并赶走这伙人。如果你们亲自带着军队、武器和食品来支援,[你们的]领地、军队和住所仍归你们,你们的尽心竭力将获得称赞。如果你们在执行诏令上疏忽怠慢,那末当我们凭借至高无上的神的力量结束对他们[邪教徒]的战事后,我们就不再听你们请罪,我们将处置你们,使你们的领地和住所受到与他们同样的遭遇。”

派出了疾走的急使① 去办这件要事。当征服世界的铁骑来到的消息向四面八方传开去以后,伊朗各地的算端和篾力们都前来至尊[旭烈兀]*处效劳。亦咱丁和鲁克纳丁两个算端从鲁木来到至尊处效劳,阿答毕木咱法剌丁的儿子撒忒阿答毕从法儿思来到,其他篾力、首领和贵族们也从伊拉克、呼罗珊、阿塞拜疆、阿儿兰、设里汪、格鲁吉亚来到,都带来了中意的礼物。

遵奉诏旨,让船主们的所有船只都停下并筑起桥梁后,大军便前进,得以渡过质浑河。653 年 12 月 1 日[1256 年 1 月 1 日],[旭烈兀汗]率领战无不胜的军队渡过质浑河,赏赐了这伙[船主],豁免了向他们征收的船税②,废除了这一惯例。他渡过河后,为了娱乐,前往河边闲游。突然之间,有不少老虎从丛林中闪出。他下令让骑士们围成圆圈,举行圈猎。因为马怕虎,他们便骑上激怒 26
的骆驼,猎获了十头虎。第二天,他们从那里出发,驻扎在沙不儿罕草地上,原不想在此长驻。那天是牺牲③节 [伊斯兰教历 12 月

① AYLČY。
② BAŽ。
③ AḌḤ(a)。

10日]*，突然起了风雪。雪连着下了七昼夜，由于严寒，冻死了许多牲畜。旭烈兀汗在那里度过了那年冬天，全部时间都沉湎于宴饮作乐。春天，异密阿儿浑-阿合下令制作一座供觐见用的丝绣织金的丝绸王帐和一座适于作这样的君主的殿堂的华丽大帐、帐中附有全部供起居用的附属帐所，制成的大帐搬运迁移时非常轻便，此外还制了一座适于聚会用的大帐，帐内有饰宝石的金银用具。在一个吉日里，搭起了这几座大帐，举行了极其隆盛的聚会。旭烈兀汗对这一切都很赞许。在吉祥的时辰，吉星高照，他坐上了幸福的宝座和威严的坐垫。站在他身边的哈敦(后妃)、宗王、异密们，从四方会集来的国家大人物、大臣、篾力、哈乞木们，都履行了仪礼和惯例。

宴饮结束后，异密阿儿浑-阿合奉旨到合罕处去效劳。他将自己的儿子篾力吉列亦、必阇赤阿合马和撒希卜阿剌丁·阿塔灭里·志费尼留下来为旭烈兀汗效劳，派他们监督管理伊朗各地事务，让他们在他回来前侍奉至尊[旭烈兀]*，主持大事。就是这些。

叙乞忒不花那颜率领旭烈兀汗的先头部队出征邪教徒诸堡，把诸堡猛攻下来，阿剌丁被杀，以及忽儿沙坐上其父的王位

650年6月[1252年8月]，乞忒不花那颜从蒙哥合罕处，率领旭烈兀汗的先头部队出发征讨邪教徒诸堡。651年1月初[1253年3月]，他渡过河，开始侵袭忽希思丹地区，征服了这一地区的若干部分，从那里带着五千步骑逼近吉儿迭苦黑。[6]51年3月[1253年5月]，他下令在该堡周围挖掘壕沟，沿着壕沟筑起壁垒。

军队在壁垒之后将[该堡]团团包围起来。在军队后面还筑起了很高的壁垒，挖出很深的壕沟，以使军队安全地处于其间，而[敌人]不能对外取得联络。[乞忒不花]将不里留在那里，[而自己]进向米黑邻堡，围攻该堡，并布置了石炮[①]。同年6月8日，他逼近沙黑迪思，屠杀了许多人后回来了。簇儿乞台率领军队前往塔鲁木和鲁忒巴儿地区，肆行蹂躏，他从那里攻到满速里牙和兀鲁黑尼申跟前，屠杀了十八天。651年10月9日[1253年12月2日]，[敌人]*从吉儿迭苦黑夜袭，冲破了包围圈，杀死了一百个蒙古人。他们的统将异密不里死了。乞忒不花重新进袭忽希思丹，赶走了屯、秃儿失思、疾儿苦黑的畜群，屠杀、掠夺，带走战俘。这年5月10日，攻占屯、秃儿失思，8月初攻占迪即·米黑邻，9月27日[②]攻 27
克迪即·怯马里。

吉儿迭苦黑堡派人报告邪教徒们的君主阿剌丁·马合谋说，该堡突然发生霍乱，大部分战士死了，因此该堡不久就将陷落。木巴里咱丁·阿里·秃兰和疏札丁·哈散·阿思忒剌巴迪带着一百一十名为信仰而战的光荣战士被派去援助吉儿迭苦黑的居民，每人携带二曼指甲花和三曼食盐，因为堡内的食盐所剩不多了。尽管书籍上没有记载，指甲花能预防霍乱，但在该处恰好有一个异密的女儿出嫁，她的手足染以指甲花染料后，用水洗了手足，因为水对于生活是很宝贵的，许多人喝了这水，谁也没有死[于霍乱]*。[由此之故，][③]他们从经验中开了窍，便要指甲花。当时，这一百一

① M(a)NǏ(a)NYQ。

② C、L 本作28日；B 本、卡特麦尔书作7日夜间。

③ C、L、I、P、B 本和卡特麦尔书。

十个人如此[勇猛地]*攻击围攻者,跑得如此快,因此除一个人掉进壕沟里,脚脱了骱,其余的人都没有受伤。人们将脚脱骱的人背在肩上,带进了城里。吉儿迭苦黑又加强起来,坚守如故。653 年 11 月最后一天星期三[1255 年 12 月 31 日]夜里,阿剌丁的哈只卜(侍卫官)哈散·祃桵答剌尼,按照他[阿剌丁]的儿子忽儿沙出的主意,在失儿苦黑地方当他[阿剌丁]*酒醉睡着时,用斧子把他砍死了。忽儿沙便坐上了父亲的王位。在杀害阿剌丁上,有几个人受到怀疑。忽儿沙不能依靠哈散·祃桵答剌尼,尽管他是按他所出的主意杀死其父的,忽儿沙写给他一封信,并把此信交给一个"非带"①捎给他。当[哈散·祃桵答剌尼]读信时,那个"非带"便把他打倒杀死了。忽儿沙宣称:"他杀死了我的父亲,为此我才杀了他。"他下令在广场上烧死他的儿子们。12 月 26 日[1 月 26 日]星期天,攻打了三天后,迪即·沙里被攻克了。

叙忽希思丹的堡主纳昔剌丁在前往他那里的使者篾力苫思丁·苦儿忒的陪同下来到旭烈兀汗处效劳

旭烈兀汗派② 苫思丁·苦儿忒担任使者到薛里·塔黑忒堡主(木黑塔沙木)纳昔剌丁处去,当时纳昔剌丁已衰老无力了。他遵命于 5 月 17 日[1255 年 6 月 24 日]在篾力苫思丁陪同下带着各种礼物来到至尊[指旭烈兀]*处效劳,并荣幸地叩见了至尊。蒙至尊垂青,接受了他进献的礼物。[旭烈兀汗说道:]"你既然怜惜妻

① "非带"(FDAYY)——准备为信仰牺牲自己的人,亦思马因教派恐怖分子、暗杀家、敢死队队员。——汉译者

② C、L、I、P、B 本和卡特麦尔书增:"篾力"。

子、儿女而降顺了[1]，为何不把居民带出堡外来？”他回答道：“他们的君主是忽儿沙，他们听命于他。”旭烈兀汗赐给他诏勅和牌子，派他担任屯城的长官（哈乞木）之职，他于655年2月[1257年2—3月]去世。旭烈兀汗从那里一站一站地前进。

当他到达咱维和哈甫境内，得了一点轻微小病。他派阔阔-额里该和乞忒不花带着其他异密们去征服他们[亦思马因教徒]的其余领地。当他们抵达忽希思丹边境，遇到了一些流浪者[2]的 28
不大的抵抗，但用了一星期的时间[蒙古人]占领了全部地区，毁掉了城墙。他们进行杀掠，带走了俘虏。4月7日[5月16日]，进抵屯城下，布置了石炮，进行了攻战。19日攻克沙黑里思丹，除工匠外全部居民被杀，他们光荣地凯旋而归，来到旭烈兀汗处效劳，接着又向徒思进发。就是这些。

叙旭烈兀汗来到徒思和忽昌[3]境内，下诏重行整顿，他出征答木罕，摧毁阿剌模忒和柳木别薛儿[4]，以及忽儿沙的表示归顺

当旭烈兀汗来到徒思，便在阿儿浑-阿合所建的花园里搭起奉合罕圣旨为旭烈兀汗制作的用珍贵织物制成的大帐，并在那个花园里住下来。从那里他到了满速里牙花园，该园在完全毁坏后已由阿儿浑-阿合下令完全修理好。异密阿儿浑的妻子们与火者亦

① 直译：走下来，因为该堡位于山上，故在守军投降时，当然要从堡里出来，走下来。

② R(u)NWD。

③ C、L、I、B 本和卡特麦尔书作“哈不伤”；P 本作“忽伤”。

④ 在A本、S 本中有时又作“柳木篾薛儿”。

咱丁·塔希儿在那里献上了塔儿忽[红色丝织物]*。第二天，到了刺忒罕草地上，由于景色优美、有利健康，在那里驻扎了一段时期。从马鲁、牙即儿、的希思丹等地区献来了丰盛的酒和食粮。接着，到了蒙古人称为忽昌的哈不伤。这座城从蒙古军队来到之初，就已荒废。旭烈兀汗下令将该城完全恢复重建起来，并从国库中确定了重建该城所需的钱，毋须由刺亦牙惕(农民)来负担。灌溉渠道里[重又]流起水来，并建起了作坊(KARXANH)。在大清真寺附近修建了花园，宰相和行政长官(MDBR)赛甫丁-阿合拔出了修好大清真寺的钱。[旭烈兀汗]吩咐异密和宫廷贵族每人按照自己的地位、职位和财产状况，在那里建造住宅。[然后]他从那里离开了。

6月29日[8月5日]，[被旭烈兀汗]派到邪教徒的君主忽儿沙处去的伯-帖木儿-豁儿赤、统将(SPAHSALAR)兼必阇赤咱希刺丁和沙异密，[向他]宣布了诏令后回来了。同天，军队进逼邪教徒的诸堡寨，开始进攻。[6]54年8月10日[1256年9月2日][旭烈兀汗]到达哈刺罕和必思塔木，他派也里都督[1]篾儿乞台同别克列迷失担任使者到鲁克纳丁·忽儿沙处，命令他们对他进行恐吓、逼迫、威胁和利诱。当时，世界上最完美、最聪明的人，幸福的毛拉、火者纳昔刺丁·徒昔和许多不由自主地陷入该国中的大医师刺亦撒-倒刺、木瓦非合-倒刺和他们的儿子们亲眼看到忽儿沙举止失措、性格横暴，他显然有精神错乱的征状。他们心中不痛快，充满着对为邪教徒效劳的厌恶心情，而效忠于旭烈兀汗的意愿则更强烈，这是他们过去久已想望的事。他们经常互相暗中商议，怎样能以最好的方式、最容易的途径使该国被他[旭烈兀汗]征服。

① Š(i)ḤNH。

有很多外来人和木速蛮(伊斯兰教徒)追随他们，在这件事上所有的人都一条心。因此，他们竭力促使忽儿沙归顺，并对他进行了威 29
胁。他也对归顺表示同意，看清了使者到来的性质，便派遣自己的幼弟沙罕沙和火者阿昔里丁·祖咱尼带着本国的一大批大臣去觐见旭烈兀汗。君王对他们的归顺给予礼遇。他再次派出急使，让他们同撒都剌丁、咱希剌丁、秃列克[1]-把阿秃儿、巴黑失和马祖黑一起以使者身份前往忽儿沙处，命他若想归顺的话，就毁掉堡寨，亲自前来。忽儿沙说："我父亲违抗不降，而我却俯首听命。"他局部地拆毁了若干堡寨，例如篾亦蒙迪思、阿剌模忒、柳木别薛儿，并拆除了塔楼的雉堞，拆掉了大门，掘掉了城墙和壁垒。他请求缓期一年[从堡中]出降。因为旭烈兀汗认为他[忽儿沙]末日已到，却毫不接受急使们去后的警告，便于 654 年 8 月 10 日[1256 年 9 月 2 日]从必思塔木动身前往他的诸城和堡寨。他[旭烈兀]*命令驻在伊拉克及其他边区的军队准备[出征]。右翼军不花-帖木儿和阔阔-额里该从祃桚答而进发，左翼军涅古迭儿-斡忽勒和乞忒不花那颜从哈儿和西模娘进发，而旭烈兀汗带着一万名光荣的勇士居于蒙古人称做忽勒的中军。

诗

前进——大地昏暗，

骑尘蔽天。

他再次派出急使前去说："出征已决定下了。不管过去的罪行如何，只要忽儿沙臣服出迎，我们就可对他的罪恶加以宽恕。"

当征服世界的旗帜荣耀地飘扬过非鲁思苦黑时，急使们在宰

① C、L 本作 NWБLK；P、B 本和卡特麦尔书作 TWKL。

相乞忽巴忒陪同下回来了。他[代表忽儿沙]准备同意毁掉诸堡，但恳求让忽儿沙缓期一年出降，并恳求将[亦思马因派教徒的]古老居所阿剌模忒和柳木别薛儿完整地保留下来，其他诸堡则都交出，他[答允]对颁降的一切命令，都将俯首听命。他送出公文，让吉儿迭苦黑和忽希思丹的堡主(木黑塔沙木)出降，并认为这样可以反映神的预定意志。

当[旭烈兀汗]把征服世界的旗帜带到剌儿和迭马云忒地区时，他派遣苦思丁·吉列乞到吉儿迭苦黑去招降那里的统将，而[自己]则前往合思兰①。途中，围攻了沙黑迪思，三天后攻下了它。再次派出了急使，让忽儿沙出降。忽儿沙把急使打发回来说，他同意派来他的儿子和三百名当地居民②，并铲平所有堡寨。旭烈兀汗驻在列夷的阿巴撒巴忒等候。[6]54 年 9 月 17 日[1256 年10月 8 日]，[忽儿沙]派出使者和一大批达官贵人陪同其妃子所生的一个七、八岁的儿子前来。旭烈兀汗对他亲热了一阵后，就准许他回去，因为他还很小。"如果鲁克纳丁以后才能来，那就让另一
30 个兄弟来，以便让已[在我处]好几年的沙罕沙回去。" 10 月 5 日，鲁克纳丁派遣他的另一个兄弟失兰沙和火者阿昔里丁·祖咱尼带着三百个人前去效劳。在列夷郊区，他们有幸前来觐见。10 月 9 日，他们带着如下内容的诏书返回："鉴于鲁克纳丁已表示归顺听命，朕宽恕其父及其臣属之罪，至于鲁克纳丁本人，在其登临父位以来，并未犯下任何罪行。他可拆毁诸堡，并于任何情况下确信：

① C、L 本作 QYRAN；P 本作 QRAN；B 本作 FRMAN；卡特麦尔书作 ΦRĀN。

② 原文 M(a)RD(i) Ḥ(a)Š(a)RY——被驱赶去服劳役担任围攻或从事土方工程的当地居民。

朕不会触犯他。”当时下令让驻扎在周围地区的军队出发去包围他们，突然从四面八方向他们猛攻。不花-帖木儿和阔阔-额里该从额思必答儿方面逼近来。忽儿沙派人去告诉他们：“我们已经归顺，并着手拆毁堡寨，你们为何前来？”他们答道：“既然双方已踏出了同心同德的道路，因此我们就到牧场上来。”

[6]54年10月10日[1256年10月31日]，旭烈兀汗从必失怯列沿着通往塔里寒的道路进发，进军到了该国境内。如果那天夜里不下大雨，忽儿沙就在堡内被擒获了。10月18日，在正对着篾亦蒙迪思北面的地方，张开了高达到云霄的伞[①]。第二天，[旭烈兀汗]为观察和熟悉战场，在堡的周围巡视，观看了它的内外结构。次日，无数的大军从四面八方开近堡下，将周长几乎有六程的该堡完全包围起来。由于地形险峻，该堡无法攻克，[旭烈兀汗]同诸王和异密们商议：围攻还是回去？留下来还是等到来年再来呢？他们说：“如今是冬天，马瘦。[②]粮食必须从亚美尼亚运到起儿漫边境来，还是回去为好。”不花-帖木儿、赛甫丁-必闍赤和异密乞忒-不花坚持围攻。旭烈兀汗再次派出急使去恩威并施地说：“如果[忽儿沙]降顺，就能使许多贫困无力者的生命得以[保全]，而如果过了五天他不来归顺，那就让他加固城堡，准备作战吧。”忽儿沙同异密们和国家大臣们进行商议。每人各按自己的看法发言，而他却呆然若失。当他明白他无力抵抗时，再次派遣另一个兄弟亦兰沙及自己的名叫塔儿乞牙[③]的儿子在火者纳昔剌丁（愿真主让他

① Š(u)K(u)RČY。

② C、L、I、P、B 本和卡特麦尔书增“没有饲料”。

③ A 本在“塔儿乞牙”之前还写有“秃兰沙”；C、L、I、P 本作 TRŠAHK(i)YA。

的遗骸流芳！）、火者阿昔里丁·祖咱尼及许多宰相、大臣、官吏和将官的陪同下带着礼物和无数的财宝前去。10月27日星期五，他们前来效劳。他们被分别安置，进行详细讯问。

654年11月1日星期日［1256年11月20日］，忽儿沙在国家大臣的劝告下，亲自在世界火者纳昔剌丁·徒昔、火者阿昔里丁·祖咱尼、宰相木爱亦答丁及剌亦撒-倒剌、木瓦非合-倒剌的儿子们的陪同下，从堡内出来，辞别了二百年的居所，有幸拜见了至尊［旭烈兀汗］*。

31 火者纳昔剌丁叙述这段历史说：

当阿拉伯历654年到临，
在十一月初一星期日的清晨，
亦思马因派君主忽儿沙从王位上起立，
来到旭烈兀御座之前。

旭烈兀汗见到忽儿沙后，就知道这是个年轻、缺乏经验和不懂事的人。他亲切地对待他，并许以诺言，给他以希望。他［忽儿沙］派遣了撒都剌丁，让他把父祖们多年来在忽希思丹、鲁忒巴儿、忽米思(QWMSH)占据的充满武器和储藏物的所有堡寨都交出去。这些堡寨共有一百个。堡寨守将（KWTWAL）被撤掉，所有［堡寨］都被毁掉，只有吉儿迭苦黑和柳木别薛儿除外，因为他［忽儿沙］的宗亲和臣属们还继续据守了柳木别薛儿将近一年。接着突然发生了霍乱，死了许多人，活下来的人便投降了，同其他人归并在一起。吉儿迭苦黑则被据守了二十年，最后到阿八哈汗时才投降，并遭到了屠杀，［该堡］这才被征服。

总之，忽儿沙将全体臣属从篾亦蒙迪思带了出来，并把继承的

和获得的全部珍品和财宝献出，尽管这些珍宝财物并不如人们所说的那么多。君王[旭烈兀]*将珍宝财物分给异密和战士们。征服世界的旗帜从那里到了阿剌模忒。[旭烈兀汗]派鲁克纳丁[1]到该堡去，让他把他们[亦思马因派教徒]带出来[投降]*，[但]最高守将[2]固执不降。旭烈兀汗留下不勒海进行围攻，攻了三天后假装退走了。接着，他派人给他们送去了宽恕的诏勅。[6]54年11月26日[3]星期六[4][1256年12月15日]，守将出降。蒙古人登上了该堡，毁坏了石炮，拆掉了堡寨大门。居民请求给三天期限以搬运家什。第四天，战士们进堡掠夺。旭烈兀汗登上高处环顾阿剌模忒，他以牙咬手指[5]对此山的雄伟则大为惊异。他在环顾之后，走下山来，从那里出发，驻在冬营地所在的柳木别薛儿近郊。几天后，他留下答亦儿-不海带着军队围攻该堡，并于[6]54年12月16日[1257年1月4日]回来了。同月25日星期一，为了迎接新年[6]，他驻留在距可疾云七程远的大帐里。过节欢庆了一星期。他亲切地接待宗王和异密们，并赐给他们以荣袍。

当火者纳昔剌丁·徒昔及受尊敬的大医师剌亦撒-倒剌、木瓦非合-倒剌的儿子们的胸襟坦白和出身于哈马丹被查明和得到证实时，[旭烈兀汗]对他们全都赐予恩典，亲切地对待他们，并给予运输工具[7]，让他们从那里搬出他们的全家、族人、家里的老老小

---

① C、L、P、B 本和卡特麦尔书增："忽儿沙"。
② A(i)F(a)HSALAR(i) M(u)Q(a)D(a)M。
③ L 本作"6日"。
④ L 本脱漏；B 本和卡特麦尔书作"星期一"。
⑤ 表示极其惊讶的手势。
⑥ KWYNKLAMYŠY?
⑦ WLAΓ。

小、仆役、随从，安排他们去为至尊[旭烈兀]*效劳。迄今他们及其子孙一直为至尊效劳，[是]至尊旭烈兀汗及其光荣家族的亲信。

32 655年[1] 1月10日星期四[1257年1月28日]，[旭烈兀汗]将诏勅和牌子颁发给忽儿沙，赠给他一件荣服，并把一个蒙古姑娘赐给他[为妻]。他[忽儿沙]的辎重队、仆从、驮畜被迁到可疾云。他派出二三个人同急使们[2]到叙利亚诸堡去，以使王旗抵达那里时，[诸堡都能]投降。在忽儿沙结婚后，旭烈兀汗鉴于他已缔约，便宽恕了他，不想违约谋害他。当许多属于他们[亦思马因派教徒]的叙利亚边区内的堡寨没有按照他[忽儿沙]的话投降时，[旭烈兀汗]在一段时期内仍很尊敬他和厚待他，而这些堡寨只好经过若干年才予征服。其后旭烈兀派他到合罕处去效劳。关于他的死亡，诸说纷纭。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当忽儿沙前去的消息传到合罕处时，合罕说："为什么要把他带来，白白地使驿马受劳累呢？"于是派出急使在途中把他杀死。而在这边，当忽儿沙被派去后，他的宗亲、信徒，不分男女，直到摇篮里的婴儿，在阿八哈耳和可疾云之间全部被杀光，一个也不剩。亦思马因派的统治时期从477年[1084/85年]（"阿剌模忒"一词暗示了这事）开始，到654年11月1日[1256年11月20日]告终，共177年。他们的统治者共有七个，依次如下：(1)哈散·伊宾·阿里·伊宾·马合谋·撒巴黑·希米牙里。(2)乞牙·不祖儿格-乌米忒[3]。他和哈散两人为布道者(DA'Y)。(3)不祖儿格-乌米忒[之子]马合谋，以阿剌·即克里希-

---

① C、L本作650年。

② C、L、P、B本和卡特麦尔书增："国王"。

③ 直译："乞牙·巨大的希望"。

撒里阿木[1][之号]著称。(4)不祖儿格-乌米忒[之子]马合谋之子哈散。(5)马合谋之子札兰丁·哈散,又名哈散·那兀木速蛮[2]。(6)马合谋之子哈散之子阿剌丁·马合谋。(7)阿剌丁之子鲁克纳丁·忽儿沙,[国家的]*强盛到他为止告终。

这些城堡和地方被征服是蒙哥合罕及其弟旭烈兀汗极其幸运和强大的确凿证据，因为在短时期内轻易地完成了如此伟大的事业。如果不是处在这一幸运的形势下，被征服地区就完全被用作糕点和酒了。

有关征服邪教徒诸城的纪事述毕。

叙旭烈兀汗征服邪教徒诸堡后出征哈马丹[3]，拜住那颜从鲁木前来，旭烈兀汗让他作答复后，把他遣返鲁木去完全征服鲁木

当旭烈兀汗结束了对邪教徒诸城和诸堡的征服后，便于655年3月[1257年3—4月]从可疾云近郊向哈马丹进发，拜住那颜从阿塞拜疆境内来到了。旭烈兀汗对他动了怒，呵斥他说:"绰儿马浑那颜死了。你继承他的职位在伊朗地区作出了些什么?你打败过哪支军队，征服过哪些敌人，此外，你竟拿哈里发的辉煌、伟大来吓唬蒙古军队。"他屈膝禀告道:"我无罪。凡是力所能及的事我 33
都完成了:从列夷起直到鲁木和叙利亚境内，都被我[全部]顺利解决了，只有征讨报达的事我没能顺利解决，因为那里人民众多，军

① 直译:"他记忆的世界"。
② 直译:"新伊斯兰教徒",即新入教者。
③ C、L、P、B 本和卡特麦尔书作"忽希思丹"。

队、武器和装备充足，面临的道路很难走，不可能向那里进军。对君王的其余旨意，凡是他所颁降的，我都俯首听命。”

因此，[旭烈兀汗的]怒火平息了，他说道：“你应当去把直到西海之滨的国土从富浪人① 和……② 后裔手中夺过来。”拜住那颜立即返回，带着军队开进鲁木边区。当时，鲁木算端阿剌丁的儿子吉牙撒丁·乞黔思罗甫(KYXSΥW)和拜住那颜交战于苦薛-答黑(K-WSH DAΓ)并被击溃。拜住占领了整个鲁木，进行了杀掠。旭烈兀汗同诸王忽里(QLY)、不勒海(BLΓH)、秃塔儿(TWTAR)及大异密不花-帖木儿、忽都孙(QDSWN)、合塔(QTA)、孙札黑(SWNǰ-AQ)、阔阔-额里该(KWKA AYLKAY)驻扎在……③ 附近的哈马丹草原这个……④ 的牧场上，着手布署和装备军队。就是这些。

叙报达发生内讧，书记官(DWATDAR)和宰相不和，以及报达哈里发开始陷入不幸境地

654年[1256年]年底，发生了一场大水灾，报达城被水淹没，该城建筑物的低层⑤ 没入水中看不到了。洪水在五十天内向上涨着，其后才开始下落。伊拉克诸县有一半被毁坏一空，迄今在民间

① A本作AFRYNS，S、B本作AFRБS；C、L本作AQRБББS；卡特麦尔书作AFRББS。

② A本作WLNKTAR；S本作WLNKTAБY；L本作WLБKБAR；P本作ARKБAR；B本作BAZ KNAR；卡特麦尔书作WARKБAR (AZ KFAR?)。

③ A本作ǰATMABAD；S本作ǰANMAD；C、L本作XATMABAD；P、B本和卡特麦尔书作XANHABAD。

④ A、S本作KZSTAN；C、L本作LRSTAN；B本作KRSTAN；卡特麦尔书作KRSTAN（读作AZ KuRDiSTAN）。

⑤ S、P、B本和卡特麦尔书作“上层”。

还口头流传着木思塔昔木的洪水这件事。洪水为患时，城里的败类、恶棍、二流子、流浪汉，[①]横行霸道，每天杀人。书记官木札希答丁·爱伯拉拢了流浪汉、二流子，在短期内力量大增。当他的实力巩固后，见哈里发木思塔昔木优柔寡断、不明事理、老实可欺，便同几个大臣商议，要把他废黜掉，另立一个阿拔思家族的人。宰相木爱亦答丁·伊宾·阿勒合迷听到了这个情况，便独自去禀告木思塔昔木说："必需采取措施对付他们。"哈里发立即召来书记官，把宰相禀告的话转告给他，并说道："出于我对你的信任，我不听宰相对你的密告，并把他的话转告给你。无论如何你不要受人迷惑，背离臣服的道路。"爱伯感到哈里发宽大仁慈，便回答说："如果证实我有罪，那末这是我的脑袋，这是剑。但哈里发的宽大为怀。狡猾的宰相鬼迷心窍，他的阴暗的脑中出现了对旭烈兀汗和蒙古军队的向往和爱。他诬蔑我，以便转移开对他的怀疑。他反对哈里发，间谍们不断地往返于旭烈兀汗和他之间。"哈里发表示对他有好感说："今后要警惕审慎。"木札希答丁·爱伯从哈里发处出来，高傲地将许多流浪汉和城里的败类召集在自己周围，要谋害哈 34
里发。他们不分昼夜地为他出力。哈里发怀疑起来，便召集军队想反击他，于是内讧和混乱在报达加剧起来。

当地居民苦于阿拔思王朝的统治，他们开始厌恶它，认为王朝的威势已到了末日。他们中间意见分歧了，狂热心[强烈起来]。哈里发非常惊慌，他命令撒希卜-底万[财政大臣兼宰相]* 法黑刺丁·答木合尼平息内乱。他亲手写了一份诏书说，人们对书记官

① Z(i)NAṬYRH W(a) J̌(i)MR(i)YAN W(a) R(u)NWD W(a) AWBAŞ。

所说的话都是诬蔑诽谤，我们对他完全信任，他受到我们的保护。哈里发通过伊宾·答儿讷失将这份诏书送给书记官，让他来为哈里发效力。［书记官］博得哈里发的垂青以后，便光采地回去了。城里传布，人们对书记官所说的话都是谎言。节日祈祷时，在提到哈里发之后，提到了书记官的名字，这样，那次内讧便被消除了。

叙旭烈兀汗出征报达，急使往返于他和哈里发之间，以及事情的结局

旭烈兀汗进向报达，655 年 4 月 9 日［1257 年 4 月 26 日］到达迪纳维儿，同年 7 月 12 日［7 月 27 日］从那里折回，到了帖必力思①。同年 9 月 10 日，来到哈马丹，派遣急使到哈里发处，又是威胁又是利诱地说："当我们攻打邪教徒诸堡，派遣急使到你处请求援军②时，你回答说：'我俯首听命'，但未派来军队。俯首听命和同心同德的表现应当是，在征讨敌人时，你应给予援军，你并未派来军队，却予推托。尽管你们的家族古老而又伟大，能够看到一个强盛的家族，［但是］

诗

月亮的光辉只存在于
灿烂夺目的太阳躲藏起来的时候。

无疑，从达官贵人和老百姓的口中，你们已听到：对于全世界和人类，从成吉思汗时代以迄于今，由于蒙古军队发生了些什么，由于长生天神的力量，花剌子模沙家族、塞尔柱家族、迭亦列木篾

① B 本脱漏城名，并留下了空白；卡特麦尔书作"哈马丹"。
② BH Č(a)RYK。

力、阿答毕等家族，这些家族的威武伟大的君主，他们全都辱没身份到何等地步。报达没有对这些家族中任何一个关上大门，那里有他们的京城。但我们拥有强大的力量，他们怎能躲开我们？我们过去曾劝告过你，现在再对你说：不要和我们敌对，不要以拳击箭，不要用泥巴去涂抹太阳，这只能自讨苦吃。但是过去的事也就是那样了。［如今］*你① 可以毁掉城墙，填平壕沟，将王国交给你的儿子，前来见我们；不愿［亲自］前来的话，可派来宰相、速来蛮沙、书记官三人，让他们把我们的话原原本本、不增不减地转达给你，我们的话是——如果你服从我们的命令，那就不要和我们敌对，国土、军队、臣民仍将留下给你。如果你不听我们的劝告，想反抗我们，和我们敌对，那就布署军队，指定战场吧，因为我们现正停驻着，进行准 35
备和配备必需装备。一旦我动了怒，率领军队进向报达，那末尽管你躲到天上或地下，

诗

我要从天上把你抛下，
把你象鸿毛般地从下往上抛起，
把你的王国不留任何一人活下来，
把你的城市、国土付诸一炬。

如果你想顾惜自己的古老家族，那你就聪明地接受我的劝告，如果你不听，那我倒要看看神的意志究竟如何。”

当急使们来到报达，传达了这话以后，哈里发派出一个善辩之士沙剌法丁·伊宾·札兀即和纳黑出汪的巴忒剌丁·马合谋·迪思别吉陪同急使们前去，答复道：“你这个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啊，你

① 在波斯文原文中，此处及后面的称呼并非第二人称，而是第三人称单数。

强求永生、胜利和一旬的幸运，自认为已取得胜利并公诸于世，你把你的命令指为不可改变的命运和不可动摇的判决，你从我这里得不到你所要找的任何东西，

诗

通过想象、军队和勇敢，
你怎[能]摘取[天上的]*星星。

王子你大概不知道，从东方到西方，从帝王到乞丐，凡是为神效劳、信奉宗教的老老少少——他们全都是这座殿堂的奴隶和我的军队。当我下令召集起散在各处的人们，我将首先完成对伊朗的战事，[然后][①]进向土兰，将每个人安排在他的位置上。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全世界发生骚乱，而我不寻求人间的敌对和纠纷，不愿由于军事远征让臣民口中一会儿祝福、一会儿诅咒，特别因为我在内心和言词上与合罕和旭烈兀汗是一致的。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地播种友谊的种子，你有什么事情要到我的城墙和奴仆处来呢。踏上友谊之途，回到呼罗珊去吧。但若你打定主意要打仗，那末

诗

不要迟延，不要逃跑，
顷刻也不要驻扎在原地，
如果你决定厮杀。
我有能征惯战的百万步骑。

一旦激发起仇恨，他们能翻山倒海。”哈里发将这些话告诉给[急使们]后，给他们带上若干礼物。急使们出了城，野外拥满了老百姓。他们辱骂急使，撩起、撕破他们的衣服，并[向他们身上]吐痰，

① C、L、I、P、B 本和卡特美尔书增："从伊朗"。

一旦他们说什么话，就抓住他们的话，对他们进行凌辱。他们告诉了宰相，宰相马上派来了一百个奴隶军来驱逐百姓。急使们被解救出来，并被送上了路。

当急使们觐见了旭烈兀汗，并禀告了他们的遭遇时，君王大怒，说道："要知道，哈里发完全无能，他对我们象张弯弓。若蒙长生 36
天神惠赐，我要揪住他的耳朵把他打直得象支箭。"这时，哈里发的使臣伊宾·札兀即和巴忒剌丁·迪思别吉进来了，他们陈述了使团的[使命]。旭烈兀汗听了那些[桀骜不驯]*招致不幸的话，愤恨地说："既然天神在他们的心里放进了这样的意图，天神对这个人的意志是另眼相看的。"

相当于655年[1257年]的龙年……①月，他准予哈里发的使臣们离开他的帐殿所在的哈马丹地区的班章失忒(PNJANKŠT)，并郑重宣布道："长生天神选择了成吉思汗和他的家族，并将东方到西方的全部土地赐给了我们。凡是俯首听命地从内心和言词与我们一条心的人，他的领地、财产、妻子、儿女和生命就能保全，而蓄意反对[我们]的人，就不能享有这一切。"他严厉地申斥哈里发道："据说贪恋高位、财富、名利和对一时强烈的虚荣心冲昏了你的头脑，甚至好心人对你说的话也不能对你起作用，你的耳朵听不进好心人的劝告和教导，你背离了自己祖辈的道路，你必须准备作战，因为我已率领着多如蚁蝗的军队进向报达地区。如果命运发生变化，那就是无比伟大的神的意志。"

使臣们接到征服世界的君主的诏谕后，便将它禀告了宰相，宰相则将它完全禀告给哈里发，让他去判断。哈里发问道："据你看

① 诸抄本均缺。

来，为反击这个凶恶的强大敌人，该怎么办？”宰相答道：“需要用丰厚的礼物去贿赂敌人，因为积聚宝藏和珍物是为了保全荣誉和使人幸福。应当准备一千哈儿瓦儿［每哈儿瓦儿约合 300 公斤］*的珍宝，选择一千头骆驼、一千匹阿拉伯马，载以武器、盔甲，由机灵能干的使臣们押送，把礼物送去给王子们和异密们，各按其官爵把礼物送给每个人。［应当］请罪并答应在节日祈祷，用旭烈兀汗的名字铸币。”哈里发同意了宰相的意见，并命令他执行。

被称为小书记官的木札希答丁·爱伯由于与宰相不和，他同另一些异密和报达的一些不务正业的人① 向哈里发禀告道：“宰相想出这个办法是为了私利，他是想事先取得旭烈兀汗的感激，使我们和战士们陷于不幸和灾难。我们也要守卫着各条路，把使臣们连同货物一起扣留，使他们陷于灾难和不幸。”由于这些话，哈里发停止运送货物，并傲慢地送去指令：“别害怕日后的命运，别说瞎话，因为我同旭烈兀汗和② 蒙哥合罕友好一致，而并不敌对、不和。既然我是他们的朋友，那他们当然是对我有好意的人。可见，使臣们报告的话是假的。如果兄弟们企图反对我，背叛我，阿拔思家族是无所畏惧的，因为我们这边有掌握军队的世上的所有君主，他们服从我的诏令和禁令。我将从所有各国召集军队，上马去反击他们，并使伊朗和土兰的兄弟们行动起来。鼓起勇气，别怕蒙古人的威胁利诱，因为尽管他们走运和有力量，但他们要反对阿拔思家族，除了头脑里的热烈幻想和手里的空气，他们什么也没有。”

37 宰相从这些支离破碎的话中真正明白了，他们［阿拔思朝君

① R(u)NWD。

② C、I、P、B 本和卡特麦尔书增：“他的兄弟”。

主]的强盛要完结了，由于[这个强盛]在他担任宰相时告终，他便象蛇般地左冲右撞，从各方面考虑[摆脱灾祸的]手段。

报达的异密们和当地的达官贵人，比如速来蛮沙·伊宾·巴黑剌木、法式合丁·伊宾·苦儿忒[①]，以及小书记官木札希答丁·爱伯聚集在宰相处，粗鲁地谩骂和指摘哈里发，说他是侍从丑角和小丑们的朋友，是对战士、军人心怀敌意的人。“他说我们是他父亲时储备的将官，他在位时就得出卖光。”速来蛮沙说：“如果哈里发不采取措施打退这个强敌，不着手准备和抓紧时机，蒙古军队不久就必然向报达地区推进，如同他们已对其他各城和神的奴隶所作的那样，不饶恕任何一个人。无论是定居民或游牧人，无论贫富，一个也不剩地杀光，妇女则将丧失贞操。在蒙古人没从四面八方包围[报达]的情况下，很容易从附近地区召集军队，我带着军队去夜袭，把他们驱散。嘿，如果事与愿违，高贵的男子宁可光荣地战死在战场上。”

当这些话传到哈里发处时，他赞许地[②]对宰相说：“速来蛮沙的话象治病的膏药般地作用于痛苦不堪的心上。根据他的请求对军队进行统计，以便赐给战士们底儿赫木和底纳儿，嘱咐速来蛮沙，让他遵守诺言。”宰相明白，哈里发并不给钱，但为有意识地对付敌人，他没有马上宣布[此事]，他吩咐军队的司书一点一点地逐渐检阅军队，让哈里发聚集大军的消息传到远近各地，传到突厥人和大食人处，使他们的恶念淡薄下去。过了五个月，军队司书报告宰相说，已召集起许多队伍和一支大军，该由哈里发发给钱了。宰

① A、S 本作 KRD；C、L、I、B 本和卡特麦尔书作 KRH；P 本作 KWH。

② 从此处起至俄译本第 39 页“最后……”句，为 B 抄本所缺。

相禀告后，木思塔昔木托词规避了。宰相对他的诺言完全绝望，听天由命，耐心等待命运的摆布。

在这动乱时期，因为书记官和宰相交恶，而流氓和城里败类们① 听从书记官，他们便在居民中间散布流言说宰相与旭烈兀汗一条心，希望他胜利并推翻哈里发，在这方面令人可疑。哈里发再次通过巴忒剌丁·迪思别吉和伊斯兰教法官班答尼者因② 送去少量礼物并宣称："尽管君王不知道，但可让他询问富有学识的人士，迄今为止企图侵犯阿拔思家族和世界之城报达的一切君主的结局都是非常不幸的。尽管有坚毅的君主和强大的统治者企图侵犯它们，但是这个强大国家的基础特别坚固，毫不动摇地屹立到死者复活之日。过去，列亦思·撒法里[之子]牙忽卜企图侵犯当时的哈里发，带着大军进向报达，但他没达到目的，就得了胃病死去了。他的兄弟阿木儿也同样地出征。他被亦思马因·伊宾·阿合马·撒马尼擒获，捆起来押送到报达，由哈里发加以命运注定的惩处。别
38 撒昔里从密昔儿带着一支大军来到报达，他擒获哈里发，将他监禁在哈迪思。两年内，他在报达作节日祈祷，以密昔儿的亦思马因派哈里发木思坛昔儿的名字铸币。最后，塞尔柱(SLǏWQ)朝君主脱黑鲁勒-伯(ṬΓRLBK) 得知了[此事]。他带着大军从呼罗珊向别撒昔里进军，俘获并处死了他，将哈里发释放出来，送到报达，扶上宝座。塞尔柱朝算端马合谋，也企图侵犯报达，但他被击溃，回去时在途中死去了。花剌子模王马合谋，蓄意消灭我们的家族，但由于神的愤怒的判决，他在阿撒答巴忒的一处山隘中遇上了暴风雪，

① R(u)NWD W(a) AWBAŠ。

② 原文为 B(a)ND(a)NYǏAN。

他的军队大部分死掉了。他遭到失败和损失之后，回去在额必思宽（ABSKWN）岛上由于你的祖父成吉思汗的事而忍受了所忍受的一切。君王对阿拔思家族蓄有恶念是不会有好处的。请他好好考虑一下变化无常的命运的毒眼。”旭烈兀汗由于这些话更加愤怒了。他将使臣们打发回去说：

诗

请站住并建造城市和铁的城墙，
建起钢的塔楼和隔墙，
召集起由妖魔、神仙组成的大军，
仇人啊，①然后你再接近我。
如果你在天上，我也要把你扔下来，
违反你的意愿，使你陷入狮子的嘴里。

叙旭烈兀汗着手布署和装备军队，以夺取报达并征服其周围地区

当［旭烈兀汗］将使臣们放回去后，担心报达军队众多，便着手布署和装备军队。他想先占领报达周围的险峻山地。［旭烈兀汗］派出急使到由于宗教原因②怀恨木思塔昔木的哈里发方面迭儿腾及其附近地区长官忽撒马丁·阿迦处去，请他［来见他］。忽撒马丁毫不犹豫地将迭儿腾交给自己的儿子异密撒忒，马上前来觐见。旭烈兀汗对他大加垂青和恩赐，准许他回去。［旭烈兀汗］将迪即

① 俄译本此句作“然后你再接近我，仇人啊”，在A本中顺序相反，作“仇人啊，然后你再接近我”。

② 原文作 B(a) WAS(i)T(ai) T(a)D(ai)YWN。

-咱儿① 、迪即-马儿只② 和另儿座城堡赐给了他。他回去后向各堡派遣了军队，他们[各堡居民]都俯首听命，屈服于他，把各堡交给了他。当渴望已久的事实现了，在他的周围聚集了速来蛮沙的战士时，他情绪很高，骄傲起来，派遣使者到亦儿必勒长官伊宾·撒来牙·阿里牙维处去，让他在他同大底万(内阁)之间进行调解。他说："我赞扬旭烈兀汗聪颖而有远见。尽管他又严峻又可怕，但对我说来是微不足道的。如果哈里发看重和鼓励我，派来骑兵，那我也募集由曲儿忒人和突厥蛮人混合组成的十万步兵阻断旭烈兀汗的道路，不让他的军队一兵一卒进入报达地区。"伊宾·撒来牙将这个情况禀告了宰相。宰相禀告了哈里发，但哈里发不太理睬此事。

这些话从人们的口中传到了旭烈兀汗耳中。他大发雷霆，派遣
39 乞忒不花那颜带着三万骑兵去反击他们。当乞忒不花那颜接近时，派人召见忽撒马丁说："出征报达已坚决地决定了，需要听取你的主意。" 忽撒马丁毫不犹豫地马上来了。乞忒不花将他监押起来，并说道："如果你想活命，永远当这些城堡的长官，那你就让你的妻子、儿女、随从者和军队全都从各堡内出来，让我对他们进行统计，课以赋税③ 和忽卜出儿。忽撒马丁没有办法，只好把所有一切都交出来了。乞忒不花说："如果你不同君主有两条心，那末为了表明这一点，你就把所有的堡寨掘掉吧。"他[忽撒马丁]猜想到他随便讲的话已让他们听到了，便准备好一切，并派人去把

① C 本作 D(i)Z(i) Z(a)RD(i)H；L 本作 D(i)Z(i) RRDH；P 本作 D(i)Z(i) RZDH；卡特麦尔书作 D(i)Z(i) WRWH。

② C、L、P 本和卡特麦尔书作 MRH。

③ MAL。

所有的堡寨毁掉。后来他和他的所有臣属都被杀了，只有他的儿子异密撒忒所在的那一座堡寨的居民没有遭难。[蒙古人]* 又威胁，又警告地召见撒忒，他不听从，并说道："你们的担保和契约是骗人的，我不相信。"他长期勇敢地在那些山里周旋，最后退到了报达，受到大底万(内阁)的亲切对待，并在报达附近阵亡了。乞忒不花从那边光荣地凯旋归来，觐见了至尊[旭烈兀汗]*。

旭烈兀汗就出征事同国家大人物们和宫廷大臣们商议。他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看法发表意见，[旭烈兀汗]叫来了按照合罕圣旨伴随他的一个星占家忽撒马丁，让他选择出征和休息的[时辰]，并吩咐他说："不要奉承，把观察星座所见到的一切说出来吧。"由于他接近君王，便大胆地毅然对君王说道："企图侵害阿拔思家族、出兵报达是不幸的，因为迄今为止任何一个企图侵犯报达和阿拔思朝君主的君王都不能享有王国的称号和生命。如果君王不听微臣之言向那里进军，将会发生六件不祥的事：其一，马倒毙，士兵得病，其二，太阳不升起，其三，雨水不降，其四，将刮起一场寒冷的旋风，世界毁于地震，其五，植物不会从地面上长出，其六，大王将于当年去世。"旭烈兀汗要求所说这些话的证明，并索取了书面证词。巴黑失和异密们一致说："出征报达是吉利的。"接着[旭烈兀汗]召来了世界火者纳昔剌丁·徒昔同他商议。当时，火者遭受到怀疑。他推测，这是[想]考验他，便说："这些[不祥的]*事一件也不会发生。"[旭烈兀汗]问道："那么将会怎样呢？" 纳昔剌丁答道："将发生的是由旭烈兀汗代替哈里发。"随后[旭烈兀汗叫来忽撒马丁，让他同火者争论。火者说："据全体木速蛮(伊斯兰教徒)公认，许多伟大的战友[穆罕默德的神使]都牺牲了，却并无任何灾难

发生。如果说，这是阿拔思氏的特性，那末塔希尔曾从呼罗珊遵奉马蒙的旨意杀死了他的兄弟马合谋-阿明，木塔瓦乞勒曾被他的儿子在异密们的帮助下杀死，蒙塔昔儿和木塔思曾被异密们和奴隶军杀死，另几个哈里发也曾死在各种各样的人的手中，却并无任何灾难发生。”

诗

贤明者的话使君王心花怒放，
就象那早春的郁金花。

40 叙旭烈兀汗毅然决定向报达进军，用各地来的军队出征和平之城①，攻占了它，阿拔思朝哈里发的统治告终

［旭烈兀汗］毅然决定出征报达，他命令驻地确定在鲁木的绰儿马浑和拜住那颜的部队担任右翼从亦儿必勒向毛夕里推进，越过毛夕里桥，在指定时间驻扎在报达西面，以便我们的部队从东面赶到时，他们从那方面出动。术赤的儿子昔班（ŠYBAN）的儿子不勒合（BWLΓA）、术赤的儿子孙忽儿（SNQWR）的儿子秃塔儿、术赤之子斡儿答的儿子忽里（QWLY）等宗王以及不花-帖木儿、孙札黑②那颜——都在右翼军中，孙台③那颜④从山岭⑤上来到旭

① 即报达。
② A 本作 SYWNǏAQ。
③ A 本作 SWNAT(a)Y；S 本作 SYTAY；C、P 本和卡特麦尔书作 SWNTAY；L、B 本作 SWБTAY。
④ S、C、L、P 本缺。
⑤ ŠRYWH。

烈兀汗① 处，左翼军的乞忒不花那颜、忽都孙（QWDWSWN）和额里怯从罗耳、帖克里忒、忽即思丹和巴牙忒等地推进到兀木满海岸边。旭烈兀汗将辎重留在哈马丹地区咱乞草原上，委派合牙黑（QYAQ）那颜主管辎重，655年1月初（1257年1月），他率领蒙古人称做忽勒（QWL）的中军沿着通往乞里茫沙杭和忽里汪（ḤLWAN）的道路前进。[在他身边] 效劳的有大异密阔阔-额里怯、兀鲁黑秃（ARQTW）、阿儿浑-阿合，必阇赤合剌海、曾任国家行政长官（MDBR）的赛甫丁-必阇赤，毛拉、火者纳昔剌丁·徒昔和幸运的撒希卜阿剌丁·阿塔-灭里以及伊朗地区的所有算端、篾力和阿答毕们。

当他们顺利地到达阿撒答巴忒，[旭烈兀汗] 再次派出急使请哈里发来。哈里发拒绝了，伊宾-札兀即再次从报达来到迪纳维儿，带来了写有许诺和请求的书信，请旭烈兀汗回去，并说请他指定每年应向他缴纳的财物数。旭烈兀汗认真地想了想，[推测出] 哈里发是想让军队回去，以便准备抗战，便说："既然我们已经来了，怎么可以不见一见就回去呢。在接见、会谈后，我们是要经他许可后回去的。"他们从那里进入曲儿忒山，27日停留在乞里茫沙杭，进行了杀掠。[旭烈兀汗]派出急使，让宗王孙札黑、拜住那颜和孙台马上来见他。他们便在塔乞-乞思剌觐见了他。他们俘获了哈里发的先锋爱伯·合列必和赛甫丁·乞里赤，把他们押送来觐见。旭烈兀汗饶了爱伯的命，爱伯答应禀告真实情况。旭烈兀

① A 本作 W(a) B(a) J̌AN(i)B(i) Q(u)LAΓW XAN，S 本不作"到旭烈兀汗处"，而作"到沙黑里祖儿和答忽黑"。

汗让他们当了蒙古巡哨队[①]的那可儿，并亲切地让异密们回去，让他们渡过底格里斯河，进向报达西面。他们按照自己的习惯在羊肩胛骨上占卦，然后回去，进向报达西面。

率领报达先头部队的是个名叫合剌孙忽儿（QRASNKQWR）的钦察人，而在蒙古巡哨队中任职的则是个花剌子模人莎勒坛出黑(SLṬAN J̌WQ)。他送去信给合剌孙忽儿道：“我同你同族。我在长期奔走后由于衰弱困苦而屈服，归顺了至尊，得到了赏识。请您
41 也爱惜生命，怜悯自己的儿女而归顺吧，以使您的一家生命财产得到蒙古人的宽恕。”合剌孙忽儿书面答复道：“蒙古人有什么理由企图侵犯阿拔思家族。须知这个家族经受过象成吉思汗后裔那样的兵力的多次考验，而他们的基础是如此巩固，每一次旋风都不能使它颠动。他们已经统治了五百多年，命运没有饶过任何一个企图侵犯他们的人。你请我归附年轻的蒙古小子，是极不明智的。要保持和平和友谊，就得让旭烈兀汗在征服邪教徒的诸城和堡寨后，不要越出列夷，回到呼罗珊和突厥斯坦去。哈里发对他的出征发了怒。因此，如果旭烈兀汗后悔于此举，将军队撤回到哈马丹去，我们就向书记官求情，请他恭顺地恳求哈里发。他也许不再发怒，同意讲和，停止战争。”

当莎勒坛出黑觐见旭烈兀汗，呈上这封信时，旭烈兀汗大笑起来，并说道：“我靠的是创世主的帮助，而不是底儿赫木和底纳儿［的帮助］。如果长生天神赐予佑助，我对哈里发及其军队有什么害怕的呢？

① A(i)YZ(a)K。

诗

蚂蚁、蚊蚋、大象，小泉、小河、尼罗河，
对我算得了什么；
一旦神的意志改变，
除了他，谁知道那些话算得了什么。

他再次派出急使去说："如果哈里发归顺，那就让他出来，否则就让他准备作战。先让宰相、速来蛮-沙、书记官来听取[我的]话。"

第二天，[旭烈兀汗]起程，655年12月9日[1257年12月18日]驻扎于忽里汪河畔。他在那里停留到同月22日[1257年12月31日]。在那些天里，乞忒不花那颜通过利诱和武力取得了罗耳的许多城市。相当于656年1月9日[1258年1月16日]的蛇年札黑沙巴忒月十一日，拜住那颜、不花-帖木儿和孙札黑[1]在指定的期限内通过通往都者里的道路，渡过底格里斯河，到达了纳黑里·亦撒附近。孙札黑那颜请求拜住同意他担任先锋进向报达西面。[得到]准许后，他出发上路，到达了哈儿必牙。哈里发军队的统帅、书记官木札希答丁·爱伯和伊宾·苦儿忒[2]早就布阵于巴忽巴[3]和巴只思剌之间。当他们听说蒙古人已开近报达西面，他们就渡过底格里斯河，与孙札黑[4]和不花·帖木儿战于安巴儿附近的苦失乞·满速儿，其地在马忒剌法[5]上方，距报达九程。

蒙古军队躲到了一边，他们便来到了都者里附近的巴失里牙。

---

① A本作SYWNǰAQ。
② A、S本作KRD；P本和卡特麦尔书作KR；B本作KRH。
③ A本作Б'QWББН；L、P、B本和卡特麦尔书作Y(a)'QWBH。
④ A本作SYWNǰAQ。
⑤ S、P本作MZRFH；L本作MRZFH；B本和卡特麦尔书作MZRQH。

当拜住和他们[孙札黑和不花-帖木儿]开近时，[书记官和伊宾·
苦儿忒]已回去了。那里有个大水塘，蒙古人打开了塘坝，使报达
42 军队后方的草原都被水淹了。1月10日(十叶派教长忽辛逝世
日)星期四早晨日出时，拜住和不花-帖木儿攻打书记官和伊宾·
苦儿忒，胜利地打跑了报达的军队。军队统将法忒合丁·伊宾·苦
儿忒、合剌孙忽儿及一万二千个报达人被杀，落水和陷入淤泥中的
还不在内。书记官带着少数人逃到了报达，有些人则逃到了希剌
和苦法(KWFH)。1月中旬星期六夜里，不花-帖木儿、拜住那颜
和孙札黑那颜开近报达，占领了西面，驻扎在城郊底格里斯河畔，
乞忒不花那颜等人则带着大军从纳合昔牙和撒儿撒儿方面赶来。

旭烈兀汗将辎重留在哈捏勤后，在相当于同年1月15日①[1月22日]的蛇年札黑沙巴忒月十七日②启程，在[报达]*东面驻扎下来。多如蚁蝗的蒙古人从四方和附近地区逼近来，在报达城墙周围密集地形成包围圈，并筑起壁垒。1月22日星期二[1月29日]白羊星座，双方厮杀，开始交战。世界君主统率中军从塔里希·呼罗珊方面来到城的左面，面对着阿札木城楼。额里该，那颜和……③在合勒瓦思城门附近，忽里、不勒合、秃塔儿、失列门、兀鲁黑秃在城下巴咱儿·莎勒坛门附近，不花-帖木儿从堡寨(QL'H)方面和南面都里牙必·巴黑里地方，拜住和孙札黑在西面阿都忒碉堡炮门所在地，齐心协力地作战。面对着阿札木城楼架起了石炮，把城楼打出了窟窿。

① P、B本和卡特麦尔书作"伊斯兰教历656年……11日"。

② P、B本和卡特麦尔书作"七日"。

③ A本作QWYA；S本作QWBA；L本作QWБA；P本作FRБA；卡特麦尔书作FRBA。

哈里发派宰相和基督教主教(ǰAṫLYQ)[到蒙古人处]去说道:"君王命我把宰相派来,我遵守自己的话,派出了他。君主也应履行自己说的诺言。"旭烈兀汗答道:"这个条件是我们在哈马丹提出的,如今我们已逼近报达,不平静的大海已波浪翻滚起来。我们怎能只满足于[派来宰相]*一人。应当把三个人全都派来,这就是说也应把书记官和速来蛮-沙派来。"使者们进了城。第二天,宰相、撒希卜-底万(财政大臣)和一大批显贵[从城里]出来。他们被打发了回去,接着激战了六昼夜。

旭烈兀汗命令书写六份诏敕:"我们饶恕伊斯兰教法官、学者、司教、阿里后裔、也里可温(ARKAWN)和不同我们作战的人们。"诏书缚到箭上,从六方面射到城里。由于报达城郊没有石头,便从札鲁剌和者别里-忽木邻运来石头。还切削棕榈树用来代替石头发射。1月25日星期五[2月1日],阿札木城楼被摧毁,1月28日星期一[2月4日],从君王所在的阿札木城楼对面,蒙古军队勇敢地登上城墙,清除了城头上的人。不勒合、秃塔儿在巴咱儿·莎勒坛门方面,还没有登上城墙。旭烈兀汗指责他们,他们的那可儿也登上了城头。夜间,东面的所有城头都被占领。

在架桥时,君王命令人们在报达的上方和下方架桥。准备了船,[在船上]安放了石炮,并布置了遮蔽物,不花-帖木儿带着一万军队埋伏在从马答因通往巴思剌的路上,一旦有人坐船急于逃跑时,便加以拦截。当争夺报达的斗争激烈地进行,居民们面临困 43
难时,书记官想坐船逃往失卜,但当他经过合里牙忒-兀合卜时,不花-帖木儿用石炮抛射石头,射箭,抛射装石油的大玻璃瓶①,夺得

① Q(a)RARYR(i) N(a)FT。

了三只船，杀光了这三只船上的人。书记官被打败后，逃回[到了报达]。当哈里发获悉这个情况后，他对报达王国完全绝望，由于找不到自己的避难蔽身之地，便说道："我屈服归顺。"于是他派遣法黑剌丁·答木合尼和伊宾·答儿讷失带着微薄的礼物[到蒙古人处]去，理由是如果送去许多礼物，那就是害怕的证明，敌人就会大胆起来。旭烈兀汗对他们不加理睬，他们便一无所获地回去了。1月29日①星期二[2月5日]，哈里发的第二个儿子阿不法思勒·奥都剌合蛮出城来了，宰相则进城去。随同阿不法思勒来的有撒希卜-底万和几个大臣。他们送来了许多财物，但也未被收下。

第二天，一月的最后一天，[哈里发的]长子、宰相和若干近臣出来请求，但他们一无所获地回城去了。旭烈兀汗派遣纳昔剌丁·徒昔和某个爱帖木儿担任使臣伴随他们去见哈里发。2月1日，他们出来了。君王派撒希卜-底万法黑剌丁·答木合尼及伊宾·札兀即、伊宾·答儿讷失进城，让他们把速来蛮-沙和书记官带出来。为给他们以希望，他发给了诏敕、牌子并说道："哈里发若愿意的话，就让他们出来；如果不愿，就不要让他们来。在他们出来之前，蒙古军队将一直[停留]在城头上。"2月1日星期四，他们两人出来了，但[旭烈兀汗]将他们重新派到城里把他们的部属带出来，让他们去出征②密昔儿和叙利亚。报达军队决定和他们一起出来，无数的人都希望得以活命。他们被有计划地分配给[蒙古军的]千人队、百人队、十人队，蒙古军把他们全部杀掉了。留在城里

① B本和卡特麦尔书作"27日"。

② BH Č(a)RYK B(a)RN(i)ŠYN(a)ND。

的人跑散了，[躲藏]在地窖和澡堂的炉子里。

城里的若干大臣出来请求宽恕。他们说："人们完全俯首听命，请对他们缓期，因为哈里发已派遣了自己的儿子，他本人也来。"这时，一个大异密罕都-必阇赤的眼睛里中了一支箭。旭烈兀汗大怒，命令马上攻占报达。他命令火者纳昔剌丁前往竞技场门去赦免人们。

人们着手把居民从城里带出来。2月2日星期五，书记官及其属下被处死。速来蛮-沙和七百个族人被押送了来，他被缚住双手问道："既然你是个星占家，深通天际[星]运的吉凶，为什么预见不到自己的凶日，不劝你的君主通过和平道路归顺我们。"速来蛮-沙答道："哈里发刚愎自用，群星没有预示给他吉祥，他不听好心人的劝告。"有旨将他和他的全部属下和追随者们处死。大书记官的儿子异密哈只札丁①也被杀死。由巴忒剌丁·鲁鲁的儿子异密撒里黑手提着三人的脑袋送往毛夕里。与速来蛮-沙友好的巴忒剌丁哭了起来，但由于害怕丧命，便将他们的脑袋刺穿到矛上。哈里发明白事情落了空以后，便召来宰相问道："怎么办？"[宰相] 44
对他诵读了下面这首诗作为回答：

诗

"人们以为事情好办，

其实它是一柄磨快、用于迎战的剑。"

"巴思剌被毁后"②，[哈里发]同自己三个儿子阿不-法思勒·奥都剌合蛮、阿不-阿拔思·阿合马、阿不-马纳乞卜·木八

① 卡特麦尔书在圆括号内增补："或塔札丁。"

② 阿拉伯谚语，同俄语"过了夏天才去采马林浆果"相似，讽刺过时的措施

剌都于656年2月4日星期天[1258年2月10日]走出[城]*来。随同他的有城里的三千个圣裔(赛夷)、教长、伊斯兰教法官、达官贵人和大臣们。他看了看旭烈兀汗,但君王毫不生气。君王亲切、殷勤地问候了哈里发[的健康],然后对他说:“请说话吧,好让城里居民放下武器出来,以便我们对他们进行统计。”哈里发派人进城,大声传话,让居民放下武器走了出来。城民们成群结队放下武器走出来,蒙古人把他们杀掉了。有旨命哈里发及其诸子和宗亲们在合勒瓦思门附近乞忒不花那颜的营地上搭起帐幕。若干名蒙古人被派去监督他。哈里发亲眼看到自己的灭亡,他悔恨自己的不明智和不听劝告。

诗

他对自己说:我的敌人得以如愿,
[而]我象那伶俐的鸟儿落入了套索。

2月7日①星期三[2月13日],开始挨家挨户掠夺和屠杀。军队一下子开进了城,除不多几家也里可温和外国人外,所有住房不分青红皂白都付诸一炬。2月9日星期五[2月15日],旭烈兀汗骑马进城巡视哈里发宫廷。他驻于[宫内?]……②同异密们宴饮。他下令把哈里发叫了来,说道:“你是主人,我们是客人,把你那对我们合用的东西告诉我们。”哈里发明白这些话的真实意义,害怕得发抖,害怕得想不起库房的钥匙在哪里了。他吩咐砸坏几把锁,献上了两千件长袍、一万底纳儿和若干件饰有宝石、真珠的稀罕珍

① L本作14日。
② A、S本作MY̌MMNH;B本作MTMYNH;卡特麦尔书作MYMNYYH。

物。旭烈兀汗对这些东西毫不在意，把它都赠给了异密们和在场的人，并对哈里发说：“你那地上的财富是显而易见的，这都属于我的奴仆所有，请你说出埋藏的宝物有些什么，埋藏在哪里。”哈里发承认宫的中央有一个装满金子的水池。那个池子被掘开后，发现其中装满了赤金，全是一百米思合勒的金锭。

有旨对哈里发的后宫进行统计。详细登记了七百名后妃和一千个仆役。当哈里发得知后宫被登记造册，他驯顺地哀求说：“把日月不照耀的后宫里住的人赐给我吧。”[旭烈兀汗]说道：“你从七百人中挑选一百个吧，其余的留下。”哈里发从近属和亲人中携带走了一百个妇女。夜里，旭烈兀汗回到了帐殿，清晨，他命令孙札黑进城夺取哈里发的全部财物，[从城里]押送出来。简而言之，在 45
六百年间聚集起来的一切东西，象群山般地堆积在汗帐周围。受人尊敬的地方，比如历代哈里发的大清真寺、木撒·札瓦忒(祝他安宁)的陵墓、鲁撒法的墓穴等，大部分被焚毁了。

城民派来篯剌合人沙剌法丁、失哈巴丁·曾札尼和篯力迪里剌思忒请求赦免。有旨暂停继续杀掠，因为报达王国是我们的。所有的人依旧住[在原地]，每个人从事自己的行业。从剑下幸免的报达人的生命得到了赦免。由于空气恶浊，旭烈兀汗于2月14日星斯三[2月20日]走出报达，停驻在瓦黑甫村和札里牙必牙村。他派异密奥都剌合蛮去征服忽即思丹地区，并下令将哈里发叫来。哈里发亲眼看到自己命运的恶兆，很害怕，便问宰相道：“怎么办？”[宰相]答道：“我的胡子长。”他指的是事件之初他曾建议送去丰厚的货物以消除不幸，而书记官也说：“宰相的胡子长”①，预先警告

① 暗指阿拉伯谚语：“胡子长，智慧短少”。

[阻止]*这件事,哈里发听了他的话,便取消了宰相采取的措施。总之,哈里发失掉了活命的希望,便请求准许他到浴室里去,完成法定的洗净。旭烈兀汗命令五个蒙古人同他一起去。[哈里发]说:"我没有请求在地狱里折磨罪人的五位天使伴随我",他诵读了劝善诗中的二三句,其开首如下:

诗

早晨我们有乐园般的家,

晚上我们却没有了家,

"仿佛我们昨天并非如此富有"。①

656年2月14日星期三[1258年2月20日]日暮,哈里发在瓦黑甫村在其长子和五名在他身边侍奉他的侍仆伴同下结束了他的一生。

第二天,处死了同他一起驻在合勒瓦思门附近的其他人。除了不多几个没被算作阿拔思氏的人外,凡被找到的任一个阿拔思氏的人都没有能活下来。哈里发的幼子木八剌沙被赠赐给了完者哈敦。哈敦把他打发到篾剌合去,让他住在火者纳昔剌丁身边。一个蒙古女子被嫁给他做了妻子,她给他生下了两个儿子。2月16日星期五[2月23日],哈里发的仲子被送到了他的父亲和兄弟处[即被处死了]*,在斡篾牙氏之后,登上宝座的阿拔思氏哈里发的统治便中断了。他们共在位五百二十五年,哈里发共三十七人,兹列举如下:撒法黑、满速儿、马黑迪、哈迪、拉施特、阿明、马蒙、木塔昔木、瓦昔黑、木塔瓦乞里、蒙塔昔儿、木思塔因、木塔思、木黑塔迪、木塔米忒、木塔迪忒、木克帖非、木黑塔迪儿、合希儿、剌迪、木塔乞、木

① 《古兰经》第10章25节。

思帖克非、木提、塔亦、合迪儿、合亦木、木黑塔迪、木思塔思希儿、木思塔儿失忒、拉施特、木黑帖非、木思坛只忒、木思塔迪、纳昔儿、咱喜儿、木思坛昔儿、木思塔昔木。[最后一位哈里发]在位十七年。

在处死哈里发的当天，他的宰相木爱亦答丁·伊宾·阿里合迷被派到城里担任宰相，法黑剌丁·答木合尼则被委任为撒希卜-底万(财政大臣)。阿里-把阿秃儿被委任为军事长官和工商业者的首领[1]，亦马答丁·乌马儿·可疾维尼被委派为异密合剌海的副长官。他修复了哈里发们的清真寺和木撒·札瓦忒的陵墓。又名 46
灭里·剌思忒迪勒的纳只马丁·阿必·札法儿·阿合马·亦木兰被委派于报达东部诸县，如塔里希·呼罗珊、合里思、班答尼者因等地区。他将伊斯兰教法官长一职授予班答尼者因的尼咱马丁·阿不答木明。他指派额里该那颜和合剌不海率领三千骑前往报达，让他们[把报达]整顿好，使所有的人都把自己被杀死的人和部属埋葬好，清除路上倒毙的牲畜，并重建市场。2月29日星期四[3月7日]，宰相的儿子沙剌法丁和撒希卜-底万进宫奏告后返回。2月23日星期五[3月1日]旭烈兀汗启程，接着停驻于忽拜-洒希·马合里木。他从那里一站一站地行进，直到抵达其哈椤勤的帐殿为止。在围攻报达时有几个阿里后裔的学者从希剌来见他，请求[为他们指派个]军事长官。旭烈兀汗将秃格勒和异密巴黑里·纳黑出瓦尼派往那里，跟在他们之后又派去了完者-哈敦的兄弟不花-帖木儿，以考验希剌、苦法和瓦昔忒的居民们。希剌的居民出来迎接军队，在幼发拉底斯河上架起了桥，对他们[蒙古人]的到来很高兴。不花-帖木儿看到，他们可以信赖。2月10日，他动

① S(u)RHYL(i)。

身去瓦昔忒。他于 17 日到达，但当地居民没有归顺。[不花-帖木儿]停下来，攻下了城，着手屠杀、掠夺，杀掉了约四万人。他从那里去忽即思丹，随身带着沙剌法丁·伊宾·札兀即，让他劝疏失塔儿城屈服。哈里发的战士和突厥人一部分逃走，一部分被杀掉。巴思剌及其所辖地区也归顺了，异密赛甫丁-必阇赤极其低声下气地请求至尊派一百名蒙古人到涅者甫来，请他们保护有正统信仰的异密阿里（祝他安宁！）的殉难之地和当地居民。3月10日[3月17日]，不花-帖木儿抵达军营，3月19日[3月26日]，前往报达的合列卜使者带了封信回来了，这封信是火者纳昔剌丁·徒昔根据旭烈兀汗的指示用阿拉伯文写成的。信的抄件如下："我们于656年[1258年]夏驻于报达。'被警告者的早晨将是灾难的'①。我们召见报达王，他拒绝了。'我们重重地惩罚了他'②这句话对他证实了。我们叫他屈服我们，如果你来[屈服]，你就将'平静和愉快'③，如果你拒绝，那你就将受辱和灭亡。不要象用蹄子自己挖掘坟墓那样，亲手切掉自己的鼻子，那你就'在行为方面遭到最大的损失'④，不要象'那些自认为办得好，而在实际生活中徒劳的人'⑤那样，这是真主所不希望的。遵循正确途径的人得以安宁。"

4月11日星期三[4月17日]，旭烈兀汗抵达大辎重队，在那次出征后停留在哈马丹和昔牙黑苦黑附近地区。他⑥身体不好，但

① 《古兰经》第37章177节。
② 《古兰经》第73章16节。
③ 《古兰经》第56章88节。
④ 《古兰经》第18章103节。
⑤ 《古兰经》第18章104节。
⑥ L、P、B 本和卡特麦尔书增："在一星期中"。

［接着就］恢复健康了。4月16日，阔阔-必阁赤去世，4月20日星 47
期三，额里该那颜和一些异密们来觐见。6月2日星期四［6月6日］，报达宰相木爱亦答丁去世，他的儿子沙剌法丁被委任为宰相。

叙兀鲁黑秃那颜亲自夺取亦儿必勒城，围攻该城堡

当旭烈兀汗决定要征服报达时，指派兀鲁黑秃那颜去［攻占］亦儿必勒堡，该堡奠基于坚固的土堤上，在住有人的四分之一大地上，没有与此同样的城堡。当兀鲁黑秃那颜围攻该堡时，堡内的曲儿忒人躲开了。亦儿必勒长官塔札丁·伊宾·撒来牙［从堡内］出来，俯首听命，并打算给予应有的效劳。兀鲁黑秃那颜说："真正归顺的标志是将城堡交出来。"塔札丁向该堡走去。曲儿忒战士们挡住了他的路。在长久劝说和恳切请求之后，他不得不回到了兀鲁黑秃那颜处。兀鲁黑秃把他派到了至尊旭烈兀汗处。他在受审时被认为有罪，判处了死刑。兀鲁黑秃长期围攻该堡，但居民不归顺，他向算端巴忒剌丁·鲁鲁请求援军。鲁鲁派来了一些军队。一天夜里，堡内居民出来袭击了蒙古人，把遇到的人全部杀掉，还点火烧毁了石炮，然后退回了堡内。兀鲁黑秃陷入逆境后，叫来巴忒剌丁·鲁鲁，同他商量。巴忒剌丁·鲁鲁说："不如推迟到夏天，那时曲儿忒人要避暑到山里去，因为现在气候宜人，他们的储藏很多，而城堡特别牢固，要攻下它来是不可能的，除非使用巧计。"兀鲁黑秃将该堡交给算端巴忒剌丁［攻取］*，他前往帖必力思，想［在那里］度夏。当气候炎热起来时，曲儿忒人走出来，把该堡交给了算端巴忒剌丁，前往叙利亚去了。算端巴忒剌丁毁掉了城墙，这样该堡也被征服了。

叙报达和邪教徒诸堡的财富被搬运到阿塞拜疆，保存在撒勒马思湖边山上的城堡里，并叙巴忒剌丁·鲁鲁和鲁木算端前来觐见君王

旭烈兀汗同列夷撒希卜阿剌丁[之子]纳昔剌丁异密将在报达取得的珍宝和大量财富以及属于邪教徒诸堡、鲁木诸堡、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罗耳人和曲儿忒人的[财富]送往阿塞拜疆。[旭烈兀汗]命令帖必力思篾力马札丁在乌儿米牙湖和撒勒马思湖边的帖列山上建造一座特别坚固的壮丽建筑物。将所有的硬币熔化后，铸成了巴里失堆放在那里。从那些珍贵的礼物和财富中，旭烈兀汗将一部分送去给蒙哥合罕陛下，并送去了胜利和光荣的喜讯，奏告了征服伊朗各地区的情况，宣称决定出征密昔儿和叙利亚边区。异密忽剌术带着这份奏疏前去，合罕对这个喜讯非常高兴。那年，算端巴忒剌丁·鲁鲁奉合罕圣旨前往至尊[旭烈兀汗]处，他急速前去，于656年7月29日[1258年8月1日]在篾剌合郊区进宫觐见[旭烈兀汗]*。他已年逾九十。旭烈兀汗对他十分尊敬，他于同
48 年8月6日[8月8日]返回。8月7日，法儿思阿答毕阿不-别克儿的儿子阿答毕撒忒为祝贺对报达的胜利前来觐见，他在蒙受恩赐后回去了。8月4日[8月6日]，鲁木算端亦咱丁到帖必力思附近……①来觐见，同月8日星期三，算端鲁克纳丁跟在他之后来到。由于算端亦咱丁不尊敬拜住那颜并同他厮杀过，旭烈兀汗对亦咱丁很生气。在报达被征服后，算端亦咱丁非常耽心，他想用巧妙的狡计把自己从犯了那个罪的深渊中救出来。他吩附缝制一

① A 本作 MWNБQ; S、I、B 本作 MWББQ; P 本作 MWTБQ。

双漂亮的王靴，在这双靴子上画上了他的面貌。在呈献礼物[1]时，他把这双靴子交给了君王。当君王的目光落到画像上时，算端叩头说："我期望君王的无比幸福的脚抬举奴才的头。"旭烈兀汗怜悯他，脱忽思哈敦也庇护他，请求[饶]他的罪。旭烈兀汗便饶了他。当时火者纳昔剌丁奏告道，算端札兰丁·花剌子模沙在蒙古人的胜利进攻下被打跑后，到了帖必力思。他的士兵对剌亦牙惕(农民)横行不法，有人将这个情况报告了他[札兰丁]，请他裁判，他说："如今我们是为争夺世界而战，而不是统治世界，在征讨世界时不必保护剌亦牙惕。只有当我们开始统治世界时，才对控告者给予公正裁判。"旭烈兀汗说："光荣归于神，我们战取并统治世界。对于敌人，我是征服者，而对于俯首听命者我是统治者，我不象札兰丁那样因衰弱而感到痛苦。"就是这些。

叙幸福的毛拉、贤明者之王、社团和宗教的赞助者[纳昔剌丁·徒昔]，并叙奉旭烈兀汗诏令在篾剌合建造天文台

当时，有旨让极其伟大的、幸福的毛拉、人类的导师、贤明者之王、近年最可尊敬的活动家、火者纳昔剌丁·徒昔(愿真主饶恕他)在认为合适的地方建起一座观察星象的建筑物。他选了篾剌合城，建造了一座壮丽的天文台。这个情况的原因如下：蒙哥合罕以其智慧的完美和远见卓识，卓异于[其他]蒙古君王，他曾解答欧几里德的若干图。他有卓绝的见解和崇高的意念，认为必需在他强盛时代建造一座天文台，他下令让札马剌丁·马合谋·塔希儿·

[1] T(i)KŠ(i)MYŠY。

伊宾·马合谋·集迪·不花里着手办这件重要的事。这方面的某些事情对他们来说是有问题的，而有关纳昔剌丁卓绝品质的传闻象风般地传遍全世界。[因此]蒙哥合罕在同其兄弟告别时对他说:“当邪教徒诸堡被征服时，把火者纳昔剌丁送到这里来吧。”当时，因为蒙哥合罕忙于征讨蛮子国[指南宋]*，远离京城，旭烈兀汗便下令让他[纳昔剌丁]就在我国[伊朗]*建造天文台，因为他已获悉他的卓绝生活方式和天性的诚挚，希望他侍奉于他身边。在旭烈兀汗登上汗位七年后，在木爱亦答丁·阿儿即、法黑剌丁·篾剌
49 吉、法黑剌丁·阿黑剌提、纳只马丁·答必剌尼·可疾维尼这四位学者的帮助下，伊利汗的天文台建起来了。

叙旭烈兀汗出征叙利亚边地，征服合列卜和叙利亚国

合列卜算端派遣自己的宰相撒希卜集因丁·哈非即带着帝王的赠礼去觐见合罕，他在宫中取得了很大的声誉，被发给了诏勅和牌子。当旭烈兀汗来到伊朗地区时，集因丁有时暗中表示归顺和忠忱的心意，因此遭到了叙利亚算端的猜疑。他受到谋害，便逃出来求庇于至尊旭烈兀汗。

随着他的到来，君王远征合列卜的意图增长了。他先派急使到巴忒剌丁·鲁鲁处去说:“既然你年逾九十，我免你出征，但你应当将你的儿子篾力撒里黑派来为王旗效力，出征叙利亚。”[巴忒剌丁·鲁鲁]遵旨打发他动身上了路。当他前来觐见旭烈兀汗时，旭烈兀汗将①札兰丁算端的一个女儿赐给他，让他同她结了婚。他

① L、I、P、B 本和卡特麦尔书增:“花剌子模沙”。

派出乞忒不花那颜率领大军担任先锋,失克秃儿(ŠYKTWR)和拜住率领右翼军,孙札黑等异密率领左翼军,亲自统率中军[前进]。657年9月22日星期五[1259年9月12日]在天蝎星座下他急速地进向叙利亚边地。当他到达阿剌答黑,他称赞那里的牧场,称之为剌卜纳撒忽忒。他[从那里]进入希剌忒[阿黑剌忒]和不务正业的曲儿忒人的藏身之地哈迦儿山。他们之中被找到的人全被杀了。当[旭烈兀汗]来到迪牙别克儿,他先征服了札即剌,指派[自己的]儿子玉疏木忒和孙台那颜一起围攻篾牙法里勤堡。他派篾力撒里黑带着军队去征服阿米忒,自己则进向鲁合,占领了[那里]。从那里他进向都奈薛儿、尼昔宾、哈儿兰,攻占了那些地方,进行了杀掠。他渡过幼发拉底斯河,突然包围了合列卜。当地居民倚仗城堡难以攻破,拒绝归顺,准备作战。兀鲁黑秃那颜驻扎在犹太门附近,乞忒不花在鲁木门附近,孙札黑在大马士革门附近,旭烈兀汗则驻扎在安梯奥希亚门附近。在城堡四周筑起了木桩栅①,架起了石炮。双方激战了约一星期。最后,657年12月[1259年11—12月],[该城]从伊拉克门方面被攻克。进行了将近一星期的杀掠,许多人被杀死。

在四十昼夜中同堡内驻军作战。双方用石炮发射石头,用弓射箭。豁儿赤长阿术-速古儿赤和谷儿只人撒迪忽② 脸部数处受伤③,君王赐给他们许多恩典,并说道:"正如胭脂是妇女的装饰物,脸上和胡子上的鲜红色的血是给男子增光的饰物。"最后,该 50

① Č(a)P(a)R。

② L、I、P、B 本和卡特麦尔书增:"他们是军队的统将"。

③ L、I、P、B 本和卡特麦尔书作"数处受伤,尤其是脸部"。

堡也被征服了。许多工匠被俘。夺得了无数的战利品。对哈里木堡进行了一段时期的围攻。最后,那里的居民请求赦免,恳求以撒乞[1]的称号著名的法黑剌丁[同蒙古军]*立下誓约,让他们出来。他们按照誓约走了下来。旭烈兀汗对他们很愤怒,下令将他们一下子连同妇女、孩子都杀光,只有一个亚美尼亚金匠得以幸免。当合列卜堡被攻下时,旭烈兀汗委任法黑剌丁·撒乞管理它,并派秃格勒-巴黑失担任那里的军事长官。在旭烈兀汗离开合列卜后,当地居民控诉法黑剌丁。有旨将他处死,由集因丁·哈非即管理合列卜。大马士革害怕蒙古军的进攻。当他们得知,叙利亚的各方面和各地区已完全并入旭烈兀汗的版图范围,当地的所有达官贵人们便带着各种礼物和城门钥匙去觐见至尊表示归顺,交出了城。为考验[居民],旭烈兀汗下令让乞忒不花前往大马士革。城民出来迎接,请求饶命。乞忒不花把当地的达官贵人派去觐见旭烈兀汗。[旭烈兀汗]怜悯他们,应允了他们的哀求。蒙古人未经围攻和作战进了城,[旭烈兀汗]指派了一个蒙古军事长官及三个大食那可儿,并[下令]让阿剌丁·合失、哲马里丁·合剌海·可疾维尼、伊斯兰教法官苫思丁·合迷掌管大马士革地区的事。总之,在短时期内报达、迪牙别克儿、迪牙剌必阿和叙利亚完全被征服,进入旭烈兀汗的都督们的统治范围。他[也]占领了鲁木诸地区。这时,以失克秃儿那颜为首的急使从东方来到,他们急急忙忙地早就从那里动身,送来了蒙哥-合罕去世的噩耗。旭烈兀汗内心非常悲伤,但面不改色。他将乞怯不花留下守卫叙利亚,动身回到合列卜,并于658年6月24日星期天[1260年6月6日]到达阿黑剌忒。当

① 即司酒官、管理御膳的近臣。

旭烈兀汗到合列卜时，合列卜和叙利亚算端纳昔儿篾力从合列卜逃往怯列克①堡。乞忒不花那颜想围攻该堡，纳昔儿请求饶恕，走出了[堡]。乞忒不花派他去觐见[君王]。君王答允他说："当我占领密昔儿时，我就让你当叙利亚长官。"

相当于658年[1260年]的猴年，许多大异密如脱儿赤驸马、不花-帖木儿、……②那颜③、……④那颜、不伦台那颜、撒勒只带那颜等都去世了。

旭烈兀汗由于蒙哥合罕去世和阿里不哥叛乱，内心很不安。就是这些。

叙乞忒不花那颜远征密昔儿[埃及]*，同当地军队作战及其被杀死 51

当旭烈兀汗从叙利亚返回时，他派遣蒙古急使同四十名那可儿及使团前往密昔儿说："伟大的上帝选择了成吉思汗及其家族，把地上各地区一下子赐给了我们。正如所有的人都应知道的，凡是拒绝归顺的人就要连同其妻子、儿女、族人、奴隶和城市一块消灭，而关于我们的无边无际的大军的传闻就象有关鲁思帖木和亦思芬迪牙儿的传说那样传遍四方。因此，如果你归顺我们的至尊，你就纳贡、觐见，请求[给你]派军事长官，否则就准备作战。"当时在迦

① KRK。

② A、S 本作 QWБAY; I 本作 QWMAY。

③ L、P 本增 NWARKAY 那颜; I 本增 NWAKARY 那颜; B 本增 WARKA 那颜; 卡特麦尔书增 WARKAY 那颜。

④ A 本作 ББLḤYNA; S 本作 ББLḤБNA; L 本作 ББLǰYTAY; I 本作 БYLǰTNAY; P 本作 ББLḤYTA B 本作 ББLḤБAY; 卡特麦尔书作 ББLḤБTAY。

米勒家族中没有适于统治的人，有个突厥蛮人当了统治者。当他死去时，他有个名叫马合谋的幼小的儿子。他被拥立[为君]继承其父。他的阿答毕为忽都思(QWDWZ)。马合谋突然死去，忽都思便当了国王。他以公正和慷慨迷惑人心。叙利亚和密昔儿的大部分士兵是从札兰丁算端的军队中溃散逃出来的，他们从阿黑剌忒逃往叙利亚。他们的统将为巴剌合忒汗、篾力亦黑的牙剌丁汗·伊宾……①、篾力赛甫丁·撒迪黑汗·伊宾·忙不花、纳昔剌丁·怯里疏②汗·伊宾·伯-阿儿思兰、阿忒剌思汗和纳昔剌丁·马合谋·乞木里。当旭烈兀汗进向叙利亚，他们四散躲开了。在他回去后，他们聚在一起，到尊贵的密昔儿[埃及]*和开罗[君主处]去，向忽都思诉说苦楚。他亲切地对待他们，询问情况，赐给[他们]许多财物。他们都同意臣服于忽都思。当[旭烈兀汗的]急使来到时，他[忽都思]召集他们[上述统将们]商议对策说："旭烈兀汗率领大军从土兰急速地进向伊朗，哈里发、算端、篾力之中无人能抵挡他。他征服了所有各国，进到大马士革，如果不是由于他接到他的兄长的死讯，那末密昔儿也被他一起征服了。因此他将乞忒不花留在那些地区，乞忒不花就象那埋藏着仇恨的怒狮和恶龙。一旦他想侵占密昔儿，那就谁也无力抵抗，而只能完全丧失政权。必须想出对策来。"纳昔剌丁·乞木里说："甚至只因为旭烈兀汗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拖雷汗的儿子和蒙哥合罕的兄弟，他的尊贵和威严也就无需阐述。如今从密昔儿起直到至那(华南)边界的全境都已处在他的

① A 本作 БLTRK; L、I 本作 BLTRK; P 本作 БLБRK; B 本、卡特麦尔书作 MKRL。

② A、S 本作 KLŠW; L、I 本作 KŠLWK; P、B 本和卡特麦尔书作 KŠLW。

强大政权之下，可以看出他有天的佑助。如果我们去到他那里取得庇护，并非耻辱，但当然，明摆着地喝下毒药去迎接死亡——那也绝非明智之道。人不是葡萄藤，不能不怕砍掉脑袋。他〔旭烈兀汗〕并未负责履行诺言，因为他在缔结条约、允诺后，却突然杀死了忽儿沙、木思塔昔木、忽撒马丁·阿迦和亦儿必勒长官，如果我们前去见他，他大概也会同样地对付我们。”忽都思说：“如今迪牙别克儿、迪牙儿剌必阿和叙利亚充满了哭声，从报达以迄鲁木之地全都荒废了，无人耕作、播种。如果我们不能胜过〔蒙古人〕，奋起打退他们，那末密昔儿不久就会象其他地区那样地遭 52
到蹂躏。对于企图侵犯我国的这伙人，必须从三种办法中择取其一：或和、或战、或逃离本国。迁往别国很难，因为我们只可能迁居马格里卜，而〔我国和那里〕远隔荒漠，路途遥远。”纳昔剌丁·乞木里说：“讲和也没用，因为他们的允诺不可靠。”其余异密们也说：“我们已失掉了忍耐力，而我们又没有抵抗的力量。那末，请指示你所认为的势在必行的看法吧。”忽都思说：“我的看法是：让我们一起去作战。如果获胜，这正是我们力求达到的，而并非只要人民不谴责我们就行。”这以后，异密们四散了，忽都思同首要异密奔都黑答儿（BNDWQDAR）商议。奔都黑答儿说：“我的看法是：把急使们杀掉，一起骑〔上马〕去攻打乞忒不花。无论我们战胜或阵亡，都能受到人们的谅解和感激。”忽都思赞成他的这些话，便在夜里把急使们处死，黎明时势在必行地决定作战，骑上马动身出征。蒙古先头部队①的……②异密拜答儿，将一个名

① Y(a)Z(a)K。

② A 本作 'RH; L 本、卡特麦尔书作 DRΓZH; I 本作 DRΓRH; P、B 本作 DR'RH。

叫……① 的人派到乞忒不花那颜处，把密昔儿军队的出动报告了他。乞忒不花派人去回答说:“留在原地等我。”由于乞忒不花到来之前，忽都思攻击了拜答儿，并把他赶到了阿昔河畔，乞忒不花在交战激烈时，象火海般地前进，对自己的力量和兵力充满了信心。忽都思把军队埋伏好，自己带着少量[士兵]骑[上马]出动。乞忒不花率领数千骑兵、即所有的真正战士，在爱尼·札鲁忒和他相遇。蒙古军进攻，射箭；忽都思躲避开，逃跑。蒙古人大胆地追上来，杀死了许多密昔儿人。当他们进入埋伏地点时，密昔儿人从埋伏处三方面冲出来，向蒙古军猛扑过来。双方从清晨肉搏厮杀到中午。蒙古军抵抗不了，终于逃跑了。乞忒不花拼命攻击左右[之敌]，[力竭]摔倒。有些人催促他逃跑，但他不听，却说:“人不免一死，与其卑鄙地逃跑，不如光荣地死去。最后当我军将士中有人去觐见君王时，请[向他]禀告我的话:乞忒不花不愿可耻地回来，他在竭心尽力中牺牲了美好的生活。务必不让君王幸福的心灵为蒙古军的阵亡忧愁。让他这样设想：就算他的士兵的妻子们一年未曾怀孕，他们马群的母马未曾怀驹。祝君王幸福！既然高贵的君王健在，一切折损的[战士]都可补换，象我们这样的奴仆存在与否，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尽管士兵们抛弃了他，他却为千人奋战。最后他的马跌了跤，被俘获。在战场附近有一片芦苇丛，一支蒙古骑兵队躲藏在那里。忽都思下令将芦苇丛全部烧掉。接着，双手被缚住的乞忒不花被
53 押送到忽都思面前。[忽都思]对他说:“奸诈的人啊！你不义地使许多人流了血，使勇士和大人物们丧命，你违背诺言、使用诈言毁

① A 本作 AΓLБK; L、I 本作 BY'LBK; P、B 本作 Б'LБK。

灭了古老的家族们。最后,你也落了网。”

诗

当他双手被缚听到这些话,

象狂怒的大象般发狂,

于是答道:“骄傲的人啊,

在得胜的日子里,别那末狂妄自大。”

[乞忒不花说:]*“如果我死在你手中,我认为这是天意,而不在于你。你片刻也别迷信你自己,为此而骄傲。一旦有关我的消息传到旭烈兀汗处,他的愤怒将象沸腾的大海,从阿塞拜疆直到密昔儿[的一切]将被蒙古马蹄踏平,密昔儿的沙子将被装在马囊中带走。旭烈兀汗有象乞忒不花这样的光荣骑士三十万人,我一个人是微不足道的。”忽都思说:“别拿土兰骑士们吹牛了,须知他们只会行使狡诈,不象答思坛[之子]鲁思帖木般地按照男子汉的样子行事。”乞忒不花说:“我终身为君主之臣,不象你们是君主的叛弑者。

诗

谋杀自己君王的凶犯,

将既无头颅,又无躯体。

你尽快处决我吧①。”忽都思便下令将他砍了头。[接着]他们侵袭了直到幼发拉底斯河边为止的叙利亚所有地区,毁掉了见到的一切,洗劫了乞忒不花的营地,俘获了他的妻子、子女和亲族,杀死了各地区的官员、都督。[事先]*得到消息的人② 则逃跑了。当有关乞

① L、I、P 本增:“,为的是我不听你的辱骂。”

② B 本、卡特麦尔书作:“除了大马士革的官吏,那天夜里得到消息的人都逃跑了。”

忒不花那颜的消息以及他所说的话传到了旭烈兀汗处，汗对他的死去非常惋惜，汗的怒火迸发，说道："我从何处能找到面对死亡表现得如此忠贞的另一个臣下呢。"他亲切地对待他的家庭的遗孤，给予荣誉和尊敬。在此之前，有一次，他很赏识合列卜篯力纳昔剌[丁]①，授予他大马士革长官(哈乞木)之职，并派他带着三百名叙利亚人赴程。有关乞忒不花的消息传来后，有个叙利亚人禀告说："合列卜篯力纳昔剌[丁]② 没有对你以诚相见，他想逃到叙利亚去帮助那个下令杀死乞忒不花的忽都思。"旭烈兀汗由于他的禀告，接着就派出了三百名蒙古骑兵。蒙古骑兵先头部队追上了他[纳昔剌丁]，让他停下来，[并传达说]："有旨让我们款待你，使你感到[君王对你的]无限垂青。"按照蒙古人的风俗习惯，他们把他灌醉得象个死人。三百名其余的[蒙古]骑兵突然赶到了，把篯力纳昔剌[丁]③ 和三百个叙利亚人都杀掉。除了木希牙丁④·马格里必由于是星占家得以幸免外，这些人之中没有一个能活下来。旭烈兀汗让额里该那颜带着大军前往叙利亚。当他到达那里，士兵们
54 便动手抢劫。密昔儿[埃及]王奔都黑答儿接到消息，便出兵去反击[他们]。当额里该那颜听到他前来的消息，就率领留在叙利亚地区的蒙古人，退到了鲁木，大马士革开始用奔都黑答儿的名字铸币，并在星期五举行祈祷时宣读他的名字。旭烈兀汗还想出兵密昔儿和叙利亚为乞忒不花复仇，[但]由于蒙哥合罕[去世]之事以及他和亲族们之间的意见分歧，情况和时间都不允许他实现出兵之举。因此他取消了[出征]。

①②③ L、I、P、B 本和卡特麦尔书如此。

④ P、B 本和卡特麦尔书作"马只苔丁"。

当时，术赤的孙子、昔班的儿子突然在大宴会上死去。接着，秃塔儿-斡忽勒被怀疑行使巫术和叛变。在定罪之后，旭烈兀汗让孙札黑伴送他到别儿哥处去。[孙札黑][向别儿哥]*禀告了他的罪状。别儿哥根据成吉思汗的札撒，将他遣送回旭烈兀汗处，[6]58年[1260年2月2日]他被处死。撒都剌丁·撒维只也以曾为他写过手掌的借口被判处死刑。接着，忽里也死了。上述宗王死后，其家仆逃跑了，经过打耳班和吉里养海逃往钦察地区。就是这些。

叙宗王玉疏木忒和异密额里该那颜、孙台出征迪牙别克儿，征服篾牙法里勤，以及篾力迦迷里的被杀

宗王玉疏木忒和大异密额里该那颜、孙台那颜，奉旭烈兀汗之命出征。当他们到达篾牙法里勤边境，派遣急使到篾力迦迷里处去，让他归顺。迦迷里回答说："宗王不要锻冷铁，不要指望得到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因为你们的话我不相信，我不受你们的甜言蜜语的诱骗。我不怕蒙古军，我将用剑攻打蒙古军，因为你是违背对忽儿沙、哈里发、忽撒马丁·阿迦以及对亦儿必勒的塔札丁的谈判和条约的那个父亲的儿子。尤其是篾力纳昔剌[丁]① 寻求你们的保护，最后却尝到了所已尝到的东西[指被蒙古人杀死——汉译者注]*。当然，我也会尝到他们所已尝到的同样东西。"当急使们将信送到时，宗王和异密们决定作战。篾力迦迷里鼓励城民们说："金库和粮仓里的全部金银、粮食，我对你们是不吝惜的，一切都给需要的人。赞美真主，我不是木思塔昔木那样吝惜银子的人，由于

① L、P、B 本和卡特麦尔书如此。

吝啬它，丢掉了脑袋和报达国。”全体城民们都同他一条心。第二天，他率领一群骑士出［城］进攻，佯装后退。双方都有少量士兵战死。有两名勇猛的骑士同篾力迦迷里在一起，一个名叫赛甫丁·鲁乞里，另一个名叫安巴儿·哈巴失。他们两人杀死了好几个人，战斗激烈地展开了。过了一些时候，［篾力迦迷里的队伍］退入城内，战斗在城墙边展开。第二天，那两名骑士出［城］杀掉了十名左右勇敢的骑士。第三天、第四天也是如此。有个［自认为］能独力击溃［敌］军的格鲁吉亚的阿思纳兀儿(AZNAWR)出来迎战他们。他厮杀了片刻，便被杀掉了。由于他的死，

诗

突厥骑士们激怒起来，
由于愤恨，他们肉搏厮杀。

55 他们［俩］又退入城内，城中有个箭无虚发的石炮放射能手。他用石头射死了许多人。异密们无法对付他。巴忒剌丁·鲁鲁处［也］有个很机灵的石炮放射能手。他把那人叫了来，那人便架起一座高大的石炮来对付城中的石炮。双方的石炮同时射出石块。两块石头在空中互相撞击，碎裂成小块。双方都为两位石炮手的高超技术惊异不止。最后，外面的石炮被焚毁了，城民进行激战。当旭烈兀汗听到这个情况，他派兀鲁黑秃带着军队去援助额里该那颜，并命令他们留在那里直到城里粮尽弹绝。当兀鲁黑秃来到说明任务时，那两名骑士正好［从城里］出来，打乱了蒙古军队。兀鲁黑秃喝醉了酒，头脑混乱。他前去同他们厮杀。互相对打起来。［敌人］突然追上额里该，将他打下马来。蒙古骑兵从各方面赶来，将额里该扶上马，并驱散人群回去了。

诗

突厥人对勇士们感到惊异，

由于愤恨，每个勇士都紧闭嘴唇。

此后，这两名骑士照例经常出[城]杀死一些人、打伤一些人，这样一直过了两年，直到城里没有食物、牲畜为止。城里开始吃动物尸体，吃狗、猫、鼠等[一切东西]，并开始吃起人来。他们互相吃了几个月。当时那两个骑士由于没有干草和大麦，便把自己的马杀掉吃了，他们想步行出[城]战死，但篾力迦迷里不准许。剩下的少数人写信给宗王说：城里已没有有食物和力气的人了，只有几个僵尸般的人。儿子吃掉父亲，母亲吃掉子女。军队如果现在前来，将找不到能出来迎[战]的人。

宗王派出了兀鲁黑秃。当他们进入城里时，所有的城民都互相并排躺着，只有七十个半死的人躲在家里。篾力迦迷里及其兄弟被抓住押送到玉疏木忒处，士兵们抢劫起来。那两个勇敢的骑士爬到屋顶上，用弓射死每个路过的突厥人。兀鲁黑秃走近那里，命令几个勇敢的突厥人去把他们杀死。他们[那两个骑士]从屋顶上下来，用盾掩护脸部，进行激战。最后，他们俩都被杀死了。篾力迦迷里被带到幼发拉底斯河彼岸帖里-巴失儿去见旭烈兀汗。迦迷里过去曾去觐见合罕，蒙受恩宠，带着诏敕和牌子回来，后来旭烈兀汗出征报达时，他曾到叙利亚篾力纳昔儿处说：最好我们带着大军去援助哈里发，但纳昔儿假装没听懂，不加注意，报达被征服后，迦迷里害怕[前去觐见旭烈兀]，并以上述方式抵抗了两年，现在当他被抓住押送去见至尊时，旭烈兀汗对他列举出他的罪行说："你不是曾受到我的兄长的宠爱和赏识吗？"

56 他下令惩罚[他]和他的家属和亲族们，接着命人从他身上割下肉来塞到他的嘴里，直到他死去为止。这是657年[1259年]的事。他是个有自制力的、笃信宗教的人，曾靠裁缝业谋生。

叙宗王玉疏木忒出征马儿丁，攻占该堡

当宗王玉疏木忒和异密们结束了篾牙法剌勤之役后，旭烈兀汗降旨让他们仍旧一起出发去攻占马儿丁。当他们抵达那里，举行围攻时，对该堡之高和难以攻克感到惊讶。兀鲁黑秃那颜派遣急使到马儿丁堡主篾力撒亦忒处宣布说："从堡里走出来，束上臣服于世界君主的腰带，你就能保住脑袋、妻子和子女。

诗

尽管你的城堡又坚又高，

[可]别夸耀你的城墙。

因为哪怕它[城堡]的城垛高耸入云，在蒙古军队面前它不过是路上的土堆。如果幸福和顺遂对你友好，你就还是听从我的规劝，照办为好。如果你不听从，倒行逆施，那就只有长生天神知道[一切]。"篾力撒亦忒派人去回答说："我心想归顺，并去见君王陛下，但你们同别人缔结条约后，当他们求你们保护时，你们却把他们杀死了，因此我不信任[你们]。赞美至高无上的真主，堡内食物和战具充足，并有充足的突厥青年和曲儿忒勇士。"兀鲁黑秃下令架起石炮，用石头和箭开始战斗。双方激战了八个月，篾力撒亦忒自我陶醉于城堡的难以攻克。当蒙古人发现无力攻占该堡，便洗劫了附近一带的马儿丁、都奈薛儿、阿儿赞等城。最后，堡内出现了物价高涨、饥饿和霍乱，每天有无数的人死去，篾力撒亦忒害了病。他

有两个儿子，长子为木咱法剌丁。他是个聪明的小伙子，他对父亲说：“不如走出城堡[投降]，因为不可能抵抗这样的军队。”他的父亲不听。他便在他的父亲有病时，让他父亲吃了一付药死去了，然后他派人去对兀鲁黑秃说：“抵抗你们的那个人已经死了。如果下令让[你们的]军队停止作战，我就走出堡来，将城堡献给你们。”兀鲁黑秃下令暂时停止军事行动，木咱法剌丁及其兄弟和拥护者们便走出堡来。幸福的君王把他叫去，让他回答杀害父亲的事：“难道什么时候能有什么人允许自己杀害父亲吗？”他回答说：“我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不管我柔顺地说了多少次、痛哭地哀求了多少次，劝他把城堡交出、别拿人民的血来保卫自己，他不同意。我干这件私事是为了公共利益，因为我了解：城堡将被幸福的君王攻占，十万无罪的人将遭杀害。当然，与其让十万人死亡，不如让一个人死掉，尤其是当这个暴君和压迫者杀死自己的儿子，人民对他不满之时。我招认了自己的罪行。君王能否饶恕[我]并将父亲的
职位赐予我，这就取决于君王的意志了。”旭烈兀饶恕了他，将马儿 57
丁领地给了他，他当了算端，直到695年[1296年]为止，他始终没有走上叛变、反抗蒙古君主的道路。他死去后，他的儿子苫思丁·答兀忒继位，苫思丁死后，获得灭里-满速儿荣称的另一个儿子算端纳只马丁继位。他是个明智、完美、有远见的统治者，他同君王[合赞汗]相处得很好，因而被赐给伞和王冠，以区别于所有与他地位相同的人，还赐给他迪牙别克儿和迪牙儿剌必阿的部分领地。就是这些。

叙算端巴忒剌丁·鲁鲁之死，他的儿子篾力撒里黑受赐[1]，他的叛乱以及毛夕里的被毁

算端巴忒剌丁·鲁鲁统治了五十年，他从生活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659年[1261年]，当他觐见旭烈兀汗回来时，在毛夕里去世了，活了96岁。旭烈兀汗将毛夕里的政权和领地赐给了他的儿子篾力撒里黑。过了一些时候，他离开毛夕里前往叙利亚和密昔儿，从独裁的顶峰跳下到臣服的深渊。鲁克纳丁·奔都黑答儿亲切地接待他，派他带着一千曲儿忒骑兵回去，让他把新旧宝藏和财物收集起来，运送[给他]。他的妻子、算端札兰丁·花剌子模沙的女儿秃儿坚(TRKAN)哈敦派人到旭烈兀汗处报告了他前往密昔儿和叙利亚的事。有旨让迪牙别克儿的军队守卫他经过的道路，659年，[旭烈兀汗] 派散答儿忽那颜带着一万蒙古军去占领毛夕里和击退撒里黑。他又派帖必力思篾力撒都剌丁带着一万大食军队[2] 随后出发。当撒里黑到达毛夕里时，蒙古人切断了他所有的道路。他停驻在札兀撒黑，举行宴饮。当他喝醉时，半圆鼓和铜喇叭的响声传到了他的耳边。毛夕里人惊恐万状。撒里黑进入城中，关闭了城门。城内有由曲儿忒人、突厥蛮和疏勒人组成的[3] 军队。他把钱分发给他们，鼓励他们作战说："奔都黑答儿得知后，他一定会从密昔儿派人支援我们。"蒙古军逼近城下，驻扎在城的四周，并在那儿

---

① 即取得毛夕里城作为封地。

② Č(a)RYK TAǏYK。

③ L、I、P、B 本和卡特麦尔书增"众多的"。

围筑起木桩栅。双方架起石炮，开始作战。城民按照撒里黑的话开始战斗。双方用石炮抛射石头，射箭，一部分勇士[开始了]肉搏战。激战进行了一个月左右。一天，八十名蒙古勇士突然攀登上城墙。毛夕里人把他们全部歼灭，从城墙上把他们的头抛到了蒙古军中间，这次胜利使毛夕里人精神奋发起来。在作战时，篾力撒都剌丁向前突进。一支箭从弩弓射出，射中了他的头顶，使他流了血。因此，经散答儿忽那颜许可，他动身到帖必力思去。他来到阿剌答黑觐见旭烈兀汗，向他报告毛夕里城民竭力[作战的情况]。于是派出了另一支军队去支援散答儿忽那颜。奔都黑答儿获悉篾力撒里黑的情况后，派遣阿忽失-阿儿不思鲁儿带着军队去援助他。当他到达辛札儿时，他写了封信告知自己的到来，将信缚在鸽子的翅 58
膀上，发了出去。鸽子飞到时，偶然飞落在蒙古军的一座石炮上。石炮手将它抓住，把信交给了散答儿忽那颜。散答儿忽读了信后，认为这是个吉兆，便立即派遣一万军队去反击敌军。他们在辛札儿附近将军队分成三部分，布置好埋伏后，他们向叙利亚人发动进攻。叙利亚人很坚强，对蒙古人进行抵抗。[这时]突然刮起了大风，沙、石飞袭着叙利亚人的眼睛，迫使他们停止厮杀。蒙古人向他们猛冲过来，把他们大部分人杀死，剩下的人便逃跑了。蒙古人还屠杀了许多辛札儿人，虏走了妇女和儿童。他们从那里穿上叙利亚人的衣服，并按照曲儿忒人的习惯散开头发，进向毛夕里，通知散答儿忽说："明天，当我们取得胜利，我们将以这样的外貌取得大量战利品。"第二天，当他们临近时，城民认为他们是来援助[他们]的叙利亚人，[一部分城民]便走出[城]来迎接，举行欢庆。蒙古军队从四面八方将他们包围起来，把他们杀得一个不剩。在他

们作战六个月后，太阳进入巨蟹星座，天气非常炎热，双方都疲于作战。当太阳到达狮子星座时，城内出现了饥荒和霍乱。

由于饥荒，人们逃到草原上，丧命于蒙古人的剑下。篾力撒里黑派人对散答儿忽那颜说："我对自己的行为很后悔，我将出降，以弥补过失，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饶恕我的罪过，你不要摆出我的罪状，第二，把我送到旭烈兀汗处，并请求他不要杀我。"散答儿忽[答允]饶了他的命。他便带着酒食① 和礼物出来[投降]。散答儿忽没有吃这些佳肴，不让他接近自己，却派去几名蒙古卫兵监视他。660年9月[1262年7—8月]，毛夕里城被占领。残存的城民被杀害，一部分工匠被虏走，结果毛夕里[城]一个人也没有剩下。当蒙古人退走后，从山上和山洞里走出来聚集起了一千人左右。当散答儿忽觐见至尊时，旭烈兀汗对撒里黑十分愤怒，下令在他身体上涂上羊油，用毡子[裹住他]并用结实的绳子捆缚住，然后将他暴晒在炎热的太阳下。一星期后，羊油里长出了蛆，咬那不幸的人，经过数月的折磨、痛苦，他死去了。他有个三岁的儿子，被人送到毛夕里，在底格里斯河边被砍成两半。他的尸体在城的两处吊起来示众，直到腐烂解体为止。

诗

他腐烂后从那里掉下来。
天啊，这样的事你干个没完：
你温柔地将那美男子养育起来，
却把他喂了蛆虫。

① T(a)RΓW。

叙旭烈兀汗与别儿哥不和，那海① 带着别儿哥的先头部队来与我国作战，以及他战败于打耳班地方

在旭烈兀汗征服了伊朗大部分地区，结束了对残留在各个角落的敌人的战事后，便着手整顿国事，他对别儿哥掌权感到很气忿。[先是，]拔都曾派别儿哥陪伴蒙哥合罕到京城哈剌和林去，在 59
亲族中间让他[蒙哥]登上皇位，他[别儿哥]在某一时期曾在蒙哥合罕② 身边效劳，由此不断向旭烈兀汗处派遣急使，显示自己的权力。由于别儿哥是兄长，旭烈兀汗忍受了下来。在他同别儿哥的亲属秃塔儿、不勒海、忽里发生纠纷后，他们之间的仇恨逐日增长。最后，旭烈兀汗说："虽说他是兄长，[但]他既毫不谦逊、感到惭愧，而却对我威胁、强迫，那我就再也不尊重他了。"别儿哥获悉他的恼怒后说道："他毁灭了木速蛮(伊斯兰教徒)的所有城市，打倒了所有木速蛮君王家族，不分敌友，未经亲族商议就消灭了哈里发。如果永恒的上帝佑助我，我要向他追偿无罪者的血。"他派遣他的统将、秃塔儿的亲属那海率领三万骑兵作为先头部队去为他报血仇。那海经过打耳班，驻扎在离设里汪不远处。旭烈兀汗打听到[这个消息后]，便下令从伊朗所有各地区派出军队③，在相当于660年10月2日[1262年 8 月 20 日]的薛乞静只月，他从阿剌答黑出发。他派失烈门那颜率领先头部队。12月，他同撒马合儿④ 那颜和阿八台那颜来到设里汪。别儿哥的军队攻击失烈门，杀死了

① B 本及卡特麦尔书此处及下文均作"不海"。
② P 本、卡特麦尔脱漏此人名；B本作"拔都"。
③ Č(a)RYK BYRWN K(a)RD(a)ND。
④ P、B 本和卡特麦尔书作 SMAΓW。

许多人，莎勒坛出黑被杀死在河里。12月末①，星期三，阿八台那颜赶到，在距沙别兰一程之地向别儿哥的军队进攻，歼灭了许多人。那海逃跑。旭烈兀汗获悉敌人战败，便于661年1月6日星期二从设里汪郊区出发，想同别儿哥厮杀。在营地上，若干爱合黑（AY-QAQ）袭击了君王的宰相② 赛甫丁必阇赤、谷儿只长官之一火者阿即思、帖必力思③ 火者马札丁。他们被擒获后，押送到沙别兰，经审判后三个人全被处死。1月8日星期四夜间，审判星占家忽撒马丁，定罪后，由于他对报达的预言，④ 予以处死，帖必力思篾力撒都剌丁和伊拉克·额者木及呼罗珊一部分地区的长官（哈乞木）阿里-灭里则处以杖刑。661年1月23日星期五［1262年12月7日］，下令让全体军队武装出发。日出时，他们临近可萨的打耳班。一群敌人守在打耳班城墙上。射去一阵箭后，敌人被赶走了，城墙被攻克，遂夺得了打耳班，战斗在打耳班彼方展开。敌人战败。战斗一直进行到星期六晚上。2月1日，那海带着自己的军队突然逃跑，旭烈兀汗的军队取得了胜利和光荣。在此之前，［旭烈兀］曾派遣阿八哈汗带着大军去支援先头部队。在那海战败后，失烈门和阿
60 八台对他说："请宗王回去觐见王父吧，我们将尽快去追击敌人。"他［阿八哈］由于英勇好战未予同意。旭烈兀汗降旨让额里该那颜、秃答温⑤-把阿秃儿、巴秃、撒勒只带、察罕、不剌儿忽和朵忽

① P、B 本和卡特麦尔书增"660年"［1262年11月14日］。

② W(a)ZYR(i) XAṢṢ。

③ 卡特麦尔书作"起儿漫的"。

④ 关于他对报达的预言的内容，见前面俄译本第39页。

⑤ A 本作 БWRAN；S 本作 TWRAN；L、I、P、B 本和卡特麦尔书作 TWDAN。

思去追击敌人，夺取别儿哥士兵的帐营。他们遵旨渡过帖列克河。别儿哥的全体异密、大臣和战士们的帐营都在草原上闪着光。钦察草原上遍布着帐幕和大帐，大地上布满了马、骡、骆驼、母牛和绵羊，他们的士兵却一个也没有在帐营里。他们全都抛弃掉妻子、子女逃跑了。我军驻扎在他们的帐营里，在间隙时间安宁地享乐、欢娱了三天，举行宴饮，同卷发上洒上龙涎香的、月亮般美貌的姑娘娱乐。别儿哥及其战士们获悉帐营、家庭、奴仆、财物、牲畜被夺取后，便聚集起一支多似蚁蝗的大军，通过草原，向异密们及其军队进攻。同年3月1日，双方从黎明到薄暮在帖列克河畔激战。由于敌方逐渐开来援军，我军便后退了。帖列克河已结冰，我军遂从河上渡过去。由于[冰层]破裂，我军许多人淹死了。阿八哈汗安然无恙地到达，驻扎在沙别兰。别儿哥带着军队经过打耳班回去了，而旭烈兀汗于6月11日到达帖必力息近郊。在这次失利之后，[旭烈兀汗]情绪低落、抑郁不欢，他着手弥补损失，降旨让所有各地区准备武器。军队再次以财物、武器装备起来。第二年，有消息传来说：那海决定出打耳班来。旭烈兀汗派遣司教舍里甫·帖必力疾担任间谍，越过列格即思丹的山岭到那里去。他[舍里甫]到达了那海的驻牧地上。他[在那里]被捕获，并被押送到那海处。那海审讯了他，顺便问他："你知道旭烈兀汗的什么事情吗？他是否还在愤怒中杀死我们[蒙古人的]大臣、贵官、功臣、笃信宗教者和商人们？"[舍里甫]回答说："君王过去对兄弟们的反抗很恼怒，把干的和湿的东西都烧掉，而如今

诗

由于他的公正裁判，火不焚丝，

麑子在母狮身边吃奶;

由于他的公正,人民获得安宁,

而所有的暴君遭到践踏,怨苦地呻吟。

不久前急使从汉地前来[带来消息说:]忽必烈合罕已登上皇位,阿里-不哥已俯首听命,阿鲁忽则已死去,传来圣旨封旭烈兀汗为从阿母河起以迄叙利亚、密昔儿遥远边境的君王,并派遣了三万蒙古勇士来援助他。"

那海听了这些话后惊慌失措,面颊发黄,闭住了嘴再也没说一句话。司教舍里甫[回来]觐见至尊旭烈兀汗,禀告情况。[旭烈兀汗]亲切地接待了司教,以正义和公正的裁判美化了国家的容貌。就是这些。

61 **叙旭烈兀汗暮年的事,他将阿八哈汗派往呼罗珊,并将各地区赏赐给诸异密、都督,关于他的病情以及他的去世**

旭烈兀汗特别喜爱大兴土木,他所建造的建筑物留下来很多。他在阿剌答黑建造了一座宫殿,并在豁亦建造了庙宇。那年,他献身于公共事业,为国家、军队、臣民的福利处理事情。秋天到来时,他想到蒙古人称做察合秃和纳合秃的咱里纳鲁忒[河]去过冬,便前往篾剌合,并尽心竭力地把天文台[建造]完毕。他很爱知识,鼓励学者们展开学术辩论①,并给他们规定了一定的薪俸,他在学者贤士们在场时装饰自己的宫廷。他十分爱好炼金术,对那些术

① '(u)LWM(i) AWA(i)L。

士[①]经常垂青。而他们由于虚构和幻想，点起火，烧了无数药剂，使用了无益的风箱鼓动大大小小[炉子]。他们制造用智慧之土[②]制成的锅，但他们所制造的胡说八道的东西出不了有益的成果。他们对于变化一无所知，而在歪曲和伪造方面却创造了奇迹。他们没有给任何一枚底纳儿币增添背面花纹[③]，也没有铸出任何一枚底儿赫木来，却糟蹋、耗费了世界的财富。[④]为供给他们的需索和饮食，耗费得如此之多，不幸的哈仑一辈子也没有获得同样数量的哲人石。

总之，他把伊拉克、呼罗珊、祃桚答而地区直到质浑河口为止赐给他的卓越的长子宗王阿八哈汗，把阿儿兰、阿塞拜疆地区直到[边]墙[⑤]为止赐给了玉疏木忒。他把迪牙儿剌必阿直到幼发拉底斯河边为止，交给异密秃答温[⑥]，把鲁木地区交给了木因丁·彼儿瓦捏，把帖必力思交给篾力撒都剌丁，把起儿漫交给秃儿坚哈敦，把法儿思交给了异密汪吉阳[⑦]。在赛甫丁必阇赤被处死后，[旭烈兀汗]选任了苫思丁·马合谋·志费尼，赐予他全国撒希卜-底万(宰相兼财政大臣)的官职，赐予他权力，让他全权决定、主宰、安排

---

① 即对炼金家们。

② 原文 G(i)L(i) H(i)KM(a)T=水泥。

③ M(u)ŠŠ(a)B(a)K NH G(a)RDANYD(a)ND。

④ 直译："以真主的威力积累起来的东西"。

⑤ A 本作 SYBH; S、B 本 SББH; C 本、卡特麦尔书作 SБBH; L 本 SBH; I 本作 ŠБPH。

⑥ A本作 TWDAN; C 本作 TWDA'WN; L 本作 БWDA'WN; I 本作 TWDWN。

⑦ A 本作 WANKYANY; C 本作 WANKYATWA; L本作 WNKYANWA; I 本作 WБKYANWA; P 本作 WAБKYANW; 卡特麦尔书作 AБKБNW; B 本作 AБLKANW。

和掌管国事。他将报达地区赐给他[苫思丁]的兄弟大臣(撒希卜)阿剌丁·阿塔-灭里。安排了上列诸事后,[旭烈兀汗]始终对其贪婪的亲属[指别儿哥等]* 的欺诈感到忧虑。他为报复所遭受的损失采取措施,让军队列队待发。先是,他曾提拔任用小书记官的儿子札兰丁,札兰丁的表现使他[旭烈兀]感到全国只有他最尽心竭力。他奏告说:"既然出征钦察草原已确定不移,而迄今在哈里发国旧境尚有几千名熟悉钦察巴失习俗的钦察-突厥人。若蒙降旨,我将前去把他们招集起来,让他们在同别儿哥作战时担任先
62 锋。"旭烈兀汗同意了,便授予札兰丁诏书、牌子,让报达长官(哈乞木)们供给札兰丁所需的钱和武器、装备,并命令任何人不得干涉他的事,以便让他完成所委托的重任。662年,[札兰丁]遵旨前往报达,取得了适用于作战的一切东西。他有时暗示地、含蓄地[对被招集的钦察人]说:"君王要让你们成为抵挡敌人攻击的盾牌,让你们战死或获得光荣。如果你们这次没有战死,在另一次战斗中你们也注定要死去的。你们都知道我的高尚品格和高贵出身。我同你们是同族人,尽管旭烈兀汗十分赏识我,我还是不让你们去丧命剑下。我安排如下:与蒙古人的威福告别,我本人与你们一起摆脱掉蒙古人的命令。但你们必须与我一条心,成为我的伙伴。"钦察人受到他的话的诱惑。于是,当他招集起分散的士兵后,便带着圆鼓和大旗出征,从报达大桥上通过[底格里斯河],向阿拉伯哈法札部落进攻,夺得了若干水牛和骆驼。他从报达金库中取得薪饷和士兵所需的马匹、武器、粮食等物,让士兵们带着妻子、子女、家里人、追随者、家什、财物再次前进。他[下令]再次敲击出征的圆鼓,过桥,并说道:"随身携带家属,是为了让他们朝拜圣地,因为从

今以后我们的驻地将在打耳班、设里汪和舍马哈。我们，士兵们，将出发并从阿拉伯哈法札部落敌人处取得粮食。"当他渡过幼发拉底斯河时，对士兵们说："我打算到叙利亚和密昔儿去。愿同我一起去的可以去，不愿去的可以回去。"他们[士兵们]害怕砍头，什么话也没说，同他一起沿着通往阿纳和哈迪撒的道路向叙利亚和密昔儿进发。当这个消息传到君王处时，他十分愤怒。他当时经常仔细考虑如何战胜敌人，这一情况增加了他的思虑。牛年初，即663年4月①[1265年1月]，他举行了数天宴饮和狩猎。[某天]洗完澡后，他突然发病，并感觉自己病重，便躺倒在床上。4月7日[1月27日]星期六②夜间，他服用了中国医生开给的泻药。服用后昏迷不醒，中风了。尽管有若干高明的医生竭力设法让他呕吐，但他的生命途程已到达死亡的终点，他们无法消除他的疾病。任何措施对于注定要发生的事[都无济于事]，任何药剂都不能抵抗命运而治愈他的疾病。当时出现了扫帚星，每夜都出现。当这颗扫帚星在相当于663年4月19日星期日[1265年2月8日]的……③月消逝时，巨大的不幸发生了。他共活了四十八个太阳年。他从浮生的栖息所去到了察合秃河岸上的永恒的归宿地。 63

世界的火者、纳昔剌丁·徒昔，在诗中叙及他的逝世时说：

旭烈兀刚从篾剌合去到驻冬地，
在那六百六十三年
四月十九日星期日夜间，

① B本、卡特麦尔书作"3月"。
② C、L、I、P、B本和卡特麦尔书作"星期三"。
③ 诸抄本均缺以兽名纪年月的月名，并留有空白。

命中注定敲响了他的生命的最后钟点。

在迪黑哈剌罕对面的沙忽山上，为他设立了一片很大的禁区，人们在他的帐殿里举行了哀悼仪式后，将他的灵柩埋葬在那片禁区中。

在相当于上述4月28日的亦勤迪月初一〔公历2月17日〕，阿泽的母亲阿里罕哈敦去世，同天，异密阿勒忽-必阇赤去世。相当于663年9月1日的牛年顺①〔？〕月初二，为旭烈兀汗收继的拖雷汗之妃脱忽思哈敦去世。她是在旭烈兀汗死后四个月零十一天，也即阿八哈汗即位三天之前去世的。祝真主崇高伟大，愿真主在漫长岁月、无数时日中赐福予伊斯兰教君王合赞汗及其国家，使他成为长久的继位者。真主是万能的，他乐意听到〔祈祷〕。就是这些。

① ŠWN。

成吉思汗之子拖雷汗之子旭烈兀汗之子阿八哈汗传 64

此传分为三部分

阿八哈无比幸福地降生于相当伊斯兰教历631年5月[1234年3月]的马年阿剌木月28日，在位于室女星座黄道带中央的福星照耀下降生于……①驻营地。相当于663年9月3日[1265年6月19日]的牛年顺[?]月5日星期五，在室女星座照耀下他登临宝座。相当于680年11月20②日[1282年4月1日]的……③年亦勤迪月21日星期三他与世长辞。他共在世四十九年七个月，在位十七年零四个月。

第一部分 叙阿八哈汗的高贵出身，详细列举其后妃、诸子、诸女以及迄今为止出自他的诸孙，简述其诸婿。他的后裔的系谱表。

第二部分 阿八哈即位前发生的事。有关他即位时宝座、哈敦、宗王和异密们的图像，他在位时发生的事编年记，他在各个时期所进行的战争，所取得的胜利，在位期限。

第三部分 叙阿八哈懿德嘉行，④所宣谕的御旨、训谕⑤、金言，以及前一部分中未曾叙及、散见于各种书籍及各种人物所述的他在位时期发生的事。

---

① 诸抄本均缺。
② P、B 本作“6”。
③ 诸抄本均缺。
④ C、L、P、B 本增：“在不同场合、不同时期”。
⑤ C、L、P、B 本增：“训喻”。

阿八哈汗传

第一部分

叙他的高贵出身，详细列举其后妃、诸子、诸女，以及迄今为止出自他的诸孙，简述其诸婿。他的后裔系谱表。

叙他的高贵出身，详细列举他的后妃

阿八哈汗为旭烈兀汗的卓越的长子，他是速勒都思氏亦孙真
65 哈敦生下的。他有许多后妃。他在旭烈兀汗死后娶了完泽哈敦，又收娶了旭烈兀汗的妃子秃乞台哈敦。他给[她的]头上戴上孛黑塔黑[固姑冠]*以代替脱忽思哈敦，把她立为王后。他的长后为朵儿只哈敦，当她死去后，他娶了塔塔儿氏讷黑丹哈敦，让她继承她的位置。当她死后，他娶了忽都鲁-帖木儿驸马的女儿、弘吉剌惕部人塔剌海驸马的姊妹亦勒秃思迷失哈敦，让她继承她的位置。此后，他娶了起儿漫算端忽忒巴丁·马合谋汗的女儿八忒沙哈敦，让她继承自己的母亲亦孙真哈敦的位置。此后，他娶了成吉思汗的外孙木撒驸马的姊妹、弘吉剌惕氏篾儿台哈敦。木撒的母亲为忽推哈敦。他们俩是堂兄妹。篾儿台哈敦死于阿鲁浑汗之时，阿鲁浑汗将孛黑塔黑加到弘吉剌惕氏秃带哈敦头上，让她继承了她的位置。此后，他娶了那海-札鲁忽赤的亲属大不鲁罕哈敦，因为他极其喜爱她，便使她的地位高于篾儿台和帖思必捏。

阿八哈汗死后，阿鲁浑汗收娶了她，她死后，阿鲁浑汗让不鲁罕哈敦① 继承她的位置。[阿八哈汗]的最后一个哈敦为特拉彼宗德君主的女儿帖思必捏②。

在他的嫔妃之中，有一个名叫海迷失-额格赤，另一个为异密捏兀鲁思的妻子秃罕出黑的母亲阔阔，此外还有不勒合臣-额格赤、不鲁臣-额格赤，还有后来成为异密富剌忒的妻子的失邻-额格赤。还有阿勒台-额格赤以及许多其他不知名的嫔妃。

简述旭烈兀汗之子阿八哈汗的诸子、诸女及诸婿

阿八哈汗有两个儿子，他俩[后来]都成为君主。[一个是]* 阿鲁浑汗，他的母亲为海迷失哈敦，他在叔父之后成为当代之汗；[另一个是]* 乞合都汗，他在阿鲁浑汗之后成为国君，他的母亲为讷黑丹哈敦。他俩的子孙将于他们的本传中详细列举。

阿八哈汗有七个女儿，兹详述如下。第一个女儿为要勒-忽都鲁。要勒-忽都鲁及脱海的母亲为秃带哈敦，要勒-忽都鲁嫁给了亦勒赤带-忽失赤(YLǰYTAY QWŠČY)，在他之后又嫁给了亦勒巴思迷失。她死于豁兀八里。第二个女儿为脱海，她嫁给了异密朵剌带-额玉迭赤 (DWLDAY AWDAǰY)③。第三个女儿为籛里客，④ 阿八哈汗把她嫁给了巴牙兀惕部人那海-札鲁忽赤的儿子秃

① S、P、B 本作“在世的不鲁罕哈敦”。

② 拜占廷皇帝米哈伊尔八世帕列奥洛格(1261—1282 年)的女儿。S 本作“伊斯坦布尔君主法昔里乌”的女儿。

③ S、B 本作：“第二个为脱海，她的母亲也是秃带。她曾与弘吉黑巴勒的兄弟阿合马订婚，在他之后又与朵剌带订婚。她也已去世。”(B 抄本又增：“未同他[朵剌带]* 同居”。)

④ S、B 本增：“她的母亲是不鲁罕哈敦”。

罕。第四个女儿为秃罕出黑[①]，嫁给了斡亦剌惕部人[②]阿儿浑-阿合的儿子捏兀鲁思异密。第五个女儿为亦里-忽都鲁，她的母亲为不鲁臣-额格赤，她嫁给了许慎部人忽儿巴台驸马。第六个女儿为完泽台，她的母亲也是[③]不鲁臣，她嫁给了谷儿只思丹篾力大卫的儿子。第七个女儿为不臣，她的母亲是篾儿台哈敦。

66 第二部分

阿八哈即位前发生的事，当他即位时的后妃、诸王与异密们；他在位时发生的事编年纪，他在各个时期宣谕的命令，他所进行的战争和取得的胜利，他的在位期限和他的父亲死后的生活。

在他即位之前发生的事

旭烈兀汗死后，他们按照自己的风俗习惯将道路阻塞，并下令：任何人不得[将消息]传出去。当时马上派遣急使到呼罗珊阿八哈汗处去，因为他是长子和[汗位]继承人，还去把担任宰相、在阿八哈汗身边的阿儿浑阿合叫来。当时阿八哈汗正在祃椤答而驻冬地，玉疏木忒在属于他的打耳班和阿儿兰地区。父亲死后第八天，[玉疏木忒]来了。探明异密们的心情后，仔细地分析、思考情况。他明白：在此无所可获，因此他停留了两天便回去了。在相当于伊斯兰教历663年5月19日的忽客儿年，阿八哈汗驻营于察合

① S、B 本增："她的母亲是阔阔哈敦"。

② S、B 本无"斡亦剌惕部人"，而于此句之末增："她死于690年"[公元1280年]。

③ S、B 本"是"为现在时态。

秃[河]畔。由于他的到来，全体近臣和异密们都出去迎接他。因为额里该那颜是管理帐殿的异密，长期忠诚勤劳地为伊利汗效劳，便向阿八哈汗献上食物和酒，面对面地[向他]讲了[旭烈兀汗去世的]情况。哀悼仪式举行后，所有的后妃、宗王、驸马们聚在一起，举行了有关他即位的会议。当时有许多年长的大异密，如额里该那颜、孙札黑那颜、孙台那颜、撒马合儿那颜、失克秃儿那颜、阿儿浑阿合，等等。其中失克秃儿那颜曾由旭烈兀汗授以遗嘱并委以必里克。孙札黑-阿合在其他异密们之前证明阿八哈汗有权继承汗位，他[阿八哈汗]表示拒绝，并逊让于其诸弟。诸弟一起跪拜说：我们是臣下，我们认为你是父亲的继承者。阿八哈说："忽必烈合罕是长房，怎能不经他的诏赐就登临[汗位]呢？"宗王和异密们说："你是宗王们的长兄，通晓古老的习俗、法规和吉祥的传说，旭烈兀汗在世时就已让你作汗位继承人，别人怎能坐上汗位呢？"全体都真心实意地同意了。相当于663年9月3日[1265年6月19日]的牛年顺[？]月5日星期五，按照纳昔剌丁·徒昔(愿真主宽恕他！)择定的日子，在室女星座照耀下，阿八哈汗在彼剌罕地区察罕-纳兀儿湖畔即位，举行了即位的全部仪式①。②

叙阿八哈汗治理国家 67

阿八哈汗即位后，将无数钱财、珍宝和珍贵的服装分赐给后妃、宗王和异密们，以至所有的士兵们都分沾到了好处。他在遵循宴饮庆祝即位的习俗后，着手安排国家和军队的大事。尽管他是

① S、B增："和典礼"。

② S本增："宝座所在地的图像如下"；B本增"即位情况的图像如下"。

王冠和王位的拥有者，但在忽必烈合罕陛下的急使送来以他［合罕］*名义颁发的玺书前，他端坐在椅子上治理国家。首先，他降旨说：凡旭烈兀汗制定的一切法律和他所颁布的各种诏令，都要坚决遵守和履行，严禁更改歪曲。强者不得欺凌弱者，全体各族人民都要尊重父祖的习俗、规矩。一星期后宣告即位喜讯的诏书颁发到全国各地。前来出席的算端、篾力、异密、哈希木和具禀者们，取得所想取得的东西后回去了。他［阿八哈汗］首先派遣自己的兄弟玉疏木忒到打耳班、设里汪、木罕以迄阿勒坛去守卫边境，抵御敌人，又委派另一个兄弟秃卜申带着充足的军队到呼罗珊、祃桚答而以迄阿母河畔去。他派遣额里该那颜的儿子必阇赤秃忽和异密绰班的祖父、孙札黑那颜的兄弟秃答温到鲁木篾力的宫里去。他们出了事，他又派[1] 撒马合儿和客希兀儿该代替他们前去。他派都剌拜那颜到与叙利亚交界的迪牙别克儿和迪牙儿剌必阿去。他将谷儿只委托给绰儿马浑的儿子失烈门。他将自己的封地委托给阿勒塔出-阿合。他将报达和法儿思地区交给孙札黑-阿合。他让主管各地包税制的阿儿浑-阿合，仍任原职。宰相的官职，他照旧委任了幸福的撒希卜（大臣）苫思丁·马合谋·志费尼。他确定京城帖必力思为君王驻地。他选择阿剌答黑和昔牙黑苦黑为驻夏营地，阿儿兰、报达和察合秃为驻冬营地。他指派撒希卜阿剌丁·阿塔-灭里为异密孙札黑-阿合的报达副长官，他委任火者亦咱丁·塔希儿为呼罗珊宰相，在他之后又委任他的儿子火者瓦只哈丁担任此职。阿不-别克儿作为阿答毕后裔统治法儿思，苫思丁则主管对［法儿

① C、L、I、P、B 本增："到那里"。

思地区]大食人的包税制。他将起儿漫交给了秃儿坚哈敦,帖必力思交给了篾力撒都剌丁,迪牙别克儿交给札兰丁·塔里儿和篾力剌即丁·巴巴,亦思法杭和伊拉克·额者木大部分地区交给撒希卜-底万苫思丁之子火者别合丁·马合谋,可疾云和伊拉克的若干部分交给了篾力亦弗提哈剌丁·可疾维尼,迪牙儿剌必阿交给篾力木咱法儿-法黑剌丁·合剌-阿儿思兰,尼木鲁思地区交给篾力苫思丁·苫儿忒,谷儿只交给大卫和他的儿子撒敦①。他让人类导师火者纳昔剌丁·徒昔(愿真主对他开恩!)的学生、将近一百名可尊敬的学者随侍宫内,并赐给俸禄。他当年在祃椤答而边区过冬,663年(1265年)春天,回到了京城帖必力思。就是这些。

叙阿八哈汗的军队与那海和别儿哥作战,将他们打败,迫使他们逃跑 68

在阿八哈汗在位之初,一群敌人和嫉妒者侵犯边境,那海又一次从打耳班方面带着大军进犯,为秃塔儿报血仇。哨兵报告了他的来到,宗王玉疏木忒在相当于[6]63年10月3日[1265年7月19日]的牛年阿勒廷赤月4日奉旨上马反击那海。他渡过苦剌[KR]河,在又名阿黑速的察罕沐涟河附近,两军相遇。双方摆开阵势,厮杀起来。双方都死了许多人,秃合察儿-阿合的父亲忽秃-不花在这次战役中阵亡之前,建立了英勇的功勋。那海的眼睛中箭,他的军队逃跑,逃到了设里汪。阿八哈汗渡过苦剌河,别儿哥从彼方带着三十万骑兵赶来。阿八哈汗带着军队重新渡到河的

① A、S本作ṢAD(i)QW;C、L本作ṢADWN的[儿子]大卫;I本作ṢADWN的儿子大卫;B本作H(a)RWN的儿子大卫。

这一岸，下令将渡口阻断。双方在苦剌河两岸建立环[1]营，并互相射起箭来。别儿哥在河岸上停留了十四天，因为无法渡过河，便进向梯弗里斯，以便在那里渡河。他在途中得病死去。灵柩被送到拔都·撒莱埋葬。

664 年[1265/66 年]，阿八哈汗下令，在苦剌河彼方，从达赖-纳兀儿起直到怯儿忒满（KRDMAN），在苦剌河相邻处建筑土墙[2]、挖掘深壕，并指派了蒙古和木速蛮部队来防守，商队开始从两方面往返走动。

在阿八哈汗结束打耳班战事后，将忙哥-帖木儿和撒马合儿那颜、完者哈敦留在那里，[66]5 年[1266/67 年]冬他开始向呼罗珊行进，并在祃椤答而和古儿干(KRKAN)过了冬。就是这些。

叙马思兀惕伯前来觐见阿八哈汗，并叙忽推哈敦和被留下的旭烈兀汗辎重队[3]的来到

当年冬天，马合木·牙剌瓦赤的儿子宰相马思兀惕伯从海都和八剌处担任急使前来，请求登记属于他们的封地[的户籍]*。在他前来觐见阿八哈汗时，身穿成吉思汗的……[4]长衣，坐得高于除额里该那颜以外的全体异密。有旨：让幸福的火者苫思丁·阿里牙合尼在一星期内结束统计并转交[给马思兀惕]。因为[马思兀惕伯]没有带着真诚的心灵前来，急于回去。一星期后，他受到尊敬、

① Č(a)RGH。

② SYPH；I 本作 SYBH。

③ AΓRWQ。

④ 辨认不清的词：A、S 本作 YRQAQ БBAWLY；C、I 本作 YRQAN ББWLY；L 本作 БRQAN БALWY；B 本作 БRQAN BAWLY。

垂青，并在准许启程后走了。过了一天，获得了敌军来到质浑河畔的消息。阿八哈汗明白：马思兀惕伯使了狡计，他是充当八剌的间谍前来的。阿八哈便立即派出急使去追他，想把他追回来。[马思兀惕伯]预见到这种情况，在每个停留处都准备好换乘的马①。急 69
使们追到质浑河岸，到达时，马思兀惕伯正好渡河[到对岸]。[急使们]便回去了。阿八哈汗向呼罗珊进发，到达撒剌哈夕，在祃椤答而等边区过冬。传来消息说：旭烈兀汗的奥鲁（辎重、家属）来了。他出去迎接，在乞牙不忒札马附近，忽推哈敦和两个儿子帖克申、帖古迭儿，术木忽儿的儿子术失怯卜和勤疏，塔剌海的儿子拜都和阿八哈汗的母亲亦孙真哈敦，都来了。事情是这样的：当旭烈兀汗向伊朗疾驰进军时，他将自己的辎重、家属队（奥鲁）留在蒙哥合罕处。当阿里不哥内讧时，护送辎重、家属队的是术木忽儿。当他在对阿鲁忽作战中被打败时，前去为合罕效劳，术木忽儿以患病和治疗为请求原谅的理由，落了后，并停留在那些边区。在消息传到了旭烈兀汗处后，[6]62年[1264年]他派遣阿八台那颜去要回术木忽儿和辎重、家属队。由于术木忽儿有病，在途中死去了。阿八台那颜将他们留在撒麻耳干附近，[自己]回到旭烈兀汗处报告情况。[旭烈兀汗]责怪他，让人打了他八十棍，说道："你的护送工作做得很坏，你在吃、喝以及与哈敦们交往方面很没节制。"当时有个印度人护送辎重、家属队到正确的路上，渡过阿母河，于666年5月19日[1268年2月7日]将辎重、家属队送到乞牙不忒札马近郊觐见了[阿八哈汗]。阿八哈汗亲切地对待他，封他为答剌罕，而忽推哈敦在巴答哈伤听说旭烈兀汗死去的消息后，把眼睛哭瞎了。阿八

① AWLAГ.

哈汗由于他们来到，心中很高兴，便为他们的来到祝福，赐给他们许多财物。在此之前，忽推哈敦帐殿中有个名叫阿里罕的妃子早就来到，为旭烈兀汗效劳。从获得的战利品中，分出一份给了忽推哈敦。她聚集了许多珍贵财物。忽推哈敦进入大帐，要求阿八哈汗照章办事。阿八哈汗将迪牙别克儿、篾牙法里勤地区[的几处地方]和另外几个地方赐给她以供生活花费[①]之需，每年从那些地方可取得十万左右金底纳儿。有时[阿八哈汗]表示关心，竭力照顾她们。阿八哈汗春天从呼罗珊返回，次年冬天他在察合秃[河]上过冬，夏天他向阿剌答黑和昔牙黑苦黑进发。再下一个冬天他在阿儿兰，夏天，668 年[1270 年]，他骑[上马]去同八剌作战。

叙八剌从河中来到呼罗珊，与阿八哈汗军队交战，他战败后逃跑

在八剌推翻木八剌沙、征服了察合台兀鲁思后，走上了压迫和暴虐的道路。海都劝他不要这样做，因而他们之间失和。当时突厥斯坦的长官为木忽勒台。八剌以合罕的名义派异密必克迷失去占据他的位置。木忽勒台前往合罕陛下处禀告了情况。合罕派遣名叫火你赤的大异密带着六千骑兵去杀死必克迷失，并担任长官。八剌派遣一个异密带着三万人[②]去反击他。当火你赤明白，不可
70 能抵挡对方时，便返回汉地去了。八剌的军队洗劫了忽炭。当八剌的实力足够强大时，便想出征[窝阔台的孙子]* 海都和[金帐汗]*忙哥帖木儿。马思兀惕向他们指出了他[八剌]的暴虐情况，唆

① BH A(i)SM(i) TWNLWQ。

② C、L、B 本增："骑兵"。

使他们去[同他]作战。最后，双方的军队相遇于昔浑河畔，八剌布置了埋伏，用计击溃了海都和钦察的军队，杀掉和俘虏了他们许多人，夺得了许多战利品。他变得傲慢而大胆，骄傲自大情绪滋长起来。

当海都和钦察战败的消息传到[金帐汗]* 忙哥-帖木儿处时，他勃然大怒，派遣自己的叔父别儿哥彻儿率领五万骑兵去援助海都。海都重新召集起四散的部队，他们与八剌作战，击溃了他，使他带着军队逃走。他[八剌]的军队死伤了许多人。倒霉的八剌艰辛地退到了河中地区，重新聚集起溃散的军队，与统将们商议说，由于有这些向我们进攻的人，我们保不住王国了。如今我们不如掠夺这些繁华地区使之毁灭，先从撒麻耳干掠夺起。这番话很合统将们的心意。

当海都、钦察和别儿哥彻儿获悉这个情况时，他们相互商议，以便去追击他，把他驱逐出那些地区。海都说:“如果他获悉了要去追他、把他驱逐走的消息，他会及早动手，造成更大的破坏。我们不如派遣急使去劝告他，同他讲和。”钦察说:“我们之间有牢靠的友谊。若蒙允准，我去用甜言蜜语诱劝他。”他们知道钦察能言善辩，便派他带着两百精骑到撒麻耳干去。他在粟特(SГD)地方停下，派遣一个骑士到八剌处告知自己的来到，以求得和好。

八剌获悉后，沉思了良久，对异密们说道:“真不知道在这种和平之后隐藏着什么战争”，——他对急使说:“替我问候钦察的健康，并让他尽快前来。他一来我们就清楚了。”他下令，把接见场所布置得富丽堂皇，并让战士们武装起来，排列在宫殿前。八剌按照帝王习惯威严地端坐在宝座上。钦察到来时，八剌离开宝座尊敬

地迎接他。他们互相拥抱，八剌拉住钦察的手，请他坐到宝座上，并同他交换了酒杯。八剌和蔼地问候他的健康，并说："同朋友、亲人、志同道合者、敬爱的人相会该有多么高兴啊！"钦察把话题转到和解、团结和亲属关系上。八剌低声说道："你说得非常好。我有时也想到必需尊重这些观念。我为自己的情况感到羞耻，因为我们彼此都是堂兄弟。我们的荣耀的父辈用剑征服了世界，并遗交给了我们。为什么我们如今不享受世间的幸福，为什么我们之间要互相争吵、发生内讧。我们族人中的其他宗王们都占有大城和繁荣的牧场，可是我只有这一小块兀鲁思(分地)。海都和忙哥-帖木儿由于这块分地反对我，要把我这个悲惨、窘迫的人赶走。"钦察
71 夸奖他说："你说得好，如果我们忘掉过去的事，共同召开忽里勒台(大会)，消除过去的仇根，抛掉执拗脾气，相互订立和约，在任何情况下同心协力、互相帮助，那就更好。"八剌厌烦长期纷乱，遂同意讲和。过了一星期，钦察得到许可后回去了。海都和别儿哥彻儿也愿和八剌和解，他们嘉许了钦察。667年[1269年]春天，这些宗王们都会聚在塔剌思草原和坚者克草原上，经过一星期宴饮之后，第八天，他们举行了会议。海都先说道："我们的荣耀的祖先成吉思汗以其明智审慎，用剑和箭征服了世界，筹划好后交给了自己的家族。按照我们的父辈，我们相互都是亲属。其他宗王们都是我们的兄弟，我们之间根本不该不和、纷争。我们之间为什么要有不和、纷争呢？"八剌说："是啊，事情就是如此，但是须知我也是那棵树上结出的果实。也该为我指定营地和生活资料。察合台和窝阔台是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合罕的后人是海都，察合台的后人是我，他们的兄长术赤的后人是别儿哥彻儿和忙哥-帖木儿，而

幼弟拖雷的后人为忽必烈合罕。如今他夺得了东方汉地和摩至那国[指南宋]*,其境土之广大只有伟大的上帝知道。阿八哈汗及其兄弟们占有了西方从阿姆河直到叙利亚和密昔儿的他的父亲的分地①, 在这两个兀鲁思之间则是你的辖境突厥斯坦和钦察巴失地区。终究是你们一起反对我。我想了又想,不管想了多少次,我也不认为我犯了什么罪。”他们说:“是你有理。就这样决定吧:我们不再想过去的事,将夏营地和冬营地加以公平的划分,迁居到山地和草原上去。这个地区是极其荒凉的不毛之地。”他们议决:河中地区三分之二归八剌所有,三分之一则归海都和忙哥-帖木儿管辖。他们将这件事告诉了忙哥-帖木儿,同他商议后结束了这件事。他们的会议最后议定:由八剌明春渡过阿姆河带领军队进攻伊朗,夺取阿八哈汗的某些领土,以扩大八剌军队的牧场、土地和畜群。八剌说:“如果你们真心赞同所议的话,咱们立下誓约吧!”他们按照自己的习惯和仪式嚼金起誓②,并约定:以后将迁到山地和草原上,不再在城市周围游荡,不再将牲畜赶到庄稼地里,也不再对剌亦牙惕(农民)提出不合理的征索。作出这样的议决后,他们就离散了,各自返回自己的营地。

在若干时期内,八剌遵守誓约,按照宗王们的指示派遣马思兀惕伯到各地去取得剌亦牙惕的好感,重新农耕。马思兀惕伯招集逃亡的剌亦牙惕,以其卓越的才能使河中地区繁荣起来,恢复了原先的情况。但八剌又伸出了横暴的手,向人民征索各种赋税和苛捐杂税。他为出征伊朗,赶走河中地区的全部牲畜,并抢夺人民的

① AYNǏW。

② Z(a)R XWRD(a)ND,吃金子,意即嚼金起誓。

72 财物。马思兀惕伯说："我不赞成你这么干，因为如果你没能征服那边[指伊朗]*，你就再也不能回到这边来了。"八剌便放弃了这一企图。

666年[1267/68年]，阿八哈汗传布正义和公正裁判于伊朗地区，察合台的儿子木只耶耶①的儿子宗王捏古迭儿-斡忽勒带着一万名骑士跟随在他身边，阿八哈汗喜爱和尊敬他。八剌派遣几名急使去觐见阿八哈汗，通过他们也送给捏古迭儿-斡忽勒一些礼物，顺便给他送去了蒙古人称做秃合纳的一支箭。当他们把箭交给他时，很巧妙地递了一个暗号，暗示其中有名堂。他独自把箭劈开，在箭中找到一封信，上面写着如下内容："敬告捏古迭儿阿合：我将统率浩荡大军进攻阿八哈汗领地。当他出兵反击我时，希望你别同他一起出征，这样就使他无力和我们交战，好让我们通过不管什么样的途径夺取他的领地。"捏古迭儿获悉信中内容后，便请[阿八哈汗]*准他返回谷儿只他的家里去。他获得允准后，回到那里，将这个秘密告诉了自己的异密们。急使们每天从呼罗珊到来，报告有关八剌的事。

有关战争和兀鲁思的大事，阿八哈汗常召请捏古迭儿-斡忽勒参加会议。这一次他又几次派出急使去召请他。每一次[捏古迭儿-斡忽勒]都以某种借口[表示歉意]，但他却对自己的异密们说："我想穿过打耳班同八剌会合。"——他立即向那方面急速行进。驻在那边[指谷儿只]*的失列门那颜出动队伍追他，由阿里纳黑担任前锋，随后是阿八台那颜带领的其他军队。双方的军队在一座山岗上相遇。捏古迭儿不战而逃，奔向通往打耳班的道路。他不知

① A本作YYH；C、L、I本作ББН；B本作БН。

所措地骑着马奔进谷儿只的山里，在森林里迷了路。谷儿只异密们把森林包围起来，[谷儿只]国王派人通知他说，这座森林没有出路，让他返回，不必懊丧。他照着国王的指点走出了森林，失列门那颜追上了他和他的部队，杀了他军队的许多人，并俘掳了一部分人。最后，668 年 9 月[1270 年 4—5 月]，捏古迭儿精疲力尽，便于同年 3 月带着妻子和子女前来觐见阿八哈汗。君王十分宽大地饶了他的命，而将与闻他的秘密的六名心腹异密处以死刑。君王将他的军队按百人队、十人队分配[给各部队]*，并派五十个蒙古人去看守他。据说，他被监禁在答里牙-亦·合不丹。一年后，当[阿八哈汗]把八剌击溃后，他被释放，留在[阿八哈汗]大帐中，直到逝世为止。

而八剌出于他的高傲、勇敢，派人告知秃卜申-斡忽勒说："咱们双方是亲属。巴忒吉思草原直到哥疾宁和辛河之滨乃是我们的祖上的牧场。你应当把巴忒吉思腾出来，让我的同部族人①驻扎在那里。"秃卜申回答说："这些境地属于我的兄长伊朗地区之汗阿八哈汗，他把它们赐给了我。八剌-阿合不应当说未经深思熟虑的前言不对后语的话，要安分守己。"他派遣急使到阿八哈汗处奏告 73
了这件事。阿八哈汗回答道："这个地区按照我的荣耀的父亲的遗言转归于我，乃是我们的领地(滕哲)。如今我们以剑保有它。如果八剌进攻我们，我们也有力量反击他，而如果他愿和好，我们也恪守亲属团结之道。"当八剌得知这一情况后，勃然大怒，下令召集军队，作好充分准备后，急速地进向呼罗珊。

他在渡过阿母河时，派遣急使去到海都处，根据过去的约定请

① Ḥ(a)Š(a)M。

求援助。海都同他的异密窝阔台之子合丹的儿子钦察-斡忽勒和窝阔台之子贵由汗之子禾忽的儿子察八忒-斡忽勒商议后，派遣他俩率领他们各自的部队[到八剌处]去，并[对他们]*说："当八剌渡过河后，秃卜申-斡忽勒无论如何也会急忙同他作战。在此情况下，你们可找借口返回，因为阿八哈汗为了反击八剌，很快就会率领高山也抵挡不住的大军前来。"

他们来到八剌处，两人单独地商议了。篾力苦思丁·苦儿忒加入到他们之中，致使他们的顾虑增加十倍。八剌下令，将属于忽必烈合罕和阿八哈汗的另一些领地上的全部牲畜赶走，甚至连役用的犍牛也不放过。[八剌]在阿母河上建立了渡河点后，让自己的儿子伯帖木儿率领万骑留在自己的后方碣石和那黑沙不，然后渡过了河。当他好不容易于668年[1269/70年]到达马鲁察叶可时，宗王秃卜申率领其异密们等候着他的到来。秃卜申同阿儿浑-阿合一起出兵与八剌作战。[他们处]有个千夫长名叫薛彻克秃，从来就隶属于钦察。当他听到钦察到来时，就倒戈投奔到八剌处，说道："我的根源[1][属于]钦察。"[2]薛彻克秃被带到了他[钦察]那里，按照[蒙古]*习俗向他进献了一些阿拉伯好马表示尊敬。当时，秃卜申-斡忽勒退回到禡椤答而，派遣急使向阿八哈汗陛下奏告了有关八剌来到的消息，阿儿浑阿合则布署军队，等待阿八哈汗王旗的到来。

而在那一方面，钦察吩咐薛彻克秃向八剌进献几匹马。第二天在八剌的驻地上，异密札剌亦儿台对钦察说："八剌带着几千军队

① WǏAWR。

② 意即：我是钦察的部属。——汉译者

来到，想为你而挥剑。"钦察说："说话要有礼貌，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人回答道："尽管薛彻克秃是你的部属，但他为什么那么多时间不在？如今他求庇于八剌的强大，你却夺取了应当归于八剌的好马，并吩咐把应当归于你的马进献给八剌。"钦察说："你是什么人？竟敢毫不客气地同我讲话。"

他回答道："你问我是什么人吗？我不是你的仆人，而是八剌大王的仆人。"钦察说："什么时候这个哈剌出竟敢同成吉思汗家[1]里的人回答和问话。那好吧，你是条狗，对我无礼貌地作了回答。"那人说："如果我是一条狗，那也是八剌家的狗，而不是你家的狗。你要懂得荣誉和自己的地位。"钦察激动地大声喊叫起来："你竟敢对我顶嘴；我把你斫成两半，八剌-阿合也不会为你对我说什么话。"札剌亦儿台用手抓起匕首说："如果你用马刀斫我，我就用匕首扎破你的肚子。"

钦察感到深受侮辱，但八剌却什么话也不说。[钦察]明白了， 74
八剌是支持札剌亦儿台的。他深受侮辱，怒气冲冲地出去了。从马鲁察叶可桥下方八剌驻地到钦察的驻地约有三程距离。钦察回家后对自己的异密们说了发生的事，他们全都动了怒火。晚上，他带着一队亲信人员仿佛前去打猎。他认为他出走后八剌不会侵犯他的家属辎重，便抛下自己的家，带着二千骑离去了。他的妻子名叫……，[2]夜里派人告诉八剌说，钦察由于怨恨札剌亦儿台已带着自己的军队走了，不知道他到哪方面去了。八剌对发生这一情况感到郁闷，他的部属非常害怕，似乎感到他们会遭到[钦察的]屠

① WRWΓ。

② A 本作 BБAY；S、I 本作 ББAY。

杀，这可真不得了。八剌下令召集军队，清晨命令自己的兄弟木明、牙撒儿和阿八赤必阇赤从速去追赶他[钦察]，当追上他时，若通过规劝，他好好回来，那就好，否则就设法阻留他，直到札剌亦儿台随后率领三千骑赶到，对他动武。他们三人全都出发了，随后札剌亦儿台带着三千骑也出发了，同他们保持不超过一程 [的距离]。钦察在当夜急速地行进了十程。清晨他下了马，让马匹吃草。马匹吃了些草后，他[重新]骑上马，耽心地等待八剌的军队，说道："如果我们走得太快，马要倒毙。只好慢慢地走。"第二天在马鲁附近，他们被追上了，对方派人来见他们说，我们是从八剌处来的，请停留一会儿，我们要把他的话转达给你们，至于停在哪里，他[钦察]自己知道。[钦察]派人带去回话说："我一点儿也不怨恨八剌和你们，但我受不了哈剌出说的话。我曾带着自己的部队前来，[如今]* 我仍带着自己的部队返回到海都阿合处去。你们别费心了，请回去吧，因为我是照着原样回去的。"这时木明、牙撒儿和阿八赤赶到了。他们互相拥抱、哭泣，并说道："八剌阿合派我们[来说]，海都派你和察八忒来帮助我，而你并未听到我说过任何一句使你伤心的话，却由于同札剌亦儿台谈话动了怒，不听我的回答就走了，我明天打算惩罚他。我听说，你是抱怨着离去的。为了让我如你所愿地惩罚札剌亦儿台，你应当回来。"钦察回答道："我不是小孩子，不要花言巧语地骗我。我是遵奉海都的令旨来的，既然你们不要我，那我就回家去。我把帐营和奴仆们留下在[你们]* 那边，请你们和好地在我之后把他们遣返，否则我也将夺取你们的帐营和奴仆。"当他们明白了他不回去，便说道："好吧，既然你要走，我们这里有酒，给你酒杯，你喝了就回去吧"。钦察说："无忧无虑的

时候才喝酒,而[此刻]*在你们之后无疑正有军队开来。你们想用酒缠住我,好让军队追赶上来。”因为他说话的口气很严厉,他们想道:“不应当让军队出现,免得他把我们当俘虏抓去。”考虑到这一点他们结束了谈话回去了。钦察尽快地疾驰,进入了阿母河畔岗峦起伏的草原①上。在晚祷时札剌亦儿台到达了木明和牙撒儿处, 75
他们[向他]*讲述了情况。他想追上去,但他们说:“钦察已进了草原,纵然你追赶上他,那也没什么用了。”[但是]他为了荣誉要去追赶[钦察],他们也就同意了。当他们好不容易到达岗峦起伏的草原边境,他[钦察]*已经[远]*去了,他们的军队便无能为力了。他们一起返回到八剌处,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八剌和好地将他[钦察]*的奴仆释放了[回去]*。钦察听到[这个情况]后,[也]没有侵犯他们的人,却将马思兀惕伯的儿子们抓起来,让他们受欺凌、受惊,并派人将自己返回的消息告知阿八哈汗。在此之后,阿八哈汗和海都之间建立了友好的经常关系,他们互相称为“斡脱”[伙伴]*。

当钦察到达不花剌境内,八剌的儿子伯帖木儿-斡忽勒从碣石和那沙黑不派人对他说:“我想会见你,以欢悦我的眼睛。”但钦察不加理睬地[远]去了。当他到达海都处时,海都高兴地抚慰了他。

钦察离去后,八剌将察八忒监看起来。他[察八忒]*等待着[逃走的]*时机,直到八剌前往也里之时。[当时]他也带着自己的部队逃走了。过了两天,八剌才获悉[这个]情况,他同自己的异密们举行了会议。他们说:“我们来呼罗珊作战,迄今尚未遇到敌人。如果我们前去追他[察八忒],如果派出军队,他也[照样]不会回

① ČWL。

来。他一定会停下来作战。双方的军队都要受到很大损失，我们将和海都失和。钦察和察八忒都是擅自离去的。我们可派遣急使去见海都说，你派他们到我们处来援助我们对敌人作战。我们还没有到达敌人处，他们却背叛你的旨意擅自逃走了。海都将会下令惩罚他们。"他们出于这样的目的派出了急使。

当察八忒好不容易到达不花剌[1]境内，他在赫剌木坎河[2]岸上停驻了几天。不花剌的异密们同塔即克阿合前往伯帖木儿斡忽勒处向他报告察八忒的到来。伯帖木儿斡忽勒对塔即克阿合说："你带着五百名光荣的骑兵就不敢反击他？"塔即克阿合回答道："察八忒出身于[成吉思汗]家族，我是个哈剌出，怎么能同他厮杀。"伯帖木儿骑上[马]，转瞬间向察八忒疾驰而去。察八忒带着十个人逃走，并毁坏了赫剌木坎[河]上的桥。他的其余的军队被击溃了。伯帖木儿的军队追了他三十程，但没能追上。

八剌不认为钦察和察八忒的逃走是个[恶]兆。他将草地分配给军队，下令不要骑马，让马休息，逐渐长膘，并让战士们宴饮娱乐，养足精力，只骑用公牛和驴子。他将也里的巴忒吉思给也速儿做牧场，让军队的支柱和靠山马儿合兀勒率领士兵进向你沙不儿和徒思，让他担任出征伊拉克的前锋，因为他是一员猛将，并熟悉道路。他自己则驻扎在塔里寒。[6]68 年 9 月 26 日[1270 年 5 月 19 日]星期一，八剌的军队攻击你沙不儿，进行了屠杀和掠夺，第二天退走了。八剌指派一个异密对也里[居民]进行屠杀和抢
76 劫。忽都鲁帖木儿说："这样做很不正当，因为统治那里的篾力苫

① B 本增"和撒麻耳干"。

② 原文如此，即有名的赫剌木坎运河。

思丁·苦儿忒曾为此而反抗，根据他的控诉，伊朗地区的达官贵人们开始厌恶我们了。我先去把他带到［这里］来吧。”

八剌赞同了，便派他带着五百个骑兵去召请他［苫思丁］来。当他临近也里时，苫思丁·巴巴里[1]带着酒食和礼物[2]出来迎接他。忽都鲁-帖木儿进入篯力苫思丁·苦儿忒的海撒儿堡，陈述了八剌委托他说的话：“我们来夺取呼罗珊，打算进向伊拉克、阿塞拜疆和报达。如果你前来归顺我们，那就无疑会受到厚待，我们将把全部呼罗珊领地都赐给你。”篯力说：“我遵命服从。”两天后，他在忽都鲁-帖木儿陪同下动身，来到八剌处。他看到了穷凶极恶的军队。他们［战士们］的一切言词都是粗卤、放肆的，受到杀掠和即将进攻帖必力思、报达的激励。他非常害怕他们的可怖神态。八剌赐给他各种特殊的恩典，并说道：“我确认呼罗珊地区属于你，以后我所征服的地区也将托付给你。”当时［八剌］问他：“哪些人是呼罗珊的富人？”篯力苫思丁·苦儿忒是个工于心计的机灵人，他明白：这个意图将导致八剌由盛转衰。总之，八剌给他一群蒙古人充当那可儿（伴当），命令他夺取也里富人们的财产、武器和牲畜。篯力得到允准后离去了。城民出来迎接。他陈述了八剌的命令，所有的人都为生命财产感到绝望。这时从伊拉克传来消息说，阿八哈汗带着无数大军来了。篯力退入堡内，心情平静地等待阿八哈汗军队的到来。

阿八哈汗带着除秃卜申之外的所有兄弟们以及异密们、国内的英杰们，统率着浩荡大军急速地冲向伊拉克和呼罗珊。668 年9

① A、I 本作 BBARY；S 本作 ББARY；B 本作 TBADY。

② BA T(a)RГW PYŠK(a)Š。

月4日[1270年4月27日]星期天，他从阿塞拜疆境内的……①米牙纳出发。这时禾苗已经萌芽。他十分公正地决定不损伤一草一木。当他到达又称弘忽鲁兰的舍儿维牙思时，从忽必烈合罕陛下处来到阿八哈汗处的一个名叫迭怯彻克的急使前来觐见，这个急使[在途中]被八剌截获拘留，他伺机逃了出来，在逃出来的一路上换乘了十匹马。他报告了他所知道的有关八剌的全部情况，他说：他们全部时间饮酒、娱乐，他们的马不中用，关于捏古迭儿-斡忽勒事件他不知道。阿八哈汗加速出征。当他经过列夷时，宗王秃卜申和阿儿浑-阿合出来迎接，在忽米思觐见了[君王]。起儿漫算端哈只札只陪伴着他们。阿八哈汗厚待和赏赐了所有的人。宗王阿鲁浑汗也蒙恩吻手，受到亲切接待。他们从那里进向剌忒罕草地，在那个驻地上他将许多金钱分给军队，对异密们则表示尊敬，并确实地给予良好的许诺。他从那里进向巴哈儿思，并派遣合巴儿秃-把阿秃儿担任斥候。合巴儿秃不敢接近[敌人]，返回来了。第
77 二次他又从法里牙卜的停驻地派出秃卜察黑②-把阿秃儿和尼克拜-把阿秃儿率领一百个骑兵前去。他们来到敌人们面前，敌人截断了路，不让他们回来。他们便冲向敌人，歼灭了许多敌人，毫无损伤地返回来，报告了他们打听到的情况。阿八哈汗着手军事布署，关于他的军队的庞大，可以用《古兰经》中的诗句来形容。他派遣玉疏木忒-斡忽勒到左翼，让阿八台那颜在中军，并派宗王秃卜申进向马儿合兀勒的营地普里·察黑赤兰。秃卜申到达那里

① A、S 本作 QWББDБYL；L 本作 BWБNDБL；I 本作 NWSD'(i)L；B 本脱漏。

② A、I 本作 TWБḤAQ；S、L 本作 БWБḤAQ；B 本作 TWBǏAQ。

后，向马儿合兀勒的巡逻队进攻，歼灭了一部分人，并掠夺了他的辎重队。马儿合兀勒去到了八剌处，陈述了[敌]*军来[袭]*的情况。八剌说："如果秃卜申和阿儿浑-阿合再次来战，那我们已经领教过一次了；但如果阿八哈汗来战，那就必须换一种方式对付他。你去吧，堵住他们的路，让我先布署军队。"

阿八哈汗进向圣墓和朝圣地，谦逊恭顺地祈求神的帮助。当他到达巴忒吉思时，派出一名机灵和能言善辩的急使到八剌处去说："我们从伊拉克来到呼罗珊，[这样一来]就使[你们]得以减轻行军的负担和艰苦。你得确实知道，要取得世上的王国，不可通过压迫和横暴，而只有博得剌亦牙惕[农民]*的爱戴、尊敬，恪守神的旨意和禁令才行。明智的人认为必须谨防和放弃有危险后果的事，而你如今却

诗

纵火烧掉城市，

你从谁那里学会[这样]统治世界。

如果你终究还愿我们之间消除敌对关系和斗争，那你就从下面三条道路中选择一条吧：第一，和好，以便我把哥疾宁和起儿漫①……以迄辛河之滨地区给你；第二，和平地回到你自己的地区和城市里去，别作不切实际的梦想；第三，[你就]*准备作战吧！

诗

或者是流血的剑，

或者是高高辉煌照耀的幸运火焰。"

八剌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对自己的异密们说：

① 在"起儿漫"一词之后，有一个不清楚的词 БNYAN。

诗

“他以威胁口吻向我提出三条道路，

你们瞧，他发出了渴望复仇的指令。

这三条道路你们选择哪一条？”在众异密中间最先提出建议的也速儿说：“还是讲和为好，因为钦察和察八忒已回去了。[我们的]马没有中用的，都很差，而他们的马却很中用。我们到哥疾宁去，在
78 那里住一、二年，因为我们放弃战争并不蒙受任何耻辱。阿八哈汗是个伟大的君王，同他讲和是我们的荣幸。我们可以向他请求到手许多别的东西，因为他一切都会分给。”马儿合兀勒听了这些话非常生气，他说：“不应当在君王面前预言灾祸，不要故意作出害怕的样子。阿八哈汗在什么地方？他带着军队到密昔儿和叙利亚去了。秃卜申和阿儿浑阿合耍了花招，造谣说他来了。”札剌亦儿台说：“我们是来作战的，如果想讲和，在河中地区讲和更好。”马儿合兀勒和札剌亦儿台所说的话接近于八剌的想法，他们遂商议好了作战。有个名叫札剌里的星占家伴随着他[八剌]。八剌请问他[作战时间]*应选择在什么时候。他说：“如果暂缓一个月，那就对你吉利。”八剌不喜欢[他说的]*延缓时间的话，札剌亦儿台激怒地喊叫道：“星占对作战管什么事，尤其是当强敌压境的时刻。”马儿合兀勒也说了同样意思的话，最后他说，为了作战要提前派出侦察队，让他们探听出阿八哈汗当真来了没有。

[这时]*我方也里地区巴忒吉思的牧场上，牲畜密集。阿八哈汗对异密们说：“八剌急躁地出征伊拉克，很快就厌倦作战了，他既不想讲和，也不想作战。”——阿八哈汗下令洗劫也里，但又怜惜起他们[也里居民]*来，饶恕了他们的罪过，也里居民举起双手祈祷，

向至高无上的真主为他祈求胜利和荣耀。

他派异密秃忽思(TWΓWZ)去选择作战的好地方。秃忽思选择了山坡下的一处广阔的原野，有一条蒙古人称做合剌速的河从原野前方流过。他在那里捕获了三个侦察员。他把他们抓起来后，送到了阿八哈汗陛下处。有旨将他们缚到帐幕的杆子上，严刑拷问他们。[其中]*有一个说:“不管怎样，我说实话。八剌丝毫不知道阿八哈汗来了。他的异密们则疑惑不解。有几个[异密]*说:‘秃卜申和阿儿浑阿合召集军队并放出谣言说，阿八哈汗来了。’他们派我们来打听清楚当前的情况，告诉他们。”当阿八哈汗询问了他们[敌人]的情况后，想了一下，很仔细、合理地作了布署。他走出王帐，叫来一个机灵、能说会道的蒙古人，同他商量好，让他[待会儿]*装作急使的样子前往汗帐，在那里禀告一些话。过了一小时，他回来了，照例坐上宝座同异密们纵情娱乐。

过了两小时，夜幕降临，君王和异密们谈起了八剌，汗帐里突然进来了一个带着武器的蒙古人，他就是[阿八哈汗]与之商量好的那个人。他叩头奏告:“君王离开大帐已经三个月了，国内从四面八方来了叛乱者和敌人。从钦察打耳班开来了多得象蚂蚁和蝗虫般的军队，洗劫了大帐和异密们的住所。他们在那里毫不容情地屠杀、掠夺。外来的军队占据了从打耳班到亚美尼亚和迪牙别克儿[的全部领土]。如果你不赶紧回去，那你就见不到[你的]*大帐、兀鲁思、剌亦牙惕(农民)了。”异密们听了这些话，都低下头哭泣起来，为自己的子女、家庭担心起来。阿八哈汗说:“我们干得好啊:[我们]*保卫也里，对付敌人，而[我们的]*领土、剌亦牙惕(农民)、大帐、奴仆却落到了敌人手中。这么办吧:今夜我们就回

去拯救妻子、儿女。我们消灭敌人后，再飞奔到这里来反击八剌。”

79 于是，立即击鼓启程，进向祃椤答而，企图在十天内抵达帖必力思地区。整个原野上布满了大小帐幕，他们就这样将帐幕抛下〔在那里〕。〔阿八哈汗〕当众命令一个异密将那三个侦察员处死，但他悄悄地对这个异密说，让他杀死两个，放掉一个。〔那个异密〕遵命执行了。他们从那里出发后，第二天停驻在迭失惕·赤那〔?〕①，那是以前选作战场的地方。他〔阿八哈汗〕派遣急使到也里去见伊斯兰教法官苫思丁·巴巴里传达诏旨如下：“明天你们不要出来迎接八剌，也不要打开城门，好让我们确实知道你们的俯首听命以及〔同我们〕一条心。”

这时被放走的那个侦察员抓住一匹马骑上去就跑，由于高兴，他不顾〔自己的〕一切〔拼命奔驰〕*。他举止高傲地进入八剌的会客帐幕，向他报告了阿八哈汗的情况，并为报告了这个好消息而兴高采烈，他装腔作势地、可笑地叙述了自己的逃出、抓住马和跑到这里，并说：“现在在那片原野上除了大小帐幕、衣帽和腰带，什么也没有了。”八剌高兴地笑起来，他自言自语地说：

半行诗

我所见到的不是在梦中么，神啊，或许是在梦中？

他向侦察员仔细地打听了〔阿八哈汗的〕*异密们和军队的布署、阵容、勇敢和实力情况。那人回答说：“他们的武器②和马很多，但异密们不很勇敢。”八剌由于这个好消息很高兴，充满了信心。马儿合兀勒和札剌亦儿台向他道起喜来，君王和军队互相传递关于胜

① A 本作 ǏYNH；L 本作 ḤБH；I 本作 ḤNYH；B 本作 ḤБNH。

② L、I、B 本增“和装备”。

利和光荣的吉祥消息。大清早，他们一下子跳上马，十分勇敢，连高山和草原都震颤不已。当他们走近也里城时，马思兀惕伯带着少数人疾驰在前，见城门紧闭。他叫唤该城长官伊斯兰教法官苫思丁·巴巴里。那人来了，从城墙上向异密[马思兀惕伯]*致敬。异密问他为什么关闭城门。法官回答道："阿八哈汗路过时把城托付[给我]，他命令道：不要把城门向敌人打开，并让我们起了誓，大人知道，违反誓言是不行的，违反誓言的人在人世间和阴间都要受到惩罚。"马思兀惕伯说道："你们这么办为宜：打开城门，有什么酒食就拿出什么来供应这支军队，并立即诉说你们的无能为力。我怕的是，这支仇恨深重的军队会由于你们的怠慢无礼对你们下毒手，那时你们就追悔莫及了。"他们拒绝了，马思兀惕伯便回去向八剌报告了也里居民的不恭顺情况。八剌很生气，但他对[阿八哈汗]军队的逃跑过于高兴，因此并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当他们渡过也里城附近的河后，见到整个原野上布满了帐幕。他们很高兴，便洗劫了所有的东西，并驻扎在也里的南面，在宴饮欢乐中度过了这一天。第二天黎明他们上了[马]。当他们疾驰了二程之地以后，见到无穷尽的原野上由于有许多军队，就象一望无际的海洋般波浪起伏。八剌的高兴变为烦恼。他停驻在哈里瓦河的一边、合剌速河岸上，他们在桥旁驻扎下营。

阿八哈汗在八剌停驻下来以后，召集异密们说道："我以审慎和机智已将八剌捕捉到网中。如今，为了你们的生命，为了[你们 80
的]妻子、儿女，为了荣誉，并感激我们的父祖们的旧日的恩典，你们应当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地去作战，抛掉心中的顾虑和犹豫，鼓起全部劲儿来吧，因为光荣地战死胜于敌人的侮辱和幸灾乐祸。我

指望神，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地去同八剌作战，我们就会战胜和制服他，胜利和光荣地回去。”君主讲完话，他们立即高声说道：

双行诗

你是君主，我们是奴婢，

你的命令和决定，我们俯首服从。

于是全体齐心协力、真心诚意地骑[上马]去作战。阿八哈汗把右翼军交给秃卜申-斡忽勒、撒马合儿和孛都那颜，把左翼军交给了玉疏木忒、孙台、阿儿浑阿合、失克秃儿那颜、孛罗勒台和奥都剌阿合。起儿漫和也思忒的军队以及算端哈只札只、阿答毕玉速甫沙归阿儿浑阿合的军队统辖，而在所谓豁勒的中军里，他配置了阿八台那颜和几个异密。

权欲熏心的八剌见到这种情况很窘迫地说道：“我们的期望是错误的，设想是荒谬的。”异密们给他打气。马儿合兀勒说：“奴婢去把这支军队一下子打垮。”札剌亦儿台说道：“我带着一百个人去击溃这支军队，把两翼和中军打得乱成一堆。”

双行诗

我今天无疑将作出扬名天下的事，

这个时刻终于来到了。

由于你的强大，海都和忙哥-帖木儿的军队逃跑了，这支军队并不比他们厉害。但坏事的是，他们的马中用，而我们的马不行，他们截断了我们取得水源的道路。马剌合兀勒说：“我先去[打跑敌人]打通取得水的道路。”双方发布命令摆开阵势。马剌合兀勒左右奔驰，前后驰骋。突然，一个箭无虚发的射手用弩弓射出一箭，射中了他那充满仇恨的胸膛。

诗

当箭头吻了他的手指以后①，

飞到了他的脊椎上。

天说：愿慈悲降临于那只手上，

二百次光荣属于那只大拇指②。

八剌和[他的]军队由于马儿合兀勒之死窘迫丧气。札剌亦儿台向他致敬，并说道：“我向这支军队冲过去，把它打跑”，他便松开缰绳带着自己的骑兵进攻左翼，击溃了阿儿浑-阿合、失克秃儿那颜、玉速甫阿塔和奥都剌阿合，杀死了他们的许多战士。他打败了他们，残余部队逃跑了。札剌亦儿台追击到也里的不善[城]，几乎追了有四程之远。当他想返回时，已无法统率军队，因为千人队和百人队都散开了。

我方的中军有阿八台那颜统率，右翼也同样坚强地驻扎着。当左翼退走时，阿八哈汗命令玉疏木忒向左移动了一些，军队阵容又 81
得到了调整，列成了预定的阵势。

札剌亦儿台害了怕，并逃走了，八剌绝望了。阿八哈汗派出不花-帖木儿追击札剌亦儿台，让他把抓住的人全部杀死。他对军队发出号召说：“光荣或耻辱就在今天。”军队齐心协力地一下子向前冲去，手握军刀或矛向左右砍杀。九十岁的孙台下了马，在双方的军队中间坐在椅子上，对异密们和战士们说道：“我们享受阿八哈汗的恩典，是为了有[今天]*这样的日子。人总有一死。如果孙台

---

① 意为“当射手取箭在手”，换言之，“当箭听从射手(吻射手的手)”，即箭听从箭无虚发的射手的意志。

② 套有骨制或角制的环的右手大姆指，拉弓时钩住弓弦。

被杀死，只不过杀死一个九十岁的老翁。如果你们抛弃我，你们的妻子和儿女从阿八哈汗和成吉思汗子孙的手中躲到哪里去！总之，勇敢地厮杀吧，你们指望神给你们胜利和光荣吧！”

简而言之，他们冲上前去激战，直到第三次猛攻时把八剌击溃为止。[八剌]步行着落了后，他大声哀叫，叫喊自己的那可儿，但[他的]*战士们谁也没有理睬他的喊叫。最后，有一个名叫撒里的卫士①认出了他，跳下马来，让八剌骑上自己的马，并向他要几支箭。[八剌]从箭筒里抽出几支箭扔给了他后，逃走了。

第二天，他好不容易到达了自己的军队那里。[从打仗中]活下来的人把步行的、赤身裸体的人召集在他周围，而他的逃生的亲族则渡过了河，没有停留。阿八哈汗的军队向左向右攻击，将被捉住的人杀死或俘走。额里该那颜的侄儿忽勒浑(XWLQWN)带着两千个骑兵前来归顺。如果没有札剌亦儿台的勇敢，八剌的部属没有一个人得以幸免于死，因为他聚集起逃跑的人们，把他们带进到阿母河沙漠地区，追军逼近来时，他停下来作战，顽强地坚持到逃亡者远去为止。[然后]*他重新前进。他的英勇精神把许多人带了出去、得到拯救，使他们没有死于剑下。

路上有一个毁坏的堡寨(KWŠK)。一群骑兵躲在那里，我军的一队战士向他们射击，却徒劳无益。阿八哈汗的王旗突然赶到，他[阿八哈汗]下令在堡寨周围堆放无数木柴。点火烧起木柴，把他们全部烧死了。在此之后，阿八哈汗荣耀地凯旋返回。他把呼罗珊和祃柂答而地区直到[阿母]河岸为止托付给自己的兄弟秃卜

① K(a)ZYKT(a)NAN＝蒙语 kezikten。

申-斡忽勒，并抚慰了战士们①，而对逃跑的异密们则下令惩罚。阿里纳黑在那次战役中立下了英勇的战绩，以此之故成为受人尊敬和驰名的人。这次战役发生于668年12月1日[1270年7月22日]。

叙八剌逃跑、渡过河后的情况，叙他的部属和军队的涣散，以及他的结局

当八剌逃跑、渡过河后，惊慌失措，开始斥责亲族们，想办法惩罚他们。当时瘫痪症使他衰弱无力，以致他不能骑马了。亲族和异密们非常怕他，他们一个个寻找借口离开他，回到自己的住处去了。其中如察合台的孙子、不里的儿子阿合马-斡忽勒不服从，带 82
着自己的部队到别失八里去了。八剌抱怨说："我对这些人做了什么不好的事？他们长期依靠我的势力过着很快乐的生活，积攒了巨大的财富。同亲族和异密们一起商议了以后，我们渡过河去，他们经常说：到这里去，到那里去。作战时他们却违背自己的话逃跑，抛下我徒步行走于敌人中间，今天，当我遭遇到灾难时，[他们]却不再理睬我。如果我的这个病痊愈了，他们能躲到哪里去呢？"八剌的妻子那客②哈敦听到这些话以后，对八剌说："既然你有病，我带着军队骑上马去把阿合马抓住押送回来。"

这些话使八剌精神振奋。他把异密们叫来商议后，命令一个千夫长纳兀勒答儿率领先头部队去追阿合马，自己则坐上轿子，带

① A、S本作AHL(i) H(a)ZARH——属于千人队的人，即属于一定军事编制的人；L、B本作AHL(i) H(a)RAT——也里居民。

② A本作NWKA；S本作БWKA；I本作TWQA；B本作TuKA。

着大军随后出发。走过了两段路后，他听说察合台的儿子撒儿班的儿子尼克拜[①]跑到忽毡去了。[八剌]从那里派察合台的儿子木秃坚的儿子不里的儿子合答乞[②]的儿子塔里忽[③]-斡忽勒带着军队去追尼克拜。当他[八剌]走近察赤时，派遣他的兄弟牙撒儿-斡忽勒担任使臣到海都处去，并说："我按照海都-阿合出的主意出征呼罗珊和伊拉克时带着大军开赴[那里]，在察黑赤兰河[④]岸上同秃卜申作战，我们战胜了。钦察由于酒后与札剌亦儿台谈话时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缘故受了委屈，没等我问清楚就离开大帐和帐幕回去了。我派木明、牙撒儿和阿八赤去追他，以博得好感，但不管对他规劝和说了多少次'你们是奉海都安答之命来的，不应返回到敌方去'，他不听这些话，没有回来。因此，我们的军队意志沮丧。当我们进向也里时，察八忒也无缘无故地转身追随他去了。我没有派任何人去[追他]，因为我知道，他不会听从规劝，而最后发生了战斗。由此我们的事业出了毛病。

我带领军队进向也里地区，而阿八哈汗带着许多军队从那方面赶到了。尽管我的军队由于钦察和察八忒的离去，士气低落，但还是有必要出战。当我们会战时，札剌亦儿台击溃并打跑了他们的左翼军。马儿合兀勒在作战时中箭阵亡，军队完全被击溃。我从马上跌落下来，全体军队都从我身旁通过。我对我所认得的异密

① A 本作 NБKБAY、NNKBY; S 本作 ББKБY; I 本作 ББKNAY; B 本作 BYKTAY。

② L 本作 QDATY (i)BN WKTAY; I 本作 QDAQY (i)BN WKTAY; C 本作 KDAY WKTAY。

③ A 本作 TALYQW; S 本作 БALBQW; L 本作 БALYQWN; I 本作 NALYQWN; B 本作 BALYKW。

④ 原文作 ČWQČWRAN

和护卫们喊叫：我是八剌，是你们的君王，把马给我，但这些畜生没有一个在这时理睬我，他们从我身旁逃跑了。最后，有个名叫撒里的卫士认出了我，他跳下马来，让我上了马，并向我要几支箭。我给了他几支箭，费尽力气才摆脱了敌人。第二天，我受了伤，步行着，好不容易走到了军队里。一群人聚集在我周围。我派出其中一人将我健在的喜讯去告知那客哈敦，说我带着疲惫的军队在步行前进，你们无需逃走，停留在原地等我们来，并让早在我们之前
来到的每个亲族都留在原地。她［妻子］和辎重家属队里的人们都 83
很高兴，他们停留在原地。［那客哈敦］先带着侍从送来了她那里的所有武器、食物和衣服。除了札剌亦儿台和一些先逃回来的异密们，没有一个人出来迎接我，而逃回到那里的亲族们都没有停留，都已渡过河去了。

当我到达那客哈敦处，听到亲族们和军队的情况，我生气地说：当我到达他们那里，等我给他们每个人厉害看，看他们怎么躲。当我渡过河到达辎重、家属队以后，亲族们开始成群地来了，［但是］我由于瘫痪症，衰弱无力，他们和异密们还没有完全聚拢来。当［我处于］这种状况下，阿合马-斡忽勒不服从地跑到别失八里去了。由于对他没有更多的指望，我派纳兀勒答儿去追他，而我自己则坐着轿子慢慢地随后行进，想让他回来。这时又传来消息说，尼克拜-斡忽勒带着自己的辎重、家属队和军队到忽毡去了。我又派塔里忽-斡忽勒带着部队去追他。当我到达察赤附近，我派兄弟牙撒儿到义兄弟[1]处来告知这些情况，请义兄弟给我援军，我要把不服从我的人抓起来，让他们的军队返回来。”

① ANDA。

牙撒儿到了海都处传达了使命。海都说:“当钦察受委屈返回时,查明了如下情况:当时[八剌]派你、木明和阿八赤追他,想让他自愿地回去,但他[八剌]在你们之后派出了军队,想在他不回去时把他抓起来送回去。有这样的事没有?”牙撒儿回答说:并无任何军队。因为海都关于八剌的急使和钦察的辎重队确实调查清楚了如下事情的实质:[八剌]曾派遣札剌亦儿台带着军队追他[钦察]*,他便对牙撒儿说:“亲族和部属们摈弃你们的不公正的心。今天,当他派你来向我求援时,我向你提出问题,你却用假话来回答我。无论是谁该怎么相信你们呢?”牙撒儿感到很惭愧,沉思起来。

海都接着又说:“八剌安答吹牛说自己勇敢,他说:‘我同宗王秃卜申交战并击溃了他,因此钦察抱怨着回去了,请把他捉住送来,我将去夺取呼罗珊地区’,以便传言说八剌以自己的军队英勇地夺取了呼罗珊。因为你们的内心又坏又虚伪,长生天神把幸福和胜利给了阿八哈汗,使你们被打败并痛楚地呻吟着,可耻地被赶出了呼罗珊。当你们来到这个地区,在自己的亲族间纷争和内讧,如此激烈,以致他带着病坐在轿子里还说:我要去打仗。他不懂,当他手脚健康、拥有装备完美的军队时,他可以做到。如今八剌安答身体有病,又无军队,虚弱无力地躺在轿子里,怎么能夺取王国呢?而你想把他编造的谎话说成是真实的。”海都下令把牙撒儿抓住看管起来。

海都把自己的异密和宰相们召集了来,召开会议说:“八剌从我们的领地上榨取脂膏已经有好几年了。当时他来同我们打仗,把[我们]打败了,钦察设法使我们讲了和。双方意见一致并立了

誓：我们从此不再互相对立，不再搞阴谋诡计。我们嚼金立誓： 84
他统治他的领地，我们统治我们的领地。我们派出急使们去收取我们领地上的赋税[①]，后来又多次派出急使们去收税，但他们没有[把赋税、金钱]给急使们，并殴打了他们；由于立过誓约，我们一直忍耐到他[八剌]前往呼罗珊向我求援时为止。我真心诚意地派遣钦察和察八忒带着军队前去。他没有敬重钦察*。由于怪怨哈剌出札剌亦儿台说的话，[钦察]回来了，逃到了[我这里]。他派出军队追他，想把他抓起来，但未能成功。察八忒也受委屈而返回了。他的儿子由于害怕，来到了这里。如今他又[②]坐着轿子率领军队开始同亲族们纷争、内讧。他狡猾地把自己的兄弟牙撒儿派到这里来求援。如果我们给他援军，我们的领地将毁灭于马蹄下，如果我们不给援助，他又将从我们处跑开，带着他所拥有的少量军队到别失八里去与合罕联合。他将再次掀起内讧，进攻我们。我看这么办为宜：我们把他的兄弟牙撒儿扣留下来，我亲自带着两万军队骑上[马]，并派人送去消息，说我已去援助八剌安答。如果在我们来到之前，他们已打了仗，那末无论如何就有一方打败。如果八剌方面被打败了，我就支持他的敌方，直到结束对八剌的战事，让他们屈服于我们，退出我们的境地为止。如果他[八剌]*打败了他们，他们的部属必然归附于他。当我们到了那里，我就让八剌回去，我们寻找用较好的方式消灭他的办法，扶植别的人到他的位置上去，使他的部属屈服于我们，这样做就能使纷争和内讧平息。"异密和宰相们说："这是正确的决定。"于是海都骑上[马]，率领两万

① AMWAL。
② L、I、B 本增"带着病"。

人并送去通知说：我派出几千军队来援助[你]*，——而他秘密地从事远征。

在海都到达八剌处之前，纳兀勒答儿追上了阿合马-斡忽勒。他不管多少次派急使去见他，说：你是宗王，我是哈剌出，八剌派我来让你好好地回去，如果你不回去，我就要同你厮杀，还是回去为好，——当时阿合马处于完全酒醉的状态。他的亲信（倚纳）们不管劝他多少次说：大军赶到了，你也应当回去把军队召回，当你酒醒时，我们好商议，——他却不理睬[他们的话]，没有表示同意。他进攻纳兀勒答儿，纳兀勒答儿退走，并说："他是金枝玉叶的宗王①，我怎么能同他作战。"因为纳兀勒答儿自己转身逃跑，阿合马便回来了，而纳兀勒答儿重又带着部队追上来。阿合马一看，见纳兀勒答儿又追近来了，他在酒醉状态中仿佛觉得自己的那可儿们将把他抓起来交到纳兀勒答儿手中。他便挑选了几匹马带着护卫②离开部队落荒而逃。纳兀勒答儿得知了[这个情况]，在他后面追来，向他射了几箭。一支箭突然射中了阿合马的背部，从他的胸部穿出。他立即死了。他的部队见他已死，便全部投降了。纳兀勒答儿派遣急使到八剌处去禀告了这个情况。

另一方面，去追尼克拜-斡忽勒的塔里忽-斡忽勒派人告诉尼克拜说："请你等一等，让我们赶上来，咱们一起走。"尼克拜把他的话当作真话，便停住了。第二天早晨，塔里忽向他冲过来，从外面向
85 他的部队射箭。尼克拜中箭死去。他的大帐遭到洗劫，他的军队被追返回。[这时]*传来消息说：阿合马-斡忽勒已被纳兀勒答儿

① A(u)RWГ。

② X(a)ṢṢ(a)G(i)YAN。

杀死。因为塔里忽是阿合马的亲族，他便逃到别失八里去了。

直到这些消息传到八剌处以及尼克拜和阿合马的部队归并于他之时，海都走近来了，通知他说："我带着这么些军队来了，该到哪里去？"八剌派人去回答说："海都安答，为什么还要去。结束了对尼克拜和阿合马的事，我要回去了，因为我有病。海都安答也请回去吧，等我恢复健康后，[咱们]互相再相会。"当海都听到这些话时，对自己的异密们说："八剌死到临头还不忘施展诡计，他想狡猾地离去，不见我们。"当夜他让全体军队行动起来，包围了八剌的营地，他下了马，以便一清早就开始决战，并考虑如今该如何较好地行动。这个消息传到了八剌处，由于害怕这种处境，当夜他就死了。

大清早，海都派出了急使，让他们去要求……①。他们从八剌的大帐里听到了哭泣和哀号声，并看到护卫们② 披头散发。他们知道八剌已死，便回去报告海都。在他们抵达之前，木八剌沙、出拜③ 和合班[得知八剌发生的事和海都的到来]都来了。他们说出自己的姓名，赠送了表示敬意的礼物④，尝了尝美食的味道。[这时]*他们[急使们]*来了，带来了确切的消息。海都大声哭起来，全体亲族们也一起哭起来。海都派遣自己的几名护卫到那客哈敦处去唁慰说："我们这里也处于悲痛之中"。接着，海都下令将他[八剌]*埋葬在高山上。第二天，木八剌沙、出拜、合班带着全体万夫长和千夫长们来了，他们跪在海都面前说："从今以后海都阿合是我

① 一个译不出的词 WRKǏWT；S 本作 A(u)RWKJWD。

② kezikten。

③ L、I 本作 ǏWBAN；B 本作 ǏNAN。

④ T(i)KŠ(i)MYŠY K(a)RDH。

们的君主，他的一切命令，我们都俯首听从。八剌在世时压迫我们，夺取了继承的和获得的东西。如果海都阿合保护我们，我们只要活着就将自愿地竭心尽力为他效劳。如果不行，那也随他便，但我们都将完全惊慌失措，不知道该怎么办。”海都说：“让夺走你们东西的人把你们所认定的东西归还你们。既然你们爱戴我，我也履行出于恻隐之心应做的事，将你们的财物和领地给你们。”随后，在出发时，木八剌沙夺取了八剌金库中找到的所有现钱和东西。他还亲手摘取了那客哈敦耳朵上的两颗贵重的真珠据为己有。他们将他[八剌]* 的全部牲畜和财产自相分配，丝毫也没有剩留下。就是这些！

叙阿八哈汗与八剌作战后荣耀地凯旋归来，急使们从合罕处带着表示敬意的礼物和诏旨来到，以及他第二次登上宝座

当阿八哈汗打败八剌，从呼罗珊地区清除了八剌部属的纷争和内讧时，他就返回到古老京城所在的伊拉克和阿塞拜疆去，他的
86 大军和众多仆从① 一路上秋毫无犯。[6]69 年 3 月 1 日[1270 年 10 月 18 日]，他驻扎在篾剌合城，同月 20 日星期四他来到察合秃[河]畔哈敦的大帐里。当时，合罕的使臣们来到，他们带来了赐给阿八哈汗的诏旨、王冠、礼物，让他继承自己的光荣的父亲成为伊朗地区的汗，沿着父祖的道路前进。669 年 4 月 10 日星期三[1270

① Ḥ(a)Š̆(a)M。

年 11 月 26 日]，相当于马年……月①，他在察合秃地方按照合罕圣旨，第二次登上汗位。他们照例举行了欢庆仪式。在那些天里，忙哥-帖木儿的急使们② 带着各种礼物来庆贺战胜八剌，并献上了各种鹰隼。阿八哈汗降旨尊敬地接待他们，让他们带着君王的礼物回去。

669 年 2 月 23 日 [1270 年 10 月 11 日]，他在察合秃附近打猎。他的尊贵的手③ 意外地被山牛的角碰伤，血管破裂，血流不止。秃黑-帖木儿-额玉迭赤（AYDAǰY）的父亲忽儿章阿合取下一张弓，轻轻地拉开，用弓弦敲击伤处，直到伤处肿起、血止住不流为止。阿八哈汗亲切地对待了他。那二三天里携带他[阿八哈汗]*的武器的帖客彻苦④ 立了功，他赐予垂青，提拔了他，使他成为显贵人物。他由于伤处肿起象个小荷包，颇受痛苦。在场的大医师们不敢破开[肿处]，[阿八哈汗]失掉了忍耐力。这时，世界导师纳昔剌丁·徒昔——愿他的遗骸散发芳香！——说服异密们道：将肿处破开对他不会产生任何损害。他遂吩咐接骨医生阿不-亦思将它[肿处]破开、清除，疼痛马上就止住了。在一星期内[阿八哈汗]摆脱了这场病，人民欢腾起来。

669 年 12 月 8 日[1271 年 7 月 18 日]星期六，宗王玉疏木忒去世，在他之后，670 年 2 月 4 日[1271 年 9 月 12 日]，帖克申-斡忽勒也去世了。同年 4 月最后一天，吉儿迭苦黑居民从城堡中走下来投降了。同年 6 月，阿八哈汗的母亲亦孙真哈敦去世。他将

① 诸抄本均缺。

② L、I、B 本增"从打耳班"。

③ S 本作"咽喉"；B 本作"颈"。

④ A 本作 TKḤAK；L 本作 TKǰAL；I 本作 TKǰAK；B 本作 KḤALY。

她的大帐转交给了八忒沙哈敦。此后长时期内，伊朗居民由于阿八哈汗的公正和公平裁判享受和平、安定的生活，努力履行为王国祈祷的义务。就是这些!

叙阿黑伯前来归顺阿八哈汗，他召集军队要去破坏不花剌，叙这件事的结局以及帖必力思城发生地震

671 年[1272/73 年]，有个阿黑伯来到乞秃① 地方归顺阿八哈汗，这个人有一段时期为八剌防守阿母牙堡，并守卫河岸，由于他
37 的凶恶压迫，人们遭受到许多痛苦，他[向阿八哈汗]*报告说："从河那面来的外邦军队从不花剌得到加强，正向这里进军。应当去破坏那个地方。" 阿八哈汗指派在秃卜申-斡忽勒之后担任呼罗珊长官的也速迭儿斡忽勒到不花剌去，并降旨道："如果那里的居民同意离开故土迁到呼罗珊来，你们不要欺负他们，如果他们不愿迁来，你们就洗劫不花剌。"他派遣尼克拜-把阿秃儿、察儿都、阿剌都带着一万军队同他一起去。

当他们到了那里，对碣石、那黑沙不举行了几次袭击，然后进向不花剌，驻扎在城郊。马思兀惕伯在海都大帐中，他不在时，由撒忒里·者罕(ṢDRi ǏHAN)监督官员和执政者们。阿黑伯有个仆人，是不花剌人剌臣的儿子，名叫即列克，是个大无赖和捣乱分子。他派他带着蒙古那可儿到城里去，宣布说："阿八哈汗有旨让你们离开城市，你们带着妻子、儿女、财产和牲畜出来，到呼罗珊地

① L、I、P、B 本脱漏。

区去吧。”不务正业的人和无知愚民①没有听从撒忒里·者罕的话，把他[即列克]杀死了。蒙古那可儿回来向阿黑伯报告了刺臣的儿子即列克被杀的情况。他们立即骑[上马]，奔向[不花剌]*城。不花剌城民关闭城门，整天作战。到了黑夜，撒忒里·者罕召集城里的达官贵人，认为应当求和。阿黑伯是印度女人的儿子，是塔札丁·即列克的孙子。有一个城门由他[塔札丁]掌管。黎明时，他打开了城门；相当于伊斯兰教历671年7月1日[1273年1月22日]的鸡年阿剌木月，军队进入不花剌，动手屠杀、掠夺、俘掳人民，加以奴役。他们使城内血流成河，他们点火烧马思兀惕伯的伊斯兰教学校，这是当地伊斯兰教学校中最大、设备最完善的一所。他们把它连同珍贵的书籍一起烧掉了。他们杀掠了一星期，最后一夜想放火烧城，但突然来了几个骑马的蒙古人带来消息说：察合台的儿子拜答儿的儿子阿鲁忽的儿子们出拜和合班带着一万骑兵来了。阿黑伯和尼克拜出了城，带着许多财物、牲畜、奴隶和俘虏渡过了赫剌木坎河。大清早合班、不忽②和纳忽从那面驰近河岸，喊叫起来：“你们为什么干这样的事？”异密们说道：“我们是遵奉你的君主阿八哈汗的旨意干的，瞧，这是他的诏旨。”因为合班的军队不超过五千③骑，他不认为渡过河去打他们有好处，便向阿黑伯和尼克拜索取礼物。他们把一部分财物和虏获物送去，给了他，他也转回去杀光了所有幸免于剑下的人。有五万人左右被杀。几乎有三年，双方的军队，即阿黑伯、合班、出拜的军队

① R(u)NWD W(a) AWBAŠ。
② A 本作 БWQW；L 本作 QWQWR；I、P 本作 QWQW；B 本作 BQW。
③ A、S、L 本作“五万”。

进行掠夺、屠杀，结果使这样大的一座城及其郊区完全遭到破坏，在七年内这个地方没有任何一个生灵。阿黑伯靠这些虏获物发财致富，并加强了自己的实力，便想逃走到海都处去。他的一个兄弟到宗王阿鲁浑处告发了他的阴谋。宗王派出急使们，让他们把他捆住送来，并送到阿八哈汗处，对他进行审讯，但他不招认；用棍棒打他，他才屈打成招。他在阔克察迭尼思附近地方被处死①。

88 就在当时，671 年[1272/73 年]冬天，帖必力思发生了强烈地震，结果清真寺高塔的顶部塌落，许多房屋被毁。同年 12 月，列夷的撒都剌丁去世。很受蒙古君王们敬爱，并受到旭烈兀汗和阿八哈汗充分尊敬的章剌温-巴黑失于同年 12 月 19 日[1273 年 7 月7 日]去世。673 年 12 月[1275 年5—6 月]，异密阿儿浑阿合在徒思[附近的]剌忒罕草原上逝世，人们把他埋葬在那里。就是这些！

叙奔都黑答儿来到鲁木及阿八哈汗动身到了那里，他对鲁木居民动了怒，若干鲁木异密及彼儿瓦纳被处死，以及撒希卜底万苫思丁来到那里

674 年[1275/76 年]，哈提儿的儿子即牙丁和儿子彼儿瓦捏带着一百个人从鲁木地区去到了叙利亚鲁克纳丁·奔都黑答儿处，怂恿他出征鲁木。他[奔都黑答儿]于[6]75 年[1276/77 年]带着大军进向鲁木地区，并沿着通往阿不鲁思丹的道路经过阿不鲁思

① 由于这一事件，S 本的抄写者在此处说出了自己的姓名。见本书第三卷俄译本序第 12 页。

丹山地出动。蒙古众异密额里该那颜的儿子秃忽和他的兄弟兀鲁黑秃以及速勒都思部人宿敦之子、孙札黑的兄弟秃答温各率领一万军队驻守在那里的边境上。相当于牛年斡农赤月12日的675年11月10日[1277年7月3日]星期五，双方的军队相遇，交战。当时气候严寒。秃忽和秃答温下了马，进行激战。激战了半天后，蒙古军被击溃，逃生者为数不多。

奔都黑答儿抵达海撒里牙，在那里住了一星期。他在举行星期五祈祷时宣读了自己的名字，并用自己的名字铸币。他们的粮食变得少起来了，而木因丁·彼儿瓦捏在脱合忒堡中。奔都黑答儿派遣急使们召请他来。他没有接受召请。奔都黑答儿处死了几个基督教徒和亚美尼亚人，返回去了。他们的马匹在途中大批倒毙①，军队中的许多人只好步行。

秃答温有个那可儿名叫孛客带(BWKDAY)到[阿八哈汗处]报告了发生的情况。阿八哈汗勃然大怒，当天就从[自己的]京城帖必力思出发。[6]76年2月[1277年7月]春天，他急速地奔向鲁木地区。当他到达阿不鲁思丹和阿黑察(ĀQJ̌H)时，吉牙撒丁和撒希卜法黑剌丁·亦思法合尼有幸前来觐见他。当[阿八哈汗]在阿不鲁思丹见到被杀的人，他忧伤地为他们流泪，并为秃忽和秃答温[之死]*感到很伤心。在愤怒之中，他下令处死了一部分引起骚乱的突厥蛮人以及一群鲁木大官。他又下令对鲁木的某些地区进行屠杀和掠夺。撒希卜苫思丁·志费尼好几次赎出了一些城市。顺便说说，当他们洗劫了半个昔瓦思时，撒希卜苫思丁奏告道："公

① ṬBQH D(a)R ĀW(a)RD(a)ND。

正的君王请不要为了贵族的罪过处死平民。”他的说情被接受了，他[阿八哈汗]饶恕了他们的罪，处死了讷剌丁·彻连吉[?]和咱希剌丁·伊宾·忽忒。

阿八哈汗想到叙利亚去，但当时正是盛夏时候，异密们奏告道：还是秋末和冬季去较合适。由于这个缘故他停留下来，派遣急使去对奔都黑答儿威胁、恐吓说：“你们象贼一样地突然袭击了我的哨兵和守卫道路者，杀死了[他们]为数不多的人，当消息传到我
89 们处，我们骑上[马]要来反击你们，你们却象盗贼般地逃跑了。如果你们决定对抗、作战，那就象男子汉般地走到原野上来，坚强地站出来吧。”

诗

出来瞧瞧我的矛尖吧，
试试看把[我的马]缰绳拉开到一边。
如果你是座山，你将从山脚倒塌起，
如果你是块石头，你将不能留在原地。
你能见到战士们的地方，
[你甚至]连狐狸的叫声也听不到。

如果你还是不出来，我的军队在初冬时坚决要同你们作战。无论如何，当我们的怒火烧到叙利亚，将把你们的一切彻底烧光。因为古老的神将世界上的国土赐给成吉思汗及其后裔们，将桀骜不驯的领袖套上屈服于我们的桎梏。凡是对抗幸运者的人，都将遭到不幸。

奔都黑答儿来到大马士革。在此以前他早就梦见过[神的使者]——愿他获得安宁和祝福！——赐给他一柄宝剑，他在那个星

期就登上了王位。现在他又梦见他[神的使者]对他说："把我们交给你的东西交还我们吧"，他从他那里夺下[宝剑]交给了以阿里非① 的外号著称的篾力满速儿算端·赛甫丁·合剌温。当他醒来时，他明白：他的生命要结束了，势力将转归阿里非。他将阿里非叫来说："你当上算端后，请敬重我的子女们吧。"676 年 12 月[1278 年 4—5 月]他死于大马士革城，人们将他埋葬在他在那里建造的伊斯兰教经学院里。

阿八哈汗把鲁木委托给宗王弘吉剌台-斡忽勒，让他带着大军守卫它，抵御敌人，并将脱合忒堡和木因丁·彼儿瓦捏的住处，苦合尼牙(KWΓANYH)堡毁坏。相当于 676 年的牛年，他回到阿剌答黑。彼儿瓦捏心惊胆颤地来到大帐里。异密们说道："要惩罚他的三项罪行：第一，他逃避开了敌人，第二，他没有立即报告奔都黑答儿的来到，第三，他没有赶紧前来觐见[阿八哈汗]。"最后，有旨将他逮捕看管起来。在急使们从奔都黑答儿处回来后，[他们说，奔都黑答儿]说："我是按照彼儿瓦捏的请求来的，因为他答允我说，当我到了鲁木地区，他就把[鲁木地区]*交给我，而当我到了那里，他却逃走了。"当人们将这些话报告阿八哈汗时，他下令将彼儿瓦捏处死。676 年 3 月 1 日[1277 年 8 月 2 日]，他在阿剌答黑的夏营地上，被古出克-秃黑赤杀死。同年 4 月 17 日[10 月 17 日]，[阿八哈汗]派遣撒希卜苫思丁到鲁木地区去博得剌亦牙惕(农民)的好感，制服敌人，管理该地区。撒希卜去到了那里，把被破坏的各城恢复整顿好，并在鲁木地区制定了当地习惯上未曾有过的关

① 第一千的。

税。有个合黑刺蛮（QHRMAH）躲进了兀鲁赤[?]① 附近的森林里。鲁木地区和各条道路由于他而不安全。撒希卜底万与客希兀儿该（KHWRKAY）那颜和阿刺黑孙（ARQSWN）一起出动，把他连同森林一起烧掉了。

676年2月[1277年7月]，带着一万人逃回到这里来的叙利
90 亚人亦咱丁·爱伯被接纳并被赐予管辖马刺提牙[城]。每年拨给五千底纳儿，以供养他和他的军队。当他来到马刺提牙，用棍棒从居民处勒索了三万迪儿赫木，重又逃到叙利亚去。

撒希卜底万从鲁木返回时进向打耳班，到了厄尔布鲁士山和列格即思丹，采用妥善措施使当地从未屈服于任何人的各族归顺了。

678年12月17日[1280年4月19日]星期一日落时，火者纳昔刺丁·徒昔在和平之城报达的达里·速昔阳[?]逝世，"愿他流芳千古"。

诗

"美德和科学随同他的逝世而死亡，
祝美德和科学安息吧。"

叙箴力苦思丁·苦儿忒来到这里，他被关进监狱和死去

箴力苦思丁·苦儿忒是古耳统治者之一，是个能干、精明和勇敢的人。旭烈兀汗来到河中地区时，他前来觐见归顺，受到垂青，被委任为也里、撒卜集瓦儿、古耳和合儿赤的统治者。当八刺来到

① A本作AWḤ；P本作ARWḤ；B本作ARWJ̌。

时，他无疑曾与八剌勾结，因为他向敌人打开了也里的大门。秃卜申-斡忽勒召请了他好几次，他却不接受召请，没有来觐见。因此，阿八哈汗怪怨他，[6]74 年 [1275/76 年] 想派遣军队将他抓起来。异密们和撒希卜-底万奏告说：呼罗珊遭到了破坏，不能出兵，还是假装爱抚，将他弄[到这里]来为好。

有旨命撒希卜-底万前去，他奏告道："只要降旨给在伊拉克的我的儿子别哈丁·马合谋就行，他能完成这件大事。"于是颁降了诏旨，别哈丁便按照也里伊斯兰教法官法黑剌丁和斡别人尼咱马丁所出的主意，写信给篾力苫思丁说："我想亲自到你那里去，但由于有许多事情干扰，不能前往。尽管[君王的]垂青厚待已不留下什么了，[你]还是应当动身上路。"幸福的撒希卜苫思丁，撒希卜-底万，——"愿他流芳千古"——当时寄给他一段摘引的诗：

诗

王国的光辉苫思丁·马合谋·苫儿忒王，
你象天使般地整个儿由神灵构成。
我的心灵由于[与你]分离所遭到的悲伤，
人类和同样的心灵都不会遭受到其影响。
在我的不能包容两界的眼睛中，
你的到来所扬起的灰尘成了涂染我的瞳孔的药剂。
假如你不能仁慈地马上来到这里，
我的脆弱、悲伤的心该有多么痛苦。
你千万别改变主意，假如你改变了主意，
我的镇定的天性将不得安宁。
你的清晰的、明察秋毫的见解，

实在应当同读这封忧愁的信一般地
以意图之风吹旺自己坚强决心之火，
以仁慈之水使否定之尘埃沉淀下来。

前述伊斯兰教教士们也写信[给他]*说："如果火者别哈丁同篾力们、撒忒儿(首领)们、达官贵人们从伊拉克到也里去，篾力并无应得的功劳，旧有的荣耀却失去了，他[阿八哈汗?]也对也里起了野心。还是不变主意地到[这里]来吧。"篾力苦思丁也派遣自己的一个名叫别哈丁的哈只卜(侍卫官)和某个哲马思丁陪伴急使们去说："火者，你别操心、为难，[你的]奴仆很快就亲自来见你。"别哈丁亲切地对待他们，并给篾力送去荣耀的长袍。哲马里丁启程回去了，他怂恿[篾力]启程。他[篾力]*去到了亦思法杭。别哈丁给予他充分的尊敬，并完全由他自己为篾力准备了牲畜、服装等君王的礼物。过了一段时期，他同篾力一起荣幸地到帖必力思[阿八哈汗]大帐中接受接见。

91

由于阿八哈汗对他非常愤怒，因此没有理睬他[苦思丁·苦儿忒]。苦思丁想圆滑地挽回他对自己的垂青，[但]没能做到[这一点]，他被监禁于帖必力思城堡中。他抱怨撒希卜[苦思丁·志费尼]*父子，但当他了解到他们是想对他进行报复，他的世袭居所已遭洗劫，据他身边的部属们说，他在紊乱中服用了存放在镶嵌宝石戒指的宝石下面的毒药，于676年[1277/78年]在监禁中死去了。当人们将这个情况报告了[阿八哈汗]时，颁下诏旨说："他是个狡猾之徒，他可能是在装死，以便有可能逃生。侍卫长①忽勒忽秃去将他的棺材钉上钉子，葬入墓中。"侍卫长奉命执行了。

① AMYR(i) M(a)SAS.

当时，人们控告亦弗梯合剌丁·可疾维尼，说他盗窃了许多钱。他缴纳了五十万才免于对质。几乎有两年，他受委屈地住在大帐里，并于678年[1279/80年]死去。就是这些！

叙阿八哈汗在沙黑鲁忒地方打猎及当地人的谋叛

相当于674年[1275/76年]的猪年，[阿八哈汗]在阿儿兰过冬。有一天，他骑上[马，想出去]打猎。当他走出到距沙黑鲁忒五程的地方，开始在森林里猎取山牛。突然，当地居民中有一群样子象野兽般的人，带着马刀、镖枪，心怀恶念地冲向主宰奴隶们的君主。骑兵们奔向他们，[同他们]厮杀。最后，他们四散逃走了。有旨调来地方上的部队[1]将他们逮捕。当军队会集起来时，这群人的首领害了怕，带着马刀和白色覆盖物到[伊利汗]宫廷来觐见，他蒙受了王恩，[阿八哈汗]饶恕了他们的生命。就是这些！

叙捏古迭儿军队来到法儿思和起儿漫，进行了洗劫

677年[1278/79年]虎年冬，两千名左右捏古迭儿骑兵袭击了法儿思地区。统将不鲁罕、马合木·牙剌瓦赤的亲戚马合谋伯、……[2]、苫思丁·塔即忽和法儿思的异密们带着军队出动，而捏古迭儿军却在怯里巴儿(KLBAR)附近设了埋伏。路途中遇到

---

① Č(a)R(i)K(i) W(i)LAYAT。

② A本作БWБNAQ，БWББAQ；C、L、I本作TWSAQ；P本作БWБYAQ；B本作БWSAQ，TWNYAQ。

一条很深的小河。舒勒人纳只马丁说:“不必[继续]前进了。”马合谋伯用鞭子抽打他,并说道:“胆小鬼,有什么军队使你害怕。”纳只
92 马丁生气地回去了，他们渡过了[小河]。捏古迭儿军从埋伏中冲出来，把他们那支军队全部歼灭。苫思丁·塔即忽和不鲁罕费尽心计才逃了命。……① 和马合谋伯被杀死。捏古迭儿军抵达泄剌失城门前。他们从巴吉必鲁即赶走马群，并对城的四周进行了袭击和掠夺。直到[6]98年②[1298/99年]为止,捏古迭儿军的长官为察合台的孙子、……③ 的儿子奥都剌。这以后,八剌的儿子都哇把他叫去监看起来，派遣自己的儿子忽都鲁火者取代了他。他也在700年派遣军队到法儿思境内，进行了掠夺。他之有可能如此大胆妄为,是由于阿八哈汗④ 的王旗已进向叙利亚,这个地区没有[军队]。就是这些!

叙阿八哈汗王旗进向呼罗珊，合剌温人的异密们前来表示归顺，并叙宗王阿鲁浑出征昔思田

相当于兔年的677年1月1日[1278年5月25日]，阿八哈汗从帖必力思进向呼罗珊,[6]78年3月3日[1279年7月14日]

① 同上。

② B本作[6]78年。

③ A本作BḤY; S本作N(a)ǏY; C、L、I、P、B本作BAYDARБ。此外,在C、L、I、P本中,“孙子”一词被“儿子”所代替。

④ 可能是伊斯兰教历纪年700年有误,或“阿八哈汗”应如C、L本作“合赞汗”,C、L本上此处有拉施特所常用的合赞汗尊号帕忒沙亦·伊斯兰——伊斯兰君王,因为阿八哈汗出征叙利亚是在伊斯兰教历680年,他自己就死在那一年。见本卷俄译本第184页。

他派遣宗王阿鲁浑率领军队去反击捏古迭儿军。他到达昔思田，围攻了[城]后回来了。他随身带来了木八剌沙的长子完者不花和他的其他后裔。同年3月14日，阿八哈汗进向也里，同月最后一天，哈剌温人的异密们前来表示归顺。4月2日，他们在被接见时表达了臣服的感情，献上了礼物，[阿八哈汗]安抚了他们后回到了京城帖必力思。[阿八哈汗]说："既然我们的荣耀的父亲征服了如此辽阔的地区，无论如何应当分给他的妻子和儿子们各一份。"他把篾牙法里勤地区赐给忽推哈敦，把迪牙别克儿的一部分地区和札即鲁地区赐给完者哈敦，把撒勒马思赐给术木忽儿的妻子讷伦哈敦和他的儿子术失怯卜和勤疏，另一些地区则赐给了嫔妃所生下的其他儿子们。札剌亦儿部人忽忽来豁儿赤的儿子异密不花当他的父亲死时[还]是个小孩子。阿八哈汗保护他，提拔他直到担任大倚纳为止。[阿八哈汗]命他负责处死纳邻[①]，并将[玺印]交付给他，他成了一个大异密。

相当于679年2月[1280年6月]的龙年，阿八台那颜去世。就是这些!

叙马只忒-木勒克·也思迪向阿八哈汗告密[②]之始，以及受到抨击的撒希卜苫思丁及其兄弟的权势衰落（祝他们流芳千古！）

677年[1278/79年]，各方面攻击幸福的撒希卜-底万苫思丁，

① 关于纳邻之被处死，见本卷俄译本第298页《合赞汗轶事》第三十二则。

② AYKAQY KaRDaN。

93 想排除他(愿伟大的君王开恩于他!)。这些人中的一个为马只忒-木勒克·也思迪。他的父亲名叫撒非-木勒克。他[马只忒-木勒克]* 担任也思迪阿答毕，有一段时期曾在撒希卜-底万火者苫思丁的儿子火者别哈丁身边供职。从那里他又转而供职于火者苫思丁(愿他的住所散发芳香!)。[苫思丁]*保护了他，委派他办过两三次事①。顺便说说，一次是派他确定格鲁吉亚和那些地区的人数。

[马只忒-木勒克]*的事迹如下：他出身于也思迪宰相阿答毕家族，他的父亲为撒非-木勒克。他曾两次到合罕陛下处，携带诏勅和牌子返回。他是个天生的文牍员和十分能言善辩、能干的人。当亦马答丁·阿里·可疾维尼被派去担任报达长官时，他在大帐中，便同他一起到那里去。他在报达地区工作了几年，积攒了一笔相当大的财富。当传来消息说：亦马答丁被处死了，他便带走所有的东西去到瓦昔忒和巴思剌，渡海前往法儿思。在海上，强盗袭击了他，抢走了他的财产，并拘捕了他，将他送到印度，带上镣铐。经过很长一段时期他才被释放，要回了一部分资财，用这些资财做买卖。但他没有获准回到我们这边来。最后，他将这些资财大部分丢下在那里，逃回到了也思迪。当地居民见他回来很高兴，阿答毕忽忒巴丁·玉速甫沙想把宰相的职位授给他，但他拒绝了。在坚决请求[他担任宰相的情况]*下，他提出如下条件答允任职：今后朝廷中每个人要履行委派给他的事，不得越职。阿答毕答允由他让各种官吏各守其职，每人委付以适当工作，主要事务的管理则由

① B 本作"大事"。

他裁决。

按照这个条件，选择了他就任的日子，全体达官贵人们都来了。有这样的习惯：人们从阿答毕处将盛墨水的器具送到底万所在地，放在织金桌布上，摆在宰相面前，供他用来批写王室文书。那天，阿答毕有一个粗卤的、常行使哈的卜职权的侍从，按照过去的习惯和他所具有粗卤性格请求［准予］送去盛墨水的器具和桌布摆在宰相面前。阿答毕忽略了所订立的条件，许可了他的请求。到了选定的时刻，侍从进来将桌布和盛墨水的器具摆在马只忒-木勒克面前，并将王室文书交给他，让他批写。马只忒-木勒克很生气，他把文书扔在一边，站起来大怒而出。他立即前往亦思法杭，并说道："既已订立了如此条件和义务，［阿答毕］一开始就把要紧的大事交给侍从去办，［我］怎么能掌管大事呢？"不管一再对他劝说了多少次，他没有听从，离去了。

他在亦思法杭为别哈丁效劳，有一段时期被算作他的亲信，在他身边供职。但因为他发现他［别哈丁］过于专横、粗暴，很爱搞阴谋诡计，他就转而为幸福的撒希卜苫思丁效劳。撒希卜派他到格鲁吉亚去统计［人口］。他在短时期内办好了这件事，使所有的人惊叹不已。另一次，［苫思丁］派他到毛夕里和迪牙别克儿去收税，并对那些地区进行整顿。他非常值得称赞地办好了这些事回来。因为［苫思丁］从他身上亲眼看到完美的才能和明智的痕迹……］①。

［但］由于［苫思丁］没有非常明显地根据外表确信他是否值得

---

① 以上方括号内千余字据A本（页边上后来添加的）、C、L、I本增补。

信任，因此他没有竭力奖励他和保护他。

在马只忒-木勒克认清了这一点，得到允准以后，到也思忒去，在自己家里住了若干时期。［然后］再次从那里去到火者别哈丁处效劳，在他身边供职。通过［他的］帮助，撒希卜-底万火者苫思丁(愿卓越的真主修成他的寺院)派他到鲁木去办事。他在那里待了一段时期，回来后照旧在火者苫思丁身边供职。有一次，幸福的撒希卜阿剌丁(愿真主宽恕他！)的僚属(纳亦卜)阿昔儿［的儿子］马
94 只答丁偶然成为他的同路人。在交谈时，他谈到了密昔儿①军队的强大以及它的武器、装备之多。马只忒-木勒克抓住这一点，去到也速-不花驸马处说：撒希卜-底万的兄弟的僚属（纳亦卜）按照［撒希卜-底万］兄弟俩所出的主意和他们的同意，与敌方密昔儿(埃及)人串通一气，他们被告知他们的所有的事，并经常期待着［埃及］*军队从那里开到我国来，以便把报达地区交给他们。也速-不花驸马将这些话奏告了阿八哈汗。有旨逮捕阿昔儿的儿子马只答丁。人们就他所讲的话审讯他。在法庭审讯②时，他被打了一百多棍，但他的罪没有被证实，于是人们把他交给了撒希卜-底万。撒希卜-底万原谅了由于马只忒-木勒克而发生的事，签发了任命他［马只忒-木勒克］*为昔瓦思长官（哈乞木）的委任状。当他获悉他遭受苦难的情况和财产贫乏，便给他一巴里失钱和一小颗红宝石以及一张由鲁木撒希卜支付给他的一万底纳儿的支票。因为马只忒-木勒克正是这样干的，便思索起来，想出主意。为此，他在也速-不花驸马身边供职，经常竭力向撒希卜-底万两［兄弟］*报复，

① P、B 本增"国王和"。

② YARΓW。

等待好机会①，直到678年11月初[1280年3月] 阿八哈汗到呼罗珊去时为止。当他[阿八哈汗]*来到可疾云，宗王阿鲁浑出来迎接[他]，马只忒-木勒克让他的一个亲信去见宗王，报告说："奴婢想报告一些话，已经有一年多了，因为不能通过异密和亲信们的嘴来报告。如果奴婢这样做，就会被撒希卜-底万打听到，他就会用国库的财产向他们行贿，叫他们对这些话保守秘密。现在我认真地想了想：异密们会由于受贿或受到好处而出卖国家利益，宗王则不会出卖自己的利益。因此，我来[向您]*报告：无论有多少财物从各地区进入国库，都将有利于撒希卜-底万从国家财物中获得的他的产业②，而他竟忘恩负义到如此地步：他与密昔儿算端串通一气，鲁木的波儿瓦纳则按照他的主意与奔都黑答儿串通一气，秃忽、秃答温把阿秃儿和兀鲁黑秃由于他的背信弃义而死去。他的兄弟阿剌丁使报达地区完全受自己支配，为自己准备了帝王才配戴的、饰以宝石的王冠，搜集了无数珍宝，埋藏了无数宝物。如果君王允许奴婢，奴婢就要告发撒希卜-底万：他以自己的名义用国家资财③几乎购买了四千万产业，他还拥有二千万现金以及畜群和马群，如果在所有的金库中，除了从邪教徒的城堡和报达运来的东西外，还能有一千万钱的话，那可以因奴婢所报告的这些情况让奴婢认罪伏法。管理昔瓦思的委任状、一巴里失钱、小红宝石和一万底纳儿支票，是他为了让[奴婢我]*保持缄默，给奴婢的。"他[马只忒-木勒克]把所有这些话报告了宗王阿鲁浑。

① 从这一段开首至此，C、L、I本的内容按另一种文辞叙述，略有些不同于本文。
② AMLAK。
③ MAL(i) PADŠAH。

宗王把这些话[①]报告给了阿八哈汗。[阿八哈汗]说:“在逐渐
95 作好准备之前,你不要把这些话讲给任何人听”。当阿八哈返回京城帖必力思时,他在阿儿兰地区过冬。那个冬天处死了篯力剌即丁·巴巴亦·可疾维尼和哲马里丁·哈梯[②]。同年春天,当[阿八哈汗]来到舍儿维牙思时,有一天他在木撒里牙木堡(RBAṬ)的浴室里。马只忒-木勒克在异密脱合察儿的袒护下[③]来到浴室的更衣室里[向阿八哈汗]报告了过去对宗王阿鲁浑讲过的事,并讲了更多的事。阿八哈汗对撒希卜-底万非常生气,他派遣急使到所有各地区去把他[撒希卜底万]*的僚属抓起来,连同账册一起送来,以便在至尊面前调查细情。

撒希卜-底万向完者哈敦求援[④],并笔述道:在此以前买到[⑤]的所有产业[⑥],都是君王的财产[⑦]。[完者]哈敦根据他的笔述报告了他的事,替他说情,挽回了阿八哈汗[对他的]*垂青,把撒希卜-底万从深渊中拯救出来。有旨让急使们返回,没有触动撒希卜-底万的僚属。

马只忒-木勒克失去了希望,他写了一份简要的报告[⑧]:“既然君王垂青于撒希卜-底万,他无论什么时候也不会饶恕奴婢了。奴

① C、L、I、P、B 本增:“当面”。
② C、L、I 本作 XṬNY。
③ P、B 本增:“以及在他的都督撒都剌丁·曾札尼的协助下。”
④ C、L、I 本增:“和请求庇护”。
⑤ C、L、I 本增:“根据陛下授权而买到”。
⑥ C、L、I、P 本增:“和东西”。
⑦ C、L、I 本增:“因为是用他的钱买的,他[苦思丁]及其子女都对它们没有任何权利。”
⑧ WTWK。

婢希望陛下将奴婢托付给任何一个异密，让他来保护奴婢，免遭［撒希卜-底万的］奸谋，或者降旨让奴婢离开这个国家。”阿八哈汗回答说:“尽管我开恩于撒希卜-底万，我并不归罪于马只忒-木勒克。让他在大帐左右供职，与脱合察儿、出失［?］、兀儿都乞牙交朋友吧。”马只忒-木勒克把希望寄托到［君王的］*帮助上来，他按照颁降的诏旨在［君王］*左右效劳，同撒都剌丁·曾札尼一起等待不管什么样的好机会，直到相当于679年的……① 年春天颁下诏旨任命马只忒-木勒克·也思迪为从阿母河岸到密昔儿的监管者(木失里甫)，成为撒希卜-底万的同僚为止。当阿八哈汗带着全体后妃、宗王、异密和王国的栋梁、宫廷贵族们在篾剌合的寺庙中时，命令② 大声宣读这个诏旨。所有的人都意见一致地说:“蒙古君王任何时候也没有对大食人颁发过这样的诏旨。”阿八哈汗对马只忒-木勒克说:“要谨慎处理国事和财产、国库、珍宝等事务，熟悉一切情况。让你的僚属们掌管一切事务。小心谨慎，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与大帐失去联系。如果有人企图侵犯你，我是知道怎样对付他的。”

［马只忒-木勒克］获得如此有力的庇护，所有的人都尊敬他，他于是取得了大权；因此③ 撒希卜-底万苫思丁权势衰落，不管他怎样支撑，他的权势也不见起色。马只忒-木勒克给撒希卜苫思丁(愿真主怜悯他!)寄去了如下四行诗:

① 诸抄本均缺。
② C、L、I 本增“全体跪下、并……”。
③ 在 C、L、I、P、B 本中“他于是取得了大权；因此……”作“于是他的宫殿成为大人物和小人物的栖留和避难场所。”

96 诗

我想潜入你的忧愁的海洋，
或者沉没，或者取得真珠。
怕侵害你，但我想取得它，
我的脸或颈部将变得通红。

作为答复，他寄回了如下诗句：

诗

因为不应与君王诉讼，
必须忍受命运的不幸。
你所干的这件事，——
是你干这件事将使你的脸和颈部变得通红。

马只忒-木勒克见他的奸计没对撒希卜-底万起作用，便去对付他的兄弟阿剌丁，开始对他百般攻击。有旨将他逮捕，他的僚属马只答丁·伊宾·阿昔儿坐在他对面与他对质说："就是从这样的地方你有这么多证据，就是从这样的人处你有这么多证据。"撒希卜苫思丁明显地看到事情需要特别有分寸，他通知兄弟说："你无论如何也不要否认，以免产生麻烦，因为人们说：'在取得赔偿以后，不必感谢财神。'"阿剌丁同意交出一百万钱。在交出这些钱以后，如后文所述，又向他索取了更多的钱，直到他被带上镣铐，押到报达桥上示众，并受到各种殴打、刑讯的折磨，迫使他把他所有的全部东西交出为止。这以后他甚至卖掉了自己的子女。最后，他的事业完全失败，而马只忒-木勒克则官级高升。就是这些：

叙阿八哈汗出征叙利亚，宗王忙哥-帖木儿同密昔儿人作战，以及君王返回和平之城报达

由于叙利亚人入侵鲁木和迪牙别克儿地区，进行袭击，破坏伊斯兰教徒领地，糟踏庄稼，激起内乱，阿八哈汗对这些人很愤怒，他果断地决定出征那些地区。他在一路上狩猎，抵达哈不儿和叙利亚的剌黑巴①，但没有渡过幼发拉底斯河，他派遣自己的兄弟忙哥-帖木儿率领先头部队前行。他到达希木思时停驻了下来，而阿八哈汗驻扎在河的这一边，面对着迭亦儿-亦·必儿。迭亦儿的居民四散逃走了，有旨掠夺他们、放火烧掉咱里必牙堡，并同剌黑巴人作战。同年，即680年6月29日[1281年10月15日]，[阿八哈汗]回到辛札儿，并于7月中旬进入毛夕里郡马黑里牙必牙的大帐里。

相当于蛇年脱忽宗赤月17日的7月14日星期四[1281年9月29日]，双方军队在希米思附近发生遭遇战。队伍几乎[延伸了]四程远。马祖黑阿合和罕都忽儿的部队在右翼，而阿里纳黑、泰出-把阿秃儿和宗王忽剌术、合剌那海在左翼。突厥人[用弓]射箭，射伤了若干密昔儿人和叙利亚人。阿里纳黑伯进攻他们的右翼，将他们驱逐到希米思。他们害怕这次进攻，一下子全都扑向中军。宗王忙哥-帖木儿还是个少年，没有见过激战，由大异密中的帖克捏和朵剌带-札鲁忽赤发号施令。他们有些畏缩，转身后退，战士们便逃跑了。蒙古军队死了许多人。当这个消息传到阿 97
八哈汗处时，他对异密们非常生气，说道："夏天召开忽里勒台时，

① R(a)ḤB(a)T ALŠAM。

我将惩处有罪者，而明年我将亲自再到那里去，把这件事改正过来。”7月17日星期天[11月2日]，他渡过底格里斯河，驻扎在苦沙甫(KŠAF)，从那里前往报达。8月2日星期天[11月17日]，他驻扎在木哈瓦里附近，马只忒-木勒克则来到报达索取火者阿剌丁答允给的三百万钱。阿剌丁把他所有的东西一下子完全给出，甚至卖掉① 子女，然后写下笔据② 说：今后若能从他那里找出几个迪儿赫木，他就有罪。阿八哈汗可怜他，于680年9月14日[1281年12月27日]释放他出狱。

马只忒-木勒克再次对他动了恶念。有旨命他同异密脱合察儿、兀儿都乞牙到报达去审查火者阿剌丁的账目，向他索取三十三万钱，让他用自己所剩留的东西偿付，如果他不好好偿付，就用殴打和暴力来索取。由于什么也没有索取到，就开始拷打和折磨他：押着他在城里走并加以殴打。就是这些！

叙阿八哈汗从报达返回时在哈马丹城里去世

680年11月3日[1282年2月13日]，阿八哈汗从京城报达到哈马丹去。他于12月6日星期三[3月18日]到达哈马丹，驻留在篾力法黑剌丁·米讷赤黑儿的宫中。他全部时间沉溺于宴饮、享乐。680年12月20日星期三[1282年4月1日]，相当于……③年亦勤迪月21日，他在饮酒过度之后，半夜里出去大小便时，变更情势和预定死亡时辰者④ 使他在幻觉中看到一只落在树枝上的

① C、L、P、B 本增“妻子和”。
② MWČ(i)LGH DADH。
③ 诸抄本均缺。
④ 即上帝。

黑鸟。他喊叫道："这是一只什么黑鸟？"——遂命令箭手用箭把它射下来。人们不管环顾了多少次，也没有找到不管什么样的鸟。他突然闭上眼睛，在黄金安乐椅上[向神]* 交出了柔弱的灵魂。681年1月16日星期天[1282年4月26日]，在毛夕里郡的一个地方，忙哥-帖木儿也去世了。在阿八哈汗的各处大帐中，人们为死者哀悼，他的灵柩被运到沙忽帖列，在伟大的伊利汗[旭烈兀]* 旁边埋葬，而他命令自己的荣耀后裔长久活下去。就是这些!

第三部分

他的可嘉德行和卓越品性。他所宣示的卓越谕旨①。前两部分中未载、从各种册籍和各种人士处零散获知的他的时代中所发生的事。②

① C、L、P、B 本增"训言和言论"。

② «阿八哈汗传»的第三部分的正文在所有各抄本中均缺，紧接着上列标题的是«阿合马汗(帖古迭儿)传»。

成为君王后被称为阿合马算端的、成吉思汗之子拖雷汗之子旭烈兀汗的儿子帖古迭儿传

此传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　叙其出身，详细列述其后妃、诸子、诸女和出自他的孙子们直到今天为止，简述其诸婿及后裔世系。

第二部分　在他登上宝座之前发生的事。即位时他的宝座、后妃、宗王、异密们的图像。他在位时期的编年纪事。简述当时发生的内乱和事件。

第三部分　简述其可嘉德行、品格和习惯。与他有关的若干事迹。前两部分中未载、从各种人士处零散获悉的他的时代发生的事件和奇异事迹。

帖古迭儿（算端阿合马）传

第　一　部　分

叙其出身，详细列述其后妃、诸子、诸女和他的孙子们直到今天为止，简述其诸婿

阿合马为旭烈兀汗的第七个儿子。他由忽推哈敦所生。他有许多后妃。他的长后为弘吉剌惕氏脱古思(TKWZ)哈敦；在她之后，娶了亦儿马尼哈敦，也是弘吉剌惕部人；在她之后，娶了忽辛阿

合的女儿拜帖斤;在她之后,娶了木撒驸马的女儿秃答忽哈敦; 在她之后,娶了勤疏的女儿、秃合察黑的母亲亦里-忽都鲁,[后来]*她被怀疑行使巫术而被抛进河中。阿合马是在即位时娶她的,曾给她戴上了孛黑塔黑(固姑冠)。最后,他还娶了秃带哈敦。

他的儿子有三个,依次如下:合卜兰赤,为亦儿马尼哈敦所生;阿儿思兰赤,他的母亲也是亦儿马尼哈敦;那合赤儿,他的母亲是一个名叫忽儿忽臣(QWRQWJYN)的妃子。

他的女儿有六个,依次如下:[长女]*古出克,为脱古思哈敦所
生,嫁给了阿里纳黑。次女昆出克,她的母亲是亦儿马尼哈敦,如
今她是撒鲁赤的儿子、大异密亦邻真的妻子。三女扯扯克,也是亦
儿马尼哈敦生的,她嫁给了迪牙别克儿异密、都剌拜① 的儿子孛剌
出。四女赛讷②,也是亦儿马尼哈敦生的,嫁给了吉来宝儿赤的儿
子章丹③。[五女] 赛伦,是秃答忽④ 哈敦生的,嫁给了兀鲁克 99
(AWRWG)哈敦帐殿中的侍臣哈剌出。[六女]客勒秃儿迷失是一
个名叫弘吉剌臣 (QWNQWRǰYN)的妃子生的,嫁给了不忽
(BWΓW)的儿子、万夫长沙带。如今沙带的儿子⑤秃罕⑥娶了她。

第二部分

在他登上宝座之前发生的事,即位时的宝座、后妃、宗王、异密们的

① A、C、L 本作 DRBAN。
② S、C、L 本及畏兀文本作 MAYNW。
③ S、L 本作 ḤNDAN; C、B 本作 ḤБDAN。
④ S 本作 TWRAKW; B 本作 TWDAKWR。
⑤ S、B 本作"兄弟"。
⑥ C、L 本作 ṬWΓWN。

图像。他在位时期的编年纪事，简述当时发生的内乱和事件。

在他即位之前发生的事

阿八哈汗死去时，后妃、宗王、异密们都在察合秃[河]畔哀悼他。阿合马从曲儿忒思丹来到。在阿八合汗去世之前，帖必力思都督纳儿都阿黑塔赤被宗王阿鲁浑召去办某件事，他轻装到了那里。当时，失克秃儿那颜也被他召去。他走了四天，到那里晋谒了宗王，宗王带了为数不多的人到了篾剌合城诸哈敦和宗王处。他们在举行父亲葬后宴饮时向他献上了杯子。在他身边侍奉他的不花命令以往侍奉阿八哈汗的速古儿赤、阿黑塔赤、豁儿赤及其他近侍们照旧经常侍奉宗王[阿鲁浑]*。[在阿鲁浑身边]*效劳的大异密有不花、失失巴黑失、朵剌带额玉迭赤、出失、兀儿都乞牙。举行了追悼仪式后，他们前往纳合秃[河]。在宗王阿鲁浑到来之前，出席的宗王帖古迭儿、阿泽、弘吉剌台、忽剌术、脱合-帖木儿、术失怯卜、勤疏、拜都以及哈敦、异密们就王位继承问题举行会议，并议论说："如今王位未定，在其他宗王们到来之前怕是会给国事造成不利吧！"在那次会议上，弘吉剌台、忽剌术、术失怯卜、勤疏以及异密失克秃儿那颜、孙札黑-阿合、阿剌卜、阿昔黑(ĀŠYQ)、合剌-不花等人推戴阿合马为国君。完者哈敦和她身边的异密们则想让忙哥-帖木儿[当国君]*。不花和他的兄弟阿鲁黑(ĀRWQ)，阿黑不花和阿八哈汗的其他近侍们说："宗王阿鲁浑以其智慧、见解、洞察力和严谨的统治高出于一切人，他应该统治国家。"

这时传来消息：宗王忙哥-帖木儿已死，于是就不再提到他了。忽推哈敦也倾向阿鲁浑宗王方面，竭立推戴他。最后，他们之

间产生了意见分歧。失失巴黑失是个很聪明和能干的异密。当他看
到大部分异密拥戴阿合马，便对宗王阿鲁浑说:“你同意阿合马即
位吧，这样才对你和我们有好处，我们趁早离开这次会议吧！”因为
宗王[阿鲁浑]*身边没带军队，他不得不同意了。相当于681年1
月26日[1282年5月6日]的羊年兀春赤月7日，全体异密们一
致推戴阿合马为国君。三天后，阿鲁浑从阿剌答黑返回，到昔牙苦
黑(SYAH KWH)去了。他掌握了父亲的金库，脱合察儿从法儿
思到他那里来效劳。忽推哈敦带着与她心意一致的宗王们前往阿
剌答黑。撒希卜底万苫思丁在阿鲁浑宗王处供职。当阿合马当上
国君时，忽推哈敦帐殿的长官阿昔黑把[撒希卜-底万]送到了阿合 100
马帐殿里。相当于……①年……②月的681年3月13日星期天
[1282年6月21日]，按照规矩，他们立下了誓书③。弘吉剌台用
右手扶着阿合马，失克秃儿那颜用左手扶着阿合马，将他扶上了王
位，他们按照蒙古人的习俗举行了庆贺和欢呼仪式。因为他信奉
伊斯兰教，所以人们称之为算端阿合马。就是这些。

叙阿合马即位后宗王阿鲁浑来到阿合马处，宗王弘吉剌台死亡的原因，火者阿剌丁·阿塔-灭里得到保护，以及马只忒-木勒克的受惩治

在欢庆典礼举行之后，[阿合马]下令将沙忽帖列储存的财宝

① 诸抄本均缺。
② 诸抄本均缺。
③ MWǰLKA。

取来，分赐给后妃、诸王、异密们和贫困者们，在全体军队中每个士兵分得一百二十个底纳儿。

突然，宗王阿鲁浑带着两三千个骑兵来到，他责问道："你为什么不等待我参加即位典礼，我要扶你登上宝座。"

阿合马对他表示尊敬，并亲手把保留给他的二十巴里失交给了他，另外两个巴里失则给了宗王拜都。在那些天里，阿鲁浑和弘吉剌台结成了亲密的友谊，他们在这一友谊的中介人秃乞台哈敦的帐殿中缔结了联盟。此后，他们之间急使不断来往。正如后文所述，弘吉剌台因此被杀。

宗王阿鲁浑经阿合马准许从阿剌答黑返回，3 月 26 日[1282 年 7 月 4 日]停驻在昔牙苫黑，[阿合马]*派遣[1]急使们到哈马丹去把关在监狱中的阿剌丁·阿塔-灭里以及马只忒-木勒克送来。阿合马在位时，马只忒-木勒克的庇护人为阿勒塔术阿合的儿子也速-不花。[马只忒-木勒克]开始搞过反对火者苫思丁的奸计，几乎取得对各地区的最高监督权。撒希卜苫思丁请求亦儿马尼哈敦保护，在她的保护下取得了以往的权力。他教唆某些人告发马只忒-木勒克，揭发了他的一些真事，也加进了一些谎话。这时，马只忒-木勒克派人告诉宗王阿鲁浑说："我是你的臣仆，撒希卜-底万[苫思丁]*曾对你的父亲下过毒药[2]。因为他知道我了解这个情况和预先得到通知，所以他要谋害我的性命。如果我被他害死，我必须让宗王知道[我的死因]*。"马只忒-木勒克有个

① 根据下文，看来较大可能性为：派遣急使们的是阿合马。

② B 本增"并杀害了他"。

外号为撒都丁的侄儿①获悉了这件事。②他曾受委屈于马只忒-木勒克，流落在小街巷上。撒希卜-底万的一群跟班们把他拉拢过来，让他为撒希卜效劳。[撒希卜-底万]答允让他担任伊拉克·额者木的财务官(MSTWFY)之职。这一点立即使他感到心满意足。他便去觐见阿合马说：马只忒-木勒克同宗王阿鲁浑相勾结，卑躬屈节地派急使到他那里去。

最后，有旨发还阿剌丁·阿塔-灭里被没收入国库③的财产、家什，对他加以厚待，赐给他各种家具什物和物品。阿剌丁把那些 101
东西摆出来，并奏告道："我们兄弟俩所获得的一切东西，完全都是伊利汗的恩赐之物。臣在这次忽里勒台上按照捐献的习俗将一切东西分给大家"，——他作了手势，让人们把所有的东西分别拿光。

有旨让大异密孙札黑-阿合和阿鲁黑审讯马只忒-木勒克。人们在他的家什中找到一张狮皮。狮皮上写有黄色和红色的模糊文字。因为蒙古人很忌讳巫术，所以他们对所写的东西很吃惊，把他交给法庭审判，围绕这些文字讯问了很久。巴黑失同珊蛮们说："这张护身符必须在水里浸一下，然后把水挤出来，让他把水喝掉，以便把行使巫术的邪毒还给他"。人们迫使马只忒-木勒克这样做，但他拒绝了，因为这张护身符是司教(洒黑)奥都剌合蛮制成的，偷偷地放在他的家什中的。他认为这里必有阴谋诡计。当他被认定为有罪时，孙札黑阿合不同意杀死他。无论多少次恳切请求，孙札黑不予理睬。突然，他[孙札黑]*的腿得了病。司教奥都

① C、L 本增"为马只忒-木勒克的一个僚属"。

② C、L、P、B本[此句之后]*作"在那些天里，由于[他]表现出的仇恨态度(B 本作背叛行为)，马只忒-木勒克撤掉了他所担任的会计官之职，因此……"。

③ BR SBYL MṢADRH STDH AND.

剌合蛮去看望他的病，一直劝说他，直到他同意、批准处死马只忒-木勒克为止。阿合马降旨，把马只忒-木勒克交给他的敌人，让他们惩治他。

当他被交出的消息传播开来时，聚拢来了一大群人。撒希卜苫思丁（愿真主宽恕他！）不准人们处死他，并请求人们饶恕他。火者阿剌丁和火者哈伦说服了[他]，在夜里把他 [马只忒-木勒克] 交到了百姓手中，让人们把他分割为几部分。681 年 5 月 8 日星期三[1282 年 8 月 14 日]，他被杀于阿剌答黑地方，他的四肢被分别送到各方。

阿合马对火者阿剌丁加以恩宠，将报达赐给他[掌管]*，他在若干时期没有职位之后，并没有前往那里，① 他派[自己的]僚属到那里去整顿各种行政事务。就是这些。

叙阿合马和宗王阿鲁浑不和的开端，阿鲁浑从呼罗珊来到报达及其返回呼罗珊

阿合马好几次派遣急使到阿鲁浑处去请他将不花派来，阿鲁浑总是加以拒绝。最后，阿鲁浑答应了，于是不花哭泣着启程了。当不花来到阿合马处，忽推哈敦对他表示尊敬，将伟大伊利汗[旭烈兀]*衣服中的一件长袍给他穿上。他待在那里，什么事也没有干，宗王阿鲁浑则从速忽儿鲁黑(SΓWRLWQ)到呼罗珊去了。681 年 4 月 4 日[1282 年 7 月 12 日]阿合马宠遇弘吉剌台，将秃乞台哈敦嫁给他，并派遣他带着大军去守卫鲁木地区。4 月 19 日，

① C、L、P、B 本在文字上稍有歧异，但大致都说阿剌丁"在虚弱之后坚强起来后"，再次前去整顿职务。

在他之后阿合马又将异密阿黑不花派去。

[阿合马]很敬重司教奥都剌合蛮，称之为父，而对住在阿儿兰的一个巴必·牙忽卜的穆拉德教派者明里则称之为弟。他常去明里住处，而明里的住处距帐殿不远，他醉心于伊斯兰教托钵僧的伴有音乐、舞蹈的狂热跳神，很少管理、整顿国事。他的聪明和能干 102
的母亲忽推哈敦同阿昔黑一起主宰各地事务。尽管他是由于失克秃儿那颜和孙札黑阿合的尽心竭力而当上国君的，他却只赐给失克秃儿一柄伞表示恩宠，并未重用他们。顺便说说，他按照司教奥都剌合蛮和撒希卜苫思丁的意见，于[6]81年5月19日[1282年8月25日]将世界上最有学问的毛拉忽忒巴丁·泄剌即作为使臣派往密昔儿。

[6]81年1月1日[1282年4月11日]，受火者阿剌丁庇护的异密阿里-扯乞班① 和他的奴隶的儿子忽都鲁沙前来宗王阿鲁浑处效劳，并禀告说：撒希卜-底万派遣一个人到火者瓦只哈丁处去，让他对宗王下[毒]药。[阿鲁浑]*下令将火者瓦只哈逮捕于忽章(QWǏAN)并洗劫他的家，但由于不鲁罕哈敦的说情，[阿鲁浑]*饶恕了他。……②年6月23日，阿鲁浑释放了他，并下令让异密阿里在他身边效劳，直到这件事调查清楚为止。

阿鲁浑为了过冬，动身到报达去。他在列夷宽宏大量地赏赐了③篾力法黑剌丁，仍旧让他当该地区的统治者。当阿合马听到这个消息时，派遣急使去逮捕篾力，把他送到设里汪，用各种折磨

① A 本作 ǏБKYБAN；S 本作 ḤKYBAN；C、L 本作 ǏYKBYAN；P 本作 ḤYKYBAN；B 本作 ḤБKББAN。

② 诸抄本均缺。

③ SYWRΓAMYŠY。

手段拷问他。宗王阿鲁浑得知[这件事]后，派人通知异密们和撒希卜-底万说:“篾力是我的父亲,把他交给我，我要委派他担任精细的事。为什么要折磨、拷问他?如果他遭到伤害，我要为此向你们报仇。撒希卜-底万大概认为我们会饶恕他所干出的事吧!”

当宗王[阿鲁浑]*抵达报达,火者阿剌丁的僚属纳只马丁·阿思法儿已经死了。[宗王]说:“我要索取阿剌丁所欠缴的税款以及他在我父亲在位时欠缴的税款。”他逮捕他的僚属和仆役，向他们追索。纳只马丁·阿思法儿[的尸体]被从地里掘出,扔在道路上。当这个消息传到火者阿剌丁处时,他很生气、很不痛快,遂患了头痛病,并由此于681年12月4日[1283年5月3日]在阿儿兰地区死去了。火者苫思丁之子哈伦被派去代替他统治报达。宗王阿鲁浑在报达度过那个冬天。在报达驻冬、在昔牙苦黑驻夏的驻在阿八哈汗帐殿周围的阿八哈汗御林军一万哈剌温人部队，宗王中居于前列的乞合都、拜都,异密中的脱合察儿、察兀忽儿、成忽秃儿、朵剌带额玉迭赤(AYDAǰY)、……①-脱忒合兀勒、出失、弘出黑巴勒以及阿八哈汗的其他护卫和近侍们②,——他们都拥护宗王阿鲁浑。阿合马害怕他们结成联盟。[阿鲁浑]指定军队由术失怯卜、阿鲁黑和忽鲁迷失统率,让军队在迪牙儿别克儿过冬，有了这支军队,那些人通过鲁木和报达联系就不可能了,而他就能安全了。

春天，宗王阿鲁浑从报达返回呼罗珊。宗王阿鲁浑将术失怯

---

① A本作AYḤY; S、L本作AMḤY; C本作AБČY, I本作AБǰY; P本作AБḤY; B本作AБLḤY。

② KZYKTANAN W(a) MLAZMAN。

卜和上述异密们留在帐殿周围，随身携带了兀儿都乞牙和不黑带阿黑塔赤。当他来到列夷，用木棍狠狠打阿合马[方面委派在]当地的祁督，把他的脖子夹在羽形矛中，让他坐在驴子上去见阿合马。此后，他经常派出急使为父亲被毒害事，把撒希卜底万叫来，103
并索回被阿合马扣留的自己的私仆。他们之间内讧的火焰由此熊熊燃起。

当[阿鲁浑]抵达祃椤答而时，额木格臣那颜带着一万军队出来迎接他。[阿鲁浑]把率领二万人守卫阿母河[1]岸的罕都那颜叫到了身边，对他说道："我的父亲在世时召见我，我不带军队奉旨前去。当我到了那里，他已经死了，于是事情整个地颠倒了。因为我没有军队，所以我迫不得已只好表示同意。现在，如果你们，异密们，支持我，我将用剑从掠夺者手中救出父亲的王冠和宝座，我将感谢你们的努力，我们的美名将响彻云霄。"罕都那颜回答说："尽管情况如宗王所言，但阿合马是长辈，如果他在那些地区当上了汗，你由于神的仁慈和恩惠也是这些地区的统治者和君主。听我这个老人的话，不要反对他[阿合马]吧。而如果他向你进攻，那时我们这些奴隶们将不惜牺牲生命，采取对付办法。"他就这样竭力规劝他，[但]宗王不听。罕都那颜回去了，他因此开始倾向阿合马方面，因为按照出身[2]，他出自忽推哈敦的帐殿。宗王则依旧沉浸于筹思这件事。

---

① B 本作"不花剌和阿母河"。
② AWǰAWR。

叙宗王弘吉剌台事件及其死去，阿合马出征呼罗珊，以及宗王阿鲁浑一度失利后取得胜利

阿合马来到阿剌答黑夏营地，派遣司教奥都剌合蛮出使密昔儿，但人们把他扔进大马士革死牢中，他一直被监禁到死去为止。阿合马以举行忽里勒台为借口召见弘吉剌台。弘吉剌台遵旨前来，待在[阿合马]身边，但他派自己的一个名叫扯里克的亲信带着鲁木地区的珍稀物去见阿鲁浑汗，表示歉意。阿鲁浑十分尊敬地接待了扯里克，并通过他送给弘吉剌台两头猎豹。当阿合马得知这个情况，对弘吉剌台完全绝望，他俩之间关系恶化到如此地步，以致在场的人能看出他们额头上的愤怒痕迹。

当时传出消息说：弘吉剌台同阿鲁浑商量好，在新年庆典[1]上他将逮捕阿合马，在这个主意上，古出克-兀讷忽赤(ANWQǰY)和沙带阿黑塔赤同他一条心，某些战士厌恶他[阿合马]*好发号施令的癖性，他们赞成弘吉剌台将他[阿合马]逮捕，决定在夜间干这件大事。阿合马得知了他们商量好的事。在举行新年庆典的前一天，他去到女婿阿里纳黑家中，叫他第二天清晨去弘吉剌台处，将他逮捕后送到阿合马处。682年10月26日[1284年1月18日]，[阿里纳黑]对阿合马说："算端请放心吧，我要把阿鲁浑也缚住双手送来给你。"阿合马对阿里纳黑给予厚待和充分的奖励，
104 提升了他[2]，并把军队委付给他。第二天，猴年元旦，在阿儿兰的合剌巴黑结束了对弘吉剌台的事[意即杀死了弘吉剌台]*。他们将

① K(u)YNKLAMYŠY。

② C、L、I、P、B 本增："让他成为众异密之长"。

帐殿排列成圆圈①，审判了六天，处死了古出克-兀讷忽赤和沙带阿黑塔赤。在他们办完了这件事以后，有旨逮捕术失怯卜、阿鲁黑以及阿鲁浑留下在报达帐殿附近的若干异密。脱合察儿、察兀忽儿、成忽秃儿②、朵剌带、……③-脱忒合兀勒、出失和弘出黑巴勒被囚禁在帖必力思，直到阿鲁浑来到时，他们才被释放。乞合都屈服了。他们把他送到阿合马处。途中，他逃脱监管者，沿着通往撒瓦的道路投奔阿鲁浑汗。

阿合马委派阿里纳黑带着军队去征讨阿鲁浑。这个消息口传到了可疾云。伊斯兰教法官剌即丁通知了列夷八思哈，八思哈骑着驿马动身上路，到阿鲁浑处禀告说："弘吉剌台被收拾了，异密们和他的亲信们被处死了，大异密们则被监禁。阿合马把女儿嫁给了阿里纳黑，派他率领大军担任先锋来攻打你，他自己则随后出发。"

683年1月18日星期四[1284年4月7日]，阿合马娶秃带哈敦为王后，庆祝了结婚典礼。

阿合马将十万以上由蒙古人、伊斯兰教徒、阿美尼亚人、谷儿只人组成的精骑编成队列，配备上充足的武器、装备和粮草，于682年11月9日[1284年1月29日]派遣秃不忒、阿里纳黑、牙撒儿-斡忽勒、阿术-速古儿赤、合赞阿合、额舍克-秃黑鲁和孙札黑的儿子沙带率领一万五千骑担任先锋。三天后下了大雪，由于下雪行军困难，先行的秃不忒和牙撒儿迟误了。这以后，阿里纳黑

① AWRDW-RA KWRAN B(a)STH。

② A 本作 ḤNQWTWR；C 本作 ḤQWTWR；L 本作 ḤQWQWR；I 本作 ḤYQWQWTWR；P 本作 ḤБQWTWR；B 本作 ḤБQWR。

③ A 本作 AБJ̌Y；S、L、P、B 本作 AБḤY；I、P 本作 AYḤY。

同牙撒儿-斡忽勒和阿合马的兄弟脱海率领先头部队从可疾云出动，疾驰到维剌明，将依附于阿鲁浑汗的三百家匠户① 全部捕获并洗劫了他们的住房，返回到军中。

当阿鲁浑获悉这一情况时，派急使到古儿干的官库去把现有的一切送来，又派人到你沙不儿、徒思和额思费剌因的作坊把服装送来。许多硬币、物品、饰物宝石、宝石和服装在二十天内被送到了朱里章的阿迪里牙，[阿鲁浑]把这些东西分给了异密们和军队。列夷篾力法黑剌丁把分赐的一切财物一一登录。这位篾力在帐册上题作:«分赐给常胜军队的珍物册»。阿鲁浑进入官库，从他手中接过册叶，尽管他不认识波斯文，却拿起笔，突然很漂亮地写了"满速儿"②一词。法儿思宰相合瓦马丁(QWAMALDYN)[当时]在场。他对这一罕见的微妙情况感到惊讶，便禀告说:"既然'常胜'一词出自君王的吉祥笔下，这就证明至高无上的真主将赐给君王胜利。"

第二天，急使从列夷来[报告说:]*阿里纳黑及其那可儿们和军队已到可疾云地区。阿鲁浑先派兀来-帖木儿担任先锋，又派额木格臣那颜随后出动，自己则亲自沿着通往塔米沙的道路进发，而让失失-巴黑失留守辎重队③。

683年2月8日[1284年4月26日]，阿合马带着八万军队从
105 必里牙速瓦儿向木罕(MWΓAN)进发，同月13日[5月2日]，一个急使来报:阿鲁浑的军队从塔里寒方面来了。阿合马从额儿迭必

① SYṢ(a)D XANH AWZ。

② 意即:常胜的。

③ AΓRWQHA。

勒附近派阿里纳黑的儿子忽鲁迷失到他父亲处去谕示说:“如果你们兵力大于对方就作战，否则就等候我们到来。”他让额不干留守辎重队①，2月18日[5月6日]从额儿迭必勒出发，前进了两昼夜。

阿鲁浑派遣急使到捏兀鲁思处去，让他带着他所统率的一万哈剌温军跟上来，阿鲁浑也让罕都那颜带着军队来，自己则带着六千骑疾驰[前进]。双方的侦察队在赫里·不祖儿格(XYL БZRG)附近相遇。阿鲁浑的一个侦察兵被擒获送到了阿里纳黑处，被灌醉酒后进行审问，情况遂确实查明。秃不忒、牙撒儿斡忽勒和沙带驸马对一万五千骑兵进行检阅后(阿儿合孙的一万人不在内)，骑[上马][出发]*。683年2月16日星期四[1284年5月4日]，双方军队在可疾云郡阿黑火者附近相遇。阿鲁浑象暴怒的狮子般地向[敌]*军猛扑过去，直到歼灭许许多多[敌军]*为止。他们从中午厮杀到黑夜，最后秃不忒和阿里纳黑逃跑，他们从哲马里阿巴忒逃到阿卜哈儿附近，几乎逃奔了十② 程之地。而[阿合马]*方面，阿术-速古儿赤、合赞把阿秃儿和札剌亦儿部人额舍克-秃黑鲁进攻阿鲁浑的轻装辎重队③，掳获了纳只卜-哈迪木和一部分辎重队。阿鲁浑一时激愤，失去了镇静。他想前去追赶逃跑者，但异密们看不出这有什么好处。阿里纳黑有匹阿拉伯马，作战时跟在后面跑，当他的马疲乏时，就换骑这匹马。这时这匹马受了惊，在战场上奔跑起来，没有理会阿里纳黑。阿鲁浑认出这匹马，便下令将

① AΓRWQ。
② C、L、I、P、B本如此；A、S本作“二”。
③ BWNH。

它包围住。捏兀鲁思用套马索将它套住带了来，阿鲁浑将这匹马赏赐给了他，并派人去对阿里纳黑说："我从未想到，以你英雄好汉的名声，竟会在这支人数不多的军队面前转身后退和逃跑，而你的荣耀的马竟会被我们象头驴子般地捕获。你逃跑时真象在狮子怒吼面前逃窜的山羊。"传去了这样的话后，他在异密们的赞同下从那里回去了。

当他抵达列夷[附近]的德黑兰时，额木格臣把阿秃儿和另一些异密们商量好：当我们到达自己的军队和辎重队[①]处时，而哈剌温军从那方面靠近我们时，如果阿合马的军队追上来，我们就同他们在札者儿木的上方可里普失(KALBWŠ)附近作战。这样比较好，因为我们是在家门口附近，马匹得到了休息。他们在这一想法下，回去了。当他们到达答木罕时，没有找到哈剌温军的任何踪影，因为[哈剌温军]在途中听说阿鲁浑的军队已战败了。因此，他们便回去了，沿途进行袭击和掠夺。当阿鲁浑到达必思塔木时，拜谒了有名的阿不-牙即忒王（愿真主使他的伟大灵魂圣洁化！）的陵墓。他需要取得阿不-牙即忒王的恩赐，他向最高的神请求荣耀和胜利。

而阿合马求助于司教巴必和他的同道们，请求他们支持。最后，吉兆对他们[俩]*每一个[敬奉]*的神都显示出来。

106 诗

求庇于已死去的巴必的人，
他的事业无疑要毁灭。
但获助于巴牙即忒的人，

① AΓRWQ。

他的事业兴旺发达。

2月20日星期一[5月8日]，从秃不忒处来的急使来到阿合马处报告说:“我们同阿鲁浑作战。他逃走了，他的军队有许多人被我们俘获，押送了来。但后方部队①尚未到达我们处。”那一天，他们欢天喜地，2月23日[5月11日]阿合马在舍儿维牙思追上秃不忒。秃格勒-巴黑失的儿子扯里克-帖木儿由于忠于阿鲁浑被处死。第二天，忽剌术-斡忽勒带着一万军队前往列夷，[阿合马]命令异密们都签名保证不违犯不花的命令。除阿里纳黑外，全体都同意了。2月28日，[阿合马]从弘忽鲁兰出发，留下了亦儿马尼哈敦和帐殿，并派孙札黑-阿合担任侍臣照顾她。从可疾云边境起，战士们开始杀掠。尤其是谷儿只军队，在到达呼罗珊之前，使居民遭到各种残酷折磨，并窃走了所有的东西。

阿鲁浑[汗]获悉了他们的意图以后，决定召集分散开的军队。他派列格即和兀儿都-不花担任使者到阿合马处去。他们去到阿黑火者地方，请求讲和。第二天，签订了条约后，他们回来了。阿鲁浑让他们传去的话如下:“我怎么能举剑反对自己的长辈呢?我心中从来没有同您不和睦过。但阿里纳黑前来抢劫了我的工匠们②，把他们俘掳走了，我便急忙去反击他，想解救我的被俘走的人。他出兵拼命攻打我，我不得不同他作战。”异密们一致说道:“阿鲁浑是你的子侄③，两支军队都是一家人。气候热起来了，许多牲畜倒毙了，还是回去为好，况且阿鲁浑对自己的行为已后悔了。”阿

① K(a)ǏYKH。

② AWZAN。

③ 事实上阿鲁浑为阿合马的侄儿。

合马不听。第二天，已故火者纳昔剌丁·徒昔的儿子火者撒都剌丁、阿昔里丁报告说，根据星相，出征不吉利。[阿合马]勃然大怒，把他们痛骂了一顿。683 年 3 月 14 日星期三[1284 年 6 月 1 日]，宗王合赞和捏古迭儿[①] 斡忽勒的儿子乌马儿斡忽勒带着那海札鲁忽赤、失失巴黑失和阿鲁浑的急使们以求和使团的身份来到西模娘[附近]的速儿哈村。第三天，为答复这个使团，[阿合马]从里巴忒·阿希里派出了宗王脱合-帖木儿、速该和异密不花、朵剌带札鲁忽赤。[答复]*使团的内容如下:“如果阿鲁浑俯首听命，可让他亲自来或派乞合都来。”不花说:“既然我们来求和，你不应向前进了。”[阿合马]回答说:“我停留着，等你们来到哈剌罕牧场。”

3 月 17 日[6月 4 日]，他从那里出发，第二天到了答木罕(DAMΓAN)。[城]遭到了洗劫，居民遭受到各种残忍虐待。同月 20 日，[阿合马]到了哈剌罕(XRQAN)。宗王合赞从那里带着同行者返回。在那二天里，千夫长赤儿忽带及其弟也速迭儿，泄剌失都
107 督不鲁罕和一群忽失赤前来表示归顺。[阿合马]派出阿里纳黑带
着军队前行，并于同月 28[②]日[6 月 14 日]星期三驻扎在可里普失(KALBWŠ)。3 月 30 日星期五[6 月 16 日]，宗王乞合都[③]带着宗王脱合-帖木儿、速该和异密不花、捏儿鲁思、孛剌里吉来到。不花见阿合马并未遵守诺言等候，非常生气，认为阿鲁浑幸好[没来]*。第二天，4 月 1 日[6 月 17 日][阿合马]遣回捏兀鲁思和孛剌里吉，并于 3 日星期一[6 月 19 日]从可里普失出发。在这两天中，玉剌-

① A、S 本作帖古迭儿。

② B 本作 27。

③ C、L 本作合赞；B 本作阿鲁浑。

帖木儿[①]和孙台那颜之子额木格臣前来表示归顺。由于延误了时日,阿合马不满于不花和其他异密们,他对不花说:“我的看法和你们的看法,谁的更好呢?”不花说:“君王的话正确,我们这些哈剌出[②]能有什么看法。”阿合马说:“当我们以后去见忽推哈敦时,我们将在那里说这些话。”因为他带着威胁口吻说话,使不花受委屈,并把阿黑不花提升到他的位置上,不花就更加渴望阿鲁浑强大起来,[更加]归心于他。4月9日星期天,[阿合马]到了忽昌(QWǏAN),他听到消息说,阿鲁浑被围困于客剌忒苦黑(KLAT KWH)。

阿鲁浑带着孛剌里吉、捏兀鲁思、不黑带-阿黑塔赤和塔剌拜[③]在夜间从忽昌前往客剌忒苦黑。第二天早晨,他的身边只剩下了不多几个优秀的达官贵人。阿鲁浑带着不鲁罕哈敦退入了客剌忒堡,而捏兀鲁思听到阿里纳黑前来的消息,便在阿鲁浑面前跪拜禀告道:“我们最好立即骑[上马],渡过阿姆河,到火你赤处去,从那里取得他的帮助,然后着手反击敌人。”阿鲁浑没有理会这些话,而列格即和他的妻子,以及阿儿浑-阿合的妻子,都到阿合马处去表示归顺。列格即说:“只要陛下降旨,我就去把阿鲁浑押送来。”阿合马许可了他。列格即带着军队出发了,他进攻忽都鲁哈敦的驻地,并洗劫了他们的辎重队[④]。捏兀鲁思去到他那里,申斥和劝告他。列格即粗鲁地走向前,抓住捏兀鲁思的马缰绳说:“我

① A 本作 YWLATYMWR; S 本作 БWLAББMWR; C 本作 БWLA-TYMWR; L 本作 BWLAYTMWR; I 本作 BWLATYMWR; B 本作 FWLAD TYMWR。

② QRAǏW。

③ A 本作 TARBAY; S 本 TARБAY; C、L、I 本作 TAWTAY; B 本作 TWБAY。

④ BWNH。

不许你回去。你必须去见阿合马，为他效劳。”捏兀鲁思拿起军刀说：“只要我活着，我就不背弃阿鲁浑。我不惜为他牺牲生命。愿他幸福，须知世界不会永远不变的。”

诗

当你[还在]转动[手指上的]镶嵌宝石戒指时，

事件已有千变万化。

列格即知道[让他降顺阿合马的]*事情不成，便放他走了。他[列格即]*带着全部财物去见阿合马，阿合马从那些财物中给了他丰盛的一份。当阿里纳黑来到时，阿鲁浑正在堡内同异密们商议。阿鲁浑独自走下堡来，走近军队，招呼阿里纳黑。阿里纳黑在作战队伍前面跳下马来，跪在地上叩头说：“世界的王子，你的叔父渴望同你见面。”阿勒台说：“阿鲁浑是来会见阿合马的。”[阿鲁浑]立即
108 带着不鲁罕哈敦前往阿合马的驻地，并于4月13日星期四[6月29日]觐见阿合马。[阿合马]抱住他，吻他的脸，把他交给阿里纳黑说：“好好地照看他，直到到忽推哈敦处询问她的意见为止。”阿里纳黑回答说：“既然敌人已落到手中，你今晚就把他杀掉为妙。”阿合马说：“他身边没有军队和钱财，还能有什么作为呢？”——遂降旨将失失巴黑失、合丹、兀儿帖木儿-忽失赤和孛剌里吉逮捕。4月14日[1]星期五[6月30日]，出发返回。15日星期六[7月1日]，为不鲁罕哈敦举行庆宴[2]，并处死了忠于阿鲁浑的兀儿帖木儿-忽失赤、尼克拜-忽失赤及其兄弟合札儿阿黑塔赤。因为阿合马喜爱秃带哈敦，便留下阿里纳黑镇守，留下宗王们统率军队，自

① C、L 本作4日。

② ṬWY。

己则带着近侍于4月16日星期天[7月2日]想回到家属后勤营地[1]去。不花禀告说:"因为拙赤-合撒儿家族的钦察斡忽勒请求答允娶[我的]女儿为妻,而我们之间有情谊,所以我想答允他,宴请他。"阿合马说:"行,这是应该的。"——因此便滞留下来。

阿鲁浑忧郁、沮丧地被留在监管者手中。不鲁罕哈敦安慰他说:[黑夜之后即是黎明]。异密不花带来了希望,他报答阿八哈汗的恩典,安排好阿鲁浑的事业,把王国交给了他。他先费力地说服了他的亲属也速不花驸马、阿鲁黑和忽鲁迷失,后又同帖克捏谈妥,然后他对阔阔-额勒该和每个异密在其他人不在场时说:"阿合马同他的亲信速该、秃不忒[2]、阿里纳黑和额不干商议道,只要对阿鲁浑的事一结束,就要将所有异密们在额思费剌因地区杀掉。既然如此,如果我们现在遇到有利时机不安排好自己的事,将会有什么结局呢?"在术失怯卜身边供职的阿鲁黑说:"这些话是真实的,因为罕都忽儿的儿子忽鲁迷失来告诉说,在宴庆不鲁罕哈敦的那天,[阿合马]对阿里纳黑和自己的那可儿们就说过这样的话。"不花和阿鲁黑将这件事告诉了术失怯卜,而帖克捏告诉了忽剌术和不海。异密们建议:为完成这件事,宗王[3]方面让忽剌术担任首领,他们说:"异密方面的首领则是不花。"全体都同意一定服从他的话。阿儿合孙那颜也同自己的万人队参加了。

阿里纳黑获胜后,由于骄傲和虚荣心日夜沉溺于娱乐,没有想到命运的逆转。异密不花叫来阿鲁浑的一个监管者额木扯克,让

① AΓRWQ。
② C、L、I 本作合剌那海;B 本作 QRAБWΓAY。
③ 直译:儿子们。

他用蒙古语起誓不把告诉他的秘密泄露出去，之后，对他说："你去对阿鲁浑说，请他今晚好好地讨好阿里纳黑，让阿里纳黑和那可儿们多喝酒，自己别喝酒。"接着为这件事派他的弟弟孛剌里吉到阿鲁浑处去，并同阿鲁黑和忽鲁迷失商量好将合剌不花[①]和台塔黑灌醉到失去知觉为止。他们共同办了宴席，去叫阿里纳黑。阿里纳黑说："今晚我值班看守阿鲁浑，我不能饮酒娱乐。"[当时]术
109 失怯卜负责保卫他。阿里纳黑被拉去狂饮，在晚祷时他醉得不省人事地睡着了。不花在夜里似乎为了防备，带着三个骑士进入禁区，悄悄地派一个人到帐内叫醒阿鲁浑说："不花出于对你的忠心，已将宗王、异密们和军队联合起来后来了，要把你带走。"阿鲁浑认为这些话是对他施展狡计，他有点惊慌。那人起誓说，他所说的是真话，并无任何危险。阿鲁浑走出帐外，见到不花后说道："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暴动？"

诗

他说："你已交了好运，
而敌人已转入逆运。"

——他把阿鲁浑扶上[马]。当他们到达第三道封锁线时，一个蒙古人说："你们进去时是四个人，出来时却有五个人，这是怎么回事儿？"不花回答说："我们是五个骑士，大概你睡眼惺忪，所有的骑士都是一次一起进去的，你错了。"蒙古人说："好象就是这样。"他们全都安然通过，进向不花的住处。阿鲁浑带上武器，骑上阿拉伯马。他们先去取阿里纳黑的脑袋，将他杀死在帐中。683 年 4 月 18 日星期二[1284 年 7 月 4 日]夜间，不花的心腹之一、帖必力思

① 除 B 本外，诸抄本均作合剌那海。

探合赤阿里举起帐幕内床上挂的帐子,把阿里纳黑的脑袋割下,扔到了外面。当夜他们派遣阿儿合孙担任急使到失儿苦黑告诉忽剌术和帖克捏说:我们已杀掉阿里纳黑和台塔黑,你们务必把牙撒儿-斡忽勒和额不干杀死。忽剌术对牙撒儿没有好感。他用弓弦勒死了他,并把额不干看管起来。那个夜里,阿勒塔出必闍赤的儿子合剌不花、台塔黑和秃不忒以及另一些人也被捕。第二天,有些人被处死,有些人被释放。[头天]*晚上还是阶下囚的阿鲁浑,第二天早晨成了全国的君王。

这件事发生时,阿合马还没到达术儿不忒,还没进入帐殿来到秃带哈敦处。伴随他的有宗王勤疏和异密额木格臣、阿黑不花、列格即。中午,台塔黑千人队中的一个人来到他那里叙述了情况。阿合马同异密们商议后,折回去打算作战。突然从马祖黑忽失赤处来了一个人对他说:"拥护你的人全被杀掉了。大家一起要谋害你。事业已发展到无可救助的地步。如果你还有力量和可能,你就逃走,躲起来吧。"阿合马遂逃跑了。当他来到可里普失,独自同秃带哈敦相处了片刻,[6]83 年 4 月 19 日[1284 年 7 月5 日]他又从额思费剌因郊区动身逃跑。途中他遇到从祃椤答而带着侍从们来的玉剌-帖木儿。他堵住他们的路,把他们杀死后奔向忽米思(QWMS)和伊拉克地区。

宗王和异密们杀死阿里纳黑后,派遣亦思法杭都督孛剌[?]通知驻在昔牙黑苦黑(SYAH KWH)附近的哈剌温(QRAWNH)万人队,让他们骑[上马]去逮捕阿合马。他们派出一个名叫扯里克的蒙古人,弘吉剌台帐殿的长官,带着四百骑去追阿合马,在他之后又派出朵剌带札鲁忽赤也带着四百骑去追。他们努力追踪他,使

他无处可逃。当孛剌来到哈剌温人处时，他们也一下子全骑上马去
110 追逐阿合马。4 月 24 日星期一[1284 年 7 月 10 日]，忽剌术和勤疏来到哈剌罕觐见阿鲁浑。不花所憎恨的阿合马的倚纳[亲信近臣]*异密阿黑不花被擒获。宗王和异密们就王位继承的问题举行会议。不花拥戴阿鲁浑，阿鲁黑(ĀRWQ)拥戴术失怯卜(ǰWŠKAB)，而帖克捏(TKNA)拥戴忽剌术。帖克捏说："忽剌术(HWLAǰW)是旭烈兀汗的儿子。儿子在世时，[王位不能]转归孙子。"阿鲁黑和忽鲁迷失说："术失怯卜掌管大帐，他年长，[王位]应归于他。"不花说："合罕是有居民的四大地域的帝王和成吉思汗后裔所有各家族的长者。他在自己的兄弟旭烈兀汗死后，把伊朗地区的王位赐给了他的最聪明、完美的长子阿八哈汗。阿八哈汗死后，王位遗留给了他的儿子和法定继承人阿鲁浑。如果有人厚颜无耻地干预不是他自己份内的事，不说王冠和宝座应归他[阿八哈汗]*的儿子享有，那就不会发生内讧么？长生天神知道，这场内讧的后果是什么？"帖克捏愤怒而生硬地反驳。不花拔出军刀说："只要我手里拿着这把军刀，除了阿鲁浑以外，谁也坐不上王位。"异密们询问腾吉思驸马，阿八哈汗的遗嘱是什么样的。[腾吉思驸马]说："我和失克秃儿阿合听他说过：'在我之后，让忙哥-帖木儿当国君。在他之后，让阿鲁浑当国君。"帖克捏冲着他喊道："你从哪里听到过这些话？这是你自己编造的。"阿鲁浑说："我就算了吧，因为我不想当国君。有父亲赐给我的呼罗珊，我就心满意足了。"不花说："宗王，起初你不知究竟地同意阿合马坐了王位，如今你又不成熟地同意这件扩大内讧的事。况且我们尚未捕获敌人，我们究竟为什么要这样争吵，互相反对呢？我明白，应当先派几支部队到各地搜索，直到把阿

合马捕获为止。然后到完者哈敦和其他哈敦处去，共同商议，确定王位归宗王之一所有。既然他[阿合马]谋害过阿鲁浑，那就让阿鲁浑打先锋出发去追捕他[阿合马]吧。”会议遂到此为止。阿鲁浑和不花于4月25日星期二[7月12日]打先锋出发追捕阿合马。在他们之后，阿鲁黑和术失怯卜跟着出发，然后是忽剌术、勤疏、帖克捏率领全部辎重队在后面跟上来。

4月27日星期四[7月13日]，阿合马停驻在弘忽鲁兰，洗劫了不花的住处。他想使不花的妻子、子女受委屈，但被孙札黑阻止了。第二天，他从舍儿维牙思出发，于683年5月2日星期一(1284年7月17日)到了自己的帐殿里，他对母亲说：“我顺利解决了阿鲁浑的事，首先来同你见见面。”他准备逃走，远走到打耳班去。失克秃儿阿合得知了[这个情况]，便[①]派人到忽推哈敦处说：“我是君王的奴婢，但此刻急使们来[通知说]，全体宗王们下令逮捕阿合马。我这个奴婢有何罪过？我们最好让他一个人待在帐内，直到亲族们会集在一起，作出不管什么样的决定为止。”忽推哈敦允准了，失克秃儿那颜便派三百个人把阿合马监看起来。突然来了一大群哈剌温人，对帐殿群进行了洗劫，以致帐内除炉灶灰烬外，什么东西也没留下。他们把忽推哈敦、秃带哈敦和亦儿马尼哈敦剥个精光，[他们之中]两千人把阿合马看守起来。

5月11日星期三[7月26日]，阿鲁浑渡过……[②]河，驻扎在 111
哈敦的帐殿群中。他派去那儿该[③]札鲁忽赤监管阿合马。星期

① S本增“经 QRAБWQAY 斡忽勒同意”。

② A本作 TMWR；S、C、L本作 NMWWR；I本作 NMWWAR；P本作 БMWWR；B本作 MWRW。

③ S本作 TWSKAY；P、B本作 БRKAY。

天，他停驻在玉咱合赤郡的失儿河畔。那一天被囚禁在帖必力思的异密脱合察儿、弘出黑巴勒、朵剌带被释放出来后，前来晋谒。哈敦和异密们同意阿鲁浑继承王位，并伸手宣誓效忠臣服。阿合马被押送了来，帖克捏、[那儿该？][①] 札鲁忽赤和弘吉剌台的那可儿们质问道："你为什么要杀死为阿八哈汗尽心竭力、支持你登上王位的弘吉剌台和古出克。阿鲁浑满足于掌管呼罗珊，同意你取得王位，尽管他应取得父亲的王位，你为什么要派阿里纳黑 [攻打他]，让阿里纳黑掠夺他的工匠和臣民，掳走他们？" 他 [阿合马]说："我做得不好，以后就不那么做了。"阿鲁浑和异密们希望为了他那身据崇高地位的母亲忽推哈敦的心情不计算他的罪过，但弘吉剌台的母亲和他的儿子和臣属们号啕大哭起来。这时也速不花驸马来到了，他说："还饶恕什么！要晓得忽剌术和术失怯卜在哈马丹地区召集起一大帮军队，要造反了！"由于这个缘故，[阿鲁浑]* 降旨处死阿合马为弘吉剌台偿命。相当于鸡年阿勒廷月 28 日的 683 年 5 月 26 日星期四[1284 年 8 月 10 日]夜间，阿合马被人们按他杀死弘吉剌台的同样方式杀死了。

第 三 部 分

简述其德行、品格和习惯。同他有关的若干事迹。前两部分中未载、从各种人士、各种册籍中零散获悉的他的时代发生的奇异事迹和事件。[②]

---

① 诸抄本中均缺，并留下了空白。

② 阿合马传第三部分在诸抄本中均缺，紧接这一部分标题之后的是阿鲁浑汗传。

成吉思汗之子拖雷汗之子旭烈兀汗之子[阿八哈汗之子]* 阿鲁浑汗传 112

此传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　叙其高贵出身，详细列述其后妃和迄今为止出自［他］的诸子、诸孙，简述其诸婿和若干亲戚以及他们的事迹，他的后裔世系表。

第二部分　在他幸福登位以前发生的事，登临汗位时宝座、后妃、宗王、异密们的图像，在位时期编年史，叙其战绩、武功。

第三部分　他的可嘉德行、品格，他所宣示的贤明言词、谕旨、训喻和卓越诏旨，前两部分中未载、从各种人士处零散获知的他在位时期发生的事。

阿鲁浑汗传

第一部分

叙其高贵出身，详细列述其后妃和迄今为止出自[他]的诸子、诸孙，简述其诸婿与若干亲戚以及他们的事迹，他的后裔世系表。

阿鲁浑汗是阿八哈汗的长子。他出生于海迷失（QYMYŠ）额

格赤。他有[许多][1]后妃。他首先娶了腾吉思驸马的女儿忽都鲁[2]哈敦为妻。当她去世后，又娶了她的姪女、速剌迷失的女儿完者。完者的母亲为秃都格赤(TWDAKAǰ)。因为她还是个小孩，她没有和他同居。后来[他又娶了]撒鲁察的女儿、客列亦惕部异密亦邻真的姊妹兀鲁克(AWRWG)哈敦，而撒鲁察为脱忽思(TWQWZ)哈敦的兄弟。在她之后，又娶了鲁木算端鲁克纳丁的女儿塞尔柱哈敦，其后又娶了阿八哈汗的王后大不鲁罕哈敦。当她去世以后，娶了阿八台那颜的儿子斡忒蛮的女儿不鲁罕哈敦，迄今仍在世。其次在妃子中，他娶了父亲的妃子秃带哈敦，并使她据有篾儿台哈敦的地位。还有忽勒塔黑[3]额格赤，忽辛阿合之子忽都鲁不花的女儿忽推，以及阿八哈汗过去的妃子额儿格捏-额格赤。

他有四个儿子，依次叙述如下：长子合赞汗，他的母亲为忽勒塔黑(QWLTAQ)额格赤；第二子也速帖木儿，他的母亲为兀鲁克
113 哈敦；第三子完者都算端，他的母亲也是兀鲁克哈敦；第四子乞台斡忽勒，他的母亲为忽都鲁哈敦，他被称为先吉儿格思(S本作SNKYRKAS)。

他的女儿也有四个，依次叙述如下：长女完者台哈敦，她的母亲为兀鲁克哈敦。她先嫁给弘出黑巴勒，在他之后，她被嫁给了阿黑不花。现今[她]有他的儿子异密忽辛。第二个女儿完者-帖木儿，她的母亲也是兀鲁克哈敦。她先嫁给秃格勒，在他之后又嫁给

① P、B 本增“许多”。

② A 本作 QWLWN；S 本作 QБLΓ；C、L 本作 QWYLWQ；P 本作 QWБLWQ。

③ A 本作 QWLLWQ；S 本作 QLTAQ；C、P 本作 QWБLWQ；L 本作 QWBLWQ；B 本作 QБLQ；畏兀文本作 QLTAQ。

了大异密忽都鲁沙那颜，她比他早死。第三女忽都鲁-帖木儿，也是兀鲁克哈敦所生，她还没出嫁就死了①。第四女迪连赤，为不鲁罕哈敦，死于幼年。就是这些。

第二部分

在他即位前发生的事，他登临汗位时宝座、后妃、宗王、异密们的图像，他在位时期编年史，叙其战绩、武功及其在位年数

他登临汗位之前发生的事

根据前已详述的原因，全体哈敦、宗王和异密们，在阿合马死后，会集在玉咱合赤(YWZ ĀΓAǰ)郡疎儿河畔，同意阿鲁浑汗取得王位。他从那里出发，驻扎在速克秃(SWKTW)营地。宗王忽剌术和乞合都来了，人们在这件事上同他们达成协议。683年5月27日② 星期五［1284年8月11日］，相当于鸡年阿勒廷月29日，经星相家们择定［吉日］*，在人马星座的吉兆下，忽剌术用右手扶住阿鲁浑汗，安巴儿赤用左手扶住他，将他扶到了王位上。全体一致地将腰带搭在脖子上按照规矩跪拜，然后尽情宴饮、娱乐。

叙阿鲁浑汗即位后关于一般事务和国事所颁降的诏令

在他们宴饮、娱乐结束之后，首先向各地颁发了博取剌亦牙惕

① S本增"在报达"。
② S本作28日。

(农民)欢心的诏令，使得骚动不安的世界安宁下来。当时他对宗王们赐予充分的恩典，以良好的许诺鼓舞他们。5月的最后一天，宗王勤疎来到，尽管过去他同术失怯卜心怀不满，打算造反，那一天全都一致地立下了誓书①。接着，审判了绰儿马浑之子失烈门那颜的儿子额不干，因为他是阿合马的心腹之一，处死了他。在这以后，颁降了诏旨：不得惊扰任何一个人，不得欺侮阿合马的臣属。作出了通告：所有的人都要遵守自己父祖的道路，不得互相欺凌、施以暴虐，剌亦牙惕要安心整顿家业，从事农耕。他[阿鲁浑汗]委派宗王术失怯卜和拜都以及异密之中的阿鲁黑（ĀRWQ）去统治、
114 掌管报达和迪牙别克儿。他派宗王忽剌术（HWLAǰW)和乞合都到鲁木地区去，而谷儿只地区则交给了自己的叔父阿泽。他把呼罗珊、祃桚答而、忽米思和列夷地区交给自己的儿子合赞，并委派宗王勤疎辅助他，捏兀鲁思则被委任为呼罗珊异密。[与上述宗王、异密]*分手后，他从那里出发，进向速忽儿鲁黑(SWΓWRLWQ)，并下诏委任不花为宰相。683年7月3日[1284年9月15日]，他下令向宰相身上撒钱，使得他几乎覆盖在金钱中看不到了。他[不花]是蒙古人中间的一个极其能干、机灵、审慎、聪明的人。[阿鲁浑汗]委托他处理大大小小国事，使他掌握了无限权力。就是这些。

① MWČ(i)LKA。

叙幸福的撒希卜、苫思丁撒希卜底万的情况，他留在伊拉克，他前来觐见阿鲁浑汗，他的受褒奖和被处死

当阿里纳黑('LYNAQ)在呼罗珊被杀、阿合马逃走时，撒希卜苫思丁骑上一头快走的骆驼带着两三个那可儿从札者儿木附近逃出，经过穿越沙漠的道路来到亦思法杭。亦思法杭居民得知局势变化，想逮捕他。他们就这件事同也思忒阿答毕商议，亦思法杭都督名叫……①，他把阿答毕阻留住，不让他从亦思法杭出去[了解情况]*，因为他[阿答毕]*是阿鲁浑汗的臣属，从未到阿合马处去过。既然他不知道真实情况，就规避了回答[是否应逮捕苫思丁]*。撒希卜获悉了那些人的意图后，以朝圣为借口出了城，骑上好马到忽木(QM)去。到了那里，他停驻在城外的圣地上，离群独居在这个极幸福的朝圣地上进行祈祷。他身边的随从人员考虑到他的境况，全都同意火者[苫思丁]*到忽里模子港去组织好自己的事业。撒希卜说："不能留下自己的孩子当蒙古人的俘虏。我还是前去觐见至尊为好。如果通过我的老朋友异密不花能取得阿鲁浑的好感，这就达到了我的意愿，否则就得指望神的裁判和屈服。"他这样地筹思了好几天。

突然，篾力亦马木丁·可疾维尼从至尊[阿鲁浑汗]*处前来调查撒希卜的事，罗耳阿答毕玉速甫沙和忽马里(QWMALY)也随后相继来到，并传达了阿鲁浑汗的圣谕："朕蒙长生天眷顾，受赐荣耀

① A、S 本作 TBБAY；C、P 本作 ББBAY；L 本作 NYAY；B 本作 MBAY。

父汗的王冠、御座，朕赦免一切罪人之罪。撒希卜底万若愿效力于朕，朕当垂青厚遇之。”忽马里和撒希卜相会于撒瓦。两天后，他们出发，683 年 7 月 10 日星期五[1284 年 9 月 23 日] [撒希卜苫思丁]到了忽儿班失剌(QRBAN ŠYRH)，驻留于不花处。因为他们之间有老交情，对相互会面感到高兴。第二天，不花带他去觐见阿鲁浑汗，让他履行表示忠诚臣服感情的仪式①。阿鲁浑汗不大理睬他，但也没有流露出不满情绪。[撒希卜苫思丁]回到家里，一些带着呈文的人来求他。撒希卜说："从今以后我不掌管任何职务了，须知我只不过暂时代理异密不花[的一些职务]*，不就是这样吗？"

115 帖必力思的探合赤、异密阿里逮捕了他[苫思丁]的儿子牙希牙关入监狱，并侵占了撒希卜的地产和财物②。财务官(木思脱兀非，MSTWFY)、法黑剌丁和门卫官(哈只卜)忽撒马丁，撒希卜苫思丁的这两个走卒，嫉妒他的高位，勾结起来反对他。他们对不花说："只要撒希卜活着，你的事业就不会成功。一旦他得势，就将像对待阿儿浑阿合和其他异密那样地对待你。"他们告诉不花，他为阿鲁浑汗效劳，威胁到他[苫思丁]。不黑带-额玉迭赤(BWQDAY AYDAǰY)被派去监督撒希卜，他装出不断监视，以免申请者担心[他的]贷款的样子。当他前往阿儿兰的冬营地时，在兀章地方颁下诏旨要撒希卜缴出二千万钱。撒希卜派人对不花说："我没有任何现钱，因为我像蠢人般地没有把金子埋在地里。我所取得的一切，都投资于[取得]地产收入了，如今我的资财只有每天从地产收

① AWLǰAMYŠY。
② AMLAK W(a) ASBAB。

入中得到一千底纳儿。”他[还]传话给不花说：“异密不花，别那样！别教导君王杀害宰相，因为今天杀了我，不久也会把你杀掉的，请你相信这一点吧！”[这些话]并未见效。[1] 朵剌带札鲁忽赤和合丹被派去审讯他[苫思丁]。他不承认有现钱，并说了同样的话。当时他请求人们给他文具和纸说：“我开列[我的]资财”，——接着他写下了遗嘱。照他手写的遗嘱原样抄录的一个抄本被收录本书中。这个抄本的内容如下：“当我用《古兰经》占算时，翻到了下面这段话：‘凡说过“我们的主是真主”，然后遵循正道者，众天神将降临说：“你们不要恐惧，不要忧虑，你们应当为你们被预许的乐园而高兴。’[2] 最高造物主既然在这个浮华世界上垂青自己的奴婢，不摒弃他对任何事物的愿望，但愿从永恒世界中将好消息赐予浮华世界中的他吧。既然[真主]责成人们将好消息告诉毛拉木希牙丁、毛拉法黑剌丁、教友们、毛拉阿弗咱里丁、毛拉苫思丁、毛拉忽马木丁和大司教们(把他们的名字一一都举出来那就太冗长了，此处也不可能)，让他们知道断绝[对浮华世界的]眷恋，那就让我也上路吧。让他们用祈祷帮助我吧。愿我永远幸福！让[我的]全体子孙(愿至高无上的真主保护他们)为[我的]长眠安息祈祷吧。我将他们托付给至高无上的真主(真主不毁掉交给他保护的人)。我想也许[能]见面，并作出遗嘱，但既然[这事]不落到我的身上，那就必须在彼世[见面]了。他们[3] 应当细心地保护[我的]子孙，鼓励他们学习，自然，不要让他们追逐官职，而要让他们安于真主

① C、L、B、P 本缺“他还传话给不花说……这些话并未见效”。

② 《古兰经》第 41 章第 30 节。

③ 即前面提到的宗教人士。

的恩赐。如果儿子阿塔伯和他的母亲忽舍克(XWŠK)哈敦想回故乡，就请允准他们吧。让捏兀鲁思和马思兀惕同[他们的]*母亲们一起在不鲁罕哈敦身边效劳，让兄弟俩住在我的墓旁。如果他们能使司教法黑剌丁所住的寺院（XANQAH）兴隆，那就竭力帮助吧，让他们自己也住在那里。还有，她从未从我那里得到过安宁，如果她想嫁人，就让她出嫁吧。让法儿鲁黑和[他的]母亲同阿塔
116 伯在一起。我把咱合里牙同沙罕沙希·阿尼万户① 的地产和其他土地……② 异密不花。把这些地产交给他使用吧，而其他地产③则交给[君王]吧。如果什么也没有接受——那也好，否则就满足于小康生活。愿最高造物主宽恕我，并赐福于你们。如今我的思念[专注于]真主的庄严伟大。无论发生什么事，也不忘记我的崇高命运。但愿幸福是永恒的。若蒙赐予地产中不管哪一部分，那就收下，并满足于此。伟大圣所(ḤRM BZRG)从帖必力思迁出，不管到哪里，就让他们在那里吧，'愿和平降临到走直道者的身上'。"

他把这张纸扔给了监管者们。读过这张纸后，发现[这上面]什么钱也没有[写出来]*，札剌亦儿部人秃黑鲁黑-合剌兀纳便用棍棒打了他许多下，但并无效果。有旨将他处死。683 年 8 月 4 日星期一[1284 年 10 月 16 日]，在举行傍晚祈祷后，在阿哈儿城城门旁的河岸上，他被处死了。"愿无限仁慈的真主宽恕他吧。"当时，毛拉讷剌丁·剌撒迪把有关他[死去的]*事的纪事改编成诗如

① 也许是"阿尼的沙罕沙万户"？
② 意义不明的动词 AMRAQ DADH AM。
③ AMLAK。

下：

诗

辽阔国土的秩序撒希卜-底万，

时代的唯一真珠马合谋之子马合谋，

在六百八十三年八月四日，

星期一的下午在阿哈儿河畔，

通过驯顺的手，按照横暴的意志，

从满碗利剑中，喝干了浸泡着毒药的果汁。

不花派异密阿里到帖必力思去占据他的地产和资财。过了一段时期，他[苫思丁]的儿子牙希牙也在帖必力思的广场上处死了。关于他的其余的儿子们每一个人的命运，如果至高无上的真主乐意的话，将在适当地方叙及。

叙孛罗丞相和其他急使从忽必烈合罕处来到，叙兀儿都乞牙从那里来到，带来了册封阿鲁浑汗为汗的诏敕，以及阿鲁浑第二次即位

当阿鲁浑汗来到阿儿兰的撒莱·满速里牙时，孛罗丞相、爱薛·怯里[马]*赤及其他急使们从合罕处来到了。那个冬天，列格即受到审讯，并被罚打了一百棍。春天出发进向薛剌甫和额儿迭必勒之间的夏营地。在撒因地方召开了大忽里勒台。[6]84年7月11日[1285年9月12日]，派遣阿鲁黑到报达去。在速忽儿鲁黑度过夏天后，[阿鲁浑汗]于[6]84年7月20日[1285年9月21日]来到帖必力思，从那里到阿儿兰去过冬。当抵达阿儿兰时，阿答毕的妻子阿必失哈敦的侍从杀死了奉阿鲁浑诏命到法儿思去就

任长官的亦马忒·阿里牙维，为此对她进行审讯。阿必失哈敦的亲属灭里汗在定罪后，被处死，法儿思诸长官被罚打棍棒。[68] 4年12月27日①[1286年2月23日]，兀儿都乞牙从合罕处来到，带来诏敕如下：册封阿鲁浑继承其父为汗，封赐不花以丞相的尊荣称号。685年2月10日[1286年4月7日]，阿鲁浑汗第二次登上汗位，举行了例行礼仪。就是这些。

117 叙军队出征哈迦儿(HKAR)山的曲儿忒人，不鲁罕哈敦的去世以及火者哈伦的事

685年2月20日[1286年4月17日]，有旨命异密马祖黑忽失赤、讷邻阿合和札剌亦儿部人额舍克-秃黑鲁的兄弟合赞带着一万六千骑出发到曲儿忒思丹哈迦儿山去歼灭在道路上抢劫、造成严重骚乱的那一部分曲儿忒人。685年2月23日星期五[4月20日]，不鲁罕哈敦在苦剌河岸上去世。她的灵柩被运送到了薛札思山上。春天，阿鲁浑汗来到帖必力思。丞相不花为他举行了庆祝典礼，并[献上]适当的礼物。4月12日星期五[6月7日]，离开那里，他沿着经过篾剌合的路出发到速忽儿鲁黑去。那个夏天，异密阿鲁黑带着报达必闍赤们前来觐见。撒希卜苫思丁的儿子火者哈伦在他身边供职。阿鲁黑依仗自己的兄弟不花的权势，在气愤中不经君王批准处死了马只答丁·伊宾·阿昔儿、法黑剌丁的兄弟财务官撒都丁和阿里扯乞班。② 因为马只答丁·伊宾·阿

---

① B本作28日。

② A本作ǏKYBAN；S本作ḤKBБAN；C本作ḤYKAББAN；L本作ǏYKAББAN；I本作ǏYKAYБAN。参阅本卷俄译本第102页注1。

昔儿是乞合都的私属，[乞合都]*对阿鲁黑非常生气，着手谋害他。也速-不花驸马也牵连在这件事中。不花依靠他所拥有的强大权势，暗中保护[自己的]*兄弟。有人对乞合都说，阿鲁黑是根据哈伦的谗言干这件事的。乞合都去到鲁木，把哈伦随身带到阿剌答黑，在那里杀死了他。不久，也速不花驸马也死了，内讧停息了。

秋天，阿鲁浑汗来到帖必力思，685年8月6日星期五[1286年9月27日]驻留在那里，[68]5年9月28日星期四[1286年11月18日]出发到阿儿兰去。有一天，他用梳子梳头发，有许多根头发脱落，留在梳子上。他说："这是亦咱丁·塔希儿的儿子瓦只黑给我的毒药的痕迹。"他勃然大怒，下令将他处死。这是[6]85年11月20日[1287年1月7日]的事。12月5日[1287年1月22日]，阿鲁浑娶秃带哈敦为[王后]，扶立她据有篾儿台哈敦的地位。[6]86年2月19日[1287年4月5日]，他来到必里牙速瓦儿，同年4月[1]4日[5月19日]来到帖必力思。夏天他前往阿剌答黑，然后从那里返回，[6]86年9月2日[1287年10月11日]出发到阿儿兰的冬营地去。687年1月15日[1288年2月20日]，急使们从呼罗珊前来转达勤疎和捏兀鲁思的奏告说：海都的三万骑军队由也速儿那颜统率，渡过班札卜[2]河，洗劫巴里黑地区、马鲁和沙不儿罕郡，抵达哈甫和先坚[？][3]。

同年2月7日[3月13日]，斡亦剌惕人腾吉思驸马的女儿、宗王乞台斡忽勒的母亲忽都鲁哈敦去世。3月7日[4月11日]，急

① C、L、I 本作3月。
② 原文作 PNǏAB。
③ A 本作 SБKAN；C、L 本作 SNKAF。

使们从那海兀鲁思来到术亦·那兀[水渠]岸边，送来了舍利。偶像教徒们有这样的[迷信传说]：当火化释迦牟尼佛的遗体时，未烧尽的骨头结成像玻璃珠①般的透明体。他们的看法是这样的：达到像释迦牟尼佛那样崇高地位的高僧遗体火化时，他的未烧尽的
118 骨头结成舍利。简而言之，当它[舍利]被送到时，阿鲁浑汗出去迎接，向它撒钱，欢天喜地，并尽情宴饮、娱乐了好几天。3月的最后一天，当阿鲁浑汗驻留在必里牙速瓦儿时，传来消息说：塔马-脱黑塔-木儿塔忒率领五千骑兵通过打耳班，掠夺了所有的斡脱和商人。[6]87年4月1日星期六[1288年5月5日]，[阿鲁浑汗]出发去反击他们。渡过苦剌河，他于同月5日[5月9日]到达舍马哈，停驻在一座山岗上，派出不花带着弘出黑巴勒和几个宗王担任先锋。四五天后，他们回来时带来了喜讯：敌人退回去了，退走到打耳班那边去了。

叙撒都-倒剌由于从报达的税收促进收入积累而开始荣耀起来

683年[1284/85年]夏天，屯速该②被委任为报达都督。当他到了那里，委任阿八哈耳人木哈即卜-倒剌之子希巴塔剌黑的儿子撒都-倒剌为自己的僚属和哈只卜(侍卫官)，撒都-倒剌是一个能干、富有、通晓大大小小国事的人。因为他没有别的路，以其才能、经验和熟悉各种事情情况成了独揽大权的统治者。当时，报达长

① M(u)HRH。

② A 本作 TWKAY,T(u)БKSAY; S 本作 БWLББKAY, БWБLS? AY; C、L 本作 БWБSKAY,TWNSKA; I 本作 BWNSKARY,TWNSKA。

官(哈希木)的职位属于撒希卜底万阿剌丁的奴隶的儿子某个忽都鲁沙和他的那可儿乞卜梯[1][之子]马只答丁等人,但由于他[撒都-倒剌]的在职,他们没有势力。[6]86年[1287年]夏天,他们到速忽儿鲁黑夏营地来觐见,向异密和宰相们埋怨他,并对出失、忽章和速古儿赤们说:“撒都-倒剌是个再好没有的医师,他配得上侍奉[汗]。”他们禀告了这个情况,有旨让他在[汗]身边供职,不去报达。那个秋天和冬天,他奠定了同兀儿都乞牙友好的基础,因为他看出兀儿都乞牙是一个很有势力的人。还对他说明:“在从报达取得的税收中有巨额剩余[2]。如果你[为自己]取得当地长官(哈希木)的职位,我这个奴婢将[为你]效劳。我们提供给国库的收入将胜于别人,而且对你异密本人也有余额。从报达官吏们身上可算出不胜计算的欠缴税款[3],我们可以索取。”

兀儿都乞牙觐见阿鲁浑汗时奏告了[这个情况]。[阿鲁浑汗]问道:“报达欠缴的税款有多少?”撒都-倒剌回答说:“有五百万。”君王很中意撒都-倒剌的才能和他的报告,赏赐了他们以后,派他们带着诏敕和牌子到报达去追索欠缴的税款和征收国库税[4]。

他们到了那里,用棍棒和刑讯收集到了巨额钱财,然后返回来。他们来到弘忽鲁兰地方觐见,交上了财款。君王很高兴。[6]87年5月4日[1288年6月6日],他将报达异密的职位赐给了异密兀儿都乞牙。因为屯速该已死,拜都速古儿赤被委任为都督,西模娘人沙剌法丁被委任为篾力,撒都-倒剌被委任为监督他们的 119

① A 本作 KБTY;C 本作 KŠY;L 本作 KББTY。

② TAWFYR。

③ B(a)QAYA'。

④ AMWAL(i) X(a)RANH。

总监(MŠRFY)。他们一起到报达去，着手处理重要事务。

在这些天中，[阿鲁浑汗]恩遇弘出黑巴勒，将他的祖父阿八台那颜的职位赐给了他，也就是让他统率了中军①。

叙不花的情况，嫉妒他的异密们的诡计，他们的胜利和他的被杀

当幸福的撒希卜苫思丁被处死时，不花飞黄腾达。他在短时期内积攒了巨额财富，由于自己的高位和财富极为骄傲，自高自大起来，蔑视阿鲁浑的近臣②脱合察儿、弘出黑巴勒、朵剌带-额玉迭赤、莎勒坛-额玉迭赤、秃罕、出失和兀儿都乞牙，他们都是君王的亲信。他们由此感到受侮辱，他们中许多人同他吵过架。尤其是莎勒坛-额玉迭赤和秃罕，他们经常互相谈论不花的高傲自大情况，并[将所谈论的事]传到了君王耳中。君王尽管器重[不花的]功劳，却不过分重视他。秃罕曾两次被不花判罚棍打，并受到他的辱骂，因此他很恨他，渴望报复他。简而言之，上述这些人都利用每个时机向阿鲁浑汗肆意诽谤他[不花]的事。

阿鲁黑在报达生活得不像个异密，而像个君王，他不理睬阿鲁浑的急使，不把当地的赋税③送到国库中去。有一次，当兀儿都乞牙和撒都-倒剌用各种方法收集[赋税]，* 送来五百万进项时，他们向阿鲁浑汗奏告说，阿鲁黑每年侵吞了同样数目[的钱财]*。但[阿鲁浑汗]并未流露出愤怒的痕迹，他将兀儿都乞牙、沙剌法丁和

① QWL(i) L(a)ŠK(a)R。
② X(a)WAṢṢ AMYR。
③ AMWAL。

撒都-倒刺派到那里去担任异密、箴力和总监（MŠRF）。阿鲁黑则被罢了官。[另]一方面，脱合察儿和他的僚属撒都剌丁·曾札尼起来反对[不花]，因为不花向他追索法儿思地区欠缴的税款。[撒都剌丁]对脱合察儿说："不花是为自己准备好王国，因为他做一切事都想不经过君王的旨意和异密们的商议，并任意花费。除了不花，没有一个人不尊敬君王阿鲁浑汗。事情竟达到了如此地步：带着诏敕和牌子来到帖必力思的急使们如果没有不花盖印，帖必力思都督（WALY）竟然丝毫不加理睬，使他们徒劳而返。"这一类话传到阿鲁浑汗耳中时，他对不花很生气，甚至对他[不花]*的在场感到厌烦。

当时不花得了病，前述异密们便热烈地盼望他死去。当他痊愈时，阿鲁浑汗照例抚慰了他，派他就职，但却将他所掌管的媵哲（领地）交给了异密脱合察儿，将中军交给了异密弘出黑巴勒，让他担任他祖父的职位。不花由于这件事受了委屈，开始不常到汗的帐殿中去觐见，因此他身边的一切人蒙受了追随他的嫌疑。因此，除了一部分蒙古异密以外，人们谨防和拒绝与他来往。他又一次得了病，因为在人们心目中他已没有过去的权势，他们便借口有病不 120
到他那里去。人们向阿鲁浑汗报告说：不花装病。有旨从他家中将注册簿和帐册① 取走送来，将底万（内阁）官吏中他的僚属、拥护者撤职。首先被撤职的是帖必力思长官（哈希木）异密阿里-探合赤。不花遭到了失败，他的事业陷于紊乱。接着，法儿思控告者们来到，勒令担任他[不花]的僚属的忽撒马丁·可疾维尼偿还一百五十万钱。控告阿里黑的各种控诉状从迪牙别克儿等地区接

① DYWAN W(a) D(a)FT(a)R。

二连三地送来，不花在阿鲁浑的眼中声誉扫地。当他明白事情已非他能掌握时，完全陷于绝望。他散发无数的钱拉拢许多异密做自己反对阿鲁浑汗的同谋者，其中有自己的兄弟阿鲁黑，罕都那颜的儿子万夫长忽鲁迷失，箭筒士长异密兀章，合丹额勒赤，完者哈敦帐殿的长官、牙牙[①]那颜的儿子曾吉[②]、千夫长买住[③]等人，还有自己的拥护者合赞把阿秃儿、掌管四个千人队的异密亦失克-秃黑鲁和他的兄弟额舍克-秃黑鲁、千夫长秃黑鲁黑-合剌温，他们都是札剌亦儿人，还有伯颜和阿勒忽-必阇赤的儿子篾克里台，扯里克必阇赤以及其他拥护者们，就不一一赘述了。

据说，因为不花明白他反对阿鲁浑得靠宗王的帮助，而宗王术失怯卜在幼发拉底斯河畔，所以他就派遣急使去告诉他说："阿鲁浑汗由于脱合察儿、莎勒坛-额玉迭赤、秃罕和我的另一些嫉妒者进谗言对我非常恼怒，忘掉了我的功劳。你、全体宗王和全国都知道：他是靠我操劳而取得父亲的宝座的，如今他却认为另一些人比我好，把自己的秘密事托付给他们。光荣归于神，在成吉思汗家族中王室的幸福要靠你了，没有你的帮助这件事干不起来。如果你听我的话，干这件大事，我准备[为你]效劳，为你取得王位和王冠，因为有许多异密和军队在这件事上与我齐心协力。"当这些话转告给术失怯卜时，他吃惊地说："我的天啊！这个人丧心病狂得要让另外的人取代国君阿鲁浑汗。他在他所占据的地位之上还要什么！看来，他已经在觊觎王位，却拿取得王国的虚荣幻想来诱

① A 本作 YAБA,YБH；S 本作 БAБA，ББH；C、L、I 本作 NAYA；P、B 本作 ББH。

② A、S 本作 ZБKY；C、L 本作 ZNLY。

③ A 本作 MAYḤW；L 本作 MANǰW；I 本作 MAБǰW。

惑我。”他戏耍阿合马，欺骗了他，不用说，他也打算背叛我。”他对急使说:“你回去替我问候不花，并对他说:‘你那关涉到我的打算非常好，但我不能信任你们的话。如果［你们的话］当真，请你和赞成这个决定的人签署自己的名字，把誓书[①]送来，好让我完全深信不疑。’”不花和参与那一密谋的所有异密们签了名，将誓书送了去。在术失怯卜看到誓书后，害怕得不得了，再次派人告诉不花说:“如果你的打算没有冷淡下来，那你就准备行动吧，因为我在布署军队，将在那一夜来到，你等着吧”，——他决定将这个情况尽快向阿鲁浑汗报告，以免自己遭殃。这样决定了以后，他就动身 121
了。不花在约定的那个夜里武装好军队，骑［上马］，等待他［术失合卜］。那夜他［术失怯卜］却没有来。清晨，莎勒坛-额玉迭赤向阿鲁浑汗报告说:“今夜我们看到武装的骑兵队伍。”这时正好术失怯卜来了，他立即进入接待的帐内。阿鲁浑汗亲热地接待他，对他的到来很高兴。在异密们走开后，术失怯卜报告了不花的密谋。阿鲁浑汗说:“我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信任你了，我可以完全不相信各种各样人对你的诽谤。有什么证据能让我看出他的所作所为呢?”术失怯卜取出他［不花］和异密们的誓书交给了［阿鲁浑汗］*。阿鲁浑汗看到这些誓书后，勃然大怒说:“我在全体异密面前嘉奖不花，把国土托付给他掌握，将剌亦牙惕(农民)和军队交给他，难道就为了让他对我搞阴谋诡计吗?”当夜他下令军队上马捕捉不花，将他的营地和苦剌河岸包围起来。

黎明时，莎勒坛-额玉迭赤、朵剌带和秃罕赶到他［不花］*的家中，但没有遇到不花，因为他得知消息后，已经坐上船渡过苦剌

① M(u)Č(i)LGH。

河，到完者哈敦的帐殿寻求保护去了。但她没有接待他。当他本想回去时，完者哈敦帐殿的长官、牙牙之子异密曾吉将他藏在自己的住处。朵剌带和秃罕听说[不花]在夜里渡过了河，就赶到了完者哈敦的营地上。异密曾吉非常害怕，他哆嗦着出来了。人们问他不花[在哪里]*。[曾吉]说："他就在这座帐幕里"。于是他[不花]*立即被捕，被押送到了阿鲁浑汗处。异密失克秃儿对他说："你掀起了什么样的叛乱和内讧啊！你想每天重新扶立一个君王吗？"不花回答说："我对君王没什么[仇恨]*，我只对我的敌人莎勒坛-额玉迭赤和忽希思丹人秃罕[有仇]*。我打算驱除他们。"术失怯卜掏出了他和他的党羽们写的誓书。不花四肢颤抖，哑口无言。阿鲁浑汗立即作了个将他杀死的手势。他被拖拉到院子里。术失怯卜请求由他亲手杀死不花。当到达执行死刑的高台时，秃罕用脚踢他的胸部说："你心怀[夺取]王位的贪欲，这就是你的报应！"——于是术失怯卜亲手从他的背部割下一条皮后，一刀斫掉他的脑袋。687年12月21日星斯六[1289年1月16日]，他的脑袋的皮被填满干草悬挂在察罕桥的边缘、四个市场的交叉处附近示众。

第二天，举行审判。与他一起搞密谋的前述若干异密被处死。合丹由于是合罕的急使，获得了自由。伯颜必阇赤由于供述了实情，也获得了自由。篾克里台由于异密们的求情而被赦免。被处死的大食人有异密阿里-探合赤、忽撒马丁·可疾维尼、星占家亦马答丁、以鲁木-合勒[的外号]著称的沙蒙，被处死的基督教徒有别哈-倒剌·阿不勒-怯列木。在捉住不花的同一天，拜忒迷失-忽失赤、塔木带-阿黑塔赤和不忽[1]之子沙带带着五百骑兵前

① S本作БWQW；C、I本作T(u)QWZ；L本作TWQWN；P本作БWQWR；

往迪牙别克儿捉拿阿鲁黑和他所管辖的人。六天内从阿儿兰到达亦儿必勒，在阿鲁黑身边担任侍从的、名叫合赞的不花的长子在那里被处死。阿鲁黑在苦沙甫堡被捉住，他们把他押送了来。当他 122
走到察罕桥头，看到悬挂着的不花的脑袋时，问道：“他[不花]的那可儿、箭筒士兀章的脑袋在那里？”688 年 1 月 29 日[1289 年 2 月 22 日]，阿鲁黑和兀章也被杀死了。当事情轮到异密曾吉时，阿鲁浑汗说：“他的事情归完者哈敦管。”，——于是把他送到了她那里。完者哈敦下令斫掉他的脑袋，并说道：“如果我的儿子安巴儿赤处在曾吉的位置上，也要遭到同样的命运。”

不花的儿子阿八赤在父亲出事后充当秃罕身边的侍从。秃罕庇护他，想使他得到赦免，但作得急忙了些。有一天他奏告[阿鲁浑汗]说：“阿八赤可否来觐见效忠？”① 由于君王怒火未消，他下令将他[不花]的亲族灭绝，于是阿八赤和他的兄弟灭里、塔儿罕-帖木儿和忽都鲁-帖木儿都被处死。就是这些！

叙术失怯卜的命运和他的毁灭以及被怀疑与捏兀鲁思串通的宗王们的被监禁②

阿鲁浑汗处死不花和阿鲁黑，以及结束审判和惩治之后，于[6]88 年 2 月末[1289 年 3 月]宽宏大量地对待宗王术失怯卜，将他放回去了。接着阿鲁浑汗得知他[术失怯卜]对他居心不正，便派遣几个异密去追他，想把他叫回来。他[术失怯卜]奔赴叙利亚

B 本作 TWQWR。

① HWLǏAMYŠY。

② B 本增“与这一事件的详情”。

地区。在合剌蛮河畔，在阿儿赞和篾牙法里勤之间，阿儿合孙那颜、拜忒迷失-忽失赤，忽儿巴台驸马、都剌拜的儿子不鲁术、不黑带追上了他。他同他们厮杀后逃走，三天后他被捉住，押送到阿鲁浑汗处去。[6]88年5月15日[1289年6月6日]，他被送到了君王处，也被杀了。

由于阿儿浑-阿合的儿子捏兀鲁思在呼罗珊举行叛乱，根据兀儿都乞牙的兄弟、合剌那海的臣属木黑必里的告发，宗王忽剌术和玉疏木忒的儿子合剌那海被怀疑与他们[捏兀鲁思等人]*串通，5月8日[5月30日]，他们被逮捕，押送到吉儿迭苦黑堡，9月20日[10月7日]，他们在答木罕被处决。同月28日①[10月15日]，秃罕率领军队前往呼罗珊协助宗王合赞反击捏兀鲁思。就是这些！

叙已故篾力札兰丁·西模娘亦的被处死，以及由于这件事撒都-倒剌飞黄腾达

同年，当阿鲁浑汗从冬营地回到阿儿兰，驻夏于弘忽鲁兰时，兀儿都乞牙和撒都-倒剌又从报达来到，再次送来了巨额财款。阿鲁浑汗[对此]很高兴。撒都-倒剌报告说："如果没有横加阻挠的必阇赤们的干扰，钱要多一倍。"有旨将那些人处死。剌必卜·阿维只和忽都鲁沙被杀死，他们的脑袋被送到报达。马只答丁·伊

123 宾·乞卜梯② 和火者阿剌丁之子满速儿从希剌被押来，在答里·

① B本作"26日"。

② A本作ALKBБY；S、P、B本作ALKББY；C、L本作ALKBSY。

沙梯牙① [宫?] 门旁处死。札兰丁·西模娘亦由于秃罕耍诡计也被怀疑参与不花的叛乱，但由于别连迭-巴黑失的求情被留了一条命。但是，他长期不敢觐见君王。688年6月初[1289年6月末]，阿鲁浑汗在速忽儿鲁黑的夏营地任命撒都-倒剌为宰相。篾力札兰丁的兄弟沙剌法丁·西模娘亦由于欠缴报达税款而被关进牢狱。一天早晨，篾力前去探望他，在路上遇到了异密孛罗阿合。孛罗亲切地向篾力问好，并问起他失宠和失宠的原因。篾力说："过错不在我。君王宠用犹太人而不重用我，君王庇护那犹太人。"这些话马上被传到了君王处。君王询问了孛罗。孛罗将情况奏禀了。君王说："这是我的过错，为什么我留他活着！"于是命令护卫帖克扯克前去，于688年7月18日[1289年8月7日]在昔牙黑苦黑的撒莱·木咱法里牙② 处死了篾力。

篾力被杀后，撒都-倒剌便飞黄腾达起来。他的权势隆盛，他[的生活]*的奢侈豪华与日俱增。

撒希卜-底万[之子]* 火者别哈丁·马合谋的儿子马合木和阿里递呈了他们的家业衰败的呈文。有旨将撒希卜在伊拉克的一部分产业退还他们。阿里同自己的母亲、亦咱丁·塔希儿的女儿为这件事到亦思法杭去。伊朗滕哲[领地]的一个领主(MTṢRT) 马只答丁亦·木迷纳尼·可疾维尼[向伊利汗]报告说：由于全部滕哲耕地为撒希卜的儿子们占有，从伊朗滕哲取得的收入立即受到了损失。因此，阿鲁浑汗非常生气，他下令将撒希卜·底万苫思丁

① S、A 本如此，原文为 DAR(i) ŠAṬNH。I 本与 B 本代替这个名称作"在桥旁"。

② P、B 本作"满速里牙"。

的儿子们全部处死。7月①30日，马思兀惕和法剌札剌黑在帖必力思被处死。班迪忒-巴黑失和都督纳儿都借口诏敕中所写的是儿子，而马合木是孙子，将马合木保护了下来。[马合木]由于这次灾祸患了心悸病，死于乞合都时代的末期。有旨命令被派去逮捕也思忒阿答毕的也速迭儿在亦思法杭处死阿里。

他从柯伤派出一个那可儿，让他逮捕阿里，并杀掉。阿里被处死的地方和坟墓成了受人崇敬的地方。过了十六天，也速迭儿也被杀于也思忒。在撒希卜的诸子中，阿塔伯死了，咱合里牙住在阿卜哈思，得以幸免于死，而所有其余的人都死了。因此，撒都-倒剌飞黄腾达。在报达，纳合剌-哈纳②从哈里发的宫门搬到了他的家门口。

[6]88年8月7日[1289年8月26日]，撒都-倒剌派自己的 65
兄弟法黑儿-倒剌以及木哈即卜-倒剌、哲马里丁·迭思忒哲儿答尼去担任报达长官(哈希木)，把法儿思地区交给了星占家蒙塔札卜-倒剌之子沙木思-倒剌，而迪牙别克儿则委付给另一个兄弟——阿明-倒剌。他委任自己的堂兄弟、木哈即卜-倒剌的医生阿不-满速儿为帖必力思的总监。使他经常耽心的是大异密失克秃儿那颜、脱合察儿、撒马合儿、弘出黑巴勒等人。他出于预防和
124 谨慎，希望有个可以信赖的助手，便觐见阿鲁浑汗奏禀道:“奴婢无力掌管所有的大事，需要几个大公无私的能干的那可儿，让他们每晚报告赢余和短缺③，每天[作出]事情的报告。”他[为自己]任用

① C、L本作8月，I本作9月。
② 诸抄本均作 N(a)WB(a)T。
③ T(a)WFYR W(a) T(a)QŞYR。

了兀儿都乞牙，让他只听从自己的吩咐。他委任出失为泄剌失异密，忽章为帖必力思异密，这三个人成为他的僚属和助手。他搞得任何一个人也不敢走近任何一个异密的家门，只有他的那三个那可儿是例外。

那一年，异密出失和孙札黑阿合之子撒儿班动身到法儿思去担任异密，征收赋税[①]。第二年，他们返回来了。札兰丁·薛儿维思丹亦作出保证："我可从泄剌失提供一百[②]万进项。"而诸县异密和当地的必闍赤们作出保证说："如果把札兰丁捆缚起来交给我们，我们可提供五百万进项。"札兰丁遂被带上镣铐，押送到他们处去。由于这件事，出失和撒儿班回来了。当县长和必闍赤去到了那里，作了很多努力，却一无所获，由于他们没能遵守诺言，有旨将他们处死，而札兰丁获得了自由。苫思丁·忽辛·阿里牙合尼、他的儿子宰相尼咱马丁·阿不-别克儿、赛甫丁·玉速甫、马只答丁·鲁迷和法黑剌丁·木八剌沙被处死于泄剌失郡苦失乞·咱儿村。

撒都-倒剌在底万（内阁）事务和管理税收方面是一个很精明的人，不放过任何一个竭力征索税收的主意。就是这些：

叙阿鲁浑汗到阿儿兰的夏营地去出征，敌人从打耳班方面进犯和他们的逃窜

688年9月4日［1289年9月21日］，阿鲁浑汗驻扎在篾剌合，前去参观天文台。

---

① A(i)ST(i)XRAǰ。

② C、L、P、B 本作"四百"。

他在那里开始服用将[于下文]叙及的黑药。他[从那里]出发到阿儿兰的夏营地去。[6]89年3月9日①星期三[1290年3月22日],相当于虎年亦勤迪月2日,他娶了阿八台那颜之子斡忒蛮的女儿不鲁罕哈敦,让[她]住人[大]②不鲁罕哈敦的帐殿内。3月13日,急使们来到,报告敌军从打耳班方面进犯。有旨命秃格勒、失克秃儿那颜和弘出黑巴勒带着军队出征。15③日[3月28日],脱合察儿和其他异密们继[他们之]后行进。接二连三地传来了敌人惊慌失措的消息。4月1日[4月13日],君王从必里牙速瓦儿出发,进抵沙别兰彼方的秃亦纳黑山岗,15④日[4月27日],到达沙别兰辎重队中。同月17日[4月29日],两军前锋在打耳
125 班彼方的合剌速河岸上相遇。敌方是阿八赤、忙哥-帖木儿之子明里-不花、也怯扯和脱黑塔-木儿塔忒带着一万人,而我方为脱合察儿、弘出黑巴勒、脱黑鲁勒察和千夫长不忽之子泰出。弘出黑巴勒、脱黑鲁勒察和泰出向河岸急奔而去,想渡过河。由于他们的勇敢,敌军逃窜,被杀了约三百骑,若干人被俘。在被杀死的人当中有千夫长孛罗勒台、合带和也怯扯的兄弟,在俘虏当中有脱脱的大异密扯里克台。[我军]*从那里得胜光荣返回,4月20⑤日抵达必里牙速瓦儿,[君王]停驻在帐殿中,纵情宴饮、欢娱了几天。撒都-倒剌派出送消息人将这次胜利的消息传遍全国。就是这些

① B本作20。
② P、B本增"大"。
③ B本作11。
④ B本作11。
⑤ B本作30。

叙脱合察儿出征，援助呼罗珊军队，以及建立阿鲁浑尼牙城于帖必力思[附近]苫地方①

4月末[5月初]，从呼罗珊传来了敌军行进及其惊慌失措的消息。脱合察儿出征去反击他们。同一星期，派遣火者纳只卜-倒刺到呼罗珊去担任脱合察儿的那可儿，让他在军队中间分发在那里[征集]的钱②。5月7日[5月18日]，人们将宗王也速-帖木儿去世的消息宣布给了他的父亲阿鲁浑汗，而在此之前，孙札黑-阿合和他的儿子沙带在篾刺合去世。7月末[8月初]，王旗抵达帖必力思，8月2日[8月10日]，马只答丁亦·木迷纳尼·可疾维尼被处死于帖必力思。王旗进向阿刺答黑的夏营地，13日[8月21日]，抵达那里。[阿鲁浑汗]从那里沿着经过汪和瓦思丹的道路返回。大毛拉忽忒巴丁·泄剌即到驻地上来觐见，献上了马格里卜海③和海湾、岸滨图。图上包含许多北方和西方国家。君王阿鲁浑汗很高兴地同他谈话，因为他描述了鲁木地区。顺便说说，君王的目光落到了内鲁木阿木里牙[城]上，他命毛拉讲述该城。毛拉讲得很漂亮，既颂扬了君王，又描述了那座[城]。这番话使君王很称心。君王骑[上马]去打猎，对毛拉说："我回来时，请你来，我们[再]*谈一会儿，你讲得很出色。"而撒都-倒剌[对他]作了个手势："你说吧，让人去把三个人都叫来"。那三个人是额迷儿沙、财务官法黑刺丁和哈只-列亦里的儿子，——因为三个人都被

---

① B本增"与这件事的详情"。

② AMWAL。

③ 即地中海。

擒获，从鲁木押送了来。毛拉忽忒巴丁为了[救]*额迷儿沙，照撒都-倒剌[的示意]办了。他追随着君王，于是他[额迷儿沙]被释放了。哈只-列亦里的儿子则被杀，对法黑剌丁派了警卫看管，一星期后处死了他。

[6]89年9月23日[1290年9月29日]，阿黑不花、朵剌带、额勒赤和合班从鲁木来到。10月5日[10月11日]，阿黑不花回
126 到那里去了。当阿鲁浑汗抵达帖必力思时已接近斋月（9月）节，降旨在帖必力思城设置四座读经坛。伊斯兰教法官、教长（伊玛目）和全体穆斯林都来了，完全按照惯例丝毫不差地举行了节日祈祷。伊斯兰教法官和哈的卜（传教者）备受尊敬和厚待地回去了。因为阿鲁浑汗意欲大兴土木，所以他在帖必力思附近苫地方兴建了一座大城，在那里建立了壮丽的宫殿，并说道：“凡是愿意的人，都可在那里建造住所。”他将坎儿井引入[城内]，并将该城命名为阿鲁浑尼牙。他在舍儿维牙思也建立了一座大城，为建造该城消耗了许多资财，但它仍未建造完。[阿鲁浑汗]酷嗜炼丹术，因为有许多人诱导他爱好这种方术。就是这些1

叙阿鲁浑汗按照巴黑失们的指点服用硫磺、水银药剂，按照他们的办法举行四十天斋戒，以及他开始患病

阿鲁浑汗很相信巴黑失[佛教僧]*们和他们的那一套规矩，经常保护、赞助这些人。[有一次]从印度来了个巴黑失，使人们深信他能长生不老。人们问他，那里的巴黑失是如何变得长生不老的，他回答说：“服用特殊的药剂。”阿鲁浑汗问道：“这种药剂这里有

吗?"巴黑失说:"有。"[阿鲁浑汗]命令他配制这种药剂。巴黑失配制了含有硫磺和水银的混合物。[阿鲁浑汗]服用了八个月左右,除此而外,还在帖必力思城内恪守斋戒四十天。当时除兀儿都乞牙、忽章和撒都-倒刺外,任何人也不得接近他,巴黑失们则日夜不离他的身边,谈论宗教信仰。当阿鲁浑汗脱离幽居生活出来时,前往阿儿兰的冬营地,在那里得了病。医生火者阿明-倒刺守在他的身边,医治他,在另一些医生的协助下一直努力医治,但经过一段时期他的健康并没有由于他们的出色诊治而恢复。有一天,有个巴黑失突然进来,给了阿鲁浑汗三杯酒。由于酒渗透[入血液],病又患了。疾病经常发作,医生们束手无策。病了两个月后,异密们开始经常谈论和探究病因。有些人说:"原因是遭了毒眼,应当散发施舍物。"于是[向穷人们散发了许多钱]。[①]有些人说:"珊蛮们用[羊的]肩胛骨占卜说,病因是受了巫术。"秃合察黑哈敦被怀疑行使巫术。她在棍棒酷刑下受审,最后,这位哈敦和许多妇女被抛入河中。这件事发生于[6]90年1月16日[1291年1月19日]。就是这些!

叙阿鲁浑汗病情加剧,由此引起异密们的纷争以及某些异密和撒都-倒刺被处死[②]

690年1月24日[1291年1月27日],阿鲁浑汗渡过苦剌河,驻扎在阿儿兰的巴黑察营地。由于[他]疾病缠身,异密们对他的生存已绝望。脱合察儿和另一些异密们互相怀恨,他们都和撒 127

① L、I、P、B本。

② L、I、P、B本增"以及发生内讧"。

都-倒剌关系很坏，对他的傲慢和目中无人很气忿。2月4日，脱合察儿、秃格勒、秃罕和弘出黑巴勒互相串通。[6]90年2月14日①[1291年2月16日]，他们起了誓，订立了密约，着手与自己的敌对者斗争。他们先商量好控告莎勒坛-额玉迭赤说："有个珊蛮说：'我看见忽剌术和合剌那海的小儿子们走到阿鲁浑汗处，对他说：'我们犯了什么罪被你下令杀死？'他回答道：'我对这件事丝毫不知道，这是莎勒坛-额玉迭赤未经我允准杀死你们的。'"

2月28日②星期五[3月2日]，莎勒坛-额玉迭赤和另一些异密们被捉住，拉去审讯：你为什么杀死上述异密们的儿子和秃合察黑哈敦？他说："奉旨而行。"异密们派兀儿都乞牙到帐殿中去询问[阿鲁浑汗]。[兀儿都乞牙]回来时说："君王说，我对于这件事丝毫不知道。"莎勒坛说："君王得了重病早已不能说话了。如果他说了这些话，那可真怪！"异密们一致说道："既然他不能说话，显然是你任意杀死他们的，而君王得病的原因是由于你的横加暴虐。为什么要由你来干出这些罪恶，你要得到报应。"因此，3月1日[3月4日]他被处死。同一天，在庆贺乞台-斡忽勒宗王的生日时，捉住了兀儿都乞牙和出失，而秃罕被派去逮捕忽章和撒都-倒剌，把他押送来。当夜，出失和忽章被杀死，第二天，在脱合察儿家里兀儿都乞牙和撒都-倒剌遭到审讯，两个人都被杀死。秃格勒和秃罕前往撒都-倒剌营地，战士们动手抢劫，那一带的伊斯兰教徒和犹太人的住所被洗劫一空，为搜寻宝藏掘遍了帐幕[下的]土地。第二天早晨，军队出发走了，这儿被搞得乱七八糟，拿走了能

① L、I 本作4日。
② L、I、P、B 本作27日。

找到的一切东西，人民惊慌不安，内讧迭起。就是这些！

叙阿鲁浑汗病终和他死于阿儿兰的巴黑察地方

阿鲁浑汗从10月1日得病起，一直病到3月初[9月27日病至3月初]，由此国事动荡，所有的人的生活失常。最后，在相当于……[1]年亦勤迪月[2]的690年3月7日星期六[3][1291年3月10日]上午，阿鲁浑汗在阿儿兰的巴黑察地方去世，将尘世留给了自己的光荣家族。在他的帐殿里举行了哀悼仪式，3月9日[3月12日]，他的灵柩被送到薛札思[山]上。至高无上的真主使伊斯兰君王合赞汗在许多年和无数世纪中成为生活的继承者，"为了被选中的先知穆罕默德，他的家族和他的优秀战友们"，赋予他幸福、雄伟、强盛。

叙阿鲁浑汗死后异密们不和，并叙他们当时的情况 128

相当于亦勤迪月13日的3月12日星期四[3月15日]，合班-阿黑塔赤被派到[呼罗珊][4]去见宗王合赞，第二天，阿八哈汗的幼弟、阿合马的帐殿长官忽拜的儿子台塔黑[5]被派到报达去见宗王拜都，而列格即被派到鲁木去见宗王乞合都。异密们被分为几队，以致在出发时有二十多处敲击起半圆鼓来。因为拜都是个谦

① 诸抄本均缺。

② L、I本增"8日"。

③ L本作"星期一"，P、B本作"星期二"。

④ L、I、P、B。

⑤ 关于他，参阅俄译本本卷第107页。

恭、端庄的宗王，不对异密们和军队发号施令，不滥用权力。引起内乱的脱合察儿、弘出黑巴勒、秃罕和秃格勒等许多人都害怕合赞的威严，希望拜都[取得王位]。异密失克秃儿那颜、撒马合儿那颜、朵剌带-额玉迭赤、帖克捏、额勒赤带-忽失赤、不黑带和左翼异密们赞同他们。但他还没有来到。3月11[①]日[3月14日]，他们就这件事召开会议，16日[3月19日]时确认了这个看法，并禀告了哈敦。3月16日星期一，撒马合儿那颜被派往鲁木，第二天为把列格即追回来，他被打发上路……[②]。3月21日星期六[3月24日]，撒都-倒剌的僚属、经常有病的亦咱丁·哲剌勒被杀死。到4月1日[4月3日]为止，急使们两次从呼罗珊来到，报告了叛乱情况。4月26日[③]星期五[4月28日]，异密们一起聚集在帐殿里，放走了从各宗王处来的急使们。5月8日[5月9日]，异密阿剌都从呼罗珊和伊拉克来到，他带来消息说：罗耳人起事，占领了亦思法杭，杀死了亦思法杭都督拜都和许多其他人，他们进攻驻扎在那些地区的蒙古军队，驱散了他们。有关他们叛乱和造成惊慌不安情况的传言不断传来。同一天，不忽的儿子沙带和成忽儿的儿子孛剌里吉被派去见宗王拜都，而朵剌带-额玉迭赤被派去反击罗耳人的进攻。5月22日星期三[5月23日]，宗王速该和异密之中的出班和阿里纳黑的儿子忽鲁迷失使哈敦的帐殿进向阿剌答黑方面去拥戴乞合都。这个密谋在秃格勒的赞同下推

① P本作15。
② BALYH ZAD。
③ P、B本作28日。

行。不剌儿忽-乞要惕①，一个统率四千户的异密，追随着他们。由此，拜都的[继位的]*事失败了。这件事是兀鲁克哈敦拿定主意的。第二天，异密们来到速忽儿鲁黑附近豁亦不勒答黑地方拜见宗王拜都，25日[5月26日]夜里，撒迪、合班和秃答术逃往鲁木去投奔宗王乞合都。第二夜，帐殿的侍臣(额兀-斡黑兰)们也去了，第三夜，额勒赤带-忽失赤和帖木儿-不花也去了，第四夜，弘出黑巴勒和所有的人都到宗王乞合都处去了。由此，拜都登临汗位的事没能成功，而乞合都[的王位]得到巩固。至高无上的真主知道实情，他是向他请求的人的庇护者。

第三部分 129

他的可嘉德行、卓越品格，他所宣示的卓越贤明言词、谕旨、训喻和卓越圣旨，前两部分中未载，从各种人士、各种书籍中获知的他在位时期发生的事

阿鲁浑汗是位英明的君王，性格温和、性情端庄。每一个同他冷静地谈论，详细地叙述问题的人都能使他对自己产生好感。人们安定地生活在他那遍及的仁慈荫护下。他有大兴土木的巨大爱好和嗜好。他像父祖那样酷爱宫殿和建筑物。在帖必力思西面，在老百姓们称做苫的删卜村附近，他兴建了两座富丽堂皇的城堡。他在这两座城堡之间，建造了一座城，城内建造了两座壮丽的速

① 即乞要惕（?）氏人。A、S本作QБATY；L、P本QYANY；B本作NБANY。

非，比之豁思罗甫的平顶凉亭并不逊色的撒克弗哈亦·木合儿纳思。他建造了尖拱的拱门和钟乳石阁楼，值得赞美的五彩缤纷的奇美建筑物，并[给该城]命名为阿鲁浑尼牙，这一点在本传中已曾叙及。在阿鲁浑汗在位时，由于人口众多，帖必力思和密昔儿相似，阿鲁浑尼牙则和开罗这样的城相似。他在弘忽鲁兰草地，在舍儿维牙思方面，完全一样地兴建了一座城，引进水源，敷设水道。他在这个地方耗费了巨额金钱，但由于[阿鲁浑汗]活得不长，该城在他生前没有建造完。完者都算端在其在位期间建成了它，给它命名为孙丹尼牙。阿鲁浑汗也在剌儿的夏营地，在迭马云忒山麓，建造了一座非常美丽的宫殿，如今在当地还以阿鲁浑宫之名著称。他在许多地方也完全一样地建筑了许多高大的城堡和不可进犯的要塞。他还嗜好炼丹术。炼丹术士们从四面八方聚拢来觐见君王，劝诱君王爱好这种方术。在炼丹方面消耗了无数金钱，[阿鲁浑汗]从未对他们提出警告，而却重新乐意地拨给钱财。有一次，毛拉忽忒巴丁·泄剌即在场时，他们讨论了秘密物质的问题。在炼丹术士们走散后，阿鲁浑汗对毛拉说："因为我是个外行，而你是个学者，你认为，他们迷惑了我吧？我不止一次地想杀掉他们，但既然确实有这种科学，有懂得这种高贵科学的人，那末要晓得如果我不保护[这些]不学无术的人，而用剑杀死他们，那么贤明者就丝毫也不会信赖我了。"简而言之，在阿鲁浑汗在位时，炼丹术士们耗费了无数的钱来进行浓缩、蒸发、溶解、配制、考察、蒸馏、揉软、腐化、澄清、漂白、发酵、变化、转化、烧炼、还原、过滤、倒空、浸湿。经过许多次实验和试验之后，疑惑的遮盖布和忙碌的事[的结果未知性]的帘幕从眼前落下了；除了绝望和损失，从炼丹术上一无所获。

“愿和平降临于走正直道路的人。”①

① 《阿鲁浑传》第三部分的内容在 A、S、C、L、I 抄本中完全缺失，以上译文据 P 本和 B 本译出。

成吉思汗之子拖雷汗之子旭烈兀汗之子阿八哈汗之子乞合都汗传

此传分为三部分

……①部分……②部分…③部分…，乞合都汗在相当于伊斯兰教历六百四十……④年的也思迭格儿忒638年古老的巴黑蛮月25日星期四晚上在室女星座的兆临下诞生于……⑤驻营地。相当于兔年阿勒廷赤25日的690年7月24日星期天[1291年7月23日]，他被拥戴临位，于694年5月6日星期四[1295年3月24日]去世。享年……⑥岁，在位时期为三年零十个月。

第一部分　叙其出身，陈述并详细列述其后妃、诸子、诸女和迄今为止出自[他的]诸孙，简述其诸婿及其后裔世系表。

第二部分　在他即位以前发生的事，登临汗位时的宝座、哈敦、宗王和异密们的图像，在位时期发生的事的编年史。

第三部分　他的德行和卓越品格。他所宣示的卓越言词、训喻、谕旨和诏旨。叙前两部分未载、⑦零星获知的他的时代中发生的事。

① 诸抄本均缺，并留下了空白。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同上。
⑦ I、P、B 本增："从各种人士处"。

[乞合都汗传]

第一部分

叙其出身，陈述并详细列述其后妃、诸子、诸女和迄今为止出自[他的]诸孙，简述其诸婿及其后裔世系表

乞合都是阿八哈汗的第二个儿子，为塔塔儿氏讷黑丹哈敦所生。巴黑失们给他起名为亦邻真-朵儿只，他有许多后妃。他先娶了额里该那颜的儿子秃忽的女儿爱舍哈敦，后来娶了札剌亦儿人额里该那颜之子阿黑-不花的女儿董迪哈敦，后来娶了弘吉剌氏忽都鲁-帖木儿驸马的女儿亦勒秃思迷失哈敦，后来娶了起儿漫算端忽忒巴丁的女儿八忒沙哈敦，后来娶了客列亦惕人撒鲁赤的女儿兀鲁克哈敦，后来娶了不鲁罕哈敦。他有个妃子名叫……[1]，在他死后为阿剌弗兰所娶，还有个妃子是阿鲁剌惕部[2]人兀章的兄弟别克列迷失的女儿也先。[乞合都汗]有三个儿子。长子阿剌弗兰，他的母亲是董迪哈敦，次子亦兰沙，也是他生的，三子成孛罗为不鲁罕哈敦所生。他有四个女儿；兀剌-忽都鲁，她嫁给了忽儿巴台[3]；其次为亦里-忽都鲁，她嫁给了忽都鲁沙；其 131

① A、S 本作 БТY；I 本作ББY；P 本作 БNY；B 本作 BMBY；畏兀文本作TY。

② 俄译作 урлат，苏联波斯文集校本作 AWRLAT；似误。I 抄本作 ARLAT，从此说。——汉译者

③ P、B 本作"嫁给了忽儿巴台驸马的儿子"。I 本作"兀剌-忽都鲁，她嫁给了阿里纳黑的儿子忽鲁迷失。"

次为阿剌-忽都鲁。这三个女儿是爱舍哈敦生的。他还有一些女儿[原文如此!]为董迪哈敦所生。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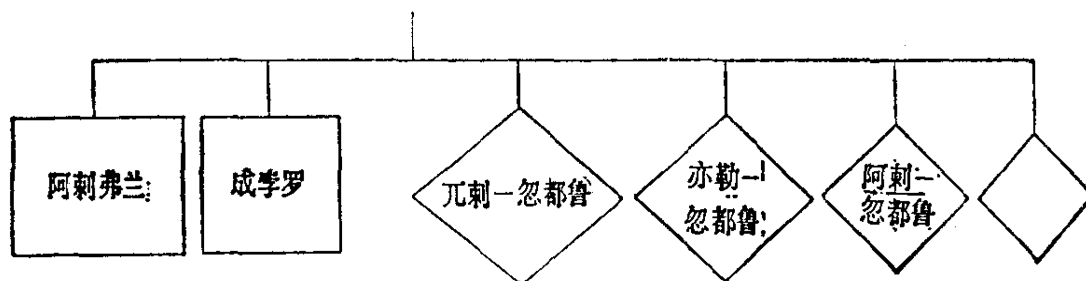
第二部分

在乞合都即位以前发生的事，即位时宝座、哈敦、宗王和异密们的图像，在位时期发生的事的编年史

在乞合都登上宝座以前发生的事

大部分异密起初坚持拥立拜都，尤其是造成内讧的那些人。当出班、忽鲁迷失和其他异密们轮流前去拜见乞合都汗，其余的人们对他[拜都]的即位冷淡了下来，甚至他[拜都]*本人也不同意[即位]*了。在这方面非常热心的秃罕害了怕，逃跑了，想躲到吉里养去。军队出动追他，把他抓住后押送到了异密处。拜都袒护他，他被看管起来，直到乞合都来到为止。因为乞合都知道异密们等待他，他遂从鲁木进向伊朗，到了阿剌答黑诸哈敦、异密和宗王处。② 690年7月24日星期一[1291年7月23日]，全体一致地在

① S本在第532页上增："乞合都汗和诸哈敦的图像及其子女世系表"：



在正文中提到的第二个儿子亦兰沙在系表中缺失。

② S本增"相当于兔年的阿勒廷赤月25日的"。

阿黑剌忒附近拥戴乞合都登位。

叙拘捕制造纷争的异密们和对他们进行审讯

在宴饮、欢娱结束以后，全体异密们都被逮捕，开始审讯①，因为乞合都想查清他的兄弟阿鲁浑汗和异密、宰相们被杀害［的情况］*。他自己先坐下，并讯问众异密的首领失克秃儿那颜："情况怎么样？"［失克秃儿那颜］回答说："异密们准备让君王讯问他们，以便从他们的言词中查明奴婢的罪行和每个人的［罪行］。"异密们一致证明：首先决意叛乱和内讧的是脱合察儿和弘出黑巴勒。接着他们对撒马合儿和帖克捏讲到了［这事］，最后，因为他们彼此已这样议决了，就对失克秃儿那颜讲了。［当时］*他回答说："对于你 132
们所讲的② 一切，我也同意。"当他们供述到这个地方时，失克秃儿说："在那个场合下，有如此强大、有权势的异密们打主意、进行谋叛的事，［我能做什么呢？须知］我是个虚弱有病的老人，我指靠我的兄弟的帮助，他在鲁木为君王效劳。如果我说个不字，难道我不怕掉脑袋？［他们会］*像对待出失和兀儿都乞牙那样地干掉我。"乞合都接受了他表白的理由，释放了他。审讯结束后，［乞合都汗］宽容大量地对待异密们。在失克秃儿那颜供述之后不久，其他异密们由于信任乞合都的饶恕，很快地③承认了自己的罪行。秃罕被关进监狱，出失和兀儿都乞牙的妻子和子女要求向秃罕偿还父亲的血债。秃罕同阿黑不花和兀鲁克哈敦的关系不好，而乞合都却延

① S本增"并由他亲自进行审问"。
② S本作"所决定的"，P、B本作"所做的"。
③ I本作"在第二天"。

缓处死他[秃罕]*。兀鲁克哈敦对他说："秃罕造成了这样的叛乱和内讧，如果不处死他，不让他偿还被他杀死的异密们的血债，那末今后再也不会有人正直地行事了。"乞合都说："当然，干出这种事情的人，[应得]这样的惩罚。"阿黑不花听到君王说了这些话，便走出去，派兀儿都乞牙的青年小伙子们把秃罕杀死。

10月① 9日[10月 5 日]，乞合都驻扎在阿剌答黑，第二天，异密脱合察儿、弘出黑巴勒等人为清洗罪恶，向汗呈献礼物、叩头。9月 4 日星期五[8 月31日]，乞合都决定返回鲁木地区。

叙乞合都动身到鲁木去，委任失克秃儿那颜为拥有充分权力的都督

当乞合都从阿剌答黑出发到鲁木去时，委任失克秃儿那颜为自己的伊朗各地区拥有充分权力的都督。他从那里[从阿剌答黑]来到帖必力思，与异密们一起进向阿儿兰的冬营地。他停驻在苦剌河岸合剌察里地方他那旧日营地上，着手安排国事和需要办的重要事情，向各方面派出急使、发出玺书。冬末，691年 1 月28② 日星期天[1292年 1 月20日]，玉疎木忒的儿子宗王曾不③ 在察合秃[地方]死去。乞合都派遣宗王安巴儿赤率领一万军队前往呼罗珊。安巴儿赤停留在列夷附近过冬。

脱合察儿在失克秃儿那颜处担任那可儿。脱合察儿借口与子女见面，获得允准后回到自己家里去了。他的僚属撒都剌丁·曾

① I、P、B 本作"8 月"。
② I 本作 29，B 本作 27。
③ A 本作 ZBNW；S 本作 RBNW；I 本作 RББW；P、B 本作 ZББW。

札尼同他一起将一个名叫八巴的可疾云人派往可疾云，告诉自己的兄弟忽忒巴丁说："鲁木的突厥蛮人和合剌蛮人战胜了乞合都①，消灭了他，全体异密们赞同安巴儿赤即位。兄弟[你]应当着手行事，将[这个]情况报告安巴儿赤，让他取消出征呼罗珊，回到阿儿兰来。"忽忒巴丁将情况对宗王身边的一个侍从洒黑哲巴勒·泄剌即讲了，那个人去报告了安巴儿赤*。因为宗王是个机灵、能干的人，认为必须提防。他派遣自己的一个名叫……②的那可儿 133
作为急使到失克秃儿处去核实这件事。他在路上遇到了脱合察儿。撒都剌丁对他说："你用不着到失克秃儿处去，快回去吧，让宗王尽快来，登上宝座。"……③是个机灵人，他说："看来我应当这么办。但既然已接近我的住处，我[先]去看看我的亲属再回去。"

在他们走了后，他到合剌察里去拜见失克秃儿。在路上，他见到了从鲁木带着诏敕和乞合都送给后妃、宗王和异密们的礼物的急使。在他们中间他找到了自己的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向他询问乞合都的健康情况。那人说，乞合都活着，很健康、快乐、幸福。……④明白，撒都剌丁耍了花招，如果这件事暴露了，安巴儿赤和他的异密们逃不脱惩罚。他立即前去拜见失克秃儿，在所有人在场时[公开地]执行宗王所委付的使命，然后请准了秘密接见，从头到尾报告了那些情况。失克秃儿那颜对那些事过去已知道了一些情况。失克秃儿那颜对他作了和善的回答，还给安巴儿赤送去了

① 俄译本误作 Рейхату（来合都），兹据波斯原文集校本改正。——汉译者

② A、'S、P 本作 MWLAБYD；I 本作 MWLABD，H(u)LAYD；B 本作 MWLAБББD，MWLANYD。

③ 同上。

④ 同上。

礼物。他亲自带着两千骑兵骑[上马],在一天早晨进攻脱合察儿的营地,抓住了他和撒都剌丁,把他们押到自己住处,监禁起来, 直到春天传来乞合都来到的消息时,才在五百名精干的骑兵的押送下把他们送去迎见[他]。他们被押送到额儿节鲁木附近,去见乞合都汗。在[军队]成千成千地通过以后,乞合都汗来到了,驻扎在阿剌答黑。相当于龙年阿勒廷 赤月14日的691年 7 月12日 星期天[1292年 6 月29日],宗王们和异密们一致立下誓书①,乞合都在阿剌答黑夏营地,第二次依照惯例登上王位,照例举行了欢娱、宴饮和庆祝。就是这些!

叙撒都剌丁·曾札尼被委任为宰相,他的兄弟忽忒巴丁被委任为伊斯兰教大法官②

那个夏天,乞合都汗在阿剌答黑度过,合赞想会见他,就来了。当他来到帖必力思时,按照乞合都的命令,没有会见就返回去了。撒都剌丁·曾札尼用他所据为己有的被处死的人的财物,进献了巨款,求庇护于乞合都的乳母、极受尊敬的孛剌黑臣-额格赤,[为自己] 谋求宰相的职位。苫思丁·阿合马·剌忽失在若干异密的庇护下也谋求这个职位。撒都剌丁在沙剌法丁·西模娘亦的帮助下,向阿黑不花的党羽献殷勤,[答应]让他们掌管万户来讨好他们。这时从鲁木传来消息说,从叙利亚开来了敌军,篾力阿失剌甫围攻合勒阿忒-鲁木。7月,忙哥-帖木儿的儿子泰出斡忽勒、脱合察儿、不黑带-阿黑塔赤和探马赤-倚纳率领大军开往那里反击那

① MWČ(i)LGH。
② QAḌY-AL-Q(u)ḌATY。

些敌人。8月，宗王速该、异密帖木儿-不花和合剌札经过阿黑剌 134
忒和阿儿只失进向合勒阿忒-鲁木。7月末，篾力阿失剌甫攻占合勒阿忒-鲁木，屠杀了它的一部分居民，并俘走了一部分居民。他将城堡委托给自己的驻守将士们(KWTWALAN)后回去了。

在从阿剌答黑返回时，乞合都在阿勒坛附近娶了不鲁罕哈敦[为王后]。[6]91① 年8月[1292年7—8月]和同年9月18日星期二[9月3日]，他在帖必力思所属诸县之一塔速的休息地，得了一场大病。基督教徒医生剌必卜-倒剌和撒菲-倒剌在他身边尽心竭力地医治。经过四十天[的治疗]*，他完全痊愈了。691年12月6日[1292年11月18日]，在阿儿兰的冬营地上，撒都剌丁被委任为撒希卜-底万(宰相兼财政大臣)之职。他[撒都剌丁]奏请乞合都授予了他撒忒里·哲罕的荣誉称号，他的兄弟被称为忽忒必·哲罕②，他的堂兄弟被称为合瓦木-木勒克。他给[自己的]兄弟取得了伊斯兰教大法官一职，帖必力思长官的职位也给了他，而合瓦木-木勒克取得了伊拉克·[额者木]③[长官之职]。[6]92年5月3日[1293年4月11日]，帖克捏-脱忒合兀勒在阿儿兰的撒来，满速里牙去世，他[的遗体]*被送往篾剌合。[69]2年6月13日[1293年5月21日]，乞合都来到帖必力思，7月12日[6月18日]从篾剌合前往昔牙黑苦黑。8月7日[7月13日]，火你赤斡忽勒的急使前来表明同心同德，请求联合。同月9日[7月15日]，忽都鲁沙那颜、兀鲁克-帖木儿斡忽勒的急使和捏兀鲁思的急使从呼罗珊来到，同

① B本作671。

② 即代替他的撒都剌丁(宗教的支柱)之名，称之为世界支柱，而称他的兄弟忽忒巴丁(宗教的极端)为世界极端。

③ I、P、B本。

一天，爱舍哈敦从鲁木来到，拜忒迷失从迪牙别克儿来到。8月17日[7月23日]，出征呼罗珊① 的忙哥-帖木儿的儿子吉来-斡忽勒、弘出黑巴勒与朵刺带-额玉迭赤回来了。8月末，[乞合都]驻留于……②，在那里处死了格鲁吉亚人撒敦的儿子忽都鲁-不海。9月③ 12日[8月16日][乞合都]前往兀章，19日[8月23日]，前往哈失忒鲁忒，然后到篾剌合去后，进向阿儿兰，在那里驻冬。[6]93年3月5日[1294年2月3日]，宗王必里[？]④ 诞生，4月28日[3月28日]，急使们从[金帐汗]*脱脱处来到。他们的首长——宗王合邻台和孛罗在答兰纳兀儿来到君王面前表明和平、亲睦之意，提出了各种请求。5月3日[4月1日]，极其尊敬地送走了他们。5月2日[3月31日]，[乞合都汗]在苦剌河畔建立了一座大城，并给它起名叫忽都鲁八里[幸福之城]*。他从冬营地返回时，检阅了必里牙速瓦儿的军队。[69]3年6月初[1294年5月初]，召开了[有关]纸钞的会议。

7月7日[6月3日]，忙哥-帖木儿的儿子吉来斡忽勒去世。7月16日，宗王拜都来到阿剌答黑觐见君王，乞合都愤怒地骂他，8月15日[7月11日]，[乞合都]在孛剌黑臣额格赤的求情下准予他回去。9月7日[8月1日]，人们来到阿剌答黑，在那里召开了忽里勒台，同月21日星期四，忽里勒台散会。就是这些。

---

① BH Č(a)RYK(i) X(u)RASAN。

② A、S、L 本作 AŠKMR；I 本作 AŠKMH；P、B 本作 ASKMH

③ I、P、B 本作8月。

④ A、S 本作 BБRY；P 本作 Б(a)RY。

叙发行惹祸的纸钞及由此在国内引起的祸害 135

撒都剌丁和几个异密偶而考虑到通行于中国的纸钞①，他们商讨了通过什么方式来推行纸钞于此邦[伊朗]*。他们向君王奏告了这件事。乞合都命令②孛罗丞相说明这方面的情况。孛罗说道："纸钞是盖有皇印的纸，它代替铸币通行于整个中国，中国所用的硬币巴里失[银锭]* 便被送入国库。"③因为乞合都是个非常慷慨的君王，他的赏赐的费用极大，世上的金钱对他来说不够用，所以他赞成推行此事。撒都剌丁想在国内规定别人还没有规定过的惯例，因此在这方面作了许多努力。众异密之中最明白道理的失克秃儿那颜说："纸钞将造成国中经济崩溃，给君王造成不幸，引起剌亦牙惕(农民)和军队中的骚动。"撒都剌丁向君王奏告说："因为失克秃儿那颜很爱黄金，所以他竭力说纸币不好。"有旨从速印造纸钞。

8月27日星期五[7月23日]，异密阿黑不花、脱合察儿、撒都剌丁与探马赤-倚纳前往帖必力思印造纸钞。9月19④日[8月13日]，他们到了那里，宣布诏令，印造了许多纸钞。693年10月19⑤日星期六[1294年9月12日]在帖必力思城发行纸钞，同时颁布诏令：凡拒绝纸钞者立即处死。约一星期左右，人们害怕被处死接受了纸钞，但人们用纸钞换不到多少东西。帖必力思城的大部分居民不

① ČAW [čou?]。
② B本增："异密"。
③ X(a)ZANH(i) 'AM(i)RH。
④ P、B本作"12日"。
⑤ B本作"11日"。

得不离开，他们想从市集上买些商品和食物随身带走，结果什么也买不到，人们便躲到园林里去吃水果。城里由于没有人住而完全荒废了。二流子和流氓们① 在街上见到谁就扒谁的衣服。商队不再从那里经过。流氓们每夜埋伏在园林的路上，如果不管哪个可怜的人竟然能够弄到一哈儿瓦儿谷物或一篮子水果，他们就从他手中夺走，如果他反抗，他们就说："卖给我们吧，给你无比美好的纸钞②，告诉我们，你是从哪里买到东西的。"简而言之，人民被不幸所包围。可怜的人们伸出双手祈祷。

有一次，乞合都偶而经过集市。他见小铺子空空荡荡，便询问原因。撒都剌丁说："地方上的长官沙剌法丁·剌忽失死了，帖必力思人有这样的风俗习惯：为达官贵人们举哀时，他们都从集市上散开了。"一个星期五，［人民］在大清真寺里对③ 忽式巴丁如此大声地喧嚷，以致只好休假了。在偏僻小巷里，食物收取硬币④ 出
136 卖，人们常为这种交易被杀死，贸易和征收关税完全停止。一天，有个苦行僧拉住撒都剌丁［的马］的笼头说：

诗

世界上充满了烧焦的肝脏的气味，
你也有鼻子，难道你就闻不出来！

撒都剌丁在这些话的影响下，在那可儿们的促进下，"在巴思剌破坏后"⑤，颁布命令可用硬币进行食物贸易。因此，人们振作

① R(u)NWD W(a) AWBAŠ。
② ČAW(i) M(u)BAR(a)K。
③ P、B 本增"撒都剌丁的兄弟"。
④ 诸抄本中此处的 Z(a)R（金子）一词为当时对金属钱币的通称。
⑤ 见俄译本前面第 44 页。

起来，开始公开用硬币进行贸易，于是逃走的人们开始返回城里，在短时期内城市重新繁荣起来。最后，推行纸钞的事失败了，放弃了，人民摆脱了这一沉重负担。

在相当于……①年秃忽宗赤月的693年11月2日星期五[1294年9月24日]，宗王安巴儿赤在纳黑出汪附近去世。就是这些。

叙[宗王]拜都在报达举叛，这边的异密们意见分歧，[其中]某些人与乞合都敌对，以及他[乞合都]*的结局

当宗王拜都由于孛剌黑臣-额格赤的求情获得自由，返回自己的旧营地时，他由于受到那次委屈，公开或暗示地对自己的异密们发牢骚，怨恨乞合都。当秃答术札鲁忽赤、扯扯克驸马、阿儿浑-阿合的儿子列格即和罕都忽儿那颜的儿子燕帖木儿到报达去时，取得了他们的爱戴，使他们成为自己反对乞合都的同谋者。报达合的卜（传教者）和官吏之中的哲马剌丁·迭思忒哲儿答尼追随他们，为他[拜都]准备好异密们和军队所需的武器、牲畜、撒瓦里、塔合儿等一切东西。拜都派遣急使到报达城里去杀掉奉乞合都诏旨[坐镇]报达的都督马合谋-速古儿赤。造成骚乱和混乱后，他们发动了叛乱。忽儿巴台驸马得知这个情况时，派急使去把拜都的叛乱和上述异密们的阴谋奏告乞合都，并劝告他保重，防备参与阴谋的朵剌带-额玉迭赤、弘出黑巴勒、秃格勒、额勒赤带、不黑带等左近异密的诡计。乞合都与阿黑不花商议后，逮捕了上述异密，只有在格鲁吉亚的秃格勒除外，把他们捆缚起来，押送到帖必力

① 诸抄本均缺。

思监禁起来。急使们从阿儿兰的夏营地派到迪牙别克儿拜不花处，让他把拜都逮捕，押送来。当急使们到达亦儿必勒边境时，在咱卜河岸上看到，拜不花已被拜都的急使们逮捕、押送去了。［乞合都的急使们］便从那里返回，急忙来到［帐殿］中向乞合都奏禀拜不花的情况。在相当于……① 年亦勤迪月末的694年4月28日星期四，乞合都派遣阿黑-不花和脱合察儿去征讨拜都。② 脱合察儿暗中送消息给拜都，促使他起事。当他们到达察合秃河岸上时，阿黑-不花尽管不知道脱合察儿写给拜都的信，却在同他谈话时说：
137 "你是个狡猾的人，你知道你［参与了］什么样的事吗？"脱合察儿听到这些话时，以为阿黑-不花得知了他的秘密。他害了怕，在半夜里与千夫长们商量好后，跑到拜都方面去了。阿黑-不花看到发生了这样的事，便逃跑了，带着自己亲随中的三百名骑士来到阿哈剌③ 附近觐见乞合都。那个情况使乞合都大吃一惊，他想到鲁木去。某些缺乏头脑的侍臣们说："不能逃走，不能把王位和王冠交给叛乱者们。在所有这些地区都有我们的军队驻扎着，把他们召集在一起，打击敌人吧。"乞合都从那里返回阿儿兰，第二天抵达必里牙速瓦儿。半夜，自幼在乞合都身边侍奉他的、不忽的儿子异密哈散带着自己的同伴们逃到拜都处去了。当这个消息传到弘出黑巴勒和朵剌带处时，他们从帖必力思监禁中挣脱出来，逃走了，异密亦邻真和拜察黑④ 同另一些人串通，释放了被监禁的拜都的儿

① 诸抄本均缺。
② BH Č(a)RYK(i) BAYDW。
③ B 本作"阿卜哈剌"。
④ A 本作 БAYḤAQ；S、P 本作 БAБḤAQ。

子钦察斡忽勒，把他送到了[他的]* 父亲处。5月6① 日星期四[3月24日]，台塔黑和脱黑鲁勒察在哈马丹附近与巴失马黑-斡忽勒和算端阿合马的女婿合剌札作战，台塔黑获胜。秃格勒率领军队从格鲁吉亚来到，派遣急使到帖必力思对被监禁的异密们说："我在宗王亦里答儿的援助下，统率浩荡大军打算进向阿儿兰征讨乞合都，你们应当尽快投奔我。"他们立即动身，来到苦剌河岸秃格勒处，一起前去搜寻他[乞合都]。驻扎在必里牙速瓦儿的巴里木千人队探听出乞合都所在之地，前去捉住了他，交给叛变的异密们，让他们把他杀死。在相当于……② 年兀春赤月7日的694年5月③ 6日[1295年3月24日]，他[乞合都]*与他的亲信探马赤-倚纳、亦忒-斡黑里、亦忒-孛乞一起被杀。在召见和处分拜都时掌管事情的亦忒-忽里被抓住，送到拜都处，让他用认为适当的方式惩治。但送到了那里时，拜都说："他是遵照君王的旨意行事的，不能处罚他"，遂饶了他的命。阿黑不花和泰出也被捉到。他们被捉住后，在哈失忒鲁忒河附近被杀，当时合赞正在与拜都交战。

694年5月19日星期三[1295年4月6日]，异密们从苦怯列河与察合秃河汇流处派遣异密剌马赞拜见宗王合赞宣布乞合都[被杀]*的事。他们也派遣急使去到拜都处，让他尽快前来即位。拜都听到这些话，高兴得很。他处死了若干与他交恶的异密们，向这些地区进发。

关于他的事迹的全部纪事将④ 记述于《合赞汗传》中，"谨如最

① B本作8。
② 诸抄本均缺。
③ P、B本作6月。
④ P、B本增"连续地"。

高真主之所愿。愿和平降临于伊斯兰教徒们身上。”

第 三 部 分

叙其可嘉德行、卓越品格，他所宣示的诏旨、卓越谕旨、训喻，凡此均为前两部分未载，从各种人士处获知者。①

① 在诸抄本中紧接着就是《合赞汗传》。

成吉思汗之子拖雷汗之子旭烈兀汗之子阿八哈汗之子阿鲁浑汗之子合赞汗传 138

此传包括三部分

第一部分　叙其高贵出身，简述从其无比幸福地诞生到阿鲁浑汗登临王位时的他的事迹，简述其后妃、子女和他们的高贵世系谱。

第二部分　在他无比幸福地即位以前发生的事，在他登临王位时御座、哈敦、宗王和异密们的图像，他在位时的编年史，他所进行的战争和他所取得的胜利。

第三部分　他的可嘉德行、卓越品格，有关他的公正、恩惠、慈善事业、行善、学术教养、卓越习惯的轶事。在判明实情方面他在各个时期所宣谕的洞察事情实质的言词，他在各种场合下颁布的恪守全体人民利益的坚定决议和紧急指示。前两部分中未载的事迹中的奇异事件。可分为两类：一类有头有尾地记叙，构成完整的纪事，另一类为根据各种事件所作的零星记述。

合 赞 汗 传

第 一 部 分

叙[其]高贵出身，简述从其无比幸福地诞生到阿鲁浑汗登临王位时他的事迹，简述其后妃、子女和他们的高贵世系谱

合赞汗是阿鲁浑汗的长子。阿鲁浑汗十二岁时娶了他的母亲、怯黑帖儿必阇赤的女儿朵儿边氏忽勒塔黑。[他]从兀鲁黑秃和木来的兄弟阔儿克帖木儿处[娶了她]。她的姊姊阿疎伦为宗王秃卜申所娶。忽勒塔黑非常美貌，阿鲁浑汗极其热烈地爱她，以致当她被领到帐殿里来结婚时，他想出去迎接她，但异密撒儿塔黑和绰赤罕阻住了他，他非常高兴地攀登到帐幕的杆子上，坐在杆子顶上的支撑板上，从远处窥视她。简言之，举行了新娘被领进丈夫家中和结婚的仪式之后，缔结了合赞汗生命的高贵开端，明月之腹的
139 贝壳孕育了君王之海珠。过了十个月，在相当于必儿-亦吉儿明赤
月1日的670年3月29日[1271年11月4日]星期五之夜无比幸福的黎明前的时辰，在祃椤答而州的额别思昆，在天蝎星座的吉祥兆临下……① 雄伟的合赞汗从虚无的秘密中进到生存的境界，世界的眼睛为他的美丽生辉。在他无比幸福地诞生时，在场的许多高明的星占家编制出星占表，极为慎重地作出结论，发现他是在十分吉祥的星的照临下诞生的。他们之中每个人念着诗说：

我观察你的吉星，

见到你的封地有十万人口。

所有的人都断定：这是个极为雄伟、威武、尊贵的伟大君王，他们一致判断出：

诗

他的吉星高照，

他的宝座达到光辉的太阳处。

① 星占表上的无法译出的术语：S(a)HM-AL-S(a)'AD(a)T W(a) S(a)HM-AL-Γ(a)YB D(a)R ṬALY'。

他被托付给同忽勒塔黑哈敦一起来的、中国人伊升之妻、名叫莫合勒臣的性情温和的乳母。她是个容貌美丽、品德可嘉的妇女，与其他宗王们的乳母相似。她的儿子罕都还活着。简言之，亲爱的乳母在关切的胸怀中抚育他。他还在摇篮中时，正如诗句中所说：

在摇篮中他就谈到自己祖先的幸福，

高贵的痕迹[像光线般地]落下证据。

他说出很漂亮的话，说得正确，使得所有的人都惊讶不已。由于蒙古人有这样的习惯：宗王们的乳母的丈夫不准与妻子亲近，而中国人伊升当时却与妻子来往，她怀了孕，宗王吃她的奶泻肚，因此他[合赞汗]被从莫合勒臣处夺走，三岁时就骑马，并被交给了旗手长① 速勒都思氏哈散的母亲。哈散的父亲名叫阿失秃，他的母亲叫阿失台。担任额玉迭赤和宝儿赤的秃来是阿失秃的儿子。当宗王满三岁时，阿鲁浑汗派遣异密忽都鲁沙从冬营地到祃椤答而去觐见阿八哈汗办事。他来到木罕觐见了[阿八哈汗]*，阿八哈汗询问[他]宗王合赞的健康情况。[忽都鲁沙]禀告道："他三岁了，已经能骑在马上了②。"阿八哈汗热切地想见到他。在他[忽都鲁沙]返回时说："我已经老了，已经常考虑我的暮年生活。尽管我的儿子阿鲁浑很爱[自己的]儿子合赞，不愿同他分离，因为他是他唯一的儿子，但我[还是]有个朝夕思慕的愿望，要他把他送到我身边来，让他[合赞]*放起小鹞和青鹰，[从狩猎中]带来最好的猎物③。"当异密忽都鲁沙将这些话转告给阿鲁浑时，他[阿鲁浑]*说："要晓得

① AM(i)R(i) T(u)QČ(i)YAN。
② P、B 本增："并能象成年人般地谈话。"
③ ŠYRALΓW。

我只有这个儿子啊，我怎能[把他]送出去呢，但我应当服从父亲的旨意。我还是亲自去觐见，随身携带着他[合赞]*到那里去为好。”

140 [6]73 年[1274/75 年]初春，他从祃楞答而前去觐见王父，随身携带着宗王[合赞]*。他来到弘忽鲁兰觐见[阿八哈汗]*。当阿八哈汗听到他们来到的消息时，热切地渴望见到宗王合赞，走出来迎接[他们]*。阿八哈汗见到了[合赞]*，将他从马上抱下，让他坐在自己马的鞍子前面，对此他很高兴。因为他从合赞身上看出帝王的美质和天生的君王禀性，所以他说：“这孩子应当留在我的身边，我要亲自抚育他。”尽管他[阿八哈汗]很爱阿鲁浑，但由于他对合赞的好感，对后者的爱在他心中增长得更为强烈。那时，他经常整个心身只顾忙于宴饮、欢娱，以庆祝这个孙子平安到达，他赏赐了所有的人。在[阿鲁浑]*返回时，阿八哈汗说：“让合赞汗留在这里，由我来抚育他。”因为大不鲁罕哈敦没有男孩子，阿鲁浑汗禀告道：“如果[王父]*下令，我就交出他侍候不鲁罕哈敦。”阿八哈汗赞同了①。不鲁罕哈敦动身到速忽儿鲁黑去。阿鲁浑跟随她走了一段路，举办了宴席，将合赞托付给她，自己回呼罗珊去了。不鲁罕哈敦大喜，说道：“这是上帝的慷慨恩赐，就像是我的亲生儿子一样。”阿鲁浑将十个汪古惕部那可儿留在她身边，即：哈散、阔阔、马札儿、阿答剌木②、不海、合儿朵黑迷失③、合勒柴④、阿勒屯、不海[和]阿黑巴赤。阿八哈汗降旨道：“合赞住在这座帐殿里，帐殿算属于他的。让他在我之后领有这座帐殿，成为我的代理人。简言

① P、B 本增“在那些天中”。

② A、S、L、I 本作 ADRM；P 本作 AZWM；B 本作 AWZWM。

③ L 本作 FRWΓMŠ；P、B 本作 QWDΓMŠ。

④ L、I、P、B 本作 QLḤБAY。

之，宗王合赞住在不鲁罕哈敦的帐殿中，在阿八哈汗身边寸步不离。由于他是个小孩子，阿八哈汗爱他胜于自己的幼子乞合都，以致如果乞合都在游戏时欺负了他，[阿八哈汗]就处罚乞合都*。

阿八哈汗当时娶了秃带哈敦，很爱她，由于厌烦人们的纷聚和拥挤，便把她安顿在距离帐殿半程远的地方，不准兄弟和儿子们之中的任何人到那里去。阿八哈汗出于对合赞的强烈的爱，让他同她一起住进去。阿八哈汗在酒醉或清醒时，在打猎时，在途中或家中，在规定或非规定的时刻，总是让合赞在自己身边，片刻不能离开他，常说："只有这个孩子在身边才有幸福和顺遂。"合赞很伶俐，从小时起就召集儿童和同岁孩子，把规则、战斗队列和作战方法教给他们。他在孩子们中规定长幼亲属和义兄弟-姻亲[①]的等级。不管是谁企图超出[等级]界限，就按札撒处分他，加以惩罚和斥责。他不按照儿童的习惯玩木偶和玩具，他的游戏是：下令将毡子和织物缝制成人和马，给它们戴上武器，面对面布置好，仿佛两支军队对阵，并下令厮杀、作战。当合赞满五岁时，阿八哈汗将他委托给汉人巴黑失牙鲁黑，让他教育他，教他学习蒙古文和畏吾儿文、各种科学和他们[巴黑失们]的良好方法。他在五年内极好地超额完成了这些课程的学习，然后练习骑马和射箭。[②]

诗 141

在他乳臭未干的年龄，
他已想到了刀和箭。

合赞经常放鹰，并且驱马疾驰，使人们大为惊奇。

---

① AQAW(u)YNY W(a) ANDH Q(u)DAY(i)。

② P、B 本增："和玩 ČWKAN"。

678年[1279/80年]，阿八哈汗为反击蹂躏法儿思的合剌温军队，奔赴呼罗珊时，随身携带着不鲁罕哈敦和合赞。阿鲁浑出来迎接，在西模娘觐见了君王，父子也重新相见。从西模娘出发后，他们在西模娘和答木罕之间的阿黑里苦黑狩猎。合赞八岁。他在那里杀死了野兽，因为这是[他的]第一个猎物，为了给他的手涂油脂①，在答木罕停留了三天，进行宴饮、欢娱。能准确地射倒野兽的神箭手豁儿赤-不花，给宗王合赞涂油脂。当[阿八哈汗]走出答木罕时，由于当时是早春，青草还没有完全长大，他吩咐不鲁罕哈敦同合赞一起走经过祃椤答而的路，自己进向必思塔木。他们通过通向沙黑列乞·那兀的道路行进，在剌忒罕草地上同阿八哈汗会合。阿八哈汗进向怯亦秃-札木和也里。他派阿鲁浑汗到古耳和合儿察去反击合剌温人。合赞禀告道："如果您下命令，我就前去，给父亲举办酒宴。"阿八哈汗赞许了他，赐给他一② 皮囊自己的酒，让他动身去追父亲。在徒思附近的巴吉……③，为他举办了酒宴，告别后返回来了。

阿八哈汗派塞尔柱哈敦到迭马云忒去，并让合赞和他同行。他叫来异密塔剌木答思的父亲买住巴黑失和他的母亲秃格勒台[？]④ 说："我对你们充分信任，我把合赞作为儿子托付给你们。让汉人牙鲁黑巴黑失也跟你们同行。同塞尔柱哈敦一起到迭马云忒夏营地去吧，让他[合赞]能够很好地过得心满意足。"那个夏天，他

① YAГLAMYŠY。
② P、B 本作"若干"。
③ A、S 本作 ḤYN；L、P、B 本作 ḤБN。
④ A 本 TWKALTББY；L 本作 БWKALTББY AYKAČY；P、B 本作 БWKAL W(a) AYKAČY。

们在迭马云忒度过。秋天，当阿八哈汗返回时，合赞在列夷的维剌明来觐见他。出于热爱，阿八哈汗在非约定的时刻戴着顶旧帽子、无人认出地来到合赞帐幕中。阿八哈汗坐在床上同他游戏，给他脱衣服，吩咐阿失台-额格赤不要给他[合赞]放垫子，作为对宗王们的规矩，不允许将垫子缚在他的马鞍上；还吩咐让他骑在裸露的鞍子上，在马上颠簸。秃乞台哈敦经常请求说："须知我没有儿子，如果君王把合赞给我当儿子，就请裁决吧。"因为阿八哈汗① 爱不鲁罕哈敦，想把[她的]帐殿归于合赞汗，就回答说："他的父亲阿鲁浑把他交给不鲁罕哈敦，怎么可以夺走[给你]*。"阿八哈汗经常说："在这个少年的前额上可以看出雄伟和吉祥的迹象，"——于是他援引蒙古谚语说，他像是生长着牙齿的口腔软肉上的牙。在游戏时[阿八哈汗]常这样称呼他。

680 年 12 月 20 日[1282 年 4 月 1 日]，当阿八哈汗从报达回来，在哈马丹去世时，合赞② 十岁。他痛悼阿八哈汗的去世，号啕 142
大哭得引起哈敦和异密们的怜悯。当阿鲁浑汗从呼罗珊来到篾剌合帐殿中，然后在阿合马即位后，重新返回以后，合赞经常在不鲁罕哈敦身边。[6]81 年[1282/83 年]，当不鲁罕哈敦在报达过冬时，宗王乞合都和合赞同她在一起。阿合马在阿儿兰，而阿鲁浑从呼罗珊来到报达，并在那里度过了那个冬天。春天，不鲁罕哈敦前往呼罗珊。阿鲁浑汗娶了她。合赞照例经常住在她的帐殿里．在阿合马进军呼罗珊时，阿鲁浑按照《阿鲁浑传》中所述的缘故希望回去。他派遣合赞到阿合马处去，[合赞]在西模娘附近，到了他那里。

① S、L、P、B 本增"很"。

② P、B 本增"还"。

阿合马在他身上看到帝王的美质，亲切地对待他，对他流露出充分的好感，在必思塔木准许[他]离去。当阿鲁浑① 来到阿合马处，亦里答儿在阿合马处。他对阿鲁浑说了些狂妄的话。合赞驳斥得头头是道，使所有的人对他的出色回答和提问都惊讶不已。

至高无上的真主使阿鲁浑获胜，他到阿塞拜疆去追阿合马之后，不鲁罕哈敦也到那边去了。合赞担任都督被留下在呼罗珊。大部分辎重②、侍臣和帐殿长官也先不花，以及全部财宝，都留在那里给了合赞。当[大]*不鲁罕哈敦去世时，阿鲁浑汗过了一段时期娶了如今在世的这位[小]*不鲁罕哈敦，并来到她[大不鲁罕哈敦]的营地(禹儿惕)上。查验了已故不鲁罕哈敦的财宝，他为自己择取了一些衣服和金银物品，至于其余的东西他说:“这些财宝、禹儿惕和帐殿按照阿八哈汗的旨意归合赞所有。应当加以查封。”据见过这些财宝的人们说，这样一些财宝从来没有人有过，因为如此多的真珠、宝物、红宝石非笔墨所能形容。原因是这样的：因为[阿八哈汗]很爱不鲁罕哈敦，当他进入金库时，经常选择珍奇的宝石，悄悄地赠送给她。不鲁罕哈敦去世后，金库看守者伸出了偷窃的手。合赞得知[这个情况]后，经常对此加以追究。这份财宝一直被封存着。

当阿鲁浑汗去世时，乞合都汗不经不鲁罕哈敦同意，强娶了她，并且不准合赞去见她，这个情况已记述于《阿鲁浑汗传》中。[乞合都汗]让他离开帖必力思，这种境况使他很苦恼。他耐心地一直忍受到乞合都被杀，他战胜拜都成为君王，并娶了不鲁罕哈敦

① 合赞？
② ĀΓRWQHA。

［为王后］为止。694 年 11 月末［1295 年 10 月初］，公道得以恢复。当阿鲁浑① 汗从呼罗珊来到，登上王位，将合赞② 留在那里担任自己的都督。此后，他们不再相遇。"如果真主乐意"，这些情况的详情将记述于以后两部分中。

简述其后妃、子女

合赞起初［娶］速勒都思部人忙哥-帖木儿驸马的女儿亦迪-忽儿秃合［为妻］，她的母亲是察合台的儿子木秃坚的儿子也速秃 143
亦的儿子合剌旭烈兀的儿子木八剌沙的姊妹秃黑鲁黑沙。后来娶了呼罗珊人异密帖速怯的女儿不鲁罕哈敦，她的母亲是阿儿浑阿合的女儿。③ 后来又娶了万夫长那海-札鲁忽赤的儿子秃黑-帖木儿千夫长的女儿阿失里哈敦。后来又娶了从蒙古地区送来的大不鲁罕哈敦的亲属阔阔真哈敦，他让她坐在脱忽思哈敦和秃乞台哈敦的位置上。后来又娶了阿八台那颜的孙子④ 斡忒蛮的女儿。他同她生下个名叫阿剌出的儿子，死于幼年，还生下个名叫完者-忽都鲁的女儿。⑤ 他把她许配给了自己的外甥。

后来合赞又娶了董迪哈敦，还娶了阿八台那颜之子忽都鲁-帖木儿的女儿怯列门哈敦，让她坐在阔阔赤哈敦的位置上。合赞的王后们记述如上。他的高贵后裔的世系谱记述如下⑥。

① P、B 本作合赞。

② P、B 本作完者都算端。

③ S 本增"她的名字为明里·？勤。"

④ 在本卷俄译本第 112 页上，阿八台那颜的儿子名叫斡忒蛮。

⑤ B 本增："她现在还在世。"

⑥ 诸抄本中均无世系表，紧接着为合赞传的第二部分。S 本增："合赞汗图像和他的后裔们的世系谱：阿剌出——完者-忽都鲁"。

第二部分

在他无比幸福地即位以前发生的事，在他登临王位时御座、哈敦、宗王和异密们的图像，他在位时的编年史，他所进行的战争和他所取得的胜利。

在他无比幸福地即位以前发生的事：从阿鲁浑汗委任他为呼罗珊都督时起，直到他战胜拜都时止，兹记述于如下若干节中。

叙合赞汗在[其]父阿鲁浑汗时代在呼罗珊的事迹

当阿鲁浑汗在最高造物主帮助下从阿合马手中逃生后，到阿塞拜疆去追阿合马，并坐上了王位。阿鲁浑委任宗王合赞为自己的呼罗珊都督，将这个地区连同庞大的军队一起交给了他，并托付他镇守那里的边疆，那是最重要的边疆之一。合赞按照父亲的旨意，驻守在那里，威风凛凛地进行统治，并管理当地事务。急使们经常为各种要事往返于那里。异密捏兀鲁思在他身边效劳，尽心竭力地处理军务，担任异密职位。687① 年 12 月 [1289 年 1 月]，当宗王合赞从马鲁冬营地返回时，在他身边效劳的捏兀鲁思由于听到不花及其那可儿们被处死的传言害了怕，禀告说："既然传来了有关敌人的消息，我想动身到自己的营地上去，检阅部队，以便在必要时率领军队。"在这样的借口下，他获得允准后回去了，而将自己的妻子秃罕 [出黑] 公主和母亲速儿迷失以及兄弟斡亦剌台-合赞、哈只、纳邻-哈只和侄儿们留下在[合赞汗]身边效劳。阿鲁

① I 本作 683。

浑汗派遣异密帖克捏到呼罗珊担任大异密和长官，他和不海在[合赞]*身边效劳，但合赞不喜欢帖克捏的习惯和行动举止，因为[帖克捏]不合他的心意，[合赞汗]不让他做他所想做的事。异密忽都鲁沙那颜从阿塞拜疆返回，由于身体不好住在忽昌附近。捏兀鲁 144
思则前往自己的冬营地迭列格思。那个冬天，宗王勤疏奉旨在也里过冬。

春天来到时，宗王合赞从马鲁移牧到撒剌哈夕，在那里停留了几天，然后迁移到撒剌哈夕附近的合剌帖别，以便牲畜长肥，并从事宴饮和射箭。捏兀鲁思由于害怕阿鲁浑汗怀疑他与不花[同谋]，不断派出[急使]道歉说：腿病妨碍他前来觐见。他召集自己的百夫长和党羽们说："我听说阿鲁浑汗给宗王合赞降旨说：捏兀鲁思及[其]党羽与不花串通，必须将他们逮捕，全部处死。"因为宗王勤疏娶捏兀鲁思的姊妹为妻，他[捏兀鲁思]也派人把同样的消息告诉了他，并在使他畏惧后，使他成了自己的同谋者。与此相近的时日，奉合赞派遣觐见阿鲁浑汗的撒答黑-答剌罕和别克列迷失来到了。[合赞]在合剌帖别住了一个月。人们传开了捏兀鲁思叛乱的传言。同时异密忽都鲁沙也来了。在那里①的捏兀鲁思的母亲速儿迷失、秃罕[出黑]公主、他的兄弟和侄儿们，借口捏兀鲁思把女儿嫁给尼克拜的儿子撒儿班，请求准予去[参加婚礼]并于婚礼举行后返回，他们说："人们等待着我们，我们不去，婚礼不能举行。"当他们去与捏兀鲁思会合时，合赞于 688 年 3 月初[1289 年 3 月末]从合剌帖别出发，前往徒思和剌忒罕。他派遣撒答黑担任急使到捏兀鲁思处说："我们出发到那里去了。你应当到[名为]怯舍

① 即在合赞的帐殿里。

弗鲁忒的篾儿合捏[地方]的河边来。”当撒答黑来到捏兀鲁思处，捏兀鲁思将他抓住，牢牢地捆缚，用棍棒拷打，进行审问:“你在阿鲁浑汗处效劳，你说：他对我作出什么样的判决。”撒答黑回答说:“良善的。”[捏兀鲁思]打算杀死他，撒答黑害怕丧命说了些前言不对后语的话。[捏兀鲁思的]*母亲速儿迷失和秃罕[出黑]公主阻止处死他。他被带上镣铐关进监牢里，[捏兀鲁思]阻断一切道路，开始叛乱和内讧。

合赞驻扎在怯舍弗鲁忒河畔的普里·木因附近。[6]88 年 3 月 27 日星期四[1289 年 4 月 21 日]，捏兀鲁思带着他那里的军队进向大帐殿。不花、帖克捏、阔儿克等异密偶然停留在河畔，[因此]聚拢来了一大帮军队，而帐殿位于河的一岸的山岗旁。真主的垂青在合赞[方面]。捏兀鲁思把这一大帮军队接到他的大帐后方，把他们[异密们]围住，这正是蒙古人的惯例，[他的军队]发出了战斗呼号和叫喊声。由于真主的恩惠，合赞早就起床和洗了脸。来了一些亲信，异密忽都鲁沙骑上[了马]。当纷乱和喊叫声加剧时，合赞骑上马沿着你沙不儿的道路同异密忽都鲁沙进向桑别思忒堡。在神的佑助下，他摆脱了这次突如其来的灾祸。捏兀鲁思擒获了异密不花、帖克捏和阔儿克，并下令将大帐和异密们的帐营全部押送走。他把它们押送到……①，所有的东西被洗劫一空，不花则被杀。其余的异密们[被捏兀鲁思]监禁在他那里。

当合赞来到你沙不儿，异密撒塔勒迷失和木来在那里。他们
145 依附于[合赞]，他进向祃椤答而。马夫们丢失了旅行袋中[合赞]本人的一副很好、很漂亮的锁子甲。寻找了若干时候，但没有找到。

① A、S 本作 BZAWБKAN；L 本作 ZAWTKAN；I 本作 RWANKAN。

向祃椤答而进军的原因是那里有宗王忽刺术，有传言传开来说，他与捏兀鲁思串通一气，而捏兀鲁思颁发给各州的文书上写着："奉忽剌术旨意"、"奉勤疏之命"。合赞决定在忽剌术与捏兀鲁思联合之前，将忽剌术擒获。他尽快行进，以致从你沙不儿出发的第五天，已驻扎在可见到沙黑列乞·那兀[①]的地方。异密古儿-帖木儿离开了，祃椤答而军队的异密们前来拜见。忽剌术在忽儿答合附近，距朱里章不远之地。4月7日星期五[1289年4月30日]，[合赞]急速冲向忽剌术。还没到达他的营地，[军队]就发出了战斗呼号和喊叫声。忽剌术的腿有病，他没有穿靴子，便带着弓和箭[②]走出来，逃跑了。战士们到达他的帐里，没有找到他。异密木来和伯颜札儿在他后面追赶，在先吉·撒瓦忒附近捉住了他，将他押送了回来，他的营地被洗劫一空。当他被押送去见[合赞]，开始审问到捏兀鲁思的事，他否认说："关于他的事我不知道，我同他并未勾结。我从来也没有这样的念头。"那天，合赞驻扎在朱里章近郊，第二天，他将忽剌术在拜帖木儿监看下送给阿鲁浑汗。[在那里]住了一天，合赞检阅军队后，从那里进向哈不伤、徒思和剌忒罕，去反击捏兀鲁思，第七天他已经驻扎在算端买丹亦·乞牙里答儿，几乎[行驰了]八十程。日暮时分，侦察队送来消息说，远处显出了黑压压一片敌军。他下令让全体军队准备作战，而叛乱者们从远处看到战无不胜的军队时，就向剌忒罕逃去。那一晚王旗在算端买丹过夜。下了一场暴雨，铠甲和马的甲胄大部分坏了。第二天早晨，4月15日[5月8日]，王旗进向剌忒罕去征讨捏兀鲁

① P、B本增"阿思忒剌巴忒诸县之中的"。
② B本增"从帐幕中"。

思。午前，在因赤格速地方，他们与捏兀鲁思遭遇，双方摆开了阵势。战无不胜的军队极端勇敢地向他们[敌人们]猛冲过去，厉害地厮杀，尤其是异密忽都鲁沙。而勤疏、捏兀鲁思和帖克捏则从那方面顽强地坚守。最后，[合赞]*这方面的军队显得力量较弱，他们开始退却。王旗坚守在原地。[合赞]命令异密忽都鲁沙、撒塔勒迷失和速台把军队集中起来，但无论他们如何设法，也无力使他们返回。当时，无比幸福的旗帜沿着阿儿吉阳的道路向志费因行进，统将畏吾兀台-合赞等人[在他们]后面赶上来。除了马夫(米黑塔儿，MHTR)纳只巴丁·法儿剌失以外，整个志费因郡没有一个人来拜见[合赞]。[合赞]刚到即剌巴忒，纳只巴丁就出来[见他]，恪守良好的效劳惯例，献上一些非常好的马，提供各种适当的效劳。当伊斯兰君主登临王位时，自然公道、亲切地对待他，对他充分的厚待，录用他为自己的亲信，将滕哲(领地)剌巴忒村赐给
146 他，并赐给他答剌罕诏书，委任他为金库吏，把在哈马丹的一个县内不晋只儿忒村建设的木塔瓦里·罕合黑之地给了他、他的子女和后裔们。这是一座非常美的大建筑物，他把许多地产和不动产赠给它用于慈善事业。①[纳只巴丁·法儿剌失]受到君王的恩遇和垂青，无可隐讳，每个为君王们良好地、值得嘉许地效劳的人，将取得效劳的果实和利益，在别人的眼里将受到尊敬。他直到现今，[即在]完者都(愿真主使他长久在位！)时代，还受人尊敬地执行这一职务，并且依然是一个正直的规矩人，有善良的性格、可嘉的德行，宽宏大量，因此配做为君王效劳的人。他经常行善，许多笃信宗教和有学问的人以及各种各样其他的人由于他的恩惠获得

① B(a)R ĀNǏA W(a)QF K(a)RDH.

安宁。

总之，当王旗接近札者儿木时，进行了商议："我们去觐见阿鲁浑汗为好，还是停驻在可里普失呢？"合赞说："既然我们派去了急使牙黑迷失和亦儿米尼-别剌，那就应当等待快来到的谕旨决定。"他停驻在可里普失，因为畏吾儿台-合赞的营地(禹儿惕)在那里，他管辖祃椤答而。畏吾儿台-合赞在那里提供了良好的效劳，并将巡逻队分布到薛明罕和术儿马罕。在那些天里，尼咱马丁·牙黑牙从拜哈黑地区来到，给[合赞]殿下送来了帐殿所需的东西：打猎用的马、金银器具、会客的王帐、薛剌彼儿迭、地毯、器皿、骡、骆驼。他也为异密们提供了良好的服务，接着遵照命令返回拜哈黑，去为军队准备金钱① 和塔合儿。

在与捏兀鲁思作战两天之后，异密阿剌都和合剌温军的许多异密们袭击捏兀鲁思的营地②，把所有的东西洗劫一空。当捏兀鲁思获悉这个情况时，出发去追他们，而勤疏等人驻留在剌忒罕。一如合剌温军的惯例，他们在那次劫掠后分为两三支部队，与异密阿剌都分离开。其中一部分人③ 来到捏兀鲁思处，[另]*一部分人前往自己的住处，奠下了骚乱和混乱的始基。当阿剌都看到他们四散跑开，将自己的营地留下在巴忒吉思境内迭列亦·木黑乞牙木，自己来归附于[合赞]。合赞赐予他许多恩典和厚待。在可里普失不得不住了四十天。当从阿鲁浑汗处开来军队时，军队统帅宗王拜都以及讷邻阿合父子前来拜见。宴饮了好几天，[然后]在

---

① MAL。

② B 本增"位于怯剌忒境内"。

③ L、I、P、B 本增"如完者都和一大群人"。

吉星高照下从那里出发，沿着西模娘的道路到哈不伤去。捏兀鲁思得知军队从伊拉克开来，他明白他们企图向他进军，便打发自己的帐营和家奴们到也里去，自己进抵术儿马罕边境。他看到自己无力抵抗，便返回去了，战无不胜的军队在他后面追来，一直追到札木边界上。在札木的上方不哈儿-撒莱[1]地方，完者都带着一大群合剌温军和牙合-阳敦之子探马赤以及捏兀鲁思的那可儿们前来归顺。当接近札木的哈儿只儿忒时，[发现]捏兀鲁思把在呼罗珊找到的牲畜，无论是属于他自己或他的战士的，或者属于阿拉伯人、突厥蛮或其他人的，全部都驱赶和携带走。战无不胜的军队前进时看到，从札木到也里，所有的山和草原上满是被抛弃的牲畜。
147 在某些地方，倒毙和腐烂的牲畜如此之多，散发出的恶臭使人无法通过。蒙古人捉住[被抛弃的]*牲畜牵走，在村里按每头羊一答捏克出售。在不得擅取战利品的命令发出后，他们才不敢更多地捕捉。

捏兀鲁思抢走轻易地找到的现钱和财物，同宗王秃罕[出黑]、兄弟们的帐幕和为数不多的人出发，沿着通往撒卜咱瓦儿和法剌黑的道路，通过无水的沙漠行进。因为正是一年中的炎热时期，合赞不认为派遣军队沿着这条道路追击有什么好处。他停驻在也里城下马里阳桥附近[2]，派遣异密们到巴忒吉思去找勤疏和大帐。勤疏得知[这个情况]后，带着自己的妻妾、子女和仆从们向古耳山和合儿赤思丹进发。异密们把大帐送上路，把帖克捏和他身边的合剌温军和所有的人送到也里。顺便说说，勤疏的刚毅和坚强表

① P、B 本作 M(u)XAL(i)FS(a)RA。

② P、B 本增"在赫咱儿哲里卜草地上"。

现于此：他在这个时期既未侵占君王金库中的一枚底纳儿，也未夺取异密们营地上的财产和牲畜，相反地，他提供了良好的效劳。

过了几天，[合赞等]*从也里出发，进向剌忒罕。从那里[合赞]派畏吾儿台-合赞伴送帖克捏去觐见阿鲁浑汗，奏禀呼罗珊的军事情况。尽管呼罗珊发生了这样的骚乱和混乱，合赞片刻也没有忽略执行公正裁判和公道的惯例，特别尽心竭力地关怀剌亦牙惕（农民），下令：战士和其他人中任何人不得践踏耕地和居民的园林，在任何情况下不得用庄稼喂牲畜，不得蹂躏各地区，欺压剌亦牙惕(农民)。他带着一群被分别安置在札木附近的合剌温人，从剌忒罕移牧到疏秃儿苦黑去过夏天。他在那里同宗王拜都、异密讷邻和①来到的其他统将们沉湎于宴饮，对他们加以厚待。这时，侦察队带来消息说：出现了敌人。王旗向剌忒罕进发，却发现这个消息原来是假的。由于经常饮酒，[合赞]得了病。从那里转移到哈不伤，病了将近四十天后，才恢复健康。

那时，异密失克秃儿-阿合和秃罕从至尊阿鲁浑汗处来到。那个夏天和秋天在哈不伤、剌忒罕和疏秃儿苦黑附近度过。天气变冷时，决定到你沙不儿去过冬。合赞在……②过冬，而宗王拜都在拜哈克和你沙不儿之间的沙马罕地方[过冬]*。那个冬天极其寒冷，下了大雪，大部分马倒毙了，大多数[战]③士只得步行。当[6]89年春天[1290年]到来时，人们转移到剌忒罕、哈不伤和疏秃儿

① P、B本增"从阿鲁浑汗处"。

② A本作MWBDY，后文作MWYYDY；S、C、L、I本作MWYDY；P本作MWBDY；B本作MWNDY；在L、I、P、B本中除此词外，还增有"你沙不儿"这个地名。

③ P、B本。

苦黑附近的夏营地。

那年，到处平安无事，从阿鲁浑汗处送来了钱财[①]，分配给了战士们。秃罕到达巴忒吉思边界后回去了。因为呼罗珊没有供给军队的塔合儿，所以在初夏时决定让宗王拜都和从伊拉克及阿塞拜疆来的军队回去，而讷邻-阿合留下来效力。与拜都告别时，合
148 赞送到巴木与阿儿吉阳的边境，然后回去了。

那个夏天，一部分合剌温人叛变，在答失蛮把阿秃儿统率下侵入志费因郡，进行了破坏。为反击他们，委派了异密木来。夏天和秋天，合赞在哈不伤和剌忒罕附近地区从事狩猎和娱乐，异密们处理军务，底万官吏们[②] 征收赋税和采办供给军队的塔合儿。[合赞] 在巴维儿忒境内帖然 [河] 畔过冬。他下令在河畔修筑被称为合里·帖然的土坝，办了这件事使得若干村庄繁荣富庶起来。

那个秋天，花剌子迷答剌罕从阿鲁浑汗处来掌管呼罗珊事务和当地赋税[③]。合赞下令遵旨而行。忽希思丹的纳亦卜(副官)们奉旨逮捕秃罕，把他送了来，呼罗珊的所有书吏和官吏被逮捕监禁，派监管员加以看管。冬末，一大群合剌温人在撒剌哈夕附近叛乱，并进向马鲁。王旗进向迭列亦·马儿合，为了反击他们[合剌温人]和使之降顺，宗王合赞派去了阿剌都那颜。他[自己]在阿儿札[④] 和捌兀罕附近地区住了一段时间，然后从那里进向撒剌哈夕，驻扎在被称为失儿薛亦里的合剌帖别。

---

① H(a)ZAN(a)HA。

② AṢḤAB(i) DYWAN。

③ AMWAL。

④ A、S、I、P 本作 ARJ̌AH; L 本作 ARḤAH; B 本作 AZJ̌AH。参照后面俄译本第 157 页。

叙捏兀鲁思不服从，他去到海都汗处以及回来作战[①]

690年[1291年]，传来消息说，捏兀鲁思与撒儿班、额不干斡忽勒、兀鲁克-帖木儿、异密牙撒兀儿等人率领大军向呼罗珊进军。原因是这样的。当捏兀鲁思被打败逃出也里近郊后，他去到了海都处，在作了许多效劳后，向海都请求军队。海都根据他的请求，派给了他军队，并派遣自己的儿子撒儿班带着军队跟在他后面。合赞派合巴儿秃带着一队勇士去侦察。他们到达了木儿合卜，然后返回来报告说："敌人确实在进军，[他们的]军队很多。"因为军队没有召集起来，所以[合赞等]*从合剌帖别出发，前往怯舍弗鲁忒的马儿合纳（MRΓANH）地方，以便在那里等待忽都鲁沙带着在也里过冬的军队来到。异密宽彻被派去召集祃椤答而的军队。当合赞等接近普里·木因时，异密木来请求准予前去忽希思丹，把当地的军队带来。关于敌人的消息不断传来，于是[合赞]停驻在篯失赫忒·里咱上方，等待起忽都鲁沙来。[那]一天，合班-阿黑塔赤从阿塞拜疆来到，他是杀死出失、兀儿都乞牙和撒都倒剌的当地叛乱的异密们派他来同若干恶棍在呼罗珊发动叛乱的。他报告说，阿塞拜疆和伊拉克的军队从阿鲁浑汗处来了。合赞是个有洞察力和机警的人，他明白：他在撒谎，但由于有关敌人的消息愈来愈多地传来，他没有去考虑这件事。第二天，忽都鲁沙来了，报告 149
说，敌军到达了桑别思忒堡。合赞亲切地对待他，不加思索地将一

---

① 在P、B抄本中，在此小标题后有一段捏兀鲁思住在海都帐殿中的记载，为A、S、L、I本所无。这段记载的文体完全不同于A、S、L、I本，大概是后人添加进去的。

件长袍穿在他身上，当晚让他回去，让他在第二天大清早把军队带到篾失赫忒下方他那里来，以便作战。半夜，侦察队带来消息说，敌军已过了普里·木因。[合赞]* 认为必需在当夜将大帐和妻妾送往额思费剌因。690 年 4 月 1 日[1291 年 4 月 3 日]清晨，他从那里出发，驻扎在篾失赫忒·里咱下方。异密讷邻阿合、阿剌都、畏吾儿台-合赞等人在他身边效力。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时辰，[合赞]让军队作好战斗准备，开始等待忽都鲁沙到来，以便与敌人作战。中午时分，察木察从忽都鲁沙处来到合赞处报告说："当我们到达桑别思忒堡，全部[敌]军已经过维哲捏格① 和亦思哈合巴忒进向你沙不儿。"忽都鲁沙在他之后前来拜见了[合赞]*，过了一个时辰，出现了黑压压一大片敌军。因为他们[敌人]人多，而我方[兵]少，异密们决定不必作战。阿剌都禀告道："我们不应该同他们较量"，——他引用蒙古谚语说："与敌人相遇是容易的，但摆脱开他们是困难的。您早就知道阿鲁浑汗的回答了，今天也知道了我的回答。"[合赞以其]*卓越的看法决定如下：后退到全体军队集结的地方。[合赞]从那里进向剌忒罕，敌人全部追了上来。在日暮时，他们在徒思附近袭击敌军，进行厮杀，第二天向前行进。在几个地方[合赞]曾下令停驻下来，以便作战，但没有碰到机会。晚上，他驻扎在算端买丹，天亮时向前行进。

阿剌都禀告道："既然如今厮杀不成，而我的帐营② 和大部分军队[的帐营]搬到志费因去了，若蒙旨允，我前去搬来。"他获得允准后，离去了。失邻-额格赤的父亲兀剌-帖木儿，也禀告道："我的

① A、S、B 本作 WǏNK；L、I 本作 WḤБK。

② HAN(a)HA。

帐营和军队也到你沙不儿去了，我去把他们带来。”于是他也离去了。

畏吾儿台-合赞喜爱木八剌沙宗王的女儿秃思迷失哈敦。他早就把她送到乞牙不忒札马自己的营地上去了，[如今]他想带着她到捏兀鲁思处去。他借口要回去整顿祃椤答而的军队，安排当地边境的守卫事务，得到允准后走了。仍然在效劳的异密为讷邻阿合、忽都鲁沙和速台。[合赞]沿着阿儿吉阳的道路行进，有关敌人的消息不断传来。他在额思费剌因城停留了片刻，经过这个地方，驻扎在乞思剌黑村。半夜里，讷邻[阿合]、忽都鲁沙和速台获悉：为了……① 被送到帐殿来的一千合剌温部队图谋叛乱，他们决定起事后返回去。这个情况被报告[给了合赞]。[合赞等]* 认为以远走为好，便把异密忽都鲁沙留下来，把情况探听确实。无比幸福的王旗进向术儿不忒，清晨来到了那里。而那支[合剌温]部队从那里返回，袭击了宽彻、忽都鲁火者以及其他速古儿赤的营地，把找到的东西洗劫一空，然后投奔敌人去了。

敌军也都追到了术儿不忒。当君王来到那里，他命令把撒儿塔黑的儿子合赤儿，唆合儿、唆阿秃以及驻扎在那里的合剌温人的 150
帐营搬到札者儿木和必思塔木去。[合赞]留在那里直到日暮，当忽都鲁沙来到，报告了敌人的攻势，他向前行进，停驻在札者儿木，[在那里]过夜。敌人从术儿不忒回去了。

那一年，呼罗珊发生了难以描写、叙述的屠杀、掠夺和破坏。[敌人]围攻了你沙不儿，但至高无上的真主以合赞的威力保护当

---

① A、S 本作 BATAY; L、P 本作 БАБАБУ; I 本作 PAYAKY; B 本作 БАБАYY。

地伊斯兰教徒免遭异教徒的暴行,[敌人]没能侵害他们[你沙不儿城内的伊斯兰教徒]*,但把村庄洗劫一空,并掳走了许多人。在你沙不儿州的巴鲁巴乞,居民都是勇敢的战士,敌人向他们进军。[那里]有一处难以通行的地方,居民带着财物、牲畜躲避在那里。敌人进入了一个山谷;他们[当地居民们]*便占据山顶和山坡,歼灭了一千名左右的异教徒骑兵。[敌人]从那里返回,进向徒思的篾失赫忒,洗劫了它,抢走了放在墓内的四棵银质酸橙树。这些战士之中有许多人在呼罗珊被杀死,因此当他们到达巴忒吉思境内,想检阅军队时,为数已不到五千名骑兵。人们把这一情况归罪于捏兀鲁思,用棍棒打了他。

第二天,王旗从札者儿木出发,进向必思塔木和答木罕。阿鲁浑汗发生的事① 已为全体异密们所知,但他们瞒住了[这件事]不让他[合赞]知道。到了必思塔木,[合赞]停留了一天②,因为[他的]妻子们在那里,从那里他进向答木罕。在此之前,他已先派遣阿剌都的兄弟阿必失合担任使者去觐见阿鲁浑汗。阿必失合听到阿鲁浑汗已去世,便停留在答木罕。答木罕城的全体居民都从城里逃走了。他们一部分人与沙黑-亦勒都思③一起躲避在吉儿迭苦黑,而另一部分人躲避在马阳村的堡寨里,这是一处很坚固可守之地。因此,阿必失合从答木罕返回,到必思塔木拜见了[合赞]*,[向他]*报告了答木罕居民的情况。当王旗停驻在答木罕时,一个人也不见,也没有准备饲料④、撒维里和塔儿忽。合赞汗勃然大

① 即去世。

② L、B 本作“两天”。

③ P、B 本增:“答木罕长官”。

④ '(u)LWFH。

怒，因为当地官长和达官贵人们都在马阳堡，所以他命令他们[从那里]出来。他们拒绝了，于是下令围攻[堡寨]。厮杀了三①天之后，他们请求饶恕，俯首听命，并献出了巨额现金和大量食物，提供给②军队塔合儿、牛羊。合赞出于极端宽厚和仁慈，饶恕了这些罪人的罪，并下令毁掉堡寨，但在他无比幸福地登临王位后，又下令③建造该堡。这以后，他进向西模娘。这时，大底万的财务官木因丁和许多必阇赤去到你沙不儿。他们被逮捕，送到了[合赞处]*。[合赞]*对此不当回事儿，但下令让他们交还他们所拥有的诏敕和玺书。得到允准后，他们离去了。

当合赞汗来到西模娘时，异密们经过商议向合赞汗禀告了阿鲁浑汗[去世]*的事。宗王[合赞]*举行了哀悼仪礼，并下令按照
蒙古习俗从帽子上摘下④翎毛。异密木来从忽希思丹穿过沙漠来 151
到西模娘拜见[合赞]*效劳，[合赞]*赐予他各种恩典，并下令将异密撒塔勒迷失的女儿嫁给他。

当畏吾儿台-合赞从算端买丹回去，奔赴乞牙不忒札马和朱里章时，那个恶劣的意图老是挂在他的心头：他要带上秃思迷失⑤，进入算端答云和阿思忒剌巴忒境内，宣布[这些]地区属于海都。他奔走于这些地区的蒙古军队中间，煽动叛乱。因为大异密们不在，赛罕-阿巴赤、马木剌黑等人联合起来突然袭击了他，将他从那里赶走，并且追逐他，直到将他从朱里章和乞牙不忒札马境内驱逐出

① L、I、P、B 本作“两”。
② P、B 本作“尽可能多地准备给”。
③ P、B 本增：“重新”。
④ P、B 本如此；其余诸抄本作“不摘下”。
⑤ I、P、B 本增：“哈敦”。

去为止。他带着不多几个人流浪，先在徒思的篾失赫忒使当地的赛夷、居民和剌亦牙惕（农民）遭到许多惊扰，然后才离去了。就是这些。

叙合赞汗在阿鲁浑汗去世后直到他在乞合都汗时到阿塞拜疆去的情况，以及他从帖必力思返回到呼罗珊

在此之后，王旗在西模娘驻留了几天①，然后进向非鲁思苦黑。他们到达米伤附近的迭马云忒边境，在那里住了几天。呼罗珊人不鲁罕哈敦在那里生下儿子并死去了。到了非鲁思苦黑，有消息传来说：乞合都从鲁木出来，而帐殿里的异密们骚动起来，四散走开了。一些人归附于乞合都，另一些人归附于拜都。秃罕从米牙捏逃跑出来，到了呼罗珊。由此之故，合赞汗下令逮捕木来，将他关进监狱。传来消息说，秃罕已被抓住，木来在异密们的求情下被释放。

当查明乞合都已登上王位，[合赞]派遣忽都鲁沙担任使者到他[乞合都]*那里去奏禀呼罗珊的灾难状况以及那里的军队情况。乞合都派遣豁儿忽答黑、札兀儿赤的儿子合剌、忽都鲁-帖木儿等人去镇守呼罗珊。690年[1291年]夏天，[宗王合赞]② 驻扎在非鲁思苦黑与西模娘之间、被③ 称为讷合秃-牙亦剌黑的阿昔兰地方，全部时间从事狩猎和宴饮。官吏们为军队征收塔合儿[军粮]*，

① P、B 本作"从西模娘来到迭马云忒，过了几天"。
② P 本和 B 本如此。
③ P、B 本增"蒙古人"。

并整顿地方上的税收①。

异密忽都鲁沙到阿儿兰觐见乞合都，奏禀了情况，但由于[乞合都]忙于娱乐、宴饮，没对他多加注意，他便回来拜见了合赞汗。秋天，王旗进抵答木罕和必思塔木，从那里又进至可里普失。[合赞汗] 派遣忽都鲁火者和里牙里牙到拜哈黑去召唤尼咱马丁·牙黑牙。牙黑牙害了怕，避而不来，因为他在呼罗珊胡作非为，杀了许多达官贵人，尽管这些人曾是他的拥护者，并夺取了居民的无数财物。

王旗经过合剌亦·札纳失黑进抵朱里章，那个冬天在阿思忒剌巴忒的算端答云过冬。乞合都派遣异密朵剌带、弘出黑巴勒和燕帖木儿到合赞汗处效力，以援助呼罗珊军队，他们在算端答云举行了进献礼物的仪式②。[合赞]* 命令他们将冬营地安在合剌秃 152
罕境内。暮冬时，有消息传开来说，捏兀鲁思侵入你沙不儿境内，进向志费因，想把尼咱马丁·牙黑牙从安答马忒堡救出去。因为天气还很冷，马消瘦，王旗进向可里普失。[在那里]停留了几天，[合赞汗]向四面八方派出了侦察员。捏兀鲁思带着少数人飞驰到志费因边境后，回去了，王旗回到札者儿木，以便让马长肥。

691 年[1292 年]初春，[合赞汗]派遣宗王安巴儿赤③ 带着同他一起来到的军队到的希思丹、牙即儿、尼撒和阿必维儿忒去，并派遣豁儿忽答黑随同他们去采办塔合儿[军粮]*和一切必需物品，

① AMWAL。

② T(i)KŠ(i)MYŠY。

③ 从此处起到俄译本第 165 页第 1 行“他[忽都鲁沙]……”，P、B 本的原文与 S、A、L、I 本原文有许多歧异。因此这里不引录 P、B 本的异文，P、B 本的这段译文将于以后收录于《史集》的附录中。

让[他们]不得蹂躏各地区和欺凌居民。王旗也出发上路。那一年由于呼罗珊的叛乱，生活极其困苦，以致花费一百底纳儿不能弄到一百曼谷物 [合赞汗]委任受人尊敬的撒希卜火者·撒都丁为底万官员① 的首领，以采办军队塔合儿[军粮]*，管理呼罗珊、祃椤答而、忽米思和列夷的税金。

在那次远征中，只有野兽肉充当大部分军队的食物。王旗驻扎在被称为察黑出兰河的也里境内的河岸上。

由于[河]水很大，很艰难地渡过了河。宗王安巴儿赤和伊拉克异密们前来拜见，而从侦察队传来消息说，他们看到远处出现了黑压压一大片敌[军]。王旗向巴忒吉思进发，停驻在巴忒吉思境内的不勒答黑。[合赞汗]向四面八方派出侦察员，但是任何地方没有有关敌人消息的任何痕迹。当军队的粮食② 用完、无法搞到储备的食物时，战士们开始互相盗窃马匹吃。由于缺乏食物，他们陷入巨大的困境中。异密们[向合赞汗]呈上了情况报告，并禀告道："也里的大麦快要成熟了，到那里去为好。"在这样的决定下，他们向那方面行进，驻扎在马里阳桥附近。由于叛乱和骚动，也里的撒忒儿[官长]*和达官贵人没有在城里。

篾力苦思丁·苦儿忒住在海撒儿堡。他由于怀恨自己的长子法黑剌丁，把他监禁了起来，而幼子阿剌丁则被他派来拜见殿下[合赞]*，让他在[合赞]*身边效劳。因为也里州由于来往路过的军队所加予的沉重负担而荒废，州内没有任何完善设施，合赞汗怜悯当地居民，没有给他们添加任何麻烦。但对待富善只的居民却

① AṢḤAB(i) DYWAN。
② ĀZWQ。

不是那样，因为他们躲在城堡中，当伊拉克军队接近那里征索粮食时，他们拒绝，并厮杀起来。合赞汗对他们的行动非常生气，下令围攻[该堡]。费了许多力气后，那个[地方]被攻占，从那里取得了许多马、牛、羊和塔合儿[军粮]*，大部分居民被俘掳走。当王旗从也里返回，来到富善只时，当地居民表示屈服。[合赞汗]怜悯他
们，下令释放他们的全部被掳走的妇女、儿童，他博得了他们的好 153
感。在吉星高照下，他骑[上马]抵达剌忒罕。因为乞合都没有给呼罗珊军队送来金钱，而军队在那里聚集了很多，他们遇到了困难，所以[合赞汗]毅然决定到他[乞合都]*那里去，亲自向他讲述全部情况。但是后来他改变了决定，进向疏秃儿苦黑。

因为没有关于敌人的消息，而塔合儿[军粮]*无法取得，[合赞汗]允准宗王安巴儿赤和伊拉克、阿塞拜疆军队离去。他在疏秃儿苦黑度过夏天，并兴建了苦失乞·木剌忒，而君王们在那些地区从来没有兴建过任何城镇。在那些天里，有消息传来说，在哈弗郡的只札忒①镇，聚集了一群恶棍②，他们杀死了祖赞的篾力的儿子们和该郡的许多达官贵人，并占领了一座堡寨。[合赞]*下令让异密速台和木来前去消灭他们。当他们接近那里时，昔思田篾力的儿子沙黑-阿里想夺取哈弗郡，从忽希思丹来到，围攻了那个堡寨。他们[异密们]突然向他猛冲过去，包围了他的军队，把他们大部分歼灭掉，并把财物和牲畜洗劫一空。沙黑-阿里施展出千般狡计，好不容易脱身逃走。接着，异密们征服了那个堡寨，把造反的人和教唆者都处死了。他们为博得剌亦牙惕[农民]的好感，把他们[剌亦

① A 本如此，S 本作 ḤYŽD；C 本作 XBRD；L 本作 ḤБRW；I 本作 ḤБŽD。

② R(u)NWD W(a) AWBAŠ。

牙惕]*送去耕作，然后返回来了。691 年 8 月[1292 年 7—8 月]，你沙不儿传教者亦马答丁大人，由于[听到]*捏兀鲁思的消息，表现得桀骜不驯起来。于是下令把他抓了起来，从你沙不儿押送了来，予以处死。那年夏天没有发生任何事，当冬天到来时，[合赞汗]在阿思塔剌巴忒的算端答云驻冬。他把异密讷邻派往薛明罕和术儿马罕[波斯原文作 Š (a)ΓAN，疑此处俄译有误]*。初春时传来了有关敌人的消息，王旗遂向朱里章、沙列乞·那兀、木儿札巴忒进发。异密讷邻前来觐见。[6]92 年[1293 年]初，[合赞汗]从那里出发，在薛明罕住了几天，并向各方面派出了探子。但这个消息原来却是假的，于是[合赞汗]再次打算到阿塞拜疆去。就是这些！

叙合赞汗去了一次阿剌答黑，想会见乞合都。叙他从帖必力思返回。叙捏兀鲁思战败及你沙不儿的攻克

同异密们进行商议后，[合赞汗]毅然决定去一次阿塞拜疆。指派了大异密忽都鲁沙那颜和其他异密们守卫呼罗珊后，他从薛明罕回来了。异密讷邻、撒塔勒迷失和速台跟随在他身边。他们向经过沙列乞·那兀与祃椤答而的道路进发。异密忽都鲁沙伴送他们到塔米舍，他与赤儿忽台的女儿举行婚礼后回去了。王旗从塔米舍启程，一夜之间几乎疾驰了三十一程，抵达了祃椤答而的一个郡里的大帐所在地疏即里。祃椤答而的一个长官惊吓得没来觐见他，因此人们都骂他是个叛逆。但合赞对此置之不顾，下令向伊拉克和阿塞拜疆进发。他经过沙黑迪思进向非鲁思苦黑，在迭马云
154 忒驻留了几天。他委派异密撒塔勒迷失和火者撒答丁征收、掌管

呼罗珊、祃桚答而、忽米思和列夷的赋税，估计各地区庄稼① 的税收，并确定供应军队的军粮额，然后，他就向帖必力思进发了。讷邻-阿合伴随着他，而牙黑迷失则被他派遣前去报告他的到来。在阿八哈耳郊区，[牙黑迷失]回来禀报道："乞合都说，合赞有何必要[亲自]来此呢？他应当回到呼罗珊去，可以派几个人来，使一些重要的事得到解决，并使[他的]*一些请求如愿以偿。"合赞说："我们既已来此，怎能不让我们见一见就回去呢。"他派阿剌都、木来二异密骑上备换乘的马② 去安排要事，[自己]则向帖必力思进发。阿鲁浑汗的近侍，即太监③ 纳只卜、安巴儿、列罕，在即里黑桥旁觐见了他。当合赞安抵帖必力思时，他在那里停留了几天。急使们从乞合都处接二连三地来到，让合赞回去。最后，怯木术和纳儿都前来禀告道：[乞合都]命令他当天就回去。[乞合都]送来一些东西[作为礼物]，但合赞不加理睬地说："既然他不愿见我们，那我们更是百倍地不愿见他。"

在一个良好的时辰，他从帖必力思出发，驻扎在玉咱合赤。他娶了秃黑-帖木儿异密的女儿阿失里哈敦，举行了婚礼。被委任为亦思法杭异密的马合谋-亦答赤异密前来觐见，献上了④ 值得重视的珍稀物，他被赐予各种恩典，从此在[合赞]*身边效劳。一个月后，王旗向忽罗珊进发，在阿八哈耳城中，遇到了火者[俄译讹作"官员"，波斯原文为 XWAǰH]* 及一群使者，他们曾奉阿鲁浑汗之命前往合罕处，请求合罕赐予大不鲁罕[哈敦]亲族[中的一个姑

① Ḥ(a)RZ。
② BH WLAΓ。
③ XAǰ(a)GAN(i) X(a)ṢṢ。
④ T(i)KŠ(i)MYŠY K(a)RD。

娘]，以承袭其位[指大不鲁罕哈敦的王后之位]*。他们带来了阔阔真哈敦及其他为帝王们所重视的中国南北方[所产]的珍稀物。合赞汗在那里停驻下来，与阔阔真哈敦结婚。婚礼结束后，他从那些珍稀物中取出一只虎及另一些物品送去献给乞合都，[此后，]*便启程前往迭马云忒。当他到达非鲁思苦黑境内时，急使们从忽都鲁沙处前来禀报可喜的消息："我们与捏兀鲁思作战，他已被击溃逃窜到你沙不儿的山里。他的全部财产、[骑用的]马和备用的驮载什物的马，都已被夺下了。"王旗向答木罕和必思塔木进发。忽都鲁沙等异密都来到必思塔木，献上了① 他们所夺得的卤获物。他们被赐予了各种恩典。从那里渡过忽剌马巴河进向朱里章。[合赞汗]停驻在阿思塔剌巴忒的算端答云，举行豪奢的宴会，并狩猎。异密忽都鲁沙由于饮[酒]过度得了重病。按照命令，医生们寸步不离地守在他身边，直到他身体康复为止。从此以后，[忽都鲁沙]戒了酒，迄今为止他再也没喝过酒。

乞牙·撒剌哈丁在[合赞]*去阿塞拜疆抵达他的领地时，曾规避不来[觐见称臣]，而[合赞汗]从帖必力思返回后，他前来觐见君王称臣。由于讷邻等异密的说情，合赞汗恕了他的罪，但当他离去，[回到]*其领地内时，他又造起反来。合赞汗指派异密速台去
155 消灭他，速台便出发了。那个冬天，他结束了[对乞牙·撒剌哈丁的战]事，从那里获得了大量金钱和许多马匹。[这些钱和马]*在军队中分配，[他们]*在祃椤答而度过了那个冬天。不论哪一方面也没有传来[有关叛乱的]消息。春天，[合赞汗]命令向迭马云忒进发。他沿着经过扯哈儿迪黑的路出发，在答木罕停留了个把月，由

① T(i)KŠ(i)MYŠY K(a)RD(a)ND。

此经过算端买丹进抵非鲁思苦黑。他在迭马云忒过夏，从那里派遣统将木来和豁儿忽答黑前往忽罗珊。他们送消息回来说:“你沙不儿居民一意孤行，他们不准备出来。”合赞对此置之不顾，出于他天性的极端仁慈，派出急使去提出许诺和警告，但是没有用。

秋天，他向那个边区进发，并于693年11月（1294年9—10月）抵达那里。停驻在……①，他派遣火者撒都丁进城，让他警告他们[指居民]，并通过规劝把他们带出[城]来表示归顺，因为他说，由于一小撮叛乱的坏蛋的罪过，而让老的臣属们全杀掉，那是不行的。当火者撒都丁进了城里，伊斯兰教法官撒都剌丁、彼黑列汪-乌马儿和你沙不儿显贵们来见他时说:“我们担心生命不保。如果火者重申我们将被饶恕，我们就出[城]归顺他。”火者撒都丁特别关心地答应说:“他说，在我去报告后，就将使你们不受丝毫损害。”伊斯兰教法官撒都剌丁、彼黑列汪-乌马儿带着一群人从城里出来，前来见了大异密们表示归顺。他们被带去归顺了[合赞汗]。合赞汗从……② 出发，驻扎在你沙不儿近郊。他说:“我们不能因为几个煽动叛乱者而破坏领地、杀死臣属们。但应当把煽动叛乱者和造反的人交出来，这些人是魁首（R(a)'YS）法黑剌丁以及忽撒马丁·爱伯·乞台、阿不-别克儿-阿里·爱舍、乌思蛮·米失迦尼和马合谋·奥都-灭里，并应当把[应缴纳的]税③ 完整不缺地缴来，那我们就和睦地从这里回去了。”他们拖延和推托起来。[合赞]* 下令围攻你沙不儿。当地居民躲在难以攻克的大清真寺里。

① 见俄译本前面第147页注3。

② 同上。

③ MAL。

每个异密从一个方面进攻。当战士们包围了他们［你沙不儿人］时，他们由于恐惧放弃战斗。战士们洗劫了城区和街道，冲向清真寺。他们在几个地方挖了坑道后，攀登到墙上，不幸的人们哀号、请求饶恕起来。合赞汗出于对那些不幸者的无比怜悯，饶恕了他们，尽管他们有罪。由于某些居民被杀，他下令禁止战士们掠夺和屠杀。因为战士们一齐行动，无法阻止他们，合赞汗亲自骑上马进城，处死了一个战士和另一个护卫队① 中的卫士，下令将他们的尸体的一部分悬挂在城门上。这样一来战士们非常害怕，遂停止了抢劫和屠杀。抓住了一群上述叛乱者和暴动者，予以处死。哪怕一头牲畜［合赞汗］也不准从那个地区带走。他博得了剌亦牙惕［农民］对自己的好感后，鼓励他们整顿家业和从事农耕，并命令伊斯兰教法官撒都剌丁和彼黑列汪-乌马儿跟随在自己身边。王旗进向朱里章，在阿思塔剌巴忒的算端答云过冬。就是这些。

156

叙捏兀鲁思俯首听命，重新前来拜见，为合赞汗效力，以及举行宴饮

694年1月初［1294年11月末］，捏兀鲁思的那可儿撒塔勒迷失从捏兀鲁思处来到，禀告道：捏兀鲁思说："我是你的旧奴，生来是你的奴婢。由于坏人的诽谤、中伤，我拒绝为殿下效劳。若蒙宗王开恩于我，饶恕奴婢的罪过，饶恕了后，不记奴婢的罪过，那我就来拜见，今后我将尽心竭力，努力履行效劳的规矩。君王出于无比仁慈和公正饶恕了他的罪过，接受了他的道歉，并赐予帝王的答复。在执行使命的最后，撒塔勒迷失奏禀道："若蒙君王降恩，派遣

① K(a)ZYKT(a)NAN。

军队到马鲁察叶可边境援助，那末奴婢与那些人断绝关系时，就来投奔君王派出的军队。如果有人追[捏兀鲁思]，君王的军队就可以击退他，以便使他[捏兀鲁思]*依靠君王的威势得以有幸为君王效劳。"君王说："既然冬天已到，任何地方也没有传来[有关敌人的]消息，我将借口狩猎，亲自到那里去。"撒塔勒迷失被赐予各种恩典后，带着君王这样的答复回去了：捏兀鲁思必须遵守诺言。

君王顺利地启程，大异密讷邻和忽都鲁沙-阿合在他身边效力。当他到达牙即儿州忽失乞-瓦巴儿地方，捏兀鲁思的兄弟忽辛-哈只和察儿都-把阿秃儿的儿子亦只里带着撒塔勒迷失所转达的同样的话从捏兀鲁思处来到。宗王亲切地对待他们，并从那里前往撒剌哈夕。庆祝了新年[①]后，沿着通往答兰忽都黑的道路出发。当他们走出群山和丘陵，在马鲁和沙不儿罕的草原上出现了帐幕和牲畜。[合赞]*命令豁[儿]*赤[②]长巴兀带打听清楚这些帐幕和牲畜是什么人的？过了一些时候，他同捏兀鲁思的那可儿撒塔勒迷失一起回来了，他们禀告道："这是捏兀鲁思驻扎在那里，他等待王旗的到来。"君王停驻在丘陵顶端。捏兀鲁思和秃罕[出黑]公主立即疾驰来了，他们拜见了君王，荣幸地献上礼物，表示臣服[③]。君王在那个村落里住了三天，他们举行了宴饮。因为远离人烟稠密的地方，酒不多，所以他吩咐异密们将就着搀和着水喝酒[④]。[合赞汗]在那里下令建立蒙古人称做斡巴的守望台。饶恕了捏兀鲁思的罪并赐予他各种恩典后，[合赞汗]返回马鲁察叶

① KWYNKLAMYŠY K(a)RDH。
② QWǰYTANAN。[C、L 本作 QWRǰYAN。]*
③ T(i)KŠ(i)MYŠY。
④ YAR(i)MYŠY K(u)N(a)ND。

可，并沿着到沙黑去的道路进发。讷邻阿合的腿疾很厉害，他在那次行军中很受罪。合剌温军的统将脱海等人前来归附。［合赞汗］沿着通往安忒豁亦的道路前进，乌马儿斡忽勒的儿子们恩古等前来拜见。［合赞汗］*进向法里牙卜。侦察队向敌人的侦察队进攻，歼灭了他们许多人，并捉住了几个人送了来。［合赞汗］讯问他们，他们报告说，敌军在法里牙卜和术思章。当停驻于法里牙卜时，［发现］敌军将财物、辎重、疲惫的战士们和马匹抛弃在那里。［合赞汗］沿着经过岗峦起伏的无水草原[①]的道路进向沙不儿罕。他
157 在夜里停驻在沙不儿罕附近的因赤格速地方，命令任何人不得点火，以免敌人得知，在第二天早晨［可以］向他们进行突然袭击。敌人已经知道王旗到达法里牙卜，他们便退走，沿着通往桑和察里黑的道路出发。战无不胜的军队驻扎在沙不儿罕的一条河畔。［合赞］*命令大异密忽都鲁沙等人出发去追击敌人。王旗则留下在那些地区。由于害怕敌人而躲到难以通行的地方的合剌温军，都来拜见［合赞］*，他们按照命令出发到撒剌哈夕去。前去追击敌人的异密们，于694年3月初［1295年5月末］在桑山和察里黑山境内追上了敌人，展开了大战。他们［敌人们］逃跑，其中许多人被杀死。异密们带着大批俘虏和无数虏获物前来拜见［合赞］*。合赞汗在那些地区住了二十天。为他效力的战士们从仓库里搬出谷物吃，并给马吃。由于谷物很多，已经不需要它了。在那些天里，捏兀鲁思也前来拜见了［合赞］*。

在此之后，合赞汗从那里出发，抵达秃罕［出黑］公主和捏兀鲁思的营地所在的费剌木儿赞。宴饮了数天，［捏兀鲁思等人］*尽量

① ČWL。

多献呈礼物，并履行各种效劳的惯例。[合赞汗]从那里进向撒刺哈夕。到达合刺帖别时，不黑带-额玉迭赤从乞合都处来到，叙述了拜都和异密们不服从的情况，[但合赞汗]对此未加理睬。捏兀鲁思得到允准后回到巴忒吉思自己的住处① 去了，王旗停驻了几天，沿着通往阿只札和搠兀罕的道路进发。当[合赞汗]到达迭列格思时，他到刺忒罕草原猎取鹤去了。有个忽都鲁沙带着一群急使从拜都处来到。他们报告了拜都和乞合都之间争吵的情况，并说道:“许多亲族、哈敦和异密们一致认为世界的王子应到那里去登上他按照继承权和功劳所应登临的王位。”宗王[合 赞]*对此未予理睬，急使们便回去了。[合赞汗]和异密们商议后，派遣急使去见捏兀鲁思。在刺忒罕和察失马亦·忽里牙思普驻留了几天后，来到了哈不伤。过了几天[又]向前行进。当[合赞汗]停驻在答维儿时，捏兀鲁思前来拜见。因为辎重②、大部分军队和从乞合都处来的宗王速客在祃椤答而，[合赞]*无比卓越地决定到阿思塔剌巴忒的算端答云去，并从那里进向伊拉克和阿塞拜疆。[合赞汗]经过沙黑列乞·那兀到了朱里章，驻扎在阿思塔剌巴忒的算端答云。在大帐中举行了数天宴饮和欢娱，[合赞汗]派遣兀剌-帖木儿-额玉迭赤到拜都处去通知说:“我随后就到。”就是这些。

叙合赞汗从呼罗珊地区出征伊拉克·额者木，他与拜都战于哈失忒鲁忒和忽儿班失列地区

在派遣出兀剌-帖木儿-额玉迭赤后，合赞汗顺利地在吉星

① XANAHA。
② ĀΓRWQHA。

高照下从算端答云进向伊拉克和阿塞拜疆，并沿着经过扯哈儿迪黑的道路到了答木罕。他想去吉儿迭苦黑堡游玩，[但]异密们禀
158 告道："因为伟大的事业在前面，由于不祥之兆不必到该堡去了。"[合赞]*下令把守卫该堡的塔札丁·亦勒都思的儿子们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们从该堡驱逐走。他将该堡委托给火者撒都丁·哈巴失。当[合赞汗]来到西模娘时，兀儿都-不花带着儿哈儿瓦儿纸钞①以及[印制纸钞的]需用品如白纸、印章②等从乞合都处前来。合赞汗说："在祃楞答而和这些地区，铁器和武器由于过于潮湿而不耐久，纸张怎么能耐久！"他遂下令将这些东西全部焚毁。他从那里经过非鲁思苦黑来到德黑兰。孛剌里吉和伊拉克的异密们在那里拜见了他。当抵达赫亦里·不祖儿格时，兀剌-帖木儿-额玉迭赤从拜都处返回，禀告道："他[拜都]*不承认自己的话，满脑袋全是登上宝座的强烈欲望。脱合察儿、弘出黑巴勒、朵剌带等造成内讧和杀害兀儿都乞牙、出失等人的异密，不敢归附合赞，他们都赞同拜都登临汗位，企图专擅、叛乱。"

因为合赞没打算与拜都对抗，他没有携带大军，[他的]随从人员没有随身携带武器，甚至王旗和汗室的半圆鼓也被他们留下在那里。同异密们商议后，他由于有帝王的豪勇，对此置之不顾，派遣使者到拜都、木来和牙黑迷失处去说："我独自前来，我们在何处会面？"他请求……③。

当他平安抵达可疾云州的阿黑火者时，被拜都和异密们派遣

① ČAW。

② ĀL。

③ A、S、L、P、B 本作 WRKLWK；I 本作 WKLWK。

来的沙带驸马拜见了他，沙带说了献媚者和虚情假意者所说的各种话，大意为：“我[拜都]并不想登临汗位，但由于宗王合赞离得太远，国内发生了内乱。因此宗亲和异密们一致拥立我登临汗位。如今宗王想做的一切都不必费心了。但是你必须从到达的地方返回去。”合赞汗不听，继续前行。当他到达弘忽鲁兰时，木来和牙黑迷失来了，对他复述了同样的话。同一天，纳兀勒答儿摆脱开拜都前来拜见[合赞]*，荣幸地献上礼物表示效忠①，他被赐予各种恩惠②。[合赞汗]离开那里后，途中停驻在木撒勒里牙木堡。他把沙带驸马和拜都的急使们召到自己方面来，严厉地追问他们，使得沙带驸马对自己的活命感到无望，他遂对拜都的即位作出清晰的预告。当木来和牙黑迷失到那边去时，亦里答儿在酒醉中说道：“我们宗亲们一致拥立拜都为汗。如果宗王合赞不同意，就将与我们互相敌对。”

这时[合赞汗]放回了急使们，他命令大异密讷邻和忽都鲁沙让军队作好战斗准备，并派必阇赤也先-不海担任急使去说：我们来了。[合赞汗]动身上路，经过秃合秃，渡过薛非忒鲁忒河，第二天，即相当于顺[？]月 2 日的 694 年 7 月 1 日[1295 年 5 月 17 日]，通知拜都：宗王合赞已到来。[拜都] 派遣宗王亦里答儿和异 159
密亦里赤带和扯扯克担任先锋。合赞方面的左翼有异密忽都鲁沙、讷邻-阿合，中军在合赞麾下有宗王速该、孛剌里吉、捏兀鲁思及其他异密们。当他们逼近拜都[的军队]时，对方派出了不黑带-阿黑塔赤，不黑带就和好和宗亲关系讲了各种话语。合赞置之

① T(i)KŠ(i)MYŠY。

② S(u)YWRΓAMYŠY。

不理。于是双方军队互相逼近。忽都鲁沙在军队之前象座巍峨的高山。由于宗王亦里答儿说过傲慢不逊的话，合赞的福运不免要让他首先遭到惩罚。中军尚未击鼓，军队尚未出动，忽都鲁沙已疾驰扑向敌军。他的突然袭击一下子击败了敌军，以致当[这个]消息传到中军时，敌军已转身逃跑。敌军被杀死了八百人，其余的敌军都逃走了，亦里答儿的一个都督脱海也被杀死。阿儿思兰斡忽勒被徒步押送了来。呼罗珊军队想一下子击破、消灭敌军，但合赞汗由于生性极端仁慈，禁止这一行动说："这些军队全都是我们父祖的仆役，怎么可以因为某些拥立拜都的煽动者的厚颜无耻而消灭他们呢？"捏兀鲁思和另一些异密坚持道："应当利用时机"。但当他[合赞]*对他们吆喝了一声，他们都默不作声了。

当阿儿思兰斡忽勒被擒获押送了来时，孛罗勒台的一个堂兄弟禀告说："他既曾拔剑反对威武君王的仆役们，若蒙君王许可，我把他杀掉吧。"君王没有听从，他命令人们从国库[1]中送来长袍、帽子、腰带、靴子，让他[阿儿思兰]穿上，并让他骑坐在汗的一匹骟马上。合赞汗又下令将作战时负伤者送来。他亲手为他们裹伤，以酒稀释后，把药剂分给他们。至高无上的真主报答他的仁慈，使他掌握了国内所有各地区的政权。

拜都和异密们见最勇敢的亦里答儿、秃格勒已逃走，他们知道无力对抗，遂来求和。拜都和异密脱合察儿、朵剌带、弘出黑巴勒来到郊外战场中间，伊斯兰君王尽管贬低、压迫他们，终究还是答允了难堪的会见。异密捏兀鲁思、讷邻、忽都鲁沙、速台在他[合赞汗]*身边，双方会见时互相问好，并说："应当缔结条约：彼此不给

① X(a)ZANH(i) XAŞŞ。

对方造成任何损害。”合赞方面的异密喊叫道:“首先应当决定汗位归谁,然后再缔结条约。”于是送来了酒,将酒与金子混和在杯中,喝了酒。是伊斯兰教徒的那些人互相握住手宣誓:不得蓄意作恶。并商量好,将于明天决定汗位问题。

日暮时,各自返家。这时,大不鲁罕哈敦的也兀斡黑兰[侍臣]*洒黑豁儿合孙等许多人脱离拜都,投靠到了[合赞处]。由于报达和木罕的军队的开近,拜都在谈判时不断派遣急使们去召唤他们。异密们带着军队愈来愈开近,日暮时他们已聚集了全部力量。第二天,互相交战的两支军队进向忽儿班失剌。君王[合赞]*的军队进入了长度为一程之地的狭窄谷地,并且只有这一条路。160
阔阔秃-把阿秃儿带着两千骑兵疾驰而来,堵住了谷地的出口,弘出黑巴勒在他后面跟上来支援他。当拜都获悉这个情况,他知道[事情]将以交战告终,遂派出急使,让军队敞开道路,不要堵截。他对这样的行动方式很恼怒。简言之,双方的军队当夜驻扎得很靠近,饮用同一条小河里的水。那天夜里,所有的战士们都没有休息,他们手握马缰绳,没有卸除武器。第二天,7月7日[5月23日],一些谋求和解的人们往返奔驰,秃黑帖木儿、孙台等异密们商定在[双方军队]之间扎下王帐,住在附近地方的秃带哈敦来了,她为双方进行调解。当时弘出黑巴勒来禀告说:“如果胜利落在合赞方面,异密阿黑不花将使我们这些异密们苦恼不堪。”由此之故,当天处死了他[阿黑不花]。经过长时间谈判作出了决定:让异密们聚集在战场中央,在互相同意的情况下[把事情]结束。从合赞汗方面出发的有异密捏兀鲁思、讷邻、忽都鲁沙、秃黑帖木儿,而从拜都方面来了脱合察儿、弘出黑巴勒和朵剌带,谈判进行到中

午。

拜都的军队每时每刻集结得愈来愈多，他的力量倍增。异密们看到这种情况，决定让拜都把阿鲁浑汗、大不鲁罕哈敦、兀鲁克哈敦以及合儿班答等宗王的帐殿交给宗王合赞，并把他的财产、金库以及薛非忒鲁忒河彼岸伊拉克、呼罗珊、忽迷思、祃椤答而诸州交给他，法儿思的一半地区及当地的全部土地-滕哲均归合赞所有。当这个决定告诉给合赞时，他说道："为了结束这件事，让我们返回去，阿鲁浑汗的私属滕哲①脱合察儿统率的一万合剌温军也交给[我们]*吧！"拜都在异密们在场时回答道："宗王合赞知道，阿鲁浑汗也把我当作亲生儿子抚养，他为每个儿子确定了某个地区作为驻冬牧场并配有某个异密。脱合察儿和一万合剌温军队是我在报达的经常的战友。如果[合赞汗]能决定赞同阿鲁浑汗的意志，那末他就能对此作出判断。"君王[合赞汗]和异密们通过这样的决议说："[拜都]把议决的东西交出来，让我们可以返回去。"拜都派遣朵剌带随带着美味食物和酒去见[合赞汗]，对他表示尊敬②并献上杯子。君王[合赞汗]*下令取道昔牙黑苦黑返回，但是拜都及[其]异密们不同意，因为那里驻扎着合剌温军队，他们担心当合赞汗经过那个地区时，合剌温军队会归附于他，这就会重新引起内讧。他们派遣孛罗丞相到合赞处[去说]，让他沿着前来的原路返回去。第二天，[拜都]派自己的儿子钦察带着一大群异密去拜见[合赞]，对他表示尊敬③并献上杯子[说]*："拜都说，既然宗王[合

① YNǏW(i) XAṢṢ。
② T(i)KŠ(i)MYŠY。
③ 同上。

赞]*已平安地来到这里，我们之间已经和议，如果我们片刻也不会见就分别，远远近近的人们会认为我们之间终究不和。我们不如在一起坐上个把时辰，重新会见，在那里让[宗王合赞]平安地动身上路。”由于这个请求，异密速台和秃黑帖木儿往返奔走了几次，然后 161
确定：在双方之间扎一个大帐，他们俩各带自己的几名大臣前来会见。君王[合赞]* 在那一天亲切地对待钦察斡忽勒，让他心满意足，给他穿了尊荣的衣服，让他骑上[赐赠给他的]马回去了。

[合赞汗]同异密捏兀鲁思、讷邻和忽都鲁沙商量，他们看不出那次会面有什么好处，星占家也禀告说：日子不吉利。[合赞汗]派遣速台和秃黑帖木儿到拜都处去[说道]*：“今天，据星占家说，是个不祥之日，况且已接近夜晚。明天清晨咱们互相会见吧！”他命令异密捏兀鲁思和秃黑帖木儿等待着，大清早到拜都处去顺利解决好有关领地的事，然后奔赴大帐。晚上，当所有的帐幕都点起火时，他已平安上路，奔驰而去，第二天早晨已渡过了薛非忒鲁忒河。驻在那里的统将们归附于他。[合赞汗]沿着通往迪希·米纳儿的道路进发，晚上停驻在赞章。第二天他从木撒勒里牙木[堡]派遣古儿帖木儿去见拜都[说]*：“我们到迭马云忒去，把异密捏兀鲁思和秃黑帖木儿留下了。你应当遵守自己的话，将帐殿和后妃们送来，并且如约解决领地之事。”[合赞汗]从那里经过弘忽鲁兰，到达蒙古人称为秃儿坚沐涟的怯列鲁忒。怯失赫儿① 巴黑失在那里拜见他，并且送来了从拜都处来的消息：“希望重新会面，在会谈时互相稍稍逐渐习惯起来，但是宗王既然走了，自然这样也好。现在我们俩都应当遵守诺言。”君王[合赞]派亦卜剌希木-速古儿赤在

① A、S 本作 KŠHБR；L、I 本作 K(a)ŠMYR。

他[怯失赫儿]的陪同下回去告诉拜都说:“当捏兀鲁思、秃黑帖木儿、古儿帖木儿办完事情后,你应当尽快放他们回来。”

[合赞汗]从那里前往迭马云忒,在那里度过夏天。当异密捏兀鲁思、秃黑帖木儿、古儿帖木儿回来时,[这才知道原来]拜都竟对安排事情、领地和遣送帐殿、后妃作了不能容忍的推托,不遵守自己的诺言。这个情况激起了君王[合赞]*的愤怒。他命令全体异密率领军队奔赴牧场,把马匹养肥。

捏兀鲁思等人所办的事情是这样的。当他们来到拜都处,请求给予所议决的领地的诏敕以及遣送帐殿和哈敦们,拜都由于君王[合赞]*的返回,害了怕,将他们扣留下来。他派遣弘出黑巴勒、朵剌带、亦里赤带担任先锋去追赶[合赞汗],自己也于第二天出发。7月9日星期三[5月25日],他们渡过薛非忒鲁忒河,7月11日星期五,古儿帖木儿作为使者来到。异密们到了远远地可看到舍儿维牙思的地方,他们从那里返回,与拜都会合于薛札思郊外。14日星期一[5月30日],他们进至舍儿维牙思山岭,从那里返回。拜都与异密们商量:如何处理捏兀鲁思和秃黑帖木儿为好。他们一致回答说:“不能伤害他们。”只有渴望杀死捏兀鲁思的秃格勒说:“捏兀鲁思是合赞的庇护者和支柱,应当把他杀掉!”但是脱合察儿和另一些异密们由于亲戚关系和友谊不让[杀他]*。秃格勒抱怨这件事,跑到他的牧场所在的谷儿只去了,直到拜都发生的事①之前没有回来。

162 脱合察儿由于秃答术反对他而对拜都的统治感到极为厌恶,还有撒都剌丁由于没能取得宰相之位,激起他与捏兀鲁思约定支

① 即拜都之死。

持合赞的事业。他教捏兀鲁思要在那里表现得随和、顺从,接受任何条件。接着他教导和说服他,让他同他们缔结联盟,答允一定把被捆缚的合赞送来。由此之故,他得到准许返回,并被奖以许多赏赐物,他的儿子莎勒坛沙被拜都封为也思忒的异密,并给他签署了一万底纳儿也思忒的支票。694 年 7 月 15 日①[1295 年 5 月 31 日],捏兀鲁思、秃黑帖木儿和其他使者们被释放了。第二天,前去追赶合赞的亦里赤带回来了,拜都转换方向,前往速忽儿鲁黑。7 月 19 日②[6 月 4 日],他停驻在速忽儿鲁黑的大帐里。就是这些。

叙伊斯兰君主合赞汗被他所加入的教界和真教的异密们打开了无比美好的胸怀,他在酒黑之子志费尼人撒都剌丁·哈马维在场时皈依真主,愿他的幸福日子永世长存!

当至高无上的真主和亘古长存的圣者想使[自己的]奴隶幸福,以各种各样天赐的佑助嘉奖他时,便在他受胎之时,真主就为他打下了底子,在他的天赋、本性之中就已加进了取得幸福的才能。先知的珍贵言词是证明这一思想、证实这一论点的反驳不了的论据和无可置疑的证据:"在母亲的腹中[赋有]幸福的人是幸福的"。神的恩惠的指导者以善良的双手将他抚养于受教养的摇篮中,逐渐使他臻于完美地步,久而久之指导他洞察现象的本质,使他认真地考虑了外在形式和内在内容之后,得以识辨各种事物的真伪,通过这种推理、思考,他的幸福的形迹得以取得实际力量,在

① L 本作 11 日。

② L 本作 15 日;I 本作 11 日。

企求这个幸福中包含着预先注定的神的秘密的智慧。幸福按照一句格言“有神的预先注定的命运的意旨”[1]而显现出来。

既然按照这段前言的思想，万能真主的恩惠和亘古长存上帝的意志预先注定了，在岁月流逝、昼夜更替中对于那种为通向伊斯兰教会各个方面铺平道路无能为力的状况，要被一个神所选中的、掌握统治诸国、诸城的最高政权的人的手所纠正，因此真主的恩惠和意志就预先指定极完美的个人合赞在真教和神的启示的道路上发射教言之光。当[合赞汗]在其少年时期之初曾在自己的伟大祖父[阿八哈汗]的身边，他的祖父喜爱巴黑失[佛教僧]*的教义，信仰他们的信念，将他托付给一两个受人敬重的巴黑失，并吩咐他们竭尽全力教他、促使他学会他们教义的规则。他们经常在合赞汗身边，尽心竭力地鼓励他信仰这种教义。他由于明达敏锐的智慧和思
163 考力在短期内认识了这种教义的本质，掌握了那个宗教团体的言行的秘密和精细的含义，在这方面达到了如此完美程度，以致成为巴黑失事业上的大师。但是由于神的恩惠，他以敏锐的思想和有正确倾向的见解，思考了信仰和宗教团体，由于天降的启示，他那非常光明的心灵受到教育，他受到穆罕默德（“愿和平和神的祈祷临降于他！”）宗教光线的照耀而豁然开朗。他的芬芳的心灵中愈来愈表现出对这一真理教会团体的倾心。在此基础上加强、巩固，继续走这条道路，他在这方面是坚定和不可动摇的。

由于对[巴黑失]教义的极其热衷，他曾在呼罗珊的哈不伤建造了一些辉煌的庙宇，并且如此严格地执行教义的规定，使得所有的巴黑失和僧侣对其禁绝肉欲和严持戒律的精神深感惊讶。同

① 《古兰经》第33章38节。

时，他十分努力地寻求真理的奥秘和树立正道，直到与拜都相遇为止。在场的异密们订立了条约。伊斯兰教徒们以《古兰经》起誓，蒙古人则以金子起誓。捏兀鲁思禀告道："如果君王，世界的荫护者，能以对伊斯兰教的信仰来加强伊斯兰教，那可不坏。"[合赞汗]回答说："我一心只想这个念头已有多时了。"捏兀鲁思突然取出一颗无与伦比的闪亮的红宝石，跪下说道："虽说哈剌出[平民]*[不应当]如此粗卤地向宗王呈献礼物，但我请君王开恩收下这份礼物，保存到[您的]奴婢来为您效劳为止。"当捏兀鲁思等异密们没有办成事从拜都处回来后，君王[合赞汗]*非常生气，开始思索如何惩罚拜都。

那黑咱迭鲁思重新禀告了[关于皈依伊斯兰教的]事。大司教撒都剌丁·亦卜剌希木·伊宾·忽忒巴兀里牙·洒黑撒答丁·哈马维("愿真主使他荣耀，照亮他的心灵！")在场，他大部分时间[在君王]身边。君王经常请他告诉伊斯兰教的情况，询问、研讨伊斯兰教的奥妙和本质。因为"真主想让谁走上正道，他就为伊斯兰教打开此人的心灵"①，神的启示在他的无比美好的胸中的降临，就在他的心中注入了真教之光的力量，使他获得了担当正道上的领导工作的帮助。他说："伊斯兰教实为切实、清晰之宗教，它包括了宗教和世俗的利益。[神的]使者("为他祈祷，愿和平降临于他")的奇迹是十分令人神往和巧妙的，它们的真实性的迹象在时间的碑石上是明显的。毫无疑问，不断监视要求他们做到的戒律、教规、慈善行为、卓行的执行，就与真主相沟通。至于膜拜偶像则纯属无能，是完全远离理智的，面对石头磕头跪拜，对头脑清醒、有能力的

① 《古兰经》第6章第125节(开头的地方)。

人来说纯粹是愚昧无知的糊涂事，对于有灵魂和理智的人在进行合乎理性的分析时，甚至是令人极可厌恶的事。当然，没有一个达到理想境界的人会同意[向石头]磕头跪拜。老实说，庙宇的像应当成为人们跨过或用脚践踏的门槛。甚至全体人民同意参加伊斯兰教和抛弃偶像崇拜也不是一桩凭空虚构的事。”总之，694 年 8
164 月初[1295 年 6 月下半月]，合赞汗和全体异密们在洒黑之子撒都剌丁·亦卜剌希木·哈马维在场时承认了唯一的真主①，他们全成了伊斯兰教徒。同月，举行了庆典和祈祷仪式。[合赞汗]亲切地对待伊斯兰教圣裔们、教长和司教们，慷慨地赐予恩惠和施舍物。为了建造清真寺、伊斯兰教经学院、寺院和慈善机关②，他竭诚颁布命令。到了斋月(9 月)，他同若干教长、司教从事劳务，举行祈祷仪式。伊斯兰君主合赞汗皈依真主和宗教，对全体贤明人士不加隐讳，并且是诚心诚意、清白纯洁的，不夹带伪装和自我崇拜的龌龊东西，因为他拥有帝王的庄严、威武以及充足的权力，不会是被迫和尽义务，也不可能是伪装和虚饰，因为这没有必要，也太用不着。“真主保佑！”

叙伊斯兰教君主合赞汗的王旗第二次出征拜都，以及拜都的异密们表示归顺

在合赞汗承认了唯一的真主以后，异密们一致跟随他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们开始祈祷真主。这时从拜都处来了[二名]* 急使，

① 直译作：“宜读塔甫哈德”，即“除唯一的真主外没有别的神”的公式。
② ABWAB-AL-B(i)RR。

一个叫忽都鲁沙，[另一个为]* 大司教① 马合木，他们胡言乱语了一通。司教马合木伺机向合赞汗坦率地禀告了拜都处的异密们的话。作为答复，他取得了金印。第三天，他们被准予离去。在司教马合木回去后，将金印送给那些人时，他们顿时衷心希望伊斯兰君王[指合赞汗]*获胜，并真诚地与他一条心。撒都剌丁·曾札尼因为宰相的职位已归哲马剌丁·迭思哲儿答尼，他不能从拜都登上汗位，获得好处，便鼓动脱合察儿反叛。由于他的阴谋诡计，得到可观的赏赐物，并发给诏敕、牌子，委派他管辖鲁木地区。当他动身上路时，把自己的帐营和随从们以及与他同谋的一个异密牙黑剌黑送往帖必力思，自己则以要去借钱为名，前往薛剌甫。他从这条路去到吉里养。他在前往鲁木时，从速忽儿鲁黑派遣自己的老仆和心腹明里到可疾云自己的兄弟忽忒巴丁处告诉了这个阴谋。他[忽忒巴丁]也以某种借口出了城，奔赴吉里养投奔到自己的兄弟处。他们一起前来归附伊斯兰君王合赞汗，在非鲁思苦黑叩见了[合赞汗]* 殿下。当时，不久前从呼罗珊刚来到的捏兀鲁思在场，他们[撒都剌丁兄弟]* 禀告了代表脱合察儿说的令人高兴的说。因为捏兀鲁思已整顿好军队，作好准备，[合赞汗]* 便颁布命令，让全体军队集合到一起。这些事发生在10月。拜都忧心忡忡，不知所措，他再次暗中委派忽都鲁沙来说了些花言巧语的话。伊斯兰君王[合赞汗]* 明察秋毫，知道此中不无阴谋诡计，下令将他脱光，用棍棒拷打，问明白了情况。忽都鲁沙详细说出了有关拜 165
都、他的异密、他的军队的所有情况以及他们的意图，并说："派我来探听你们到那边去了没有。"当时[合赞汗]* 下令，将他带上镣

① Š(a)YX AL M(a)ŠA(i)X.

锈，监禁在哈卜列鲁忒[河]的兀思秃纳班忒堡。10月中的星期五，王旗顺利地进向列夷。异密捏兀鲁思和忽都鲁沙在出征的先头部队中。捏兀鲁思按照他的惯例，散布出军队浩荡、众多的消息。当伊斯兰君王[合赞汗]*到达哈卜列鲁忒时，异密出班和忽鲁迷失驸马从拜都处逃来，荣幸地归顺了[君王]。他们的归顺使伊斯兰君王十分称心，他认为这是个吉兆，遂恩赐了他们，赏以长袍、帽子和带有珍贵饰物的腰带。从那里出发后，[合赞汗]驻扎在忽哈① 河畔，停留了几天。异密出班和忽鲁迷失禀告道:“若蒙伊斯兰君王垂青，我们将尽心竭力，并且加入异密捏兀鲁思、忽都鲁沙的先头部队。”君王允准了他们，他们遂加入到了[捏兀鲁思等]*异密处。接着，伊斯兰君王合赞汗将呼罗珊人不鲁罕哈敦留下在那里后，便在异密们之后出发了。当他到达可疾云附近的阿黑火者时，不黑带-阿黑塔赤的兄弟阿儿合-必阇赤从捏兀鲁思处来了，他禀告说，异密脱合察儿和不黑带已脱离拜都投奔到捏鲁兀思处，打算归顺伊斯兰君王。君王从那里沿着通往薛札思的道路进发，宗王合儿班答、亦里答儿从那边来归附[君王]。当[合赞汗]抵达薛非忒鲁忒河畔的别希思丹时，异密朵剌带-额玉迭赤和罕都忽儿的儿子燕帖木儿带着其他数人前来归附。[合赞汗]从那里出发后，停驻在玉咱合赤，等待到纳黑出汪和阿拉斯河方面去追踪拜都和秃格勒的捏兀鲁思和忽都鲁沙。在此之后，[合赞汗]到了兀章。异密伯颜札儿从捏兀鲁思和忽都鲁沙处[带]来[消息说]:“拜都已被擒获，已把他从纳黑出汪境内押送到帖必力思。拜都说，我有一两句话要对君王说。旨意如何?”君王很清楚，他没有什么有用的

① A 本作 QWXX; S 本作 QWQБX; L 本作 FRXX。

话，[只不过]找借口[而已]。[于是]下令不必将他押送来见至尊
[合赞汗]*，就地将他处死。拜都被从帖必力思押送出来，到达巴
吉·捏亦怯失，694年11月23日星期三[1295年10月4日]在那
里被杀死。在京城帖必力思、报达以及其他伊斯兰教城市毁掉所
有佛教徒寺庙、[基督]*教堂、犹太教堂的诏令已在推行。由于这
次大胜，伊斯兰教徒为了感谢[真主]，做了应做的事，因为至高无
上的真主以往并未使[伊斯兰教的]人们达到朝夕思慕的愿望。在
此之后，伊斯兰君王[合赞汗]*进向京城帖必力思，而为安排各种
事情早就被派到京城的撒都剌丁·曾札尼出来迎接，到达……①。
他想对百姓显示自己的高位，表现得粗卤无礼，骑在马上[向君王]
禀告。当天担任护卫② 的异密木来，在君王左右侍卫，两次对他
说："这种方式不是你该采取的，你不得无礼。"撒都剌丁置之不理。
木来用鞭子抽打他的头部几下，赶走了他。由于这个原因以及另 166
一些原因，撒都剌丁的事业毁了。伊斯兰君王[合赞汗]*于11月③
23日星期三[10月4日]极其庄严地驻扎在帖必力思近郊苫[地
方]的极为美好的宫殿中。亦勒赤带-忽失赤按照命令不加审讯
就被处死了，[合赞汗]将属于他的东西赐给了呼罗珊的不鲁罕[哈
敦]。在此之后，捏兀鲁思和忽都鲁沙来了，不鲁罕哈敦和其他后
妃从速忽儿鲁黑来了，于是举行宴饮于苫失乞·阿迪里牙。审讯
了弘出黑巴勒和扯扯克。弘出黑巴勒被处死，为阿黑不花偿命。
[合赞汗]从那里进向合剌帖别。扯扯克被罚打棍棒，而秃答术被

① B'KNDRW；I 本作 BKNDRWA。
② K'a)ZYK(i) WBWD。
③ L 本作 12月。

释放了。异密讷邻奉命率领军队前往呼罗珊和祃楞答而。[合赞汗]再次返回帖必力思，发出号召，让所有的人安分守己，互不欺凌，不煽动内讧和骚乱，没有盖金印的支票不得付款。由于伊斯兰君王主持公道和公正裁判的巨大成就，人们有了制度、秩序和充分的安宁。远远近近的人们，突厥人和大食人，为与日俱增的幸福而祈祷，为感谢真主如此巨大的恩惠而给予无数施舍物。幸福的通报者从阴间的帷幕后发出声音：

诗

人世间的王国一度没有君王和领袖，

如今完全适当的卓越君王已降临世间。

[合赞汗]从帖必力思派遣异密木来就任迪牙别克儿和迪牙儿剌必阿的异密，而对捏兀鲁思则给以充分的恩典。颁发了命令："兹任命[捏兀鲁思]*为全国的宰相。如今他可留在帖必力思，在他安排好大事和人民利益以后，可随后前往阿儿兰。"694年12月6日星期一[1295年10月17日]，王旗从京城帖必力思进向阿儿兰去驻冬。他在帖必力思州按照伊斯兰教法与不鲁罕哈敦结婚，尽管她是他的父亲阿鲁浑汗的后妃。但是，既然他们已不顾[伊斯兰教徒的]信仰同居，按照伊斯兰教法典伊斯兰教徒哈敦适于这次婚姻，因此合赞汗幸福愉快地同她举行了婚礼，并且按照惯例举行了宴饮和庆典。在此之后，他沿着通往阿合儿和必失勤的道路出发，前往木罕，驻扎在阿不别克剌巴忒境内普里豁思罗甫地方。两星期以后，捏兀鲁思前来见他。全体哈敦[后妃]*、宗王、异密、国家柱石和宫廷大臣们在阿儿兰的哈剌巴黑聚会，诚心诚意地赞同伊斯兰君王[指合赞汗]*即位，并且为此立下了誓

约。① 相当于羊年秃忽宗赤月 23 日的 694 年 12 月 23 日［1295年 11 月 3 日］被选作无比幸福地登基之日，［那一天］*，在福星照耀下伊斯兰君王被拥戴登临汗位。全体哈敦、宗王和异密在各自的位置上跪拜，献上杯子，为他登临大位庆贺，并说道：

请你珍重，因为［整个］世界的灵魂，
与你所具有的珍贵灵魂相联系。

叙伊斯兰君王在无比幸福地登临大位后下诏 167
开始安顿军队和各地区的事

举行了欢呼喜庆仪式之后，［合赞汗］着手整顿各地区秩序，建立坚强的统治与安排国事。694 年 12 月最后一天星期三［1295 年 11 月 9 日］，他派遣脱合察儿到鲁木去担任异密，守卫该地区，因为考虑到他是个反复无常的人，还是让他远离至尊为好。695 年 1 月最后一天星期五［1295 年 12 月 9 日］，急使们从呼罗珊来到，并带来消息说：由于王旗不在，宗王都哇和海都的儿子撒儿班侵入呼罗珊和祃椤答而开始抢劫。伊斯兰君王［合赞汗］* 与异密们商议以后，决定让宗王速该和异密捏兀鲁思前往那里去反击他们。速该早就回到自己的营地上去了，召唤了他多次，他总是用各种借口拖延［不去］。伊斯兰君王派遣豁儿忽答黑要他前来。速该喝醉了酒，说了些可恶的话。这件事被传达于圣聪。由于极端坚定、老成持重和仁慈，［合赞汗］*对这件事不加理睬，当速该前来拜见时，君王十分亲切地对待他，派他前往呼罗珊，并派遣斡勒忽讷惕部人也速儿那颜的儿子忽察之子万夫长巴鲁来和拙赤-哈撒儿的孙子阿

① MWČ(i)LGH。

儿思兰斡忽勒同他一起去。他派遣捏兀鲁思和豁儿忽答黑在宗王泰出斡忽勒统率下担任先锋。捏兀鲁思的兄弟哈只·纳邻及其老那可儿[之一]撒塔勒迷失则被他委任为纳亦卜(副官)。2月21日星期五[12月30日],他们离开大帐,24日星期一[1296年1月2日]沿着通往伊拉克的道路出发。突然传来消息说,驻在迪牙别克儿及其邻近地区的斡亦剌惕异密塔剌海驸马与异密也速台、阔阔台① 把阿秃儿,带着财产和[若干]*斡亦剌惕千人队进向叙利亚边区。异密木来前去堵截他们,但是他们打败了他后离去了。3月末传来消息说,亦里答儿带着三百个骑兵逃走了。不忽儿的儿子沙带和额舍克-秃黑鲁的兄弟亦捏伯统率三千人去追他,进行厮杀,获得胜利;他一度躲在额儿节鲁木境内。最后,他在一个村子里被擒获,额里该那颜的儿子兀鲁黑秃秃的儿子阿黑巴勒杀死了他。7月20日星期四[5月24日],在迪牙别克儿掀起叛乱的塔失忙哥-忽失赤的儿子也速台被杀死。4月6日[2月12日],阿鲁浑汗时代之末与叛乱的异密们相勾结、迄今与所有的叛乱有牵连的速古儿赤不剌儿忽-乞要惕② 被处死。就是这些!

叙速该和巴鲁来图谋反叛,这个阴谋之被发现,以及军队出征去反击他们,并叙情况的实质。

当速该和巴鲁来从阿儿兰出发后,他们统率着大军在途中商议道:"[合赞汗]派我们去呼罗珊,是为了在这里分配我们的妻子

① KWKБAY。

② A、S 本作 BWLARГY QT(a)Y; L、P、B 本作 BWRALГY; P、B 本作 QWББAY。参照俄译本 126 页注 4。

和子女，交给呼罗珊军队。"在举行了这次商议之后，他们商定先去攻打捏兀鲁思，然后扑向[君王的]大帐，扶立速该为汗。这件事发生在被称为秃儿坚沐涟的怯列鲁忒[河流过的]地方。捏兀鲁思获悉了这次商议的情况，在午前向速该进攻。他们激烈地搏斗起来。巴鲁剌在战斗中被杀死，速该向哈剌罕和撒瓦逃去。豁儿忽答黑率领骑兵部队追赶他，在哈剌罕境内将他擒获，把他押送到了列夷[附近的]……①。豁儿忽答黑对与他们相勾结的老台的儿子撒忒说："你把速该杀掉吧！"撒忒走进帐内，想按照杀死宗王的惯例把速该杀死。速该却用匕首刺入撒忒腹内，把他杀了。豁儿忽答黑的一个那可儿拜帖木儿走了进来，从他手中夺取了匕首，将他杀掉了。这时，伊斯兰君王[合赞汗]*从阿不别克剌巴忒出发去猎取……②。4月8日[2月14日]，撒塔勒迷失-合里赤③从捏兀鲁思处来到，在狩猎场所奏告了速该叛乱的消息。伊斯兰君王立即返回，停驻在忙哥帖木儿桥旁。异密忽都鲁沙、撒塔勒迷失和速台在他身边。黎明时，[合赞汗]派人将弘吉剌台的儿子也先帖木儿和巴鲁来的兄弟忽鲁迷失抓起来，因为他们参加过与速该进行的商议。在审判之后，处死了也先帖木儿、大帐首长蒙古人扯里克，以及忽鲁迷失。异密忽都鲁沙、出班、撒塔勒迷失、速台和亦里巴思迷失共同召集军队。在这次召集军队准备出征时，异密木来从呼罗珊来到，宣布捏兀鲁思已杀死速该和巴鲁来，异密讷邻已在呼罗珊擒获扯扯克和朵剌带，事情如愿进行，大部分敌军已被战胜， 168

① M(a)RKWY。

② A 本作 AQ-BAQ。

③ KLČY。

剩余的敌军以阿儿思兰斡忽勒为其首长已来到必里牙速瓦儿，从那里到了撒莱·满速里牙和巴必村，停驻下来。伊斯兰君王[合赞汗]*立即命令异密出班、速剌迷失、忽鲁迷失、脱黑鲁勒察、台塔黑和亦里巴思迷失骑上[马]去反击他们。在拜剌罕地区双方交战，激烈地厮杀起来。与阿儿思兰斡忽勒在一起的异密为[如下诸人]：箭筒士兀章的堂兄弟秃列克、札剌亦儿人额舍克-秃黑鲁的儿子[①]亦捏伯、泰出把阿秃儿的儿子合赞、木撒答剌罕、纳邻-阿合马的儿子撒儿乞思。那一天他们获得胜利。在我军方面，脱黑鲁勒察负了重伤，他差一点从马上跌下来，但阿里纳黑[②]的儿子[③]忽鲁迷失扶住了他。豁儿忽答黑和巴里木率领二千人来援助我军。第二天，双方军队面对着面。他们的[叛乱者的]战士不战而降，他们的异密们则逃跑了。豁儿忽答黑转身向后，抓住了撒儿乞思，把他随身押送了来。另一些异密前去追赶逃跑者，擒获秃列克，押送了来；他与撒儿乞思一起被处死了。695年5月23日[④]星期四[1296年3月29日]，阿儿思兰斡忽勒被擒获押送来后杀死了。泰出把阿秃儿的儿子合赞在他之后也被杀了。那些天里抓起了撒都剌丁·曾札尼，向他索取哲马剌丁·迭思忒哲儿答尼让他偿付的那些钱。不鲁罕哈敦袒护了他，由于她的讲情，他获得了自由。她[将他]藏在[自己那里][⑤]，他走了。6月7日星期四[4月12日]，伊斯兰君王去问候苦行者亦卜剌希木老人，两天后驻跸于大帐中。

① 俄译本第167页作“兄弟”。
② L、I、P本作“不黑带”；B本作“秃黑带”。
③ L、I、P、B本作“兄弟”。
④ P、B本作22日。
⑤ BH QWYTWL AW(a)RD。

他委派异密豁儿忽答黑担任法儿思地区长官以整顿政务、征收当 169
地税收。那一年，钦察兀鲁思的君主脱脱与秃塔儿的儿子那海之间发生战争。那海被杀，他的部属四散逃走。那海的妻子出拜哈敦和他的小儿子秃来投奔伊斯兰君王，并请求援助为那海复血仇。伊斯兰君王仁慈地安慰他们，竭力使他们息怒。7月26日星期三[5月30日]，君王把自己的姊妹、过去是秃格勒的妻子的完者帖木儿嫁给了忽都鲁沙。因为脱合察儿的存在是内讧和叛乱的原因，而伊斯兰君王想完全消除内讧的根源，所以他在那个冬天派遣异密哈儿满赤到鲁木去，让他同巴剌秃、阿剌卜和鲁木军队的异密们一起先把诏旨交给[他]，让他自尽。他们伺机当面把诏旨交给了他，结果了他的性命。尽管伊斯兰君王并不存心让他死，但他为了国家大事的利益发出了这道诏旨，由于这件事他对近臣们说："古时候汉地有两个君主互相打仗。一个君主战败，他的军队四散逃走了。战胜的军队追了战败者好几天。一个异密捉住了逃跑中的那个君主，因为他十分虚弱和不幸，[异密]对他产生了恻隐之心，想把他放走。[异密]在那个地区走到一座井边，他说：'爬进这座井里，别让我们的战士看见你。'当人们赶到时，由于那一带是沙漠，风吹过后掩盖了足迹，他们找不到道路。那个异密说：'道路看不出来，不知道朝哪个方向走，他走一条道路，我们却要沿着百条道路[去追他]*。我们怎么能找到他，不如回去为好！'他们遂一起回去了。那个君主爬出了井，奔赴自己的领地。他不动声色地逐渐聚集军队，再次去打仗，打败了上次战胜的那个君主，杀死了[他]，占据了他的领地。对那个异密，他的救命恩人，赐予了各种恩典。[君王对异密]十分信任，异密被授予大异密和掌握大权的

都督之职。有一天一个异密对君主说：‘这个人不奉行他的君主的命令，不忠实于他，成为他的灭亡以及你得以实现统治的原因。怎么能留他活命，因为不久他也将打算背叛你的。’君主非常机灵，他听从了这些话，下令将那异密杀死。那异密喊叫起来：‘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君主哭泣起来说：‘你说得对，我根本不同意处死你，但是为了国家和最高政权的利益，除了把你杀掉，别无其他办法。’于是[君主]处死了他，并且掉下了泪。如今要强固地掌管国家事务也是同样，尽管我杀掉某一个人很难受，但是，如果为了兼顾公私，任何人也不处死，那末就无法实行统治。”

伊斯兰君王[指合赞汗]* 在初春从必里牙速瓦儿到京城帖必力思去，平安地驻在帖必力思[附近的]苫[地方]* 的宫殿中。7 月 27 日[5 月 31 日]，亦捏伯被擒获后押送到了帖必力思。29 日星期六[6 月 2 日]，他在广场上被处死。8 月 10 日星期三[6 月 13 日]，异密阿剌都从呼罗珊来到，向[君王]奏告了当地的实际情况。伊
170 斯兰君王从帖必力思进向位于薛剌甫和阿儿迭必勒之间的撒因草地上。8 月 17 日星期三[6 月 20 日]在这个营地上召开了忽里勒台，到 19 日[6 月 22 日]忽里勒台结束。就是这些。

叙讷邻阿合的事和异密捏兀鲁思对他的恶意，以及捏兀鲁思的事业开始衰败

讷邻阿合是乞要惕氏人，受到伊斯兰君王的尊敬和充分信任，君王常把自己的秘密托付给他。他取得了掌管呼罗珊和祃桚答而之权，捏兀鲁思的兄弟斡亦剌台是他那里的一个那可儿 [僚属]*。讷邻由于自己氏族出身尊贵，不大理睬斡亦剌台，斡亦剌台遂向自

己的兄弟说他的坏话。[他们之间]产生了磨擦。在此之后，当捏兀鲁思进抵呼罗珊时，他把敌方的胜利和占优势归罪于讷邻，并且在他[讷邻]的拥护者在场或不在场时说了些威胁的话。当他们在朱里章相遇时，互相动起怒来。宗王泰出沿着经过塔米沙的道路来到。捏兀鲁思在暴怒中粗野地说："人们让我问讷邻，他是怎么让敌人畅行无阻地侵入这个地区的。现在宗王泰出在场，我正要问他这件事。"所有的人都抱怨他［的蛮不讲理］*，对他不服。捏兀鲁思的事业中所出现的第一条裂缝就是由于这次争吵和固执己见而产生的。他们从那里到了哈不伤，检阅了军队。一个急使从巡哨队中来到，[报告说：] 在剌忒罕草地上看到了敌人。捏兀鲁思骑上了[马]，但在进行了侦察之后，[却发现]这个消息是假的。他在徒思的篾失赫忒同异密们商议道：我去偷袭也里边境，以了解敌情。7月17日[5月21日]，他为此目的出发了。宗王泰出派遣异密讷邻到剌忒罕去。7月25日[5月29日]，捏兀鲁思回来了，他停留在泰出的帐营中。他什么也没有做，说道："我听说我的妻子有点病。我去觐见伊斯兰君王[指合赞汗]*，在我回来之前，请您着手安排军事吧。"他立即前往阿塞拜疆，对呼罗珊的事情和当地的军队置之不顾。由君王派到捏兀鲁思处作战时担任先锋队的罪犯们全都跟随他去了。当捏兀鲁思来到时，呼罗珊军队每天散布流言，由此之故[士兵们]分散走开，直到全部走掉为止。有个千夫长斡勒速木带着四百人逃到了阿儿迭必勒境内自己的老营上。当异密捏兀鲁思在舍儿维牙思听到他逃跑的消息时，不奏告伊斯兰君王，在撒剌哈夕境内骑上马奔赴他们的营地，加以侵扰。伊斯兰君王对于他[捏兀鲁思]的返回很生气，派遣急使去[通知说]*：

"请回去吧！"捏兀鲁思回答道："我的妻子秃罕[出黑]公主病了，我怎么能不看一看她就回去呢。"这次拒绝也成为[君王]*恼怒的一部分原因。[69]5年8月21日[1296年6月24日]，他到撒因地方来觐见至尊，受到尊敬。伊斯兰君王到了兀章，并于8月29日星期一[7月2日]与阿失里哈敦结婚。当忽都鲁沙那颜和另一些异密感到君王心中对捏兀鲁思态度已改变时，奏告道：派他到呼罗珊去不会有好结果，应当对他的事进行调查，因为从他的本性中可以目睹到谋逆、叛乱的迹象。但是，伊斯兰君王的宽宏大量如同无
171 边无际的海洋，他的忍耐和老成持重非笔墨所能形容。他说道："尽管你们说的话是对的，但是我不允许破坏誓约，违背誓言。"9月1日星期三[7月3日]，捏兀鲁思遵奉诏旨回到呼罗珊去了。尼咱马丁·牙希牙作为纳亦卜（副官）伴随他去。当他抵达呼罗珊时，那海札鲁忽赤的儿子们为了给父亲复血仇暗中开始谋害异密捏兀鲁思，捏兀鲁思对他们害怕起来。这时他的妻子秃罕[出黑]死去了，他的事业开始衰败。但是，他表现得固执，并且无谓地奔忙。[69]5年9月8日[1296年7月10日]伊斯兰君王[合赞汗]*驻扎在通往帖必力思的道路上的纳兀儿-都剌①岸边。他在那里开始建造一座花园和一座无比美好的宫殿。马儿丁的算端在那些天中到来，他进献了许多钱币和宝石。受到亲切接待，并受赐一柄伞后，返回去了。10月13日[8月14日]，罗耳人忽撒马丁被处死于哈失忒鲁忒。26日[8月27日]，阿剌弗兰的母亲董迪哈敦举行婚礼。11月8日[9月7日]，绰儿马浑的儿子失列门那颜之子拜忽忒被处死于薛昆巴忒(SHΓNBD)。伊斯兰君王[合赞汗]* 抵达篾

① A 本作 DWLA；S、L、P、I、B 本作 DWL。

刺合，前往天文台，当地的哈乞木（长官）举行了庆典。同日，弘吉剌台的儿子亦里答儿写给巴剌秃、煽动他叛乱的一封信被进呈[伊斯兰君王]。[君王]立即启程，返回大帐。亦里答儿被逮捕，在定罪之后，予以处死。

叙王旗出征报达，罗耳人阿弗剌昔牙卜、哲马里丁·迭思忒哲儿答尼和毛拉亦咱丁·木咱法儿·泄剌即之被处死，以及宗王完者-忽都鲁的诞生

695年11月18日星期二①[1296年9月17日]，王旗从篾剌合境内出发，到报达去驻冬，[君王]进向哈马丹地区。同月24日[9月23日]，讷邻阿合从呼罗珊到来，伊斯兰君王[合赞汗]*亲切地接待他，给予恩赐。因为泰失②的儿子巴剌秃从阿八哈汗③时代起驻守鲁木地区，在那里掌握充分的权力，而撒马合儿那颜已死，他的儿子阿剌卜年幼，因此巴剌秃的独裁权和势力增长了。伊斯兰君王几次召见他，他却以[各种]借口拒绝[前来觐见]。脱合察儿被处死后，他的权势和骄矜超出了范围，获得了叛乱者的称号。696年[1296—97年]，他的反叛的情况被奏告[于君王]。异密忽都鲁沙奉旨统率三万军队奔赴鲁木讨伐他的叛乱。巴剌秃逃跑，在一座山的后面布置了埋伏。异密忽都鲁沙同速剌迷失、阿剌卜、……④斡忽勒、阿必失合去追他。阿必失合担任先锋。当他到

① L、I、P、B 本作星期一。

② A、S 本作 TBŠY。按照 L、I、P、B 本及下文（俄译本第175页）以及A本，可能应读作 T(a)YǰY。

③ L 本作“伊斯兰君王”；B 本作“阿鲁浑汗”。

④ A、S 本作 БWKRБ(a)Y；L、I、P 本作 BWRLTAY；B 本作 BRWLHAY。

达那座山下时，巴剌秃从埋伏地点冲出来，双方各有若干人被打伤。异密忽都鲁沙随后赶到。在马里牙草原上，在他的一次打击下，巴剌秃转身逃跑。异密忽都鲁沙派遣速剌迷失去追击他，［自
172 己］则返回了阿儿兰。当进向报达的王旗到达哈马丹州的咱黑草地时，［君王］委派哲马里丁·迭思忒哲儿答尼代替沙剌法丁·西模纳尼担任宰相之职。［这］是695年11月8日［1296年9月7日］的事。在那里停驻了一个月，伊拉克·额者木的篾力们有幸觐见了至尊。顺利解决了一些重要事情后，他们被准许离去。在法儿思征收了赋税① 之后返回时，豁儿忽答黑顺路带来了罗耳阿答毕阿弗剌昔牙卜，他［阿弗剌昔牙卜］*获得［君王的］恩典后［回］去了。当他［豁儿忽答黑］觐见君王时，君王命令他陈述法儿思的情况。［豁儿忽答黑］说："臣先禀告有关这个大食人［阿弗剌昔牙卜］*的事。臣前往法儿思时，路经罗耳人地区，他不出来与臣相见。臣从泄剌失派遣一名税吏去征收苦黑吉鲁叶［地区］的赋税，他的部属与他［税吏］*争吵起来，并且说道：'我们用剑夺得这个地区，这里的税收②归［我们所有］。'至于当前发生的叛乱、亦思法杭都督拜都被杀害，攻打亦思法杭、非鲁赞后加以占领，以及诸如此类其他罪恶，就不用臣来多说了。"伊斯兰君王勃然大怒，下令将阿弗剌昔牙卜处死。进抵薛边丹村附近时，洒黑马合木和撒都剌丁·曾札尼唆使一些人秘密控告哲马里丁·迭思哲儿答尼。［69］5年12月28日［1296年10月27日］，审判了他以后，予以处死。［合赞汗］从那里派出世界宗王合儿班答到呼罗珊去就任自己的都督。

① YST(i)XRAǰ。

② M(u)T(a)W(a)ǰǰ iHAT。

在这些天里，法儿思阿米忒的孙子亦咱丁·木咱法儿秘密控告法儿思长官洒黑哲马里-亦卜剌希木·撒瓦米里，撒都剌丁·曾札尼帮助了他[撒瓦米里]*。因为亦咱丁·木咱法儿不能证实他[撒瓦米里]*的反叛，亦咱丁遂被处死。[合赞汗]从那里出发，于696年2月14日星期三[1296年12月12日]平安抵达报达，驻跸于城郊名叫……①的宫殿。几天之后，他到尼里、讷马尼牙、希剌[附近]的失卜去狩猎，一直走到赛夷迪·阿不-瓦法的无比美好的陵墓为止。过了二十四天，他返回来，停驻于马儿思巴尼牙，4月9日[1297年2月4日]，他到希忒和安巴儿去狩猎，八天之后，他驻跸于木哈瓦里。

他拜谒了迦即木圣墓和大教长苦法人阿不-哈尼法的圣墓。星期五他在速黑算端[广场上的]大清真寺里出席祈祷，并于5月4日②星期四[2月28日]下令返回，从报达启程。696年5月18日星期四[1297年3月14日]，宗王完者-忽都鲁诞生于沙黑里·阿班地方。就是这些！

叙异密捏兀鲁思的奴隶海撒儿的事，捏兀鲁思的儿子们和兄弟们被处死，捏兀鲁思完全失势，以及捏兀鲁思被处死于也里③

696年5月17日星期三[1297年3月13日]，捏兀鲁思的使

① A、S、I 本作 MBNY；L 本作 MTNY；P、B 本作 MṪNY；参照俄译本第42页注3。

② P、B 本作14日。

③ I 本上脱漏整个标题，代替这个标题的只有"纪事"二字。P 本与 B 本上这个标题是这样的："叙捏兀鲁思的失势，叙阿里牙马丁·海撒儿和洒黑马合木，以及在那个事件中所发生的情况"。

173 者阿里牙马丁·海撒儿被逮捕于报达。洒黑马合木派遣自己的兄弟速来蛮将这件事奏告于至尊。事情是这样的。在拜都时代，捏兀鲁思很想推翻他[拜都]*的政权，为伊斯兰君王合赞汗夺得汗位，通过这样卓越的功劳使他的罪行完全被忘掉。当这件事依靠许多[人]组织起来时，他派遣上述海撒儿担任使者去见密昔儿(埃及)国王，海撒儿是一个报达商人的奴隶，曾去过叙利亚和密昔儿(埃及)；[海撒儿对埃及国王]*说："拜都不信奉真主，我们伊斯兰教徒应当共同消灭他。"当海撒儿带回[埃及国王的]*答复时，拜都已被战胜，伊斯兰君王[合赞汗]*已获得汗位，捏兀鲁思的事业的隆盛达到了顶峰。[因此]他不认为将这件事奏告[君王]有什么好处。他吩咐其纳亦卜[副官]*哲马剌丁·迭思忒哲儿答尼，让他准备了一份适当的草稿。这份草稿由不知名的人誊清后，进呈[于君王]。遵照命令，海撒儿被赏赐后返回。在审判哲马剌[丁]*·迭思忒哲儿答尼时，这件事被算作罪行。在报达都督异密纳兀勒答儿处服务的法黑剌丁·鲁迷知道这个海撒儿，并且获悉了有关这份文书的事。他将这件事对纳兀勒答儿讲了，而纳兀勒答儿奏告了[君王]。有旨：命法黑剌丁·鲁迷前往报达，调查海撒儿的事。因为捏兀鲁思动身去呼罗珊时知道伊斯兰君王对他没有好感，所以他派遣他的奴仆也里伊斯兰司教的儿子撒都剌丁到至尊处去，让他侍奉[君王]，在他不在时保持他的利益。这个撒都剌丁获悉派遣海撒儿[去埃及]*的情况，对他的朋友中的一个贵人讲了有关捏兀鲁思与密昔儿(埃及)国王友好的一些事。那个贵人将这件事告诉了大司教马合木，他们一起[将这件事]奏告[君王]。君王赏赐了洒黑咱迭[洒黑的后裔]*撒都剌丁，许以厚遇后派他去报达，让他调

查海撒儿的情况，了解他已从呼罗珊回来了没有。他乘坐驿马从哈失忒鲁忒前往报达。回到扯木扯马勒觐见伊斯兰君王奏告道，海撒儿尚未回来。有旨：命他再次去报达，把海撒儿找到。当他奔赴那里，海撒儿已带着三个那可儿来到。那个星期他在各处走动，带着两个那可儿真诚地来到撒都剌丁住处拜谒。撒都剌丁将这一情况告诉了一个帮他出主意的人。那人派人送给洒黑咱迭［撒都剌丁］*两盘拌有安眠药剂的油质酥糖，让他给他的客人吃。海撒儿和［他的］*那可儿把酥糖全部吃光，当场失去知觉，昏倒了。那个朋友带着几个那可儿作好了准备。他们突然进袭屋内，将海撒儿和［他的］*那可儿抓住，捆缚起来。前不久担任宰相的撒都剌丁·曾札尼经常窥视有利时机，以完全破坏捏兀鲁思的事业。因为起初当他想当宰相时，捏兀鲁思却委任迭思忒哲儿答尼当了自己的纳亦卜［副官］*。从那时起，他就成了他［捏兀鲁思］*的仇敌，因为他失掉了职位。在这一事件中，他和他的兄弟忽忒巴丁伺机而动。他们机灵得令人惊异，他们以捏兀鲁思的名义写了如下内容的六封致埃及和叙利亚异密的信："君王由于真主的仁慈有幸成为伊斯兰教徒，但是当我想加强伊斯兰教信仰时，异密们却加以阻拦。我希望我们互相同心戮力起来战胜他们，以便为真主的法规和理智所赞许。我亲自写信给列格即和哈只兄弟，如果他们能在我们商定之前顺利解决［问题］，那就那么办，如果他们不能，那就由我们这样地去做。夺得伊朗各地区之后，我将把它们交给你们。174
我派遣海撒儿作为书信递交者送上几件衣服作为礼物。"他们把这些信连同十七件长袍放在海撒儿装东西的包袱里。为此目的撒都剌丁还用捏兀鲁思的名义写信给哈只·纳邻，并且到他那里去。

设宴招待了他后,他[把这封信]放在他的小匣子里，不让他发现，然后走了。司教马合木派遣自己的兄弟速来蛮去把这件事奏告[君王]。伊斯兰君王从乞里茫沙杭州的买丹启程返回，一天之中飞驰抵达三十程外的沙黑里·阿班。5月21日[1]星期日[3月17日],司教马合木和撒都剌丁·曾札尼的兄弟忽忒巴丁押送海撒儿到达沙黑里·阿班，[向君王]奏告了他的事。伊斯兰君王[合赞汗]*说:“你要说实话。”海撒儿奏告了情况，使异密捏兀鲁思身上什么罪也没有落上。他们向他索取了手提箱[2],从箱中取出了信和长袍,并且一致作证说:这是捏兀鲁思异密的文书员哈只·剌马赞的笔迹。君王下令，将海撒儿和那个那可儿用棍棒打得半死。洒黑咱迭撒都剌丁同意前去找到另外两个那可儿，为此他到报达去了。他没能逮捕他们,因为他不能出卖他们;[因此]他也被处死了。由于这种情况,君王怒火高涨,五内俱焚。他说道:“既然捏兀鲁思的秘密已经真相大白,在叛变和奸谋产生后果之前,我们应当预防和谨慎。”让异密讷邻和伯颜札儿逮捕、处死捏兀鲁思的子女、共谋者、部属的诏令决定付诸执行。王旗从那里进向哈鲁尼牙。哈只正想骑上[马逃走],这时伯颜札儿赶来把他抓住了,他的帐营被赶到了另一方面。在此之前捏兀鲁思的纳亦卜(副官)撒塔勒迷失,捏兀鲁思的儿子忽都鲁-帖木儿和兀儿都-不海都已被处死。哈只·纳邻被押送到哈捏勤草地上，异密讷邻审判他。由于在他的小匣子中找到了撒都剌丁写的信,将他定罪后，把他的衣服脱光，押着他围绕帐营走了一圈，然后处死，他的帐营和财物被洗劫一

① B本作20日。

② ǏAM(a)DAN。

空。他的十二岁的儿子脱海在那种情况下逃跑了，他躲到了呼罗珊人大不鲁罕哈敦的帐殿长官异密亦只里的家中。他一直被保护在那里，直到过了一个时期君王的怒火平熄为止。在此之后，他叩头[求饶]*，才被释放。现在他在自己的舅父忽辛异密处效力，他的部属被交给了呼罗珊人不鲁罕哈敦。他[捏兀鲁思]的另一个纳亦卜(副官)怯马里-古出克被杀死。列格即于6月7日[4月2日]被处死于买丹·买答失忒①。捏兀鲁思的侄儿古失鲁克和他的兄弟要勒·忽都鲁被赦免。由于这次胜利，大买丹得名为忽都鲁买丹②。向所有各地颁发了诏令，凡是捏兀鲁思的亲戚和部属一律处死。罕都忽儿的儿子失敦和亦里-不海被处死于迦思里·失邻州。7月20日星期二[5月14日]，宗王合儿班答从呼罗珊来到必速敦的驻地觐见，8月5日[5月29日]，哈马丹异密忽都鲁沙从木罕来到阿撒答巴忒。在此之后，异密出班和孛罗-乞牙从列夷来到。有旨命孛罗-乞牙前往呼罗珊逮捕捏兀鲁思，并与豁儿忽答黑 175
和异密速台会合。两天后，[合赞汗]又派出异密忽都鲁沙，接着又派出了忽都鲁-乞牙。8月初[5月末]，速剌迷失和阿剌卜在鲁木擒获泰失③的儿子叛逆巴剌秃，[把他]*押送到了帖必力思。伊斯兰君王[合赞汗]*从阿撒答巴忒到阿剌答黑去驻夏，他从怯列鲁忒州派遣世界宗王合儿班答去守卫呼罗珊地区。当他到达那兀沙黑儿时，急使们从忽都鲁沙处送来了喜讯：捏兀鲁思[与我军]*厮杀，已被击溃，不鲁察送来了秃罕出黑的同乳兄弟。有关的情况是这

① 今名马希达什特。

② 即"幸福的买丹"。

③ 见俄译本第169页注3。

样的:

当异密忽都鲁沙到达答木罕境内时，豁儿忽答黑和速台已经消灭了捏兀鲁思在列夷、维剌明、哈儿、西模娘、答木罕和必思塔木的统将们。当他们到达额思费剌因时，不花帖木儿和阿鲁忽的儿子们为了向捏兀鲁思为父亲报血仇，同他们一起出发。在那些天中，捏兀鲁思的一个千夫长答失蛮投降了。异密忽都鲁沙派他打先锋。捏兀鲁思的兄弟斡亦剌台-合赞到你沙不儿，向捏兀鲁思报告[我]*军的逼近。捏兀鲁思从那里出发，在牙木驻地遇到了答失蛮-把阿秃儿。双方交战。尽管答失蛮把阿秃儿的队伍人数少，捏兀鲁思还是被打败了，他带着少数人逃走。黎明时，他的辎重和财物[1]落到了敌对方面[我方]*手中。豁儿忽答黑和那海札鲁忽赤的儿子们率领一万军队急速地追他。捏兀鲁思在夜里勉强走到札木地区自己的马群处，他驻扎在马群中间，命令自己的那可儿在[毁坏的][2]墙后面布置了埋伏。[我]*军走近时，想赶走马，[但]捏兀鲁思和那可儿们从埋伏地点冲了出来，引弓射击。一些人被杀死，[另一些人]惊慌失措。[但]*捏兀鲁思[终于]*被打败，我军获胜。捏兀鲁思逃跑。当他接近也里时，篾力苫思丁·苦儿忒的儿子篾力法黑剌丁迎他入城。捏兀鲁思为此思索起来。他的异密巴别克儿[3]、撒儿班和撒都木说:“异密啊，我们的心由于这个人说的话不得安宁。我们趁早离开这个避难之地，不相信他的话为好。”捏兀鲁思回答说:“我要不露面三天，做必须做的祈祷，我要履

① BWNH W(a) X(a)ZANH。

② L、I、P、B 本。

③ A、S、L 本作 BABKR; I 本作 ABAKR; P 本 AБAБKR; B 本作 ABABKR。

行它。"异密们离去了，飞奔着逃命去了。捏兀鲁思带着四百人向城进发，进入了城堡内。当追他的异密忽都鲁沙抵达徒思的圣墓时，他拜谒，作了两次跪拜仪式(RK'T)祈祷，跪拜说："我的真主，我不知道我是对是错。两个敌人是伊斯兰教徒。你这个伊斯兰教徒的最高主宰者知道秘密。如果你知道捏兀鲁思是罪人和撒谎者，反叛合赞汗，那末你就把他作为俘虏交到[你的]奴隶手中，把他抛弃，使他失去援助。"他从那里出发。当他到达也里时，军队包围了城。双方开始交战。异密讷剌海[1]和察木柴激烈战斗[2]。天气非常炎热。有些人说："我们不如回去吧，因为也里城墙很坚固， 176
敌人捏兀鲁思轻易不会投降。"异密忽都鲁沙非常生气，说道："敌人力量弱，会屈服的，城墙会失去守卫者，我们怎么能回去呢，我们如何去向至尊告罪呢。必须尽力而为，在真主的佑助下使胜利飞临。"他吩咐在他左右效力的、篾力法黑剌丁的岳父札木伊斯兰司教写信给篾力说：篾力应当帮助这件事情，否则不仅也里城，而且整个呼罗珊地区都将落空。[书信] 饰以异密[姓名头一个字母组成]* 的组合字，通过一个探子送到了城里。篾力阅读了书信后，[把它]拿去交给了捏兀鲁思。捏兀鲁思在[篾力][3] 不在场时对自己的亲信说："由此可见，篾力对我是很忠诚的。" 哈只·剌马赞悄悄地对捏兀鲁思说："我们还是把法黑剌丁抓起来监禁为好，事情结束时，如果我们战胜，就释放他，赐以尊荣的长袍并加以抚慰。这不仅因为他们认识他。我们必须警惕和谨慎。"捏兀鲁思没有赞

① L、I 本作 TWRΓAY；P、B 本作 БRΓAY。

② L、I、P、B 本增出："第二天，异密忽都鲁沙命令将云梯搭在城墙上，放火烧城，但事情没成功。捏兀鲁思登上城墙察看[战场]，他的战士坚强地战斗着。"

③ L、I、P、B 本。

同这些话。一个昔思田的薛儿亨(SRHNΓ)暗中听到了[这些话]。他立即跑去告诉了篯力。篯力害了怕，他同城里的撒忒儿[官长、首领]* 和达官贵人们商议，并说道:“归根到底，合赞汗的军队终将占领这座城，俘走我们的妻子和子女们，[我们的]年代久远的家族将灭亡。捏兀鲁思曾对合赞汗立过誓①:永远不反叛他，但他的行动[违背了誓言]。我们以及时防止[这种结局]为好，我们用计把他抓起来，然后[向合赞汗]* 表示俯首听命。我们从异密忽都鲁沙处取得赦免书，并把他[捏兀鲁思]交出去吧。”城民们说:“篯力的旨意高于[其他人]，他所认为正确的，就下命令吧。”篯力事先作好了这件事后，到捏兀鲁思处说道:“也里和古耳士兵们作战时表现得不坚强。为了有利于战事，你要在每十个人中加进你的两个战士，让你的战士推动他们作战，不许畏缩不前。”捏兀鲁思同意了他所说的话，将自己的部队分散到那些人中间，独自一个人留在城堡里。篯力告诉士兵们将捏兀鲁思的那可儿们全部抓住捆起来，自己则带着几名古耳勇士登上城堡，将捏兀鲁思抓住、牢牢地捆缚住后说道:“有旨让我们将你交给异密忽都鲁沙。”

可惊的是:篯力法黑剌丁在他的父亲苫思丁·苦儿忒之时是极受其父鄙视的粗暴的捣蛋鬼。篯力苫思丁将他带上镣铐关在海撒儿堡中。被监禁了七年后，捏兀鲁思来到那里请求其父将他释放。苫思丁说:“我知道他的内情，他是个背信弃义的不老实的人。既然他不能忠于父亲，也就不会忠于你。”捏兀鲁思竭力包庇他，坚持请求。篯力说:“我可以释放他，但条件是:你要给我立下

① L、I、P、B 本作“庄重地立过誓”。

文书,今后他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概由异密[你]* 来负责。"① 捏兀鲁思立下了这样内容的文书,使他[法黑剌丁]* 摆脱了镣铐和监禁。如今他抓起了捏兀鲁思,[捏兀鲁思]说:"要知道我并未做过对不起你的事,你竟要用我的血[的代价]来背叛[我们的]联盟。如果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你把我的灰马和军刀给我,让我独自骑上 177
它,冲向敌军,在战斗中死去,成为宗教战士和为信仰而死者。"篾力说:"你以后将会看到别人是怎样赶走[你们的]* 马,占有[你们的]* 军刀的。"

当篾力抓起他后,割下哈只·剌马赞的脑袋,派急使送去给异密忽都鲁沙宣告捏兀鲁思及其兄弟和那可儿们已被拘禁。[篾力]向忽都鲁沙索取赦免书以及由忽都鲁沙出面袒护向合赞汗请求[赦免]也里人罪过的担保书,这些文书均需签署郑重的誓约。急使将那颗脑袋抛到异密忽都鲁沙[脚下]说:"胜利属于异密的英武和幸福——捏兀鲁思和他的那可儿们已被俘获,锁上沉重的链索。"异密看到哈只·剌马赞的脑袋后,知道急使所说的话是真实的。他命令火者阿剌丁·乞台写下赦免也里人的确认的担保书,并在担保书上写下郑重的誓约。他派遣异密孛罗-乞牙、火者阿剌丁和札木[城]的伊斯兰司教担任使者进城,送去这份担保书。篾力十分尊敬地迎接他们来到,敬重地送走他们,并且说道:"入晚,我押送捏兀鲁思去见异密[忽都鲁沙]*。"

他们返回去后禀告了情况。入晚,篾力率领古耳诸将的部队把捏兀鲁思押送了去。忽都鲁沙对这次胜利很高兴,问捏兀鲁思:"你为什么这样做?"[捏兀鲁思]答道:"可以审讯我的是合赞汗,而

① P、B 本增出:"别向我追究责任,也别指责[我]。"

不是你们。”不管问了多少次，他也不作答，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罪。异密忽都鲁沙命令手下人将他打倒在地，切成两半。并派遣孛罗-乞牙将他［捏兀鲁思］* 的脑袋送去给至尊。捏兀鲁思的脑袋从至尊处转送到报达，在讷必牙门旁的木桩上戳立了好几年。他的兄弟……①、哈只和玉勒都黑② 也在那里被杀。这件事发生于696年10月23日③［1297年8月14日］。就是这些。④

叙异密捏兀鲁思死后撒都剌丁·曾札尼飞黄腾达，王旗从阿剌答黑抵达帖必力思，在帖必力思［附近］的苫地方建造高大的拱顶建筑物(QBH)。

捏兀鲁思被杀之后，异密忽都鲁沙从也里附近出发，驻扎在沙瓦兰草地。捏兀鲁思的异密孛剌察儿、阿里察黑、秃格勒-合剌等人都被杀。合剌孙逃走了，在异密忽都鲁沙处效力。伊斯兰君王从阿剌答黑启程后，12月⑤24日星期五［10月13日］抵达帖必力思。第二天，在帖必力思广场上处死了巴剌秃和他的儿子。捏兀鲁思被杀后，撒都剌丁的事业飞黄腾达。君王赐予他恩典，颁赐给他玺书。

12月1日［9月20日］，伊斯兰君王从苫地来到帖必力思，参

① A、S 本作 БARGWN；I、P、B 本作 ARGWN。

② A 本作 BWLDWQ；S 本作 WLDWQ；I 本作 BWQDAQ；P、B 本作 TWLDWQ；参照俄译本第174页的要勒忽都鲁。

③ I、P、B 本作“22日”。

④ P、B 本增出“他的死去，有诗云：”在提到年月（伊斯兰教历696年10月22日）的句子之前。

⑤ L、I 本作11月。

加了大清真寺星期五祈祷，将无数金钱① 分发给乞丐和穷人们。下一个星期五也是如此。696 年 12 月 16 日星期六［1297 年 10 月 5 178
日］，他在苫地阿迪里牙花园中奠基了高大的拱顶建筑物。他对这件事显得很喜爱和入迷，经常访问建筑工匠和工人们。当拱顶建筑物(GNBD)的地下室② 基础建造到地平面时，建筑师提出问题："为了阳光射入室内，要在几个地方做成窗子？"［合赞汗］问道："这是为什么呢？"他们说："为了使地窖③ 明亮。"［合赞汗］回答说："光线应当从这里导入那里，否则阳光在那里不能给人带来好处。"

12 月 18 日星期一④［10 月 7 日］，忽都鲁沙那颜从呼罗珊来到。697 年 1 月中〔1297 年 10 月末〕，君王给全体异密系上了缠头巾，并在第二天举行宴饮。［69］7 年 1 月 20 日星期五［1297 年 11 月 7 日］，［合赞汗］作了祈祷后，从帖必力思启程，到阿儿兰去驻冬。格鲁吉亚传播着有各种困难的传言。［合赞汗］从途中派异密忽都鲁沙到那里去整顿那个地区。［忽都鲁沙去了以后］迅速返回，带来了大卫王的兄弟瓦黑唐，他们蒙受恩典后回去了。王旗进向巴苦，几天后［合赞汗］驻扎［在那里］。

697 年 4 月⑤ 9 日星期五［1298 年 1 月 24 日］，宗王乞台斡忽勒在答兰纳兀儿去世。697 年 5 月 9 日［1298 年 2 月 22 日］，宗王阿剌出诞生于答兰纳兀儿，举行了许多天宴饮和欢娱。就是这些

① AMWAL。
② S(a)RDAB。
③ ZYRZ(i)MYN。
④ S 本作"夜间"。
⑤ L、I 本作 3 月。

叙撒都剌丁·曾札尼失势及被处死

697年6月13日星期五[1298年3月28日],赛夷忽忒巴丁·泄剌即和木因丁·呼罗撒尼觐见,奏告了撒都剌丁·曾札尼在[掌管]各地钱财① 方面的罪行。本书编纂者拉施特医生大部分时间和撒都剌丁友好。某些底万撒希卜[财政大臣]* 想使我们之间不和,讲了各种各样的[事],但[拉施特]*未予理睬。当他们感到从这方面[取得成功]无望,便去见撒都剌丁,把事情搅乱,使他暴怒。当[拉施特]*对这一情况也未予过多注意时,撒都剌丁却在6月中旬的一个星期日觐见君王,去诋毁和排除我[拉施特]。我开始答复他。君王呵斥了他一下后说道:"他[拉施特]从来没有讲到你。"当时我开始说话。君王低声说:"你不用玷污自己的舌头去答复他,奉行你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道路吧。"撒都剌丁开始明白我是无辜的,他跟造谣中伤的那伙人关系恶化了。

6月末星期日[4月13日],在合剌忽河畔由于叛乱逮捕了泰出斡忽勒及其战友们,还逮捕了在他身边效力、想拥立他为汗的司教。这个情况突然传及圣聪。7月2日,在答兰纳兀儿境内重新
179 挖通的河岔子岸上,泰出斡忽勒和四个那可儿被处死。君王渡过了河,停驻大帐于新的河岔子畔。

当君王在答兰纳兀儿时,异密忽都鲁沙从格鲁吉亚回来,就当地的财政② [情况]指责撒都剌丁。撒都剌丁对他产生猜疑,[向君王]奏告说:"忽都鲁沙的部下破坏了格鲁吉亚地区。"由此之故君

① AMWAL。
② AMWAL。

王在酒醉和清醒时都曾责备过异密［忽都鲁沙］*。异密问撒都剌丁:“谁向君王控告了我,以致他骂起我来,你是否知道一点情况?”撒都剌丁说:“［控告你的是］*拉施特医生。”在新年那天,异密忽都鲁沙从至尊处出来,偶然遇到了［我］。他［对我］*说:“咱俩彼此是同学①,从来没有发生过误会以致受委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要在君王面前攻击我?”我回答说:“你从来没有伤害过我,我怎么会攻击［你］呢。你应当告诉我,谁对你说了这样的话,我去［把这件事］奏告君王。”因为他不讲,我在狩猎时将这些话奏告［给了君王］。君王把异密［忽都鲁沙］*叫来说:“用我的脑袋发誓保证,你［对我］*说实话,谁对你说了这样的话?”［异密］回答说:“撒都剌丁。”伊斯兰君王非常恼怒,他说:“我只希望这个人能抛弃耍诡计、诽谤、唆使叛乱［的恶习］*,但是看来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他的本性是同这样的行动方式密不可分的。”

7月17日星期三［4月30日］降旨逮捕撒都剌丁和他的兄弟忽忒巴丁。7月19日星期五［5月2日］,审判撒都剌丁。他毫无例外地作了详尽无遗的答辩,同法官们争辩不休。如果给他说话的机会,他会从可怕的深渊中救出自己。但是,君王命令忽都鲁沙处死撒都剌丁。697年7月21日［1298年5月4日］上午,在章答儿河岔子畔,异密速台抓住他［撒都剌丁］*的一只手,彼黑列汪·灭里乞·古里抓住他的另一只手,异密忽都鲁沙将他劈成两半。伟大的真主啊,尽管他在各个时期为了自己事业的成就竭尽心力,煽动起各种纷争,但当他终于如愿时,却不能充分享受［它］。

王旗从那里进向必里牙速瓦儿,逐站前进,于8月12日星期

① D(a)R Y(a)K K(a)ŠYK BWDH YM。

六[5月25日]到达京城帖必力思。8月21日星期一[6月3日]，撒都剌丁的兄弟伊斯兰教法官忽忒巴丁和他们的堂兄弟合瓦木-木勒克被处死于帖必力思的瓦儿术纳[1]门旁，而他们的亲族伊斯兰教法官集因丁在"警告之夜"[2]逃出帖必力思监狱，逃往吉里养。两三年后，他回来了，又重新逃走，被抓后杀死。

[69]7年10月10日星期日[1298年7月21日]，帖必力思平民喧嚷起来，破坏了剩余的教堂。伊斯兰君王非常生气，处罚了几个骚乱者。

11月9日星期一[8月18日]，孙札黑那颜的儿子撒儿班死于帖必力思，11月25日[3][9月3日]，拙赤-合撒儿家的孛罗勒台-斡忽勒去世。就是这些。

180 叙王旗从京城帖必力思到报达去驻冬，火者撒都丁被封为宰相，[合赞汗]*获悉速剌迷失反叛以及派遣军队去讨伐他

697年12月3日星期四[1298年9月11日]，[合赞汗]从京城帖必力思出发，进往兀章，打算到报达去过冬。他封赐大撒希卜火者撒都丁为全国的宰相，撒都丁过去已证实了[他对君王的]忠诚和尽心竭力地效忠，他在顺利和艰难时期都履行了寸步不离地效劳和尽心竭力的规矩。[合赞汗]派遣异密讷邻到阿儿兰去守卫打耳班地区。698年1月2日星期五[1298年10月10日]，[君

① S本如此，A本作 WaRḤWNH。
② Š(a)B(i) B(a)RAT。
③ B本作5日。

王]驻扎在哈马丹境内咱黑草地。同月，那海札鲁忽赤的儿子也先不花驸马去世。

1 月 27 日[1298 年 11 月 4 日]，[合赞汗]从彼剌罕出发；在不鲁只儿忒境内，哈马丹都督阿不别克儿·答都合巴迪被定罪后处死。穿过曲儿忒山，[合赞汗] 于 2 月 22 日① 星期六②[11 月 29 日]驻扎在瓦昔忒境内术勤草地，从那里通过失卜③ 低地进向瓦昔忒。

那些天中不断从鲁木传来速剌迷失反叛的传言。事情是这样的。当巴剌秃被处死时，伊斯兰君王 [合赞汗]* 委任异密伯颜札儿、不赤忽儿、脱忽思(DWQWZ)帖木儿为鲁木异密，速剌迷失本人则担任鲁木军队的大异密。算端马思兀惕④ 由于曾在巴剌秃处和他共事而受到猜疑，被罢免，算端之位被交给费剌木儿思的儿子、他的侄儿阿剌丁·乞忽巴忒 (KYQBAD)，他遂同上述异密们前往鲁木。那个冬天，那些边区严寒，降了大雪，道路阻塞，消息不通。传播开流言说：大帐的事业更替了。以此为前提，速剌迷失串通了阿黑巴勒、塔失帖木儿等人。他出其不意地逮捕了伯颜札儿和不赤忽儿 (BWǰQWR)，杀掉了 [他们]，开始反叛。他从叙利亚和……⑤ 召集起军队，强迫驻守在答尼失蛮氏领地合咱瓦(QAZAWH)草地上的战士们服从，并召集了无数流浪者⑥。他发

① I 本作 23 日。
② B 本作"星期一"。
③ A 本作 ŠБB；S 本作 SБB；L、I、P、B 本作ŠB。
④ L 本作"马合木"。
⑤ AWǰHA。
⑥ R(u)N(u)D W(a) AWBAŠ。

给军队钱和土地，直到他的周围聚集了将近五万名骑兵为止。叙利亚人同意派出两万援军。[速剌迷失]把一些人封为异密，发给他们旗帜和纳合剌[银子]*①。因为道路阻塞不通，我方的急使和通报消息者们没有来到，所以[速剌迷失的]骄傲自满情绪增长。

当这个消息传及伊斯兰君王合赞汗圣聪，他于 [6] 98 年 5 月 12 日星期日派遣异密忽都鲁沙统率军队经过迪牙别克儿到鲁木去征讨速剌迷失。异密出班把阿秃儿担任先锋早已出发。[合赞
181 汗] 在异密忽都鲁沙之后又派遣去了异密速台②。春天，两军在额儿晋章[附近]阿黑舍希儿草原上相遇。[6]98 年 7 月 24 日 [1299 年 4 月 27 日]，经过厮杀，速剌迷失[战败]*，逃往叙利亚边区，他的异密们被擒获，并押送了来。

伊斯兰君王[合赞汗]*从术勤进向报达，并于 5 月 21 日星期二③ [2 月 24 日] 从尼里城到有正统信仰者们的异密阿里（"祝他安宁"）的陵墓去。他拜谒了[圣墓]*，亲切地对待居民和圣墓附近的住户，把施舍物赏赐给他们。5月 29 日星期三[3月 4 日]，怨恨叙利亚哈希木[领主]*剌臣的一些叙利亚和密昔儿（埃及）异密——赛甫丁·钦察、赛甫丁·别帖木儿、亦里别吉和阿咱儿④带着三百骑脱离叙利亚前来 [归附]*。他们在剌思-爱因听到剌臣死去的消息，后悔起来，但已经无能为力了。他们报告了好坏的情况。6 月 3 日[3 月 8 日]，伊斯兰君王驻跸于报达，同月 15 日⑤星期四

① S(a)NǏ(a)Q W(a) N(a)QQARH。

② L、I、P、B 增"阿黑塔赤"。

③ L、I、P、B 本作"星期六夜里"。

④ L 本作'ARAQ；I 本作 AZ'AZ；P 本作'RAR；B 本作'RAZ。

⑤ I 本作 11 日。

从报达出发，前往买丹。在前来归附的密昔儿人(埃及人)当中，不思刺儿同另外一些人逃走了，军队前去追他们。大部分叙利亚人被杀，七个人被俘。不思刺儿单独逃脱。[69] 8 年 8 月初 [1299 年 5 月初]，驻守在塔鲁木边境、以不花为统将的一个哈剌温千人队逃走。这支部队沿着通往伊拉克的道路前进，走到也思迪和起儿漫的边境，沿途抢劫，然后加入到必尼迦兀①的捏古迭儿军②处。

8 月 14 日星期六③ [5 月 17 日]，牙黑剌忽-速古儿赤从鲁木带来了喜讯，异密出班和巴失忽儿忒打败了速剌迷失，他只带着少数人逃走，而他的军队全部投降了。

与他同行的亦里赤台忽失赤的兄弟阿鲁忽被杀，而额里该那颜的儿子兀鲁克秃那颜的儿子阿黑巴勒和汉人塔失-帖木儿被擒后押送到了这里。

伊斯兰君王早就驻跸于速忽儿鲁黑境内大忽真。④ 讷邻从阿儿兰回来，到了忽儿班失剌。8 月 25 日[5 月 28 日]，王旗停驻于兀章。宗王合儿班答从呼罗珊来到。兄弟俩高兴地会见，表示互相帮助。举行了忽里勒台和宴饮，忽里勒台结束后，8 月 28 日 [5月 31 日]处死了阿黑巴勒。9 月 24 日[6月 25 日]，处死了与速剌迷失狼狈为奸的鲁木异密怯儿节、扯儿客思和也先。698 年 10 月 16 日星期四[1299年 7 月 17 日]，伊斯兰君王和阿八台那颜的儿子忽都鲁帖木儿的女儿怯列门哈敦结婚。他……⑤六万，举行婚礼，并

① BYNY GAW。
② NYKWD(a)RYAN。
③ L、I、P、B 本作"夜里"。
④ L、I、P、B 本作 QWRǰH。
⑤ 一些译不出的词: 'AWWAL(i) MHR B(u)RYD。

且扶立她代替脱忽思哈敦进入大帐。12月初[9月初][君王]降旨,命宗王合儿班答返回呼罗珊,维护这个地区,使之恢复正常。12月14日星期五[9月12日],王旗驻扎在京城帖必力思。速剌迷失被擒获,他被从鲁木押送到这里。12月29日星期二[9月27
182 日],他可耻地被处死于帖必力思广场上,他的尸体被焚烧掉,骨灰被风吹散。

伊斯兰君王由于眼睛发炎而身体不舒服。人们为祛除不祥,点燃芸香,祈求[真主]*佑助。就是这些。

叙伊斯兰君王出征叙利亚和密昔儿,与密昔儿人作战,打败了他们,夺取了叙利亚地区

在伊斯兰君王顺利抵达帖必力思的那些天中,急使们从鲁木和迪牙别克儿接二连三地跑来报告说,叙利亚人侵犯边境,举行袭击,在道路上抢劫,焚烧谷物,骚扰伊斯兰教徒。他们围攻马儿丁,掳走了许多伊斯兰教徒。9月,他们在清真寺中奸淫伊斯兰教姑娘,有些人还喝酒。马儿丁城堡幸免于他们的祸害,而他们洗劫了全城的其余部分以及附近地区。他们从那里进向都奈薛儿,干了同样淫秽下贱的事。在剌思-爱因,他们还想同样地干,但当地居民却是些坚强的战士,在城里狭窄的街巷中展开巷战,因此他们没有获胜。但[叙利亚人]将城外找到的牲畜等全部赶走了,他们在合列卜按最贵的价格出卖伊斯兰教徒奴隶,以犒劳自己。

这些情况传及于伊斯兰君王圣聪。激起了他的宗教热忱和为伊斯兰教建立丰功伟绩的壮志,认为自己必须去消除这些恶意非

难者的祸害。当他已经谘询了教长和伊斯兰教神学之后，根据伊斯兰教法典作出的决定为：从伊斯兰君王统辖下的伊斯兰教地区消除他们[叙利亚人]的祸害乃是君王所必须做的。[合赞汗]降旨集结军队，恰当地派遣左右翼异密出征。[6]99年1月19日星期五[1299年10月16日]王旗从京城帖必力思出征叙利亚。第二天，[合赞汗]从篾剌合附近出发，并从迪合剌罕遣回讷邻-阿合，让他到阿儿兰去。2月10日①[11月6日]，[合赞汗]渡过咱卜河，面对着苦沙甫堡驻扎下来。2月14日星期二②[11月10日]在鱼星座的吉时，向前进发，跟随他的后妃们向他告辞后从毛夕里回去了。2月25日星期六③[11月21日]，[合赞汗]到达尼昔宾境内，检阅了军队。27日④星期一[11月23日]，他派遣忽都鲁沙那颜率领军队担任先锋。3月12日星期二[12月7日]，[合赞汗]面对着札巴儿堡和昔芬堡顺利地渡过了幼发拉底斯河。传来了有关敌人发生意见分歧的好消息。3月17日星期日[12月12日]，王旗抵达合列卜城。从那里出发后，沿路到了一处耕地。战士们高兴地说："现在我们可以用庄稼喂[马]了。"君王举起韁绳，沿庄稼地的一边巡视，并下令说："凡是用这片庄稼或我们所到达的其他地方 183
的庄稼喂马的人一律处死，因为不能用人的食物给牲口吃。"3月19日星期二，抵达撒儿明境内。木忽勒台-阿札赤带着几个钦察那可儿逃走了。3月25日星期一，[合赞汗]越过哈马城，驻扎在

① L、I、P、B本作11日。
② L、P、B本作"星期六夜里"。
③ L本作"夜里"；I本作"星期六夜里"。
④ I本作29日。

撒剌米牙城下。那里出现了敌人的侦骑[①]。伊斯兰君王认为自己的战士战斗准备疏忽。他带着一队勇士顺利地出发，去侦察战场，以取得有关敌情的资料。他命令在营地上散布流言说敌人走近来了。战士们行动起来，全体着手整理武器，准备作战。在此之后，异密出班回来了。[合赞汗]说："没有敌人。散布流言的目的是：既然我们已接近敌人，我们要很警觉，头脑要清醒，迅速就位。"

[合赞汗]侦察后，了解到[敌人]驻扎在过去忙哥帖木儿时代布置兵力的老地方，他们占据了有利地势，把不利的地势归我军大部分队伍占有。他思索怎样才能消除敌方兵力部署的优势，认为不从正面攻击敌人有利。他命令[军队]向[敌军]右翼，即我军左翼方面移动一些。3 月 27 日星期三[12 月 22 日]，[合赞汗]驻扎在阿巴里黑河畔离希木思城三程之地，下令带上够三天喝的水穿过沙漠，出击敌人的后方。[那时]他们[敌方]就将迫不得已转向那个方面，他们的兵力部署就将丧失一切优势。人们着手寻找水源。密昔儿[埃及]*人推测蒙古军队向左移动是为了撤退。[他们]*曾决定于星期四作战。认为[蒙古军]*可能撤退，他们[密昔儿人]在星期三突然骑上马扑向[蒙古人]。伊斯兰君王合赞汗得知敌军前来，同全体军队一起作了两次跪拜仪式祈祷后，骑上马率领所有在场的军队出去迎战敌人。

异密木来率领[②]右翼军，在他之后是异密之子撒塔勒迷失，然后是异密忽都鲁沙，然后是牙满[③]和木儿塔

① Y(a)Z(a)K。

② B(a)R AWW(a)L。

③ A 本作 YMN；L 本作 WDYMN；I 本作 AMYR RYMN；P 本作 RБMN；B 本作 RYMN。

式[1]，各统率着自己的万人队。伊斯兰君王像座雄伟的山般地[站]在中军中，担任中军先锋的是异密出班和莎勒坛：出班在右边，莎勒坛在左边。中军的右边为阿术亦-速古儿赤的儿子脱黑鲁勒察。侍臣们位于中军[2]后面，在他们之后是亦里巴思迷失统率着自己的万人队，其次是扯扯克，然后是阿里纳黑的儿子忽鲁迷失，最后面是古儿不花-把阿秃儿，由他统率着后军[3]。全体军队还没有来得及骑上[马]，布置好战斗阵式，就开始了战斗。叙利亚人颇指望于他们的人多势众和装备，却不知道他们脚踩到蛇尾上，手触到了芒刺上。忽都鲁沙那颜下令击鼓，密昔儿人推测伊斯兰君王在这支部队中。他们一下子冲向那里，成千上万的人不断冲来。突破了队伍[的抵御]* 后，打退了勇士们，异密[忽都鲁 184
沙]* 部队中的许多人被杀和打伤。异密带着骑兵队加入到君王处。密昔儿人还像忙哥帖木儿时代那样地，让亦撒-木罕带着五千阿拉伯骑兵在一边埋伏起来。伊斯兰君王得知了[这一情况]，他命令古儿不花率领五千骑兵守卫军队后方。作战时，阿拉伯军突然从埋伏地点冲了出来。古儿不花扑向他们，驱散了进攻者。伊斯兰君王听到了从幸福之谷[4]中发出的声音："不要害怕，你将从压迫者民族中得到拯救。"[5]由于这一喜讯，[君王的]无比美好的心灵中产生了巨大的力量。他像狂怒的狮子般地咆哮着，打乱了

① L 本作 MRQD;I、B 本作 MRYD。

② QWL(i) B(u)Z(u)RG。

③ SAQH。

④ WADY(i) AYM(a)N——一个沙漠，据《圣经》上的传说，通过这个沙漠曾向犹太孩童指示了道路。

⑤ 《古兰经》第 28 章 25 节(末尾处)。

敌军队伍，用长矛打翻他们[敌人]的勇士。他向军队高呼，让他们下马射箭。然后重新骑上马，向他们冲过去。战斗从上午延续到傍晚时分。最后，密昔儿人被击溃逃窜。战斗结束时，阿必失合和率领五千人随同他来的……① 从鲁木来到。

伊斯兰君王[合赞汗]*缓慢地追击密昔儿人到希木思以远[之地]，停驻在离城一程之地。希木思城的居民和城堡的驻守者投降，并于4月2日星期日[12月27日]交出了密昔儿算端的金库。[合赞汗]将[金库财物]分赐给异密们，并让大部分异密穿上了密昔儿算端服装中的荣袍。第二天，他进向大马士革，并向京城帖必力思和国内四面八方派出急使通报这次获胜的喜讯。4月6日星期四[1300年12月31日]，大马士革的撒忒儿[长老、首领]*、达官贵人和知名人士出来迎接[君王]，表示归顺，并请求委派都督。[合赞汗]委派忽都鲁-乞牙担任都督。4月9日[1301年1月3日]，他驻跸于大马士革下方的马儿只剌希忒。

大马士革居民准备[为君王]效劳，求庇于君王强大的荫护下。伊斯兰君王问他们："我是谁？"他们全体扬声说道："成吉思汗之子拖雷汗之子旭烈兀汗之子阿八哈汗之子阿鲁浑汗的儿子合赞大王。"接着，[合赞汗]又问道："谁是纳昔儿的父亲？"他们回答说："阿里非。"[合赞汗]又问："谁是阿里非的父亲？"所有的人都默不作声了。所有的人都明白了，这个家族的登上王位是偶然的，而不是合法的，所有的人都是伊斯兰君王的祖先的著名后裔的臣民。伊斯兰君王对他们说："你们在世的人的生活毫无幸福，而你们的去世者有巨大幸福和天赐的恩惠。为了这些学识渊博的去世者，

① A、S 本作 BKWRSYS；L、I 本作 TKWRSYS；P、B 本作 БKWRSYS。

我饶恕你们这些粗野人所犯下的罪行。” 大马士革居民们很高兴，精神振奋，为君王的最高政权祈祷。

4 月 12 日[1 月 6 日]，[合赞汗]去观察买丹-哈思，因为他发现这个人烟稠密的地方很繁荣，所以他认为必须保护它。他派一队卫兵到秃木门去，命他们不准战士们欺负居民，他降旨关闭其他七处城门，并且[降旨]不许战士们在花园里游荡，不许搞破坏。他委任钦察为大马士革异密，钦察过去曾是当地异密，是一个归顺者。他委任忽都鲁-乞牙为都督，而把掌管赋税① 和积聚税收之事照旧交给法黑剌丁·伊宾·失儿赤和赛夷集因丁去办。[君王]命 185
令他们按照既定的法规和习俗掌管赋税，如果他们那儿发生了大事，就[将赋税收入] 提交君王的宰相。他抚慰了算端的所有公职人员，如金库书吏、军队书吏②等，让他们照旧任职。异密们奏告说：“既然城堡的驻守者不投降，那末城民当然不可能对我们有真诚的好感，还是洗劫这座城为好。”全体异密都一致同意这么办，由此之故居民们心情忧愁，极端不安。伊斯兰君王产生了恻隐之心，不赞同这么办，降旨不得惊扰任何一人，不得欺负当地居民。想进城的异密和战士，若无底万所发给的规定的文书，绝对不准进城。18 日星期二[1 月 12 日]，由于下令进花园砍伐适用于攻城堡的石炮用的圆木，一伙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养马员和弃绝伊斯兰教者③冲入哲别里-撒里希牙，进行屠杀、抢劫、掳掠。伊斯兰君王为此勃然大怒，他立即命令乞忒不花的儿子火你赤的儿子阿剌合到那

① T(a)Ş(a)RR(u)F D(a)R AMWAL。

② K(u)TTAB(i) X(a)ZANH W(a) K(u)TTAB(i) J̌(a)YŠ。

③ M(u)RT(a)DDAN。

里保护人民，并将抢劫者处死。当他抵达那里时，战士们已［将那里］*完全破坏后走散了。在此之后，搜查了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的住房，［从他们那里］夺回了被他们掳掠的人，释放了这些被掳掠者。

4月29日星期六［1月23日］，追击战败者到哈咱的异密木来回来了。由于天气开始转暖，伊斯兰君王对继续顽强抵抗的城堡驻守者置之不顾，于5月13日［2月5日］从大马士革回去了，他留下异密忽都鲁沙和异密出班守卫那里，让他们到春天开始时再回去。［合赞汗］命令异密木来带着许多军队在那里度夏，并指派纳昔剌丁·牙希牙担任钦察的那可儿［僚属］。他还对早就来觐见的伯帖木儿和亦里别吉委任了适当的官职。最后，他们和钦察忘掉伊斯兰君王的恩典和荫护，散布出各种流言，致使异密木来和［他的］军队返回。当时，伊斯兰君王于5月24日星期三［2月16日］面对着札巴儿堡，按照着自己的设计，下令用幼树皮制的绳子将筏子缚在一起建造了浮桥渡头渡过了河。当天，他到了大辎重队①。到达哈咱的莎勒坛-牙撒兀勒来了。在辛札儿境内，［君王］到了后妃们处。急使们从起儿漫来到，奏告了马合木沙及其党羽们的反叛，以及全世界最有学问的人也里伊斯兰教法官、毛拉法黑剌丁及其诸子之被杀害以及叛乱的情况。6月15日星期二［3月8日］，［合赞汗］抵达毛夕里，7月5日星期四［3月27日］，忽都鲁沙那颜从叙利亚来到，奏告了钦察及［其］那可儿们的对抗情况。8月1日［4月22日］，伊斯兰君王渡过了底格里斯河。8月17日［5月8日］，异密木来从大马士革来到，8月19日［5月10日］，在

① ĀΓRWQ。

曾吉狭谷境内,从阿儿兰回来的异密讷邻、扯扯克、秃罕荣幸地觐 186
见了[君王]。

9月15日星期六 [6月4日],王旗停驻于篾刺合。第二天,[合赞汗]前去参观天文台。他观看了它的全部功效和仪器,从容不迫地细看一切,询问其中每一件[仪器]*的性质,尽管它们奥妙难知,还是理解了大半。他降旨在苫地的高大拱顶建筑和阿卜瓦卜-必儿附近建造一座预定为某些功效的天文台。他清楚地叙述了这些功效,以致在场的学者们都对他的卓越的论断感到惊讶,因为过去从未做过这样的事。学者们说:"建造这样的天文台很难。"[合赞汗]教导他们,让他们仔细地着手建造天文台,并按照他的指教建成它。他们[学者们] 和所有精巧的建筑师们一致认为,类似这样的天文台,[以往]*从来没有人建造和知道过。[合赞汗]从那里出发,到了兀章。

10月24日星期二① [7月13日],召开了忽里勒台。忽里勒台结束后,699年12月3日星期六[1300年8月20日],宗王阿刺出在兀章去世,他的灵柩被送到了帖必力思的高大拱顶建筑物处。12月6日[8月23日],[合赞汗]允准宗王合儿班答返回呼罗珊,自己则平安地前往帖必力思,每天到高大的拱顶建筑物处去。就是这些。

叙伊斯兰君王第二次出征叙利亚和密昔儿

秋天到了,伊斯兰君王毅然决定第二次出征叙利亚边区。700年1月1日星期一[1300年9月16日],他派遣异密忽都鲁沙率

① B 本作"夜里"。

领大军打先锋，同月 15 日[9 月 30 日]王旗从帖必力思出征。2 月 3 日[10月 18 日]，[合赞汗]从察合秃[河]遣返讷邻-阿合，让他回到阿儿兰去。3 月 4 日[11 月 17 日]，[君王] 顺利地抵达毛夕里城，欢娱① 了两三天。在阿不米里[？]境内，在按照[星占家？]选定的[一天]，[合赞汗]从大帐出发，并派遣异密出班和木来打先锋。在辛札儿境内，4 月 6 日[12 月 19 日]，木八剌沙的女儿秃罕沙哈敦去世。前来辞行的后妃们从剌思-爱因境内返回了。

4 月 12 日[12 月 25 日]，辛合从军队中奏告说：我们的侦骑②合巴儿秃带着几个骑兵攻击敌方的侦骑古失鲁克，杀死了他们的一个异密。2 月 7 日，伊斯兰君王面对着札巴儿和昔芬渡过幼发拉底斯河，21 日星期二驻扎在合列卜附近的札不勒的上方。合巴儿秃-把阿秃儿来了，押送来了几个俘获的叙利亚士兵。27 日，出现了惊慌情况，传开了敌人开近的谣言。[合赞汗]* 下令让军队立即一齐上[马]。经过侦察后查明：流言是谣言，[军队重新]停驻[于营地上]。5 月 5 日[1301 年 1 月 16 日]，行经合列卜，停驻于合列卜城的一条河忽维黑河岸上的里巴忒……③。7 日[1 月 18
187 日]，驻扎在勤纳思邻对面。因为没有有关敌人的消息，密昔儿算端由于害怕没有出来，伊斯兰君王对伊斯兰教徒地区产生了恻隐之心，遂不再继续前进。他命令忽都鲁沙带着军队驻留在薛儿亨[？]④。

这个冬天下了许多雨。异密速台和从鲁木行军的异密昔宝赤

① J̌(i)RΓAMYŠY K(a)RD(a)ND。

② Y(a)Z(a)K。

③ A 本作 WṢYḤY；S 本作 WṢBḤY；L 本作 ṢḤY；B 本作 ṢḤJ̌(i)。

④ CRḤN。

的一部分恰好驻扎在一处地势不好的地方。突然下了大雨，严寒降临了。出现了如此多的污泥，以致两个异密[的军队]*不能互相联合在一起，许多牲畜倒毙在污泥和寒冷中。伊斯兰君王派遣异密木来率领一个万人队去用该万人队的牲畜把他们带回来。他们到了那里，[仅]*能想方设法解救自己。

5月22日[2月2日]，伊斯兰君王返回了，他面对着剌合城，从搭起的浮桥渡河。他拜谒了阿马儿·伊宾·牙昔儿和昔芬殉难者们[的墓]。6月15日[1]星期六[2月25日]，[合赞汗]在辛札儿下方的扯合儿塔黑附近，到了后妃处和大帐里。4月的最后一天[1月11日]，阿勒塔出-阿合的亲族孛剌里吉的儿子、异密后裔撒塔勒迷失在苦沙甫境内去世。伊斯兰君王得知他死去的消息后很悲痛。7月11日星期四[3月22日]，莎勒坛-牙撒兀勒从叙利亚来到。7月中旬[4月初]，异密忽都鲁沙也来了。在那个地区欢娱和狩猎了数天。

有一天，伊斯兰君王去追逐山羊。他射了一箭，似乎没有射中。山羊突然倒下了。他的侍臣们检查了一下，发现他的箭造成了山羊九处伤。全体人员亲眼看到，并明白了这九处伤是怎样产生的。那支箭是蒙古人称为"秃纳"[2]的那种箭。它的箭头有三个很尖锐的尖端。当山羊飞奔腾空时，它的四条腿并在一起，那支箭把四条腿全部射中了，射伤了，并且穿过腿，射中了腹股沟、腹部、胸部，它的各个尖端造成了多处伤。接着[箭]又落到颈部和咽喉上，又造成了两处伤，因此，验明共有九处伤。这件事使得巴黑剌

① B本作12日。
② TWNH。

木·古耳的故事完全不新鲜了。巴黑剌木·古耳曾巧妙地用箭把山羊的腿钉到耳朵上，而使人们感到惊讶，一千五百年来在墙上和书本中都描述了[这个故事]。亲眼看到[合赞汗的]*这件事的，有两千多人。

8月23日星期三[5月3日]，术赤兀鲁思君王脱脱的急使们来到，他们荣幸地受到君王［合赞汗]* 接见后，不久就回去了。8月末星期三[5月9日]，[合赞汗]渡过底格里斯河，在途中下令捕捉造成各种暴行的曲儿忒人。许多［曲儿忒人］被屠杀。9月24日[6月2日]，[合赞汗]驻跸于伊斯兰教城市兀章城。就是这些。

叙撒希卜-底万火者撒都丁蒙受［王］恩，妒嫉他的人被处死

当伊斯兰君王从出征叙利亚中平安返回，驻跸于兀章城时，于
188 700年11月27日[1301年8月3日］授予火者撒都丁巨大恩典，赐予印章，委任他为撒希卜-底万［财政大臣]*。12月1日［8月7日]，忽都鲁沙那颜与乞合都的女儿亦里-忽都鲁结婚。在那个驻夏营地上，[君王的]某些近臣和撒希卜-底万[财政大臣]* 如哈即-撒因、司教马合木、赛夷忽忒巴丁·因住·泄剌即等，以及另一些那可儿们[互相]议论，[他们]如何受到火者排斥，他们在等待有利时机。在聚会上，君王喝了酒，并想起了异密们，赛夷忽忒巴丁·泄剌即[也]在场，他说："巴失迷失是个生活方式卓越的人。"君王回答说："你说他品德卓越是因为你们一起去过泄剌失，他成了为你贪污和赚取好处的工具。你们从那里运走了许多钱。"接着又说："你们经常在叛乱周围转圈子。"忽忒巴丁喝醉了酒说道："君

王说得真怪，似乎是说我们商议的事。”君王根据推测和他的洞察力，猜到了他们的事，遂下令在当夜把司教马合木监禁看管起来。第二天早晨逮捕了哈即-撒因、赛夷忽忒巴丁、木因丁·呼罗撒尼、阿明丁-额玉迭赤和撒都丁·哈巴失，对他们进行审讯。七天后释放了阿明丁，十天后释放了撒都丁·哈巴失，因为没能证明他们有罪。12月22日星期一[8月28日]，在都里地方处死了哈即-撒因、赛夷忽忒巴丁和木因丁，而司教马合木在不鲁罕哈敦求情下被[合赞汗]释放于701年1月15日[1301年9月20日]。尽管伊斯兰君王合赞汗心肠很软，根本不许可折磨生灵，甚至饭菜中落下了苍蝇时，也轻轻地用手取出，不让折断它的翅膀，放下[它]，使它恢复元气，让它飞走；但是他说："杀死无罪的蚊蚋比杀死犯罪的人使我更难受，因为留下叛乱者活命要造成巨大祸害，尤其是在国家和政权的事情上。"

叙伊斯兰君王合赞汗进向阿剌答黑，从那里经过纳黑出汪到阿儿兰去驻冬，以及派到密昔儿去的急使的来到

701年1月15日星期三[1301年9月20日]，王旗进向阿剌答黑。同月21日[9月26日]，忽都鲁沙那颜率领军队前往篾剌合，以便到迪牙别克儿去，而伊斯兰君王于2月2日星期四[10月7日]停留在阿剌答黑宫殿中。3月2日星期日[11月5日]，他从阿剌答黑出发，经过纳黑出汪进向阿儿兰。他下令让异密忽都鲁沙从迪牙别克儿回来。4月16日星期一[12月19日]，担任使臣去到密昔儿的伊斯兰教法官怯马里丁·毛夕里和阿里-火者回来了。当大帐驻扎在阿儿兰的合剌巴黑营地时，伊斯兰君王没有在

那里久留，他出去到设里汪和列格即思丹的山里狩猎，在那里狩猎了一些天。他又到豁兀巴里去猎取天鹅，在那里猎鸟、捕鱼了一段时期。从那里他到了君王称为忽失乞温(QWŠ QYWN) 的海湾①[？]。海岸延伸到……②边境。鹤和凫过冬后返回，飞经那里去度夏。

189 当王旗抵达那些边区，那些边区靠近打耳班，[术赤]*兀鲁思的君主脱脱转身逃跑。住在靠近我方地区的脱脱的宗王和异密们推测征服世界的旗帜进向他们方面，便开始逃跑，逃到了河那边。过了一段时期他们得知，实际情况与他们的推测相反，商人们重新往返[于两国之间]*。当时自古以来叛乱、造反，躲藏在险峻的山地里的列格即思丹的所有异密们驯顺地自愿投降，真诚地归顺[君王]，俯首听命。从阿塞拜疆地区躲到那些山里，在路上从事抢劫的一群盗贼、流氓③全被捕获、杀光。合赞汗从那些边区回来时，停驻在必里牙速瓦儿和哈马沙黑剌的帐殿里，[接着]出发，在塔里失和亦思巴黑巴忒境内沿途狩猎。

合赞汗降旨在山地中用竿子和枯枝建造两座楔形栅栏，长一天路程，使得栅栏两端之间在楔形宽阔部分的距离约一天路程，而狭处为五十嘎思，在绝路处用木头做成类似畜栏之处。在此之后，战士们举行围猎，追赶山牛、术儿、野羊、野驴、胡狼、狐狸、狼、熊等禽兽以及其他各种各样野兽进入栅栏中，直到它们全部聚集到类似畜栏之处为止。因为它们处于两座栅栏之间，没有出路，它们身

① X(a)LYZ。

② A 本作 BRMKY；S、P 本作 БRMKY；L 本作 BRБLY；I 本作 BRMБKY；B 本作 BRБKY。

③ D(u)ZDAN W(a) AWBAŠ。

不由己地全陷入了类似畜栏之处。伊斯兰君王同不鲁罕哈敦坐在建筑在中央的台上，观赏那些动物。它们一部分被杀掉，一部分被释放。

[合赞汗]从那里出发，游玩着从一处休息地到另一处，一直走到京城帖必力思为止。各地居民，男女老幼，都衷心至诚地合手祈祷，赞颂君王陛下。帖必力思的居民们带着伊斯兰教旗帜走出城来，遵照所有的习俗、规矩，举行了迎接仪式。伊斯兰君王对他们十分垂青和怜悯，免除了他们未缴纳的全部徭役赋税①。就是这些。

叙伊斯兰君王在巴吉·兀章地方的金帐②中举行盛大庆典，在那里从头至尾诵读《古兰经》，并普遍地分赐赏物

伊斯兰君王过去曾降旨让著名的工匠和高明的营造师用适当的材料建造金帐和金座。在三年之内有一大批人从事金帐和金座的建造，如今，当[合赞汗]到达京城时，金帐和金座都已造好。701年11月末[1302年6月末]，[合赞汗]从帖必力思到了兀章。作为圣上的驻地，那里在繁茂、美好的草地上围筑了土墙。那里有小河和溪流，筑有大水池和水塘，栖居着各种禽类。长方形的草地划分为相等的各部分，草地的两边以柳树和白杨树为界线，人们只准沿着这些界线走，不准进入草地内。为各种等级的人规定了出入 190
的道路。在草地内建筑了亭阁、塔、浴室和非常美的建筑物。[合赞汗] 下令在这座具有预定专门供他使用的会客帐幕和敞棚的花

① T(a)KALYF W(a) MW'WN(i) NA MWW(a)ǏJ̌(i)H。
② WRDW(i) Z(a)RYN。

园里搭起金帐。集中了所有的法刺失和营造师，由于金帐特别大，经过一个月，金帐才搭起来。接着他们建立起镶满真珠、宝石的[金]*座。

在开始庆典之前，[合赞汗]出于对伊斯兰教的尊崇，召集了赛夷、教长、司教、伊斯兰教法官和笃信宗教人士，顺便也邀请了其他[各种]社团的成员。他以雄辩的辞令对被召见者作了细致的讲话，美不可言地讲述了不可理解的真理之途和各种知识，对各种社团进行规劝、开导，并感谢真主的巨大恩惠。同时，他说："我，[真主的]*虚弱的奴隶，承认[自己的]*柔弱和缺点，以及罪孽众多，不配接受[真主的]*恩惠。但是，真主的仁慈和怜悯，以及造物主（"祝造物主威力无边、无比伟大！"）的垂爱和慷慨对其奴隶是无边无际的。他的恩惠之大，是人类之子和整个人类无法表示感激之情的。我没有忘记感谢真主将伊朗地区全体① 人民交给我保护，出于[真主的]*仁慈，[使他们]*服从于我，我应当用十万张嘴[才能表示感恩之情]*。我不因为短时期内从数千人处夺得的领地而为虚荣心迷惑。在至高无上的真主由于[其]慷慨而给予我的各种各样恩惠中，其中之一是：他赐予了我没有给予其他君王的东西，并且实现了我的祖先的遗愿。最美好的事是：他[真主]*的奴隶们由于我的努力而得以安定地生活，对我的统治很满意，并且愿意[接受我的统治]*。根据这些理由和前提，我不想到这座王帐和会客大帐中去充当高傲的、掌握全权的统治者。如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我们和你们应当同心一意、真诚不虚伪地感谢[真主的]*这一巨大恩惠，热情地祈求恕罪，驯顺地进入这座王帐，开始诵读荣耀

① A抄本原文从此处起中断，以后的俄译文系据 S 抄本的原文译出。

的《古兰经》，执行宗教的规定，为真主效劳，然后尽情欢娱。"说了这些优美的词语，尊敬地提到最高真主及其使者（"祝他安宁！"）的名字后，[合赞汗]进入王帐，将背部靠在强权的背垫上。他降旨送来无数的钱和服装，在让人们饱餐了各种美食之后，慷慨地赠赐，使所有的社团都受到赠赐。每个社团在三昼夜间各按自己的惯例从头到尾诵读《古兰经》，奉行祈祷任务。在宴饮之日，[合赞汗]头戴前所未见的饰有宝石的王冠，腰缠恰如其分的腰带，身穿非常珍贵的织金服。他命令后妃、全体宗王和异密们以及近臣们用各种装饰品打扮得富丽华贵。全体骑上无与伦比的好马出去游玩。 191

[庆典]结束后，[合赞汗]圣虑倾注于治理国事、为王国谋利益、为剌亦牙惕[农民]*造福，以及使不缴纳赋税①的所有居民心满意足。合赞汗与国内异密们和宫廷大臣们进行商议后，降旨让宗王合儿班答在祃桚答而及其附近地区驻冬，在徒思、阿必维儿忒、马鲁、撒剌哈夕和巴忒吉思境内驻夏；让异密讷邻依旧率领指派的军队在阿儿兰驻冬，担任该地区的速别牙；让异密忽都鲁沙率领军队到格鲁吉亚去，而一部分格鲁吉亚军队前往迪牙别克儿，并归异密木来的万人队，准备出征叙利亚。让忽剌术万人队开往法儿思和起儿漫境内，一旦需要，就让他与异密速答黑和起儿漫算端会合在一起。作出了如上决定后，[所有的人们]都奔赴各地去了②。就是这些。

① B(a)RAYA。

② T(a)RΓAMYŠY K(a)RD(a)ND。

叙王旗从伊斯兰教之城兀章进向报达，叙途中的情况，叙抵达瓦昔忒和希勒剌，并叙[合赞汗]*果断地决定进向叙利亚

702年1月1日[1302年8月26日]，伊斯兰君王为了出征叙利亚从伊斯兰教之城兀章前往哈马丹。在那些天里① 议决：让异密讷邻到阿儿兰去驻冬，以守卫那个地区以及附近各地，但是他并未在准予启程之前请求出发，而留在君王身边，[与君王一同]*前往哈失忒鲁忒。一度曾任帖必力思哈乞木、其后前往鲁木担任财务官的沙剌法丁·奥都剌合蛮的儿子们，穿着黑衣服，请求在王国避难所的宫廷中给予公正裁判，因为火者瓦只黑的儿子尼咱马丁·牙希牙下令杀死了他们的父亲。

当王旗抵达哈失忒鲁忒时，异密讷邻举行了宴饮后回到阿儿兰去了。在阿疏剌日，在玉咱合赤和哈失忒鲁忒附近处死了火者瓦只黑的儿子尼咱马丁·牙希牙和阿不别克儿·答都合巴迪的儿子倒剌沙，第二天又处死了起儿漫算端哈札只的孙子阿剌卜沙。从那里开近哈马丹时，[合赞汗] 停驻在过去降旨在不晋只儿忒村建造的无比美好的寺院中，他曾将无数财物迁至该处，[遂使]该处成为非常好的、优美的、设施完备的场所。他从那里前往费剌合纳的察罕纳兀儿，[在那里]停留了几天后，经过捏哈云忒走出到扯木扯马里道路上。在必速屯附近，有三个叙利亚异密前来降顺。他们

① L、I 本增："本书编撰者（"愿真主使他的保卫者们荣耀！"）对王权之臣仆、誊清这些纪事的伊宾·剌亦思·也思迪（他由于往日旧岁的渴望和真诚意愿在宰相们荫庇下的这座殿堂中供职）给予高贵垂青和恩典，委任他为蒙失牙，使他加入其他臣仆之列，并经常给予他种种庇护，迄今对他的庇护与日俱增。但愿今后也是如此。"

的首领是阿里-失儿。伊斯兰君王亲切地对待他们,赐予赏赐物。

在捏兀鲁思叛乱之时,[合赞汗的]*兄弟和追随者们在乞里茫沙杭被俘,他[合赞汗]在一天夜里带着几个亲信露宿在野外,睡在山坡上。在他的对面生长着一棵多荫的树。因为列格即还没有被擒获,也不知捏兀鲁思如今在何处,圣心惊忧不安。他在这个地方沉思着这些事,而欢乐和喜悦从彼世来到。现在,当他到达那里时,那些事早已按照他的朝夕思慕的心愿实现了,他想起了这个地方和树,便带着全体后妃和异密们想到那里去崇祀[它]。他大哭起来,想起了当时在那里所作的颂词和祈祷,感谢所获得的胜利和真主的佑助,举行了两次跪拜仪式祈祷。他跪在地上,十分恭顺地祈求至高无上的真主在一切情况下佑助他。然后,他抬起头,对全体在场者训导说:"在幸福和遭难时你们都要祈求至高无上真主的佑助,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要对他的仁慈绝望,丝毫也别骄傲自大,而要确实认识到:他[真主]片刻也没有离开你们。不要被自己的力量和权势所迷惑,而要惧怕真主的愤怒。"他向至高无上的真主祈求实现所需实现的事,边祈祷边想着良善的意向,尤其是扩张正义和公正裁判。全体在场的人都在那棵树上留下了标记。那棵树仿佛成了朝圣的地方。接着,艺人们表演了技艺,异密们跳起舞来。 192

异密孛罗丞相[也]在场,他说:"伊斯兰君王[指合赞汗]*的祖先忽图剌汗曾是当时好几个部落的君主,非常勇敢。关于他的勇敢,人们有一些传说,编了许多有关他的诗。他的声音宏亮,响彻了七座山岗以外的地方。有一次他去征讨篾儿乞惕部。在途中,他来到一棵树旁边,下马向古神祈祷,求助于神。他祈祷时想道:

‘如果我战胜了敌人，我就把这棵树作为朝圣之处，用五彩缤纷的服装装饰它。’最高的神使他战胜了敌人。战胜后他回到那棵树处，按照许下的愿装饰它。他向无比伟大的最高的创造者举行祈祷，表示感谢，并在那棵树下同战士们一起跳起舞来。他们用脚跺地，[跳得如此热烈]*，以致把周围的土地跺成了一个坑。”伊斯兰君王听了这段话很称心，说道：“如果我们的祖先不是如此地祈祷，不是如此地诚心，最高的主就不会使他们成为世界上君王们的领袖，不会使他们的子孙达到非凡尊荣的地步。”在如此愉快的气氛中，在音乐、歌唱、舞蹈中，[合赞汗]在那棵树下度过了一个时辰，然后跟随帐殿启程上路。

突然从异密忽都鲁沙处来了一些急使，他们送来了从叙利亚逃出来投降[我方]*的叙利亚异密们。这些叙利亚异密们的首领是阿剌丁。君王亲切地对待他们，并且用良好的许诺鼓舞他们。就在那些地区，从伊斯坦布尔君王法昔里兀思[①]处来了一些急使，带来了礼物，他们宣布：法昔里兀思愿意接受伊斯兰君王的荫护，并
193 将自己的女儿献给他做妃子来侍奉他。君王亲切地对待他们，他从那里进向班答尼哲因。

合赞汗停驻了三天之后，将后妃和辎重[②]遣送到报达，4月14日星期三[12月6日]，从班答尼哲因出发，想在术勤打猎。[合赞汗]在失卜、瓦昔忒和赛夷迪·阿不瓦法（“愿真主的仁慈降临于他”）陵墓的附近地区打了三天猎。合赞汗祭祀了陵墓，对陵墓旁的居住者赐给了施舍物和礼品，并降旨妥善地整修从幼发拉底斯

① 指拜占廷皇帝安德罗尼克二世(1282—1328年)。
② ĀΓRWQHA。

河引导到这片无水荒漠中的水渠，这样一来，那个朝圣的地方成了类似城市的地方。他从那里来到希勒剌，停驻在帐殿中。

[合赞汗] 从阿儿兰境内带着使团派到密昔儿[埃及]*去的帖必力思伊斯兰教法官毛拉纳昔剌丁和伊斯兰教法官怯马里丁·毛夕里，从那里返回来了，带着密昔儿急使在希勒剌觐见[合赞汗]*，转达了[密昔儿王]* 对使团的答复，这些答复是不应有的。从脱脱处也来了三百名急使。6 月[①]1 日星期天，即突厥年的元旦，举行了节庆。这一天，密昔儿和脱脱的急使都来叩见，并且献上了礼物。[②] [合赞汗] 赐予脱脱的急使们许多恩赏，而将密昔儿人送到帖必力思，安置在城里。

6 月 9 日[③]星期一[1303 年 1 月 29 日]，[合赞汗]过希勒剌的桥，打算进向叙利亚边区。同月 16 日[2 月 5 日]，他祭祀了有正统信仰者们的异密忽辛（“祝他安宁！”）的陵墓，并在陵墓上悬挂了他下令为该处准备的豪华的帷幔。他将无数施舍物分发给陵墓附近的居住者和在场的人们。从引到附近地区、迄今还流至陵墓的合赞渠[④]所征收的赋税[⑤]中，他规定每天给住在那里的赛夷三千曼口粮。同一天，亦儿迷尼-别剌从呼罗珊来到，带来消息说：来了三四千敌方的骑兵，[但是]光荣的军队攻击了敌军，将他们全部歼灭。[这个消息]使君王很称心，对兄弟的爱和好感增加了。

702 年 7 月 4 日星期五[2 月 22 日]来了一个急使，宣布 6 月

① B 本作 4 月。
② T(i)K Š(i)MYŠY K(a)RD(a)ND。
③ B 本作 16 日。
④ M(a)ḤṢWL(a)T。
⑤ 即以合赞汗本人之名命名的水渠。

初[1 月中旬]异密讷邻-阿合在阿儿兰的驻冬地去世。伊斯兰君王由于这件事很伤感。他沿着幼发拉底斯河行进，抵达哈迪思时，命令大部分后妃和全部辎重队渡过幼发拉底斯河，她们进至辛札儿境内停驻在那里，他自己则统率军队进向阿纳。不鲁罕哈敦和另一些哈敦借口送行，轻装伴送他。7 月 12 日星期六[3 月 2 日]，[合赞汗]停驻在阿纳城。

这座城的幽美实在是举世无双的。该城位于幼发拉底斯河中的岛上。从两方面宽为一程之地[开辟出]一些花园和瓜园，满是
194 树林、花和芳草，以致阳光不能透过，照射到地上来。建造了一些别墅，用削平的大理石建造了华丽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的地基建立在[幼发拉底斯河]底部，从建筑物的各方面向幼发拉底斯河开窗口，并建造了极乐世界般的花园。这些花园和棕榈树林给予人的快乐和欢欣非笔墨所能形容。幼发拉底斯河地区的优美园林和建筑，从位于安巴儿境内的法勒鲁只[村附近的]坝开始，直到撒鲁只和哈儿兰为止，在九十程的距离内，全是如上所述那样。在上述距离内，宽度超过一程，幼发拉底斯河两岸的花园植林是非常稠密，树荫连成了一片，而无间断之处。水坝一个一个地接连不断地建造在[河的]两侧，磨轮日夜被水推动着，别墅和建筑物互相紧密毗接。

这样，第八天不鲁罕哈敦辞别，渡过河，进向辛札儿，王旗则与战无不胜的大军疾奔叙利亚的剌黑巴。①

① 以下至“异密阿里牙马丁”，L、I、P、B 本均缺。代替这个片断，以上诸抄本中有一段不很重要的异文，兹据 B 本译出如下：“本书编撰者、卑微的奴婢，遵奉至尊君上之命以阿拉伯文编集诏令，在这次出征中侧身于君王的近臣之中。[君王]降旨从国库中颁发金钱以供奴婢之需。君王(祝他万寿无疆！)从其御骑中赐予我一匹坐

在王旗进抵叙利亚的剌黑巴之前，有消息传来说：叙利亚方面出现了敌人。尽管这个消息是假的，君王还是下令作好战斗准备，并修理了武器和铠甲。7月28日[3月18日] 驰达剌黑巴。当地居民安装好了石炮① 和其他器械，但是[合赞汗]对此置之不顾，在夜里离开自己的帐幕和营地，睡在城堡附近。异密阿里牙马丁·吉忒迷和剌黑巴的居民关闭城门守在城堡里。7月最后一天，伊斯兰君王命令大异密速台和莎勒坛、本书编撰者拉施特医师和撒希卜底万火者撒都丁进向城堡，去招降他们。他们奉旨进抵城堡下。[合赞汗] 下令用阿拉伯文写成如下内容的诏书：此次出征的原因是密昔儿人从若干时期以来所采取的不义行动。朕一再派出使者向他们送去训谕和告诫，但是他们不听劝谕，送来了不恭的答词。朕认为[此系]处理大事上的无知和缺乏经验，曾予以容忍。但当这一举止超越了限度，战无不胜的大军有必要出征报复，征途不得不经过这个地区。除此而外，[我们] 并无任何侵犯你们叙利亚人的理由。我们应当让你们考虑这件事，顾惜自己的生命、财产，前来归顺，因为你们知道：是我们这方面有理，你们不要固执，不要自取灭亡。诏书书写如上。在诏书上盖印② 后，这份诏书送到了城堡中。送诏书者被打发回来[转达]*说："因为诏书的文笔非常华丽，词藻丰赡，我们请求延期到今天夜里，以便推敲它的含义。明 195
天白天我们将作出答复。"

第二天，8月1日星期四[3月21日]，[城堡中]*派出哲马里

骑，对于[我]*这个被关怀者，君王的仁慈为怀和荫护时刻显示，以致我成了所有的人羡慕和嫉妒的对象。7月28日，王旗进抵叙利亚的剌黑巴，并检阅了军队。"

① 'ARRAD(a)HA。

② T(a)MΓA Z(a)DH。

丁·亦思坚迭里和伟大的赛夷迪·阿合马的信徒(MRYD)中的司教沙剌法丁带来了对诏书的答复。他们禀告道:“我们听从伊斯兰君王的命令。”[君王]亲切地对待他们,放他们回去了。第二天,城堡守将、阿里牙马丁·吉忒迷的纳亦卜忽撒马丁·剌臣走下城堡,表达了归顺之意。对他加以抚慰后,让他回去了。第二天,他和吉忒迷的长子赛甫丁·乞里赤、伊斯兰教法官纳只马丁和一大批剌黑巴的达官贵人走下城堡来,履行了完全降顺的条件。他们荣幸地受到圣上接见。关于吉忒迷及其儿子们、当地纳亦卜(副官)及伊斯兰教法官和官吏们的官位,关于城堡、地区中居民的安全,用阿拉伯文写下了不可违背的诏书,盖上玺印后,交给了他们。

8月6日星期二[3月27日],[合赞汗]离开剌黑巴城堡。从呼罗珊传来了喜讯:海都的军队被击溃,海都[本人]死了,而都哇受了伤。这时异密忽都鲁沙、出班和木来率领军队在剌合(RQH)境内渡过幼发拉底斯河,到达合列卜边境。伊斯兰君王停驻在幼发拉底斯河岸边迭亦儿-巴昔儿的上方。停留了三天后,他将全体异密率领军队一起派遣去出征,让他们与异密忽都鲁沙等会合。因为春天已到,开始了春汛,天气炎热起来,[合赞汗]打算到辛札儿和毛夕里去,8月13日[4月2日]渡过幼发拉底斯河,并在马克辛(MAKSYN)城渡过了哈不儿河。他抚慰了呼罗珊急使赛罕和火你赤-阿黑塔赤后,允准他们返回去了。

合赞汗一面娱乐,一面狩猎,走过了遍布郁金香和野菊的草原。8月25日①星期天[4月14日],在辛札儿下方的察哈儿塔黑(ČHARṬAQ)地方与出来迎接他的后妃们相会。在那里停留了二

① I 本作24日,B 本作26日。

三天后，于9月1日停驻在帖里-牙法儿① 的帐殿中。［合赞汗］将迪牙别克儿和迪牙儿剌必牙的统治权赐给了马儿丁算端纳只马丁，并授予他“篾力-满速儿”② 的荣誉称号。［合赞汗］渡过底格里斯河后，停驻在苦沙甫草原上。毛夕里伊斯兰教居民由于受到基督教徒法黑里·亦撒的暴虐压迫，哀号求援，哀号之声及于七重天。有旨：命算端纳只马丁前往毛夕里，将他［法黑里·亦撒］*处死。算端诱骗他说，将让他在那里临时担任纳亦卜的职务，但过了一些天后处死了他。③

叙忽都鲁沙那颜与密昔儿军队遭遇，从那里④折回，以及王旗返回兀章

伊斯兰君王在苦沙甫等待在叙利亚的异密和军队的来到。但他们到达希木思时，却开始抢劫和［把居民］*屠杀无遗。当他们接近大马士革时，听到敌人渐渐临近，便于9月1日星期六［4月 196
19日］黎明立即骑上马，几乎前进了五程之地，渡过了许多小河和沼泽，在马儿只-速法儿地方有许多土墩的坚硬土地上好不容易到达了敌人处。第二天，即9月2日［4月20日］，双方交战。我军的左翼攻击敌军的右翼，敌方十三名尊贵的异密，其中包括忽撒马丁·兀思塔答-答儿，以及敌方相当多的人被杀。敌军精疲力尽，

① S本作BL’FR；L、I本作TL’FR；P、B本作БL’FR。

② 意即受神佑助的篾力。

③ 在L、I、P、B本中，最后一句略有异文如下(引文据B本)：“算端诱骗他说：让他在那里担任纳亦卜的职位，将他打发到了地狱里，伊斯兰教徒遂摆脱了他的暴行恶德，得以安居乐业。”

④ B本增“带着军队”。

受到重创后逃跑了。我军勇士队追赶了他们几程路。忽都鲁沙那颜从中军折向左方，增援左翼。右翼脱离了[左翼和中军]*孤立起来。密昔儿人的左翼遂向它进攻。由于[右翼]*军队人少，只好后退。异密忽都鲁沙那颜抵达左翼时，左翼已结束战斗，夜幕降临了。异密登上山岗，停驻下来。我军也进到山岗上，那夜直到黎明，全体都在马上度过。人和牲畜口渴得很。密昔儿人在夜晚包围了这座山岗。破晓，面对着密昔儿人的是异密孛罗-乞牙千人队、异密亦只里的儿子秃格-帖木儿千人队以及纳昔剌丁·牙希牙的千人队。双方厮杀起来。异密忽都鲁沙命令台塔黑和塔儿撒道："你们昨天没有厮杀，今天去支援他们吧！"俩人遂一起奔向他们处，厮杀了起来。叙利亚人和密昔儿人撤出山岗周围的地方，突然转过来攻击他们。因为上一天军队已失却统御，各千人队陷于混乱，所以无论如何也无法建立战斗队形。他们支持到午祷，接着便向后退走。途中，他们陷入多水的沼泽地带。许多马匹陷在淤泥中，战士们逃散了。台塔黑和塔儿撒失踪。9月19日，忽都鲁沙和秃格-帖木儿来到苦沙甫草原，觐见了至尊伊斯兰君王[合赞汗]*。

第二天，王旗出发，停驻在亦儿必勒附近的花园里。从那里出发，进向通往曲儿忒山的曾吉狭谷的道路上。在曾吉狭谷附近度过了开斋节①。10月17日星期六②[6月4日]，异密出班前来觐见，出班由于他的战士们[失去马匹]*步行而耽误了时间，关怀备

① ‘YD(i) F(i)ṬR，伊斯兰教徒于伊斯兰教历9月斋戒期之后在伊斯兰教历10月1日过的节日。

② L、I 本作"星期二"。

至地怜恤战士们，悄悄地率领他们沿着报达之路前来。他被赐予厚重恩典。［合赞汗］到达篾剌合附近的普里·速儿黑时，将后妃和辎重[1]经过薛昆巴忒和玉咱合赤遣送到兀章去，自己则轻装前往薛亨山狩猎。他在那里狩猎了一星期后，于702年11月10日［1303年6月26日］停驻在伊斯兰教城市兀章城。

叙述从叙利亚返回的异密和战士们受到审讯，在兀章召开了忽里勒台，群臣表示忠诚于君王[2]

王旗进抵伊斯兰教城市兀章城之后，第二天，11月12日［6月28日］，开始审讯。尽管审讯进行得很细致，但当［向合赞汗］呈上案情书面判决[3]时，伊斯兰君王还是指出了某些细节情况。于
是审讯重新开始，并考虑到了这些细节。最后，12月1日［7月17 197
日］，审判结束。……[4]答剌罕的儿子阿忽台-答剌罕和忙忽惕部的秃海-帖木儿被处死，按照大札撒执行死刑。12月2日星期四［7月18日］，开始举行忽里勒台庆典，异密们荣幸地被准予觐见君王。

叙述伊斯兰君王患目疾，宗王们从呼罗珊来到，王旗进向报达，停驻于忽兰沐涟河畔

703年1月25日星期四［1303年9月8日］，王旗进抵京城帖必力思。［合赞汗］驻扎在城堡中，下令整顿军队和武器。几天后，［他］患了目疾，医师和有学识者为他治疗目疾。病期拖延了许

① ĀΓRWQHA。
② T(i)KŠ(i)MYŠY。
③ YWRΓW NAMH。
④ S 本作 ḤYBK；L 本作 ḤББSK；B 本作 ḤSБK；HSK。

久,应前往驻冬地去的时间临近了。

2 月 4 日星期一[9 月 17 日],大哈敦亦里秃思迷失哈敦同宗王巴思塔木和阿不·牙即忒从呼罗珊来到。伊斯兰君王对他们的来到很高兴,让自己的女儿完泽-忽都鲁同宗王巴思塔木订了婚。他经常让他们坐在自己面前,关心[他们],使[他们]心满意足。

在帖必力思驻留期间的末尾,3 月 7 日星期天[10 月 19 日],[合赞汗]按照中国医师的嘱咐,用烧红的铁在自己的尊贵身体的两处烧灼,并于 3 月 19 日星期五[10 月 31 日]从帖必力思出发。由于忻都思丹送来一些大象献给至尊,他下令照例在象背上安置肩舆。他出城时,坐在大象上,一直到了买丹。从上午起直到下午,他一直坐着象游玩,密集的人群,男女城民们,站立着观看,亲热地向他致敬。当天晚上,他停驻在帖必力思的巴吉思丹,第二天,沿着通往兀章的道路进发。他因尊贵的腹部烧伤而患了病,身体很虚弱,[因此]不能骑马,大部分时间坐肩舆,每天只前进很短一段路程。

3 月末[11 月初],异密忽都鲁沙从玉咱合赤返回到阿儿兰驻冬地,去守卫那个地区。4 月 14 日星期一[11 月 25 日],[合赞汗]抵达术马驸马撒莱城的近郊。速忽儿鲁黑和哈马丹境内下了许多雪,非常寒冷,无法通过这个地区到报达去。由此之故,到报达去的通道不能通行,[合赞汗]停驻在忽兰沐涟河岸上,因为这个地方也被算作驻冬地,事实上这是一个很好的驻冬地。[各种]东西从四面八方大量运送[到这里],[当地]有着无数的燃料。每个人驻留在各自的帐幕中,闲暇时各自干需要干的事和各种杂务。

偶有一天,伊斯兰君王出于弥补小过,[打算]将食物和衣服分

发给十个贫民。他想亲手分发，遂下令把十个贫民带来见他。近 198
侍之一、能够接近君王的马夫纳只巴丁·法剌失，遵照圣旨将十个贫民带了来。[合赞汗]亲自在场时[吩咐]*给他们食物，让他们吃，并下令从库藏中拿来十件衣服。他若有所思地看了看他们，给其中八个人每人一件衣服，而把[另]*两件衣服交到马夫纳只巴丁手中，说道："去另外找两个乞丐来，让我给他们；这两个人其实都是基督教徒。"纳只巴丁[对那两个人]*说："难道你们没有说：你们都是伊斯兰教徒吗？"他们回答说："是的。我们出于贪婪曾这样地对你说过，但是我们无法对君王撒谎。君王圣明的眼光是正确的：我们俩都信奉基督教。"这个细情清楚地证明了[合赞汗]("愿真主宽容他，[因为]真主的仁慈是无所不容的")是神的侍者中的侍者("祝他伟大，受到极度称颂")。就是这些。

叙述伊斯兰君王在忽兰沐涟河畔的驻冬地上幽居独处，阿剌弗兰的出现，他的反抗，以及一伙叛逆的处死

伊斯兰君王在那个驻冬地上想按照斋戒四十天① 的方式幽居独处若干天。他下令在汗帐外面立一个帐幕，他独自住在里面，除了宫廷总管②或护卫③以外，不准任何人接近。每天只吃少量食物。这时发生了惊人的情况。事情是这样的：有几个表面上伪装成司教、其实是无赖汉的人，以长老牙忽卜·巴黑巴尼为首，在帖必力

① 原文 Č(i)H(i)LH，即四十天斋戒。
② ḤWAǰH(i) S(a)RAY。
③ K(a)ZYKTAN。

思由于宗王阿剌弗兰爱虚荣、贪图财富，怂恿他相信他们的学说，想显示出他们那里未曾有过的神奇的事。在那些天里，他们将一个名叫马合木的信徒派到帐殿里去，让他去把接近君王的人拉拢到自己方面。那人由于无知宣布了那个秘密，他说:“有个身长四十嘉思，肩膀有五嘉思宽的人从篾连忒山和亦罕（AYQAN）山上来到牙忽卜司教处，教导他，向他揭示了秘密。如今他把汗位给了宗王阿剌弗兰，无论愿意与否，汗位将是他的，伊斯兰教苦行僧们[已]把它赐给了他。”

这些话传到了撒希卜-底万(财政大臣)火者撒都丁耳中，将他逮捕了，监禁起来，将这件事奏告了伊斯兰君王。[君王]派遣哲别亦-阿黑塔赤到帖必力思去把唆使谋叛的恶徒们找来。过了十[1]天，那人回来了，押送来了所有的人——长老牙忽卜、大汗的急使纳昔剌丁、拉施特·不勒合里的后继者[2]司教哈必卜和赛夷怯马里丁。司教拉施特是撒都剌丁·曾札尼的司教，而赛夷怯马里丁也经常在他身边效劳。令人惊异的是，当伊斯兰君王看到他们时，君王说:“我想起来了，这些叛逆是撒都剌丁·曾札尼的党羽。”当调查案情时，情况确实如此。[合赞汗]说:“那死鬼迄今还在教唆谋叛。”接着他亲自就座，在异密们和近侍们列席的情况下进行审讯，那伙无知的人说了所有那些莫名其妙的话。当仔细推究案情时，查明
199 了他们的信仰完全与玛兹达克的思想相同，[他们的]*目的是在人民中间传播这种教义。当他们的罪行被证实时，牙忽卜说:“圣者

① B 本作“二”。
② H(a)LYFH。

们保护我们。”伊斯兰君王答道：“我的圣者是真主、木思塔法[①] 和木儿塔咱[②]。我倒要看一看，是他们的力量大，还是你们的力量大。”他下令将他从他们所在的山顶上抛下，并将他的同伙处死。[合赞汗]饶恕了宗王阿剌弗兰的罪行[③]。阿剌弗兰说：“既然君王对我开恩，我照实说吧，是这样的，有人在帖必力思两三次以‘我们去打猎’为借口把我带去见司教牙忽卜，他和他的信徒在狂热跳神[④] 时及干诸如此类的事时讲述了有关这个宗教的奇迹，并用汗位迷惑我，但我由于害怕不敢讲这件事，我隐瞒了这件事。”台塔黑的纳亦卜(副官)牙忒迷失也受到审讯，当他承认了罪行时，也被处死。台塔黑的儿子阿黑不花尽管也曾参预谋逆，牵连在其中，因为阿剌弗兰说：全部罪行在于他；但是因为他还年轻，他的父亲在叙利亚战争中尽心竭力[⑤]，并被敌方俘获，所以伊斯兰君王饶恕了他的罪过，将他监禁起来。就是这些。

叙述在亦里秃思迷失哈敦的帐殿中为宗王阿不-牙即忒的生日举行宴庆，君王结束四十天斋戒

6月1日星期天[1304年1月10日] 在亦里秃思迷失哈敦帐殿中为宗王阿不-牙即忒的生日，照例举行了宴庆。伊斯兰君王、所有的后妃、宗王和异密们都出席了，举行了祝贺和欢庆仪式，并

① 即穆罕默德。
② 即阿里。
③ P、B 本增：“并命令他到呼罗珊宗王合儿班答处去。”
④ ḤAL(a)T(i) S(i)MA’。
⑤ KYǰAMYŠY K(a)RDH。

照例举行了娱乐活动。伊斯兰君王赐予宗王、后妃和他们的侍从们各种赏赐和恩典。在此之后，伊斯兰君王结束了幽居独处生活，着手主宰、治理国事。君王的健康恢复了，他愉悦地度日。由于发现司教及其党徒们的阴谋诡计而获得光荣胜利，国家栋梁们都因这一喜讯欢欣鼓舞。

叙述伊斯兰君主因为撒希卜-底万[宰相兼财政大臣]*撒都丁在阿剌弗兰案件中表现出的忠心，赐予他各种恩典

当长老牙忽卜派出一个人到帐殿里笼络人心，给每个人送去写有美好许诺的书信，撒希卜-底万火者撒都丁立即逮捕了那个人，并且马上把这个情况奏告给君王陛下。合赞汗非常重视撒都丁的举措，深信和确实认清了对他在所有各方面的充分信任，他的效劳的忠诚、尽职的忠贞不渝以及尽心竭力，配得上每天给予他百般恩惠；他尽了自己的本分。因此[合赞汗]想赐予恩典，提高他的
200 官位封爵，使他更加辉煌荣耀。因为[君王]已将统辖各地区的权柄和对国事的主宰权交到了他的能干、智慧的手中，无法再增加他的官位，所以他就赐予他如下恩典：封赐给① 他一千蒙古军队，赐予纛鼓，并命令全体异密前来举行庆祝仪式。诚然，有着天使般品质的人物，内在美德的人、人类优秀品质的源泉，乃是高贵和卑贱者、贵族和平民获得安宁的原因，以及为汗位、国家、信仰和伊斯兰教增光的基础。愿最高真主使他无比荣耀、无上辉煌伟大。就是这些。

① TWSAMYŠY F(a)RMWD。

叙怯烈门哈敦逝世，她的灵柩运至帖必力思，并叙伊斯兰君王宣谕的有关［神的］创作的若干英明言论

703年6月12日［1304年1月21日］星期二黎明，在术马撒莱城附近的驻冬地上，伊斯兰君王的王后、阿八台那颜之子忽都鲁-帖木儿的女儿怯烈门哈敦猝然去世。她的灵柩，遵行全部仪礼，被运到了帖必力思。因为她年华方茂，尚未享受世间的幸福，她的逝世使伊斯兰君王很难受，他为这件事感到忧伤。她去世后，君王进到她的帐殿中，掉了许多眼泪，命令道：凡属她的丧事应当举办的仪礼，全要举办。当她的灵柩运走时，他整天追忆着她，他的尊贵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有一天，国家栋梁们都在他身边。［合赞汗］问道："世上最最令人难受和艰难的事是什么？"异密们回答说："不由自主地遇到敌人，并被敌人打败。"有些人说："陷于赤贫"。有人说："死亡"。［合赞汗］说："最艰难的是——出生在人世间，因为全部灾祸、不幸、烦恼和痛苦都发生在生活中，如果没有生活，也就不会有任何艰难。世上没有人有绝对的安宁，除非他死去，根据是这样的：如果有两个人走在路上，一个奔跑，另一个［慢慢地］走，他们之中哪一个更安宁一些？"他们回答说："是那个［慢慢地］走的人。""那末如果一个人走，另一个人坐下，他们之中哪一个更安宁些？"回答说："是那个坐下的人。"［合赞汗］又问："如果一个人坐，另一个人躺下，他们之中哪一个更安宁些？"他们说："是躺着的人。"［合赞汗］说："照这样进行比较，按照确切的法则，可见死去的人比躺着

的人更安宁些。拯救灵魂和对人普遍有益的事是从天性的狭窄通道中解脱出来。任何枷锁、牢狱、地狱和苦难都不比无知和对人世的眷恋更使人痛苦，甚至因为世界是信神的人的地狱，而死后生活是天堂，穆罕默德言行录中有关真主的优秀使者（愿他们受到最尊敬的祈祷和最好的祝愿）的话就是明证：'世界是信教者的地狱和不信神者的天堂。'无知者根本不愿从天性的牢狱中解救自己的灵魂，由于极端无知，他们认为灵魂是死的，而肉体是活的，却不知道实际上恰好相反。他们自吹自擂，以各种不学无术和愚蠢行为妄自尊大，他们不知道：死亡乃是令人愉悦的状况和纯粹的公道。
201 要知道如果父亲不死，儿子们何时能够取得官职、财富、威严和王位？即便父亲的死是使人难过和沉痛的，但由于另有接班人，它也是合乎愿望的。长久活着没有很多好处，难道世上都是些趋向尽善尽美，生活日益向上、顺利发展的人？还是满足于真主安排的命运为好。如果有人活了八十多岁，他的四肢不灵便了，感觉迟钝了，成了废物，在[其他]人的心目中他就成为微不足道的可怜虫，亲人和外人都开始讨厌他。因为生活的目的是完美境界，所以在达到完美境界后，不管活得多长，它[完美境界]*只会逐渐衰退。因此，活得过久是无益的。”在他讲的这段话里使用了精致①的词语——这些全都是纯粹的智慧。

703年8月末[1304年4月初]，合赞汗将后妃和辎重②留在位于术马撒莱之外的通道上的术黑（ǏWQ）堡附近，从被称为完者秃-不亦讷黑（BWYNWQ）的忽兰沐涟河畔营地出发，带着国家栋

① I、P、B 本增“机智的”。
② ĀΓRWQHA。

梁们和宫廷贵族轻装进向木剌黑[1]。他在哈剌罕和马思答罕附近地区的山里狩猎若干日后，停驻在撒瓦城。撒希卜火者撒都丁在那里举办了盛大宴庆，宴请伊斯兰君王和所有的后妃、宗王和异密们。撒都丁表达了忠心耿耿的感情[2]，君王陛下赐以各种恩典。国家的秘书官（MNŠY）、强大汗国栋梁之一大撒忒儿[首长]*火者失哈巴丁·木八剌沙也同样地效忠输诚。因为他的老家在撒瓦城，他的父亲火者沙剌法丁·撒丹住在那里，并担任长官（哈希木），所以他就举办了盛大的宴庆，向君王陛下和所有的后妃和宗王们呈献了适当的礼物。他给所有的撒希卜（大臣）送去了酒食和丰富的礼品，其余仆役、近侍们则分发给大量衣服、底纳儿和迪儿赫木。

三天之后，王旗从那里出发，前往列夷。从合赞汗离开驻冬营地起，他的身体精力充沛，因此他骑在马上作长途拔跡，并饱餐各种食物。如今，当他从撒瓦出发时，出现了旧病复发的征候，身体又不舒服了，并厌恶食物。但是他努力坚持，仍然骑马前进。他在列夷境内住了若干天。由于在邻近列夷的一个地方赫里-不祖儿格的附近，他的病加剧，派遣急使到辎重队去，赶快把长后不鲁罕哈敦召来。当她来到时，他已经离开赫里·不祖儿格，每天前进一小段路，好不容易到达了可疾云境内的必失怯列。9月末，当[不鲁罕]*哈敦来到时，他们停驻在那里。当哈敦进来，在这种情况下与他会见时，他们痛哭起来，流下了泪。合赞汗接着召集自己所有异密、宠臣、近侍、国家栋梁和宫廷显贵，对每个人各按其身份作了

① S 本作 MRAQ；L、P 本脱略；B 本作'YRAQ。
② T(i)KŠ(i)MYŠY KaRD。

202 恰如其分的训诫。关于由其伟大的兄弟完者都算端继承汗位（祝完者都的统治永远巩固！）这一点早在五年前就颁降过御旨，并曾多次一再重复降旨确认，如今他再次将这一点列入十分温存的遗嘱中，竭力促使全体臣下恪守奉行。

当[合赞汗]立好遗嘱，他大部分时间较愿意幽居独处，尽管他的身体已完全虚弱了，但他经常感觉敏锐、言辞动听。但是，由于永恒的真主所预定的期限，他的生命到了尽头，正如［经文］所说："当为他们指定的死期到了，一个时辰也不能推迟或提早"①，于是，703年10月11日星期天[1304年5月17日]午祷时，他的圣洁的灵魂从虚荣的居所迁移到了愉悦的居所。由于这件成为世界上的大灾难的大事，苍天披上了青衣，数十万双眼睛哭泣起来，像尼罗河和质浑河（阿母河）般的血流从世界四分之一地区的居民眼中流出。洗净、穿上白色殓衣的仪式完成后，他的神圣的灵柩驮在君王御用的驮用牲畜上，后妃、异密们在灵柩之后出发到帖必力思去。光头赤脚、穿戴粗布② 衣的男男女女从城市和乡村中出来，头上洒灰，哭泣着。

诗

在这位公正、笃信宗教的君王的灵柩旁，
时间和大地号啕大哭；
每一个人都高声说道：呜呼，何其不幸，
宇宙中的太阳隐入了云端！

在伊朗各地的所有城市里，清真寺高塔覆盖上了地毯，市场、

① 《古兰经》第7章第32节。
② P(a)LAS。

街道和广场上都撒上麦稭。高贵和卑贱者，男人和妇女，都撕裂衣服，穿上粗布①衣，[为君王逝世]哀悼了八天。当神圣的灵柩运到京城帖必力思外的一个通道上[的地方]，城内居民，男女老少，都垂头丧气、无限悲痛地一下子穿上青衣走了出来。

诗

所有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地向野外走去，

由于焦虑，他们以石捶胸。

军队、侍从②、仆役和剌亦牙惕[农民]* 们在神圣的灵柩周围一边号啕大哭一边走，一直走到君王[生前]*下令建造的苫地方的富丽堂皇的大墓穴为止，[合赞汗]被安葬[在那里]。"一切存在的东西都将灭亡，除了它的本质。裁判属于他，你们将回到他那里去。"③ 愿至高无上的真主把这位幸福的算端浸没在无边仁慈的海洋中，并让伊斯兰教王中之王完者都算端成为现世的继承者，把他带到希望[实现]的极境。"他真正地答复了祈求。愿真主赐福于我们的先知和他的后裔。"

第 三 部 分 203

（祝合赞汗的统治和公正永垂不朽！）

关于他的卓越品质、可嘉德行，口头流传下来的关于他的公正裁判、仁慈、善行的事迹，他所受教育的广博和美好的习惯。他在不同时期为了探索真理、满腔热忱地研究所宣示的言论。他所颁布的各种果断的决

① P(a)LAS。

② Ḥ(a)Š(a)M。

③ 《古兰经》第 28 章 88 节。

议和不可变更的律令，这些决议和律令维护所有人的利益。前二部分中未能备载的值得注意的事迹。这些事迹共有两部分，一部分编写为各章，共四十则，另一部分为各种零散事迹尽量予以穿插记述。

按照详述如下的目录[依次记述]*，编写为各章的四十则十分卓越的轶事：

一，伊斯兰君王(祝他的统治永远巩固！)的各种优美品质和广博的知识，通晓各行各业的情况。

二，伊斯兰君王(祝他的统治永久长存！)的纯洁，没有各种恶习。

三，他的谈吐的娓娓动听和精致文雅，以及对远近人士、突厥人和大食人的提问和答复的优美。

四，他在承担义务、履行条约时有耐心、坚定和忠实可靠。

五，他所最多发表和表白的言论。

六，他出于奖励和友谊关系而慷慨赐予。

七，[合赞汗]*消灭偶像崇拜，拆毁他们[偶像崇拜者]的寺庙，毁掉所有的偶像。

八，他敬爱先知(祝他安宁！)的后裔，尊崇可敬的赛夷们。

九，他作战英勇，组织军队、进行厮杀，以及作战时坚毅不拔。

十，[他]*对伊斯兰教法官、司教、苦行者和笃信宗教人士的教导。

十一，[他]*禁止军人和其他人们冒渎神圣。

十二，他对公用事业的爱好及其鼓励人们兴办公用事业。

十三，帖必力思和哈马丹的阿卜瓦卜-必儿，及其在各地完成的许愿。

十四，取谛诈骗和没有根据的诉讼，取谛欺诈者的背信弃义行为。

十五，禁止书写不合法的证书和宣布旧证书无效。

十六，废除[农作物收获量]估税①、摊派②，取消各种苛捐杂税。

十七，[合赞汗]*对剌亦牙惕的关怀，使他们免受暴虐。

十八，废除供急使们使用的驿马，禁止他们欺压各地[人民]。

十九，驱除窃贼、强盗，保卫各地路途安全。

二十，提高金银成色达到从未有过和不可能再高的程度。

二十一，修正金钱、重物、长度、液体、颗粒体的度量单位。③

二十二，在颁发给人们玺书和牌子的事情上推行严格的制度。

二十三，废除人们手中重复的玺书和牌子。

二十四，把每个州中的一些地方赐给蒙古军队做采邑。

二十五，叙合赞汗亲自建立了一支独立的御林军。

二十六，禁止高利贷和粗野欺骗性的交易。

二十七，禁止用无数的钱缴付迦云，[并规定下迦云一律为]*十九个半底纳儿。

二十八，在各地的所有村庄建造清真寺和澡堂。

二十九，禁止人民喝酒和饮用其他禁用的醉人的饮料。

三十，整顿拨付供应大帐御膳和酒的经费。

三十一，整顿拨付给哈敦们和各帐殿的膳食费。

---

① Ḥ(a)RH。

② M(u)QAS(a)MH。

③ 各抄本中均列出了这些度量单位。详见轶事第二十一则本文。

204 三十二，在各国库中建立严格制度，安排好各国库的事和利益。

三十三，整顿箴薛思和军械事务。

三十四，整顿[有关]合罕的畜群的事。

三十五，安排鹰夫和猎捕员的事。

三十六，在各地区购置役畜。

三十七，整顿农耕，安排弃置的土地。

三十八，下令在各地建造供急使住的驿馆，并禁止他们和哈希木们驻宿在居民家中。

三十九，禁止赶驴人和赶骆驼人压迫人民。

四十，伊斯兰君王(愿他的统治永远巩固!)禁止用强迫手段把女奴送入妓院。

轶事第一则 伊斯兰君王(祝他的统治永垂不朽!)的各种优美品质和广博的知识，通晓各行各业的情况，洞悉其中的奥秘①

世人无不知道：伊斯兰君王[合赞汗]*（祝他的统治永远巩固!)幼年时，他的祖父阿八哈汗将他抚养在身边，关怀他，保护他。[阿八哈汗]指派偶像教巴黑失们[佛教僧]*担任教师去照管他，因此偶像教教义在他的心中扎了根，尤其是因为他的祖辈信奉偶像教教义，遵循偶像教之道。自从伊斯兰教兴起后在信奉它的所有各地完全被排除的偶像教在他们的时代重新出现。偶像教会壮大了，巴黑失们被十分尊敬地从印度、客失迷儿、北中国和畏吾儿地

① 接着又重复了为 I、P、B 本所缺的标题的前一半。

区送来，到处建造寺庙，消耗了巨额财富。正如大家所亲眼看到的，传播偶像教教义的事业特别繁荣。伊斯兰君王[合赞汗]*经常同巴黑失们一起在寺庙中，学习偶像教教义，对偶像教教义的爱好日益增长，对偶像教的信念加强起来。当阿八哈汗死后，他[合赞汗]的父亲阿鲁浑汗派他去掌管、统辖呼罗珊的军队，他在哈不伤城中建造了庄严的寺庙，大部分时间他在那些寺庙中同巴黑失们一起在交谈、进食①中度过。

直到拜都夺取王位，合赞汗开始征讨他之前，对偶像教义的信仰和对偶像的崇拜是无法形容的。因为至高无上的真主预先决定了他的幸福，预先确定了王位和统治归属于他，使他在真主的佑助下向世界显示公道和公正裁判的踪迹，改进受到破坏的事业，妥善整理荒废的各地，并使伊斯兰宗教壮大，使伊斯兰教法典、法规兴旺发达之事掌握在他手中（无论是他或世上任何居民都不知道真主的预定）；所以就在这时由于真主的极大恩惠在他的纯洁胸怀中充满了指导真教之道的光辉。他迈开极幸福的步伐，进入伊斯兰教界，用手抓住信奉真教的坚实绳索，下令取缔信仰虚伪的教义。

所有的人都猜想：某些异密和司教的怂恿、鼓励是他加入伊斯兰教的原因，但是经过调查之后发现这个猜想是错误的，因为有一次他单独对我这个无能的臣下、本书的编写者说："至高无上的真 205
主所不能饶恕的罪过有几种。其中最大的罪过是某人在偶像面前低头下拜，将永远得不到饶恕。不幸的人们由于无知而在偶像面前低头下拜。我也曾如此，但是至高无上的真主启发、开导了我，

① L、I、P、B 本增："和进饮料"。

我得到了解救，在真主面前洗净了这个罪过。这些话的道理是：没有什么能象无知那样地使人坠入地狱。此外，无知[本身]就是无法摆脱的地狱。理智怎能容许对石头跪拜？这种举动乃是纯粹无知的特征。其次，偶像崇拜者的思想以此为基础：一个完美的人死了，我们制成他的像纪念他，摆出来，并且呼吁人们帮助照管这个受人尊敬者[的像]*后，求[他]保护，侍奉他，在他面前叩头。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人在其生前，当他是与肉体一起存在的人类实体时，根本不愿也不许可任何人在他面前跪拜，以免心中滋长骄傲自大情绪。因此，当为了呼吁人们帮助照管他并且求他保护之时，他的灵魂哪里能对那在他肉体类似物面前低头下拜并渴望他的灵魂给予良好的保护的那些人满意。如果我们想象：这种保护表现为某种行为，那它无疑是不好的保护和不满情绪的表现，而不是有益的保护和满意的表现。其次，人们应当确实知道和理解清楚：肉体没有任何意义，以便忘掉对自己肉体的爱。人们[应当]知道：抛弃肉体才是他的实质，要认真地想一想这是怎么一回事，要认真想：抛弃肉体，肉体到哪里去，如何永恒不朽，想象它和它的地位、状况，并竭力理解它。如果人们信仰那制成类似肉体的偶像，对它叩拜，那他们就不再思考人的实质、不再探求它，他们将失去真正的天堂而俯就与此相反的真正的地狱。人们这样想：偶像适于作成人们进出时践踏的门槛，灵魂认为这个类似物可能是它的肉体，于是就心满意足了，因为它认为：在我生活在地上时，达到了温顺的最高地步，而离弃[肉体]后，[我的]肉体的类似物处于同样的[温顺]状况。接着又想：达到完美地步的灵魂、肉体变成了灰，它的肉体的类似物只配做门槛，受人践踏，我们尚未达到完美地

步，我们的肉体将如何呢？因此他们突然放弃肉欲生活，竭力思考死后世界、遵守教规者的居所和圣灵的状况。他们经常静观这个状况，以便能从真理中获得某些东西，使他们出生在世上有某种益处，于是他们达到了完美地步，因为他们创生的目的在于从黑暗世界飞奔到光明世界。”

当合赞汗以这种方式用美妙的词语、细致的涵义进行讲述后，他的内心世界，他的诚挚和纯洁完全确定了。此后他经常作这种发言，[说出]有关最高知识和探求真理的意义深刻的话，这些言论 206
是人们从未从任何一个智者和阿里弗处听到过的。

即位二三年后，他使伊斯兰教日益发展壮大，并且极其诚挚、热忱地注意恪守教律。对所有的人都已清楚和证实：他皈依伊斯兰教的原因并非某些异密和司教的引导，而只是神的指导真教之道，因为根据经验可以判明：很少有人被某个君王或统治者强迫加入伊斯兰教，按照他的意志始终信奉它。在合适的时机他将在本国或别国回到自己的宗教信仰上。因此，这样卓越、强大的君王怎么会在这样大的事情上，尤其是他的祖先在信奉偶像教时征服了世界上所有各地时，会在意一个什么人的话，[把这些话]当作自己的宗教信仰，而不去选择另一种宗教信仰呢？从这种初步的意见看来已很清楚：对他这方面的褒奖同真主之友阿弗剌木（祝真主降恩于他！）相似。从最初起，他就由于神的指导理解了偶像教徒的谬误，打破了自己的偶像，以自觉的信仰开始承认真主。伊斯兰君王也曾保持这种信仰，但是当他不顾帝王的尊严伟大从偶像教皈依伊斯兰教起，就打破了伊朗地区的所有偶像，彻底破坏了庙宇和伊斯兰教法典所不容许的一切寺庙、教堂，使数量比沙粒还多的偶

像教徒、异教徒和蒙古人皈依了伊斯兰教，没有杀死任何一人。在任何情况下均应对他大加褒奖。上述这些理由是他的知识、教养的完善和贤明的明显证据。

另一个证据如下：当年轻的人们沉湎于欢娱、饮酒时，他们渴望玩耍、说笑和各种娱乐，而伊斯兰君王[合赞汗]*在他微醉之时，多半专心于讲出一些智者和探求真理者的言词，作出一些意义很深刻的议论，这些议论并不是任何一个学者和智者的理智都能够理解得了的。他喜欢跟优秀的学者和明理的人群谈话。如果他遇到有人研究科学，尽管那个人有智慧、才能和教养，却无耐心，他就不予赞许。那些人之中任何一人来见他时，他立即给予正确评价。任何一个狡猾的人和骗子不可能在他面前说不诚实的话，即便有人说了，最多也不过只能说一次，因为说一次就被他识破了，此后再也不容许了。如果他遇到信口开河的轻率的学者，能立即了解他的程度。为了具体生动地证实这个意思，我来讲一段故事。

呼罗珊有一个从突厥斯坦来的人，名叫希巴塔剌黑，他是一个善良、愉快、通晓各种各样知识的人。他懂得叙利亚语和突厥语，记得许多比喻性的劝诫故事，善于讲述洒黑[司教、学者]*们所作的事。君王[合赞汗]*和异密们坚信他的话，他有个时期在呼罗珊在君王（“祝他的统治永远巩固！”）身边效劳过。当合赞汗幸福地登临汗位时，便派遣急使去把他叫了来，尊敬地对待他，让他当
207 了自己的亲信，赐给他金钱、衣服和相当可观的月薪，并将他托付给鄙人① 说：“好好关照他”。我遵旨照办。他经常觐见圣上[指合

① 即拉施特。

赞汗]*，吐露有关智慧和最高知识的意义的深刻言论。尽管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但是他的言论和君主（“祝他的统治永远巩固！”）的言论有很大差别。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如果君王不了解他的学识和自己的学识之间的差别，那就怪了，如果了解，那又为什么完全信任他。”因为[合赞汗]认为若对他加以责备，那就太严重了，所以无法询问这一情况。我在有一段时期始终捉摸不透，直到有一天[合赞汗]说了一段意义深刻的话时为止，他说：“有的话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清楚的。大多数人只知道它的外表，而不能理解它的本质，因为并非所有的人都许可进入帝王的宝库。由帝王选出的人进入宝库，而其余的人留在外面。对洒黑希巴塔剌黑来说，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坐在金库外面。他所知道的是外面的东西，并没有让他深入里面，知道里面的东西的详细情况。”接着我禀告道：“我想询问这个情况已经有一段时期了，但是没有可能。现在我真正知道了：君王知道所有人的价值，但他对所有的人都尊重。”[合赞汗]说：“他或别人除他们所知道的而外并不知道诸如此类的奥秘，对于这一点我并不感到惊奇。我对他们有好感，尊敬他们，想通过同他们谈话记住至高无上的真主赐给我的某些东西。尽管磨刀石比宝剑软，但能把宝剑磨得锋利了。因为利用石头增加了坚韧性，锋利寓于坚韧之中，宝剑是靠石头的柔性而磨得锋利的。”

在有各种各样学者、哲人出席的小团体和聚会上，所有的人都对他所提出的问题感到非常惊讶。尽管他是按蒙古方式[1]说的，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很快理解，但是经过一再复述和解释，有些人就

① BH A(i)ṢṬLAḤ(i) M(u)ΓWLAN。

明白了，但仍有许多没被理解。他的智慧和认识神的方法的趋向就是如前所述。至于各部落各自的宗教、信仰，他大部分都牢记不忘，以致当他同他们的教义的指导者发生争辩时，他所提出的十个问题，他们连一个也不知道，[甚至一个也回答不出来]。而他什么都知道，并加以阐述。在各种语言中，他懂得蒙古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印度语、客失米儿语、藏语、汉语、富浪语，另一些语言他也稍许懂得一些。

[**了解帝王习惯**]。他知道古代以迄于今的算端、篾力们的一切癖性、习惯、规矩，即每个人在作战、宴饮、愉悦或不快时的习惯，衣、食、骑马的习惯，也知道他们的其他情况以及他们的现状。他曾把这一切详细地讲给各民族的代表们听，他们都感到非常惊奇。

历史知识。合赞汗非常详细地了解很受蒙古人尊重的蒙古族
208 历史，非常详细地知道父辈、祖辈和男女亲族们的名字，古今各地蒙古异密的名字，并且详细知道[其中]每个人系谱的大部分，因此在所有蒙古人中，除了孛罗以外，谁也不及他知道得那么多，所有的人都向他求教。我们所编写的这部蒙古史，大部分得益于随侍于他的左右。有许多只有他自己知道的有关蒙古人的秘密和故事，并未载入[我们所编写的]* 这部史书中。他了解伊朗、突厥、印度、客失米儿、中国和其他各族的帝王历史，主要是他们各不相同的承袭序列，他把这些讲给各种各样的人听，使他们感到非常惊讶。至于他作战的英勇和对作战习惯、方法的知识，那也是非常完善的，关于这点，将写成单独的一章。

各种技艺。珠宝加工、打铁、细木工、彩绘、铸造、旋光等手艺，

没有一行他[合赞汗]*不比所有的行家更为精通。他还亲自制作，并教其他人制作。如果有教学专家想制作教学专家们所不知道的以前没有过的教具①，合赞汗就指导和教导他们，直到他们学会为止。至于所有技艺中最难学的炼金术，他也非常感兴趣，并在短时期内熟悉了它的内容。因为他确实了解这事并非任何人都能恰当解决，所以他把那些断言能做好这事的人召来。他不准他们在这件事上[任意]* 消耗资财，不准他们按照他们的惯例擅自耗费金钱，但他说：可让他们当着他的面做出他们所能做的某些工作，如上釉……②、熔化玻璃、制造硃砂颜料、升华、制造与金银相似的物质以及其他各种技艺，直到他熟悉这些技艺为止。他说："我不是为了学习炼制金银，因为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想了解其中所包含的那些精细、纯正的技艺。我并不[打算]运用那些技艺，因为知识的完善在于不停运动，在于从一件事向另一件事顺利地发展。"

医疗学。他[合赞汗]* 了解大食人、中国人、蒙古人、印度人、客失米儿人各自掌握的[医疗]*方法的共同原则，知道各民族所叙述的方法。他熟悉所有各种药，并了解[其中]大部分的性质。医师们多半从售卖香料的店铺中熟悉各种药，而合赞汗见过各民族的所有各种药物，能在田野里认出各种药物。如今他能根据叶子认出药物，认出五类草药[？]。当他挖出[植物]时，恰好正是他所需要的那种[草药]*。许多药物被认为只在突厥斯坦、汉地和印度

① L、I 本增："难做的[教具]，[把材料]*带到他那里。他立即解释清楚人们的制作方法以及他是用什么方式制作成功的，并指出它的优缺点，以致所有的人都表示赞同。有许多东西……"。

② 一个译不出的术语 Ḥ(a)LL(i) ṬLQ。

才有，商人们为了做买卖把它们贩运来，在我国[伊朗]*按高价出售，而合赞汗在我国也找到过这些药物，并亲自根据经验确定了[这些药物中的]一部分。他把住在我国的几个著名的突厥、大食人草药专家召来，在打猎时和其他时间带着他们在山里、田野里走，随时询问，直到熟悉他们的[识辨草药]*方法。现在，在所有的草药专家和医师中，没有人能象他那样好地识辨[草药]*。在各民族中经过试验而获知的解毒剂并非同一种药物。[合赞汗]把四种
209 单纯的草药（其中每一种单独使用时都是绝对的解毒剂）添加到解毒剂“法鲁黑”中，试验了这种[新的]*解毒剂。这种[新的]*解毒剂效果良好，开始被人们称为“合赞解毒剂”。

矿藏学。合赞汗在多次询问了我国的内行人士之后，察看山岭和草原任何一个地方时说：那个地方有什么样的矿物。在进行勘查时，发现情况果然如此。他[也]知道开采某种矿物的方法，知道建立设备、装置，熔炼各种矿物[的方法]。他对这一切，都亲自做过、试验过。

他也知道念咒祛除各种灾难。至于认清人和动物的面貌特点，按照书上所载引用各种意义的证明，合赞汗也知道得很详细。

星相学（根据星相作出预言的学问）和天体学。合赞汗*曾多次去篾剌合天文台，请人详细说明天文台的仪器装置，并询问它们的用途，在此之后他就理解清楚了这一切，[如今]他已知道天文台的一般工作方法，以致现在他按照自己的心意下令建造同天文台的程序和完善设备相关的一切设施。他为了直观地认识太阳的转动，按照自己的旨意下令建造拱顶建筑物①，并对星相家们作了解

① G(u)NB(a)D.

释，星相家们全说："尽管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设备，但它合乎理性。"在帖必力思阿卜瓦卜-必儿的天文台附近，建造了一座放有这些仪器的拱顶建筑物。

正如[所有的人都]看到的，[合赞汗]对[可以]设想到的任何一门科学无所不知。至高无上的真主不惜赋予他任何一种美质，给他加上种种可嘉的精神品质，这是以后其他各章中所将记述的。由此之故，他从来不让自己感到惊讶，他说："有关神的知识的科学是[一切]科学的本质，而了解其他科学和技艺只是为了让'完善'之名扩及于它们，因为有所不知是一种缺陷。在这种观点之下，必须对每一种[科学]都知道一些，以免不够完善。否则我何必如此努力。"他现在还是经常学习、研究。关于伊斯兰君王合赞汗("祝他的统治永远巩固！")的知识和教养，[以上]*所提到的只是极小一部分。当代人都知道和亲眼看到：情况正是如此，为免将来的读者们的指责，怎能允许夸大其词。愿至高无上的真主每天不吝赐予他任何一种新的完美的品质。

轶事第二则　伊斯兰君王[合赞汗]*的纯洁和节欲

据过去随侍圣上[指合赞汗]*左右的人们说，伊斯兰君王[合赞汗]*("祝他的统治永垂不朽！")从未作过任何被禁止的事。即便他偶而对人不满，也从来不在背地里干背信弃义的事。当他长期在外远征，打了胜仗时，异密们选择了一些被俘的、被认为合适的美貌姑娘，送来献给他。尽管蒙古人有收养年轻女奴为妾的习 210
俗，为的是他们在作战、取胜的道路上吉祥，但伊斯兰君王却从来没有表现出喜欢过，他说："我怎能因她们而玷污自己的身体，无论

哪个我也不能同她亲近。”他对她们置之不理，没有接纳她们。接着在此期间可以看到，圣上从未有过伊斯兰教法典上的律令称之为通奸、男色和淫乱的行为。他没有带着犯罪的意图注视异族妇女。征服叙利亚时在大马士革，尽管出征在外已久，他对住在那里的蒙古姑娘和其他族姑娘置之不理，尽管臣下曾多次将她们献上，他却能无动于衷、洁身自好。他的高尚的心灵任何时候也不允许别人有可能去搞男色和淫佚放荡行为，他经常颁布坚决禁止这种事的诏令。他按照伊斯兰教法规和札撒惩处了某些知名人士犯下的这种罪过。他的高尚的心灵纯洁得象不含丝毫杂质的最纯粹的黄金。愿至高无上的真主为了“先知和他的后裔”保佑这个无与伦比的人物免除不幸，让这个无比幸福的人免遭毒眼。

轶事第三则　他谈吐的娓娓动听和精致文雅，以及对远近人士、突厥人和大食人的提问和答复的优美

以往，大部分重要事务和君王的需要由异密和宰相们办理，他们发号施令、整顿国内秩序，君王则完全空闲无事，打猎、娱乐。可以理解：互相有矛盾的异密们和宰相们所采取的措施会是怎么样的。通常当急使从遥远国家或邻国的君王处来到时，由异密们奏告后，然后将答复转达给他[急使]*。对多年被打乱、其基础遭到损害的国家事务，君王[合赞汗]*以其精确的思维和透彻的智慧，加以全部整顿就绪。他坚决地要求[执行]自己颁布的命令，不许任何一个异密和宰相拒绝执行或提出异议，也不准任何人强调他们的看法和见解的意义。所有的人都服从他的命令和指示。即便在小事情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有可能提出问题，所有的人只能经常

细心地遵守和等待他所颁发的命令，甚至不让任何一个人有可能询问哪天颁发命令。他以其意志的力量做到所有老小贤愚都恪守他的见解、决定和命令的要求，对此任何人都不难恪守，因为[所有的人] 都因亲眼见到而确信他的心灵的完美和他的所有各种见解的正确。他所作出的和尚未完成的一切事都是十分正确和恰当的，由于他有如此高的才能，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微不足道的。

尽管年岁不大，他却记得许多出色的比喻性的劝诫故事、历史和机智的故事，在讲述时使听众惊讶不已。当使臣从某处来到时，[合赞汗]总是未经谘询国家栋梁，也未经再三思考和商议，就作出了正确的回答，要知道伟大的帝王们派往别国的使臣们都是十分机智、精干、能言善辩和富有经验的啊！迄今为止来到的所有使臣，以及从四面八方前来此邦的优秀学者和医师们，全都对他的谈吐的娓娓动听、精致文雅，座谈对答的优雅以及他的内心品格的完美表示惊叹。他向他们把那些国家的大部分事迹和传说一一叙述，还详细叙述了来到他那里的各部落的信仰。他以讲故事的方 211
式阐述了古代和近代各国、各民族的风俗、礼仪。无疑，关于他[合赞汗]*的传说传遍了一切国土，传到了至那、摩至那，忻都斯坦，突厥斯坦，客失米尔和钦察草原，斡罗思和富浪，密昔儿和叙利亚。在所有情况下，所有的人们考虑到他的威严、治国之才，能力和卓见远识，全都颂扬起他来。愿至高无上的真主让这位伊斯兰君王、神所选中的人、时代之子中的最智慧、完美的人永远担任人民的首领。“谨以真理向他的真理[宣誓]”。

轶事第四则 伊斯兰君王在承担义务、履行条约时的有耐心、坚定性和忠实可靠

关于[合赞汗]* 个人履行诺言和条约的耐心、坚毅精神、坚定性和忠实可靠，我们[只]讲几个典型的例子，因为把这样的事全部详细讲述出来，那就太长了。

尽管捏兀鲁思是至尊[合赞汗]*的奴中之奴，他却在呼罗珊背叛了他[合赞汗]*。他[捏兀鲁思]*企图侵犯帐殿，正如前文所述，有一天他突然包围了[合赞汗]。他还曾数次侵袭，使呼罗珊遭到破坏，帐殿陷于紊乱。看来，从来也没有人干过他所掀起的这种叛乱和暴行。后来，又增加了海都的军队。他长期蹂躏各地区。当他失势后，派遣[急使]来见，请求饶恕和结盟，[接着]又亲自前来。尽管他干过谁也不能忍受的那些暴行，[合赞汗]还是饶恕了他，不把他的罪过放在心上，并恩赐他掌管所有各地区。因为捏兀鲁思有妄诞的心灵，① 在他的前额上明显地有着背信弃义的印记，而他的言论是不适当的，所以异密们一再奏告说："他干过这么多坏事，犯下了各种罪行，②应当把他赶走。"

但是，伊斯兰君王[合赞汗]*("祝他的统治永远巩固")没有同意，他说："你们说得有理，这个情况是清楚而明显的，但是我不能违犯我所许诺的义务和条约。"

不管他[捏兀鲁思]*干出了多少坏事，[合赞汗]一直忍受着，直到他[捏兀鲁思]*前往呼罗珊，掀起内讧和叛乱为止。他[捏兀

① L、I、P、B 本增："[由于]反复无常，对他的言行没有人信任，经常……"。
② L、I、P、B 本增："在他的前额上有明显的叛乱和干肮脏事的印痕"。

鲁思]*想夺取那个边区[呼罗珊]*、泄剌失和起儿漫，看来各地区不久就将遭到他的破坏。这些情况被发现了，[合赞汗]下令采取措施。异密们奏告道："我们多次说过：他心里要想干这样的事"。[合赞汗]说："我也知道这点，但我想让他开始，而不是由我开始。"接着他将许多达官贵人，一部分处死，另一部分饶恕。那些人的名字无需详细列举，也不应当详细列举。在审判他们时，[合赞汗]对异密们说："他们之中某些人的罪行和秘密我已知道和完全识破了五年，但我忍耐着。某些人一再对我说过不适当的话，其中每句话都能造成各地区的破坏，如果我[把这些话]放在心上，听从了[这些话]*，那就会由此产生无可怀疑的内讧。我不想对某些人用言 212
词表明。有时我同他们面对面交谈，尽管我从第一次起就明白：[这]纯粹是诡计，将使和平遭到破坏，他们却不害羞，在五年中重新回到[这件事上]，用另一种方式报告。奇怪的是，他们见我不同意，没有实行[这点]，但是出于无知，他们继续完全同样地重复着。他们是蠢人和无知之徒，想在我变傻之后，将我捕入他们的网中。当他们恶贯满盈，图谋叛乱被发觉时，他们自己招认了。现在我公开宣布了[这件事]。"从有关事情和情况的报告中，人们完全查明他所说的情况属实。有关这事的传说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人们对他的忍耐力感到惊讶，而当公开明确宣布了[这件事]以后，人们更加感到惊讶。

[另一]*也很可靠的[情况]*是：当任何一个侍奉他的人谋害、欺骗别人时，他便认清了他，不宠爱他，但是由于[自己的]忍耐力，他并不马上显露出愤怒之情。而那个蠢人不了解君王已知道和在忍耐地观望着，仍固执地继续干他的事，直到最后被君王处死为

止。这种人很多。其中有被称为哈昔-赛因的一个西模娘伊斯兰教法官，此人是"神的创造物中最凶恶者"，确实比恶魔还要凶恶；还有亦思法杭撒希卜和若干[这里]没有提到的其他人。[合赞汗]了解他们搞的勾当，忍耐了若干时候之后，借助某个告密者和控诉人处死了某些人，并把某些人从自己身边赶走。对于知道他的脾气，不诽谤别人、没有妄想、不说惹人厌烦的话、不教唆叛乱，经常按照内心信念说出明智的、有益的话的人们，[合赞汗]由于其完美的理智经常给予尊敬、赞许，并且视为可信赖的人。由于他明察的内心熟知他们的情况，如果另一些人出于嫉妒和不和而指摘他们、攻击他们时，他不听从[这些指摘、攻击的话]，仍让他们固守在他们所负责的事上，以便让事情照常进行，得到巩固，不遭受损害。

他不止一次地说："世界上没有比可信赖的诚实人更为可贵和稀罕的了。"因此，诚实而可信赖的人在他那里受到很大的尊敬。而恶人、窃贼、干黑暗勾当的人，则被他全部处死。如果熟悉情况的人庄重地宣誓说：伊斯兰君王（祝他的统治永远巩固）除了处死一定要处死的最坏的人（那些人活着纯粹是人们的祸害）以外，任何时候也不处死任何一人，那末他们的誓言是正确的，不需要修改补充。无疑，对于一切接近至尊的其他恶人，他都下令处死，因为他的高尚心灵的本性在对待恶人上正如巨蛇额非[1]和绿宝石的本性[2]。剩下的恶人是那些还没被他看到和认出的人，他那高尚的心灵正如区分玻璃和宝石的酸立即认清了他们。除了行善和一切可以疏忽的事情外，他在这一切情况下没有对任何一事显出匆

① AF'Y。

② 意谓又狠毒又坚硬，即嫉恶如仇的意思。——汉译者

忙。

他多次对异密、法官和宰相们宣读教令:“凡是有人来控告哈 213
乞木(地方行政长官)或木塔撒里甫(包收税赋者)时,不要[马上]赞同他们所说的话,因为那些人有可能以前没有缴纳赋税(迦兰)或把负担转嫁给别人,而哈乞木向他们征收赋税(迦兰),那些人就来控告了。如果另一些人来证实他们的话,也应当同样处理,因为这些人有可能以往是官员,想夺取哈乞木的职位归他们占有。也有可能,来者从来就是哈希木的敌人,或者为了友谊、讨好[某人],而来指斥哈乞木。要谨防这一切情况。你们要向负担赋税(迦兰)的全体剌亦牙惕[①]详细打听,[哈乞木]是否压迫他们,他们是否爱戴他,以便将他的所作所为真正查明,因为大多数人是无私的,他们的话是有分量的,而少数自私者的话并非如此可靠。剌亦牙惕们所满意的、禀性趋向公正的这样的人是罕见的。因此,某个哈乞木有一二缺点,但他若有许多美德,尤其是不过分贪婪、有能力严格统治和正直,就不可把他撤职。”

按照他的无比美好的见解,[合赞汗]经常[亲自]慎重从事,并训导异密和宰相们[慎重从事]。由于他的远见灼识,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处理得丝毫不差。愿至高无上的真主“为了先知和他的后裔”,使这位伊斯兰君王长寿、长久在位。

轶事第五则　合赞汗最常发表和表白的言论

据伊斯兰君王[合赞汗]* 幼年起就跟随在他身边效劳的近侍

① 剌亦牙惕——登记入伊利汗国户籍清册的应向国家缴纳税赋的编民,主要指农村的农民,此外也包括城市应向国家缴纳税赋的居民。——汉译者

们说：每当合赞汗的金口说出某个见解或主张时，事情也就这样办了，并在这些年中有了效验。无论他是认真说的话或者开玩笑说的话，他所说的总是[对的]，例如：某人在这年将发生某种事，某种外貌和外表的急使将从某地来到，某种容貌的囚徒将来到，喜讯或恶讯将传来。尽管在吉星高照下降生、蒙受至高无上真主赐予威势和幸福的大多数帝王都不免有这样的禀性，但是没有一个帝王受到如此的称赞，也无人作过[这种]考察。

既然合赞汗酷爱所有各种学术，他也就研究使用沙子、羊胛骨、马齿的占卜术，研究根据书上所记述的体验吉凶的其他预兆的占卜术，他还[学会了]各民族、各地区所采用的各种各样预言，并在这方面作出判断。他认识星占家所知道的大部分行星、恒星，把其中每颗星的升起、降落情况和特性告知人们，使听他解释的人们惊叹不已。他详细地知悉和记得所有各种家畜和野兽的身体构造特点(各按其类属和种类的差别)、习性、活动、静止状态以及每年夏冬的居留地。除了靠真知灼见的理智力量，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但真主最知道。

214

轶事第六则　伊斯兰君王出于奖励和[友谊]关系的慷慨赐予

当伊斯兰君王[合赞汗]*(祝他的统治永远巩固)登临王位时，他的父祖的金库已空无所有，国内各地遭到严重破坏，未能坚强地加以统治，应缴纳底万(ДИВАН)① 的

① 底万——中央政府、内阁及其所辖各行政部门(各部)，尤其是财政部。——汉译者

税[①]落了空，无法征收赋税[②]，由于以往宰相们和哈希木们(州长官们)缺乏治理能力，各州包收税赋者(木塔撒里甫)们贪婪地掠夺[国家]资财。直到金钱开始输入国库之前，必须长时期维护国家利益。最初由旭烈兀汗从报达、木剌夷国、叙利亚运送来、堆放在沙忽帖列[③]堡的金银财宝，逐渐被库吏们陆续偷走，赤金巴里失和珍宝被卖给了商人们，因为他们互相熟识，任何人不吐露片言只语。该堡的一座位于湖畔的塔楼突然倒塌了，他们便以巴里失和珍宝掉进了湖里为借口，盗窃了更[大]数量[的金银财宝]*。阿合马由于想收买军心，巩固王位，对阿鲁浑汗作战，便把该堡剩余的金银财宝[几乎]*全部赐给了军队。此后，所剩就不多了。据说还不到一百五十万。阿鲁浑汗在速忽儿鲁黑收集了各种珍宝。这些珍宝一部分被陆续侵吞，一部分被滥花掉。当异密们打算叛变和内讧，若干异密和他的亲信被杀死时，阿鲁浑汗在位时获得的金银财宝有若干部分被[异密们]*分掉，某些人说：我们[把金银财宝]*送交给军队吧，于是滥花掉了。乞合都本人丝毫也没有贪婪地攫取，如果从阿鲁浑汗的宝藏中剩下了些什么的话，那就都被他[乞合都]*分赐给了别人。

由此之故，在[合赞汗]*无比幸福地登上宝座时，除了这些财产外，什么也没有剩下。军队随同他从呼罗珊来到。敌人乘机进入呼罗珊，抢劫了住所和畜群。因此，当伊斯兰君王[合赞汗]*想给他们些东西，却发现国库中一无所有，而从各地区征收的税则收不到。捏兀鲁思有一段时期掌管国内各地区和钱财，但由于他采

① AMWAL(i) D(i)WANY。

② M(u)T(a)W(a)ǰǰ(i)HAT。

③ 原文作 T(a)LLH W(a) ŠAHA。

取过去的行动方式，结果一无所获。接着由沙剌法丁·西模纳尼和撒都剌丁执政，同样一无所获。可是军队① 需要钱，并且如果从远近各国来了个急使，要想给他一套表示尊敬的服装和礼物，却发现国库中与他的地位相称的任何东西也没有；人们不相信国库竟会空虚到如此地步，将这件事归咎于伊斯兰君王的疏忽大意，甚至全都对此提出申诉。当这个情况传及[君王]圣聪时，他一再在集会时对异密和近侍们说：“你们怎能认为驮载在几匹骆驼和骡子上的这些箱子里的东西也被称为国库？既然我喜爱手艺，经常刨各种树木，做木工，所以这里有大部分树木和供各种手艺使用的各种设备和工具，还有几捆武器。我没有隐瞒你们，库吏们也知道这个情况。我怎能给你们目前没有的东西？祖先没有给我留下金银财宝，
215 各地区没有送来钱财②。我当了遭到破坏的各地区的君王。你们从各地区征收赋税③ 送来吧，到那时，如果我不给，那就是我这方面的过错。”听了这些话后，所有的人都明白了：真理是在他这边。

两年后，合赞汗由于整顿和安排好了国事，开始有了空闲时间，边区和边境得以巩固，于是他收拾或惩治了叛乱者和以内讧、暴动为业的人们，并着手处理各州事务，整顿赋税④ 管理、征收的事。他每天从早到晚坐着亲自用御笔修改应当写出的草稿，将各地区事务整顿好。[君王]制定了法律，下令让每件事按照一定的制度办理，把交出去包收赋税⑤ 的地区交给可靠的人，三年内不收

① Č(a)RYK。
② MAL。
③ MAL。
④ AMWAL W(a) M(u)T(a)W(a)J̌J̌(i)HAT。
⑤ M(u)QAT(a)'H。

回，对乞丐、穷人的告密不予理睬，并[指示]以何种方式方法征收赋税。他规定了从所有各地区征收的赋税[额]，并制定了大部分地方所需的预算经费①，关于预算经费的制度将于其他各章中叙述。通过这种方法，各地区的事务得到整顿，应缴给国库的钱以现金形式从四面八方一天天收到，钱财逐年增长。由于经费不足，合儿哈纳的服装以往不到规定数额的三分之一，现在完全齐全了。当经费来了，[合赞汗]着手分配经费，他对异密和国家栋梁们说："世上再也没有比分配钱财更难的事了。"他又说："成吉思汗[也]曾说过：没有比给钱或不给钱更坏的事了。如果不给钱，不用说这就是吝啬，还有什么比吝啬更坏的呢？至于给钱呢，如果给一个人少，给另一个人多，或者给了一个人，没给另一个人，或者对某人应当早给却晚给了，那末这就使人们觉得好像比死还难受，他们渐渐地
⑩ 变成了敌人。能够遵守这些细节，突然想到这类意思的人是不多的。如今你们竭力遵守[这些细节]吧。"

他把最初收到的若干数额金钱②交给异密们和副官(纳亦卜)们，交给每个人二三百万，并说道："我对于送来的钱不动分文，不把它们送入国库。从各地送来的钱就让它们分别放着，让异密们分配吧。"接着他指示分给什么样的人，每种等级的人各分给何种数额。异密们按照他的指示进行分配。后来，在最近几年中，他说："异密们已分配了几次，我也真心想亲自分配一些东西。"在兀章举行忽里勒台[最高国事会议]* 时，他下令搭起接待宾客的大

① A(ı)HRAǏAT(i) M(u)Q(a)RR(a)R(i)。
② Č(a)ND H(a)ZANH。

帐，在那里收集从各地四面八方送来的国库金钱①。[接着]他亲自同几位尊贵的异密坐着，把钱先分给职位较高的人，而对那些干
216 出过荣耀的事、表现出可嘉的勤奋精神的人则分得较多。他对于这增加数额的原因解释说："为什么我分给这些人较多呢？目的在于：今后让其他人也尽量更多出力、全力以赴。"根据这个理由，他奖赏和分赐给他们[较多的钱]*。

接着，他优先分赐了与他有父系亲族关系的人们；然后又按照规定分配给右翼和左翼千夫长们。他还事先下令按照等级和职务按次序摆好各种服装，并且下令把装有金银币的各种重量的口袋搬来分别摆开，在每个口袋上写有其中所装的数量，并按照被赏赐者的才能和功劳写明每个口袋是哪一个人的。他一个个地召请每个人，在他亲自在场时当场指示[每个人]接受自己的一份。按照这样的方式，他分配了财物十至十一天②。他分发了三百万③现金、二万套服装、五十条饰有宝石的腰带、三百条金带、一百锭赤金巴里失。在此之后，他经常不断地从国库中分配现金和衣服，再也没有一分钱或一套衣服作为礼物转送④给各州。不管异密们和宰相们请求了多少次，也没有转送出去。他只给现金，但要按照事情和人的重要性使之与钱数相称。对于应当多给的，他不少给；对于应当少给的，他不多给。在他的国库里老是有钱和衣服。如果他给得过多，至高无上的真主以其公正和调度财富的能力使之更加

① X(a)ZAN(a)H(a)。

② L、I、B 本作"十五天"。

③ B 本有另一种笔迹的注释："蒙古语'土绵'(万)。每个'土绵'相当于一千个帖必力思万钱。被称为'土绵'的军队由一万人组成。"

④ H(a)WAL(a)T N(a) K(a)RD。

增多，丝毫也不会贫乏。从未有过一天，他的国库不花费一二万底纳儿现金和一二三百套储备的服装。慷慨赐予应当如此。

接着有一天当异密们和国家的达官贵人们在场时，他说道："仿效真主是人所做的卓越的事，尤其对君主而言。宽宏大量和慷慨是统治者的性格。但是，只有这样的宽宏大量和慷慨：所给予和供献的只能达到不致贫乏、穷竭为止。人所作的事在至高无上的真主面前只不过大海中的一滴水，但应当竭力仿效。至于帝王和所有的人，他们经常应当花费所能有的那末多财物。如果他们在几天之中漫无节制地给出了钱，其后既不能给，又不能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那又能对谁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他们把所有的东西交给了少数几个人，而使其余的人完全不幸，这样的事不符合真主的性格。应当让君主的光线象阳光般地普照大众。他的国库对全体人民都有份，尤其是对它有权利的人和贫穷的人，作过好事的人，首先是军队。怎么可以把它只给予少数人，然后双手空空地坐着，对任何人什么东西也不给和不能给。从这样的人能得到什么样的愉快呢？这对帝王的万能算是什么宏伟壮举呢？帝王的慷慨和宽宏大量应当象井里的水或泉中的水，无论汲取多少，它又 217
增多了，并不枯竭。只有[合理地]治理王国、妥善整理、公正和果断地发号施令，以及在一切事情上遵守平衡的限度，给出多少就不断地补上多少，这样的事才能成功，否则：

如果从山中挖取而不加以填补，

那末最后山将崩溃。

如果咱们爱好金钱、慷慨和赐予，那末我们就应当公正、实在，因为公正的特性在于：既然我们不知道从哪里收入金钱，怎样充实

国库，我们就只能分发一部分钱，免得国库空竭。如果我们能经常做到这点，那就很好，否则将像个一天能、一天不能、有时富有、有时一贫如洗的国王。这不是国王的属性。如果他处于这种状况，他将经常在悲哀和沮丧中度日，人们将失掉他的赠赐，不需要他的统治。我们应当恪守这个规则，需要多少就给予多少，而不能乱堆起一大堆钱[任意给予]*，不能立即一贫如洗，陷于破产。应当经常有少量的钱可供发端，因为钱的性质是这样的：只要有少量可供发端的钱，它就会迅速增多，就像一个猎人如果没有一头鸟作为套索中的诱饵，其他同类的鸟就不会飞拢来，他就什么也捕捉不到。而如果他有一只发端的鸟，他就能利用它在一年之中捉到几千只鸟。"

异密们和国家栋梁们颂扬了伊斯兰君王（祝他的统治永远巩固）说的这些话，全体欢欣。从那时起直到今天，照此办理，钱财和衣物经常像泉水般地从伊斯兰君王的国库中流出。任何时代的任何一个以往的帝王也没有像他[合赞汗]那样给出过那么多钱和衣服分赐给[臣下]*。当然，人们会认为这个看法是夸大其词，他们会说："谁曾见过以往的帝王，知道他们的金银财宝有多少，以便有可能作这种比较呢？"但是，存放在案卷库（迭卜帖儿-哈纳）中的以往[君王]的钱财开支、收入登记册证实了这个看法。除了完全公正的登记册，关于这件事哪里还有更公正的证据呢？在阅读这些登记册之时，我们所说的话正确与否就能确实搞清。

愿至高无上的真主出于仁慈和慷慨永远保持他的公正、善良和[对人们的]*恩赐、厚待不变。就是这些。

轶事第七则 [合赞汗]*消灭偶像崇拜，拆毁他们[偶像崇拜者]的寺庙，毁掉所有的偶像

当伊斯兰君王[合赞汗]*(祝他的统治永远巩固)按照天意和真主在真教之道上的指导，如前所述，皈依了伊斯兰教时，他下令毁掉所有的偶像，拆毁在伊斯兰教国家中按照宗教法规[①]不许存在的所有庙宇、多神教神庙和其他寺庙。大部分巴黑失[佛教僧]*被迫加入了伊斯兰教。因为至高无上的真主没有佑助他们，他们并不坚信真教，[只是]出于需要表面上装作伊斯兰教徒的样子，在他们的前额上有不信真教和迷惑的明显痕迹。过了一些时候，伊斯兰君王(祝他的统治永远巩固)了解了他们的虚伪后说："你们之中凡是想到印度、客失米儿、吐蕃和自己的故土去的，就去吧。而留下这里的人，就别虚伪，而要真心实意，不要以自己的虚伪玷污纯洁的伊斯兰教。但是，如果我得知他们建造多神教神庙和庙宇，那我将毫不怜悯地用剑杀死他们。"

218

某些人照旧继续虚伪，某些人则有其不值得赞许的打算。[合赞汗]说："我的父亲是个偶像崇拜者，直到死去为止。他为自己建造了寺庙，并在偶像教僧团时代供献给它各种财物，我拆毁了那座庙。你们到那里去生活，享受施舍物吧。"哈敦们和异密们为此请求道："你的父亲建造了[这座]*庙，在庙壁上画着他的像。如今庙被拆毁了，雨雪落到你父亲的像上，而他是个偶像崇拜者。如果将那个地方好好修整，这将会给他造成名声，并且使他的灵魂得以安宁。"[君王]不赞成，没有听从他们。接着他们又建议将庙改造成

① Š(a)R'(a)K。

宫殿。他也不赞成，说："如果我打算很快建成宫殿，在那里绘上画像，那它就跟寺庙和偶像崇拜者的地方相似，这可不行！如果应当建造宫殿，那也得建造在别处。"

这类故事和情况很多，一一加以记述就太冗长了。总之，他对巴黑失[佛教僧]*们说："我知道：你们并无知识，但是出于对自己长处唯恐他人觊觎的态度，帝王们应当让所有各类人构成他的臣民，由此之故，帝王们保护所有的人。帝王、伊斯兰教徒和所有的人出于个人利益和需要，甚至怜惜、爱护没有理性和理解力的动物。对待你们也是这样，但是，你们必须不再有丝毫偶像崇拜、残忍的狂信、居心不正的痕迹，否则我将让你们死于剑下。"现在，留下来的少数偶像教徒不打算表明他们有可能保持某种信念或宗教信仰，就像自古以来存在于我国各地的木格或邪教徒① 那样，但是他们暗中保持和隐藏着自己的信念。

愿至高无上的真主出自仁慈、垂青和宽宏大量，保护伊斯兰君王安然无恙和永生。

轶事第八则　伊斯兰君王敬爱[真主的]使者（祝他安宁！）的后裔

伊斯兰君王[合赞汗]*（祝他的政权长治久安！）两次梦见宇宙之主②（愿最好的祈祷和最美好的祝福降临在他身上）的优姿，并且先知（愿福祉与和平降临在他身上）许给了他良好的诺言。他们
219 之间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与先知（愿真主的赐福降临在他身上）

① 即袄教徒和亦思马因派教徒。

② 即先知穆罕默德。

在一起的有正统信仰者的异密阿里、哈散和忽辛（祝他们安宁！）。向［合赞汗］*介绍了他们以后，他说："你们应当是兄弟"，遂命令伊斯兰君王和他们拥抱。双方结成亲密朋友。从那时起伊斯兰君王实现了许多愿望，取得了胜利。其中最卓越的是：他将好事和严格的方法、制度，正义和坚强的行政管理推广于天下，他得以享有荣名，为自己搜集了人们良好愿望中的珍宝。还有什么能高于这一幸福和真主的恩赐呢？从那时起，他对先知（祝他安宁！）的家族的爱增长了。他经常为了朝圣给予［圣裔］*帮助，到［先知］家族的陵墓上去拜谒，起誓并履行誓言，敬重赛夷们，慷慨赐予布施的财物。当他在各地建造罕哈黑(XANQAH)①、伊斯兰教经学院和清真寺以及其他慈善机关②，作出了举办慈善事业的某些遗嘱，他连各类人的工资、月薪也注意到了，他说："怎么能这样呢？——法乞黑、速非派教士等等都有份，而赛夷却没有。阿里的后裔一定应当有份。"于是他下令在帖必力思和其他各大州、所有各领地，以及像亦思法杭、泄剌失、报达之类的大城市里，为赛夷们建造避难所，供赛夷们搬进那里去住。他为他们指拨了被认作福利的巨款③，正如祭祀供献书④中所提及者，使他们也从他的恩赐中取得份额。他经常发言声称："我承认［先知的］战友，不排斥任何人，但是既然［真主的］使者（愿祈祷和安宁降临在他身上）是我梦中见到的，他让自己的儿子们和我结成了亲密朋友，建立了爱，这意味着我更多地爱先知的家族，而不是让我维护真主，排斥［先知的］战友

① 伊斯兰教圣者墓旁的寺院或受人尊敬的司教所住的寺院。——汉译者
② ABWAB-AL-B(i)RR。
③ W(a)ǰH。
④ W(a)QF-NAMH。

们。”正如后文所述，他下令为忽辛(祝他安宁)的陵墓引进[灌溉]渠道，他并无偏执险恶，不断颂扬[真主使者的]后裔，因为这是“为了真主的光荣和他的仁慈”，他是英明和完美的。

愿至高无上的真主恩赐这样公正、完美的君王[统治下]*的俗世之民至无尽之年。

轶事第九则 伊斯兰君王作战英勇，他组织军队、进行厮杀，以及他在作战时的坚毅精神

伊斯兰君王[合赞汗]*(祝他的政权长治久安) 从幼年时起就生活在最麻烦的边区呼罗珊的边境上。从古至今，外国军队经常从这方面侵入，不到一年就需出征[①] 一二次。因此[君王]一再同敌人厮杀，进行残酷的战争，忍受了许多烦忧和痛苦。他获得了军事奥妙的完备知识，变得十分老练和坚毅，以致在重大事变中决不害怕，他那无比美好的心灵毫不犹豫。即便他知道事情艰难、敌人
220 强大，他还是忍耐、坚持，不许在自己身上露出害怕的痕迹。他说："害怕没有任何好处。其结果是：[人]失去自主，这就有利于敌人。”在至尊左右效劳的人们多次观察过这种事件，把这些事件一一叙述出来就太冗长了。至于在此边区中发生的事件，其中之一是他和拜都的事。他先像闪电般地从呼罗珊疾驰，带着少数战士向他们攻击，坚忍不拔地支持着。接着，为了有利于事情的进展，他们决定各带几个那可儿互相面对面会见。在会见时[君王]开着玩笑在他[拜都]*的背部打了很结实的一拳，使拜都感觉疼痛，并认识到合赞不认为他[拜都]*有任何意义。他[拜都]的心中害了怕。接

① BH Č(a)RYK B(a)R N(i)Š(a)ST(a)N。

着[伊斯兰君王]作好准备，带着少量军队在有利时刻向他进攻，把他俘获，因此各地区和军队没有造成任何损伤和骚乱。他捕获了在他父叔时代惹起内讧的异密们，尽管他们有其有势力的庇护者。出于勇敢，他采取了正确的决定，他对任何人的求情概不理睬，将他们全部杀掉，使各地区恢复了秩序。

另一件事，当速该起来反抗时，阿儿思兰带着整齐的队伍返回，向他开来了。[伊斯兰君王]不断听到消息，清楚地了解到：当阿儿思兰来到时，无法对他进行抵抗，因为当地没有军队。但是，他根本没有窘住，每天仍按照自己的规矩和习惯行事。当阿儿思兰接近时，他派出在场的仿佛是去打猎的军队，自己则[留在原地]不动，甚至没有把这一情况告知任何人。他照旧做各种游戏、讲故事，开玩笑、娱乐。他把医生和星占家召集来说："我想服用泻药，请你们准备药剂并选择日子吧。"表面上他根本没有注意敌人的情况，因此他那无比美好的心灵没有像所能形容的那样沮丧。由于这种坚毅精神和忍耐力，没有造成任何损害，因为传言没有传播开去，人民安宁无事。但即便他表现出丝毫惊慌不安，事情就将陷于混乱，尤其是因为他的事业刚开始，国家和军队[未能]马上安宁下来：眼看过去内乱的军队变得贪求这种事情和掠夺。[因此]他在他们面前作[这种]游戏。在造物主(祝他伟大崇高！)的佑助下，由于伊斯兰君王的耐心和坚毅精神(祝他的统治永远巩固！)，这一事件得到顺利解决，没有发生任何灾祸。

[后来]又对密昔儿[埃及]*和叙利亚作战。人们认为：按照帝王的惯例，[合赞汗]将站在某个僻静的地方，以使任何人都不知道。可是，他却不顾这样，勇敢地走在前面，亲自把全体军队整好

队，他站在他们前面，像狂怒的狮子般一次接着一次地［向敌人］攻击。如果人们不抓住他的［马］缰绳，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停止作战。尽管有亲信阻止他，他还是好几次冲向敌人中间，矫捷地驰骋，驱赶敌人，杀死一部分敌人后才返回来。位于近旁的军队突然逃跑了，站在侧边的人一部分不知道战斗情况，一部分还没有投入战斗。伊斯兰君王左右两侧空虚无人，但他亲自带着少数人照旧同莎勒
221 坛一起面对着敌人站着。由于第一次攻击落在中军，战士们后退停下来，由于害怕向敌人进攻时得不到任何支援，没有开始任何动作。而他们［敌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努力进攻。伊斯兰君王像一头狂怒的狮子，从中午坚持到黄昏祈祷时，一个人击退他们的进攻，并通过卓越的发号施令和各种计谋抵抗如此庞大的敌军，战斗不已。哪一个勇士有这样的力量。最后，当停驻在远处、等待着准备回去的左翼军看到这种情况时，他们向敌人冲杀过去。右翼也有一部分人跟着他们前进。由于伊斯兰君王（祝他的统治永远巩固）的坚持，敌人在同他作战时已被削弱。于是敌军不得已逃跑，被击溃了。类似这样的故事很多。限于篇幅，我们只讲这件事作为一个范例。

［君王］经常对战无不胜的军队进行教导和提出建议，他说："每一个人，当死的时刻来到时，无论他在哪里，在家里，在路上，在作战或在打猎，都不可避免地要死去。因此，我们何必害怕站在我们对面的敌人呢？既然死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那就不如流血为好，因为没流出的血腐烂在身体里，除了恶臭以外什么作用也不起。正如胭脂使妇女漂亮，鲜血使男子汉增光。这样的人的芳名留在世上，他们自己则立即进入天堂。而死在家里的人，妻子和子

女们为他的病感到苦恼，看护着他，他在他们的心目中以及其他朋友的［心目］中，变得渺小可怜。如果他死在战斗中，就免除了这些。朋友们为他悲伤，为他祈祷，当代君王尊敬他所遗留下的人，同情他们，保护他的后裔，他们的情况会变得更好。”

［伊斯兰君王又］说：“战士出征时，如果他去袭击［敌军］*，他应当竭力不让［关于他的］消息传开去，乘①马日夜兼程，突然到达［敌军中］*，乘敌人没有聚拢到一起以前完成自己的事再返回。如果每年出去［袭击］，那就应当尽可能在不同的时间出去，若在每年的确定时间出去 敌人会事先作好布署，采取对策。每次出去时还应当尽可能走另一条路，以使敌人不知道，但是应当有靠得住的、熟悉道路的向导②。如果出动大军，那不如事先散布出流言，而作战应当延缓，因为大军不能迅速出去，而敌人无疑会得知，会采取措施、整顿好装备和军队，等待着出来迎战。不要依赖军队数量的多寡和军队的迅速出动，因为无法知道真主佑助与否。当军队缓缓出动而散布出传言时，敌人有可能害怕这一传言，也有可能在敌人中间产生惊慌失措和意见分歧，甚或会有另一敌人从某方面进攻他们，或产生某种流言，或缺乏饲料和粮食，［在这种种可能产生的情况下］*他们将会削弱或衰竭。在出征时应当让军队散布出传言后，预先选好有水草、可狩猎的地方，停驻在这样的地方，不吃那些 222
为难于通行的地方准备的粮食③。［军队］要经常不断向各处分别派出探子，以获悉敌情。根据［探子的］*不管什么报告，无论它是

① YARAQ K(a)RDH。
② Q(a) LAWWZAN。
③ '(a)LWFH,

怎样考虑和写成的，总是有根据的，因为做事不熟悉情况等于在黑暗中摸瞎。在采取了这样充分的预防措施以后，应当让战和不战的选择权掌握在你们手中，而不是在敌人手中。如果你们不镇定，立即匆忙出动，偶然碰上了敌人，驻扎在不好的地方，迫不得已地作战，那末敌人所占的地方是好的。总之，主要的事情是军队的秩序和不能容忍任何一支队伍不经许可开往任何地方，因为[这]早已有了效验：敌人就这样赢得了时间，蓄足了勇气。更重要的条件是：要坚决不准任何人擅自到村镇中去拿走东西，因为如果[士兵们]养成这个习惯，大军将无论如何制止不了这种事情，军队将没有秩序了。这样一来，他们[士兵们]*在作战时将不适时地抢夺卤获物①，而无法加以制止。军队所发生的种种不幸，最常出在抢夺卤获物上。当战斗结束时，战俘和卤获物什么地方也没有了。应当让他们[指挥官们]*为了札撒，不顾情面、不惜杀死[违犯军纪者]*，因为如果他们怜悯了二三个人免于法办，就将使一二万人毁灭，由此也将使王国完蛋。

应当让战士们从家中出发时起就经常信赖至高无上真主的善良意志，约束自己不做坏事，受到自己的人民和国家的爱戴，对任何人都不强迫，以使人们愿他们好，[为他们]祈祷，直到[祈祷]不被听见为止，因为对于军队来说，为他们祈祷和善良的愿望是再好不过的后方部队②。应当让[战士们]不说妄自尊大的话，不骄傲自大，不认为敌人渺不足道，而对敌人有所顾虑。他们要认为自己是渺小的，而至高无上的真主是伟大的，他们要敬畏真主，以使计

① WLǏAY。
② G(a)Ǐ(i)GH

划成功、事情完成。要让他们真正知道：一切说漂亮话、思想[高傲]的人，都是至高无上的真主所感到愤怒的，因为威严、伟大[只]应当真主才有，而妄自尊大的人[说的那些话]把自己抬高到了与真主一般高的位置。真主将抛弃他，佑助别人，惩罚他，这是真主的威力轻而易举地能做到的。真主的惩罚方式是任何一个聪明、完美的勇士的智力所不能了解的。”

[合赞汗]就这样地经常给予异密和战士们劝告。他讲过许多更细腻的话。这些话没有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如果加以记述，那就太冗长了。既然旨在举例，讲上述这些也就够了，此外的话，所有的人也都清楚了。

愿至高无上的真主永远保护、加强这位和平的强大庇护者和剌亦牙惕(农民)、军队的保护者。

轶事第十则　伊斯兰君王对伊斯兰教法官、司教、苦行者、学者和笃信宗教人士的教导 223

当上述人们前来觐见至尊时，他经常给予他们各种教导，但是在聚会上，当这些人的长老和优秀人物到忽里勒台[最高国事会议]*上来见至尊时，合赞汗说：“你们在自己身上穿上追求[真理]*的服装，这是伟大的事。须知你们不把这一追求转向人民，而是转向真主。当人们在对真理无知的若干天中，有可能承认你们的追求是无可争辩的，但是至高无上的真主知道你们的秘密打算，无法欺骗他和对他隐瞒真相。他非常生气，将在人世间报复和惩罚，[而]在阴间[的惩罚]也是无疑和注定的。凡是使追求[真理]*成为隐藏真理的人，[真主]将使他在人们中间蒙受耻辱，他的服装和名字将

被消灭，他对人们是可耻的，在人们心目中成为可鄙的、卑贱的人，并经常成为优秀人物和老百姓的嘲笑对象。而对于那些不在自己身上穿这种服装，穿的服装和其他人一样，不与众不同，不图谋权力、领导地位，禁欲苦修，完全无罪的人，谁也不会反对；他们所期待的是和他们的服装相吻合的生活。我对你们所说的："你们在自己身上穿上追求[真理]*的服装"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既然你们是另一种人，由于服装你们有崇高的称号，由于这个称号你们有其他人所没有的若干特殊身份，而你们同意接受这一称号和身份，并答应一定维护权利和担保维护权利，你们说："我们是某某人，将如此这般地行事"，——那末现在你们要好好地考虑一下。如果你们能履行自己所承担的义务和同这种服装连结在一起的追求，能履行诺言，这就很好，值得称赞，你们的长处在造物主和人们面前将高于、优于其他人。在相反的情况下，你们在真主和人们面前，总而言之要成为可耻的人，你们按照自己的意志把不幸和痛苦强行招到了自己头上。你们也要确实知道：至高无上的真主为此将王国交给我，委派我领导人民，让我安排他们的事，在他们中间奉行公道和公正裁判。真主责成我说真话，按真理行事，按照罪行惩罚犯罪者。真主的旨意永恒地决定：要由优秀人物更多地负责，因此不惩处畜类。帝王们恰恰应当首先处分达官贵人和人民的首长们的罪过，以此为统治王国的指针。由此之故，我也首先要按你们的过失处罚你们，不顾情面地对待你们。不要认为我将考虑到你们的服装，反之，我将考虑到你们的服装和罪过。应当让你们遵奉[真主的]使者（祝他和他的后裔安宁！）的言行，每个人都要恪守你们的义务。你们要教导别人走正道，要抛弃龌龊下流行为和

无聊闲扯，不准用不合伊斯兰教法规本质的东西解释《古兰经》精神。你们要诚心诚意，保持[心灵]纯洁。要给人们以善遇，要有善良的意图，让整个人世和我们也保存他们的祝福。应当让你们不要互相不能容忍，对其他团体也不要表现出真主和[他的]使者所未表示的不能容忍，因为超出指示，为了自己的荣誉不容忍别人以
及对待人们比真主和[他的]使者更和善、更有怜悯心，都是极端可 224
耻和缺乏根据的。如果我创造了某种违背伊斯兰教法规和理智的东西，那就请你们对我加以指摘，教导我。你们要确实知道：当你们的话的含义与追求[真理]*相符时，你们的话就能对我起作用，被我接受和听取，因为这时你们所说的话是真挚、坦白的，是具有精神力量的，无疑是实在的，因为遵从你们的话所得的真理对我和你们都是好事和受赞颂的原因，人们将由此得到幸福。如果不是这样，你们的话将对我不起作用，我心中将爆发对你们的怒火，由此之故将给我、你们和全体人民造成损害。我还有许多我在这方面想说的话和想法。如今就说这么多大概的意思。如果你们赞成、同意[我所说的话]*，那就对我和你们都有好处，我的话将对你们有益，你们的心中将加深对我的爱。而如果我的话不合你们心意，你们心中将产生对我的仇恨，我会获知你们的心思，你们也将仇视我，而宗教和世界将由此遭受损失。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将来若蒙真主恩赐，我们[还]将诉述内容丰富、涵义精细的话”。

他将这样的意思劝告、教导了前来觐见的长老们和受人尊敬的伊斯兰教法官、司教和学者们。所有的人都对此惊叹不已，对王国庇护所的殿堂加以赞颂。在另一些时间，在各种会议上，[合赞汗]发表了类似的教言，说了涵义精细的话，把这些话一一详细记

述下来，就过于冗长了。愿至高无上的真主使这位具有各种各样美质的伊斯兰君王的威势和公正永远荫护所有各类人们。“真主确是无所不知和能给予答复的。”

轶事第十一则 伊斯兰君王禁止军人和其他人们冒渎神圣

伊斯兰君王[合赞汗]*（祝他的政权长治久安！）听到：当若干军人和其他人们去作战并获得胜利时，他们自吹自擂说：我们如此这般，由于随机应变使大事成功，又说某人勇敢，由于某人的努力击溃了敌人，通过这种方式把事情归功于自己的才能和英勇，自夸战功，妄自尊大。反之，有时当他们没有达到目的返回来时，他们就说：这是真主的意志，尽管我们已经尽心竭力地干了。这样的话在人民口中愈传愈多，在一切小事情上蒙古人和大食人都用这种调子说话，这些话不止一次地传及[合赞汗]的圣聪。他不赞同这些话，他非常生气地说：“这些话纯粹是冒渎神圣，由于这种话的倒霉后果，使我们、军队和全体人民的事大部分陷于紊乱。我们、军队和其他人们有份的各种好事应当认为是至高无上真主的仁慈和怜悯，而所发生的各种不幸和无办法的苦境应当认为是自己的过失和缺点的结果，任何时候也不能说妄自尊大和傲慢的话。”

他下令为此写成有说服力的诏令，寄发给各地区的全体蒙古
225 人和大食人：“今后凡相信或讲述上述言词者，均为罪人，他一命归阴后将堕入地狱。应当让[一切人]认为好事是真主的仁慈，而不幸是自己的过失的结果。应当把充裕之物和准备好的东西或多或少地给走近屋门[请求施舍]的一切人吃；应当仁爱地对待他们，让

他们同所有的人一起生活在世界上。按照我们下令颁降的这道诏令，到人们家中[乞求施舍]的人不要以命令方式索取任何东西，不要认为无论何人都必须给他东西。这件事情只决定于仁爱。"[合赞汗]就这样地颁降了诏令，并下令将这一诏令宣布于所有各地区。"在至高无上真主的佑助下"，他的良好作用在他在位时代的一切事情上顺利地发展，如果至高无上的真主愿意的话，"真主的恩赐和降赐的吉祥"将逐日增长。

轶事第十二则　伊斯兰君王对公用事业的爱好及其鼓励人们兴办公用事业

以往的蒙古君王们和伊斯兰君王[合赞汗]*(祝他的政权长治久安！)的父祖们对公用事业[指兴建建筑工程]*有热烈的爱好，并着手兴建。但是，正如人们可以看到的，他们很少把它建到底。他们到处奠定[建筑物]基础。在这上面花费了大笔钱财，从各州送来了特殊税款①、动物、材料和雇佣工人②。负担落到人们身上，他们的大部分人死亡。处在这种情况下的人们说："深夜暗无天日"。白费了许多财物，许多建筑物没有建成，被建造起来的那些建筑物则不坚固，短时期内就倒塌了。伊斯兰君王掌握了兴建事业，制定了再好不过的制度。他到处选择可以信赖的、靠得住的、正直的官吏，委派他们主持建造，把钱拨给他们③。他[合赞汗]委任了值得信任的官吏、廉洁而有经验的书吏和能绘制图纸的建筑师。很慎

① WWǏWH(i) TABQWR。
② M(u)ZDWR。
③ W(u)ǏWH T(a)ḤWYL K(a)RD。

重地确定了全部材料、[它们的]价格、在有这么多材料的情况下所需的工钱，以便同工人算帐的人员① 有犯法行为时，短缺和亏损由他们负责。受托人和估价员② 经常点数已经使用的材料和被指定用于工程的材料，以此为根据，要求每个有报帐责任的人员③ 作支出报告。一切制定得如此切实，甚至在一百年后想制定[建筑]预算和拨付款项时，只消把必阇赤[书吏]*的核算同消耗在工程上的材料进行对照，真、伪立即分明，并且可见[核算]完全没有偏高或偏低的地方。任何时候任何一个告密者对那些官吏和建筑师的工
226 作也无可指摘。每件事都指派了检查员④，以免工程中使用劣质材料或缩减石灰、石膏，掺和进泥土。由他们负责遵守这样的制度和预防措施。接着还有——在工程承包⑤中 按规定价格提供所有各种木材、铁材，因此它们的品种是确定的。

[伊斯兰君王]在所有各城市、各州兴建建筑工程，开凿灌溉水渠，敷设地下输水管道。其中最庞大的、能获得特别重大效益的是希剌州开凿的特别大的水渠。它被命名为上合赞渠。这条水渠通向信教者的元首忽辛（祝他安宁！）的圣墓。怯儿别剌荒原的全部原野是无水的荒漠，圣墓[附近的村落]没有可供饮用的淡水。[合赞汗]将幼发拉底河的清水引导到[那里]，因此现在圣墓附近的全部地区都已耕种，其中开辟了果园和菜园。从报达和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畔的其他城市驶出的船可以进到[那里]。那个[地区]

① A(u)J̌(a)RA。
② M(u)K(a)WW(i)MAN。
③ ṢAH(i)B(i) J̌(a)M'。
④ AMYMAM。
⑤ BH M(u)QAṬ(a)'H。

的收成共约十万脱合儿。禾本科植物和各种蔬菜在那里生长得比报达所有各县要好。住在圣墓附近的赛夷们由此开始生活得相当好。因为他们是穷人，人数众多，特别贫困，所以[伊斯兰君王]施舍给他们谷物，逐年供给他们。赛夷迪·阿不瓦法（愿真主的仁慈照顾他）墓附近地区也同样是无水的荒原，没有可供饮用的淡水。有一年，伊斯兰君王（祝他的统治永远巩固），到那个荒原去打猎，在那里找不到马饮用的水，由于缺少水草，那里的野驴和扁角鹿长得很瘦弱。[合赞汗]下令从幼发拉底河开凿水渠通到那里，使墓的附近出现水和农耕，于是原野上的动物恢复了元气，[如今]*如果到那个原野上去，马匹不再由于无水而难堪，那里还有饲料、大麦和干草。在短时期内，一条大水渠通到了那里，它被命名为下合赞渠。接着，又从西面开凿了另一条水渠通到这个原野境内，它被命名为合赞渠。他[合赞汗]*从水和土地中把若干法德兰赐给那个圣墓作不动产，而被安排、整理好的所有各地区的其余部分，他为自己买下①，全部成了帖必力思慈善机关②的不动产。现在在赛夷迪·阿不瓦法墓附近栽培果园和菜园。出现了淡水和那里从未有过的各种蔬菜。因为这座墓位于远离居民点的地方，住在它的附近的人遭到敌对的别都因人③加给的许多负担，所以[合赞汗]下令将它像城市般地围筑上围墙。在那个地方修建了澡堂和新的建筑物，[因此]它在短时期内成了一座城市。

[合赞汗]在大部分州中兴建了建筑工程，修建了地上和地下

① BA X(u)D X(a)RYD。

② ABWAB-AL-B(i)RR。

③ 一种阿拉伯游牧民。——汉译者。

灌溉渠道，如要详细列举起来就过于冗长了。根据哈里撒土地部[①]的特派员参加下签订契约[②]的诏令，他所下令耕种、整理的土地是无限的。在他的幸福时代，他在各个方面公正不阿，在千百万
227 人民参加下，兴建了公共建筑工程，人们为自己做了超过以往一百倍的事。以前值一百底纳儿的各种房屋和花园，如今值一千底纳儿。过去进行破坏的许多人，如今从事建设。如今在各地区兴建的这种公用事业，从豁思罗叶甫[③]时代以后，没有任何一个帝王有过。令人惊异的是，在豁思罗叶甫时代也曾由同样多的人从事公用事业（当时各地区尽管曾完全建成完备设施，却是在长期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既然那时没有如现在这样地被破坏，那末当时他们也曾从事同样的公共设施工作。

现为京城的帖必力思城有过不大的城墙，这些城墙已倒塌了，城外有许多房屋和建筑物。[合赞汗]说："住有如此多人的京城，怎么能不建造城墙呢？"他下令搞清楚在哪里兴建、怎样兴建城墙。因为果园和菜园与城市建筑物毗连，所以城墙必需在耕地中间[建造起来]。人们又提议：既然帖必力思住有无数外地人和长期居民，多数是富人，城墙可分为几部分，由各类人出钱在二三年内各建成一部分城墙。

伊斯兰君王（祝他的统治永远巩固）出于他的崇高思想和充分仁慈宣布道："难道为了我们所开始从事的良好事业可以让人们所建成的大部分建筑遭到破坏，使他们蒙受苦难吗？在建造帖必力思

① DYWAN(i) XAL(i)ṢAT。
② Š(a)RṬ-NAMH。
③ 即萨珊王朝。

城之时，难道可以让这么许多数以千计家的房屋建造在城墙以外。在短时期内，正如人们可以看到的这儿的居民增多了，在城外兴建起了建筑物。人口既然增长这么快，应当期望这座城市的居民数十分庞大。应当作长远估计，兴修城墙应做到让居民的所有果园连同房舍包括在城墙以内，而不应毁坏果园，这样就使其全部价值增长，这对我是举办好事的奖赏。有可能按照天意逐渐有了如此多的人，以便他们在城墙以内的地方建造许多房屋，房屋互相毗连，而人们并不拥挤。因为有过这样的情况：若干城市受到至高无上的真主赐予幸福，建造了各种建筑物，但由于居民人口众多而变得狭小。建筑物建造成二三层，街道变得狭窄，[各方面]都筑有高墙，空气恶浊，因此产生霍乱，发生各种各样的疾病，[城市]遂像花剌子模城般地重新毁灭。”[合赞汗]根据这些理由下令将城墙建造在果园以外，而对于人们所说的让城民出钱的话，他降旨道：“虽说建造城墙的好处落在他们身上，但是剌亦牙惕(农民)和普通老百姓没有远见，他们不能理解事情的后果和情况的实质。要他们出钱立即成为他们的沉重负担。这是件好事，[因此]我们
拿出自己私有的钱来建造[城墙]，以便对我成为奖赏，使我的名声 228
远播，而剌亦牙惕(农民)和人民得以过安宁生活。任何人不得对他们作这种征索。”修造城墙已开始了两年，今年“如果真主保佑”将完成上层①的建造。

[合赞汗]还兴建了另一座大于旧帖必力思城城墙以内面积的城市，该城兴建于又名苫的苫卜地方；他在那里建造了阿卜瓦卜-必儿，以致该城包括了慈善机关和它们的大部分花园，它被命名为

① M(u) HRH。

合赞尼牙。他命令从拜占廷和富浪各国来到的商人在那里打开货包，但是为免发生争执，那里的关税官和帖必力思城的［关税官］是同一个人。

他又下令在帖必力思城内每座新城门旁建造客栈、市场、澡堂、供合儿哈纳用的地方和畜栏，并［命令］从四面八方来的各种商人通过预先指定的城门进城，停留在城门旁的客栈里，由关税官接收他们的货物。［接着，］商人们去一趟澡堂后，进到城里，并[1]在那里停留下来，直到关税官检查完货包，［将他们］从那里打发走为止。”

［合赞汗］在各地区兴建了和兴建着许多各种各样的公共设施。他又下令将帖必力思没有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的各种果树、草、蔬菜的种籽送来，移植幼芽，嫁接嫩枝，栽培这些果树、青草、蔬菜。如今它们全都生长在帖必力思，每天送来多得无法形容的鲜果，人们享用这些鲜果时祈祷道：“愿至高无上的真主使强盛的王国壮大巩固！”他派遣急使们到印度、中国等一切遥远国土去，将只在那些国土生长的植物种籽运送来。愿至高无上的真主使他从生活和统治中获得满足。

轶事第十三则　伊斯兰君王在帖必力思、哈马丹和其他各州兴建的阿卜瓦卜-必儿，关于寺院不动产及其结构，关于他按照许愿完成的善事

成吉思汗家族的蒙古君王迄今有如下仪礼和风俗：他们的墓

① L、I、B 本增：“并在确定自己的地方后，如果乐意的话出去走走。正如商人们从帖必力思到各方面去时……”。

安在远离有人居住的地区和农耕地区的无人知晓地方，因此任何一人也不知道他们的墓在什么地方。这些墓的周围地区被宣布为禁区，并被委托给忠实可靠的人，叫他们不让任何人接近这些禁区。当君王皈依伊斯兰教，赋予信仰伊斯兰教以前所未有的高度尊崇时，他说:“虽说我的祖先的习俗是这样的，但如果连伊斯兰教徒也不愿让他的陵墓为人们所知，那末遵守教律不会因此而受损失。然而，这没有好处。既然我们成了伊斯兰教徒，就应当让我们的特征和伊斯兰教徒一样，尤其是因为伊斯兰教的仪式比[我们]*那些[原有的旧]*风俗要好得多。”

最初，他前去拜谒徒思的圣墓（祝[其中的]长眠者安息!）、莎勒坛·巴牙即忒墓、阿不哈散·哈剌合尼墓、司教阿不-赛夷·[伊 229
宾]·阿不-海儿墓以及其他当地的圣父墓（愿真主使墓中的遗骸复活）。他亲眼认识了[陵墓附近的]村落构造和居民的境况。接着，当他成为伊斯兰教徒时，他得以拜谒信教者的元首阿里（祝他安宁!）的圣墓和报达诸圣父的其他陵墓（愿真主使他们的灵魂净化）。有一次，他说:“怎么能认为这样地去世和有这样的死处和埋葬地的人是死了的人呢？这样的死胜于其他人们的活。虽说我们没有遵守教规者的等级，但是我们将像他们那样地建造阿卜瓦卜-必儿作为我们死后生活的处所，由此引起的善事和施舍就能获得至高无上的真主的恩赐，从而经常积累功德，这是非常好的事。现在，当至高无上的真主赐予我们力量时，我们着手[兴建，并将建造到]它在真主的佑助下完成为止。”既然这事产生于京城帖必力思，他就在那里选择[地点]，亲自绘制了图纸，在城外西面苫卜地方建造它们。从开始兴建以来，现在已经有几年了。它们比世上最大

的建筑物、他所见过的马鲁的塞尔柱朝算端辛札儿的拱顶建筑物要大得多。这个荣耀的村镇的轮廓如下所述:

在寺院不动产、上述阿卜瓦卜-必儿以及根据捐献者合赞汗所订的契约其中所包括的其他公益机关、慈善机关(愿真主从他手中接受它们)中的开支,兹据御制捐献书① 中所详列,予以扼要记述:

关于所捐献属于崇高拱顶建筑物及其周围的阿卜瓦卜-必儿其他建筑物的东西[的诺言]②

崇高拱顶建筑物

[补充的经费]③

地毯和织物④费,蜡烛、蒲扇⑤、香料费以及制作星期五晚上诵读《古兰经》者食用的甜食[哈勒瓦]⑥所需的费用。

薪资⑦费

给诵读《古兰经》者和工作人员们。

大清眞寺

[补充的]经费

地毯、织物费,蜡烛、蒲扇、香料费。

薪资费

给哈的卜们、伊玛目们、瓦亦思们、木额晋们、木合必儿们和工作人员们。

---

① W(a)QF(i)YYH。

② L、I、P、B 本如此;S 本为一书写潦草的词。

③ YḌAF(a)T。

④ F(a)RŠ W(a) Ṭ(a)RḤ。

⑤ M(a)ZAB。

⑥ 用芝麻、花生、胡桃等制成的油质酥糖。——汉译者

⑦ M(a)WAǏ(i)B(i) M(u)RT(a)Z(i)QH

沙非派和哈尼非派伊斯兰教经学院

补充的〔经费〕

地毯、织物费，照明、香料、陶器等费用。

薪资

给木答里思们、木爱亦忒们、法乞黑们和工作人员们。

罕 哈 黑① 230

补充的〔经费〕

地毯、织物、炊具费，照明、香料费。

薪资

给司教们、伊玛目们、速非派教士们、合瓦勒们、仆役们以及其他各种职称的工作人员们。

经费

早晚进餐费和每月两次的津贴费。

施舍费

被确定为给乞丐、贫民们买粗麻布、普通的靴子和皮衣的费用。

赛 夷 赡 养 所②

补充经费

地毯、织物费，蜡烛、蒲扇和香料费。

薪饷

有固定的数额，按照捐献者所订契约用于赡养所供的赛夷们的需用和为赛夷们服务。

经费

供养住在那里的赛夷住持们和来来去去的赛夷们。

薪资

给仆役、厨子们以及住在那里的其他工作人员。

---

① XANQAH——伊斯兰教圣者墓旁的寺院或受人尊敬的司教所住的寺院。——汉译者

② DAR-AS-S(i)YYADH。

天文台①

补充〔经费〕

地毯、织物费，蒲扇、油、香料费。

修理费

天文台中的设备仪器和钟表仪器的修理费以及事业中所用器物的修理费。

薪资

给各学科教师们、木爱亦忒们、学生们、库吏们②、木纳维里们和其他工作人员。

医院③

补充〔经费〕

地毯、织物费，蒲扇、油、香料费，陶器费。

薪资

给医师、眼科医生、接骨医生、库吏、服务人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

经费

用于草药、有益健康的饮料、药剂、膏药、眼用油膏、大米粥、烤制的食物④、卧具、病人的衣服的费用。

整理费

在那里死去的死者的整理费。

书库⑤

补充〔经费〕

地毯、织物费和蒲扇费

经费

修补书籍和购买必需图书的费用。

① R(a)S(a)D。
② XAZ(i)N。
③ DAR-AŠ-Š(i)FA。
④ M(a)ZWRAT。
⑤ B(a)YT-AL-K(u)T(u)B。

拜忒-合农

231

补充〔经费〕

地毯、织物、蒲扇和油费。

经费

用于编制税务清册①、誊清、更新税册的开支②。

木塔瓦里牙管理局

副官(纳亦卜)一人的薪资,对此有过一道诏令。

有盖的水池③

经费

用于蒲扇、油、香料、洗脸盆、铜罐、瓦罐、大桶、罐的费用。

薪资

法刺失一人的薪资。

免费的澡堂

经费

用于脚巾、洗澡用木盆、吉里、灯、簸箕、扫帚、澡堂炉子所用的木柴和干草的费用。

薪资

给搓澡工人、理发师④、衣服保管员和锅炉工人。

关于列入上述阿卜瓦卜-必儿范围的费用的〔诺言〕⑤

---

① QANWN。
② B 本增:"以及书吏、库吏和誊清册页时的职工的薪金。"
③ L、I、P、B 本增:"和厕所"(M(u)T(a)W(a)ḌḌA)。
④ L、I、P、B 本如此;S 本作"那可儿们"。
⑤ 见俄译本第229页注2。

经费

用于外来者①在阿迪里牙殿用餐。蒙古和大食异密们以及来到那里的人,进行祭祀时,让他们到那个殿去,在那里用餐。

必需费用

每天用餐的必需费用以及用于地毯、织物、炊具的补充费用,清凉果汁饮料-哈纳的费用,蒲扇费。

薪资

给厨师、御厨房管事、管理御膳的近臣、食品室管理员以及那里的其他职称工作人员的薪资。

经费

用于星期五晚上分发给住在清真寺、罕哈黑和伊斯兰教经学院的孤儿和其他人们的甜食费,按照清册中所列专门供给崇高拱顶建筑物的甜食费除外。

经费

每年当捐献者(愿真主感谢他的帮助!)在至高无上的真主荫护下离开的那一天举行大餐的费用。契约签订如下:让住在上述居住处的人、帖必力思伊玛目、知名人士、来到那里的穷人和其他人,聚集在一起,从头到尾诵读《古兰经》,饱餐一顿,并在那一天分发指定的施舍物。

施舍物

那一天分赐的施舍物。

必需费用

用于上述大餐的必需费用。

232 开 支

用于节日和神圣的日夜,比如:阿疏儿、警告之夜等等的礼品开支。

---

① ĀŠ(i) BYRWNY。

孤 儿 学 堂

经常教一百名孤儿读«古兰经»和教育他们。

每年发放的经费

用于一百个男孩子的生活费和节日礼品费。当他们学会读«古兰经»时，发给他们庆祝奖，为他们举行割礼，并招收别的男孩子们代替他们。

书费

每年从新购买一百册«古兰经»的费用。

薪资

五位教师和为男孩子们服务的五名保育员，以及照料男孩子们的五名妇女的薪资。

补充〔经费〕

用于学堂的地毯、织物费以及事业费用。

分发给穷人们

每年购买两千件羊皮袄分发给穷人们。

教 养 费

教养被抛弃在街头的儿童们。将他们收养起来，发给奶妈们奖金和一切必需用品，直到〔儿童们〕长大，开始辨别周围事物为止。

整 理 费

死在帖必力思、身后没留下够埋葬他们的财产的外地人的整理费。

饲 料

给各种鸟类吃的饲料。在冬天六个月中，当发生严寒和降雪时，可在屋

顶上撒上小麦、黍子各半，让鸟类啄食。任何人不得捕捉这些鸟，对它们眼红的人，至高无上的真主的诅咒和愤怒将落到他们身上。木塔瓦里和寺院的居住者不准〔捕捉这些鸟〕*和阻挠〔鸟类吃食〕*，否则他们就有罪。

给贫穷寡妇

每年发给她们棉花，使她们有所遮蔽。每五百名寡妇发给四曼弹打过的棉花。

瓦罐、高水罐的代用物

男女奴隶和儿童们用瓦罐、高水罐搬运水。可让木塔瓦里在帖必力思城内委派一名巡视员，当这些人装水时，瓦罐破了，害怕〔回家〕时，他进行调查后可发给他们〔瓦罐的代用物〕。

清扫、造桥费

按照清册中所列，在帖必力思城周围八程以内，用于清除路上的石头和建造跨过灌溉水渠的桥梁的费用。

薪 饷①

按照捐献者所签订的契约，发给所谓"御定伊斯兰教寺院不动产"②的上述阿卜瓦卜-必儿的伊斯兰教寺院不动产财物部的纳亦卜和工作人员的薪饷，各州诸县及其他各地人员除外。

233

经 费③

按照御制捐献书中的契约，拨付经费用于维修崇高拱顶建筑物及其十二

① M(a)RSWMAT。
② AWQ(a)F(i) XAŞŞ。
③ W(a)J̌H。

方面的慈善机关以及阿鲁浑汗建成的阿迪里牙殿。

经　费

按照捐献者所订契约，拨付经费用于维修、照管各项伊斯兰教寺院不动产和慈善机关，比如：属于上述阿卜瓦卜-必儿的大地产、地段、不动产①，不管它们在国内所有各州的任何地方。

既然御意认为有必要从这些善事和阿卜瓦卜-必儿获得多于各类人的利益，他按照以上所述预先作了规定。他从国内各地按照法律属于他的、构成他的不容争辩的财产②中，使用了任何一个指摘者不可能提出异议的方式将财产捐献作伊斯兰教寺院不动产。所有的木甫提③、值得信赖的大学者和伊斯兰教法官根据伊斯兰教法典作出有关捐献正确性的裁决，并作出了[肯定的]判决。[君王]下令制成捐献书的七份副本，并使这七份副本全都证明无
⑩ 误，以便将一份副本放在木塔瓦里手中，一份保存在圣合阿卜，一份留在京城帖必力思的法院④中，一份留在和平之城报达的法院中，一份留在……⑤，一份留在……⑥，一份留在……⑦。过了一段时间，报达和帖必力思的伊斯兰教法官重新开始对捐献作证明，每位进入自己职位的伊斯兰教法官坐下来判决，首先证明它在法律顺序上的正确性。[君王]降旨：让当代最有学问和最完美的人

① Ḍ(i)YA' W(a) '(a)QAR W(a) M(u)ST(a)Γ (a)LLAT。
② M(i)LK(i) Ṭ(i)LQ。
③ 伊斯兰教神学家兼法学家。——汉译者
④ DAR-(al)-Q(a)ḌA。
⑤ 诸抄本均缺，并留下了空白。
⑥ 同上。
⑦ 同上。

在上述阿卜瓦卜-必儿住下来，并经常住在那里。他在哈马丹州薛非忒苦黑郡不晋只儿忒村，建造了一座非常好的罕哈黑，将许多大地产[①]捐献给那里作伊斯兰教寺院的不动产，来来去去的人从这一善举中获得安息之所，这是所有的人都亲眼看到的事。

其次，在他[合赞汗]*去到每个州，每当他由于某种事情或情况将希望、秘密或哀求隐藏在至高无上的真主的殿堂里时，他发出誓愿，答应一定分发施舍物和履行全部誓愿。当他打败密昔儿[埃及]*军队，在大马士革登上王位时，履行了他在那次远征时许下的若干誓愿。这些誓愿一部分是在国内、一部分是在国外许下的。这些誓愿之一为：将金灯、织物和地毯献给赛法剌黑·哈里忒·伊宾·瓦里忒（愿真主对他满意！）大墓穴，因为在该大墓穴的附近发生过战斗。这些东西被就地送到了那里，实现了[誓愿]*。他还许过一个誓愿，即把大马士革的几个县里的几座村庄捐献给耶露撒冷和真主的朋友亚伯拉罕（愿真主的祈祷降临到他的身上）墓作伊斯兰教寺院不动产。他也许下誓愿：既然密昔儿和叙利亚君王花费捐献给麦加和麦地那[②]作伊斯兰教寺院不动产的钱和朝圣者出的钱以供军队和底万之需已有若干时期，并认为这样的事[根据]伊
234 斯兰教法典阐明的判决是许可的（尽管实际上这是不允许的），既然至高无上的真主把这个王国赐给了我，那就得把这些伊斯兰教寺院不动产和捐献于善事的财物完全按照指定的用途花费，绝不能花费在军队和底万上。[君王]说："这个国家现在处在我的领地之内。当我们返回去时，我们把全部军队留下来守卫。我们打算

① AMLAK。

② Ḥ(a)R(a)M(a)YN。

作的好事，应当实现。”于是他颁布了有关这些阿卜瓦卜-必儿的捐献书。他许下誓愿在本国内将自己领地上的二十万钱收入以津贴、施舍、奖金和寺院不动产形式分发给异密们、平民们和贵族们、富人和穷人，以及每年举行忽里勒台[最高国事会议]* 时调集的军队。当他回去时，履行了这个誓愿。按照各类人的身份，他分别赐予带有金饰件的腰带和普通腰带以及各种各样服装，而他所许诺的二十万钱津贴、施舍，如今按各州确定数额，逐年分配。此外，他决定从缴入国库的全部财物中，每十底纳儿拨出一底纳儿，每十件衣服拨出一件，其余储藏物各拨出十分之一，交给指定保管这些财物的管事人①。这些财物经常分发给穷人和需要者，其中不需要者则什么也不给，财物从基本库藏中拨付。因此，向所有的圣徒墓送去了帷幔、烛台和灯。[君王]经常暗中向至高无上的真主请求，他想必知道：由于善行、施舍和许愿，他的需要会无条件地被[神的]殿堂得知，予以满足，对他的善行、施舍、许愿的奖赏将不会落空。毫无疑问，任何人从未见过任何一个统治者作出过这么多善行、办过这么多好事，发过这么多奖赏物，并不断施舍。愿无比伟大、无比荣耀的真主佑助这位公正、慷慨的君王举办许多善行，为了这些善行在他在位时代祝福他、报答他。

轶事第十四则　取谛诈骗和没有根据的诉讼，取谛没有抵押而取得贷款的人和负债者的背信弃义行为

伊斯兰君王(祝他的统治永远延续下去)由于完美的公正裁判消除了各种欺诈行为和无根据的诉讼，取谛了不精通法律知识的

① XAǰH(i) S(a)RAY。

伊斯兰教法官和哈的卜书写迦巴剌(证书)和纳昔客，命令所有的伊斯兰教法官按照一种方式书写迦巴剌，以使属于伊斯兰教法律的全部细微之处都得到遵守，使发生争端之门在人们之间关闭。因为对这些事的解释已写在决议和指令中，所以只消引用这些诏令原文即可知悉，毋须赘言。这些决议和诏令如下：

对伊斯兰教法官颁发的关于褒奖伊斯兰教法官优绩的诏令。

关于不审理超过三十年的诉讼的诏令。

关于卖主在出售前的财产[权]证据的诏令。

235 关于对过去的决议和颁发的命令加以补充规定后予以确认的诏令。

关于[编纂]当代全体伊玛目同意的纳昔客的指令。

上述诏令的抄本如下：

关于褒奖伊斯兰教法官的诏令抄件

以宽宏大量、仁慈的真主，以至高无上真主的威力和伊斯兰教会的福运的名义

算端马合木·合赞的诏令

诏谕八思哈、簸力以及以朕的名义统治某地的长官：朕以某地及其所属地方的伊斯兰教法官职位赐予某人，该地凡与伊斯兰教法规有涉的情况、案件、重要情节皆向他报告，由他加以解决，作出最后判决，并细心保护孤儿和不在的人们的财产。除了他，无论何人不得干预他处理案件，无论何人不得释放由他根据法律判定监禁的犯人，被派去照管与伊斯兰教法规有涉的大小案件的人，不得

违背他采取行动。因为成吉思汗的大札撒曾作出如下决定：凡伊斯兰教法官、学者和阿里后裔不缴纳迦兰和忽卜出儿，所以朕[也就] 下令，根据这一决定可免除他们的赋役，不得向他们征收钱税①和忽卜出儿，不得向他们索取驿马② 和粮草③，不得让来往过客和急使住宿在他们的家里。一旦列入诏谕④ 和清单，就应每年将津贴无短缺地付给他[伊斯兰教法官]。朕谕令各地都督惩处在伊斯兰教法官面前说粗话、回答[不恭敬]、有损其尊严的任何人。任何人不得邀请另外的伊斯兰教法官到自己处。伊斯兰教法官根据他所作审判决定和书面证词⑤ 就伊斯兰教法规涉及的案件作出最后判决时，不得向任何人索取任何东西。如果他要写出新的审判决定，就须按照朕等专门颁布过的诏令决定，将旧的审判决定摆在"公正裁判的碗"⑥前， 浸入其中，予以清洗掉。在三十年内未[重新]*提出诉讼，而旧的审判决定已超过三十年者，按照朕等在这方面专门颁布过的诏令决定和规则，不予[重新]*审理。如果有这种旧的迦巴剌(证书)递呈给他，他不得将它交给讼争的对方或讼争双方，而应在"公正裁判的碗"中予以清洗掉。⑦ 他不再被迫审理诉讼。强迫[重新审理三十年以上旧案]*者，将剃去胡子坐在犍牛上在城内游街示众，并加以严厉的体刑。在受刑后不得写呈文申诉，即便写了，也不予接受审理。

① MAL。
② WLAΓ。
③ ŠWSWN。
④ M(u) 'AM(a)RAT。
⑤ M(u)Č(i)LGH。
⑥ ṬAS(i) '(a)DL。参阅俄译本后文第239页。
⑦ 意谓按照旧判结案。——汉译者

其次，如果来到伊斯兰教法官处的讼争双方是在某人保护下来到或将支持他们的暴徒带至法庭，伊斯兰教法官不应接受对案件和诉讼的审理，直到他们[暴徒们]*退出法庭为止;不用说，在保护人在场时，[伊斯兰教法官也不应]进行审询。

其次，对于两个蒙古人之间的讼争，蒙古人与伊斯兰教徒之间的讼争，以及其他难判决的事情，朕谕令都督、篾力、必阇赤、伊斯兰教法官、阿里后裔和学者们每月两次在大清真寺聚会，参加审理，一起听取诉讼，据以确定罪情，根据伊斯兰教法典的规定裁决，写下简要报告，并写出法庭记录，签字证明它有效，使日后任何人不可能指摘它，[任何人]不能宣布它无效。

236 其次，对于发生争议、讼争或产生敲诈勒索[①]的财产，诸母、诸嫂[②]、诸妻、诸子、诸女、诸婿，以及异密、万夫长、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们，众多蒙古人，大底万必阇赤、伊斯兰教法官、阿里后裔、学者、司教和剌亦思们不得干预，不得购买[此项财产]。根据朕等所颁布之诏令决定，伊斯兰教法官要谨防以上述人物名义就某项有争议财产和[有争议的契约]书写迦巴剌(证书)，如果他看到其他人书写，应予阻止。

其次，按照朕等以前颁布的诏令规定，收受的篾黑儿[③]为十五个半底纳儿，不得多收 。

又，关于属[某城]管辖并归[该城]法院管辖的地区，在这种远离城市又值得向那里指派伊斯兰教法官的地区，应指派可靠的伊

① TANAQ(i)Ş。

② BYR(a)GAN。

③ M(a)HR-KAWYN。见后面第28则轶事。

斯兰教法官，并按照前面所述，从[他们那里]取得亲笔签名①。[各州伊斯兰教法官长]每月应去检查他们的工作，为的是让他们按照朕等所规定的，遵守伊斯兰教法典和真理，不得疏忽大意。他可准许他们书写迦巴剌(证书)，按照伊斯兰教法典作出判决，而他们每月应将[判决]表寄送给他。在各乡、各村②委派的伊斯兰教法官不应审理诉讼和法庭案件，作出判决和用土地不动产证明领地的合法性。除了在星期五祈祷时宣读君主名字祷告以及写债据和证据外，他们不得书写任何别的东西。如果发生了繁难的案子和重大诉讼时，就进城向城里的伊斯兰教法官报告，让他作出最后判决。还应让他[伊斯兰教法官]委派一名可靠和信教的人，让他记录判决日期，并带一个记录簿仔细谛听③[进行记录]*。如果某人犯了这种[罪过]，就应将那个人剃去胡子在城里游街示众。如果记录员在这些案件中查明了某件事，却予以隐匿，他就有罪，应当判处死刑。某种数字已记载[入册]*。就是这些!

关于不审理已作过判决的超过三十年的诉讼的诏令抄件

以宽宏大量、仁慈的真主，以至高无上真主的威力和伊斯兰教会的福运的名义

算端马合木-合赞的诏令

诏谕各地伊斯兰教法官，务令知悉：尔等应全心全意在人们中

① H(u)ǰǰ(a)T B(a)Z GYR(a)ND。

② 自此以下至俄译本第238页第15行以前的俄译文据L本译出，因为S本缺少这些片断的原文。

③ P、B本增："如果某人出售地产或[将它]抵押出去，[其后]再次将它出售或抵押出去，那就应将此事揭穿。"

间消除非义、横暴、压迫和无根据的诉讼以及敲诈勒索①，以使世
界和俗世人过着心灵安宁的生活，公正裁判的特证得以出现，并围
绕在优秀人士和平民周围，围绕在远远近近人们的周围，不和睦和
争吵的事从人类社会中消逝，法律在立法者之后加强，欺骗、强
暴和奸诈之门完全关闭。由此之故，朕等一再向伊斯兰教法官和
主宰与伊斯兰教法规有涉并执行与宗教有关职务的神学者们颁发
诏令，让他们按照伊斯兰教法典的原则，根据公正裁判的法律，摆
脱欺诈、虚伪和[个人]偏向的污点，来解决讼争，消除全体人民之
间的纠纷，要特别注意有关假造呈文、伪造债据的案件，研究案情
本质，如果那些证件的外表有年代较长的特征，出于对前任伊斯兰
教法官和州长官的信任，片刻也不能忽略慎重的规矩和习惯。一
切骗子以三十年内未提出过异议的判决文据为根据，在强有力者
的庇护下，诋毁人们的产权，造成人们的不和，伊斯兰教法官理应
237 不予更改。在以往君王的时代，在众多诏令②和玺书中均已曾提
到过说：三十年以上的诉讼不再审理，但迄今尚未研究事情实质，
尚未采取一切措施。现在朕等就此事询问伊斯兰教法官们，他们
按照实情向朕奏告。因为朕等想从原告人和伊斯兰教法官两方面
证实此事，使任何人不能弄虚作假，不能坚持以三十年以上的旧判
决文据③证书为根据，所以朕下令从伊斯兰教法官处收取与伊斯
兰教法规和实情相符的判决文据。为使任何人不顾情面，使有权
势者不能迫使他们[骗子们]通过不正当途径、非法地递呈呈文，以

① TANAQ(i)Ş。
② P、B 本如此；L、I 本作“在所有世代”。
③ H(u)ǰǰ(a)T＝证明、证据、笔据、判决文据。

免扰乱伊斯兰教法官和伊玛目们，朕曾命令已故也里伊斯兰教法官赛夷法黑剌丁草拟了判决文据① 的程式草稿。此种程式已写在本诏令的背面，不送入国库，[今后人们]*应从他们[伊斯兰教法官]收取按照此种程式不增不减地作成的判决文据，本诏令及写在本诏令背面的判决文据程式则留在伊斯兰教法官们身边，以供贵人、平民作为……② 的证据，使人们畏惧，由此之故使有权势者不能迫使他们弄虚作假，他们将放弃无理由的诉讼和敲诈勒索。除本诏令和写在背面的判决文据外，伊斯兰教法官们不得相互交往，要是他们违背了，将撤掉伊斯兰教法官之职，成为有罪之人，直到他们认识真理为止。不管什么道歉，朕等都不接受。如果有权势者强迫他们，坚持要求，不顾写在文书背面的条令，使他们不能作出判决，那就可将这种人的名字写下，呈送御前，朕将归咎于那些人，颁布命令③，以儆效尤。

伊斯兰教历 699 年 7 月 3 日[1300 年 3 月 25 日]写于苦沙甫地方④。

写在上述诏令背面的判决文据[程式]抄件

因为世界和万民之君、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徒的王中之王、仁慈的合赞汗(愿他永远在位，绵延无尽！)的崇高思想和卓越意念从其即位之初即已确定，他的仁爱之心专门用来使世界和万民在他在位之时过心灵安宁的生活，他的公正裁判和意图的完美表现以

① H(u)ǰǰ(a)T＝证明、证据、笔据、判决文据。
② 诸抄本均缺，并留下了空白。
③ P、B 本增"惩处他们"。
④ I、P、B 本增"于毛夕里境内"。

及他的充分的厚爱和仁慈，影响着贵显者和平民、远远近近的人们、突厥人和大食人，使不和睦和争吵在一切相互关系上销声匿迹，由他们所信赖的人掌权，因而欺骗、奸诈行为之门完全关闭，所以在御诏和圣旨（愿它们在东方和西方都生效！）的内容中，对掌管与伊斯兰教法规有关的事和担任宗教职务的伊斯兰教法官和有学问的神学者们宣谕道，让他们解决讼争，按照伊斯兰教法典原则以及公正裁判和公道的规则在全体人民中间消除纠纷，消除欺骗，消除歪曲真相、由于偏袒而搞阴谋诡计、口是心非的污点。顺便说说，他们要特别注意无根据的呈文① 和弄虚作假的判决文据和证明书②，加以揭穿，要尽可能看清事情的本质。如果从外表看来那些判决文据具有年代较长的特征，出于对前任伊斯兰教法官和州长官的尊重，那就片刻也不能忽略慎重、检验和侦查的规矩和习惯，不能[轻易]*信赖[这种文据]。因为常有这样的事：某人拥有他所[亲自]造成或从别人处取得的某项财产③，法律文书和以伊斯兰教法规为根据的判决文据写明所有权属于他，并经伊斯兰教法官和州长官们根据伊斯兰教法典判断作出决定，加以确认和作证。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那项财产按照某种合法的转让理由从
238 他转让给外人，又从那个外人转让给另外的人，如此等等，而那些判决文据却仍留在第一个财产主的家里，转到了他的某些继承者手中。过了长时期之后，一个寻求有利时机的继承者取出那些判决文据，引证说：[这份财产]某时属于我的祖先所有，如今它按照

① M(a)ḤAḌ(i)R(i)[单数 M(a)ḤḌ(a)R]M(u)Z(a)WW(a)R。
② S(u)KWK W(a) S(i)J̌(i)LLAT(i) M(u)M(a)WW(a)H。
③ M(i)LK。

法律应归我继承。某些人力图表明自己比别人可爱，证明他的继承权的正当。于是，他们之间长期纠缠于争吵和谈判。在某些州中，在笃信宗教、敬神，在伊斯兰教神学和根据伊斯兰教法典作出判决方面，不坚强的、没有充分威信的某些伊斯兰教法官，不深究事情的本质，不辨是非，就可能作出造成剥夺人们应有的产权的判决。根据这些前提，在此之前，以往的帝王和哈里发们（愿真主冲洗他们的遗骸，使他们的住所成为极乐世界！）曾作出决定：为避免有可能产生这类情况，在习惯法① 上称为“一代”的三十年之后，对于地产和财物的诉讼不予审理，不予理睬，不得在采取预防和检验措施之前，根据弄虚作假的呈文和判决文据作出判决。在他们之后，这些决定曾被伟大伊利汗阿鲁浑汗的诏令所确认。当为了此事咨询伊玛目和学识最高的神学者们的意见时，已经查明，最近的伊玛目和神学者们的大小社团均一致同意：如果两个人在一个地区，其中一人是重新划分的地产的主人，该地区有作出不可争议的判决的公正的地方长官和伊斯兰教法官，而外面不存在提出诉讼和宣布[自己]权利的任何其他障碍，经过三十年，其中一人并未对那无限掌管者和地产主的另一人提出诉讼，在此[期限]之后，他就不能提出诉讼，伊斯兰教法官应对这种诉讼不予审理，不予赞许和不予理睬。

我，在某地区按照伊斯兰教法规进行审判的某伊斯兰教法官，给出此份笔据，同意从今日起履行此文书中所写的一切，在审理讼争、作出判决、消除敌对时不违犯和偏离符合伊斯兰教法的规则，尽可能竭力写入登记簿、调解好讼争、检验调查判决文书和合

① '(u)RF。

法的法律证书。对于过了三十年提出的一切诉讼，由于上述诏令，我不予审理，不予理睬，不认为它具有法律效力。如果我违犯这些条文中[任何]*一条，我应受惩罚和应予纠正，应受殴打和撤职。这一切我都请忠实可靠的人们为我作证。写于某日。

关于查明卖主在出售之前的财产①权的诏令抄件

以宽宏大量、仁慈的真主，以至高无上真主的威力和伊斯兰教会的福运的名义

算端马合木·合赞的诏令

诏谕八思哈、篾力、伊斯兰教法官、纳亦卜、伊玛目、受人尊敬的知名人士、长老和各州农社，按照经文所说的"大卫啊，我们真的让你成为地上的总督，于是在人们中间按照公道创立了法庭"以及先知的名言"[真主的]仁慈赐福将降临到他身上"，"一个时辰的公正裁判胜过四十年对神祈祷"，朝廷的全部意念、视线转向全体人民的幸福生活，我们想让我们的公道和公正裁判传遍全世界，使任何一个强者不能欺凌、烦扰弱者，使公正的法制不因阴谋诡计和各种欺骗行为以及任何一个有权者的解释而失去作用，使人们中间的各种纠纷消除。当我们考虑安排、调整各种事及其基本规则时，在全部主要的事和世人的各种争执、纠纷之中，有一件事是由于旧的迦巴剌(证件)、证书② 和留在各种人手中的对领地有无可争议

① M(i)LK(i)YY(a)T.
② Ş(u)KWK.

的权利的重复证书[①]而引起的无理的诉讼。这种事是这样产生 239
的：某人拥有地产[②]，出于自己的需要他领取了两份迦巴剌（证件）副本，或者因他拥有许多地产，在达成对无可争议的领地的证书时，又领取了两份副本。可能后来这个人的继承者们分[③]了地产，那些地产通过买卖和转让[领地权]转到了各种人手中。接着又过了一段[长]时间，而所有的那些迦巴剌、证书以及对无可争议的领地的证书或其中一部分却仍留在卖主或其继承者手中。过了若干时期，卖主不顾信义提出诉讼。他无疑曾长期考虑怎样起诉，怎样教唆，以使他的诉讼得到证实。他在这方面很老练、坚定，使用了各种诡计和狡猾手段，他可能哄骗了证人，使他们疏忽大意，或者他亲自让一伙背信弃义、渎神的人当证人。如果卖主[本人]没有起诉，那末当他的继承者在他的屋里找到那些证书时，有可能承认[地产]确已转让，也有可能不承认此点，按照上述方式起诉。毫无疑问，应当对法院证实的证书及活着的[为证书作证明的]*证人提交给伊斯兰教法官证实那些证书时，伊斯兰教法官就认为那些证书是正当的而予判定，因为他无从知道地产已按合法方式转让给别人；众所周知，当若干受人尊敬的前任著名伊斯兰教法官已证实了那些证书，他[现任伊斯兰教法官]*在有两个证人作证时是不能表示异议的。上述健在的无辜证人并不知道后来发生的买卖，通过买卖地产已转让给了别人，而复制和未复制的证书却留在卖主处并未交给买主，于是他作出必要的证词，伊斯兰教法官则将证词

① Ṣ(a)RYḤ-(aL)-M(i)LK(i) M(u)K(a)RR(a)R。
② M(i)LK。
③ M(u)QAS(a)MH。

记入记录簿并作出判决，认为那些证书是正当的。申诉人走了，他倚仗有权势者，按照重新成为裁判对象并被[伊斯兰教法官]证实的迦巴剌(证书)攫取了[地产]，或者他[把地产]出售给有权势者；因此买主遭受了损失，他们之间的争执和纠纷长期拖延下去。既然证书和财产被无辜的证人所证实，占有财产权①在伊斯兰教法典上便具有充分效力；而[实际上]* 在各种人手中有许多诸如复制、失效之类的证书，信赖它们就成为有疑问和不可靠的了。因为有些坏人有意搞欺骗并搞起欺骗来，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在买卖地产时，卖主和买主一起去见伊斯兰教法官，并提出清白无辜的证人和拥有的证书，卖主借助清白无辜、为他作证的证人证明自己的产权，由证人作出证词：该地产是属于卖主的，是他的地产，我们没听到、也不知道任何别人对该地产提出过合法的要求。那些证书应投入水中清洗掉。即使他[卖主]* 没有证书，而证人按照前述作证，并详细地叙述说：他的地产自古以来或从不久以前的时候起归他所有，卖主则证实说：确实没有地产证书，若以后出现证书，则将是无效的，当时可让他书面说明产权，证人则写下证词，于是伊斯兰教法官可予以证实，作出判决，认为正当。接着可按此地产证明写下买卖文据②。即便[卖主]承认[地产]合法转让给某人，也应按同样方法办理。如果在卖主或其子女和亲属或其他不管什么人手中出现对此项地产的某种证书或对无可争议的领地的证书或分产文据③，那末伊斯兰教法官中任何一个法官不得认为这些证书

① T(a)Ṣ(a)RR(u)F(i) MAL(i)KANH。
② Ḥ(u)ǰǰ(a)T(i) M(u)BAY(a)'(a)T。
③ M(u)QAS(a)MH NAMH。

具有法律效力，并且一旦发现这些证书，就应采用强制手段和暴力
将它们夺下投入水中清洗掉。如果在他[证书的持有者]* 身边有
有势力者或他受某些人庇护，不听伊斯兰教法官们的话，那末法官
们可报告该城都督，让他采用暴力和强制手段将[证书]夺下，在法
院里投入水中清洗掉。既然他们[证书持有者]*干不正当行为，他
们就有罪。书写判决文据和买卖迦巴刺(证书)的人应当是法院书
吏，其他人不得书写。一定要让伊斯兰教法官坐在法庭上审判时
照例摆一只我们称为“公正裁判之碗”的盛满水的碗。[伊斯兰教
法官]应对所办理的每次买卖和要求索取证书，将证书投入水中清
洗掉。如果卖主从其无可争议的地产中出售一部分，留下一部分
作为其私产，则应将出售的数量在伊斯兰教法官和可靠的证人在
场时记录在证书背面，写明在证书所提到的这份地产中某种数量 240
出售给某人，以使这份证书经常留在卖主手中。在买主持有的证
书中，则写明卖主的地产原有若干，卖主从此数量中出售若干给买
主，其余若干仍为其私产。于是，在卖主手中留下了未经清洗掉的
证书。[现在]如果某人在买卖或抵押关系中作出证词被写下，这
份证明将于另一人对买主或接受者起诉时交出，那末[案件]不再
审理[就已清楚]*，他将被剃去胡子，骑上驴子，在城里游街示众。
如果某人将以往抵押出去的地产、遗赠给某人的地产或已经售出
的地产出售给另一人，这件事就具有弄虚作假地出售① 或承认别
人对自己的权利② 的形态，这种情况不必审理，可将申请出售人剃
去胡子，骑上驴子，在城里游街示众。如果某人将地产出售或抵押

① T(a)LJ̌(i)’(a)T。

② A(i)QRAR。

给别人，[后来]同一人再次[将地产]出售或抵押给另外的人，这件事被大家知道并被查明，那末这种人将被处死。

朕继续诏谕如下：伊斯兰教法官证明证书无误和解决讼争，除满足于朕下令[规定]的税收外①，按照规定的习惯不得期望、索取分文。书写判决文据的书吏，每份证书在一百底纳儿总额中可取得一迪儿赫木，凡超过一百底纳儿者可取得一底纳儿，绝对不得多取。传呼证人的木答必儿，每一份完全证明无误的证书可取得通用的金钱半底纳儿，不管同一诉讼重复多少次，他只能取得同一数额。每个受委托人如果从双方收取不管什么东西，将受到体刑，剃去胡子，撤掉受委托人的职务。

其次，关于三十年以上的诉讼，朕等已写了专门的诏令，并为此规定了条例，可照此办理。违背此诏令及朕等所写决议的每个伊斯兰教法官将受到追究，并罢免其伊斯兰教法官职位。朕命令全国各地区每个城市的八思哈、篾力将当地的伊斯兰教法官们召集起来，向他们收取他们按照朕所拟定、分发的程式所写的关于此事的签名保证书送来。现在应由某人召集当地伊斯兰教法官们，按照寄发的程式，向他们收取签名保证书，在这个急使伴送下送来。写于某年某月。钦此！

关于确认前述决议并加以补充规定的诏令抄件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以至高无上真主的威力和伊斯兰教会的福运的名义

① M(a)RSWM。

算端马合木·合赞的诏令

诏谕[我国]各地区的伊斯兰教法官们，因为我们知道：世界和世人情况的稳定取决于伊斯兰教司法秩序，所以过去我们为了纠正解决审判案件时发生的缺点，向从阿母河起直到密昔儿边境为止的国内各地区四面八方分发了诏令，命令伊斯兰教法官们不要匆忙从事，在检验和详细审查判决文据时要十分慎重，要注意遵守研究呈文、判决证书、法律证书和文据情况时所必需遵守的必要的措施、规则，预先告诉他们会发生搀杂有欺诈、伪造、弄虚作假的出售、转托① 和其他各种狡猾手段的案件；开导他们不要承认年代久远的判决证书或以往伊斯兰教法官的判决，因为他们不免有可能姑息宽纵；责成他们恪守指示和为了信教上的无瑕疵、拯救死后生活和保持好名誉所必需的细节，以便让人们在全国各地区每月在证人在场时诵读一遍，使人们借助重复[诵读]*加强[记忆]*，在头脑中成为习惯，从内心中不大敢提出无理由的诉讼，走上正道，而有势力者也不很想让伊斯兰教法官作出不公正的判决，尤其是当
我们确认决议并且下令从全体伊斯兰教法官处收取下列内容的签 241
名保证书时，即今后他们将不顾情面，除维护真主方面之外不偏袒任何方面；他们将竭尽全力努力调解讼争，检查判决证书、法律证书，以摆脱蒙受诱惑、欺骗和诈骗。如果有人提出了三十年内未曾提出过的诉讼，尽管申诉人可以无阻碍地提出诉讼，他们任何时候也不接受审理、作出判决，因为从这种诉讼产生的祸害是明显的，接受审理是不体面的。

① T(a)FWYḌ。

塞尔柱王朝的算端们过去早就攻击过这种案件，依靠与他们同时代的伊玛目们的极大努力，禁止了审理这种案子。后来，伊玛目、伊斯兰教法官和伊斯兰教神学者们各自写信，确认了这项决议，决议的抄本传遍各处。为了此事，我们的祖先也颁发过诏令。本诏令的颁发有两个目的。第一，为了确认[以往]*那些决议，使我们的注意力、才智和关怀以及牢不可破的宗教事业向全体证明，为使伊斯兰教司法中的疏忽态度和怠慢在人们中间消失，美德和不屈不挠、忠实不渝的品质代之而起，使他们确实知道：对扰乱司法者退让的任何一个人将受到伊斯兰教法官阿儿迭必勒所受到的同样惩处，由于阿儿迭必勒不能制止欺诈案件，他已按最可怖的方式被最可耻地处死。

其次，因为我们的心智经常全神贯注于加强处理世人的讼案，并使之有条理，贯注于取得和补充为此所需的手段，所以我们想对以前的决议再补充说一些必要的意见。这些意见是从健全理智的天赋性能中和从遵循伊斯兰教法规中获得的，并且我们想开导全国各地区的伊斯兰教法官服从这些意见，让他们遵守，不得违犯。第一，确认在审查包含有大部分诉讼案的本质的证人的证词时务必慎重，因为众所周知：伊斯兰教法官常在这方面粗枝大叶，不努力检验[证词]，根据证词作出判决。不能让伊斯兰教法官心安理得或让认为证词准确无误的看法占上风。伊斯兰教法官们持有这样的看法：他们认为无力对两个证人提出异议，并且不怕由于这种疏忽大意所造成的祸害。有时，讼案本身很重要，而他们不了解事情真实情况，没有采取预防措施，根据证词作了判决，某些寻求帮助的人、有产业的人就此被毁了，[事情的]真正意义对他们隐没不

见了，尽管他们[伊斯兰教法官]依靠两个证人提出了法律证据，[从而]与法律上的公正裁判相联系。公正裁判乃是仅仅表现在极少数人身上的伟大的事，它是很少有的，而大多数人受激情支配。法官应当经常想到：宰亦忒或阿木儿的证词可能还带有一些讼争双方之一的强烈欲望和幻想，或者对另一方的照顾。不应当只受证人所表现出的高贵人士的品格和外表装饰、语气的迷惑，而应当为搞清真实情况、揭破案情隐蔽的实质巧妙地好好思考一下，清楚地判断是非，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此，以便搞清楚情况细节，袪除疑难。

真主的贤明(愿真主的名字受到颂扬！)在赋予人类以认识能力时不可避免地使人们把谎话隐藏在自己心中，但是它的迹象从说话者所说话的意义中显露出来，正如信教者的元首(祝他安宁！)所说："人们心中所有的一切，通过谈话就清楚了。"因此，每一个以正确的智力着手调查研究人的内心世界的人，可以根据某人所说的话了解那个人。根据这些前提，朕等下令：在听取各种证词时，由于人们依靠与证词一致心中会产生担心，可采取预防措施，可对每个证人个别讯问，以使他们所说的话的差别暴露出来，因为所说的话的差别是调查情况时所能抓住的东西。通过几次会议讯问每个[证人]，从[证人所]补充的[新的]言词中揭露情况，于是根据审讯时生效的重要理由，如时间、地点、诉讼案情数量、质量上的矛盾，并根据调查案情时提出的巧妙的问题，通过这些努力取得两种可能情况之一，一种可能情况是案情确实可靠，可以根据案情作出判决，另一种可能情况是案情可疑，则是迟疑不定的理由和从可能陷入错误判决深渊中挽救的方法。既然诉讼案中发生的大部分

毛病出在本身不能作证的证人证明申诉人正确，那就对诉讼的这一部分应当多加慎重，应当认为必须找专门有关证人证明申诉人正确所写的篇章作为指导。

242 其次，不要匆忙地作出决定，给判决证书盖印，而要经过深思熟虑，因为许多错误在这一部分发生。需到各地和边远地区调查的各讼案有关的大部分人向其他各州的伊斯兰教法官提供了讼案的证明，由此之故，这种讼案的对象和情况在边远外地获知，它们的准确或有漏洞对[外地]*伊斯兰教法官是模糊不清的，他们不经调查就盖了印寄给[处理讼案的]*伊斯兰教法官，让他们解决问题。后者认为那些证件的内容已经证实，就作出了判决，于是谬误被当成了真理。免除这种祸患的方法是：[外地的]*伊斯兰教法官在未接到有关诉讼案情真正实质的通知和必需在边远外地提交[证件]的通知之前，在未获悉全部情况之前，不能证实这些证件，在证件上盖印，而处理讼案的伊斯兰教法官在未获悉盖印的[外地]*伊斯兰教法官必需证实这些证件的原因之前，在未搞清真相之前，不能匆忙解决讼案，作出判决。

其次，此事必须慎重处理，要写出证书、法律文书、各种短简、审判决定和证明书的案件，因为大部分写[证书]*的案件不无失误，有时这一流毒以作出虚假的证明书告终，谬误被当成了真理。这一失误出于书写者的无知，出于所要求的书写条款、规则，出于擅自处理和维护一方的利益。因为在这方面也必需完全加以纠正，所以我们命令若干伊斯兰教法官、伊玛目和深思远虑的学者共同注意此事，为法院完备地写出几种书。每种书要写出完备的草稿，其中包含全部无可指摘、无可争议的规则和细节，并加上相应的阐

释。阐释中包含有许多有益的意见。然后汇成一卷，让受人尊敬的著名学者在上面题词，证明其内容正确。当所要求的事完成后，可从这卷书抄出若干抄本，分发给全国各地。当需要写出各类文书时，可在法官作出判决、经他指示后按照预先指定的草稿程式写出。写出的文书应先经各地伊斯兰教法官仔细审阅，当法官发现它符合宗旨、与神圣伊斯兰教法规的精神相符，就可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并责成疏鲁提们今后不得不合程式，要逐字认真书写，既然过去已确认了此事，只有当法官下令书写时才写，那就不得故意为难，而应认为这是在那些事情上自己必须遵行的唯一的恩典。

其次，众所周知，伊斯兰教法官的纵容姑息和丧失名誉竟然达到如此地步：他们竟在同一件讼案中把都由他们证实的两份互相矛盾的证书发给讼争双方，而不顾虑到这种行为所造成的极可厌恶的形象，不予弃绝。我们下令：他们今后再也不能以任何形式干这种事，他们要注意纠正已发生的事。在出现两份这种证书的每一个法官办公地点，［法官］应仔细地尽力设法审理清楚案情，如果他需要伊玛目帮助，可召开会议，按照精确的法律查明案情。他可对搞清权利的证书给予肯定，承认它在法律上生效，而另一份证书则投入“公正裁判的碗”中清洗掉。如果在此情况下诉讼案不能解决，他可将两份证书都交给诉讼案卷保管员保管，绝对不可交给讼争双方，要一直扣留到诉讼案解决为止，因为这种把柄留在敌对者手中，除了产生祸害、罪恶的诱因、紊乱之外，不会有别的结果。毫无疑问，任何一个讼争者或其继承者在某个时候发现有可能导致误解、进行欺骗时，他们就会拿出这些证

书，根据这些证书起诉，当时的伊斯兰教法官有可能没有关于这个讼案的证据和证词，他将会作出错误的判决。如果［伊斯兰教法官］把两份证书保存［在自己那里］，讼争双方确信证书并未交还他们，那末他们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出场诉讼。正如已决定的，［案子］将在审讯的基础上结束，真理将还它本来的面目。

其次，正如算端灭里沙根据与他同时代的伊玛目们的一致同意、努力促成和赞成而颁布并为了世人的利益载入册籍的决议所载明的：［如果］某人暗地里把［自己的地产］交归伊斯兰教寺院不动产或暗中写下遗赠地产证书①，并秘密地持有［这些证书］，后来他或［他的］继承人将上述伊斯兰教寺院不动产或遗赠证书中的地产卖出，过了一段时候他或［他的］继承人把这份伊斯兰教寺院不
243 动产证书或遗赠证书拿出来，对收买地产的人起诉，那末各地伊斯兰教法官不应审理这种诉讼，他可宣布伊斯兰教寺院不动产证书或遗赠证书无效，认为应当惩罚申诉人，并认证地产属于买主所有；若干著名的伊玛目也是如此，当他们在可疾云稍加商议后，着手努力纠正偏离决定人民良善品行的正道的偏向，写出了伊斯兰教法官们应当据以行动的决议。其中有一条是：当发现某种契约与［按照伊斯兰教法典］由其主人合法掌握的地产所有权②相矛盾，则［该地产］不得从其主人处夺走，而应留归其主人所有。朕等也命令［我国］各地的伊斯兰教法官照此办理，竭力巩固法权，不得背离［伊玛目们］所同意的决定。

其次，因为有消息传来说：若干以财产献归伊斯兰教寺院不动

① A(i)QRAR-(NAMH)。
② M(i)LK(i)YY(a)T。

产为条件而取得管理这些财产的职务的头脑简单的人，由于受某些贪婪者的诱惑，出卖了自己的管理职务，交给了别人，由此造成破产和献归伊斯兰教寺院不动产的财产事务上的紊乱，所以朕等命令：对于任何一个以可疑的方式持有献归伊斯兰教寺院不动产的财产委托[给他的证书]的人，应仔细了解献出财产归伊斯兰教院不动产一事的条件。如果条件中包含有准许转让的内容，那就无可阻难，否则转让被宣布为无效，可把委托证书投入"公正裁判的碗"中冲洗掉。今后不给予任何人以进行转让的可能性，如果把财产献归伊斯兰教寺院不动产的条件中不包含准许转让的内容，那就要对违法的转让者、接受者和书写[证书]者每一个人都追究，使他们全都受到体刑。

其次，因为对所有的人都不成其为隐秘，在付诸执行的这些命令中所说的除了尊敬真主(祝他无比荣耀、伟大!)的威严、加强穆罕默德(祝他永远受人们尊敬!)的法律、传播公正裁判和扩展剌亦牙惕的安宁生活之外，没有别的意思，而在对伊斯兰教法官的指令中，让他们遵循真理和正义的表现，对他们反复警告、阐明的只在于让他们处理好人们的境况，不要装腔作势、抬高身价，也不要自卑自弃，而要自重，不要奴颜婢膝；所以要让他们顺从地听从这些意见，从中受益，并且真正知道：每一个照此行事者，每一个特别敬重真主的威严者，每一个虔诚地卫护神圣伊斯兰教法规的原则使之免受曲解并在判决讼案时极其慎重地行事者，除了厚禄和佳誉外，[还]将受到朕等的厚待。而对于经过如此多的通知、解释、证明、强调仍不起作用的人，朕等将不再颁发诏令，而将采取"剑比书面郑重之词更有说服力"的办法让他们认识真理——"对于以身

试法的人，只有这样做才有足够的说服力”。本诏令及训谕一到达，各地异密和州长官应立即交给[他们所属]各伊斯兰教法官，并向他们收取收条①。「同时，可将每份[颁发出的]*诏令制成抄本，经过核对，证明抄本正确无误后，分发全体官吏、长老和各州的伊斯兰教法官，通知到他们，并从他们处收取签名保证书。如果从今日起他们不根据本诏令办事，没有使所有的人对这些命令明白无疑，他们就将[被认为]有罪。钦此！

[轶事第十五则 禁止书写不合法的证书和宣布旧证书无效]

以往，在诸哈里发和诸算端（愿真主使他们的论证方法光彩夺目！）时代，人们为了诉讼程序的顺利发展和伊斯兰教法典的光荣竭尽全力，他们表现得极其慎重，他们为改进法官的职务从受人尊敬者中指派了笃信上帝的完美贤明者[担任法官]*，他们还委任著名学者中有好名声的笃信上帝的人在法院中服务。当然，与伊斯兰教法规有关的事和宗教事务都按照至高无上的真主和使者的旨
244 意执行（祝真主和使者安宁！）。人们的权利靠他们所信赖的人而得到巩固，暴虐、压迫之门完全关闭了。卑鄙龌龊、不诚实、贪婪、无耻、虚伪之徒和诬告者不仅没有可能在重大事情中采用不管什么欺诈、狡计和伪造行为，而且他们不敢与社会交往，没有人理睬他们。但是因为尽管在幸福的算端灭里沙（祝他的遗骸散发芬芳！）时代有如此坚强的行政管理和制度，旧迦巴剌（证书）和重复的无可争议的地产权证书却正与现今一样大量为人们持有，人们把证

① YAFTH。

书送交给伊斯兰教法官，采用迫使法官审理的狡猾手段，来达到目的。当诡计多端的人们抓住不定什么东西时，他们把谎言装扮成真理。因为通过这种手段给人们造成麻烦后，接着却查明这些诉讼是没有根据的，虽有迦巴剌、重复的无可争议的地产权证书，而地产却原来早已转让给别人。所以一再发生的纠纷、争吵传到了算端灭里沙和他的宰相尼咱木-木勒克耳中。他们明白了旧迦巴剌(证书)和重复的无可争议的地产权证书是骗子们的借口，这些证书在地产转让后仍留在地产主[①] 或其继承人手中。时间一久，谁也不了解情况了。于是地产主的不定哪一个子孙突然拿出迦巴剌(证书)来起诉。有可能，那些地产的买主或其继承人的那些迦巴剌不见了：它们丢失了或在混乱时代被偷走了，或者被他们的祖先身边的不定什么人偷去交给了卖主，而卖主的子孙倚仗他知道买主或其继承人手中没有被转让的产权迦巴剌(证书)，便根据自己的旧迦巴剌起诉，证明[它的法律效力]。这种案子的变种很多。总之，当灭里沙和尼咱木-木勒克得知这个情况时，他们以相应的伊斯兰教法规形式写出诏令，命令人们不得根据三十年内未曾提出过诉讼的旧迦巴剌起诉，[对这种诉讼]不予审理。诏令转发给呼罗珊、伊拉克和报达的全体木甫提，让他们根据伊斯兰教法典公布决定。然后[将它]送到京城，以付诸执行。这个诏令迄今存在，它的抄本到处传播。既然当时的伊斯兰教法官和法院官长曾是如前所述那样地[优秀]*，尚且使笃信宗教和受人尊敬的伊斯兰教法官、算端和宰相对骗子手们的勾当感到疲乏而不得不颁布那种诏令，所以在蒙古人时代便发生了逐渐成为众所周知的事：他们[蒙

① MAL(i)K。

古人]*承认伊斯兰教法官和学者只是由于他们[法官、学者们]*穿戴长袍和缠头巾,[此外]*他们根本什么也不懂，对他们[法官、学者们]*的学术一无所知。因此，不学无术者和头脑简单的人厚颜无耻地穿戴上长袍和缠头巾去到蒙古人处,通过各种卑躬屈节、效劳、贿赂手段在他们那里表现自己,从而取得法官身份和伊斯兰教司法职务,依靠这个捞到委任诏书。

这样，过了一段时期，大学者、笃信宗教者和高尚人士丢掉了这些职务和事，受人尊敬的人们怎么能允许自己同那种人为伍呢？但是大食宰相和州长官们不放走受人尊敬的高尚人士。他们
245 经常盛赞高尚人士,如果不定什么坏蛋想恶意中伤这些人士的好名声，他们就加以阻止。因此，若干受人尊敬的伊斯兰教法官依旧继续留下,但是就[他们的]多数而言,情况如前所述。因为不学无术者和装作学者而胸无点墨者在全国各地很多，他们看到与他们类似的人已经办成了大事，所以他们开始互相竞争起来。由于他们之间发生的许多争吵和纠纷，蒙古人开始明白所有这些人的卑鄙龌龊、厚颜无耻,他们[蒙古人]*设想所有的学者都是如此,致使长老们和所有的伊斯兰教团体都由于这些不学无术之徒丧失荣誉和尊严;于是他们成了完全无耻、令人鄙视和下贱的人。每个异密和达官贵人庇护一个这样的人，经常不断地一个人成为伊斯兰教法官，另一个人就退职。某些人[把事情]弄到这种地步：可承包①取得伊斯兰教法官职位，伊斯兰教法官职位应当只根据他的请求或者[其他人替他]申请而授予，他不[应当]从任何人收取

① BH Ḍ(a)MAN [下文作 BH Ḍ(a)MAN W(a) M(u)QAT(a)'H] MYS(i)T(a)D(a)ND。

任何东西。当伊斯兰教法官职位被承包时，可想而知，情况将是什么样的了。在乞合都汗时代，当自称撒式里·者罕的撒都剌丁担任宰相时，这种事发生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的兄弟担任了伊斯兰教法官长，被他授予忽忒必-者罕的荣誉称号，而司教马合木也成为大司教，一部分宗教事务开始取决于他。伊斯兰教司法职位被承包，由此之故在以往年代中事情达到了如此地步：由于为无理由的诉讼开辟出了道路，每一个拥有若干地产[1]的人都认为它比一百个敌人还要坏，因为诡计多端的饥饿的恶棍们经常利用旧迦巴剌、伪证人以及可衍变出无数手法的形形色色欺诈、狡猾手段来造成麻烦，损害有地位、珍惜[自己]身价的受人敬重的地产主[2]的名誉。因为伊斯兰教法官职位被交出去承包，伊斯兰教法官和法院长官的品德堕落了。他们教唆申诉人，用诺言引诱他们，讼案被拖延、缓办若干月甚至若干年。而同时他们从中取利，每年利用不定什么手段从[讼争]双方满足自己的贪财心，而讼争、纠纷依旧[继续进行]。许多地产在许多年中争议不决，每年花费在法院上的钱财超过了地产本身的价值，而讼争者全都存有希望："我的诉讼是受到支持的，我再花费一些吧，通过[法院]*调停总会有一部分归我的。"于此同时那些衣衫褴褛的人收受贿赂[3]并获得了名望。当与他们类似的人见他们通过无根据的诉讼成了出名人物，而受人敬重的人们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誉把某些东西给了他们，不去法院，去[法院]*的那些人则不经过法院的裁决与他们讲和，给

---

① M(i)LK。

② ARBAB(i) B(u)Z(u)RG。

③ X(i)DM(a)TY。

出了剌希克并获得了某些东西。于是他们也推论说："既然我们[干别的事]*千辛万苦、用尽心计一天也弄不到一迪儿赫木钱，可见最好的行业莫过于此了。"于是他们都干起这种事来。

某些人有自己的旧证书(迦巴剌)，某些人由于厚颜无耻、能说
246 会道成了其他人的帮手，某些人找到能模仿别人笔迹、书写在法律手续上被证实的证书(迦巴剌)的人，互相帮助；而且还有书写以往算端诏令和一百五十年前某种笔迹旧证书(迦巴剌)之类文书的集团。尽管证书没有证人不能生效，但是他们每个人都在某个蒙古人或有权势者的庇护下去[到伊斯兰教法官处]与人们争辩。承包司法职务者，尽管为维护自己利益不作出最后判决，并且在他们争辩时[甚至]默不作声，不说任何一句真话，但是却暗中通过法院开庭时的阿旺们口头通知他们说："这些人有势力，我们不能作出最后判决。"他们[承包司法职务者]*利用这种手段度日，以获取某些东西。这种案子就象磨子一样，转得愈多，也就转得愈快。事情竟达到如此地步，以致在全国各地发生了无穷无尽的无理由的诉讼。既然无理由的申诉人在有权势者的保护下去[到了法院]，那末作为合法产主的不幸的被告人由于害怕丧失财产和名誉迫不得已求助于别人的保护。因此两个有权势者之间就必定敌对。用剑为财产而战，世界的本性自远古时代以来就已如此。由于这个人的不幸，最后造成了大部分有权势者开始互相争吵和敌对，事情达到了以剑厮杀的程度，尤其是因为无理由的申诉人常常以欺骗手段为取得一匹马或一百底纳儿把价值一万底纳儿、有合法主人的村庄卖给一个有势力者。一个想法牢牢地印入那个有势力者的头脑中：这座村庄[原先]*是属于他[以欺骗手段出售村庄者]*的，而现

在是我的。村庄的某些哈的卜和其他人也出于无知和不正直，教他说："这是正当的出售，你的村庄是无可争议的财产。"与以往时代相反，当蒙古人有了拥有大地产①的极强烈欲望时，他们在这[方面]表现出许多努力，于是大地产一下子成了诉讼案的主要题目。所有的人都担心起自己的地产、名誉和生命来。正直的伊斯兰教法官由于狡猾的恶棍们搞的勾当疲乏厌倦，无力采取反对的措施，他们经常祈祷至高无上的真主[使他们]摆脱这种紊乱状况。

当伊斯兰君王(祝他的统治永远巩固！)的强盛时代来到时，他亲眼看到了这一不可赞许的事，于是他拿定主意按如下方式纠正：他颁布诏令并指派可靠的传令者，让每个州在有骗子的所有各地，揭露骗子的欺骗手段，告发他们，不许其他人[把他们]隐藏起来或加以庇护。[君王]要求立即把案情清楚的那些人送来，定罪后予以处死。通过这种办法找出了许多骗局和写出的伪证书，由于伊斯兰君王合赞汗(祝他的统治永远巩固！)主持正义和公正裁判，骗子们被处死。至于说算端灭里沙所写出的不审理三十年以上诉讼的事，在旭烈兀汗时代人们就曾请求过大食宰相们，根据这个曾颁发了诏令，接着在阿八哈汗、阿鲁浑汗和乞合都汗时[重又]推行了 247
[这一诏令]，但是由于两个原因，颁发该诏令没有任何结果。第一，诏令没有提到与伊斯兰教法规、理智和习惯法相关的若干条件，又，既然下令不审理以三十年以上的旧证件为根据的诉讼，那末[由于是基于旧文件而颁发的]*诏令也就不合法，受到人们的轻视了。第二，诏令应由各州长官和领导者来执行，但是因为他们都想用少量金钱购买许多地产，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欺骗、讹诈]*

① AMLAK。

别无他途，他们又怎么能禁止这种事。因此，尽管他们自己不得不请求[颁发诏令]，但他们对诏令并不在意。

伊斯兰君王（祝他的统治永远巩固！）想推行这一诏令，命令人们取得著名学者和优秀伊斯兰教法官的同意和建议起草诏令草稿。已故也里伊斯兰教法官毛拉法黑剌丁是当代最优秀的学者之一，以其有学问知名于世，他通晓各种知识，具有各种美德，受到世人的普遍重视，是当世的伊斯兰教法官长①，就其所撰一部分著作而言，在当世是无与伦比的。他起草了包含若干有关重要规则和条件的诏令草稿。以诏令草稿为基础颁布了诏令并命令全国各地纠正法官职务者在平民和显贵的赞同下承担这项光荣的事。拨给他们一笔钱作为俸禄，让他们满足于此，不得以任何借口向任何人收取任何东西。有关各种预防措施，[君王]颁发了一些诏令并分发了经伊玛目们同意、认为正确无误的须知书。所有这些以及上述诏令的抄件均已写在前章中，兹不赘述。

[轶事第十六则] 废除[农作物收获量]估税②、摊派③，取消所有各种苛捐杂税④

叙各州包收税赋者（木塔撒里甫）的行为及其残酷性

我们先来简略地提一下有关各州中如何征收缴给底万的赋

---

① QAḌY-(AL)-Q(u)ḌAT。
② Ḥ(a)RZ。
③ M(u)QAS(a)MH。
④ M(u)ṢAD(a)RH。

十五 税①、赋税的种类、宰相们的舞弊行为以及他们采取残暴、压迫手段使各州荒废、农民(剌亦牙惕)破产逃散的消息和情况。在这一方面我们没有夸大其词。尽管现在读者知道压迫比［史书上所记载的］还要厉害一倍以上,但是由于伊斯兰君王（祝他的统治永远巩固！)主持正义和公正裁判,将来人们将获得幸福生活和安宁,终究将忘记那些沉重负担,没有受过这些压迫、暴虐的幼儿和后来出生的人无疑将猜想认为这些情况记述得过于夸大其词。因此我们 248
还将简述伊斯兰君王如何整顿伊拉克·额者木、阿塞拜疆和各州的境况以及包括忽卜出儿和关税的底万税收，简述这些州过去如何陷于紊乱以及君王如何采取措施［纠正紊乱］。

情况是这样的:这些州交给各州长官(哈乞木)承包税收,有一定员额②的官吏被指定归每个州长官领导，他们［以他的名义］办理［该州的］预算经费③。如果州长官每年从农民(剌亦牙惕)收取数额为十的忽卜出儿,各地［实际上向农民］*收取了数额为二十或三十的忽卜出儿。州长官们的“迭思秃儿”结算落到他的属吏手中的忽卜出儿数额，当不定什么急使为了重要事情或索取金钱和必需的经费来到州里时，州长官以此为借口摊派④忽卜出儿。尽管急使们来了许多,他们的花费⑤和需索⑥漫无节制,州长官还是对他们的来到感到高兴。他一次以［征收］办重要事情⑦的经费进行

① AMWAL W(a) H(u)Q(u)K(i) DYWANY。
② J̌(a)M'Y。
③ A(i)XRAJ̌AT(i) M(u)K(a)RR(a)RY。
④ Q(i)SM(a)T K(a)RDY。
⑤ A(i)XRAJ̌AT。
⑥ M(u)LT(a)M(a)SAT。
⑦ M(u)H(i)MMAT。

摊派，[另]*一次以征收饲料给养①和开支费用进行摊派，[再]*一次又以必须照顾②和满足需索的形式进行摊派。他将[征收来的摊派税款]*的若干部分花费在这些事情上，一部分则送给都督和必阇赤们，以便让他们成为他的同谋者和伪证人。从农民(剌亦牙惕)处夺取来的所有这些钱财，从来也没有向国库缴纳过一驮包。各州的钱财③散逸了，用在各州的预算开支上和按照若干凭单④拨付出去而消失了。在呼罗珊这种凭单十分之八是失效的。急使们和凭单持有者手里拿着支票来到底万，可是从底万得到回答说："州里没有交钱来，[他们]*怎么没有[把那些钱]交给[你们]？"于是[由底万]*再次写出玺书加以确认，让[州里]*把应缴付给他们的钱⑤快一些交给他们。他们重新动身到那里去，再次付出大笔开销费用，于是州长官又进行摊派，并对农民(剌亦牙惕)说："你们瞧，住下了多少急使。如果不给他们花费和必须的照顾，就不能[满足]要求。"没有一个人敢对他说："你自己应当把钱给他们，因为年初你拿了比所应缴付的多一倍的钱花掉了，不是吗？"从这摊派的税款中，再次有三分之二被他们自己分掉，只有三分之一花费在急使们的开销上。最后，急使们没有领到钱回去了，他们往返奔驰了这么多的时间，以致他们手中的支票变得破旧了，根据支票领取钱的渴望打消了，把它装在他们的箱子和手提包里多年了。尽管通常可从底万[财政部]*获悉每个州征收的基本税[额]为多少，

---

① '(u)LWFH。
② T(a)'(a)HH(u)D。
③ AMWAL。
④ Ḥ(a)WAL(a)T (复数为 Ḥ(a)WALAT)。
⑤ W(u)ǏWH(i) YŠAN。

可向什么地方开支票去领取，但是没有一个人管理此事，于是支票不断按照请求，写向一个地方。因为副长官们(纳亦卜)和宰相们知道收取不到按凭单应缴付的钱，他们为拖延时间，用诺言诱惑，并且予人以帮助的感觉，他们使人确信地说："我们写这些支票 249
只为了您老人家。"他们这样地装腔作势后，把别人满意地打发走了。归根到底，除各州经济上破坏外，什么也得不到。

同时，副长官或宰相在奏告君王说："为了把某些应缴付的钱①送交国库，需要有很多税吏②到这个州里去。"于是立即写出诏令："暂时停止对所有的税吏和支票持有者拨付经费，除了甲项经费或乙项经费，一律不付给。"［所谓甲乙两项经费］*是包括有利于宰相和副长官的礼物和收入不大的款项。他们要求州长官们担保③［把钱］收到。写信说：既然我们把税吏们撤除了，应当赶快把应缴付给国库的钱④从州里送来。他们依靠这种巧妙手段，取得了［州长官］所担保交付的现金。在宰相和各州长官之间还有约定的条件和记号。在［州长官］没有看到支票或信上的约定记号之前，他不拨付应缴付的钱，于是急使和税吏们不知道怎么办，只好回去了。急使等人重新去一再请求他们［宰相等人］*和异密们再次给一封信。于是，宰相的事得到顺利解决，他的贪财的欲望也得到满足了。各州长官由于他们同宰相勾结和尊敬他的地位，觉得自己有了靠山，便蛮横无礼，做尽各种各样压迫、欺凌人们的事。每年［征收的］两三次忽卜出儿和城市关税花费在

① W(a)ǰHY。

② M(u)Ḥ(a)ṢṢYLAN。

③ T(a)Q(a)BB(i)LAT(i) Q(u)KKAM-RA XWASTY.

④ W(u)ǰWH(i) HAṢṢH。

急使的开销和必须有的照顾上，人们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这位州长官不吝惜从关税中［征收］来的现金，把它们花费在这种琐碎事情上。但是，人们没有注意到：州长官靠这种办法来干黑暗勾当，以此为借口，利用摊派取得超过一倍以上的赋税[①]，并且据为己有。在算帐时，他把超过一两倍的费用算在急使们的花费上，并且以此为借口不缴付应缴给底万的钱。其实，从这样的州里从来也没有分文进入国库，而预先从基本税额所规定取得的［州］预算经费的十底纳儿中，连两底纳儿也未付给。从来也没有人在关税吏执行其职务时见到关税吏，因为他经常时而奔走，时而落入［上级派来的］*征税官吏的毒手，遭到棍打。关税吏为了取得关税，尽量在暗中指派一些人，作为“纳合卜”夜里到各家去。他不得不答应规定关税按半数征收，这只是为了让纳税人暗中提前缴付。因此，［所征收］关税额减少了。征收来的税款用于供应急使们的路途给养[②]。急使们的那可儿们聚集在一起坐下，因为路途给养不够供给所有的人，他们便互相打架，力气大的人打赢了。

公务人员的薪金和借以维持各州昌盛和国事兴旺的各州预算经费，尽管按照给各州长官的训谕[③]应当首先从基本税收额中拨出，但是在一年开始时从这些经费中并无分文付给任何一人，其借口为：先完成应缴付给国库的钱款，而后来又说：到庄稼收获时再
250 付给。因为许多急使和税吏的事情经常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州长官推托说：“我的脖子上坐着这么多爱马的急使，应当首先帮助解

① '(a)L(a)FH。
② '(a)L(a)FH。
③ M(u)'AM(a)RH。

决他们的事”，于是人们所应领取的薪金、施舍物等从年初到年底一直没发给，衣衫褴褛和饥饿的人们坐等着，而［所能听到的诺言只是：］“今天不行，明天再说吧！”较机敏的一些人去求助于州长官的副官，在多次请求之后按各分一半出卖［自己取得薪金的权利］，并按加倍的价格取得食品，结果他们绞尽脑汁好不容易才得到了［应当付给他们的薪金的］四分之一。办成了这种事的人自认为如意和幸运的人，其他丧失一切的人则嫉妒他。如果这些失去薪金者有时经过千辛万苦进入帐殿，提出请求，那末他就会从大底万获得一纸文书，上面写着：“我们下过命令首先付给应当付的钱，为什么不付给［他们］？”州长官推托说：“州里只剩下欠缴的税款，因此无法付给。我们将写出支票，让他去领钱。”贫困的人们不得不接受领取欠缴的税款的支票，但因如前所述，州长官早已收过好几倍数额的税，怎么还会有欠缴的税款！这是按照他所摊派的预算以外的忽卜出儿① 的欠缴的税款。一部分贫困无力的农民（剌亦牙惕）没有力量一再缴税，便抛弃村庄和家园，逃走了；有时一些阻止预算以外的摊派② 的有权势者为使他们满意，说：“我们不向你们索取这最后一次摊派，或者减收一半也行。”税吏和必阇赤将摊派结果登记入册。尽管没有一次预算以外的忽卜出儿是应当摊派的，但由于有人缴付了，有人没缴付或少缴付，最后一次摊派没有收到足额。这就称作欠缴的税款。因为税吏和必阇赤是一再摊派和窃取的同谋者，所以他们就写下某村有若干欠缴的税款，作出含义模糊的记载。如果副长官（纳亦卜）或宰相询问：所剩欠缴税款是基

① KWPČWRHA(i) Z(i) YAD(a)TY。

② Q(a)S(a)MAT(i) Z(a)WA(i)YD。

本税额[1]中的还是预算以外摊派的，那末情况就清楚了，但是因为副长官们和宰相知道这件事，他们从州长官处，从那些预算以外的摊派中得到过大笔贿赂[2]，就不深究了。如前所述，以前的每一个宰相都干过这种事，但是，对于推行"纸钞"[3]的撒都剌丁来说，干这种事是他的本行，干这种事是他的拿手好戏。他把这种舞弊行为和不公正的事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使国家和各州的行政事务完全陷于紊乱。在他掌权时，没有人能根据支票在某州取到应当付给这个人的钱，没有一个有权取得薪金的人能取得薪金，因为他[撒都剌丁]所发出的所有支票和凭单都是纯粹的诡计和骗局。许多穷苦的不幸者[4]或司教来到他那里通过坚决请求或其他办法请他写出支票，从来也未见过一百阿黑察，他写出了支付五百
251 底纳儿的支票。这就是他的所谓慷慨。不幸者非常高兴，当他动身去领取应当付给的钱时，反复盘算道："我这就有了五百底纳儿。我拿一百底纳儿还债和花费在坐骑、什物和路途吃用上。还了债后，我还剩余四百底纳儿。"他抱着这个希望，用许多时间往返奔走，以取得应当付给的钱，以致忘掉了司教职务，差不多成了急使、税吏和阿旺，但这并未得到任何好处，最后，他负债累累，从这个国家中逃走了。

由于[官吏的]*舞弊行为和经济的破坏，各州的大部分剌亦牙惕离开故乡到边远地方去落户，城市和乡村空荡荡的。过了一些时候，派来了急使收留外流人员。急使们压迫他们，以必须照顾急

① AṢL(i) MAL。
② X(i)DM(a)TY。
③ ČAWY。指纸钞。见俄译本前面第 133 页。
④ D(a)RWYŠ。

使的形式向他们索取超出一倍的忽卜出儿，但永远也没有人想动身回到自己的州里去，[每个人] 都非常厌恶这个王国。尽管在各个时期向四面八方派出这么多急使去收留外流人员，但他们没有一次能把一个剌亦牙惕带回原地。剩留在城里的人，大部分用石头把屋门堵住或在门上留一个窄孔，通过屋顶进出，由于害怕税吏而躲避起来。当税吏们来到附近地区时，找到认识各家的不定那个坏蛋，按照他的指引把人们从各个角落里，从地窖里、花园里和废墟里找出来。如果不能找到男的，就抓住他们的妻子，象驱赶羊群般地，把她们驱赶在前面，从附近的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带到了税吏处。她们的腿上被系上绳子，受到殴打，妇女们的哀号和怨声冲天。我们曾看到，经常发生这样的事：税吏爬到屋顶上找到了某个剌亦牙惕，追赶他，想把他抓住。剌亦牙惕由于虚弱无力和不幸，追得无路可走，往往从屋顶上跳下来。税吏追上他，抓住他的衣服的下摆，怜悯地竭力劝阻并要他："别从屋顶上跳下去，要摔伤的！"可是那个剌亦牙惕已失去了自制力，跌落下去，跌坏了腿。在各州之中，在也思忒州里，事情竟发展到这种地步：无论何人去到该州各个村庄，根本找不到一个可以问路或谈话的人。少数剩留下来的人指派了放哨的人。当他发现远处不管有什么人，就作出手势，所有的人们便躲避到坎儿井里或沙漠里去。如果达官贵人地主① 无论哪一个在也思忒拥有地产，到那里去想察看地产，那他无论走到哪个村庄，也见不到任何一个他的庄稼人，无法详细打听自己的庄园所在以及庄园的情况。在大部分城市里，[居民们] 由于害怕急使们住宿在他们家里，把门开在地窖和狭窄的过道上，

① AKAB(i)R(i) ARBAB。

［希望］急使不喜欢这种过道而不住宿在他们家，因为住在各家的每一个急使除了撕破和磨损毯子、被褥和所有各种家具外，还拿走他所想拿的一切东西，甚或抢走他们的饲马员。［无论哪个人］攒了食物、生活费和燃料，都被夺走。屋门被当作木柴劈开烧掉。顺便说说，曾传开这样一个消息：有个也思忒伊玛目在也思忒有一所房屋。伊斯兰教历695年［1296年］，捏兀鲁思的儿子莎勒坛沙和
252 他的母亲① 在陛下在位时让一个急使住宿在那里。他在那里住了四个月。在他住过的这段时期，后屋里没有留下任何一件珍贵物品。在他离开后，该城估价员② 来察看。他发现，在价值约五万底纳儿的房屋里，［价值］超过二千底纳儿的一座特别优雅美观的门已被烧掉，还有其他一些东西也遭到了破坏。既然身为城的木甫提、拥有伊斯兰教法官称号的戴缠头巾者的房屋的情况尚且如此，那就可以得出结论：属于居民、个人、剌亦牙惕的房屋的情况该会是怎样的了。

对于地主③、达官贵人和剌亦牙惕来说，没有比这更麻烦、更使人不愉快的事了。扯儿必们学会了每天在急使们来到时贩卖成百家居民，最后［让急使们］* 住宿在［那些家里］*。急使们每年以各种借口随身带走属于居民们的几千件毯子、被褥、大铁锅、器皿和家具。他们把［骑用和驮用］牲畜放进花园里，一天之中就破坏了经过千辛万苦在十多年中整理完美的花园。如果在花园里偶然有个暗渠，牲畜陷入其中，他们就抓住花园主人，向他索取加倍的

① L、I 本上有如下异文："其中有编写本书的国家臣仆的目睹证明。他在也思忒有一所房屋。莎勒坛——被称为捏兀鲁思之妻的也思忒阿答毕之妹的苗裔"。

② M(u)Q(a)WW(i)MAN。

③ ARBAB。

赔款。如果[花园的栅栏上]有个窟窿,[牲畜从这个窟窿]走掉了,阿旺、薛儿亨和急使的饲马员就把花园的栅栏拆毁,冬天他们砍伐树木作劈柴。如果在花园里发现有笔直的树木,州长官和有权势者就以这些树木适于作军队的矛而予砍伐,或者通过坚持要求而取得这些树木。在某些州里有许多税吏、奴隶、薛儿亨(侍役),以致每个农民要分摊到两名。据转述①:691 年[1292 年]担任也思忒州长官的为乌马儿沙·撒麻耳干迪的儿子阿里火者。有一个地主②到该州最大的村庄之一非鲁咱巴忒村去,让某人从他所拥有的地产上的收获物中收得一些东西。但是,他无论如何努力,在三昼夜内未能找到任何一个工长。有十七个税吏拿着支票和凭单坐在村子里。他们在田野里抓到一个大田看守人和两个农民,押进村里,用绳子捆住,吊起来毒打,想让他们把其他人带来,并弄到供他们吃的食物,但是什么结果也没有。这些税吏和随从人员需要路途上的食物、饲料、酒和美人。由此可以推知,其他各种压迫是怎么样的。试想怎么能在短时间内废除如此多的新习惯③和久而久之为下流人所习惯的坏习俗呢?尤其是在每位[君主]在位时,虽曾向四面八方颁发过博取农民欢心、消除其中某些横暴行为的诏令,但从来也没有实现过。全体人民对此已陷入绝望。

现在,在伊斯兰君王合赞汗(祝他的统治永远巩固,祝他的公
正裁判和仁慈绵延无尽之年!)统治时代,他那无比美好的意图用 253
在最纯洁的善行和真正的公正裁判上,他的全部崇高心思凝注于

① I 本作"编写这部御修史书的王国臣仆转述说"。
② M(a)LLAK。
③ B(i)D'(a)T。

改正国家事务上出现的缺陷、完全消除新习惯和残暴行为。他竭力让世俗人得以安宁，他说："世上的人们从生活中取得的利益就在于此。"他自勉在这方面竭尽全力。他为纠正缴纳各州忽卜出儿①上的上述各种[舞弊行为]，下令说："既然札撒和审判之事失效，其中出现了许多缺陷，那就应当先从小事情开始，把它们整顿好，要让活在世上的人们明白：既然为了小过失要追究责任、处罚和惩治，那末为了大过失必然要受到加倍的惩处。这就不得不戒除毛病过失。"[君王]又说："既然要遵守各种事情的制度和它的一般原则，那它就包括了一切细节，如果只纠正个别细节，那末当纠正了一个细节，又去纠正别的，已被纠正的重又陷于紊乱，那就不能整顿出秩序来。"他又说："对于在长时期中已习惯于某种恶习并成为其本性的人们，很难禁止这种坏事，从他们的本性中消除这个习惯；这些阿旺和州长官也是如此，他们过去欺侮剌亦牙惕，重复征税，什么也不缴纳给底万，每年被控告，于是行贿，说一些不可相信的话敷衍过去。甚至他们之中有人被判处死刑，别的人还认为：这只不过是偶然发生的事，不足以作自己的借鉴，并且说：'这种人没有与他们搞好关系，若非如此，假如只是为了钱和侵占财物[而被处死]*，那末许多别的人也应当同样处死。'总之，即便我们下令处死这些人的一半，也不可能让其余的人抛弃恶习，摒除压迫和横暴行为。全体剌亦牙惕[以农民为主的城乡应缴纳税赋者]*将照旧受折磨，丝毫钱财也不会缴归国库和军队。宁可想出这样的办法：完全不让各州州长官支配税收②，以使他们绝对不能以任何借口

① W(i)LAYAT(i) QWPČ(u)RY。

② T(a)Ṣ(a)RR(i)F(i) AMWAL。

找到横行不法的途径。关于狐狸的一则寓言乃是关系到他们的劝诫故事。狐狸说：'我能用一千零一条狡计摆脱狗，而其中最好的一条是：当我无论如何也看不到它，它也就看不到我。'在这件事上最好也让各州统治者不能开出向剌亦牙惕索取分文的支票。"[君王]下令向每个州派出机灵的必阇赤，对全州逐村进行详细登记，以过去的人头税册①为根据，定下与过去相同的忽卜出儿，既不增加也不减少，安排得让剌亦牙惕安居乐业、心满意足。

他又下令进行调查，按照三十年内无争议地领有塍哲、伊斯兰教寺院地产和私人②地产的一切地产③主的名字详细登记，写入税册④，为的是让丢失证书者或请求别人掌管地产者将其地产登记入税册后生效，根据税册上所登记的情况，使任何人不可能行骗、 254
敲诈、勒索。必阇赤们遵照命令前往各州，尽管他们很少遇到完全正直可靠的人，他们还是竭尽全力把登录了各州的税册送了来。在此之后，[君王]命令任何一个篾力、八思哈和必阇赤绝对不许动笔开出支票或凭单。如果他们写出一张收税单，批准写收税单的州长官就将被处死，而写收税单的必阇赤将被砍掉手臂，以便警戒其他必阇赤们。[君王]为每个州指派一名必阇赤，让他驻在州里为大底万效劳，并且在每年之初，根据税册详细地逐村写出每人应当缴纳的税款⑤的收税单。大底万的副官们在收税单上作出标记、盖上金印后寄发到州里，让应缴税的剌亦牙惕根据收税单向每个

① Š(i)MARH。
② AMLAK。
③ ARBABY。
④ QAKWN（复数：Q(a)WAKYN）。
⑤ M(u)T(a)W(a)ǰŽ(i)HAT。

州里指派的负责报帐的税吏缴纳两笔税，连同"十又半份"[①]税和国库税[②]一起缴纳。那个税吏根据盖有金印的收税单将一部分现金交给凭单持有者，其余部分则送入御库，并且连同国库税一起交给司库员。如果有时某个税吏或剌亦思将现金送交给那个负责报帐的税吏，那末就应缴纳国库税[③]连同"十个半答捏克(小钱)"[？][④]并且每一百底纳儿再缴半底纳儿，或者让那些税吏将现款送来，连同国库税一起直接交给司库员。[君王]下令说："如果各州中从剌亦牙惕征收的是现金，那末即便一底纳儿储藏物也无论如何不准向国库交付，如果有人送来了储藏物，那就把它们运到市场上卖掉，交付现金。在各州中办理的薪金和预算开支的款项，完全用现金付给，并且不得增加分文，以使全体人民更多地为不断巩固的国家的康宁祈福。"通过送往各州盖有金印、详细写明的收税单，全体剌亦牙惕在当地就获悉了他们所应缴纳的税额，他们知道除此而外不应当缴纳分文。他们还从长官处领得税册文书，文书上写明应向他们征收几种什么样的税。

当命令各州长官不得写出收税单的这道诏令生效时，哈马丹的一个县鲁忒剌维儿的篾力认为它还跟以往的诏令一样[只不过是一纸空文]*，他命令必闍赤写出若干张向地区里征收税的收税单。有旨将他处死，将必闍赤砍掉手臂。[篾力]得知急使奉旨前来，便逃走了。三年后他死在逃亡的地方。过了一些时候必闍赤在捏哈云忒被擒获，他的手臂被砍掉。哈马丹有个长老的食品

① D(a)H W(a) NYM。
② Ḥ(a)QQ(i) X(a)ZANH。
③ R(a)SM(i)X(a) ZANH。
④ BA D(a)H W(a) DANG(u) N(i)M。

杂货店主为满足朋友愿望表示敬意，给朋友带去了两曼苏马克。被抓住，有旨将他处死。他经过长期请求之后，被罚打一百二十棍，并缴纳了一千底纳儿罚金。不久前从忻都斯坦运来了一些大象。当到达哈马丹时，正是冬天，找不到路途饲料。当地州长官说:“必须从菜园里征索。”这个情况传及[君王]圣聪时，他说:“我 255
们为大象拨付了路途饲料费。他们怎么能从那属于居民的菜园里征索呢？如果可以找到[饲料]*，就应当购买；如果找不到，他们怎么能向菜园征索。这一次饶了他们，今后如果这么办，我们就处死他们。”总之，在这些年中各州任何一个人也没有、任何一个人也不可能写出征索一曼干草或一哈布钱的收税单。写收税单的路被完全堵塞了。前年查明，因为州长官们对明文规定的各地税额不敢增加，所以剌亦思和村长们擅自瓜分增加额。颁发了诏令，让各村剌亦思详细登记税册中规定的税额，写明剌亦牙惕(农民)的名字，并将清册送交底万，今后在此[数额]之外不得摊派，而每个剌亦牙惕既然知道了为他规定的税额，此外就什么也不缴纳了；又让剌亦思不得对[清册上]没有名字的外地人和其他人提出任何征索。因此，全体剌亦牙惕为伊斯兰君王(祝他的统治永远巩固！)的最高政权祈祷。[外逃]*不在的人没有任何人去找他们，就回到了家园。过去价值一百底纳儿的房屋，如今一千底纳儿也不出让。从所有各州收得的税额比造币厂里的钱额还要准确。正如活在世上的人所亲眼看到的，税款每年二三次没有推托地送交国库。最近几年中，任何一个州没有一次以补加费①、附加税②、驿站维持费、撒维

---

① Z(a)WA(i)YD。

② N(a)MARY=nemeri。

里、供给旅客食物、路途给养[1]、饲料[2]等形式开出过征索凭单，没有征索过多余的分文，没有征索过一塔合儿或一哈儿瓦儿干草、羊，一曼酒或一只母鸡。

至高无上的真主如此地以钱财和底万的收入[3]垂赐，以致任何时候也遇不到金库里没有钱和衣服的情况，尽管近年来[君王多次]赐予军队，并下令根据各种身份的人的请求，为了尊敬他们或供他们花费，给予赏赐，赏赐的现金都出自国库。根据新旧清册查明：伊斯兰君王（祝他的统治永远巩固！）一年内所花费和分赐的那么多现金、衣服是任何时代都没有的，其他君王在五年内也花费不了那么多，可是国库里仍然装满了钱和衣服。各州的税款收入[4]早就完全取消了，尽管木塔撒里甫（包收税赋者）不按收税单和征收凭单向任何人缴付任何财物并且在年终时写报告，[可是]其他大笔钱款留有余额。现在由于伊斯兰君王（祝他的统治永远巩固！）的关心和卓越处理事务才干的可庆幸的结果，各地区得到整顿，在丰收的各州中木塔撒里甫有大笔钱款剩余，去年的谷物完全储藏
256 在谷仓里，以致不应给人们塔儿黑[？][5]。每年当谷物成熟时，已经不需要急于把它出售。过去在谷物尚未成熟之前，就已被[折价出售]*花费掉，而现在底万的谷仓里有一年的收获物，金库里有钱。伊斯兰君王说："既然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措施，州长官的双手被束缚住了，不能开出收税单，而剌亦牙惕已详细知道他们应缴付

① '(a)L(a)FH。
② '(u)LWFH。
③ Ḥ(u)QWK(i) DYWANY。
④ AMWAL(i) W(i)LAYAT。
⑤ ṬRḤ。意义不明的一个名词。

的确定税额，[既然]这条规矩已依法确认，成为习惯，剌亦牙惕缴纳规定的一定税额毫不费难，他们也完全乐意缴纳，那就应当想到让这条规矩进一步保持下去，让它成为坚定不移、经常不变，不因情况变化、繁忙和各种事而逐渐松弛，[不能继续推行]*，因为有可能由于所有这些情况，由大底万开出所有这些详细收税单的方便机会就没有了。[那时]各州的钱款将被匆忙征索，或者当时的副长官和宰相们在遵守这些制度上疏忽，批准了州长官开出收税单。阿旺们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伸出了侵占别人财物的手，剌亦牙惕又将受难，而且没有可能提出质询和获得回答，而如此艰辛地建立起来的这个光荣的规矩将失去效力，安宁又将被完全破坏，国库钱财和军费将丧失。既然幸运帮助我们，真主的天意协助我们，[既然]至高无上的真主将王国托付给我们，那就应当尽心竭力，不得疏忽大意地统治，而要巩固地树立和加强这些制度和规章，使它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被更替和改变。”

[君王]下令，让所有各地区写出同样词句的诏令，并将诏令的抄件载入所有清册和须知书中，并且做到诏令内容对所有的人们，大大小小，都清楚明白。诏令的抄件如下：

关于详细开出各州应缴付的税单，呈送大底万，以及各州篾力、长官绝对不得开出收税单的诏令抄件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算端马合木—合赞的诏令

诏谕从阿母河起以迄叙利亚、富浪国边境的各城、各州八思

哈、篾力、纳亦卜、木塔撒里甫(包收税赋者)、伊斯兰教法官、赛夷、伊玛目、撒忒儿、阿儿巴卜(地主)、知名和受人尊敬的人士、剌亦思、长老以及全体剌亦牙惕和居民:朕等的全部思虑、意图和目光都用于在位的短促时日里按照[《古兰经》的]指示"真主训谕公正裁判和行善"①及其命令"公道地判定人们"②,用这种方式消除暴虐者和暴君的各种压迫、暴虐、压制、不公正和残忍行为,暴虐者和暴君们习惯于按照"我们发现我们的父辈的这种信仰,我们以他们为榜样"③[这句格言]的意思把伊斯兰教徒的鲜血和财产作为自己的起码的生活资料和食物。今后任何人不可继续自己的贪婪和不义行为。朕等下令这样地安排国家、管理事务,俾使至高无上真
257 主的全体人民很快地在将来获得利益,并使这种安排管理成为全体人民的幸福、顺遂的原因,为的是按照格言"谁宣传至善《散那经》,《散那经》奖和他所履行的事的奖金属于他"的意思,对我们由此在人世间和阴间获得荣誉,因为对于我们毫无疑问,按照[俗话]"一小时的公道胜于七十年为真主效劳",在人世间不能想像更好的利益,不可能有更合适的方式以供通往阴间之途的用具。

借助于至高无上的真主,先知的如下指示如今对于活在世上的人已是明显无疑的了:"在人们之中至高无上真主所最喜爱的和他们之中最接近他的是公正的统治者,而人们之中他所最憎恨的和离他最远的是不公正的统治者",按照力量和可能,某一部分压迫和暴虐已被行得通的办法所排除。其详细情节的记述将分别确

① 《古兰经》第16章第92节。
② 《古兰经》第38章第25节。
③ 《古兰经》第43章第21节。

定。其中包括规定和查明各地区的钱财和财产之事，取消收获物①估税、特别赋税②以及对底万的各种义务[？]③，废止税吏和急使[享用]驿马和饲料，急使们被不断地派到各州去索取钱财，他们是各种麻烦、纠纷和钱财冤枉花费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此，朕等向所有各地区派出必闍赤，让他们对每个州、县、村庄进行详细登记，规定出货币税和赋税，使全体人民安宁、感激和对此满意。过去，阿旺和压迫者们借口花销、特别赋税、各种原因和理由索取一倍以上的赋税，这种种借口详细列举起来就太冗长了，但他们自己、官吏、各种卑鄙小人和薛儿亨累次侵吞税收的大部分，以致税收不仅没有被底万或拜忒马里收到，而且与此同时造成国家紊乱和破产，钱财耗尽。

承包征收应缴给底万的赋税的人，只有想成为木塔撒里甫和为所欲为的自私自利目的。他们收取了交给他们承包的超过一倍以上的税额，但连其中极微小的一部分也不上缴。因此，在军队、保卫边境各州和国家事务需要用钱时，国库里没有钱，出于必需不得不通过苛捐杂税④、额外课税⑤和提前征税⑥向全体人民榨取。因此，国家、各州和农民经常遭受到震荡、麻烦和不幸，军队没有装备，军力衰弱。

如今，靠至高无上真主的佑助，详细地为每个村庄写出了任何

① Ḥ(a)RZ。原文在此词之后有一个为俄译者不明白的词，S本作M(a)-KALAT；L本作W(a) M(u)BALAT。

② ’(a)WAR(i)Ḍ。

③ KLF(i) DYWANY。

④ M(u)SAD(a)RH。

⑤ N(a)M(a)RY=nemeri。

⑥ M(u)SA’(a)DH。

时代都没有登记过的我国大部分地方的税册以及从来没有集到一起的注册簿和清册，并且规定了税[额]。尽管任何人任何时候不能如同照规矩所应当做到的那样恪守公道，这一部分是由于缺乏知识，一部分则由于别有用意和自私自利，而没有这种可耻本性的人很少遇到，——但是终究按照力量和可能，写成了税册。税册已被送到朝廷，如果对于任何人造成了草率的不符情况或任何错误，他可递交呈文，让底万副长官加以纠正。属于底万的大部分土地，在有利和必要时可出让给塔尼、木咱里、阿儿巴卜之中的企业主[①]，并且授予盖有底万印章、加盖我们的金印的不可违犯的永久规章书，让他们成为木塔撒里甫，逐年将应缴付给底万的款项送来。

以往存在的各种压迫、特别赋税以及对底万的义务[②]，均予废除。如果在平均摊派[③]时发生了小的不适当和错误，则应不加计较，应当将它们与过去的压迫和欺凌行为相比较，互相之间不要引起任何不愉快。[如今]全体人民开始感恩、赞颂，开始满意、安宁，他们得以免除了[收获物][④]估税以及名目繁多的摊派、特别赋税和对底万负担的义务。

为了让不敬神、不笃信宗教和轻举妄动的人绝对不能开出收税凭单和征税单，不能弄虚作假地变更规定的税额，不能制造不可
258 赞许的阴谋诡计榨取人民的财产和血汗，朕等命令：对于各地根据

① M(u)'AM(i)LAN。

② KLF(i) DYWANY。

③ S(a)W(i) YY (a)T。

④ Ḥ(a)RZ。原文在此词之后有一个为俄译者不明白的词，S 本作M(a)-KALAT；L 本作 W(a) M(u)BALAT。

税册规定所分配好和确定的税，州长官和官吏们不得开出收税单征索，他们根本不能触及收税单和征税凭单。这样一来，大量薛儿亨和阿旺就不能[搞舞弊行为]了，这些薛儿亨和阿旺的数量超过缴税农民[之数]，他们的生活来源全然依靠贫弱的农民，正所谓"苍蝇衔走了点什么东西，人们就无法从它那里夺回"①。一旦他们丧失了[被禁止的]生活来源，他们[薛儿亨和阿旺]*就不得不寻找法律所允许的餬口方式，如做买卖、种田、养花和参加各种公用事业，变恶习为从事正当职业，谋求合法的最起码的生活资料。在他们干了二三年正当工作以后，不干坏事，就将忘掉坏习惯、横行霸道和各种可耻行为，而世上重新出现了法律和秩序，因为他们成了受人奉承的达官贵人。我们无论想了多少办法，想用剑、毒打、威胁和牢狱来改善情况，但不能成功，只有通过这种办法[才能成功]。当以往的君王将村庄和地方赐给某人以供经常的养老费用②或赐予临时采邑、慈善机关、礼物、奖金之时，或遗赠给伊斯兰教寺院不动产，或某人以哈敦、宗王和异密的名义庇护某地不缴纳应缴付给底万的赋税，或有时某村衰落之时，各州木塔撒里甫和阿旺在这样一些情况下习以为常地向大底万呈报超过那些地方应缴付的税额的一倍，抄录入木黑塔昔卜部③[的开支]中，并据为己有。既然底万的纳亦卜们没有各地应缴税额的确实数额清册，他们怎么能知道这个数额是多少。他们不得不认可木塔撒里甫（包收税赋者）及其支持者和作伪证者呈报的情况。他们通过这种办法累次

① 《古兰经》第 22 章 72 节。

② BH A(i)DRAR W(a) M(u)SAM(a)ḤH。

③ A(i)ḤT(i)SAB(i)YYAT。

侵吞了巨额现金。因为如今根据法律，依法确认的详细税册已送入大底万，所以今后任何人也搞不成这种伪造行为，对于[当代]君王及其纳亦卜们上述这种事情和其他事情将是简单明白的事。在他们的时代任何人也不能互相欺凌、压迫。由于这一详细税册和确定税额的好处对于明白道理的人和贤者是如此明白易懂，所以不需要长篇大论地详细阐述。既然有神的天意的佑助，积累了经验，各地的税收已确定无疑地完成，由此以大底万的名义得以在近年内写出盖有金印的收税单，所以出现了如下结果：剌亦牙惕获得安宁，各州繁荣起来，而所谓“你看见土地无收成，但当我们给它灌上水，波动起来，膨胀了，生出了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植物”①，这句话的隐秘的含义就变得清楚了。任何一个阿旺也不可能侵占分文，侵占一曼储藏物。各村、各地的剌亦牙惕知道给他们规定下的税额为多少，他们知道：[如果]有人向他们征索额外之数，那是不合法的、没有根据的、违反诏令决定的，底万的许可证是根本的依据。不合法和超过规定的征索对底万没有任何利益和好处。农民可以不执行压迫者的指示，他们只需缴纳根据盖有金印的收税单所规定的数额，所缴纳的税的总和将归国库、军队和拜忒马里所有。

如今我们考虑：既然这一措施和制度的目的在于使人民过幸福生活和[使我们]获得褒奖，那我们将竭力加强和巩固它的基础，而我们所获褒奖将更多，它的生命力也将更长。尽管我们为了写出详细的收税单已在大底万中为每个州指派了必阇赤，让他们开

① 《古兰经》第22章第5节。

收税单，纳亦卜们则在收税单上加以底万标记并加盖我们的金印，但是加标记和加盖金印必需在［适当］时间和空闲之时。有可能，由于时间变动、情况改变、国家和边境地区的紧急事情、浮动的世界不可免除的动乱、困难，不能做到详细写出如此多的收税单、加标记、盖金印。那时在这件事上将产生不可避免的耽搁、延期，因此就必需给各州写出简略的收税单，那时阿旺们便重新获准写收税单，干预这件事，横行不法起来，并且按照同样方法和旧的惯例破坏世界，国库和拜忒马里的钱款将减少和消失。各州所有预算开支，如公用事业［的开支］、薪俸①、固定养老金②、施舍金等，将习 259
以为常地借口钱已缴给国库而拖延不付，［实际上］*这些钱从来没有缴［给国库］*，此外还可以用其他借口和隐瞒［真相］的不可相信的话拖延不付。他们将利用这些借口一年年地生活下去。所有的人丧失了［合法应得的东西］。使世人得到幸福的这项经过如此长的时间、如此艰辛地制定的法规将失效③，而贪婪者和在残暴行为上大胆妄为者将主宰起束手无策的剌亦牙惕来。

事情又紊乱了，所有的办法和相互关系将被破坏和断送掉，真理消逝了，如同过去那样。但是，这种情况对当代君王、军队和臣民不适合。我们打算采取如下措施对付这种情况。因为根据法律逐村逐地进行了详细登记，写入清册，并编制了税册，各州的全部清册被集中存放在我们在帖必力思建造在拱顶建筑物、罕合黑、阿卜瓦卜一必儿旁边的藏书库里，把它们托付给可靠的人，给他们薪

① M(a)RSWMAT。
② A(i)DRARAT W(a) M(u)SAM(a)ḤAT。
③ L、I、P、B 本。

俸，让他们保管，正如捐献文书[①]中所指出的，我们为此建立了伊斯兰寺院不动产，并且写下咒语，让任何人不得宣布它无效；所以在出现各种困难情况时，可阅读[清册中所写的]。如果有人丢失了发给的[附有税单的]合同[②]或表，那末可从那里将副本补发给他。我们下令把一个副本收藏在大底万，另一个副本收藏在各州，而合同则交给塔尼、阿儿巴卜和剌亦牙惕，以便按照税单[③]上所写的，每个村庄和地方[将税单]写在木板、石板或他们自己愿意写的铜片、铁片上，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刻在石膏上，写在村庄的大门上、清真寺上、清真寺高塔上——愿意写在哪里都行。犹太人和基督教徒可写在寺院门上、村庄大门上或他们所愿意写的别的地方；游牧民可在他们认为合用的地方立一根柱子[写上]。各州长官根据依法确认的税册和我们的金印，应在伊斯兰教法官、赛夷、伊玛目、公正的证人和城里达官贵人在场时不增不减地分发那些税单表，责成每个村镇的剌亦牙惕和货币税、赋税已在那些州里确定的各阶层的人赶紧在二十天内按照依法确认的税单，如前所述，利用石膏和钉子等物把税单牢固地刻写好，使之多年保留着。任何人不得改动税单内容。对于规定用现钱[④]缴税的村镇，必须照旧缴纳现钱，对于[指定缴纳]实物[⑤]的人，必须照旧缴纳实物，并且每一种赋税应在一定期限内缴纳。关税也完全一样地规定了，以便照旧把它们写在木板上。关于应当写在木板上的各种[赋税]的每一

① 参阅俄译本前面第231页上的拜忒合农。
② Š(a)RT-NAMH。
③ M(u)Q(a)NN(i)N Š(u)DH。
④ W(u)ǏWH (a)L '(a)YN。
⑤ AǏNAS。

种，其草稿写在本诏令的背面，以便让人们知道：被规定并记入各州税册的各种税的每一种何以必须写出，缴纳的期限各在何时，必须以何种方式接受和缴纳。务必让每种税按照程式所述写到木板上，以便让每个村庄的剌亦思和剌亦牙惕们亲自在每年规定的期限内收集起他们应缴税额的现金送到集市上，因为曾命令税吏在城市的集市上搭起帐篷，从开始的那一天到准予延期的最后一天每天击鼓五次，让人们将全部税款连同我们在每个州规定下的[应缴付的]法尔斡木和库金① 送来缴纳。税吏不得向无论哪个村庄以饲料、劳务等形式索取丝毫别的东西。底万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开出]支付单，不得向任何一个村庄或州派出税吏。如果剌亦思和剌亦牙惕疏忽此事，故意不加理睬，不在规定期限内送来税款，税吏可去索取，并从每一百底纳儿基本[税款]加收一底纳儿罚金，而对违法[拖延缴税]*者则罚打七十棍，以使这项法规确立，其利益遍及于贵族和平民，[尽管]*由于少数人的懈怠、疏忽和无知，
[我们仍将使]*世人不再落入阿旺、不敬畏真主者的暴虐的毒手 260
中。从今以后，按照前述永远有效、不可违背的税册的规定所应缴纳的现金和实物税款的缴纳期限规定如下：

各州中以现金缴纳的各种税的缴纳日期在各村中按照税册的规定将各种税写在木板上。以此为根据，可送来和缴纳

忽卜出儿

和从定居的剌亦牙惕征收的税②，[这二种税]*照例是分两部分送

① X(a)ZAN(a)DARY。

② M(u)T(a)W(a)J̌J̌(i)HAT。

来的。

从各村规定每年应缴的总税额中，一半应从新年者剌罗甫日起在二十天内全部送来。

另一半从米赞月1日“日出”① 时起在二十天内全部送来。

忽 卜 出 儿

和从游牧民征收的税，照例在年初一次缴付。

哈 剌 只

和自古以来规定以现金缴纳的税②，规定于年初从新年的者剌罗甫日起在二十天内一次缴付。

哈 剌 只

在某些地区以现金缴纳者，规定为可于春播作物收获时缴纳，如报达等地。

关 税③

分别按各州写在[诏令]* 背面的关税额，写在木板上，置于征收专门关税的各村庄的门旁，以便以此为根据，将关税一部分一部分地收来。任何人不得有所更改，加进新的条例，使包税人以朕[合赞汗]提高关税为其借口，不得征收高于规定税额的关税，不得加

① A(i)BT(i)D(ai) ĀFTAB。
② MAL。
③ M(a)' XWZAT(i) T(a)MΓA。

进[他们]新立的条例。

日　　期

和热带、寒带各种冬播、春播作物收获物以及没有春播作物的某些草原地区[收获物]的接收、缴纳细则。其规则如前已记述和详述者。

关于热带各州冬播、春播作物的必须遵行的条款

冬播作物

为每个地方指定缴纳的小麦、大麦等，除一部分收获物[1]外，应从……[2]月1日起用自己的牲畜送到为该地区指定的粮仓，缴给接收者。缴纳的最高期限为二十天。

春播作物

按照税册规定缴纳者，除一部分收获物外，应用自己的牲畜送到在该地区内指定的粮仓，于……[3]月缴给接收者。缴纳的最高期限为二十天。

为缴纳春播作物收获物的寒带各州及没有春播 261
作物的寒带地区必须遵行的条款

对没有春播作物的地方，无疑应按照税册规定，写上征收冬播作物。

---

① M(a)WḌW'AT。

② 诸抄本均缺，留有空白。

③ 诸抄本均缺，并留有空白。

冬播作物

按照税册规定，除一部分收获物外，应把自己的牲畜于……①月全部送到为该地区指定的粮仓。[缴纳的最高期限为二十天]。②

春播作物

按照税册规定，除一部分收获物外，应以自己的牲畜于……③月全部送到为该地区指定的粮仓。

在朕等赐予诸哈敦、宗王、异密的所有各地以及赐作军队的亦黑塔的各地，通过瓦只黑一纳篾转为各种人士的领地中，以及以同样理由作为固定养老金④、亦黑梯撒必牙、薪俸⑤、津帖⑥、施舍物⑦或瓦黑甫[的土地]*上，按照税册，在所有各村庄安置[写有字的]木板，俾使前述木塔撒里甫们不能任意征收超过规定的底万赋税，村民不受压榨，因为应当让君王的公正裁判如同太阳普照世人。

诗

太阳高悬空中，它的光辉

普照东方和西方。

因为在当今国家隆盛时代，这件事情的目的在使人民过幸福生活，在坚强有力地统辖军队，在增进国库和拜忒马里的收益，在消灭恶人、盗贼和压迫者，并且[因为]根据经验已查明，剌亦牙惕们心满意足、安宁而且怀着感激的心情，如前所述，情况已按这种

① 诸抄本均缺，并留有空白。

② L、I、P、B 本。

③ 诸抄本均缺，并留有空白。

④ A(i)DRARAT W(a) M(u)SAM(a)ḤAT。

⑤ M(a)RSWMAT。

⑥ A(i)N'AMAT。

⑦ Ṣ(a)D(a)QAT。

方式得到纠正，资财已倍增于朕之祖先国库内昔日所有者，不需要苛敛横征，所以毫无疑问：前述的这样一些事是所有公正的君王所应当做的，配得上任何时代的异密、国家栋梁、宰相、忠诚有经验的副官们在其事业中的令人称羡和精致的见解、措施。

"这部书不是虚构的传说，而却确证了在它之前毫无隐蔽的事，阐述了一切存在的事，它是对所有信教者的指南针和恩惠。"① 如果人们违背它，那就将成为他们的耻辱和受惩罚的原因。"欲望奢侈者，乃是罪人"②，由于这一公益事业、制度和严密的办法付诸实行，剌亦牙惕和全体人民由此而过着幸福的生活，赋税被确定和规定下来了。

如果不管哪个暴君许可更改它，那就让他为人们痛心疾首、辱骂和抱怨吧，因为[无法]想像更可怕的惩罚和更折磨人的痛苦，"于是哪些实行残暴统治的人知道了：当他们有了如此的遭遇时，将会是怎么样的。"③ 而世俗人也别屈服，让他们说："不要把真理包在虚伪的服装里，不要违反你们的学识把真理藏起来。"④ 每个更改[诏令]*者，必然理应受到造物主和人民的诅咒和愤怒斥责，"在听到之后更改诏令者，罪过将落到他们身上"。⑤

朕大致这样在所有各地区颁发了诏令。朕将本诏令传谕……⑥ 各州，以便一经说明，写在木板上，迅速纠正各种赋税中的

① 《古兰经》第 12 章 111 节。
② 《古兰经》第 23 章 7 节。
③ 《古兰经》第 26 章 228 节。
④ 《古兰经》第 2 章第 38 节。
⑤ 《古兰经》第 2 章第 177 节。
⑥ 诸抄本均缺，并留有空白。

262 该种赋税，并同国库按照[本诏令]背面所记明者进行与该州有关的清算。违背[诏令]*的所有人都有罪。703年神之剌札卜-阿撒木月月中（1304年2月）写于忽兰木连之完者都-不亦讷黑地方。“光荣属于神，众多世界之主。愿人们为神所佑护的最卓越的人物穆罕·默德及其家族祈祷和致敬吧！”

至于在应以收获物和现钱缴纳底万赋税的各州，大部分赋税是通过[收获物]估①[税]和摊派②的方法收集到的，各州长官（哈乞木），官吏和管理税务的木塔撒里甫（包收税赋者）提出理由[征收新的苛捐杂税]，在这方面具有充分的可能性，[各州]在各个时期发明[新的]规则和法律，委派许许多多各种各样名称的公职人员，提前征索许多年税，在为剌亦牙惕和木咱里估定价格③时，又增加了许多繁重负担，各种压榨大大超过了限度，于是[君王]又在两个重要地区报达和泄剌失作了深入调查，采取了相应对策，予以纠正。赋税根据税册指派，土地永远分给塔尼和包税人，以致收益超过过去一倍以上，过去只有名义上的收益，并无实际收益。所有的阿儿巴卜、地主④和剌亦牙惕获得安宁，满怀感激的心情，各州长官无理征索的手完全收缩了，阿旺们的压迫马上被消除了。在为这些州写出的诏令中充分阐述了国内存在的各种缺陷及其纠正方法。诏令的内容对所有的人明白可知，因此予以简述。愿至高无上的真主使这位主持正义、传播公正裁判的君王长寿、永久统治强盛的国家，并为了他的善举在大流士、阿儿答汪、阿儿答失尔、阿

① Ḥ(a)RZ。

② M(u)QAS(a)MH。

③ T(a)S'YR。

④ M(a)LLAK。

努失儿汪所钦羡的强盛时代降赐恩典于他。

轶事第十七则 [合赞汗]*对剌亦牙惕的关怀,使他们免受暴虐

在前面各篇中既已描述过了对剌亦牙惕[以农民为主的城乡应缴纳税赋者]*的各种不公正行为、压迫和暴虐,以及通过各种方式使他们遭到的束缚,我们就不再重复了。从所述情况可以看出,如果作一比较,在哈乞木等人眼睛中一团污泥和垃圾可以受到尊重,而剌亦牙惕则不受尊重,路上的秽土不可多践踏,而剌亦牙惕则可尽量践踏。伊斯兰君王合赞汗(愿他的统治永久受人们纪念!)出于其公正的美德查明了情况的实质,下令纠正这些事。如前所述,幸而有他的公正裁判,一切都得以宁息。在本章中所要特别着重写到的是:从来,当[合赞汗]亲眼看到或人们向他报告说:他的亲信或士兵们欺侮和损害了剌亦牙惕,夺走了他们的东西时,他就立即下令,使他们受到棍棒的打罚,[将夺取的东西]归还,这样就使人们不敢再干。如果他在好时辰出去打猎,到达不管什么村子里,就下令,对鸡羊等一切供他需用的东西,一律付钱,正如从蒙古人的畜群和营地中[取物付钱]*那样。凡是值一个底纳 263
儿的东西,他估价为二三个底纳儿。其目的在于让别人看到这种情况,约束自己,放弃暴虐行为和刻薄手段,仿效值得嘉许的行动方式。从来,当他遇有某地区的异密或士兵施加暴虐或采取刻薄手段时,他就认为他们有罪,对小异密罚以棍棒,对大异密则叫来回答,加以责备。有一次他说:“我并不支持大食剌亦牙惕方面。如果对他们全体进行抢劫[对我们]*有好处,那末在这件事情上我会

干得比谁都厉害。我们一起抢劫去。但是，如果你们将来指望塔合儿［强征的军粮］*和食粮[1]而［向我］提出请求，我就得严厉地对待你们。你们应当认真地想一想，既然你们［如今］*欺侮剌亦牙惕，夺走他们的犍牛和种子，把粮食喂牲口吃，那末你们将来该怎么办？关于你们鞭打和折磨他们［剌亦牙惕］的妻子、子女的事，你们［也］应当想一下我们的妻子、子女的前途对于我们如何而心怀善意，要晓得对于他们也是同样的，他们也是同我们一样的人。至高无上的真主把他们托付给了我们。当人们向我们询问他们的境遇好坏时，我们正欺侮着他们，我们该如何回答呢？我们全都吃得饱饱的，没有遭受任何损失，那又何必［欺侮他们］*呢？欺侮自己的剌亦牙惕算什么高贵、勇敢？夸耀这样的事除了灾祸什么也得不到，着手搞什么事也不会成功。应当把驯顺的剌亦牙惕与敌人区别开来。［他们之间的］差别在于：驯顺的剌亦牙惕使我们处境安全，而敌人使我们遭受危险。怎么能容许我们不保护驯顺者免除危险，让他们遭受我们给予的痛苦和烦恼呢？他们的诅咒和不好的咒词无论如何将［被神］听到。还应当想一想我所经常对你们劝告的话，但你们却不加注意。”由于这种劝告，［剌亦牙惕］以往所遭到的无数压迫，如今微乎其微了，各地的剌亦牙惕们加倍地为［合赞汗的］最高政权祈祷，“谨向真主和他的庄严伟大起誓”，愿这些祈祷能听到。

---

① ĀŠ。

轶事第十八则 [合赞汗]*废除驿马,减少急使数,禁止他们压迫人民

尽管君王们需要派遣使者和急使们到各国、各地去,使得国事得以加强、调整。派遣他们传送[圣体]*健康的消息、礼物和礼品,以及传达边陲要事、军队事务、国家秘密成了[通常的]习惯。显然,为诸如此类的事情需要派遣急使,每年要派好多次。如今,事情逐渐发展到了这种程度:所有的哈敦、宗王、帐殿异密以及万夫长、千夫长、百夫长、各州都督、忽失赤、巴儿思赤、阿黑塔赤、豁儿赤、额玉迭赤和各级官吏或多或少地为各种事情派遣急使到各州去,也为各种需要派遣他们到蒙古游牧区去。各州居民将自己的儿子交给哈敦、宗王和异密们充当媵哲和斡脱,取得某种细小利益,成了一种习惯。他们的地产、财产、交易、争讼很多,每个人都派遣急使合法和不合法地安排自己的事。他们的敌对者由于遭到许多烦扰和有许多花销弄得精疲力尽,不得已求庇于另一些人,从 264
他们处取得急使,以求向对方报复、取得赔偿。对方也再次派遣急使,为了这些人,急使们不断来回奔跑,庇护人出于热心和[对自己的被庇护者的]偏袒,[也]不断派遣急使。另一些人则是这样的:某人死去后,他的继承者们互相不和,都渴望多得一些遗产,于是求人庇护,互相派遣急使,争讼一辈子。另一些人仿效他们,直到这个事情成为所有的人的职业为止。还有各村的剌亦思各为自己找到庇护人,使急使们为了争夺剌亦思职位,在各州忙于奔跑。另一些人以在某州可取得屯速黑为借口而使用急使,消费却比得到的要大许多倍。额玉迭赤以筹办塔合儿、食粮和撒维邻为借口,向

各州分遣出如此多的急使，以致各城的底万充满了急使，[管理]武器、马厩、牲畜等等的异密们也同样地[以类似借口向各州分遣急使]*。结果在各条道路上遇到的急使比商队和全部旅行者[加在一起]还要多。即便每一个驿站饲养五千匹马，供他们[急使们]使用的驿马也不够。人们夺取夏营地和冬营地上饲养的蒙古马群骑用。从汉地、忻都思丹和其他远近各国来的旅行者队伍，以及异密、八思哈、篾力、必阇赤、伊斯兰教法官、赛夷、伊玛目、到汗帐去的禀告者等的一切队伍为了赶路，夺取蒙古马群中的马匹，[使用后]*将它们丢在路途中。有些马匹连同零星东西甚至[被抛弃]在危险的地方。由于到各处去的急使人数如此众多，以致窃贼和强盗们装扮成急使的模样，走到路上说："我们是急使"，[先]*夺取过路者的马作为驿马，[然后] 突然把他们抓住捆缚好，抢劫各种东西。常有的事是：一些急使以"我们要赶的路更为重要"为借口，夺取另一些急使的驿马。于是事情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凡是拥有较多伴送者和力量的人就能把别人的驿马夺取过来。当强盗们得知这种情况后，就对人数较少的急使说："我们是急使"，然后强夺他们的驿马，抢劫他们，甚至从他们处夺走了诏敕和牌子。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大部分强盗带有牌子和诏敕，阻断山隘①，出来拦路抢劫，他们狡猾地以执行急使任务为借口，袭击成队的旅客和急使们，抢劫牲畜和各种东西。

急使们不满足于仅仅取用驿马和路途给养②，他们不管到什么地方，马上以各种借口[同人们]*争吵起来，惹起各种麻烦，索

① 也可译作"带着养马场的马"。

② '(a)L(a)FH。

取财物。他们的头目夺取人们的衣服、帽子和看到的一切东西。[急使们]故意取用较多的驿马,[把多取的马]*卖掉。他们在村庄里看到的一切东西,都强夺带走。如果他们在一天中到过十个村庄和游牧站,就从所有这些地方索取了许多倍路途所需的法定给养,既然他们的饲料有多余,就[把它]卖掉。他们经常在途中做饲料① 买卖,以致中国和印度商人[无买卖可做],到了那里又返回去 265
了。从所述的这些情况可以看出,有多少千名急使在一年中往返,他们取用了多少驿马和饲料,使人民受到多少毒打、悬挂、欺侮。因为剌亦牙惕(农民)经常为他们耽误时间:他们索取饲料和[各种]需要的东西,夜里要为他们看管马匹和各种东西,所以令人奇怪的是:剌亦牙惕(农民)怎么还能把农耕搞到养活人们的程度。这除了归功于真主赐予的天恩外,不能归功于任何别的什么,真主不剥夺[自己的]奴隶最起码的生活资料。

由于这些到各处去的无条理的、毫无益处的急使们为数众多,他们到处说:我是某那颜的儿子或兄弟,来办某件微妙的重要事情,驿站长②、地方长官(哈希木)、剌亦思和农民(剌亦牙惕)们便都了解,这都是些无聊的谎话。一旦真有应受尊敬的急使来办重要事情,按照急使们办其他事的成例,在人们心目中他就没有过多的重要性,对他并不尊敬。由于这些缘故,人们丝毫不尊敬急使。对于所有的人来说,他们是最坏的坏蛋。既然如今急使们由于鱼目混珠,已一文不值,他们就得不到驿马,甚或[要遭到]欺凌。旅行者和游牧民吓坏了,他们绕着远路走,在山里安排休息。由于这个缘

① '(u)LWFH。

② YAMČY。

故，通常急使去办细致的国事时，不能如期来到［指定的地点］，甚至要比所需的时间多两三倍［才能到达指定地点］*，这就自然会造成损失。他经常因驿马的跑瘦被驿站长追究责任。尽管每个驿站饲养五百匹马，但［驿站上］从来也没有两匹可供赶路的急使① 骑用的壮实的马。此外，每个城市都有若干万金钱用于驿站和急使的供应物上，各州长官为此还从刺亦牙惕征收一大笔钱，一部分用于［急使的］花销，另一部分则据为［己有］。各地区最牢靠的税收——关税，在所有各州中总是被用于供养急使，但不够他们的来往花销。地方长官将饲料给养［的支付］转给关税吏去办，自己躲开了，当不够支付全部需求时，关税吏也躲藏了起来。急使们便争吵起来，最后，占了上风的急使夺得了钱。因为大群伴送者增强了［急使的］势力，所以急使竭力在自己周围把那可儿［伙伴、侍从］*聚集得多一些。那可儿们又从其亲戚朋友中请来许多人。他们在途中拉拢了各色各样的人，于是一些流浪汉和无赖② 跟在他们后面。有这样的情况：有的急使未经君王和大异密承认去办一件小事，却携带了两三百名骑士，而有些较显赫的急使携带的骑士竟达五百或一千名。有时在不管什么样的城市的官署里摆了几乎两百张供急使们坐的椅子，地方长官说："谁的事情紧急，就先安排谁吧。"因此，急使们互相争吵起来，直到［某一急使］获胜，地方长
266 官才在他的保护下从其他急使们的手中解脱出来。这就使地方长官把事情稍稍拖延下来，人们对他行了贿赂，才省去了等待的时间［得到安排］*。年终时，这些急使们都回去了，没有办成事，却耗费

① YLČY(i) YARALTW。

② AWBAŠ W(a) R(u)NWD。

了无数钱。这些急使所造成的损失和害处，远非笔墨所能形容。

伊斯兰君主(祝他的统治流芳百世!)出于[他那]公正裁判的美德，认为必需纠正这些情况，他说："逐渐形成如此巨大弊病的事，已使所有的人习以为常，无法一下子突然革除[弊病]*，只有采取慢慢来的办法，才能[逐渐革除弊病]*。他着手纠正[弊病]，第一年降旨道："我们应当设立专用的驿馆，在快递的急使为国家要事和边陲需要去办事时利用它，无论何人不得骑用驿马，以便急使们优先使用，迅速到达指定地点。"有旨：在所有重要而必需的道路上，每隔三程设置一个驿馆，每个驿馆饲养十五匹强壮的马，在若干不那么重要的地方，[饲养的马匹数]可减少些。他降旨道：在未交验御笔签署和御用金印之前，不得将这些驿马交给任何人。每一个驿馆他委任了一个大异密，为供给[驿站]事务所需费用，交给他支配①一定地区[的财赋]*，这样就使[他]有充足的经费②，使他不再有[另行征索的]借口。[君王]说："我给了你们大笔经费，无论如何也不会不够的，剩余的钱归你们自己花费，[这样就]任何时候也不会发生指控，说什么'钱多于所需要的'，说什么'他把这件事搞得一塌糊涂'，或者说什么'应当[把事情]交给别人去管'，'驿馆还是没有切实地掌管起来。'因为你们是大异密，你们不用吝惜剩余的钱，你们应当把这件重要的事搞得秩序井然。"因为边区长官们派遣急使报告情况时有必要利用这些驿馆，所以君王分发给每个边区长官几张署有御名、盖有金印的玺书，一部分是使用两匹驿马的，另一部分是使用三、四匹驿马的，让他们给他们的急使。对

① T(a)Ṣ(a)RR(u)F。

② W(u)ǰWH。

驿馆长们作出明确规定：除根据御名签署外，不得付给驿马。[君王]接着又说："[派遣]快递急使的目的在于让他尽快到达[指定地点]，但即便他是那颜的后裔，骑用的驿马也不得超过四匹。"君王又降旨说："如果事情非常紧急，可写信，盖印密封，通过那些驿馆的驿夫[1] 疾驰递送，信封上要写上：从某处到某处。"[君王]把"粗印"[2] 分发给每个边区长官，让他们盖在那些[急递]*信件上，沿途的驿馆长就能认识，因为[印的]原样[3] 早就寄去[给沿途各驿馆]*了。因为每隔三程有一驿馆，[各馆]* 驿夫分别疾驰 [至下一驿馆]*，所以一昼夜能驰过六十程，紧急报告在三四天内就能从呼罗珊到达帖必力思，如果是急使驰行，那就不能早于六天到达。[君
267 王]降旨在每个驿馆添置两名信差[4]，如果各州有重要事情就在密封信件[的信封]*上盖上[由]*信差[递送]*的印，并在信封上写上："从某处送到某处"。根据经验规定：信差在一昼夜间应不停歇地[5] 驰过三十程，一切消息遂能在短期内传到。过了一段时期，[君王]降旨道："护卫们和昼夜在朕身边侍奉的人，狩猎时不分寒暑寸步不离为朕效劳，作战时骑用自己的马，自备饲料[6]。为什么去掌管[各州]的人不停地[7] 驰行取用饲料，到达州内后把[从]法儿阿和应尽的职责[中获取的东西]用于花销？"既然这是明摆着的道理，关于这点曾执行了诏旨的决定。某一时期这种制度曾占优

① WLAΓČY。
② T(a)MΓA(i) S(a)WADY。
③ AṢL。
④ P(a)YK。
⑤ WLAM BH WLAM。
⑥ ʻ(u)LWFH。
⑦ BH DWLY。

势，各万户的驿站曾被撤销，花在那上面的钱进了国库。因为君王派遣的急使们已经没有驿马，别的人怎么能取用[驿马]。还曾降旨：除了被派去觐见君王以外，任何人不得派遣急使。因此，其他人[派遣]急使的情况被取消了。有旨：无论何人若派遣急使到任何一州或地方去办私事，不得付给路途给养，当地长官捕获[派遣急使]者，应将他带上镣铐，关进监狱。诏旨执行后，那些通过急使安排私事的人都洗手不干了。接着[君王]又降旨道："对于前往各州的急使，应按其往返所需从国库中发给路途给养费，使他们在任何地方不取用[任何东西]，当他们到达[指定]地点，应从预先规定好的法儿阿中供给给养。"于是，对于被指派到州内某地去的每个急使，都从国库中发给了现钱作为路途给养费。这个情况在各州、各地尽人皆知，于是，既然奉君王（祝他的王国永远巩固！）之命出行的急使们没有可能[免费]享受饲料的供给，人们怎么会给他别的东西呢。因此，在这两年[期间]，城乡、宿营地中所有各地，提供驿马和饲料给养的徭役不存在了。此外，无论哪个人也看不到急使了，因为急使们骑着驿馆里的供信差使用的马①，日夜兼程，他们甚至连张罗稍稍吃一点东西的时间也没有了。每年无疑从各州派出三十名左右的急使，但因为没有诏旨让他们沿途取用饲料给养，所以无论哪个人都无法把他们与其他旅行者区别开来。由于[君王的]这种遍及全国的公道行为，全体人民都感到满足。营地上的蒙古人和游牧民免除了沉重负担，沿途来往的商人安全了，城乡居民心情安定地从事建设和农耕，所有的人都同妻子、儿女一起衷心为君王的最高政权祈祷。愿[真主]听到他们的衷心祈祷。

① BYNǰYK(i) Y(a)M。

［君王］还降旨道："如果有时有必要给某些人几匹驿马或驿驴，以便他们从一州到另一州去，那就请他们向提供驿马者缴纳使
268 用驿马费，"驿马"这个名称意味着在此场合下根本不属于他。"在此以前鹰夫和猎捕员使用驿马运送鹰、豹。［君王］降旨，向他们付给运送时买［驮］畜的钱，并把路途给养、饲料发给他们，让他们沿途不得夺取任何东西，运到后还健在的每头驮畜均归他们所有。

依靠这样一些措施，王国兴旺发达起来，重新取得财富，建立起了制度。过去规定用于供养驿站、急使的资财，或者多取的资财，进入了国库，［过去］剌亦牙惕们为此付出的一切［现在］留给了主人们。愿至高无上的真主由于这一公正裁判在［合赞汗］在位的日子里，"以其自身存在的慈悲心、以其隐藏的仁慈和慷慨"赐予人们幸福生活。

轶事第十九则　［合赞汗］*驱除窃贼、强盗，保卫路途安全

世人无不知道：强盗和窃贼的横行霸道在过去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尽管他们的族属主要包括蒙古人、大食人、木儿塔忒人、曲儿忒人、罗耳人、舒勒人、叙利亚［阿拉伯］人，但也有逃亡的奴隶加入，并且还有城里的败类和流氓[1]。农村和郊区的某些居民与他们串通一气，去给他们当带路人。［强盗们］在所有的城市里派了间谍，让间谍们［向他们］*报告各个［从城里］*出来的人的身份。一旦某些长期从事拦路抢劫、闻名的强盗被捉住了，那就有人来保护他：怎么能杀掉这样的好汉呢，必须对他加以保护。因此，别的

① R(u)NWD W(a) AWBAŠ。

强盗也就变得愈来愈厚颜无耻和大胆了。尽管存在过这样的古老法规：遇有强盗袭击时，结队而行的人们、急使和行路人[应当]联合起来反击强盗，而在近期，当强盗走到路上时，这些人却并不互相帮助。大多数情况是这样的：强盗对路过的人的情况知道得很详细，了解得一清二楚，他们喊道："你们中间一无所有或缺衣少食的人没事儿"。[当时] 这些人退到一边，强盗遂把另一些人杀掉了。如果抢劫发生在游牧民的营地附近或村庄附近或城市的近郊，那末不管距离有多么近，有可能反击[强盗]，当地的居民也不加干预。反之，事情竟达到这种地步：强盗在所有的游牧民和乡村的定居居民中都有朋友和同伴。许多人都知道这点，但对此不加声张①。即便有时[这种情况]被发觉了，那也从来没人报告[君王]。在他们的熟人和朋友——某些村长和剌亦思的帮助下，一年四季都搞到了必需的物资。有许多人到这些人 [强盗]*的住处作客，在遇到危险时逃到了他们那里。在城市里他们也有熟人卖出他们的货物。有时他们同城里的熟人一起生活一两个月，一起花掉抢来的钱。强盗们竟猖獗到如此地步：夜里突然包围不管哪个
异密的家，[对他] 进行抢劫。脱忒合兀勒和征收路税者② 只干这 269
样的事：在强盗还不知道和没走到路上时，向行路人勒索所想取得的一切东西，并以"你们当中有窃贼和逃亡者③"为借口扣留商队。[脱忒合兀勒]从来不追捕强盗，来往过客从来没从强盗处遭到从脱忒合兀勒和征收路税者处所遭到的那么多痛心事，因为遭受强

① P本和B本增出如下文句："这是因为：由于他们包庇[强盗]*，获得了自由，而泄露秘密的人则在强盗们面前由于恐惧、害怕再也生活不下去了。"

② RAHDARAN。

③ B(a)L(a)RΓW。

盗的损害是偶而发生的，而他们在两地之间的每一站都要落到那些人的毒手中。有许多商队选择了很遥远、非常难走的偏僻道路，只不过是为了摆脱脱忒合兀勒和征收路税者的勒索毒手①。

伊斯兰君主(祝他的统治流芳百世!)认为必需纠正这种情况。他首先降旨道：凡遇强盗袭击时，脱离同路人、不一起反击的人有罪，他有责任替同伴偿命和赔偿财产。[君王]又降旨道：在强盗抢劫地点附近的游牧民营地和村庄等地的居民有责任去追踪、寻找强盗，尤其是他们接到了通知时。他们应当不分昼夜，骑马或步行去追，直至追到[强盗]为止。[君王]又降旨道：凡是蒙古人和伊斯兰教徒在游牧民营地、乡村、城市中与强盗勾结而一旦发现，就要毫不容情地处死。[君王]委派异密因忽勒去办这件大事，因忽勒是君王的近臣，他以大公无私、丝毫不讲情面而著名。他捕获了许多强盗，全部处死，还带来了若干人，把他们的头和手夹住在头颈圈中。[君王]赏赐指点异密因忽勒辨认出强盗的指控者为答刺罕，并降旨让他们经常从事侦查。[君主]赞许异密因忽勒处死了那些人，把他们的财物、牲畜全部赐给了他。他降旨道：即便犯有小的偷盗行为的人，也要一律处死。因此，在镇压面前各地出现了恐怖心理，此后再也没有人敢与强盗勾结了。强盗了解到他们已经没有朋友、资财和地方了，便开始收敛了，于是安全了一些。[君王]又降旨让征收路税人员驻于所有各地区沿途危险之处，让他们向商队每四头载重的驴征收半阿黑察，每两头骆驼征收半阿黑察作为巴札，绝对不得多取，而对没有载货的牲畜和运输粮食、谷物者，则丝毫不得征收。如果发生了抢劫，邻近发生抢劫地点的

① D(a)ST(i) T(a)NAQ(i)S。

每个征收路税人员不仅要对[被抢劫的]财物负责，而且[必须]找到抢劫者。[君王]委派阿鲁浑汗时代的脱忒合兀勒们的大异密、异密成忽儿之子异密孛剌里吉管辖所有的征收路税人员，他降旨让他委派受人敬重的人掌管每一条道路。为了不让征收路税人员驻 270
守在安全地点和容易通行的地方而不监视危险地点，又为了不让超过必需[数目]的人员驻守在一地，[君王]降旨：为周密起见，在必需的地点用石头和石灰建立石柱，并在石柱上加上石板，写明该处征收路税人员的数目和规定的实物税条款，以免他们驻守到该处[境]外和超过规定人数，以及征收超过规定的税额。人们把石板称为"公正裁判的石板"，这种石板的用处是一目了然的。以往任何一个游牧民营地的居民只要想干，就可坐在路旁，以临时代理脱忒合兀勒的职务为借口索取路税。而现在，石板上既已写明，任何一个坐在指定地点以外的人便是盗贼，因此任何一个蒙古人和大食人不敢坐在别处。在[君王]颁布这项实物税以来的这两年间，各地区沿路抢劫的事不多了，即便有时发生[抢劫]，人们就把抢劫者连同财物一起捕获，将抢劫者处死。因此，那些人全都抛弃了抢劫行为，这就奠定了道路的安全。[君王]又降旨道：想在大道上靠近村庄或游牧营地停驻的商队和旅客，[应当]先询问当地居民的长老：这一带有没有强盗。如果说有，那就停驻在游牧营地或村庄里，居民们应当不加阻挠。如果说没有强盗，那就停驻在田野里，若偶有东西被偷走，应由当地居民负责。但是这个规定不扩大适用于城市附近，因为它在那些地方无法执行。道路用这种办法加以整顿，征收路税人员及其长官们的详细名[册]送到了异密孛剌里吉处，[结果发现，]从事这一工作的人有一万左右，即整整一

支军队的人数。有旨：全体人员不得去干任何别的事，要保护好全体旅客的生命、财产，让他们得以安心旅行并诚心诚意地为朝廷祈祷，谨以真理向最高真理[起誓]，但愿他们的祈祷[真主]*能听到。

轶事第二十则 [合赞汗]*提高金银成色达到从未有过和不可能再高的程度

无可讳言，所有各地区的钱币上从古到今任何时代，没有过统治所有各地区的君主的名字，尤其是在这些地区掌握在若干个君主和统治者手里的时代。金银的成色在[不同的]地方往往是不同的。在某些地区甚至想推行严格的[货币]制度，制定同样的成色，[但是]不管颁布了多少次命令，事情并不按照命令进行，也无法把它整顿好。毫无疑问，以帝王的名义举行星期五祈祷和用他的名义铸币乃是帝王的尊严标志之一。迄今为止，在鲁木、法儿思、起儿漫、谷儿只和马儿丁，以当地的篾力和算端的名字铸币，成色不一。对某些地方，在阿鲁浑汗和乞合都汗时代曾颁发过诏令，让那里铸造成色为九成的银子，名为九成银，但是[实际上成色]却不超
271 过七、八成。与其他地方相比，[质量]*较好的鲁木银币[1]曾达到了这种情形：在十底纳儿合金中仅含有二底纳儿银子，其余全部是铜。蒙古急使们带着大食必阇赤按照诏令的决定多次到各州去检查成色，花销浩大，但是他们受贿后，却不去追究任何违法者的责任，[那些违法者]恬不知耻地铸造和发行甚至根据外表就能马上看出是铜的、其中找不到多少银子痕迹的"银币"。既然钱币[按规定的]重量流通，于是银币的边缘被削掉了。因为[各]州成色不

① ĀQČH(i) RWM。

一，所以商人们自然不买卖货物，他们不管到了什么地方，就收购成色比他们任职的地方成色高的金银，因为其中赚头很大。由于这个原因，在大部分地方找不到货物。事情甚至达到了这种程度，一些硬币被低于它的价值廉价收买，否则它就不被接受。每个想在某州花掉一百底纳儿的人，要遭受十底纳儿以上的损失，经常是二十底纳儿的损失。不管哪一种苛捐杂税也不会比这种损失更重，因为不做买卖的人从被预定供他们需用的钱币中，每一二十个[单位]要损失二三个。同时[他们]还得花费许多力气，直到硬币被接受为止，尤其是在村庄和游牧民营地上，人们辨认不清成色，不知好坏，因此拿不定主意接受[硬币]。

金银的好处在于：利用它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和人们想迅速取得的东西。使用金银的情况竟变成了这个样子：由于金银产生了争吵和不和睦，在花用时谁也不接受，这就与人世间的风俗习惯相悖了。

伊斯兰君王(愿他的统治长治久安!）决意这样地纠正这些弊病：先按自己的意志制定钱币的样式，在钱币上做出谁也伪造不了的符号，然后下令让所有各地区按照这个[样式]铸造金银，使钱币到处以真主和[他的]使者们的名义流通。君王的名字也被铸上。甚至在从未以真主和他的使者之名铸币的谷儿只，也开始按照需要铸造，因为除了这种钱币，[其他钱币]不通用[于任何地方]，以致当地也必须铸造这种钱币，尽管他们[谷儿只人]不承认[合赞汗的]政权[1]，否则他们的钱币无处接受。按照以上所述，金银钱币的铸造按照一个样式固定下来，在所有各地区经常流通起来。关

① YAГУ。

于确定成色,[君王]说:“如果我们允许钱币的成色低于“可容许的金子”①和贬值的……②的成色，就象哈里发的、密昔儿的、马格里卜的钱币那样，我们就大大降低了可容许的成色③，通过诡计、花招这一成色还将走样,而我们的密探不会得知[这点],或者他们在接受了贿赂后对此采取姑息态度。必须这样才有好处:只能模压能辗成薄叶的“可容许的金子”④，而银子只能是多次……⑤、可以溶化在水银里的,以便哪怕搀有头发尖那么大的杂质,它也可以按
272 照颜色……⑥和柔软度来发现。如果在火上烧红,[杂质]马上就会出现,每个人都容易[确定]它的品质。”既然[君王]想让所有各地区[钱币的]*成色都是这样,——而各地[钱币的]成色却大不相同,他说:“如果让这个决定突然生效，全体人民都要遭受损失、号啕大哭起来。这么办为好:既然先把每个迪儿赫木铸成四答捏克,[然后]除去其中国家的需要……⑦。

[君王]设法查明“可容许的金子”的价值如何。他下令模压[它],没有丝毫差误地估定它的实际价值。他下令:任何人也不能使之与铜区别开的奥尔穆兹德金子以及其他成色低、价值不大的金子应估定为低价格的。目的在于:当撒剌甫们猜度到把它熔化后有暴利可图,就会把它全部收购下来,与[粗]*金混合[后提高含金

---

① ṬYLA(i) ǏA(i)Z。

② 一个含义不明的术语 ṬLΓW。

③ A(i)ǏAZ(a)T。

④ ṬYLA(i) ǏA(i)Z。

⑤ ṬLΓM。

⑥ 诸抄本均缺。

⑦ 接着 S 本上有四行不能确切译出的原文，由于原文中有很多货币业务方面的技术名词,这段原文的文义不能确定。

量，铸成成色较高的金子]*。由于他们懂得这个利益，一年内将会使所有地区内谁也见不到一米思合勒的低成色金子。因此过去在市场上很少见到粗金，若有少量粗金送到，就会有成百个收购者争相收购。众所周知的情况是：在蒙古人时代有许多人穿刺绣、织花的衣服或类似的衣服，这种衣服消耗金子，金子是销售到忻都思丹的商品，人们把它运往那里，[因此]金子就少起来了。如今有如此多的粗金通过每个农民的手在集市上通过。所有的人都用它进行贸易。在各地区根本没有剩下不按上述样式铸造的金银［钱币]。[君主]说："如果在任何人手中发现有贬值的①金银，那就认为他有罪，可不按古老的规矩讯问，让他指出交给他[金银]*的人②。有各种贬值的钱币，现降旨如下：任何人不得进行贸易，除非是用金子和……③。谁不知道，就告诉别人保持谨慎。当情况如此时，那就没有一个制造伪币者伪造金[币]了，因为制造伪币者一定知道：人们不会接受他的[伪币]，所有的人都已保持谨慎了。"

现在，当这样的大事已推行于所有各地区时，就没有必要处死任何一人了，如下情况已固定了下来：除前述样式、成色的钱币外，所有各地区不存在别的样式、成色的钱币。[君王]下令让铸成钱币的银子也按重量发行：三米思哈勒为通用的一底纳儿，任何人不得切割。硬币在所有各州完全等值通用了，人民摆脱了忧虑，过去曾把硬币当作商品的商人，如今向每个州运去各种货物，各种货物都降价了。全体人民都得到了好处，伊斯兰君主(祝他的统治永远巩

① M(a)ΓŠWŠ。

② 从"[君王]说：'如果在任何人手中发现……'"到这里为止，据 L、I 本译出；在 S 抄本中这一句脱漏掉了。

③ ṬLΓM。

固!)的英名远扬，他的名字在星期五公共祈祷时[宣读]，各地区的钱币[铸上了] 他的无比美好的名字。他降旨：足值的金币一律按
273 一百米思合勒铸造，并在上面用所有各州的各种文字铸上自己的名字，以便在所有各地读到[金币上的文字]*时知道是他铸造的。在这些钱币上华丽地铸有《古兰经》上的诗句和十二位伊玛目(祝他们安宁!)的名字。钱币非常华丽、雅致，以致得到它的人不愿花掉它，而一定要珍藏起来。[君王]说："当我们给任何人送礼物时，那就传言说：我们将从这些钱币中送给他一些。"

以往的哈里发和算端们所未能作出的如此伟大的事业，已由伊斯兰君主(祝他的统治永远巩固!) 办成了，并如此有成效地实现，这是人民获得安宁的原因。愿至高无上的真主出自自己的仁慈永远保持它。

轶事第二十一则 [合赞汗]*修正金银和货物的重量单位以及嘉兹、佩马捏、合非思、塔合儿等[度量单位]

在此以前，各地区的金子和货物的重量单位，嘉兹、佩马捏、合非思和塔合儿不一致到这种程度：甚至在同一州的各县中也不相同。因此，在[确定]市场价格时产生了许多弊病。商人们较少收购货物，因为他们将硬币从一地运往另一地收益较大，仅重量上的差别就能使他们取得暴利。货物在某些州中没有销路，而在另一些州中却得不到。在每个村庄中有两三种不同的合非思。他们用较小的合非思同外来人贸易，而他们相互间则用较大的合非思交易。无论知道[这种情况]与否，外来人不得不同意这么办，而村人们互相串通，撒谎作证说：这是公平的合非思。以撒维里[形式]供

应军队的塔合儿应当重一百曼，却只有六七十曼重，甚或更少。但是，厉害的人动用棍棒时就可全部取得足数，甚或大大地超额。人们为此经常发生争吵。伊斯兰君主（祝他的统治永远巩固！）说："所有各地区都在我的诏令的支配下，何必有这种差别，我们要在度量单位上实行严格的制度，使得所有各地的度量单位统一，做到各州各村的市场上没有不同的重量单位，这样一来人们就不能窃取了。"君主幸福地深思熟虑之后，颁布了包含有度量单位修正方法、措施和制度的诏令，修正方法、措施和制度是按照诏令抄件中明白地列举的办法制定的。

[君王]所颁布的关于金银成色、采用最好的方法的诏令抄件

以至仁至慈真主之名，以至高无上真主的威力和穆罕默德教会的幸福昌盛的名义

[算端马合木·]合赞的诏令

诏谕各地区都督、篾力、必阇赤、纳亦卜、哈昔（伊斯兰教法官）、赛夷、伊玛目、撒武儿，尊贵、知名人士，全体居民、行路人和商人们：

朝廷全心全意关注于创造剌亦牙惕和全体人民的福利，关注在他们中间[确立]*公道和真理，关注慈善事业的基础。我们想消 274
除压迫、暴虐、新花招和不公正的事情，这一切长时期盛行于人民中间，由于这些原因人民经常失去自由，我们想从人们中间取缔不和睦、争吵、无理诉讼、争执、纠纷的借口，从人们身上清除各种欺

骗和欺凌手段,为的是让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摆脱纷争和沉重负担,到那个世界上免受地狱的折磨和火刑。现在,因为我们对国事和人民利益进行了调查,所以我们揭破各种事情的规律,查明了:在帐殿所在地和城市的市场上,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和赚钱用石头、铁、土团和别的东西做成秤砣,经常按照自己的任性要求增减[重量]。他们按照这种[重量]做买卖,穷人们受欺骗,遭受损失。这种事情不符合我们使世界美化的看法,我们不赞成。有旨:在从阿母河起到密昔儿为止的所有各地区,改正金银[钱币]和货物的重量单位、谷物度量单位和长度单位[衡具]*,打上印记,在所有各地区推行,不要不执行我们在京城制定的严格制度。详细情况和说明如下文所述:

首先,金银的重量单位应当在所有各地区一致,并与帖必力思的重量单位统一,使得任何人不增大、减小,不欺侮人民。也使人们不会由于重量上的差别,把硬币从一州运到另一州去。正如各地区统一金银[钱币]的成色那样,[它的]重量单位也应统一。因此我们委派了工匠(兀思塔忒)法黑剌丁和呼罗珊人别哈丁,让他们制成八角形的秤砣,以称量金银[钱币],并向每个州委派了两名代理人,从该州伊斯兰法官方面指派了一名阿明,让他们在木黑塔昔卜在场时把这种秤砣推广。应当遵循这样的制度。在所有各州中,每个需要称量钱币的秤砣的人,可以用纯铁按照已制成八角形并盖有法黑剌丁和呼罗珊人巴哈丁的印记的秤砣样品仿制。然后,他应当到每个州中所委派的前述四个代理人处去,让他们仔细地校准重量,并在秤砣上打上印记,交还给他。任何其他人,不管是谁,不得制造这种压印机,并在秤砣上打上印记。凡擅自制造这

种压印机并在秤砣上打上印记者有罪，应予处死。

其次，应当将持有印记秤砣的人的名字登记入册，以免其他人擅自伪造带印记的秤陀。每个月都应仔细检查和称量所有人的全部秤砣。无论何人增减秤砣重量或偷偷地擅自加上印记，或用没有印记的另一种重量的秤砣做买卖，或用那种秤砣骗人，就应逮捕起来押送到都督处，按议决的诏令处罚。

其次，这个诏令、制度、方法也关系到货物秤砣。但议决如下：凡各地重量单位小于帖必力思度量单位者，应与帖必力思取得一致，做成与帖必力思度量单位相同。凡重量单位迄今大于帖必力思的地方，应按同一制度仔细检验，抛弃[以往的重量单位]，所有的秤砣应按样品用铁做成八角形，检验后打上印记。所有的代理人应严格遵守这一制度。称量货物的秤砣从十曼到一迪儿赫木做成如下十一等：十曼、五曼、二曼、一曼、半曼、四分之一曼、八分之一曼、十迪儿赫木、五迪儿赫木、二迪儿赫木、一迪儿赫木。为称量沉重的庞大货物，各城关税吏应建造可靠的富浪杠杆秤①，以便不增不减，准确地称量货物的重量。

其次，由于各州有各不相同的客列、合非思、者里卜、塔合儿等计量大小麦的单位，存在许多预先约定的标记，有时大，有时小，每个人擅自做成客列、佩马捏[的衡器]*，难以随时监督，也并非每个人都能明白，尤其是蒙古士兵、商人和外来人，当他们来到州中接收底万的塔合儿或购买它时就同农民争吵，强横的人占了上风，取得了多于规定的数量，而对软弱的人则少给，由此人们有的吃亏、有的占便宜、有的受欺压，议论纷纷，——因此，我们下令统一各地

① K(a)PAN(i) F(i)R(a)NGY。

区的客列：每客列按帖必力思重量为十曼，每曼等于二百六十迪儿赫木，十客列等于一塔合儿。除了上述客列和塔合儿外，民间不得再有不管什么佩马捏或其他约定的计量单位，以使做买卖和算帐正当地进行，〔人们〕相互间不要花招。在缴付塔合儿时，应按每一塔合儿不多不少的准确量器计算后送去。因为禾谷类作物，如小
275 麦、大麦、大米、豌豆、豆类、芝麻、黍等等，有的轻，有的重，所以应当为每一种这类禾谷制成专门用于每一种禾谷的专用客列，每一客列都准确地等于十曼。〔量器的〕四面应写上："用于某种禾谷的客列"。这件事应从朝廷传达到掌管金银〔钱币〕和货物重量单位的代理人的法庭，让他们同木黑塔昔卜一起检查这些客列，在它们的边缘上做上记号，以免任何舞弊，使〔份量〕*不至短缺或增多。各城、各州每月应检查一次。凡制造和持有没有记号的客列者，应逮捕，送交都督判罪，砍掉他的双手，并索取犯罪的〔罚金〕*。今后，在从阿母河起直到密昔儿为止的所有各地区，除了十曼的客列和一百曼的塔合儿外，不得以任何形式和借口出现任何客列、合非思和者里卜，如果出现，则不应使用。其他佩马列等量器也不应做。如果想做相当于五曼的半客列〔量器〕，则可以做成这样：让二十个半客列相当于一塔合儿。

其次，用于计量果汁、醋、油的佩马列应分别制成，每佩马列相当于十帖必力思曼的重量，如果想做半佩马列，则应做成相当于五个帖必力思曼的重量。送去供给帐殿和撒维里的装果汁的皮囊，应为五佩马列，即五十曼，而送到节庆宴席上去的装果汁的皮囊应为四佩马列，即四十曼。

此外，除了特种鲁木嘉兹外，用于计量纺织品的一切嘉兹，应

与帖必力思嘉兹相统一。但在所有的嘉兹的两端应按照样品打上由工匠法黑剌丁和呼罗珊人别哈丁所制的印记。由前述代理人在所有各城中按照前述方法对此进行监视。变更或暗中偷换者有罪,应当处死。愿至高无上的真主在[君王]在位的时日里对这样的公道措施和公正裁判加以赞助。

轶事第二十二则 [合赞汗]* 在颁发给人们玺书和牌子的事情上推行严格的制度

关于颁发玺书,[君王]降旨道:"不管有什么样的话,应在朕头脑清醒时、在适当场合下报告。"当伊斯兰君王(祝他的政权长治久安!)喝醉酒时,没有人敢于利用花招、隐瞒真情、令人误解等手法[从君王处]取得批准任何无理由和无益之事,也不会有徒劳无益的任何轻率打算或匆忙地办事。[君王]不准在这种状况下向他报告。他命令明白国家利益和各种事情利益的异密在有人报告后起草玺书草稿。如果事情是无理由的和毫无益处的,就不能根据每个人的请求来写。有些重要事情必须向底万注册,写明地点和款额,[为这样的事情]起草[玺书]草稿必须考虑周到。然后,同蒙古必阇赤一起逐字逐句地读过后,[向君王]报告,如果需要修改,就用御笔加以修改。[玺书]誊清后,再次向他报告,然后提呈[盖]印[1],并说某玺书应为关于某人[的事]的,[已草成]*于某日,在某日读过,以便请准盖印。过去,取大印的钥匙由必阇赤掌管,如今则由[君王]亲自收藏,需要时就交给必阇赤们,由他们一起盖

---

① BH ĀD RA(a)SN(a)ND。

276 印后交回。[君王]委派了四怯薛[1]的四个异密，每人各给一个黑印，当玺书上要盖玺印时，他们就在背面盖上自己的[黑印]*，这就再也不能否认说：这个我们不知道。然后再次[将玺书]提交给宰相们和撒希卜·底万们，让他们仔细地审阅，其中有无混乱之处，他们也在背面盖上底万的印后，交给[颁发玺书的]人。[君王]指派必阇赤将盖有印[2]的每份玺书逐字逐句抄录入册，并写明哪天盖印、谁写、谁报告的。一年过后，从新年起开始用另一册，于是每年有一单独的册籍。其目的在不产生任何混乱，使任何人不能否认：是某人报告的、某人写的、某人盖印的；其目的也在于：若有一份玺书已给了某一人，而另一人想来取得[与那份玺书]正相矛盾的玺书时，那末一翻阅册籍，情况就一清二楚，有鉴于此就不会向上呈报。如果某个玺书的持有者受到了指斥，那末从册籍上可以查明：他是否超出了他所应当做的事，然后[根据是非]*处罚他或处罚指斥者，以使[颁发]*诏敕之事经常有条有理，而没有根据的反驳意见不能通过。[君王]降旨说：在盖印[3]时额勒赤[使者]*不得向任何人索取任何东西。事实上，过去他们所贪求的东西，已大为缩减。

[君王]为每件重要事情制定了[专用的]印。颁发让显贵的算端、异密和篾力掌管各个领地的重要事情的[玺书]时，使用碧石大印，颁发赐给伊斯兰教法官、伊玛目和司教[的诏敕]时，使用另一种较小的碧石印。颁发中等重要性事情[的玺书]时，使用大金印；

① K(a)ZYK。

② BH ĀL R(a)SAN(a)ND。

③ ĀL Z(a)D(a)N。

较次要的事则使用碧石印。颁发有关军队出征或就地驻扎［的玺书］时，使用带有同样的签署和花纹的专用金印，但它的周围绘有弓、圆锤和军刀。有旨：在军队见到这个印记之前，不得根据异密们或不管什么人的话出征或驻扎在某地，作为例外的只有［守卫］边界重要［地段］的警卫军和守护道路的小部队。他们按照自己异密的话出动和停驻。［君主］还制了一颗小金印，这颗印盖到国库和各州支票、接见收条、结算凭据① 和关于交易、水和土地的底万公文上。在底万必阇赤按照御旨② 写出后，［还］标记出［上述记号］，在背面用蒙文写上简短的内容，以便在其上盖上那颗印。现在，通常是在积聚了许多支票和文书以后，［向君王］奏告，取了钥匙，宰相们和底万僚属们在守印者在场时盖印，另一些人则登记入册（登记册存放在柜子中），以便清楚什么时候谁盖的印。有这样严格的制度，没有圣上的旨意，就没有可能开出哪怕是一个小钱（一答捏克钱）的支票。

当这些制度制定好并开始执行时，［君王］幸福地判断说："既然重要的国家情况、事务和人们的请求多于能找出的阅读［玺书］草稿的适当时间，那就应当想出办法让人们的重要事情不至延搁， 277
并且不给提交呈文者造成麻烦。既然每件事情都要起草［玺书］草稿，那末无论如何它们不会被必阇赤（文书官）们牢记住，下一次措词时会产生差异，为同一件事所写的决定中会显示出不相吻合之处。"［君王］下令消除这种现象，通过比较、分析记录入册的各种重要事情和人们可能产生的请求，人们考虑得很周密地写出了包含

① M(u) F(a)ṢAT。
② P(a)RWANH。

有事情全部条件和细节的各种重要事情和请求的每一种程式。全部写好后，君王召见异密们说："将要颁布的[各项]*决定，乃是朕的命令和你们的报告［的成果］。既然应当让任何人不能由于[程式的]*不固定性而加以变更，我们有必要一起来阅读这些程式。每个人各自在这方面好好想一想，看来我们要商量一下，并这样地来修改：每个细枝末节都谨防不要忘掉、不遵守，[程式]将与朕和你们的看法相符合。我们把它作为教科书，今后所有的事都将按照这个格式解决，还将根据它颁布决定，以便让所有的事按照统一的方式和制度①来执行，并消除我们言词中的任何自相矛盾之处。进行商讨时，应当周密地修改这些程式，以使你们所有人对此的看法一致。然后在你们在场时，再次阅读这些程式，如果发现某些细节[还可修改]*，那就商讨后加以修改，把这件事搞完。"

按照圣谕，全部程式经修改后一起记录入册，[君王]给它加上《事典》②的标题，并降旨道："从今以后，决定可按照那些程式不增不减少地写出。如果偶而遇到不曾提到过的事件，可起草出草稿报告[我]。如果有时按照人物、地点、情况和时间的要求，必须进行不大的补充，那就将这几句话单独写出，并报告我。"当[君王]制定了这种前所未有的严格制度，由于玺书文词上的矛盾所产生的争吵、再审的大门关闭了，提交呈文者为了寻找适当时机的不满情绪消除了，人们获得了安宁。所有的人都完全信赖决定的事，对玺书产生衷心的尊敬，而对取得玺书，狠毒、无耻的人的敲诈勒

① YWSWN。
② QANWN AL A(u)MWR。

索[1]和争吵消逝了，公开地确定了贵族和平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等级。这个制度的好处，远非笔墨所能形容。

[君王]也降旨制定了颁发牌子的如下制度。为供算端、都督、篾力的需要，制作了大圆牌，牌子绘有虎头，写有 [被颁发给的]人的名字，并登记在注册簿上。当他们在统治者职位上时，[牌子]在他们手中，而当他们离职时，他们就将牌子交还，因为这个牌子只 278
能长期在某州内使用，而绝不能交给任何人在任何别的州使用。以前有这样的习惯：如果在二十年内向某州派过二十个长官，那就每个长官各给一个牌子，每个长官离职后，这个牌子就认为是属于他的。他悄悄地把它带到不同的地方办自己的事。为供中等的都督和篾力的需要，[君王]制定了较小的牌子，这种牌子上有特殊的花纹，并按照上述规矩写上这类人物的名字。[君王] 取消了过去颁发的在各州铸造牌子的公文。他指派一个金匠经常在帐殿旁服务，铸造牌子。在委派他的期间，在[君王]在场时进行模压，压模是用钢制成的，其上带有花纹，并非每一个人都能轻易地制成的，模压后用锤子敲打，使牌子上[的印记] 牢牢紧贴着。目的在于利用这个标记发现伪造的牌子。为供骑用驿马的急使的需要，制定了同样的大圆牌，上面写着："官家用牌"，急使的名字登录入册。回来后他们将 [牌子]交还。至于骑用驿站信差用马匹[2] 的急使，[君主]为他们制定了长圆形牌子，牌子的末端有月亮的图形。这种牌子按同样的制度发给和收回。因为边界地区的长官需要派遣急使骑用驿站信差用马匹，所以其中高级长官发给五个铜铸成的

① T(a)NAQ(i)Ş。

② BYNǏYK(i) YAM。

长圆形牌子，[中级]长官发给三个，以便他们发给快递急使。

以往每个宗王、哈敦和异密有各种不同的牌子，他们不断地派人到各州去办他们想办的各种事。

所有的人都一目了然：[君王的]*这些坚强措施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人们获得了什么样的安宁。愿至高无上的真主为了这一公道举措和公正裁判对君王在位的时日赐予赞助！

轶事第二十三则　废除人们手中重复的[①]玺书[②]和牌子

世界本质的必不可免的要求是这样的：在任何一个君王的时代，一些同他的品德、性格相符的人物成了各族人民的领导人物，担任了国家和各州的要职，他们遵循那个君王的路子，公道或不公道地颁发决定，将玺书分发给人们。当王位转归另一个[君王]*时，那个君王总是愿意把重要事情交给遵循他的习惯和规矩去办理的人，并颁发同他的时代的本性相符的诏旨，因为每个时代的要求各不相同。以往，在伊斯兰君王[合赞汗]*（祝他的统治永远巩固！）的父祖时代，可以看到，通常不管哪个君王想收回合法或不合法地为人们持有的旧的玺书和牌子时，他就派遣可敬的急使们带着非常严厉的诏旨和如下命令到各方面奔忙：凡隐藏[旧有玺书和牌子]者有罪。这些急使在途中和各州的花费无法计算、没有限度。他们逮捕有玺书和没有玺书的人，造成了一些不愉快的事。
279 玺书的持有者即便不需要用它来办事，为了保持名声，不降低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声望，花费了许多钱使玺书交还给他，以取得人们

① M(u)K(a)RR(a)R。
② L、I、P、B 本。

对他的尊敬。牌子也有同样的情况。急使们经常东南西北到处转，转来转去赚取财物，一百份玺书也收不回一份。但即便在那些年中把这种玺书收回送来了，必阇赤们会发给他们[即玺书持有者们]另一份确认[旧有玺书]有效的[新玺书]*。尽管过期无效的玺书被抛弃了，许多各种互相矛盾的玺书又发给了各种各样的人，因为那些时代颁发玺书的方法就是这样的：世上所有的人都求庇于不管哪个异密，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取得玺书。由于争吵者的意见分歧和庇护人的偏袒，无法形容地自相矛盾的玺书不断地颁发出来。就这样生活下去，敌对者和异密们死去了，而他们的子孙们继续从事完全相同方式的行动。他们手中共有五十份互相矛盾的玺书，因此当他们来到法院时，十天也弄不清他们对事情的解释理由以及[他们]逐年取得玺书的详细情况，而当事情搞清楚时，却发现所有的[玺书]都是没有根据的、无效的，都是由于偏袒而写出的，或者只报告了……①，或者没有通过异密，也没有君王的命令。通常的情况是：大异密们一起商议好后，[向君王]禀告指定供某人用的某份玺书，接着传达君王的命令②，起草[玺书]*草稿。而谋求私利的人施展狡猾手段在草稿中加进几个简短的词，只要这几个词进入玺书，大异密们所确定的[玺书的]主要意思就改变了；他给抄写员某些好处，让他[把这几个词一起]*写上去，这样，就把事情搞乱了。常有的情况是：小必阇赤[文书官]* 们利用适当时机，不经过大异密们商议，就把玺书按照各种人的意愿发出去，还有，如

① BH WRASWN。BH 可认为是波斯语前置词，后一词也许是蒙古语 örögesün（一对东西之半，分成两半的东西，不完全的）？

② P(a)RWANH。

果按照君王命令把玺书给了一个人，另一个人的生涯、职业与他相似，必阇赤就抓住这一点以同样的理由将玺书发给另一个人。在这样的[玺书中有]成千件互相矛盾的事，因此人们之间产生了数千次争吵和纷争。敌对者全是玺书的持有者，所以如果断事官①、地方长官和伊斯兰教法官们想对某件案子作出判决，就会发现它的情况是如此紊乱和复杂，每个人手中有如此多的玺书和牌子，因此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解决这个案子，无法制止争吵。而[敌对双方的]*争吵非常厉害，以致每年要互相杀死若干人。不仅这些重复的玺书和牌子收集不回来，每年通过这样的方式还要发出更大数量的玺书和牌子。

如今，君王（祝他的政权长治久安！）幸福地深思熟虑了如何纠正这个弊病后，下令向所有各地区分发完全一样的、包含有[圣谕]的诏敕，命令八思哈、篾力和各州长官根本不认为人们所持有的、向他们出示的新旧玺书、牌子有效。“朕宣布所有玺书上的决定无
280 效，这也包括朕所曾颁发的玺书，即[朕统治的]最初三年内所发出的玺书，因为朕[当时]*还忙于采取各种措施、组织军队、排除发生的纷争和紊乱，没有顾及小事情。为了推进事业的发展，需要笼络人心，让以前的[玺书上的]*决定保留有效。由于这个缘故，捏兀鲁思、撒都剌丁和其他纳亦卜（僚属）们擅自任性地把玺书下发。当朕等亲自着手强有力的统治，安排各地区的事情时，他们发出的这些玺书从此全部无效。朕等议决：[先]*让人们呈请给予玺书，[再]*由人们向朕等诵读[玺书]*草稿，然后[将玺书]*分发。应当认为在上述时期以后颁发的一切[玺书]有效，而朕颁发的其他

① YARΓWČY.

玺书和以前[各朝的玺书]一律无效，以便将[这些玺书]全部送回到玺处来：其中合格的，朕保留有效。毫无疑问，过去的君王所颁发的玺书有许多是好的和有道理的，在朕让它仍然生效之前，应当让人们的家族从中寻找支持，以它为支柱、荣誉和幸福顺遂的所在。朕怎么可以作出决定夺去它呢。在这些玺书上加盖制定的玺印以后，朕将把它归还原主，让它留在他们手中，成为对他们更为可靠的玺书。

朕将铸造另一种牌子。凡是持有牌子的人应在六个月内将它送来交出，凡是有理由取得牌子的人，朕发给新的牌子。凡是持有旧牌子过了六个月后未交来的人，应予逮捕定罪，并夺取他所持有的牌子。”

当君王这样下令时，所有的人都必需提交和更新自己的玺书。凡是有充分理由的玺书仍然有效，而没有理由的玺书则作废。这样就区别开了有效的和无效的、真的和假的，正直的人摆脱了与卑鄙之徒为伍的耻辱。因为旧的玺书，尤其是重复的玺书，已经无效，所以即便它留在不管什么人的手中，那个人也不能出示，因为除了人们不认为它有效外，还认为持有者犯了罪。牌子[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个决定一开始执行，旧有的一切玺书和牌子全部作废：一部分换成新的，另一部分不出示。因为这件事尽人皆知，人们再也不理睬不敢出示的旧的玺书、牌子，人们[都]确实知道，如果它有价值，就可以在如此公道的君王时代出示。所有时代的一切君王、异密和地方长官都应遵循这样的方法。如果不管什么人留有金银牌子，他知道一旦他出示这种旧牌子时，什么东西也不会换给他，如果他是个聪明人，他终究会[将牌子]交出的，否则他将

熔掉它,用于花费。毫无疑问,不久就会做到:七十年内以不充足的理由所获得的全部牌子将一个也不剩。伊斯兰君王(祝他的政权长治久安!)以其高瞻远瞩通过不大的措施推进了这个宏大的事业。愿至高无上的真主永远荫护他的公正裁判。就是这些!

轶事第二十四则 [合赞汗]*把每个州中的一些地方赐给蒙古军队做采邑①

以前,全体蒙古军队没有薪饷、缝纫衣服的钱②,也没有采邑和塔合儿(军粮)。某些军队长官按照他们的身份取得塔合儿,此
281 外就什么也没有了。过去,当他们[蒙古人]*的习惯和规矩还存在时,每年要从全体蒙古部队中抽取马、羊、犍牛、毡子、克鲁忒等物的忽卜出儿给贫困的各斡耳朵和侍卫队们。后来,在君王③时代,对较亲近的军队开始发给少量塔合儿(军粮),发给的塔合儿逐渐增多。伊斯兰君王(祝他的统治永远巩固!)又增加了[塔合儿的]*数量。当塔合儿(军粮)被运送到各州时,木塔撒里甫(包收税赋者)们在发给[塔合儿]*时傲慢无礼,蒙古人便向他们猛扑过去,并以取得塔合儿为借口,在各州横暴行事,占用驿马,耗费粮秣、路途供应物和饲料。除了给各州长官、木塔撒里甫造成麻烦外,负担塔合儿(军粮)的剌亦牙惕们[以农民为主的城乡纳税居民]*贫困已极。但是,许多塔合儿并未到军队手中。一部分由于木塔撒里甫未能尽职,一部分由于不合兀勒接受贿赂,装作看不见,一部分

① A(i)QTA'。
② ǏAM(a)GY。
③ 这里大概脱漏了合赞汗之前的一个汗的名字;P 本和 B 本作"伊斯兰君王"。

由于必阇赤-额玉迭赤没有及时转述，军队无法征收，额玉迭赤便按半价收买[塔合儿] 归自己。军人们拿到手中的经常是支付券，他们便同额玉迭赤争吵，这些情况经常奏告[君王]，惊扰圣听。最后，塔合儿大部分亏损，落到了旧诉讼案之列。他们也在所获的总额中，持有许多支付券。

君王在四五年间考察了这种情况，颁降诏令：让每个州的冬夏营地收割时送交[一定数量的谷物]到粮仓中，并委托各州都督，凭单据① 从粮仓支付现款，不合兀勒便拿不了任何贿赂，索取不了[丝毫]塔合儿和饲料。这样，就制造出了单据。某些单据[君王]从国库中支付现金，于是过了三四年后任何人也不能说底万（政府）还剩有一曼塔合儿。后来，703 年初[1303 年秋]，[君王] 幸福地得出结论；“为军队规定了如此多的塔合儿(军粮)，从每十个人征索的，还不够两个人用。朕欲使恩赐遍及全体。军队出征时惊扰各州，每个人或对或错地说；‘我一无所有，总而言之老是贫困，由于严寒、玉忒和其他灾祸，我们的马倒毙了。’随时随刻必须征集钱财给他们，因为世上总是有事。有时没能迅速征集到钱财，就要经常采取措施寻找钱财②，以供军队及其塔合儿的需要。军队行军路线和他们的冬夏营地所在的那些地区的村庄和剌亦牙惕经常遭到他们施加的暴行和武力侵占，我们不如把这些地区完全交给军队作为采邑，规定每个千人队的份额，让他们领有它③，视为自

① Ḥ(a)WAL(a)T。

② W(u)J̌WH。

③ L、I 本增：“没有一个千人队或百人队会企图侵占别人的采邑，因此[他们]都戒除了横暴行为。每一伙人爱护自己的剌亦牙惕和[自己的]地方，这就使得那个地区荒废的[土地]五谷丰登。”

己的领地，[这样一来，]*他们的眼睛和心就都满足了。既然如今
282 大部分战士强烈地希望拥有地产，[从事]农耕，那末当他们获得作为地产的采邑，他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国库就不需要每年在他们的事情上花钱，因为每个人[得到] 一份，将从其中获得生活费用，还有许多土地他们能利用自己的奴隶①、饲马员、犍牛、种子来耕作。当他们经常拥有干草、大麦时，一旦遭遇玉忒时，每个人还是能够饲养两三匹中用的马，以便需要之时能够快一些出征，因为我军最大的损失是目前没有喝够、喂饱的马匹的倒毙。当我们给军队预先指定好地区，还为供给必需的驿站，供应宗王、后妃之需以及其他必需的费用预先指定好地区，我们的开支就少了，需索者也少了，那些并非军队行军经过和驻扎的地区，留下来供给我们自己的开销，那就不难整顿出严格的制度，从那里取得的钱财是足够花费的。这样一来，就将在重要军事和其他事情上整顿好秩序。今后将永远如此，始终保持，这件事的利益将遍及于所有的君王、异密、宰相、战士和剌亦牙惕们。”

[君王]这样地拿定了主意，在两三个月内在从阿母河起直到密昔儿为止[的各地区]中为全体军队规定了采邑，并进行了分配。关于这件事颁降了诏令。在本章中引用了诏令抄件，以便(如果伟大真主乐意的话)读者读到它时可以知道君王的关注无微不至。

分赐给蒙古军队采邑的诏令

[从此诏令照抄的]*抄件

以至仁至慈真主之名，以至高无上真主的威力和穆罕默德教会幸福

① A(u)S(a)RA。

昌盛的名义

[算端马合木]合赞诏令

诏谕诸母、诸嫂、后妃、诸子、诸女、驸马、万夫长、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算端、篾力、必阇赤以及从阿母河起直至密昔儿边境的所有各州全体居民周知：由于至高无上、无比神圣的真主的威力，我们的祖先成吉思汗一诞生就可以看出真主的佑助和神的灵感。他严格恪守自己的札撒，没有人敢不服从他、不效忠于他。确实，他是通过这样的手段统率自己的蒙古军纵横驰骋，征服世界，涤荡大地的。在东方和西方，他将永恒的遗嘱用[自己的]荣名记载在时间的册页上。他为了扩大疆土受到过各种灾难和不幸，他留下了巩固和整顿好的兀鲁思和领地给自己的儿子们和宗族作纪念。我们的光荣的父祖们以同样方式、[按照同样]规矩把这些领地交给自己的子孙们。日后，他们的每个严格遵奉札撒、辛勤①维持世界强国的子孙，其卓越品德将留载在时间的册页上，而不爱护兀鲁思，压迫[人民]*的那些子孙，无疑将留下恶名。"他们的足迹指明了他们[所走的道路]*，看他们所留下的足迹就行了"。因为这个看法的正确性是确凿无疑的，而朕知道任何人都不可能无限期地居留和永远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一旦死后]*，除了好名声，无法想象从这个世界上能捞到任何好处，因此朕想在这些不多的有限时日里，当轮到我们统治时，努力树立好名声，以便遗交给朕的整个兀鲁思充满安宁和幸福生活，以便在时间的册页上留载下懿德嘉行，永恒生活和无限存在就在于此。让朕的公正裁判的遗教经常、

① ǏYDAMYŠY K(a)RD(a)。

283 无限期、持久、永恒地留下来。“真主以其仁慈佑助我们，以其佑护支持我们。”

现在对任何人也毋需讳言：以往在我们的荣耀的父辈时代，在我们的兀鲁思里曾有各种赋税，诸如牲畜的忽卜出儿，各大驿站的供应，苛重的皮毛实物税和合兰的负担，这些赋税如今被朕一下子废除了。[……]*。他们[士兵们]*大部分人失去了[粮食]储存和塔合儿，尽管有那些繁重的事，他们光荣地出力，效忠[君王]，忍受历次远征的艰苦，满足于很少一点东西。毫无疑问，迄今为止蒙古军队取得了不少财富和东西。如今，当至高无上的真主把我们祖先统治的兀鲁思和领地赐给朕，把世界强国的宝座和他们的伟大御座赐给朕时，朕的崇高意念和帝王意图全部倾注于使人数众多的兀鲁思的事情和利益得到整顿和安排，俾使整个蒙古军队①今后(“直到它繁衍增长之时”)无论如何不能削弱②，并且将幸福如意地生活。在我们之后，当轮到别人继位时，我们把领地和军队交给他们时，将使他们无可非议，将造成领地和兀鲁思各项事业的巩固，造成持久的良好回忆和永恒的名声，并由于人们祈祷我们而扩大[神的]佑助。对任何人也毋需讳言：在从阿母河起以迄密昔儿边境的全体蒙古军队中，只有若干部分军队发给过少量塔合儿，若干部分军队偶而在各个时期付给过薪金，大部分则并无这些，始终过着艰苦生活。现在朕下令：让全体蒙古军队在我们给予的恩惠和关注下串在一条线上，让他们谁也不能没有幸福生活的份儿，以使他们在尽力效劳和出征时拥有力量，因为国事的旋转

① 此处以及诏令下文的原文均为 Č(a)RYK。

② YADAMYŠY N(a)Š(a)W(a)ND。

轴，国事的稳定和秩序全靠他们[军队]。根据这些前提，朕命令：在各地区从登记册和税册所确定的滕哲、草原①、耕作和荒废的田地中分拨②出靠近军队和适合军队使用的村庄、水、土地，定出给各千人队的封邑，交给他们，让他们去领有它。如今，[采邑]按照[下文]所详列，指定给各千人队。有关这些采邑及其不同情况、内容的决议，记述[如下]。

第一，在属于滕哲(封地)或底万的地方，自古以来就是当地刺亦牙惕并耕种[当地]土地的刺亦牙惕(农民)，可依旧从事农耕，农耕收入应认真交给军队，并且不增不减地把应缴纳给底万的现金税、忽卜出儿和赋税按照训谕③和前述详细清单缴纳给军队。其次，务必让军人④集团不得占有[私人]业主、阿儿巴卜们和清真寺院的地产，不得占有这些地产上的收入。由底万规定好的现金税、忽卜出儿、赋税应按赋税清册和前述详细清单认真送缴。[由军队]*耕种⑤属于底万的村庄、耕地⑥以及军队营地范围内的荒地、成为军队牧场的土地，其余土地则使用其俘虏、奴隶、耕畜、种子进行耕种。如果那些荒废的土地有其主人，那些土地的主人申告所有权的要求，或申告经理拨归寺院的产业，在长时期里这些荒地曾由他们支配，根据圣洁的伊斯兰教法规其权利已确立，而士兵们利用自己的俘虏、奴隶耕种那些土地，则[收获]总额的十分之一应归

① D(a)LAY。
② YLGAMYŠY K(a)RDH。
③ M(u)'AM(a)RH。
④ Č(a)RYK(i)YAN。
⑤ Š(i)KAF(a)ND。
⑥ M(a)ZAR(i)'[单数为 M(a)ZR(a)'H]。

产业主①，而其余部分应归士兵们及其分成制农民。

其次。从转交军队的完好或荒废的村庄中三十年前逃走的、未登记入其他州的人口登记册和税册中的剌亦牙惕，无论原来依附于何人，均应返回原地。如果士兵们那儿发现有其他州的剌亦牙惕，士兵们也应将这些人遣返，无论如何绝对不准收留其他州、其他地方和……② 的剌亦牙惕，不得以他们是遥远地区的剌亦牙
284 惕为借口收留他们。无论如何士兵们不得招募他们，不得庇护他们，不得让他们进入自己的村落。军人们不得转迁交给他们的村落中的剌亦牙惕，不得将剌亦牙惕从本村③ 转迁到另一个村子，不能说：两个忽脱儿或村子都是我们的采邑，而他们都是我们的剌亦牙惕。每个村子的剌亦牙惕都应在自己的地方从事农耕。不能说：赐给我们作采邑的这些地方的剌亦牙惕是我们的奴隶。军人们对剌亦牙惕（农民）的权力只是促使他们耕种他们村子的土地，从他们取得底万认真规定的赋税。除了让每个剌亦牙惕在自己的地方耕种土地外，[军人们]不得让剌亦牙惕担负任何劳役。不懂得农耕、不从事农耕的剌亦牙惕只要缴纳了底万所规定的一定租税后，[军人们]不得强迫他们耕种土地，不得欺凌他们，而应好好地保护④ 他们。

其次。军人们不得侵占与自己的村子相邻村子 [的土地]，不

① S 本作 BH MA，即“归我们”。

② S 本作 BABRANY；L、P 本作 ?Ā?RA?Y；I 本作 TABRANY；B 本作 TABRA?Y。

③ D(i)H(i) HYǰAWWR。

④ ASRAMYŠY K(u)N(a)ND。

得借口"这是我们的营地"而耕种邻村的土地，不得禁止[1]［邻村］* 使用水和土地，不得限制［邻村居民］牧场放牧犍牛、绵羊、母牛的范围。

其次。既然我们赏赐他们，将上述那些地方规定为采邑赐[2]给［他们］，目的在于使全体人们得到安宁，忆念［我们的］光荣事业、札撒黑和公正，由于这一赏赐使他们都欢欣鼓舞，［既然］万夫长、千夫长、百夫长和十夫长作过许多书面保证，竭尽所能贯彻公正裁判和传布正义，今后不再胡作非为、横行不法，不再欺凌百姓，不再干以往所曾干过的各种欺压和残暴行为，那末他们务必遵守诺言，不得以索取塔儿忽、饲料、塔合儿等等为借口，索取任何东西。

其次。议决如下：不得以任何借口由底万写出采邑［土地］的支付单，根本不颁发采邑凭证。［取得采邑］的每个军人，向国家粮库[3] 缴纳五十曼帖必力思衡制［的谷物］。除此以外，不得向他们以任何方式索取任何东西。

其次。朕命令：如今，包括水、荒废的土地和已被耕种的土地的采邑按照所详述的办法在各千人队之间进行分配时，该地区的几名经验丰富的人来到我们所指定的必阇赤处，［将土地］分为十份，用鞭子抽签。然后在各百人队和十人队之间划分地段，用鞭子抽签。由我们指定[4] 担任阿里思的这个必阇赤，将各百人队和十人队的地段各按其名登记入册，保存起来。他应将一份清册交给大底万，另一份则交给千夫长，百人队的清册交给百夫长。此后，

① Q(u)RYMYŠY N(a)K(u)N(a)ND。

② S(u)YWRGAM(i)ŠY F(a)RMWDH YM。

③ ANBAR(i) HAṢṢ。

④ T(u)SAMYŠY K(a)RDH YM。

必阇赤-阿里思每年进行调查，将努力耕种土地者和犯有过失者的名字记下来提呈于朕，并[奏告]每个地段荒废和整理完善的情况于朕，以使努力耕作者受到赏赐，惰怠、荒废农耕者受到惩处。朕所分赐的这些采邑，他们不得卖出、转赠、转交给义兄弟、姻亲、亲族们[1] 或连襟们，[不得]作为迦云和乞兰[2][出让]。凡是干这种事的人有罪，予以处死。按照先知以前的传说，迦云被规定为十九个半纯[3] 底纳儿，关于这点过去已曾颁布过专门的诏令。还须知道，这些采邑被规定赐给加入迦兰服役的军人们。这些军人中间有人死去时，应由他的一个儿子或亲属成为他的继承人，并将死者的采邑转交给他，登记入册。如果他没有亲属，可[将采邑]交给他的一个旧奴，如果他没有奴隶，则应授予百人队中的某个人，转交给他。百人队或十人队中若有人违背规定的札撒黑，千夫长和百
285 夫长可判他的罪，将他的采邑转交给可以服军役的另一个人，将他的名字登记入清册，清册每年都要提呈。如果军人们索取超过税册上和诏令中所详细列举出的租税、忽卜出儿等等，阿里思应予禁止。如果他们采用暴力和武力索取，阿里思不得隐瞒，可记下他们的名字呈报于朕。

其次，在军队出征，按照议决的命令举行检阅时，这个必阇赤制成名册后可先拿给他的百夫长看，然后依次交给千夫长、万夫长，核对并进行统计，然后提呈给中军[4] 首长。

议决如下：既然[专门]给千夫长指定、分拨了采邑，因此他不

① ANDA W(a) AKAW(u)YNY W(a) QWDA。
② Q(i)L(a)NG。
③ D(u)AT(a)ŠY，本义为“双火的”，意即经两次熔炼的、纯的。
④ Č(a)RYK(i) QWL。

得支配军队的采邑。同样地，朕在另一地区[将地产]赐给阿里思。不写出军队采邑的支付单，不颁发采邑凭证。既然朕这样下了命令，按照以上所述封赐给军队采邑，那末如果军人们再从剌亦牙惕处索取超过税册所指明和详细列举的租税，庇护、拉拢朕未给予军队的剌亦牙惕或其他地区的剌亦牙惕，侵占位于他们的村庄附近的水和土地，禁止使用耕地和放牧犍牛、绵羊、驴的牧场，不提呈人口清册和……①，躲避、拒绝出征以及派遣别人代替自己出征，这一切都有罪。被委任为千人队必阇赤[文书官]*的人，应很好地维护本诏令所提到的全部条文，并分别指出名字，记录有关未列入这些[条文]、但在各营地被耕种的各地方以及完全荒废的[土地][的表报]寄呈底万，以便把它们登记入册，加到总数中去。

本诏令系对各千人队颁发，诏令的决定今后应认为永远有效，不得违背，不准变更。"听到这个[遗嘱]以后违背它的人，是有罪的。真主确实是至高无上、无所不知的。"②

诏令写成于某年、某月、某地。

轶事第二十五则 叙合赞汗亲自建立一支独立的御林军

蒙古军队以往比现在要少。伊斯兰君王("祝他的王位长存")深思熟虑而巧妙地扩大了蒙古军队和大食军队，他说："我国的边境和边境地区在呼罗珊、法儿思、起儿漫、报达、迪牙别克儿、鲁木和打耳班。这些地方之间互相相距很远，尽管在所有这些地

① S 本作 ḤYA; L、I 本作 ḤBBH; P 本作 Ḥ??H; B 本作 ḤBA。
② 《古兰经》第 2 章第 177 节。

方都驻有专门的军队担任某种速别叶，但若在必需时某一支军队从某一方面前去援助另一方面，由于相距遥远，这支军队就将晚到，并且疲于奔命，军队的马匹将消瘦、倒毙，什么好处也得不到。”因此，[合赞汗]降旨，凡每户有两个儿子、兄弟和饲马员者，均指派一二人以上。由这些人组成一支独立的军队，[君王]委派[这支军队]支援各个方面，让它经常照应其他军队。他在山口和可用步兵守卫的险峻的边境地带，委派了大食军队，发给大食军队全体士兵衣服①，并且分赐给他们采邑。在此之前，大食军队获得了固定供应的衣服，但尚无坚强的管理。大食军队的异密们按一定的人数取得衣服，但是实际上不存在任何军队。如今[合赞汗]降旨确定其千人队和百人队，将名字和……② 登记入册，每月检阅，并且根
286 据已颁布诏令所确立的固定的制度和法规检查军队骑兵和步兵的武器、装备和人数。他按照前一则轶事所述以及关于[赐]给蒙古军队以采邑的诏令中所述，对蒙古军队作了安排，兹不赘述。[君王]在每一处边境上指派了足够数量的军队，而在内地拥有牧场和驻地的军队之中，命令每一支靠近某处边境的军队在需要时作为他们[边境部队]*的后方部队③。君王安排得很妥贴，任何时候一方的军队也无须[长途跋涉]*去援救另一方。除了已建立的军队外，君王还建立了一支经常在身边的军队。[君王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来办这件事的]：让护卫④ 和异密们从其兄弟、儿子中指派一两个未列入[军队]名册的人，于是每个千人队增加一二百人。他们在

① ǰAM(a)GY DAD。
② S、L、B 本作 Ḥ LYH；I 本作 ḤYLH；P 本作 ḤLYT。
③ G(a)ǰ Y GH。
④ K(a)Z(i)KT(a)NAN。

一年内全被召集拢来。伊斯兰君王（“祝他的王位永远巩固！”）给他们奖赏、衣服和采邑。人数逐渐达到二三千人，直属于中军千户①，与护卫们一起在[君王]*身边效劳。

伊斯兰君王（“祝他的王位长存！”）的堂兄弟，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的后裔们之间多年互相争斗、内讧。他们的军队经常互相掠夺辎重，互相掳掠儿童，卖给商人。许多人则由于贫困出卖自己的孩子。伊斯兰君王（“祝他的王位永远巩固！”）对这个情况感到愤慨，说道：“既然蒙古各氏族大多数起源于成吉思汗时代竭心尽力效劳的大异密们，而现在异密们的后裔荣幸地在合罕和其他君王处，那末怎么可以让他们的亲族被出卖为大食人的奴隶或者让他们大部分人陷于贫困呢？为了维护这些人的权利，保护[他们的]荣誉，必需消除这些情况，否则崇高的蒙古军队的庄严伟大将遭到破坏，在大食人的心目中蒙古军队将变得微不足道，蒙古士兵大部分将投向敌人方面。”

因此，[合赞汗]降旨道：“不管有多少年轻人从蒙古人那里被带走，都要用现金赎回为君王效劳，总之，为了获得荣誉和褒奖，由他们组成御林军在君王身边效劳。”君王在最近两年中赎买了许多人，为他们规定了生活资料和塔合儿以后，指定篾剌合[城]地区供应他们。君王派孛罗丞相担任他们的万夫长，并委派自己的亲信担任千夫长和百夫长。聚集了一万人左右。按照制定的规章，不管有多少[年轻人]被带走，全部予以赎回，于是得到了一万多人，这些人全部成为君王的迦普塔兀勒和滕哲（私属），在君王身边效劳。无论什么时候也没有过有象现在这样装备的和严整的军队。

① H(a)Z(a)RH(i) Q(u)L。

全体士兵[都有]一定的采邑，每一处边境都有不需别处支援的独立军队坚固地镇守。国事井井有条，人民幸福安宁，真主的佑助日
287 益增长。愿至高无上的真主“出于自己的宽宏大量和无所不在的慈悲”使伊斯兰君王的公正裁判的荫护永世长存！

轶事第二十六则 [合赞汗]*禁止高利贷和粗野欺骗性的交易

当伊斯兰君王（“祝他的王位长存！”）扩展[其]公正裁判的荫护，以敏锐的眼光注意分析公私利益，确实理解到高利贷和各种非法交易包含着人类社会状况的紊乱，尤其是如今，人们一下子离开了公正的道路，干起不合法的虚浮交易来。君王说：“必须纠正这种情况，以免违法行为和损人行为所造成的不幸以种种方式起作用和传播开来。”君王颁布全世界服从的诏令：任何人都不得干出这种受谴责的非法行为。因为这道命令所包含的巨大利益对当代所有的后生子弟是无所隐讳的，如果它用文字记述，所有的人都承认它是最纯粹的真理，所以为了将来让[后人们]*知道伊斯兰君王（“祝他永远在位！”）的诏令包含有对如此多的完全有害的事的预防措施，[下面]记述了几项诏令，俾使世人了解，干那些非法行为产生了多少祸害和罪恶。

第一，在众所周知的公正君王阿八哈汗时代，在他[在位]*的时日里，人民过着太平日子，他的父亲、一代天骄旭烈兀汗的札撒黑制度、公正裁判和坚强统治继续存在，他的父亲的异密们、国家栋梁和宰相们以及在他[旭烈兀汗]* 在位时就已登上政治舞台的某些人还活着。这时，某些斡脱用自己的钱买了几套包括锁子甲、

甲胄和兵器的军械，某些斡脱买了几匹好马，他们把这些东西运送到了阿八哈汗处。通过豁儿赤长和马厩长的帮助，他们获得了赚钱的价钱。另一些人看到了这种赚钱的方法，便模仿他们，于是事情达到这种地步：有些人没有资金，出了高利借债花费在这方面，打算用净赚的钱还债，而以本金① 积累巴里失致富。他们交出东西以后，把豁儿赤和阿黑塔赤给的收据拿到底万去领取支票，收钱。许多在"真主的世界"上一无所有的卑鄙小人通过这种方式积累起了相当多的钱。他们偿还了债务后，进入富人的行列，突然开始骑上阿拉伯马和跑得快的骡，穿起帝王般的衣服来。他们招集了一些美貌奴隶和许多薛儿亨[侍仆]*，骑坐在配有富丽堂皇的鞍鞯的骡子和骆驼上，在路上、城市里和市场上走来走去。人们对他们的财富感到惊讶，询问道："他们从哪里、通过什么方式这样快地搞到这么多的财富？"调查清楚事情的实质以后，另一些乞丐和穷人们[也]产生了干这种事的强烈愿望，做这种买卖的主意深深印入了脑海里。几千个伊斯兰教和犹太小商贩和旧货商人，即肩上背着装有和兰芹、香菜和小商品，走街串巷出卖东西的人，以及织工和不仅从未见过一个小钱、而且连面包也不能吃饱的人，开始着 288
手借债，而且所借的钱[已经]不用来买武器、马匹，而全部花费在衣服和自己的装备上，或者花费在给前述[豁儿赤长或马厩]长效劳和行贿上，[从他们处]取得收据(例如：某人送交了一千整套军械、若干匹骟马的收据)后，把收据拿到了必阇赤处，尽管[必阇赤]了解情况因收过贿赂，便默不作声地写出玺书和从各地区领取现金的支票。

① S(a)RMAYH。

当这些人之中的某些人事业成功，发了财，便开始向别人放债。因此，大部分人都以此为业，向别人放高利贷，借债者需偿还迪儿赫木、底纳儿、金器、武器、衣服以及他们所渴望获得的动产和不动产① 中的各种财物。过去，十万底纳儿就使穷人心满意足，[如今]* 有时一百万底纳儿也不能使他们心满意足。自称商人和篾薛思② 赤的骗子们，这样安排好：他们把每个稍懂蒙古文的人请到家里，让他按照他们的愿望写收据，并且按照[自己的]意愿伪造每个异密的特征。然后他们拿去给必阇赤，规定从每一万中给[他们]若干底纳儿钱，让他们写玺书和支票。“一万”这个词在他们的眼中是如此地微不足道，以致他们用自己的行话称之为“豌豆粒”[？]③。接着他们向底万提出要求，并呈报阿八哈汗。他们拥有如此多的支票和收据，即使把世界各地的全部金银收集起来，加上矿里的埋藏物，也不够支付。奇怪的是，如果我们假设：把一千人所用的全套军械收集到田野上，那末这就将堆积得如山那么高，一百个仓库也装不下，而一万匹马也难以放在田野和牧场上。二三十万人的军械和一二十万匹马该怎么安放？可是，他们打算获取到手玺书和支票一百多次以上。但是，由于显示仁慈和庄严的崇高愿望，阿八哈汗并未深入思考：哪来这么多无法计数的马匹和军械。这无数的马匹和军械分配给什么样的军队，放在什么样的贮藏库里，放牧在什么样的牧场上。而了解情况的异密和国家栋梁们由于收受小笔贿赂予以默许，他们被拉下了水以后，

---

① AZ ṢAM(i)T W(a) NAṬ(i)Q。

② M(a)S(a)S。

③ B(a) N(u)H(u)DY[?]。

就不可能采取措施反对了。每一个这样的骗子还依靠某个异密或哈敦的支持，送给他们小笔贿赂，用绵羊和酒使他们成为[自己的]保护人。

当事情超过了各方面的界限时，幸福的撒希卜-底万苫思丁大人（“愿真主宽恕他！”）想纠正这种情况。他把这些骗子召集起来说：“你们打算获取到手的这种钱是世上没有的。我知道：你们除了行贿之外并无开支。如今我将成为你们的同谋者，从君王处每千底纳儿[让我们]*取得二百底纳儿，就此清了帐吧。”因为他们每一千个底纳儿甚至连半个底纳儿的开支都没有，所以他们全都 289
答应了。他说服了异密们后，[向君王]奏告道：“从君王发放的钱中，每十万[底纳儿]*我保存了八万，并写出二万支票给斡脱们，由地方上支付。”这件事得到赞许。撒希卜-底万从他们那里收回了玺书，每十万[底纳儿]*写出两万支票给希望取得钱的人。因为其中半数归他所有，他把不值四分之一价值的东西和储藏品发给他们，作为他们的份额，自己则取得现金。过去放高利贷给这些骗子们的人们后悔了，由于利息和本金①[没能收回]*，不再把钱借给这些骗子了；不管这些骗子答应在取得资财后立即全部偿还，向他们要求再借给多少钱。当这些骗子同撒希卜-底万作了交易后，传来消息说：付给篾薛思的总额将能获得，于是与他们有[借债]*关系的人皆大欢喜，这些放高利贷者把所有的现金、什物、储藏品全借给他们，而那些骗子们由于极端贪婪和厚颜无耻又坐在家里写收据，把那些收据拿到蒙古必阇赤处，然后带着玺书和支票到各处去。撒希卜-底万知道了这个情况，却无能为力。那些人中间有

① S(a)RMAYH。

一个犹太小商贩，在旭烈兀时代曾在帐殿中获得庇护，把几个蒙古人带到撒希卜-底万处要求取得付给箧薛思的钱。［撒希卜-底万］问他:“应付给你多少？”那个犹太人出示了应付给五百万［底纳儿］*的玺书和支票。撒希卜-底万惊讶地问道:“你在帖必力思有房屋吗？”他回答说:“有的。”——“大房屋还是小房屋？”——“小房屋”。［撒希卜-底万］问道:“如果把五百万钱拉到你的房屋的屋顶上，［那么些钱］*从哪里装进［屋里］去呢，屋里装得下吗？”犹太人承认说:装不下。看吧，那些人就这样无法无天。

在类似情况下，甚至撒希卜-底万也束手无策、无能为力。由于这一消息，人们每天把所有的钱用在那件事上。如果没有钱，他们就借债，直到［他们］大部分人两手空无所有，他们期望获得支票上所写的那些万钱。过了一些时候，斡脱们没有弄到钱，与他们有借债关系的人失去希望，［不再］贷款支援他们的开销。骗子们对同他们有借债关系的人说:“我们没什么可对你们隐瞒的，因为你们对我们有各种权利，所以我们在用钱上就不客气了。根据盖有玺印和公章的玺书，应从各地的现金税收中交给我们若干钱。我们一起把它［玺书］*交出去，通过某哈敦和某宗王的急使提取每一笔钱，以便取得钱后，把你们的那一份交还你们。”因为与他们有借债关系的人看到了玺书和写得［相当］可靠的支票，想同他们一起交出玺书、支票后取得加倍的债款，贪婪心战胜了这些放高利贷者，这些人遂帮助那些骗子们获得一切必需的东西。由于需要增大了，这些人便借了债，出卖产业，大部分人同那些骗子们一起到各地去，从事同样的活动。最后，他们一无所获，把财产花光后破了产，欠了债。

在君王[阿八哈汗]时代之后，在阿合马、阿鲁浑汗和乞合都在位时，这些骗子[继续]追逐那些钱。[他们]每个人从哈敦、宗王和异密处取得急使，并在允承担任某种小职务后，前往各州、各地的现金为供给他们的生活资料和各种花费所耗尽。各州哈希卜也贪图把某些值十底纳儿的商品按三、四十底纳儿出售（而[出售这些商品]*需把现金交给官库），把饰有宝石的腰带、真珠以及其他商品按昂贵的价格卖给他们。他们也准备好[做这个交易]，因为如果没有这项交易付给的东西，他们只能得到石头和碎瓦片，[当时]他们认为，[商品]是白给[他们]的。因此，他们常把这些珍宝按低价出售，或当作不值钱的东西抵押出去。由于这种厄运，宝石的价格下跌，根本没有销路。然而他们无法收集到多于供他们花费和供养急使的钱。最后，骗子商人们和同他们有借债关系的人落到了饥饿无食、衣不蔽体的地步，因此，他们甚至无法从事可以谋求起码的生活资料的小事情。而国库的钱已经没有了，谁也无法改善[这种状况]。 290

当轮到伊斯兰君王[合赞汗]统治时（“祝他的统治永远延续！”），降旨禁止放债，那些人遂缩了手脚，什么事也不能做。这几年来，那些众多的申诉人连同那些诏书和支票全都销声匿迹，人们抛弃了任何时候也完全不合理的交易。没有人想起他们，那些干胡作非为的事①的人，每个人都回到原来的行业上，开始泾渭分明地分为富人和穷人、平民和贵人，要求不高的那些人为伊斯兰君王（“祝他的王位永远巩固！”）的强国祈祷。放高利贷的有害的后果之一就是如此，就是如上所述。

① B(a)WWAŠY.

其次。这些年代中放高利贷的人大多数是蒙古人和畏吾儿人。当然，不幸的人们在借了高利贷债金后怎么能幸福呢。最后，他们无力还债，连同妻子、子女落到了受侮辱的奴隶地位。幸而有伊斯兰君王（“祝他的王位永远巩固！”）的公正裁判，那种侮辱从伊斯兰教的信徒们处被排除了。

其次。这些年代中，各州的篾力和木塔撒里甫，那些高贵显赫的人，没能按照规定关心各州资财，自己不参加这种事，这就造成了大害，那些穷骗子们得以把十年叫化子般的生活变为十天帝王般的奢侈生活，他们开始借债、行贿，取得各州哈乞木的官职，取得地位崇高的篾力、算端官衔。他们掌管各州，包收大笔捐税，因为他们需要钱以供帐殿开销和购买奴隶、牲畜、高贵的服装、奢侈品，所以他们必需借债，而出借钱的人由于知道这得担风险，所以不到对方出很高的利息时不出借。他们无疑得按三四底纳儿［偿还金］*取得一底纳儿［贷款］。当他们［哈乞木］到州里去时，应缴给底万的全部赋税不够抵偿他们的债务，于是只好从剌亦牙惕身上征索超过规定一倍的赋税，使几千个真主的奴仆和向君王纳税者遭受压迫、折磨。当撒希卜·底万们偶然得知他们胡作非为时，尽管钱
291 是需要的，但由于这个哈乞木已把钱全部花掉，并向他们行过贿赂，他们也就无法阻止［这种事］，况且这个哈乞木无力缴纳赋税。对许多剌亦牙惕也不得不释放，放松征索，置之不顾，只是增加了征收额。他［哈乞木］还必须向州里的都督和必阇赤行贿，使他们不加阻挠，但是即便他们不收取贿赂，也无法排除［这种事］。因此，无论何时也没有现金缴归国库，即便有时送缴一些货物，这些东西也不够四分之一的价值。由于储藏品不足，军事经常陷入紊乱。

他们每年这样地取得州里[的税]。尽管享有美名的达官贵人们向这些忘恩负义的恶棍让步，他们却从来不担负征收赋税的事。贤明者的首领们说：当配担任各种职务的人受到排挤，把事情交给不称职的人时，国家便衰落、紊乱。有一时期情况就是如此。而当“文牍主义者撒忒儿”[1]担任宰相时，高利贷达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但是，既然谈起了这点，有必要略述一二。因为当代人全都亲眼目睹了[这些情况]，所以[现在]无法说是谎言，但是将来读者将对此感到难以置信。事情是这样的。在他[撒都剌丁]的时代，各州的包税者是当时最卑鄙的人，因为他们[包税者]知道他有为“古失”出售犍牛的习惯，[2]便借了债款向他行贿。以二十底纳儿取得值十底纳儿的东西，包税者按三十底纳儿[把它们]缴给他。撒都剌丁收下后说：“底万需要钱。”包税者一定回答说：“钱可以借到。我所表示效劳的那个数目，可以千方百计地搞到。”他说：“你不会亏本的，你一拿到手就马上把现钱交给我们。”那个人刚一拿来借据(迦巴剌)，就对那个人算出了基本款额和很高的利息。凡是值十个底纳儿的，他以三十个底纳儿取得，并按四十底纳儿缴给他，立即耗费了十个底纳儿余额。当撒都剌丁迫切需要应缴纳的[税款]*时，他的纳亦卜们说：“[这些东西]*值十个底纳儿，但卖出时不会超过六个底纳儿”，——他们取得了四个底纳儿。在四十底纳儿基本金额[3]中，他所收入的不超过六底纳儿，这就是被他所消耗尽的底万财产。某个同他有借债关系的人亲自为他从一个商

① Ṣ(a)DR ČAWY；参阅俄译本第135页及以下各页。

② 由此处至“某个同他有交易的人”，原文意义不清楚。

③ AṢL(i) MAL。

人处按五底纳儿一头羊借了几千头羊，应在两个月内［付款］。到了［指定的］期限没有钱，那些羊极端瘦弱，他便吩咐把所有的羊贱卖掉，缴付两个月所应付出的高利贷，而基本款额的借据得以再延期两个月［偿付］*。由于这样的放债和借债的祸害，国家的资财损失无遗，什么也没有落到国库中。从乞合都汗慷慨赏赐的汇票中，任何人从未得过分文，从给养、薪资和预算开支中，任何人也从未
292 得过丝毫东西。因此，军队开始厌憎乞合都。可是，撒都剌丁经常处于困窘状态，而当他死去时，成千上万的人怨恨他。呜呼，他毁灭了多少富有的家庭。象算端和篾力般地来到帐殿的各州的所有长官们这样地欠了债，向成千上万的伊斯兰教徒和蒙古人借债，而他们的全部财产都破灭了。其中若干人死了，怨恨落到他身上，某些人的房屋、地产、不动产在这件事上都完蛋了。所有的人都亲眼目睹过和听到过这种事，所有的人无疑都知道这种事，此处［所述］*并无丝毫夸大，反之，此处所述与实际情况相比犹如小巫见大巫。即便［君王］是公正、严厉和强大的，他也难以对自古以来在贵人、平民头脑中扎了根的这样的大事采取措施。

由于上述贪财的目的，所有的宗王、哈敦、异密、宰相、必阇赤和宫廷近侍们与那些骗子们有联系，有些人欠他们的债，有些人接收他们的贿赂，有些人则成了他们的同谋者。只是由于君王［合赞汗］*（“祝他的王位永远巩固！”）的英明、能干和大智大慧，幸福地深入思考，他认清了所有这种经济上的破坏的首要原因是放债和借债，而当他加以禁止时，他就既加强了先知的神圣法律，又把人民从谬误的深渊中引导到真教的道路上。他那禁止高利贷的善行将消除如此大的损失。

经过这一番深入思考之后，698年8月〔1299年5月〕，他颁降圣旨，命令所有各地任何人不得从事高利贷活动，也不得借债。习惯于放债、借债的大多数人不赞成〔圣旨〕，若干拥有权力的达官贵人说：事务关系的道路将被完全堵塞了。君王（“愿他的王位永远巩固！”）说：“我下禁令是为了堵塞不值得赞许的交易的路。”一些自私自利不学无术之徒肯定地说：“国库永远需要现金，如果各州哈乞木今后不放债，他们将无力提供金钱”。伊斯兰君王和他的宰相们说：“我们这里不向任何一个哈乞木和木塔撒里甫要钱。”于是〔君王〕毅然决定：“我们不准任何人放债，不准任何人与底万有事务关系，不准任何人从基本金额和高利息中获取任何东西。”他一再训示哈敦、宗王和异密们，绝对不许他们借债给那些人，并下令，要根据这一点发出号召：“我们不准借债给那些人的任何人在生前从他们处索取钱或在他们死后索取剩下的财产，因为我们今后不向他们〔哈乞木和木塔撒剌弗们〕要钱，如果他们消耗尽属于底万的资财，那就以他们的动产和地产来赔偿。”还肯定地说：借债需要有具廪者，以便顺利解决问题。〔君王〕说：“没有供路途花费和必需费用的钱的那些人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他们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们对他们有什么好处？让他们安静地坐在家里，不要来！”因为还说过各种各样的话，所以〔合赞汗〕说：“是谁更好地知道世上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真主和〔他的〕使者（“祝他安宁”）还是我们？按照必然性应当说是他们。”〔君王〕说：“至高无上的真主和〔他的〕使者这样地下命令，与此违背的任何言词我们不听，朕的命令就是如此。”从那时起直到现在，不把钱给任何要求贷款的人，如果〔要求贷款者〕* 对任何人进行强迫，可根据圣旨的决定加以禁 293

止。

现在(“谨以真主的荣耀和他的仁慈起誓”),由于没有人放债,由于放了债收不回来,曾经产生的一切损失已经消除,事务关系正常化了,人们之间有了公道,大部分资财[1]以现金、金币形态进入国库,没有以储藏品输送国库的制度。宝石和金饰物的价格照旧固定下来,有钱的没有人把它们交给骗子,以免他们耍花招取走。人们的财富愈来愈多靠自力取得,生活幸福了,大部分人务农、经商和从事有益的职业,这样世间的事业又得到改善,上了轨道。当时目睹过那些恶行的人们对[如今]* 这种状况心满意足,[但是]以后降生的人没有见过那些[恶行]、怎能想像这个决定的好处呢? 当这道圣旨颁行以后,那些惯于放高利贷的人狡猾地以商品交易和出售的形式而不以高利贷的形式高价借贷商品。最后,债主来到底万通知说:他们以某种理由给出过商品,于是要求[付]钱。君王(“祝他的王位永远巩固!”)非常生气地说:“如果他们不放弃这些狡猾手段和欺骗行为,我们将颁布诏令,让借贷任何东西的人,根本不用偿还本金和高额利息。如果人们有钱,需要用这些钱放债,请他们购买地产,从事公用事业、农业和商业吧。”这些[话]使人们害了怕。高利贷和不公道的交易减少了,毫无疑问,今后还将很快消灭。愿至高无上的真主佑助这位君王,使他经常革除不值得赞许的习惯,加强神圣的伊斯兰教法规的基础!

轶事第二十七则 禁止用无数的钱缴付迦云

伊斯兰君王(“祝他的王位长存!”)说:“真主在婚姻法上的

① AMWAL。

英明就在于使人类繁衍。因此，伊斯兰教法典的规定是这样的：如果有人同意妻子离婚，无论认真或开玩笑，乐意或恼怒，应立即办理[离婚]，因为如果夫妻之间不和睦，那就让他们分离为好，否则那种不和睦将以愤怒和暴怒告终，而生活在暴怒之中乃是野兽的习惯。在任何情况下，不和睦引起厌恶，而在厌恶的情况下，不能生育和繁殖。"因此，[君王]下令为离婚留下敞开的、不加阻碍的道路。当人们花费昂贵的迦云（кавин）娶妻时，谁也不敢同意妻子离婚，因为害怕缴付大笔金钱，尽管他[与妻子]*不和睦，没有好感，还是应当把关系处好。这种情况是与合理合法相抵触的，因为根据所述，立法者的贤明要求是：如果任何人对妻子的爱和亲睦不坚定，他可以不加议论、不经深入思考、没有阻难地同她分离。[离婚的]*人们也可能有子女，子女应归父亲抚育。任何时候应当带给子女迦兰（калан），有些[身为父亲的]*人出征去了，即便身为父亲者的钱用于偿付娶妻的迦云[已没有钱了]*，但从军队中仍可以 294
拿钱养育子女以及购买为迦兰和他们的事所必需的东西。

根据这样的前提以及先知（"祝他受人祈祷，享受安宁！"）赞成较轻的迦云，应当让迦云很轻。作为预先定出的办法，以免立誓约，迦云一律规定为十九个半底纳儿，因为微小的结婚礼物① 没有任何罪过。爱妻子的人不会千方百计耍花招、采用强制手段同她分离，而不和睦的人以尽快分离为好，以便互相摆脱对方，对两人都有利，因为经验证实：有些妻子是丈夫所不爱的，但当准许她们离婚后，她们同别人结了婚，却[互相]*亲爱，因此[离婚]包含有对双方的利益。因此[君王]关于这个问题颁布了诏令。就是这些！

① Ş(a)DAQ。

轶事第二十八则 在各地的所有村庄建造清真寺和公共澡堂

不用说，人们对于公共澡堂和清真寺的需求是必不可少的，但在某些州的村子里既没有建造公共澡堂，也没有建造清真寺。在此以前，各伊斯兰教国王没有采取这个措施，于是当然，在地方居民不能一起举行祈祷、不能按法规要求进行充分洗净的地方，居民所奉行的伊斯兰教是有缺陷的。君王下了命令，颁布了威严的诏令：在所有各地的村庄中建造清真寺和公共澡堂，不建造者有罪。在两年左右，所有各地凡是没有[清真寺和公共澡堂的]*地方要建造起来，如今从那些公共澡堂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租金①。[君王]下令将公共澡堂的收入花费在地方需要和清真寺的需求上，诸如：公共事业、地毯②、油，以及服务人员的薪资等。光是由于他所下令举办的这一项卓越措举，各地产生了如此多的好事，出现了伊斯兰教独具的特征，人民获得了幸福和安宁。愿至高无上的真主赞扬强盛时代的这件事！

轶事第二十九则 禁止人民喝酒③

各地区大部分人喝起酒来，沉醉不醒。在市场上和公共场所喝醉了酒的人经常吵架、争执，有些人因争斗而死，有些人受伤、残废，他们应当受审。[既然]在所有的教义中和会社中致醉的饮料

① A(u)J̌R(a)T。
② F(a)RŠ。
③ L、I、P、B 本增：“和其他能喝醉的饮料”。

被排斥和禁止，就无需叙述和指摘酒类的害处而限制它了，酒类被称为恶习之母，已足以说明这一点。伊斯兰君王为采取措施反对喝酒时说:“因为立法者(祝他安宁!)和其他先知们都曾禁止它[即酒]，法典原文中载有禁酒的条文，而人们仍然不节制、弃绝[喝酒的习惯]，所以如果我们坚决禁止[喝酒]，无疑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295
[因此]，我们如今只下令在城市和市场上拘留每个喝醉酒的人，把他脱光，捆缚在市场附近的木桩上，让人们经过他身边时斥责他，直到他清醒过来、厌恶自己的毛病为止。”照着这样的意思他向国内四面八方颁布了诏令，如今没有一个人敢喝醉酒走出到街上，更不敢喝醉酒胡闹和打架闹事，喝酒的显著祸害——喝醉酒在市场上和公共场所打架争吵，被消除了。

(08) [君王]还下令:任何人不得进入他人家中侦查，以免阿旺胡作非为，人民遭受欺压。愿至高无上的真主佑助这位虔信的君王，让他经常颁布这样的诏令。就是这些!

轶事第三十则　整顿拨付供应大帐御膳① 和酒的经费

众所周知，过去由于领取膳食费的制度经常发生争吵。必阇赤-额玉迭赤们经常互相告发，他们在这件事上无节制，异密们必须常常审讯他们。膳食、酒费花费无度。与膳食无关的开支，如施舍、赏赐、鹰和[猎]豹的饲料、供应使者的路途饮食、某些宗王和哈敦的生活费用、哈剌秃② 所需之物、炊具等等，也添加到膳食费上，使膳食费消费额增加很多。这样就使膳食费总额变得很大。节庆

---

① ĀŠ(i) XAṢṢ。

② QRATW。

所需的一切东西被归并在膳食费中,但这些东西大部分不用开支。食品被开出了高价，转交各州分担开支额。因为底万的钱实际上无人监管,处于紊乱状态,哈乞木和木塔撒里甫们则不怕州里的事情陷于极端紊乱,没有分文交给底万,关于其紊乱的原因已在前文中阐述和列举，所以膳食经费不能及时缴来。被派去收取膳食经费的急使们收受了许多贿赂，对于拖延不缴者放任不究。第二次又转向另一个州[收取膳食经费]*时,急使们[在那里]还是同样行事。每年向州里派去收取膳食经费的急使很多，以致他们的花费和饲料费超过了膳食经费基本额，但钱并未缴来。应缴来的膳食经费定得绰绰有余，供一人的数额足供数人之用，但由于不能及时缴来,额玉迭赤们只得借高利贷。有时,被他们估价为每百曼十底纳儿的酒(如果合理地管理,只需花五底纳儿就够了),他们得花二十至四十底纳儿购买。因此,即便他们得到相当多的经费,数额大于应缴来的膳食经费额，这笔经费[也还是]不够花。何况他们手中只有两年[前]的支票，在总额中还有各地欠缴的款额。一个
296 巨大的害处是:当急使们征索应缴的膳食经费时,各州的哈乞木借口膳食[经费]*是需细心办理的事，我们先来办理它,于是把其他急使和税吏们的事情搁下暂缓处理;但[实际上]*有关膳食经费的事也并未办好。因此，已无力征索应缴的膳食经费而缩减了。由于耽搁了急使们，产生了徒劳无益的开支，如果到了年底哈乞木停职，他就推托说[应缴的膳食经费]留在州里或丢失了。如果他尚未停职,就借口算帐和洽谈而在底万哈乞木的保护下住下来,以便同他们一起分摊[暴利]，收取贿赂。干这些事和舞弊的结果影响到额玉迭赤的状况。他们经常同底万发生争执，双方互相推诿

过失，写秘密奏状。从来也不能连续不断地送来膳食，甚至接连十天也不能。如果仔细观看登记簿，那就会[发现]通过这种方式浪费了无法估计的钱，可以明白，通过这种方式所办的膳食是怎样的。食物储藏品和酒经常极不耐烦地送来，因此也发生争吵。而当这些东西送到帐殿中，[御架]*突然启程，仍旧被搁置在地上。在迁往夏营地或冬营地时，撒维里带去了多于膳食所需的食物，那时供给膳食是徒劳无益的，被人们陆续偷光。额玉迭赤经常向酒商借酒，从肉商借羊，常常不付钱。这些商人常控告他们，跪拜在异密们面前，但丝毫无济于事，因此许多酒商和肉商过乞讨生活。诸如此类的舞弊行为多得无法叙述，[这里]只提到这么些。

君王针对这种情况采取如下措施：他下令提前六个月从国库中发给现金作为应支付的每日必需的膳食费，以便采购一切必需物品。各州所采办到的东西运送来时，以较低的价格买下，差价留归国库，以使任何人不能指望[从]*差价和多余的酒、羊、储藏品中[捞取油水]*。应当按低于登记簿所估计的花费价格购买，而过去从不必要的开支中、从节庆未花费完的经费中、从日常剩余之数中捞取的东西，当[享用膳食的]*人数较少时，应缴给国库。剩余的膳食费在两年之中积累很多，可用这些剩余的钱购买五百头骆驼和五百头骡，交给好的赶牲口人和饲马员饲养，以便经常准备好运输酒和食品的工具，而每年花费在租用[运输工具]上的费用可用在那些牲畜的饲料和[饲养]费上。过去用三四十底纳儿购买一百曼酒，[如今]低于五底纳儿就购买到，经常备有酒、羊、调味品① 和其他必需的食品，哪怕需要超过一倍于规定的东西，无疑也是现成有

① Ḥ(a)WA(i)J̌。

的。过去，由于额玉迭赤从酒商处购买酒，酒价非常贵，而如今酒在市场上没有销路。[如今]任何时候也没有急使和收费人到各州去征收各州应缴纳的膳食费，因此没有了这笔开销，不用花费钱
297 了，现金进入了国库，而办膳食及其分配、运输的方法安排得很妥当，完全由[君王]*自己支配，大概在过去任何君王时代，也没有安排得那么好。[如今的]开支绝对不会超过过去的花销的四分之一，如果加上与此相关的急使们的开销，那末如今的开支连过去的十分之一也不到。这件事委派宰相火者撒都丁和纳亦卜们掌管，应缴纳的钱，他[合赞汗]*不许丢失分文。愿至高无上的真主永远荫护这位大智大慧的君王！

轶事第三十一则 整顿拨付给哈敦们和各帐殿的膳食费

在旭烈兀汗和阿八哈汗时代，按蒙古方式拨付给各帐殿和哈敦以膳食费，所拨付的膳食费为数不大，也无固定之数。当从敌国运来战利品时，经常从其中分拨出一定数量给她们。每个[哈敦]*使用若干斡脱做买卖，他们常送来若干数额钱的利润，还有人送来礼物。她们有为数不多的畜群，从畜群繁殖仔畜，有所收入。膳食费和一切必需物品费用的支付都从这里出，并且满足于此。在阿八哈时代之末，有了少量[固定的][1]膳食费，后来在阿鲁浑汗时代为每个帐殿规定了应当付的[2][膳食费]，转由各州供给。当各帐殿的急使和额兀-斡黑兰[侍臣]*出去收取[膳食费]时，哈乞木们

---

① L、I、P、B 本。
② W(a)ǰH。

抓住上文所述的各种借口，不执行命令，而以取饲料、殷勤照顾、收受贿赂等事与他们周旋。即便他们供给了少量[膳食费]，当场就花费掉了，而木塔撒里甫们却[从居民处]征索巨额膳食费。当各帐殿应支付的膳食费通过这种方式收取时，可以理解：它处于什么样的秩序中。在乞合都时代也同样如此，而且由各州缴到额兀-斡黑兰手中的膳食费减少了。在伊斯兰君王（愿真主使他的统治永远巩固！）强盛时代，各帐殿的额兀-斡黑兰们之间失和。因此，他们互相写秘密奏状；为此进行了审讯。一部分膳食费留在各州中，一部分膳食费在额兀-斡黑兰们之间丢失了，由于额兀-斡黑兰犯下了这些罪行，[君王]处分了若干人以警戒他们纠正错误，并把若干人撤了职。然后他说："这样不行！因为膳食费[不是]白白地丢失了，[就是]被各州的哈乞木们陆续偷走了，各帐殿的膳食费没有一笔是完整的，任何应缴纳的[数额]并未落到国库和军队手中。"他下令颁布了反对这个状况的如下措施："从王室的土地滕哲中为每个帐殿指定一个地区，从底万[的掌管]中分拨出来，转给各帐殿作领地。还从底万规定好当地的赋税，为每个[帐殿]写好委托书，详细开列应[由属民]*缴纳的膳食物品、塔合儿、哈敦所需的衣服和骑用牲畜，同样地完全开列出应缴纳的供沙剌卜-哈纳、马厩、骆驼和骡子所需的东西，姑娘、宦官、法儿剌失、赶骆驼和驴的人的衣服，其他仆役需用之物，以及一切必需品，从拨付的基本费用总额中领取① [这些东西]。"照此写了下来。凡是多余的东西，[君王] 298
下令转归各哈敦的金库，由两个委任为各帐殿首长的异密盖上印，严密地保存起来，没有君王的命令不得动用，以使各哈敦经常拥有

① AZ J̌(u)MLH(i) AṢL(i) W(u)J̌WH(i) M(a)J̌MW' B(i)RAN(a)ND。

需要时可利用的金库。[君王]说："我的地产媵哲今后将成为哈敦们所生的孩子的媵哲和地产，并且按照遗嘱转归她们的男孩子所有，女孩子除外。如果某个哈敦没有孩子，则应归其他哈敦的儿子所有。"

如今，所有那些地区和地产按照底万的条令由哈敦的纳亦卜们掌管，管理得兴旺发达，[从那些地产上]收入的钱超过过去。应缴纳的各帐殿的膳食物品和必需品都完全预先准备好，及时地全部缴来。哈敦的金库的款额被确定了，如今需要增加款额以供军队之需时，[君王]可下令从其库藏中将百万底纳儿拨给军队，以此为来源下令拨款，使军队得到相当大的帮助。这样严密的制度是任何一个时代也没有过的，"如果至高无上的真主乐意的话"，它将永远存在、繁荣昌盛。就是这些。

轶事第三十二则 在各国库中建立严格制度，安排好各国库的事

过去并无为蒙古君王的国库建立账目或让国库有确定的收入和支出的习惯。曾委派了几名库吏，让他们接受送来的所有东西，堆放在一起，并把使用的所有东西一起发出去，当[库内]*没有东西时，他们就说：没有了。官产由法儿剌失们看管，由他们将它装驮或取下，以往并无固定的制度，官产甚至没有帐幕存放，而被堆在田野里，覆盖上毡子，根据他们这样的办法可以推测到其他情况。在各种习惯中有这样一个习惯：每当给国库送来某种东西时，库吏的朋友们和一些异密就到库吏处来请求馈赠①，库吏们就将

① BARYQW。

这种东西按其重量给每个人一些。宝儿赤、舍剌卜答儿、法儿剌失、御前马厩长们每个人拿走一些食物、酒和其他东西，并且索取不定什么东西。库吏们互相商量以后，就把东西给了[他们]*。同样地，他们还用现钱来满足法儿剌失们的索求，因为法儿剌失们看管官产。库吏们也互相送东西，他们商量了以后，每个人把不定什么东西拿回家去。就这样，国库中的贵重东西每年丢失十分之八，只有十分之二用于君王所要求的开支。各州的哈乞木们了解了这个情况以后，向国库缴纳应缴的款额时，给了贿赂，取得了以一作二的收据。由于输入国库的款项稀少，而输入的东西又处于这种习惯的办法下，这就可知君王所能花销的[是如何的少了]*。[过去]*全部时间大致这样，而当降旨让脱忒合兀勒们侦查、逮捕拿走衣服或其他东西的人时，他们就将一个人拘捕起若干年，那个人出于贪财，伺机承担了罪责。这种情况在整个期间不超过两三次。299
因此，人们不接受贵重东西和金币。[这里]*叙述这些情况不免有些离题了。

如今伊斯兰君王为此制定了让国库各个独立的制度。他亲手将所有的贵重物品放入柜中，这样一来如果发生了舞弊行为，立即就会发现。宰相亲手把所有的东西直到最细小的东西全部登记在清册上，君王在柜子上上了锁，盖上玺印，委派一名库吏同一名宦官[①]一起看管柜子，柜子由他们负责。任何一个别的库吏和法儿剌失也不能接触到它。宰相还将所有金币和作坊中制成的或远地作为屯速黑运送来的君王的衣服详细登记下来。它们也由上述两个人负责保管，直到君王发出无可怀疑的命令之前，绝对不得动用

① HWAǰH(i) S(a)RAY。

其中丝毫的东西。对于银币和各种经常使用的衣服,[君王]指派了另外的库吏和宦官,让他们负责保管。宰相对全部东西进行清点后,登记在清册上。[君王]下令:凡是要动用的东西,由宰相写一道御旨① 交给君王,由君王御笔批示。由宰相的纳亦卜[将御旨]登记入册,然后颁发。没有[君王]御批,不得将任何东西发给任何人。第一个国库名为"纳邻",第二个国库名为"不敦"。为了使御批不必写得过细,宰相遵命在每道君王许可开支的御旨上写上月份,写明名目、细节,在君王独处之时伺机呈上,请君王御批。每过六个月或一年,宰相检查国库:输入国库的东西是否全部在库内,出于预防,千万别让国库中巨额款项由于某种原因而丢失。

过去有一些达官贵人和友人们曾请求从国库中贷款给他们。有旨:没有御旨不得擅自处理;请求遂被拒绝了。君王下令制一个明确的印章,在输入国库的每一件衣服上立即盖上这个印章,以免被暗中替换。君王下令,让许多过去在官库供职的法儿刺失[如今]仅担任法儿剌失职务,与国库脱离关系,因为国库由上述四个人看管,按照君王准许的御旨进行核算。他下令让这些国库无论什么情况下也不用秤,可将盖印的一包包东西象收进来时那样地按照同一重量发出去。谁也不可能把哪怕一嘉兹怯儿巴思代替钱转给持有者,[他]在一刹那间将被拘捕或被迫等待。反之,被转交的钱或衣服应根据[前述]那种官库印记立即交付,无论是谁丝毫也不用等待。从各州送来的应缴纳的款项,每一百底纳儿规定收官库税② 二底纳儿,此外什么也不收。

① P(a)RWANH。

② R(a)SM AL X(a)ZANH。

［君王］还建立了另一个官库，委派了一个宦官［看管它］，凡是 300
输入国库的款项每十个底纳儿分出一个底纳儿，［送入国库的］*衣服每十件分出一件，交给这个宦官，由他堆放在这个国库里。用作施舍物所应缴纳的东西转到这个［国库］中，以便提交［给君王］*，由君王亲手［分发］，或在圣上在场时交给穷人们。这个国库也有前文所述的同样制度。

按照同一规章管理武器库。任何时代、任何以保藏财物著名的主人、撒儿剌弗和火者一商人的财产也没能象君王的库藏那样地保管和完全受自己支配。根本无法想象，那怕一个小钱能被偷走。在前往夏营地和冬营地时，［君王］亲自在数天中到那些国库中把想要的东西放在一边，以便运走。宰相详细地登记贵重物品，把它们留在帖必力思，加锁、盖印封起来。当［君王］想了解国库中现有物的数量、质量或支出情况时，询问宰相，宰相翻看登录清册后，立即禀告。因为伊斯兰君王（祝他的统治永远巩固！）由于他的极端伟大受到真主的佑助和神的恩宠的支持，又［因为］他得到了最可靠的宰相，具备卓越的能力、有远见、有学识、有才能，所以毫无疑问，一个小钱或一嘉兹怯儿巴思也不会丢失，任何人也不可能偷走东西。依靠这种坚强的管理和伊斯兰君王所表现出的正直的幸福结果，［依靠他的］信仰和笃信宗教，从国库中发出了如此多的现钱，即使它是一个海，也将被放空。没有一本被人们阅读的古书和新书中，提到过从国库中发出的那么多的现钱和衣服。大概任何一位君王也没有从国库中发出过［那么多的钱和衣服］。愿无比荣耀、无比伟大的真主，“为了先知和为了他”，在强盛时代降赐这样的恩惠。就是这些！

轶事第三十三则　整顿箴薛思和军人装备的事

过去在各城、各州中指派了许多工匠①，如弓匠、箭匠、箭筒匠、马刀匠等，还有蒙古工匠。每一个工匠各自干活，交上一两件武器，并取得薪资和生活费。曾议决如下：让他们每年送来若干件武器，发出支票由各州支付给他们。在若干城市中有军械匠的作坊。应支付一定数额的生活费给这些军械匠，军械匠们以豁儿赤长的纳亦卜为首掌管。但是发给的所有款项，连应得的二十分之一也没有得到，之所以有这种情况，一部分是因为各州的木塔撒里甫施展了各种花招，将应按支票支付的款项留下了，尽管向各州派去了数百名爱马急使去取款，但他们在饲料、各种花销和驿马上
301 的费用不少于应取得的款子，甚至更多些；一部分是因为箴怯思[事务上所派去监管的]纳亦卜和必阇赤的贪婪、舞弊；一部分则由于多数管事的异密们各自捞了一把放到自己的腰包里。既然工匠们看到了这种情况，他们就不把付酬所应制成的东西全部制造出来，在他们应当作工时，他们互相争吵、勾心斗角，互相告密。他们内讧得很厉害，以致由于他们招惹的是非异密们互相攻击起来，经常审讯工匠们，经常争吵，王国的事业遭到了损失。当计算[生产]*总额时，竟发现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无疑，清册上登录的未付的款项每年积聚到约三四十万底纳儿，其中分文未被使用。最后，被派去监管箴薛思事务的纳亦卜和必阇赤们因而被处死，他们的财产在这件事上[由于被没收]* 而失去了。监管这项事的大部分头目[由于这件事]成了破产者和名誉扫地的骗子。伊斯兰君王

① WZAN。

(祝他的统治永远巩固!)为纠正此事,颁降圣旨如下:他让每个城市的工匠中的同一行业的人结合在一起。他降旨:不发给他们分文作为路费和伙食费,确定御用① 军械和"销售的"② 军械有多少套,以及由他们按什么价格提供。君王说:"尽管他们是我们的工匠和俘奴,让他们用底万的经费制作军械,并对他们按照在市场上用自己的资财做买卖的人那样地偿付工资。"君王给每个行业指派了可靠的监管者,让他保证每年取得应缴纳的数额,按照规定将全部东西直到细小之物都送来,并取得收据。为[偿付]某种武器的全部[价值],[君王]指拨了专门指定的某个州的税收,以免急使们到所有各州去收取而产生花销。通过这种办法规定了每年送来供一万人使用的整套军械,而在过去任何时候谁也没有见过[每年提供]*供二千人用的军械。为供君王御用,规定了供五十名近卫军③使用的数额,此外,还下令为国库制作几千副弓箭、锁子甲备用。算账时,发现如今用于偿付规定[数量]军械的费用不超过路途花费和工匠生活费上的半数,而各州中因此出现的花销根本就没有了。过去有时什么军械也没见[制造出送来]*。近来,依靠这种处理事务的卓越能力,每年按照上述规定制造[军械]*送来,敌对和对工匠们的审讯被消除了,必阇赤们过去为此而被杀,如今却受到人们尊敬,[过着]安宁[生活]。[过去]* 由于倒霉而互相争吵的异密们,[如今]*都和睦相处,[彼此]成为朋友。

既然在这些年中[箴薛思事]被规定这样地来办,它被办得秩

① XAṢṢ。
② X(a)R ǰY。
③ XAṢṢ AL XAṢṢ。

序井然、兴旺发达，因此豁儿赤长们奏告[君王]道："工匠们制造的大部分军械，市场上都有，可以较便宜地买到。以往不会按蒙古
302 惯例制造军械的人，如今大多数工匠在市场上学会了。此外，那些过去每天耍奸、打架、争吵，领取钱和食粮，什么也不缴纳的工匠，如今在他们被开除后，不得不干自己行业的活，用自己的钱在市场上制造军械出卖。因此，市场上有了比我们现在所生产的更好的各种军械。让人们把篾薛思定额送来现钱要好得多，代替我们所制造、分发给军队的军械，我们可把钱分配给军队，让军队按照自己的心意、价格便宜地购买军械，那就丝毫不受损失了。"伊斯兰君王（祝他的统治永远巩固！）赞成这么办，下令在几天内确定市场上少见的某几种特殊军械，让他们制造，照旧交来。而其余各种军械额则送来现钱，[让军人们]购买。

如上所述的混乱和纠纷也同样地存在于制造鞍、笼头和马具的工匠中间，在制造速古儿赤、额玉迭赤的某些用品的工匠中间也完全相同。[君王]也用如上所述的同样方法加以纠正。如今所有这些行业都被改进和整顿好了。以往有过这样的习惯：如果为供君王御用，需要某种无足轻重的小东西，或者需要不定什么东西，其价格为五十底纳儿或最多一百底纳儿，那末为了这个需要派出了急使，驿马、饲料、各项花销和照管费等要花费五千底纳儿。如今君王作出如下决定：一切需要的东西让一个库吏购买送来，或发出现钱去购买，送交另一个人。这样，每年在各州中可减掉五百名爱马急使和收税吏，[过去]*百般窘迫、不痛快地花费五十万底纳儿，[如今]*无疑为办这些事所花费的不超过五千底纳儿。[过去]*那个习惯和例行的办法完全取消了，长期地确立了可嘉的法规，从

这件事得到的益处是：今后将长期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如果伟大的真主乐意的话。”

轶事第三十四则 整顿[叶养][属于]合罕的牲畜之事

以往，合罕在各地的骆驼和羊被托付给杭赤们。对这些牲畜不清点，也没有固定的制度。从过去开始托付给他们的全部[牲畜]*应当是由于他们所拥有的卓越驻牧地、众多守卫者和牧人的结果，牧人们由此免除了赋税，人数增加了一百多倍。当调查时，发现什么也没有了。人们推托说：牲畜冻死和遗失了。伊斯兰君王（祝他的统治永远巩固！）下令查看：他们有没有个人所有的骆驼和羊。[被派去查看的人]*侦查后禀告道：他们那里有许多[个人所有的骆驼和羊]*。[君王]说：“合罕的牲畜比他们的牲畜多一倍。他们的[牲畜]为什么没有冻死，而属于合罕的牲畜却全部死了？”毫无疑问，他们撒了谎，他们把[合罕的]* 全部[牲畜]陆续偷光卖掉了。颁布了诏令，让他们赔偿，但是毫无结果，事情就搁在 303
一边了。接着，[君王]积累了经验，他说：“要把羊托付给可信赖的靠得住的人。既然我们的杭赤拥有卓越的驻牧地，并被免除了赋税，那他们还能有什么托词呢？要同他们订立基础坚实的契约，由于生下仔畜之故，[他们]每年要交出更多一些的[牲畜]*，以后一部分牲畜死了，杭赤处毕竟还留有利润和多余部分。没有牧场的那些人不是我们的仆役，[让他们]*获得属于别人的[牧场]，要给予他们较优惠的条件，使他们不能以任何方式推卸责任。”照此作出决定后，从他们处收取了签字。仔畜从畜群中逐年增多，并被送

交来。君王下令将驮运货物的骆驼分出来单独[牧养]，又将驮运官产、帐殿家具必需用品的[骆驼]分出来交给可信赖的人单独[牧养]*，驮运沙剌卜-哈纳和哈瓦亦只-哈纳的[骆驼]* 也同样地[单独牧养]*。依靠至高无上真主的荣耀和恩典，牧养事业的严格管理和制度整顿得如此好，这是任何时代、任何一位蒙古君王和伊斯兰教君王时代所没有过的，从来也没有过这么多驮运货物的骆驼。除了需用的牲畜外，还有许多没有驮载重物的牲畜牧放在畜群中，[它们的数量]一天天增多。[骆驼的]*鞍具、装备美不可言。如果真主乐意的话，[真主]*将经常佑助这个强国。

轶事第三十五则　安排鹰夫和猎捕员① 的事

过去，鹰夫和猎捕员在各州中取得打猎用的禽鸟和豹。曾规定每年在哪里、什么地方获取[猎禽和豹]*，并[曾降旨]将他们取得的[猎禽和豹]*送来，在鹰夫长和猎捕长的同意下交出来。向各州指拨款项，以供他们的路途花销、饲料和食粮之需，每年发给他们较通用的钱币。

在征收[猎禽和豹]*和义务照管时，[猎捕员们]通过殴打和敲诈勒索手段，索取追加的路途花销和饲料，只通过驿马运送来微不足道数量的猎禽和兽。在路上，在每个城市、驿站、驻牧地和村庄中，他们在所到之处夺取了许多驿马，一部分驿马他们自己骑用，一部分驮运他们的各种东西，[另一部分]则交给[他们的]* 旅伴们。他们把运送来的许多禽兽分送给朋友、熟人和各种各样的人。为了运送二三头猎禽和豹，他们在途中花费的运输工具、路途给

① BARSČ(i)YAN.

养、喂养所运送的禽兽所用的饲料的费用比从各州拨付的基本款项中应当付给他们的费用和必需物品超过了一、二倍,至于他们使用权力和暴力从村庄和路人处夺取的东西是没有限度的。按禽兽的数量应当付给的费用,他们按照自报的数目领取,但无从得知:这都是些什么样的[禽兽],其中几头是他们自己的,几头是上交的。因此,他们送来的猎禽和豹不多,并没有把他们另有的几头禽兽也登记下来。各州流散在草原上捕捉和收买鹰的人,想为此取得证明他是章维儿答儿或答剌罕的玺书,以欺压百姓,获取生活费、饲料和路途给养。每年有若干数量的人来到,他们运送来二三 304
头[打猎用的]*禽兽,取得了证明他们是章维儿答儿的玺书,规定好[付给他们]生活费、饲料和路途给养,于是他们回去了。有什么样的人不选择这样的职业呢?于是这种办法逐年推广。这种人每人有上百个剌亦牙惕(农民)受其荫护,上千个人受其欺凌。

在君王帐殿旁效劳的鹰夫和鹰夫长们拥有猎禽,有时在君王在场时飞放猎禽,他们包括若干名异密、若干名豁兀木、若干名爱马,跟随他们的还有若干饲马员、赶驴和骆驼的人以及村民们。所有这些人在腰带上安上几根羽毛,并把铁忽儿巴昔插入腰带里,不管遇到谁,就先把忽儿巴昔的前部打几下,然后说起话来,抢走缠头巾和帽子。某些人说:"每个人在自己的帽子上缝上雕鹗羽毛,这不合规矩。"于是拿去帽子,某些人做了毫无理由地想做的一切。如果某人经过章维儿答儿的帐庐旁,他还要够受,当某个商队成员、火者或其他人经过饲养猎禽和鹰所在的村庄附近,他就要遭遇到无论如何不比被抢劫差的情况。[猎捕员们] 不管到哪个村子,为取得自己吃的食物以及[打猎用的]禽兽的饲料,抢夺羊、鸡,并

为［骑用和驮用］牲畜夺取干草和大麦。在前往冬营地和夏营地时，他们已经不满足于这些，他们在各村中执行了特殊任务，从沿途各村镇的剌亦思处除了饲料、路途给养外，取得了羊、面粉、大麦和需要的东西，用［当地］居民的马送到驻牧营地上去。猎捕员们通过夺取许许多多马、并陆续卖掉，获得了［很大］一笔钱。他们对好驴起了野心，已不再送回它们，抢劫路上遇到的一切人。为了使他们威名远扬和使人们害怕，他们根据微不足道的理由剃掉各州剌亦思和［村］长的胡子。凡是有扰乱分子的地方，那些扰乱分子就前去处于猎捕员们的保护之下，在猎捕员们的帮助下通过殴打设法解决与哈乞木、阿儿巴卜（地主）和剌亦牙惕确有关系或不一定有关系的各种事。有时如果［一个］八思哈和哈乞木传讯任何一个隶属于他们的饲马员，［猎捕员、鹰夫们］就折断一头好鹰的翅膀，报告说：双方打起架来，弄伤了鹰，并且互相作证，［因为］毫无疑问，当君王们听说某人动手打架，折断了鹰的翅膀时，就会愤怒起来。他们也常找八思哈、纳亦卜和哈乞木的碴儿说：我们已宣布某地为禁区，而人们却在那里打猎或经过那里惊飞了鸟类。如果有人经过禁区附近，不问远近，他们一语不发地夺取他的马匹、衣服或行贿用的钱款，这个人只好万般无奈地从他们的魔爪中挣脱逃走。关于这样的行为方式的故事很多，一一叙述起来就过于繁琐了。

伊斯兰君王（祝他的政权长治久安！）决意纠正这些情况。首先，他作出决定：从各州送来一千头猎禽和三百头豹就足够了。让
305 鹰夫长和猎捕长确定他们所认为合适的州和人员，详细登记造册，除了这些［被确定的］*人员，让各州中没有任何一个超过规定的鹰

夫。君王根据[成品]规定了他们所提供的训练好的和没受过训练的猎禽所应支付的费用,其中包括进了当地和路途中的必需物品、饲料以及驿马的费用。一切都已非常详细地写明,不留下找碴儿的任何理由。君王根据一千头猎禽和三百头豹送交中每个人所尽的责任给每个人规定好了款额，并且发给每个人一份盖有金印的诏书和一道训令，上面写有法规:不得在途中取用驿马、饲料和路途给养。他向所有各地区发出诏令，宣布[此事]。当结算这个数额的猎禽和豹以及其中所包括的那些人所用的草料、路途给养,以及饲料、驿马、必需物品所应拨付的款额时,发现这项款额尚未达到过去所花费的费用的一半，而过去连这些猎禽和豹的三分之一也没有送来，可是驿马、路途中的草料和给养费要[比现在]*多花一二倍。因此[过去]所产生的胡作非为和对剌亦牙惕的压迫是无止境的,而现在却无所惊扰地每年运送和交来了一千头猎禽和三百头豹。因为[诏令]*已传遍各地,不准他们[猎捕员]取用驿马、衣食和饲料，所以如果他们想悄悄地取用或强迫取用时，人们都不给[他们]。对老百姓没有权力的人,怎么还能索取额外的东西呢。那怕他确实需要，人们还是完全同样地不给。必须让他们每年缴来规定的数额,否则将他们的欠缴之额登记入册,把他们扣留。这样就有许多鹰夫和猎捕员已被开除了。从作出这个决定之日起，许多人已经永远不当鹰夫和猎捕员了。他们不能提出任何请求，因为一切都有明文规定,那些处在他们荫护之下的人们列入迦兰之数。当然,如果有人愿意留下来[仍靠他们荫护]*，那末这个人应缴纳的[赋税]* 应归他们缴纳。不管什么强暴和欺压行为都已经没有了,这伙人丢掉了他们的坏习惯,进入了有理性和公正的人们的行

列。

至于改造[君王]身边的鹰夫们的状况，君王下令：让臣下作出他们的薪资和每个人照管的猎禽的饲料费的详细预算，从国库中将应支付的现款额发给他们的长官，每年都全部发给。因此，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吹毛求疵的口实。每当君王派遣他们四出猎鹰①时，规定了所用鹰夫和猎禽的数目，下令把御用骟马发给他们做坐骑，让他们骑着东奔西跑，加以调练，以免它们仍然是未受调练的野马。考虑了他们的往返时间，秋天和冬天时写出盖有金印的支付票，由当地应缴纳的赋税中支付他们的路途给养费。因为除了供……②用的饲料和猎禽患病的费用外，还需要母鸡和鸽子，所以[君王]下令也根据支付票送来所需数量的母鸡和鸽子关在笼子里，以供御用猎禽食用。当他们转移到[另一]地方时，也为他们
306 开出领取一定数额[所需东西]* 的支付票。既然制定了这样的制度，就不给胡作非为留下任何空隙，因为这些命令传遍了各地区，人们传说：为他们所需的一切东西都已规定好了从国库发给现金或写出盖有金印的支付票的款额，所以他们已经无法从地方上索取任何额外的东西，如果他们索取的话，既然人们都已接到通知，就不给他们了。起初偶而有过一两次，有消息说：有些鹰夫长去到州中，仍然取走额外的东西；尽管为他们规定好了应份的路途给养和马吃的大麦数额，开出了盖有金印的支付票，[向他们]收取收据，使他们不能取得丝毫额外的东西。[君王]派出德高望重的急使，让他在州中就地判定他们的罪，每人罚打七十七棍。于是所有

① Q(u)ŠLAMYŠY.
② BAWLY.

的人都以此为鉴得到教训，抛弃了这一恶习，如今鹰夫和猎捕员们很少胡作非为，虽说狼生不出羊，但是他们的横暴行为大为减少。由于这种公正裁判的完美，可以完全确信："如果唯一的真主乐意的话"，在短期内所有活在世上的人将根本忘掉这种横暴行为和压迫。

轶事第三十六则 在所有各地区购置役畜

在此之前，各州的木塔撒里甫(包收税赋者)经常奏告：大部分州已贫困到极点，剌亦牙惕(农民)们穷困了，他们已经无力用自己的犍牛和种籽完全耕种土地，白费了许多水，许多土地耕种已徒劳无益了，但是没有人理睬他们奏告的话，并未采取对策。以前规定的、由底万发给的少量种籽，在粮价腾贵时被[剌亦牙惕们]完全消耗掉了，这就成为对底万和对剌亦牙惕们造成损失的原因。

伊斯兰君王(祝他的统治永远巩固！)为纠正这种情况降旨如下："从每个哈乞木和包税人的总进款中拨出一定数额偿付役畜、种籽和农耕的一切必需东西的价钱，并取得笔据：役畜将使用于这些州扩大土地耕耘。毫无疑问，进款和收获① 对于木咱里增加到两三倍，尤其当他是哈乞木和木塔撒里甫时，因为他种的是较好的土地，能较快获得耕种土地的工具、妥善整理土地，但是为了鼓励人们，以及给哈乞木留下余额以供某些开支，我们决定只[从收成中]*收三分之一，以便把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给[木咱里]，此外一切收获都归他们所有。力求取得可观的收入，让他们竭尽全力使[土地]丰收。当农业[接连]二三年取得成效，得以巩固时，可按收

① RaY'.

获量将粮食输入国库。"以此为根据记入对他们的训令中，并拨付了现金额。

顺便说说，某些木塔撒里甫，他们完全是那种习惯于前述某种行为方式的旧人物，根本没想到应当把应缴给底万的税缴出，而认为[应缴出的东西]无疑是自己的所有物。他们在年初就把这些款项花掉了，末了，当[向他们]*提出征收时，既无收获的粮食，也无
307 种籽储存①。他们胡扯说：既然犍牛和种籽名存实亡，②这样还能有什么呢。总之，他们把亏损的原因解释为天地的灾祸。但是人们对他们大部分人的话不听，而去向那些拥有地产和不动产的人索取现金，并把某些人监禁起来。[他们之中]还有一部分人则有完备的役畜和种籽，为底万和他们自己获得了收获的粮食和利润。他们立即完备地[有了役畜、种籽]*，许多人和剌亦牙惕们以及其他人们因此有了好日子，人们从事农耕，使地方上兴旺发达起来。有些地方过去曾批准发给种籽，但没等情况改善，这些种籽就已被木塔撒里甫和某些人施展花招、营私舞弊，消耗掉和陆续卖光了，[君王]下令对所有这些地方重新发给种籽，这样一来，在报达和泄剌失，税册所规定的税增多了五十万底纳儿。重新建立了种籽储存，剌亦牙惕们收入倍增，他们的境况稳定了。各地普遍繁荣昌盛，物价低廉。当[君王]规定军队的采邑时，把许多靠役畜而肥沃、丰收的土地指定分给军队，如果没有这些土地，就必须把许多地区和高价的地产交给[军队]*。迄今为止还有许多[这样的土地]剩留下归底万管辖，取得收获的粮食。我从未见过，也从未听

① AṢL。

② 此处L本增出了一大段，但其内容同以前的轶事重复。

说过有谁采取过这样卓越的措施，以及在整顿、行善方面有过[这样的]渴望和意向。

[君王]下令让每个人拥有牲畜和[家]禽，并且在此基础上建立迅速[繁殖]*仔畜的坚实条件，以便让他们赚钱，让他们发财致富。所有人的牲畜和[家]禽受到象王室的牲畜、[家]禽同样的保护。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不许觊觎他们，不许阻碍[他们]* 在驻牧地上[放牧]，同时底万也不得从中取利。当王旗进抵某个州，鹰夫等人需要若干坐骑时，他们不得从剌亦牙惕处夺取马匹。如果需要母鸡和鸽子以供猎禽食用或供厨房烹饪时，也完全相同，它们应从底万的储存物中拨给。如今这项事业与役畜事业相同。如今通过这样的办法，夺取驴子作驿马用的事被消除了。过去，想夺取就夺取，算不了什么，[如今]若有急需，就得由底万出面从这种承包者[1] 那里满足需要。无法叙述：[过去]*每年有多少驴子当作驿马从剌亦牙惕、商人等人处被夺取，有多少千的剌亦牙惕被打破脑袋、手、脚。剌亦牙惕由于牲畜被夺取运走，经常徘徊在路上，不知该怎么办。这些牲畜一部分被赶走不回来了，另一部分被丢下在半路上倒毙了，剌亦牙惕停止了农耕和工作。当伊斯兰君王禁止鹰夫夺取人们的鸽子和母鸡，规定了从应缴纳的御用家禽中送来鸽子和母鸡时，他说："为使法律和札撒黑顺利施行和向前推进，在微不足道的小事上也应当遵守它们，这时才能根据必需来推行大事。如果我们不能禁止夺取鸽子，那末就不可能禁止夺羊，更不可 308
能禁止夺取犍牛。"因此，他又颁布诏令：凡是有养鸽子的楼阁的地方，猎捕员们绝对不准强行分布开来[猎捕]*。

① M(u)'AM(i)LAN。

从诸如此类的卓越措施上，从他对人们的充分同情上，从他对排除横暴者的恶习的关怀，以及对如此细小的事情恪守［法律］*上，这位公正的君王的贤明和美德，卓越的品格和可嘉的行为，正直和执法公平，是明显可见和确凿无疑的。祝他永远健康！让将来生活在世上的人们为这样的事感到惊异吧，人们日日夜夜为他的强国所作的祈祷将被［后人］*听到！

轶事第三十七则　整顿农耕，安排弃置的土地

通过研究编年史和比较已为理智所理解的东西，无可隐讳，任何时候国土也没有比这些年更荒废，尤其是蒙古军所来到的那些地方，因为从人类出现时起，没有一个君王能够征服过象成吉思汗及其宗族所征服的那么多的地区，没有一个人杀死过象他们所杀死的那么多人。记述亚历山大征服了许多国家的史书归结如下。他夺取了各地区，向前进军，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停留。凡是他将临近的消息传到的地方，人们摄于他的严酷和坚强，无不迅速屈服、归顺。他活了三十六岁。二十四岁时，他征服伊朗并杀死了大流士。此后他用十二年时间征服世界，当他返回时，在巴比伦境内去世了。他在这十二年内夺取了许多国家，但是因为他经常在征途中，任何地方也驻留不长久，被征服的各国在他不在时便重新叛变了。正如有关的编年史中所述，亚历山大没有儿子和后裔，王位没有留给他的子孙，而交给了他的统帅一继业者们①。成吉思汗则相反，他从容不迫地征服各地区，所有各地区都永远驯服地归属于他。他的儿子和后裔们保持了［被征服地区］，使之完全受自己

① M(u)LWK AT T(a)WA(i)F。

支配，此外又征服了许多国家。在各地区被征服时，人口众多的大城市和辽阔地区[的居民]遭到了大屠杀，活下来的人很少，巴里黑、沙不儿罕、塔里寒、马鲁、撒剌哈夕、也里、突厥斯坦、列夷、哈马丹、忽木、亦思法杭、篾剌合、阿儿迭必勒、别儿答、吉阳札、报达、毛夕里、亦儿必勒以及这些城市所辖大部分地区所发生的情况就是如此。某些地区，由于是边区或经常有军队经过，居民完全被杀死或四散逃走了，土地被废弃了，例如成为合罕和海都之间的交界地带的畏吾儿地区以及其他地区，打耳班和设里汪之间的地区和阿不鲁思丹的一部分如哈儿兰、鲁哈、撒鲁只、剌合，以及幼发拉底河两岸完全遭到破坏、被弃置了的许多城市。而其他地区由于战争而荒废的情况，如人们目睹到的报达和阿塞拜疆的荒废土地或突厥斯坦、伊朗、鲁木被破坏的城市和村庄的情况，远非笔墨所能记 309
述。总之，如果进行相对比较，就可以发现只有十分之一地区处于繁荣状况，而其余地区都是荒废的。在近代，根本没有人想对这些地区加以整顿。如果说偶而有人出于爱好在某些地方开始有所兴建，例如旭烈兀汗、阿八哈汗、阿鲁浑汗和乞合都想在阿剌答黑、兀儿米牙、速忽儿鲁黑、薛札思、忽昌、赞章和阿儿兰的满速里牙撒莱建造几座宫殿，使土地肥沃丰收，或建造某个市场或城市，使它住满居民，或挖掘灌溉渠道；那末，由于这些举措，许多地区就更加荒废、贫困，无数的钱被耗费掉，许多剌亦牙惕从其他地区被强制驱赶去担负艰苦的徭役。但是，正如我们亲自目睹到的，没有一个地方已经妥善整理好，[各项建筑]都没有兴建完成。显然，即便这些项建筑都完成了，与荒废的地区相比，它们也是微不足道的。

至高无上的真主想借助伊斯兰君王合赞汗（祝他的统治永远

巩固〕的无比幸福的存在而使王国欣欣向荣，并使伊斯兰教信仰得以加强。至高无上的真主在永恒的存在中使他担负了[履行]这个重要恩赐和伟大事业[的使命]*。"凭借真主的荣耀和恩惠"，如前文所述，他履行了加强伊斯兰教的事业，完成了建造建筑物和以他命名的慈善机关的事业，完成了完全亲自支配国事、管理剌亦牙惕、传播正义和公正裁判的事业。毫无疑问，我们亲眼看到和观察到的这些情况也许是各州进行整顿的原因。在被完全破坏和半破坏的城市里(在半破坏的城市里十所房屋有五所无人居住，尽管那五所是完整的，但因无人居住也被拆毁了)，如今由于君王贯通一切的公正的幸福影响，每个城市每年建造了一千多所房屋。[过去]值一百底纳儿的房屋，如今值一千底纳儿或一千多底纳儿。这些情况已记述于前文中。至于那些仍被废弃的土地，那些土地谁也不愿意去整顿，不可能有人肯用自己的千分之一的财产去整顿它，[君王]由于有正确的方针、明确的看法和明白的道理，他打算改造它，于是召集异密、宰相和国家栋梁们说："这些被完全破坏的地区和废弃的村子是我们祖先的财产，[现在]归我们所有，它们归底万①管辖或者是滕哲封地，一部分是人们的[私有]领地。从旭烈兀汗时代起直到如今，没有人从它们那儿得过一曼粮食和一个小钱。如果有人想整顿它们，那末因为土地处于底万的管辖下或者是人们的私有领地，他担心在没有准许他耕耘、兴建的情况下，出了劳力、花了许多钱，把它整顿得兴旺发达，却[终于还]*把它夺回去，因此他不敢着手耕耘、兴建。如果我们安排好，让废弃的土地耕耘起来，

① 底万(диван)——中央政府、内阁及其所辖各行政部门(各部)，尤其是财政部门、机构。——汉译者

从底万的土地或滕哲〔封地〕上把一部分〔收成〕缴给底万，〔其余部分归整顿土地者所有〕*，而从〔私有〕领地① 上，一部分〔收成〕分归领主②，一部分〔收成〕分归底万和整顿土地者，是否这么办？分给整顿土地者要较多，让他们永远依靠它，让他们把它当作子孙后代的一笔丰厚的储蓄金，让他们从中取得充裕的收入，这样就使他们强烈地渴望做这件事。当他们看到巨额收入，他们将放弃经商，放弃跋涉之苦和其他各种交易，立即趋向兴建、耕耘，因为人们由于无利可图才到〔别的地方〕去。这样一来，在短时期内大部分荒废的土地将开垦好和耕耘好，而将如此多的荒废地方开垦好要所有生活在世上的人出力、出钱、齐心协力，才能实现。否则是不可能做到的。当荒废的土地得到耕耘，粮食就会跌价，军队在紧急情况下出征时，边境地区的塔合儿〔军粮〕*将容易地取得，国库也将增加收入。阿儿巴卜和地主们③ 又有了收获的庄稼和依靠，剌亦牙惕们富裕起来、开始享受生活的幸福，我们也将受到赞扬和褒奖，我们将享受永恒的荣誉。”君王的这个精辟的看法和巧妙的言词使全体在场的人无不震惊。在赞扬和同意之后，全体说道：“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此更好的计划和更有利的设想了。你的祖辈毁坏，而你创造。就理智而言，就普通法而言，就神的法律而言，此长彼短的差别是明显可见和确凿无疑的。你把被别人毁灭的东西恢复了起来。我们不多说了，说这些也就够了。” 310

于是〔君王〕下令书写契约④ 和诏令，内容如下：底万的土地、

① M(i)L KY。

② MAL(i)K。

③ ARBAB W(a) M(a)LLAK。

④ Š(a)RṬ N(a)MH。

村庄和忽脱儿，不论从来荒废的或到圣上即位时没得到耕耘的土地，一律算作废弃的土地。[君王]命令书写盖上金印的契约，对于愿意耕耘土地或在土地上有所兴建者，土地分为三类。

第一类[土地]有水和灌溉渠道，他们不需要花费巨额开支和大量劳力；或当地有雨水，不需要地下或地上灌溉渠道和水坝①者。若[有人]开始耕耘[这类土地]，第一年所种田地不需向底万缴税。第二年应缴纳法定缴给底万的税额的六分之二，其余原应缴给底万的六分之四归他所有。第三年，从应缴纳底万的税额中，按照每州的习惯，缴纳四分之三，四分之一归他所有。此外，本应缴付给木咱里的部分以及[本应缴纳底万和木咱里以外的]* 剩余部分完全归他所有。

第二类[土地]，耕耘有中等的艰难性，灌溉渠道需加修整，引出[水？] 时收益较少。耕种这类土地的条件大致同上，但不同的
311 是：从应缴纳底万的税中，他只缴给底万六分之四，六分之二归他所有。

第三类[土地]，耕耘和修整[水渠]*艰难，需要建筑水坝，地下灌溉渠道衰败，需要加以恢复。耕种这类土地的条件也大致同上，但是从应缴纳底万的税中，他只缴给底万一半，而其余的一半归他所有。

[君王]作出决定：让这些应缴纳底万的税的份额以哈剌只形式缴纳。凡由某人耕耘和修整的各种土地，均构成他的地产，永远转归他和他的子孙。如果他想将它出卖给别人，可准许出卖。底万将从买主处按照规定收取哈剌只。[君王又]作出决定："如果荒

① K(a)HRYZ W(a) N(a)HR W(a) B(a)ND。

废的土地上的水取自居民众多、设施完备的村庄的灌溉渠道，那末在未取得这个居民多的村庄的主人的同意之前，不得把水给任何其他人，以免由此产生争执。”君王接着说：“当我们在各地区废止[对收获的庄稼]估[税]摊派[①]时，应确定和规定荒废土地应缴纳底万的份额，由监督员[②]在各州通过比较加以确定，使[这个份额]以哈剌只形式缴纳，以免阿旺、压迫者们仍有可能借口[对收获的庄稼]估算[租税]、摊派、额外增加租税，[③]对剌亦牙惕找碴儿，这些压迫手段应完全消除。”因为伊斯兰君王（祝他的统治永远巩固！）的疆土非常辽阔广大，他考虑到：“如果每个愿意者需要到帐殿来取得契约，那末许多人由于路途遥远、路上的花费大就不来取契约了，有些人是由于没有力量，有些人则认为不值得花费这么大的代价。”所以[君王]下令：从每个州指定一两个十分受人敬重的人，把有关契约的诏令正本交给他们。接着他制定了钦定文书[④]的样式和章程册，准予将此种文书发给每个愿意[耕种荒地]*者，在文书背面写下契约正文，以使[君王的]*决定得以认为是永久的、不可违背的，任何人不得对此有异议，从而使这件事得以在各州容易实现。当根据这个命令办理时，这项制度被确立了下来，事情向前推进，成为习以为常的事。[君王]把该底万命名为哈里撒忒底万，该底万的纳亦卜们如今已向人们颁发了许多契约书。[废弃的]*土地大量地得到开垦、耕耘，并且日益增多。

至于人们的[私有]领地，[君王]下令：让每一个想开垦、耕耘

① Ḥ(a)RZ W(a) M(u)QAS(a)MH。
② M(u)B(a)ṢṢ(i)RAN。
③ T(a)KǏYR。
④ ṢWR(a)T(i) M(i)SAL。

不久前还处于肥沃丰收状态的一切[土地]的人，同土地的主人商量后，使土地恢复[肥沃丰收状态]*。对自古以来荒废的土地，则每个人[可以]不经商量去开垦、耕耘它，即便荒地的主人通过法律制度声称[那些荒地]是他的财产，并且大家确实知道[那些荒地]是他的财产，那些荒地将仍然归它开垦好的人所有。垦荒者所应缴纳的[收成]额，与上述应缴给底万土地的份额相同，但是从他所
312 缴出的总额中，一半缴给原主，另一半缴给底万。这样的制度适用于过去和现在向底万缴纳按收获量估算的税①和什一税的各州，而在从来免[缴税]和没有按收获量估算缴纳现钱②的各州，垦荒者可将全部应缴的份额缴给原主。不应对原主提出异议，因为原主拥有与开垦好的底万土地同样的永久的、不得违犯的合法权益。

至于位于蒙古人驻牧地上的荒地，如果由垦荒者开垦、耕耘时，对私主和底万二类荒地所作出的决定也适用这种荒地。但是[君王]下令："因为蒙古人喜欢使用武力，所以不准他们在任何情况下利用各州的剌亦牙惕开垦、耕耘土地，不管剌亦牙惕是否登记入某地的人口清册，不准吸收任何一个剌亦牙惕，而应利用自己的俘虏和奴隶耕耘、开垦。大食人也不准利用登记入其他地方人口清册上的剌亦牙惕耕耘[土地]。但若他们[大食人]* 收集没有登记入任何一个地方的人口清册上的剌亦牙惕，则可同意。"

以此为据[君王]下令[制定]清楚的契约。在条款中加进了许多预防措施，其中大部分由于我们记述简略，没有在本书中引用，但它们已全部记在契约中。现在，[人们]在所有各地区致力于耕

---

① Ḥ(a)RZ。

② MAL W(a) Ḥ(a)RZ。

耘土地，使之肥沃、丰收，［这项事业］日益兴旺发达。许多人由此有了依靠。哈里撒忒底万大有成就，它的税收逐年增加，荒废的地方将迅速地稀少起来。君王［又］下令：让各州将所有的荒废土地登记入清册，［并将清册］*上缴给底万，这是为了将荒地交给人们后，每过两年举行一次检查，［以便了解］*荒地已否全部耕耘或还留剩有一部分［尚未耕耘］*，若有某个纳亦卜伪造，将某些荒废的土地偷偷地据为己有，或者他成为某人的同谋者，将这个人应缴纳底万的份额不登记入册，那么这些伪造的情况在［各州缴来的荒地］*清册上就一清二楚。

愿至高无上的真主"慈悲为怀"，在君王的强盛时代为这样的好事降福。

轶事第三十八则　下令在各地建造供急使住的驿馆[①]和禁止都督、哈乞木们驻宿在私人家中

过去，每个城市中经常有一二百名以上急使和急使以外的许多［其他人］在刺亦牙惕和阿儿巴卜的家中住宿。当急使们到了某个城市，都督和篾力由于友情和相识的关系将他们安置在居民家中住宿。扯儿必们的职务是：当某个急使来了，他们担任他的向导，［带他］*到各家去，［指示］他的住处，由此取得某些东西，在这种日子里，他们把两百家安置给急使住。最后他们住宿在抱怨这 313
事的人的家中，以使其他人害怕他们。他们为急使夺取了居民家中的地毯、床上用品、大铁锅和其他家具。这些东西大部分被急使们和他们的随从们带走了，或者被扯儿必借口已给急使等人带走

① YLČY X(a)NH。

而不归还。有时一部分[东西]被急使们使用了若干时期后才归还，那它们还能值什么呢。每个来到某州的八思哈，至少要占据一百家私人房屋。把所有随从人员安置在屋主和刺亦牙惕们的家里。工工整整地写这部吉祥史书的人知道：当也速迭儿的儿子脱海从也思忒都督的职位上卸任时，他的仆从们出发了，于是人们作了观察。结果发现：他的仆从占据了七百多家住房。在急使们和都督住宿时一定拨给最好的住宅。于是，谁也不敢建造房屋，而建造的人制造大墓穴，称之为里巴忒(堡寨)或伊斯兰教经学院。但是，无济于事。许多人取消了房屋中的门，通过地下做成很难通行的出口，[希望]他们的房屋或许不会被选作[住宿处]，但是[这些房屋]的墙被凿穿，并安置了[急使等人]*。急使们把[驮用和骑用]牲畜交给扯儿必们，扯儿必们派出一些人，让他们把居民的花园的篱笆拆毁，把牲畜安置在那里。同一天，当一个急使出了屋，另一个急使又被安排住宿在那里，因为急使们是川流不息地来到的。在安置急使住宿的每个地段，当地居民立即受到压迫和折磨，因为他们[急使]的奴隶和那可儿们从屋顶跳进邻家院内，抢走看到的东西，用箭射击邻家的鸽子和母鸡，经常发生射伤居民的孩子们的事。凡是他们找到的食物、饮料、牲畜饲料，不管属于谁的，都被他们抢走。人们遭到这种灾祸的袭击，但是他们尽量不求援、不控诉，也没有任何一个异密、宰相和哈乞木来援助他们。一天，一个珍惜名誉的长官中的老人来到底万中说："异密、宰相和哈乞木们啊，你们怎么能容许这样的事：我是个老人，有年轻的妻子，儿子们外出去了，每个儿子也留下年轻的妻子在家里，我还有几个女儿，可是急使们住宿在我的家里，他们全是年轻、伶俐、脸儿长得漂亮的人，你

们瞧，他们已经在我那里住了一段时期了。女人们看见他们，就不能只满足于我和我那些外出的儿子了。可是，既然我们同急使们住在一个家里，我又不能不分昼夜地监视他们。大多数居民的处境都是这个样。既然规定了这种制度，那末据我想像：几年后这个城市里再也找不到一个合法婚姻的父母所生下的小孩，小孩们将全都成了突厥人和巴思突厥人① 所生的私生子。为提供对比参考，他又讲了几个有关这种情况的故事。

“在诸算端② 时代，你沙不儿的近郊为算端的驻地，异密们和突厥人被安置在居民们的家中，但是不像现在这样。有一天，一个突厥人住在某一家中。那家主人的妻子是新娶的，很漂亮。突厥人对她产生了强烈的情欲，想找个借口把丈夫打发开。丈夫知道了这是怎么回事儿，不离开。突厥人开始打起丈夫来，并说：“把我的马牵去，给它喝水。”丈夫不能抛下妻子，但是没有办法。他对妻子说：“我留在家里，你把马牵去，给它喝水吧。”那女人牵着马，把 314
它带到了饮牲口的地方。按照新嫁娘的习惯，她身穿美丽的衣服，打扮得很漂亮。[这时，]*算端偶然经过那里，他的目光落到了那女人身上，他把她叫近过来，问道：“你这个新嫁娘怎么还牵着马，领它去饮水呢？”女人回答说：“这是因为你的暴虐不道。”算端感到惊讶，便询问了详细情况。她叙述了自己的事。她的这些话对算端起了作用，算端振奋起来，下令：今后他的近臣和侍役中不得有任何一人驻留在你沙不儿，并让所有的异密和突厥人在当地近郊为自己建造房屋。由此建成了你沙不儿的沙迪牙黑，现在成了一

① T(u)RKZADH W(a) Y(a)KD(i)Š。

② P、B 本作“塞尔柱诸算端”。

座城市。”老人讲了这样的事情后哭了，但是无论如何也没有对那些异密和宰相们起作用。

总之，当伊斯兰君王(祝他的政权长治久安!)采取措施在国内整顿秩序时，他下令对急使所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如下:“从过去派往各州的一二百名徒劳无益的急使-阿旺中，一个也不要派出，除非有紧急的国家事务才需派遣急使。”这些急使派出时要骑用特别快的驿马[①]急速地[②]行进，以致他们看不见村庄和城市，只有当他们吃东西、换马和大小便[③]时才能停留片刻。由于有时某个急使被派去收税，[君王]便下令在各城市中建造供急使们住的驿馆，并准备好地毯、床上用品和一切必需东西，以便他们住宿在那里。他指定拨付一定款项以供急使住的驿馆的开支费用和使驿馆设备完善，并颁降诏令，让八思哈们为自己和仆从们建造或租用房屋。“凭借真主的荣耀和仁慈”，这些限制自由的麻烦事被取消了，人民获得了安宁，忘掉了那些折磨。[如今]*没有一个扯儿必胆敢向任何人索取一块面包或一曼干草。甚至出自扯儿必的名称也没有留下来。由于生活太平、精神安宁，人们建造起好房屋、凉亭，从事各种公共事业，开辟美好的花园。根本没有人胆敢将[驮用和骑用牲畜]放到居民的花园里。过去价值一百底纳儿的房屋，如今一千底纳儿也不出让。离开故土、从一个城市流浪到另一个城市已经有五十多年的那些人们，全都乐意地回到自己原先住的城市和地方，并且十分真诚地衷心为伊斯兰君王的强国祈祷，愿它能得福!

---

① YAMHA(i) BYNǰYK。

② YARALTW。

③ YRAQ(a)TY K(u)N(a)ND。

轶事三十九则　禁止赶驴人、赶骆驼人和送消息者压迫人民

过去，在每个珍惜自己的名誉的受人尊敬的人和有事到市场上去或去到澡堂的火者① 周围，聚拢来若干赶骆驼人说:“我们需要一些钱花费在美女、酒、乐师、面包、肉、调味品和我们的其他需要上，你必须给我们。”如果那些受人尊敬的人或火者② 不给他们或托词推卸，他们就采取狂妄行动。最后，他们或者得到了钱，或者将那些受人尊敬的人或火者③ 毒打一顿。受人尊敬的人或火者往往没有钱，就迫不得已借债。没有了钱、好名声，他无法从市场上离去。[赶骆驼人]成群结伙地站在路旁，某个人刚如上所述 315
地摆脱了一伙人的手，走近另一伙赶骆驼人处，又遇到了同样的事，如果走近的是一伙送急件的信差和送消息的人，那就更坏。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某个人在一天中被所有这些伙人所碰到，因为他们干这种勾当，坐在所有的道路和市场旁，等待赚钱。他们全都隶属于后妃、宗王和异密们，如果有人奋力回击，那末发生争执时并无好处，因为这就得罪了他们[后妃、宗王和异密们]，他们认为早已规定好让他们的赶驴人、赶骆驼人和送消息人这么干，这些人可以干这种事。在节日里，在[伊斯兰教]新年，在[蒙古人的]新年以及诸如此类的[日子]里，他们把牲畜打扮好，成群结伙地围绕着贵人们的家走。如果主人出来了，他们先死乞白赖地纠缠，取得想要的东西，接着又说许多空语、呓语和骂人的话，想取得更多的东西。

---

①②③　火者(XWJ̌H)——显贵者、富有者，伊斯兰教徒对圣裔、学者的尊称。——汉译者

[这样,]他们不免使主人丢脸,于是取得了某些东西。如果主人不在家里或者怕见他们而不露面,他们把找到的一切东西拿去典当,或者抵押给酒馆老板和酒商,以取得一大笔钱。当[这些东西的]主人去赎回这些东西时,他挨了许多骂,忍受了不痛快的事,付出两三倍代价,才赎回自己的东西。他们经常拿走衣服,自己穿或给姑娘们[①]穿,无论如何也不归还。每年在规定的[节日]前五六天或后五六天中,没有一个人敢在路上通过,因为要被[从马上]拉下,这种人会干出所能干出的一切事。他们还以这种坏习惯包抄小店铺,由于他们的胡作非为,市场停止贸易,关税附加税下降,但是没有一个人采取对付这种胡作非为的措施。达官贵人和大臣对此感到高兴:他们的赶驴人、赶骆驼人打扮骡子、骆驼,把织物披在那些牲畜身上,以便能从人们处取得东西,他们问道:"哪些人给了你们东西?哪些人什么也没给你们?"——由此使那些人信心十足、厚颜无耻。这个情况是最沉重的压迫、迦兰和开销。既然人们看到只要依靠武力、包庇和比武力更厉害的死乞白赖的纠缠,就能经常取得钱和衣服,于是大部分人仿效赶驴人、送消息人的办法,与他们采取一致行动。每个赶驴人的周围聚集了几十个懒汉、二流子。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以致消除它和采取反对它的措施,成了一件难事。

当伊斯兰君王(祝他的统治永远巩固!)整顿王国的秩序时,作出决定:凡是向任何人索取任何东西的每一个赶驴人、赶骆驼人,每一个送消息人,都予以处死。在节日或新年里,当[君王]听到骆驼和骡子的尖锐、震耳的吼叫声时,就命令护卫们用圆锤打破他们

① Z(a)N(a)KAN。

[赶牲口人]的头部、手、脚。他[通过宣布命令者]下令号召任何人也不给赶驴人、赶骆驼人、送消息人丝毫东西;他们把骡子、骆驼放到哪里,就在那里殴打他们。由于他的公正裁判和严厉处置,人们 316 完全摆脱了这种压迫和折磨,如今那些人之中任何一人甚至连一块面包也不敢向人索取。这种贪图暴利的思想已从他们的头脑中消逝,甚至在那些人的心中连踪影也没有了,世人获得了免受他们恶行祸害的安全。

愿至高无上的真主,"为了先知和他的氏族的神圣性",使世界君王的公道和公正裁判永远荫护全体人民。就是这些。

轶事第四十则 禁止强迫送女奴入酒馆

在大城市中,除清真寺、罕哈黑和各种人们的家庭外,常见有妓女和从各地送来的女奴。因为酒馆老板按较合适的价格收买[女奴]*,所以大多数商人出卖她们[女奴]时,较愿意同他们做买卖。某些珍惜名誉、内心高尚的女奴,本身不愿被卖进酒馆,但却被强迫出卖,过着卖淫生活。伊斯兰君王(祝他的统治永远巩固!)说:"开酒馆养妓女当然是绝对不道德的事,应予取缔。但是既然自古以来由于某种利益对它置之不顾,有这种习惯,那末一下子加以禁止是不行的,应当竭力逐渐铲除。如今应当把不愿卖淫而被迫卖淫的妇女从酒馆中释放,因为[我们]*应当作许多努力使有毛病的人成为完善的人。强迫[人]趋于他所不愿的下流习惯——这是真正的暴虐行为,是很坏的,很卑鄙的。"因此君王颁布诏令:不得将不愿进酒馆[当妓女]*的一切女奴出卖给那些人[酒馆老板]*。凡是愿意[离去]*的,可以离去,不得对她们加以阻挠。[君王]按照品貌、

身材①为她们确定身价，下令按价赎买她们，将她们从酒馆中领出来，让她们自行择夫婚配。②

---

① J̌(i)NS。

② S 本中在此之后接着增加："世俗者的主人、时代的阿撒弗、本书《合赞御修史》的编纂者为幸福的、得到[真主]原谅的已故算合赞汗编纂了本书（愿真主启发他的论证方法），而为当今君王、东方和西方土地的统治者[完者都汗]*，他编纂名为《世界史》的另一卷，该卷是从亚当以迄现今的[各种事件的]简述。当今君王（敬祝他活到复活日，敬祝他万寿无疆！）之传将增补于本书。并非每个人都可能编写成这两大卷，但若编写成那[第二]卷，编纂者自己（但愿他的胜利很大）将把[补编]包括在内，如果某人写成这[第一]卷，并想把[补编]包括在内，那也可以，因为这种大胆之举是可以原谅的。这部御修史书于太阴年 717 年 8 月末结束于报达。'愿至高无上的真主保护它！'"。C、L、I、B 本中结束语的异文，请参阅俄译者序。

俄汉人名索引*

Абага-хан 阿八哈汗,旭烈兀汗的儿子 18—21, 25, 31, 59—61, 63—69, 71—73, 75—83, 85, 108, 110—112, 128, 130, 139—142, 162, 171, 184, 204, 247, 287—289, 297, 309。
Абака-бики 亦巴合别吉,客列亦惕部人,成吉思汗的妻子 17。
Абатай-нойон 阿八台那颜,异密 18, 59, 60, 69, 72, 77, 80, 92, 112, 119, 124, 143, 181, 200。
Абачи-битикчи 阿八赤必阇赤,八剌的兄弟,察合台后裔 74, 82, 83。
Абачи 阿八赤,不花的儿子,异密 94, 122, 125。
Аббасиды 阿拔思朝,王朝名 33, 34, 36—39, 41, 45。
Абдаллах-ага 奥都剌阿合,异密 20, 80。
Абдаллах 奥都剌,宗王,察合台后裔 92。
Абд-ар-рахман 奥都剌合蛮,司教 101—103。
Абд-ар-рахман 奥都剌合蛮,异密 45。
Абиш-хатун 阿必失哈敦,见 Абиш-туркан.
Абиш-туркан 阿必失秃儿坚(阿必失哈敦),法儿思阿答毕撒阿忒的女儿,忙哥帖木儿的妻子 21, 116。
Абишка 阿必失合,异密阿剌都的兄弟 150, 171, 184。
Абу-Бекр 阿不别克儿,法儿思阿答毕 21, 48, 67。
Абу-Бекр-Али Айше 阿不别克儿-阿里·爱舍 155。
Абу-Бекр Дадукабади 阿不别克儿·答都合巴迪,哈马丹长官 180, 191。
Абу-л-Аббас Ахмед 阿不-阿拔思·阿合马,哈里发木思塔昔木的儿子 44。
Абу-л-Вафа' 阿不瓦法,赛夷 172, 193。
Абу-л-Изз 阿不亦思,阿八哈汗的医师 86。
Абу-л-Манакиб Мубарек 阿不马纳乞卜·木八剌,哈里发木思塔昔木的儿子 44。
Абу-л-фазл Абд-ар-рахман 阿不法思勒·奥都剌合蛮,哈里发木思塔昔木的儿子 43, 44。
Абу-л-Хасан Хараканн 阿不哈散·哈剌合尼,司教 228。
Абу-Саид ибн Абу-л-Хайр 阿不赛夷·伊宾·阿不海儿,司教 228。
Абу-Язид 阿不-牙即忒(莎勒坛·巴牙即忒),司教 105, 228。
Абу-Язид 阿不-牙即忒,宗王,旭烈兀后裔 197, 199。
Абу-Ханифа 阿不-哈尼法,哈尼法教派的创始人 172。
Авраам 阿弗剌木,《圣经》中的先知 206, 233。
Агутай-тархан 阿忽台答剌罕,忙忽惕部人,异密 197。
Агуш-Арбузлур 阿忽失-阿儿不思鲁儿,奔都黑答儿的统将 57。
Адам 亚当,《圣经》中的亚当 316。

* 本卷人名索引系 Н. Д. 米克鲁霍-马克来和 О. И. 斯米尔诺娃编制。

Адарам 阿答剌木，汪古惕部人，合赞的那可儿 140。
Аджай 阿泽，旭烈兀汗的儿子，宗王，旭烈兀后裔 20, 63, 99, 114。
Аджуй-шукурчи 阿术-速古儿赤，异密 49, 104, 105, 183。
Азар 阿咱儿，异密 181。
Азиз 阿即思，火者，格鲁吉亚长官 59。
Айшэ-хатун 爱舍哈敦，额里该那颜的儿子秃忽的女儿，乞合都的妻子 130。
Айтимур 爱帖木儿，旭烈兀汗的使者 43。
Акбал 阿黑巴勒，额里该那颜的儿子兀鲁黑秃的儿子 167, 180, 181。
Акбачи 阿黑巴赤，汪古惕部人，合赞的那可儿 140。
Акбек 阿黑伯，八剌的统将 86, 87。
Акбука(й) 阿黑不花，札剌亦儿部人，额里该那颜的儿子，异密 99, 101, 107, 109, 110, 113, 125, 130, 132, 133, 135—137, 160, 166。
Акбука 阿黑不花，台塔黑的儿子 199。
Ак-тимур 阿黑帖木儿，亦里答儿的儿子，宗王，旭烈兀后裔 20。
Ала-ад-дин Ата Мелик из Джувейна 阿剌丁·阿塔·灭里·志费尼，历史学家 26, 40, 61, 67, 93, 94, 96, 100, 101, 102, 118, 122。
Ала-ад-дин Кейкубад II 阿剌丁·乞忽巴忒二世，鲁木的塞尔柱算端 180。
Ала-ад-дин Курт 阿剌丁·苦儿忒 152。
Ала-ад-дин Мухаммед 阿剌丁·马合谋，马合谋的儿子哈散的儿子，亦思马因派君主 27, 32, 192。
Ала-ад-дин Хаши 阿剌丁·哈失 50。
Ала-ад-дин Хитайи 阿剌丁·乞台，火者 177。
Ала зикрихи-с-салям 阿剌·即克里希-撒里牙木，见 Мухаммед сын Бузург-Умида。
Аладу-нойон 阿剌都那颜，异密 87, 128, 146, 148, 149, 150, 154, 169。
Алам-ад-дин Кайсар 见 Кайсар。
Алафранг 阿剌弗兰，乞合都的儿子，宗王，旭烈兀后裔 130, 131, 171, 198, 199。
Алагу 阿剌忽，宗王，旭烈兀后裔 178, 186。
Алгу 阿鲁忽，拜答儿的儿子，察合台汗国之汗 19, 60, 69, 87, 175, 181。
Алгу-битикчи 阿勒忽必阇赤，异密 63, 120。
Александр (Македонский) 马其顿王亚历山大 308。
Али 阿里(木儿塔咱)，第四代遵守教规的哈里发 42, 46, 99, 181, 199, 219, 229, 235, 236。
Али 阿里，撒希卜-底万别哈丁·马合谋的儿子 123。
Али 阿里，异密 102。
Али-бахадур 阿里-把阿秃儿 45。
Али-тамгачи 阿里-探合赤，异密 109, 111, 116, 119, 120, 121。
Али-чекибан 阿里-扯乞班，异密 102, 117。
Али 见 Кипчак。
Али-мелик 阿里-灭里，波斯伊拉克的管理者 59。
Али-ходжа 阿里火者，乌马儿沙，撒麻耳干迪的儿子，也思忒州长官 252。
Али-Шир 阿里-失儿 191。
Алинак-бек 阿里纳黑伯，阿合马汗的女婿 72, 81, 96, 98, 103, 104, 107—109, 111, 114, 165, 166, 183。
Алинак-эгачи 阿里纳黑-额格赤，忙哥帖木儿的妻子 20。

Алтачу-ага 阿勒塔出阿合 67, 187。
Алтачу-битикчи 阿勒塔出必阇赤 190。
Алтай-эгэчи 阿勒台-额格赤，阿八哈汗的妃子 65。
Алтун 哈勒屯，汪古惕部人，合赞的那可儿 140。
Алчи 阿勒赤 125。
Алям-ад-дин Гитми 阿里牙马丁·吉忒迷，异密 194, 195。
Алычак 阿里察黑，异密 177。
Альфи 见 Мансур-султан。
Амин 阿明，哈里发，阿拔思王朝君主 45。
Амин-ад-довлэ 阿明倒刺，撒都倒刺的兄弟 123。
Амин-ад-довлэ 阿明倒刺，火者，医师 126。
Амин-ад-дин 阿明丁，额玉迭赤 188。
Аммар ибн Ясир 阿马儿·伊宾·牙昔儿 187。
Амр 阿木儿，法律条文中的假定人物 241。
Амр 阿木儿，牙忽卜·列亦思·撒法里的兄弟，撒法儿王朝王族 37。
Анбар 安巴儿，阿鲁浑汗的宦官 154。
Анбар-Хабаш 安巴儿-哈巴失 54。
Анбарчи 安巴儿赤，忙哥帖木儿的儿子，宗王，旭烈兀后裔 20, 113, 122, 132, 133, 136, 152, 153。
Андроник II 安德罗尼克二世，拜占廷皇帝 192。
Ануширван 阿努失儿汪，萨珊王朝君主 262
Ара-Кутлуг 阿剌-忽都鲁，乞合都汗的女儿，旭烈兀系公主 131。
Ара-Кутлуг 阿剌-忽都鲁，忙哥帖木儿的女儿，旭烈兀系公主 21。
Араб 阿剌卜，沙带驸马的儿子 19。
Араб 阿剌卜，异密 99, 171, 175。
Арабшах 阿剌卜沙 191。
Арага 阿剌合 185。
Араксун 阿剌黑孙 89。
Арга-битикчи 阿儿合必阇赤 165。
Аргун-ага 阿儿浑-阿合，异密 22, 25, 26, 28, 40, 66, 73, 76—78, 80, 88, 107, 115, 136。
Аргун-хан 阿鲁浑汗，旭烈兀汗的儿子〔原讹，应为旭烈兀汗的孙子〕* 65, 87, 92, 94, 95, 99—129, 131, 138—151, 154, 160, 166, 167, 171, 184, 204, 214, 233, 238, 247, 269, 270, 289, 297, 309。
Ардаван 阿儿答汪，阿儿沙克王朝君主 262。
Ардашир 阿儿答失儿，萨珊王朝君主 262。
Арик-Бокэ 阿里不哥，拖雷汗的儿子，宗王，成吉思汗后裔 23, 50, 60, 69。
Аркасун-нойон 阿儿合孙那颜，异密 105, 108, 109, 122。
Арслан 阿儿思兰 220, -огул 阿儿思兰斡忽勒 159, 167, 168。
Арсланчи 阿儿思兰赤，阿合马汗的儿子，宗王，旭烈兀后裔 93。
Арук 阿鲁黑，不花的兄弟，异密 99, 101, 102, 104, 108, 110, 113, 116, 117, 119—121。
Арыкан-эгэчи 阿里罕额格赤，腾吉思驸马的女儿，旭烈兀汗的妻子 20, 22, -хатун 阿里罕哈敦 63, 69。
Асаф 阿撒甫 316。
Асик 阿昔黑，异密 99, 102。
Асиль-ад-дин 阿昔里丁，纳昔剌丁·徒昔的儿子 106。
Асиль-ад-дин Зузани 阿昔里丁·祖咱尼，火者 29, 30。
Атабек 阿塔伯，撒希卜-底万苫思丁的儿子 115, 123。
Атлас-хан 阿忒剌思汗，统将 51。
Афзаль-ад-дин 阿弗咱里丁，毛拉

115。
Афрасияб 阿弗剌昔牙卜，罗耳人 171，172。
Ахмед 阿合马，弘出黑巴勒的兄弟，阿八哈汗的女婿 65。
Ахмед-битикчи 阿合马必阇赤 26。
Ахмед-огул 阿合马斡忽勒，不里的儿子，察合台后裔 82—85。
Ахмед-хан 阿合马汗，莎勒坛阿合马·帖古迭儿，旭烈兀王朝君主 19，97—104，111，113，114，120，128，137，142，143，214，289。
Ашиль 阿失里，塔剌海的女儿，旭烈兀系公主 20。
Ашиль-хатун 阿失里哈敦，异密秃黑帖木儿的女儿，合赞汗的妻子 143，154，170。
Ашик-Тимур 阿失黑帖木儿，弘吉剌台的儿子，旭烈兀系宗王 20。
Ашраф 阿失剌甫，篾力 133，134。
Аштаи-эгэчи 阿失台额格赤，合赞汗的乳母 139，141。
Аштy 阿失秃，速勒都思部人，异密 139。
Ашулун 阿疏伦，朵儿边部人，秃卜申的妻子 138。

Баба 八巴，旭烈兀汗的女儿，旭烈兀系公主 22。
Баба 八巴，可疾云人 132。
Бабекр 巴别克儿，异密 175。
Баби Я'куб 巴必·牙忽卜，司教 101，105，106。
Бадр-ад-дин Мухаммед Дизбеги Нахчуванский 纳黑出汪的巴忒剌丁·马合谋·迪思别吉 35—37。
Бадр-ад-дин Лу'лу 巴忒剌丁·鲁鲁，篾力 43，47，49，55，57，317。
Байбука(й) 拜不花 136。
Байгут 拜忽忒，绰儿马浑的儿子失列门那颜的儿子 171。
Байдар 拜答儿，异密 52。
Байджу-нойон 拜住那颜，别速惕部异密 22，23，32，33，40—42，48，49。
Байду 拜都，塔剌海的儿子，宗王，旭烈兀后裔 19，20，69，99，100，102，113，128，131，134，136，137，142，143，146—148，151，157—165，172，173，204，220。
Байду-шукурчи 拜都速古儿赤 119。
Байду 拜都，亦思法杭都督 128。
Байтегин 拜帖斤，忽辛阿合的女儿，阿合马汗的妻子 98。
Бай-Тимур 拜帖木儿，异密 145。
Бай-Тимур 拜帖木儿，那可儿 168。
Байтмиш-кошчи 拜忒迷失-豁失赤 121，122，134。
Байчак 拜察黑，异密 137。
Балату 巴剌秃 169，171，175，177，180。
Баракат-хан 巴剌合忒汗，花剌子模王札兰丁的统将 51。
Барулай 巴鲁来，也速儿那颜的儿子火者的儿子，斡勒忽讷惕部人 167，168，319。
Барым 巴里木，异密 137。
Бастам 巴思塔木，亦里秃思迷失哈敦的儿子，宗王 197。
Бату 拔都，术赤王朝君主 68。
Бату 巴秃，异密 59，60。
Баудай 巴兀带，统将 156。
Бахли Нахчувани 巴黑里·纳黑出瓦尼，异密 46。
Бахрам-Гур 巴黑剌木-古儿，《列王纪》中的英雄 187。
Бахши 巴黑失 29。
Башгурд 巴失忽儿忒，异密 181。
Башмак-огул 巴失马黑-斡忽勒137。
Башмиш 巴失迷失 188。
Баязид 巴牙即忒，见 Абу-Язид。
Баян-битикчи 伯颜必阇赤 120，121。

Баянджар 伯颜札儿，异密 145, 165, 174, 180。
Бек-Тимур-корчи 伯帖木儿豁儿赤，异密 28。
Бек-Тимур-огул 伯帖木儿斡忽勒，异密 28。
Беклемиш 别克列迷失，阿鲁剌惕部人，异密 28, 130, 144。
Бектумиш 必克秃忒迷失，术赤汗的妻子 17。
Берендэ-бахши 别连迭-巴黑失123。
Беркей 别儿哥，金帐汗，术赤后裔 54, 58—60, 62, 68。
Беркечер 别儿哥彻儿，忙哥帖木儿的亲族 70, 71。
Бесасири 别撒昔里 37, 38。
Беха-ад-дин 别哈丁，工匠 274, 275。
Беха-ад-дин Мухаммед 别哈丁·马合谋，火者，撒希卜底万苫思丁的儿子 67, 90, 93, 123。
Беха-ад-дин 别哈丁，篾力苫思丁·苦儿忒的哈只卜 91。
Беха-ад-давлэ Абу-л-Керем 别哈-倒剌·阿不-怯列木 121。
Бикмиш 必克迷失，异密 69。
Бири(?) 必里，宗王，旭烈兀后裔 134。
Бокедей 孛怯带，秃答温的那可儿 88。
Бора 孛剌，亦思法杭都督 109。
Борак 八剌，察合台后裔，-ага 八剌阿合 12, -анда 八剌安答 83, 68—86, 90。
Боракчин 孛剌黑臣，旭烈兀汗的妃子 19。
Боракчин-эгэчи 孛剌黑臣-额格赤，乞合都的乳母 133, 134, 136。
Боралиги 孛剌里吉，成忽儿的儿子，异密 107, 108, 128, 158, 159, 187, 269, 270。
Борачу 孛剌出，朵儿拜的儿子，异密，阿合马汗的女婿 98。
Боралиги 孛剌里吉，撒塔勒迷失的父亲 21。
Борачар 孛剌察儿，异密 177。
Боролтай 孛罗勒台，异密 80, 125, 159, -огул 孛罗勒台-斡忽勒 179。
Бугдай 不黑带，异密 122, 128, 136, 165, -ахтачи 不黑带-阿黑塔赤 102, 107, 115, 133, 157, 159, 165。
Будучин-эгэчи 不都臣-额格赤，阿八哈汗的妃子 65。
Бузлар 不思剌儿 181。
Бука 不花，哈剌温人 181。
Бука 不花，汪古惕部人，合赞汗的亲信 143, 144。
Бука 不花，忽忽来-豁儿赤的儿子，札剌亦儿部人，异密 92, 99, 101, 106—110, 114—123, 143, 144。
Бука-Тимур 不花帖木儿，异密 19, 21, 29, 30, 33, 41—43, 46, 50, 81, 175。
Букай 不海，汪古惕部人，合赞的那可儿 140。
Бука(й) 不花，阿鲁浑的异密 143, 144。
Буку 不忽，异密 87, 125, 128, 137。
Букур 不忽儿 167。
Буларгу 不剌儿忽，异密 60。
Буларгу-Кэйоти 不剌儿忽-乞要惕，异密 128, 167。
Булга(й) 不勒合，昔班的儿子，宗王，术赤后裔 33, 40, 42, 54, 59。
Булгай 不勒海，异密 31。
Булгачин-эгэчи 不勒合臣-额格赤，阿八哈汗的妃子 65。
Булуган 不鲁罕，泄剌失都督 91, 92, 106。
Булуган-ага 不鲁罕-阿合，旭烈兀汗的女儿，旭烈兀朝公主 21。
Булуган-хатун 不鲁罕哈敦，乞合都的妻子 130, 131, 134。
Булуган-хатун младшая 小不鲁罕

哈敦，阿八台那颜的儿子斡忒蛮的女儿，阿鲁浑的妻子 18, 65, 112, 113, 124, 142。
Булуган-хатун старшая 大不鲁罕哈敦，阿八哈汗的妻子 18, 19, 65, 102, 107, 112, 115, 117, 124, 140—143, 154, 159, 160。
Булуган-хатун 不鲁罕哈敦，呼罗珊人，异密帖速怯的女儿，合赞汗的妻子 143, 151, 165, 166, 168, 174, 188, 189, 193, 194, 201。
Булучэ 不鲁察 175。
Булучин-эгэчи 不鲁臣-额格赤，阿八哈汗的妃子 65。
Бундукдар Рукн-ад-дин 奔都黑答儿·鲁克纳丁（咱喜儿·鲁克纳丁·拜巴儿思·奔都黑答里），埃及马木鲁克王朝算端 57, 88, 89, 94。
Бури 不里，异密 26。
Буруджу 不鲁术，都剌拜的儿子 122。
Бурунгтай -нойон 不伦台那颜，异密 50。
Бучин 不臣，阿八哈汗的女儿，旭烈兀系公主 65。
Бучкур 不赤忽儿，异密 180。

Ваджих-ад-дин 瓦只哈丁，亦咱丁·塔希儿的儿子，火者 67, 117, 162, 191。
Вангиян 汪吉阳，异密 61。
Васик 瓦昔黑，阿拔思朝哈里发 45。
Вахтанг 瓦黑唐，格鲁吉亚王子 178。

Газан 合赞，不花的儿子 121。
Газан-бахадур 合赞把阿秃儿，札剌亦儿部人，异密 105, 117, 120, 168
-ага 合赞把阿秃儿阿合 104。
Газан-хан 合赞汗，算端马合木-合赞，阿鲁浑汗的儿子 19, 20, 53, 57, 63, 92, 106, 112, 114, 122, 127, 128, 133, 137—168, 172, 173, 175—178, 180, 182—207, 209, 211—213, 215, 217—220, 222—229, 225—228, 240, 252, 256, 262, 263, 268, 273, 282, 285, 286, 290, 292, 309, 316。
Гейхату-хан (Иринчин-дорджи) 乞合都汗（亦邻真-朵儿只），阿八哈汗的儿子 19, 21, 65, 102, 104, 106, 107, 113, 117, 123, 128, 130—137, 140, 142, 151, 153, 154, 157, 158, 188, 214, 245—247, 270, 289, 291, 292, 297, 309。
Гирей 吉列亦，阿儿浑-阿合的儿子，篾力 26。
Гирей 吉列亦，弘吉剌台的儿子，宗王，旭烈兀后裔 20。
Гирей-баурчи 吉列亦-宝儿赤 98。
Гирей-огул 吉列亦斡忽勃，忙哥帖木儿的儿子，宗王，旭烈兀后裔 20。
Гиредей (Джагамбо) 客列亦台（札阿绀孛），旭烈兀汗的外祖父，王汗的兄弟，客列亦惕部人 17。
Гияс-ад-дин 吉牙撒丁 88。
Гияс-ад-дин Кейхосров II 吉牙撒丁·怯亦豁思罗夫二世，阿剌丁的儿子，塞尔柱王朝君主 33。
Гурбатай-гурген 忽儿巴台驸马，许慎部人 65, 122, 131, 136。
Гуюк-хан 贵由汗，窝阔台的儿子，第三代大汗 21, 73。
Гуюк-хатун 古余克哈敦，脱劣勒赤驸马的女儿，斡亦剌惕部人，旭烈兀汗的妻子 18, 19, 21。

Давид 大卫，《圣经》中的国王 238。
Давид 大卫，格鲁吉亚的统治者 67。
Давид 大卫，撒敦的儿子，见格鲁吉亚的统治者大卫。
Давид 大卫，哈伦的儿子，见格鲁吉亚的统治者大卫。
Давлетшах 倒剌沙，阿不别克儿·答都合巴迪的儿子 191。

Даир-нойон 答亦儿那颜，异密 23，
-бахадур 答亦儿把阿秃儿 23。
Данишменд 答失蛮，异密 175，
-бахадур 答失蛮把阿秃儿 148。
Данишмендиды 答失蛮朝，王朝名 180。
Дарий 大流士，阿赫明王朝君主 262，308。
Джагамбо 札阿绀孛，见 Гиредей。
Джалаиртай 札剌亦儿台，异密 73，74，78—84。
Джанглаун-бахши 章剌温巴黑失 88。
Джандан 章丹，吉列亦宝儿赤的儿子 98。
Джаурчи 札兀儿赤 161。
Джаурчи-хатун 札兀儿赤哈敦，术木忽儿的妻子 19。
Джебей-ахтачи 哲别亦阿黑塔赤 198。
Джелаль 札剌里，星相家 78。
Джелаль-ад-дин 札兰丁，旭烈兀汗的亲信 61，62。
Джелаль-ад-дин 札兰丁，花剌子模王 48，49，51，57。
Джелаль-ад-дин Союргатмиш 札兰丁·锁咬儿合忒迷失，忽都鲁汗王朝君主 21。
Джелаль-ад-дин Семнани 札兰丁·西模娘亦，篾力 122，123。
Джелаль-ад-дин Сервистани 札兰丁·薛儿维思塔尼 124。
Джелаль-ад-дин Тарир 札兰丁·塔里儿，迪牙别克儿统治者 67。
Джелаль-ад-дин Хасан 札兰丁·哈散，马合谋的儿子新穆斯林哈散，亦思马因派君主 32。
Джемаль-Ибрахим Савамили 哲马里-亦卜剌希木·撒瓦迷里 172。
Джемаль Ширази 哲马里·泄剌即，司教。
Джемаль-ад-дин Дестджердани 哲马里丁·迭思忒哲儿答尼，宰相 136，164，168，171—173。
Джемаль-ад-дин Искандери 哲马里丁·亦思坎迭里 195。
Джемаль-ад-дин Каракай Казвини 哲马里丁·合剌海·可疾维尼 50。
Джемаль-ад-дин Мухаммед Тахир ибн Мухаммед аз-Зейди-и Бухари 哲马里丁·马合谋·塔希儿·伊宾·马合谋·集亦迪·不花里 48。
Джемаль-ад-дин Харун 哲马里丁·哈伦 91。
Джемаль-ад-дин Хатти 哲马里丁·哈提 95。
Джемей(?) 哲篾亦，旭烈兀汗的女儿，旭烈兀系公主 21。
Джуджа 术札，讷伦哈敦的儿子 19。
Джума-гурген 术马驸马，拙赤的儿子，塔塔儿部人 21。
Джума-гурген 术马驸马，成吉思汗的外甥 21。
Джумукур 术木忽儿，旭烈兀汗的儿子，旭烈兀系宗王 19，69，92。
Джучи 拙赤，讷黑丹哈敦的兄弟，塔塔儿部人 21。
Джучи-хан 术赤汗，成吉思汗的儿子 17，40，54，71，108，167，179，286。
Джушкаб 术失怯卜，术木忽儿的儿子，宗王，旭烈兀后裔 19，69，92，99，102，104，108—111，113，120—122。
Диленчи 迪连赤，阿鲁浑汗的女儿，旭烈兀系公主 113。
Дилраст 迪勒剌思忒，异密 180。
Докуз-хатун 脱忽思哈敦，客列亦惕部人，旭烈兀汗的妻子 18，20，21，24，25，48，63，65，112，143，181。
Докуз-хатун 脱古思哈敦，阿合马的妻子 98。

Доладай 朵剌带,异密 65, 104, 111, 121, 125,151, 158—161,168,-эюдэчи 朵剌带-额玉迭赤 20, 21, 65, 99, 102, 119, 128, 134, 136, 165, -яргучи 朵剌带札鲁忽赤 96, 106, 109, 115。
Донди-хатун 董迪哈敦,额里该那颜的儿子阿黑不花的女儿，乞合都汗的妻子 130, 131, 143, 171。
Дорджи-хатун 朵儿只哈敦，阿八哈汗的妻子 65。
Дува 都哇,八剌的儿子,宗王,察合台后裔 92, 167, 195。
Дурабай 都剌拜 122。
Дурабай-нойон 都剌拜那颜,忙哥帖木儿的岳父,异密 21, 67。

Закария 咱合里牙，撒希卜底万苦思丁的儿子 116, 123。
Захир 咱喜儿,阿拔思王朝哈里发 45。
Захир-ад-дин 咱喜剌丁,异密 28, 29。
Захир-ад-дин ибн Худ 咱喜剌丁·伊宾·忽忒 88。
Зейд 集亦忒,法律条文中的假定人物 241。
Зейн-ад-дин 集因丁，伊斯兰教法官 179。
Зейн-ад-дин 集因丁,赛夷 185。
Зейн-ад-дин Хафизи 集因丁·哈非即,合列卜算端的宰相 49, 50。
Зенбу 曾不，玉疏木忒的儿子，宗王，旭烈兀后裔 19, 132。
Зенги 曾吉,牙牙的儿子，札剌亦儿部人,异密 120—122。
Зирек 即列克,剌臣的儿子，不花剌人 87。
Зия-ад-дин 即牙丁，哈失儿的儿子 88。

Ибн ал-Джавзи 伊宾·札弗即（沙剌法丁） 36, 40, 43。
Ибн Дарнуш 伊宾·答儿讷失,哈里发木思塔昔木的亲信 34, 43。
Ибн Курд 伊宾·苦儿忒(法忒哈丁) 37, 41, 42。
Ибн Раис Иезди 伊宾·剌亦思·也思迪 191。
Ибн Салайя Аляви 伊宾·撒来牙·阿里牙维，亦儿必勒的哈希卜 38。
Ибрахим 亦卜剌希木,苦行僧 168。
Ибрахим-шукурчи 亦卜剌希木-速古儿赤 161。
Иджиль 亦只里,异密 174, 196。
Иджиль 亦只里，察儿都把阿秃儿的儿子 156。
Изз-ад-дин Музаффар Ширази 亦咱丁·木咱法儿·泄剌即 171, 172。
Изз-ад-дин Джелаль 亦咱丁·哲剌里,撒都倒剌的纳亦卜 128。
Изз-ад-дин (Кей Каус II) 亦咱丁（怯亦·合兀思二世），鲁木的塞尔柱君主 25, 43。
Изз-ад-дин Тахир 亦咱丁·塔希亦,火者 28, 67, 117, 123。
Изз-ад-дин Эйбек 亦咱丁·爱伯，马木鲁克人 89。
Иль-эгэчи 亦里额格赤,旭烈兀汗的妃子 21。
Иль-Букай 燕不海，罕都忽儿的儿子 174。
Иль-Кутлуг 亦里-忽都鲁，沙带驸马之妾 19。
Иль-Кутлуг 亦里-忽都鲁，阿八哈汗的女儿,旭烈兀系公主 65。
Иль-Кутлуг 亦里-忽都鲁，乞合都的女儿,旭烈兀系公主 131, 188。
Иль-Кутлуг 亦里-忽都鲁,勃疏的女儿,阿合马汗的妻子 98。
Иль-Тимур 燕帖木儿，罕都忽儿那颜的儿子,异密 136, 151, 165。
Ильбасмиш 亦里巴思迷失，异密

168, 183。
Ильбеги 亦里别吉，异密 181, 185。
Ильдар 亦里答儿，阿泽的儿子，宗王，旭烈兀后裔 20, 137, 142, 158, 159, 165, 167。
Ильдар 亦里答儿，弘吉剌台的儿子，宗王，旭烈兀后裔 20, 171。
Ильтузмиш-хатун 亦里秃思迷失哈敦，忽都鲁帖木儿的女儿，弘吉剌惕部人，阿八哈汗的妻子 65, 130, 197, 199。
Ильчидэй 亦里赤带，异密 136, 159, 161, 162, -кошчи 亦里赤带豁失赤 65, 128, 166, 181。
Имад Аляви 亦马忒·阿里牙维，法儿思长官 116。
Имад-ад-дин 亦马答丁，星相家 121。
Имад-ад-дин 亦马答丁，你沙不儿的哈的卜 153。
Имад-ад-дин Али Казвини 亦马答丁·阿里·可疾维尼，报达长官 93。
Имад-ад-дин Омар Казвини 亦马答丁·乌马儿·可疾维尼，纳亦卜 46。
Имад-ад-дин 亦马答丁，篾力 114。
Ингул 因忽勒，异密 269。
Инэ-бек 亦捏伯，异密 167—169。
Ираншах 亦兰沙，忽儿沙的兄弟，亦思马因派君主 30。
Ираншах 亦兰沙，乞合都的兄弟，宗王，旭烈兀后裔 131。
Иринчин 亦邻臣，撒鲁赤的儿子，客列亦惕部人，异密 18, 98, 112, 137。
Иринчин-дорджи 亦邻臣-朵儿只（乞合都汗） 130。
Ирмани-хатун 亦儿马尼哈敦，阿合马汗的妻子 98, 100, 106, 110。
Ирмини-Бела 亦儿迷尼-别剌，合赞汗的急使 146, 193。
Иса-Кульчи 爱薛-怯里马赤，合罕的急使 116。
Иса-Мухан 亦撒-木罕，马木鲁克统将 184。
Исма'ил ибн Ахмед Самани 亦思马因·伊宾·阿合马·撒马尼，萨曼王朝君主 37。
Исфендияр 亦思芬迪牙儿，《列王纪》中的英雄 151。
Ит-Бокы 亦忒-孛乞，乞合都汗的亲信 137。
Ит-Кулы 亦忒-忽里，乞合都汗的亲信 137。
Ит-оглы 亦忒-斡黑里，乞合都汗的亲信 137。
Ифтихар-ад-дин Казвини 亦弗提哈剌丁·可疾维尼，篾力 67, 91。
Ихтияр-ад-дин-хан 亦黑提牙剌丁汗，篾力 51。
Ишик-Туклу 亦失克-秃黑鲁，札剌亦儿部人，异密 105, 120。

Йекече 也怯彻，异密 125。
Йиди-Куртук 亦迪-忽儿秃黑，忙哥帖木儿的女儿，速勒都思部人，合赞汗的妻子 142。
Йису-Бука 也速不花，阿勒塔术阿合的儿子 100。
Йису-Бука-гурген 也速不花驸马，朵儿边部人，兀鲁黑秃那颜的儿子 94, 108, 111, 117。
Йису-Тимур 也速帖木儿，阿鲁浑汗的儿子，宗王，旭烈兀后裔 112,125。
Йисутей 也速台，塔失忙古-忽失赤的儿子，异密 167。
Йисудер 也速迭儿，赤儿忽带的兄弟 106。
Йисудер-огул 也速迭儿-斡忽勒，旭烈兀汗的儿子，旭烈兀系宗王 20, 87, 123。
Йисудер 也速迭儿，见 Тогай。
Йисунджин-хатун 亦孙真哈敦，速勒

都思部人，旭烈兀汗的妻子 18, 19, 64, 65, 69, 86。
Йисур 也速儿，八剌的异密 75, 77。
Йисур-нойон 也速儿那颜，海都的异密 117。
Йисур-нойон 也速儿那颜，斡勒忽讷部人，异密 167。
Йишичин 亦失臣，古儿鲁惕部人，旭烈兀汗的妃子 20。
Йол-Кутлуг 要勒-忽都鲁，阿八哈的女儿，旭烈兀系公主 65。
Йал-Куглу 牙勒-忽黑鲁，斡亦剌惕部人 174, 178。

Кабан 合班，异密 125, 128, -ахтачи 合班-阿黑塔赤 128, 148。
Кабарту-бахадур 合剌儿秃把阿秃儿，异密 86, 148, 186。
Кабланчи 合卜兰赤，阿合马汗的儿子，旭烈兀系宗王 98。
Кавам-ад-дин 合瓦马丁，法儿思宰相 104。
Кавам-ал-Мульк 合瓦木-木勒克，撒忒剌丁·曾札尼的堂兄弟 134, 179。
Кадай 合带，异密 125。
Кадан 合丹，札剌亦儿部人，异密 108, 115, -илчи 合丹-额勒赤 120。
Кадан 合丹，窝阔台的儿子，宗王，成吉思汗后裔 73。
Каджар-ахтачи 合札儿-阿黑塔赤 108。
Кадир 合迪儿，阿拔思朝哈里发 45。
Кази-Саин 哈即-撒因，西模娘伊斯兰教法官 188, 212。
Казим 合即木 172。
Каим 合亦木，阿拔思朝哈里发 45。
Кайду-хан 海都汗，窝阔台的孙子，宗王，成吉思汗后裔 68—71, 73, 75, 80, 82, 85, 87, 117, 148, 151, 167, 195, 211, 308。
Каймиш-эгэчи 海迷失额格赤，阿八哈汗的妃子，后来为阿八哈汗的王后 65, 112, -хатун 海迷失哈敦 65。
Кайсар 海撒儿(阿剌马丁)，捏兀鲁思的奴隶 172—174。
Калинтай 合林台，宗王，术赤后裔 134。
Калчай 合勒柴，汪古惕部人，合赞的那可儿 140。
Камиль 迦迷里，篾力 54, 55。
Капан 合班，阿鲁忽的儿子，宗王，察合台后裔 85, 87。
Кара 合剌，札兀儿赤的儿子，乞合都的统将 161。
Кара-Бука 合剌不花，异密 99。
Карабукай 合剌不海，阿勒塔赤必阇赤的儿子，异密 46, 108, 109。
Караджа 合剌札，阿合马汗的驸马，异密 133, 137。
Каракай 合剌海，异密 46, -битикчи 合剌海必阇赤 40。
Каракчин 合剌黑臣，旭烈兀汗的儿子塔剌海的妻子 20。
Каранокай 合剌那海，玉疏木忒的儿子，宗王，旭烈兀后裔 19, 96, 108, 122, 127。
Карасун 合剌孙 177。
Карасонкур 合剌松忽儿，钦察人 40—42。
Карачу 合剌出，兀鲁克哈敦帐殿中的侍臣 98。
Кардогмиш 合儿朵黑迷失，汪古惕部人，合赞的那可儿 140。
Карун 合伦，《古兰经》传说中的神话般的富人 61。
Ката 合塔，异密 33。
Кахир 合希儿，哈里发，阿拔思王朝君主 45。
Кахреман 合黑列蛮，强盗 89。
Качир 合赤儿，撒儿塔黑的儿子，合剌温人 149。

Каяк(?)-нойон 合牙黑那颜，异密 40。
Кейкубад 怯亦忽巴忒，亦思马因派君主忽儿沙的宰相 29。
Кельтурмиш 怯里秃儿迷失，阿合马汗的女儿，旭烈儿系公主 99。
Кемаль-ад-дин 怯马里丁，赛夷 198。
Кемаль-ад-дин Мавсили 怯马里丁·毛夕里，伊斯兰教法官 188，193。
Кемаль-Кучюк 怯马里-古出克，捏兀鲁思的纳亦卜 174。
Кемджу 怯木术，乞合都汗的急使 154。
Керемун-хатун 怯列门哈敦，忽都鲁帖木儿的女儿，合赞汗的王后 18，143，181，200。
Керзе 怯儿集，异密 181。
Кехюркей-нойон 客希兀儿该那颜，异密 67，89。
Киншу 勤琉，术木忽儿的儿子，宗王，旭烈兀后裔 19，69，92，98，99，109，110，113，114，117，144，147。
Кипчак 钦察，大马士革异密 184，185。
Кипчак (Али) 钦察(阿里)，拜都的儿子，宗王，旭烈兀后裔 20，137，160，161。
Кипчак 钦察，宗王，成吉思汗后裔 70，73—77，82，83，85。
Кипчак-огул 钦察斡忽勒，宗王，术赤后裔 108。
Китбука(й)-нойон 乞忒不花那颜，异密 23，26，27，29，30，38—42，44，49—54，185。
Кия-Бузург-Умид 乞牙-不祖儿格-兀迷忒，亦思马因派君主 32。
Кия Салах-ад-дин 乞牙·撒剌哈丁 154，155。
Кокэ-битикчи 阔阔必阇赤 46。
Кокэ-Элькэй 阔阔额里该，异密 27，29，30，33，40，108。
Кокей 阔阔，阿八哈汗的妃子 65，-хатун 阔阔哈敦 65。
Кокей 阔阔，汪古惕部人，合赞的那可儿 140。
Кокетей-бахадур 阔阔台把阿秃儿，异密 167。
Кокету-бахадур 阔阔秃把阿秃儿 160。
Кокечи-хатун 阔阔赤哈敦，合赞汗的王后 18，143，154。
Кони-ахтачи 豁尾-阿黑塔赤 195。
Коничи 火你赤，异密 69，70，107，185，-огул 火你赤斡忽勒 134。
Конкуртай 弘吉剌台，旭烈兀汗的儿子，旭烈兀系宗王 20，89，99—101，103，104，109，111，168，171。
Конкурчин 弘吉剌臣，阿合马汗的妃子 99。
Корк 阔儿克，异密 144。
Корк-Тимур 阔儿克帖木儿，朵儿边部人 138。
Корчи-Бука 豁儿赤不花，合赞汗的教导者 141。
Кубай 忽班 108。
Кубилай-каан 忽必烈合罕 19，23，60，66，67，71，73，76，116，192。
Кудуз, Музаффар Сейф-ад-дин 忽都思·木咱法儿·赛甫丁，密昔儿的马木鲁克统治者 51—53。
Кудусун 忽都孙，异密 33，40。
Кули 忽里，别儿哥的亲族 59。
Кули 忽里，斡儿答的儿子，宗王，术赤后裔 33，40，42，54。
Култак 忽勒塔黑，乞牙黑塔儿必阇赤的女儿，朵儿边部人，合赞汗的母亲 138，-эгэчи 忽勒塔黑额格赤 112，-хатун 忽勒塔黑哈敦 139。
Кумари 忽马里 114。
Кунчек 宽彻，异密 148，149。

Кунчук 昆出克，阿合马汗的女儿，旭烈兀系公主 98。
Кунчукбал 弘出黑巴勒，阿鲁浑汗的驸马，异密 65, 102, 104, 111, 113, 119, 123—125, 127, 128, 131, 132, 134, 136, 137, 151, 158—161, 166。
Кунчушкаб 昆出失怯卜，沙带驸马的女儿，合赞汗的王后 19。
Кур-Тимур 古儿-帖木儿，异密 145, 161。
Курбукай-бахадур 古儿不花，异密 184，古儿不海把阿秃儿 183。
Курдучин 古儿都臣，忙哥帖木儿的女儿，旭烈兀系公主 21。
Куркучин 忽儿忽臣，阿合马汗的妃子 98。
Курумиши 忽鲁迷失，宗王，旭烈兀后裔 21。
Курумиши 忽鲁迷失，阿里纳黑的儿子，异密 105, 128, 131, 165, 168, 183。
Курумиши 忽鲁迷失，罕都忽儿的儿子，异密 102, 108, 110, 120, 168。
Курчан-ага 忽儿昌阿合 86。
Кутб-ад-дин 忽忒巴丁（忽忒必-哲罕），宰相撒都剌丁·曾札尼的兄弟，伊斯兰教法官 132, 134, 135, 164, 173, 174, 179。
Кутб-ад-дин Мухаммед-хан 忽忒巴丁·马合谋汗，起而漫的忽都鲁汗 65, 130。
Кутб-ад-дин Ширази 忽忒巴丁·泄剌即，毛拉 102, 125, 129。
Кутб-ад-дин Ширази 忽忒巴丁·泄剌即，赛夷 178, 188
Кутб-ад-дин Юсуфшах 忽忒巴丁·玉速甫沙，阿答毕 93。
Кутб-и Джехан 忽忒必·哲罕，见 Кутб-ад-дин。
Кутлуг-Бука 忽都鲁不花，格鲁吉亚人撒敦的儿子 134。
Кутлуг-Кия 忽都鲁乞牙，异密 175, 184。
Кутлуг-Тимур 忽都鲁帖木儿，阿鲁浑汗的女儿，旭烈兀系公主 113。
Кутлуг-Тимур 忽都鲁帖木儿，阿八哈那颜的儿子，异密 18, 200。
Кутлуг-Тимур 忽都鲁帖木儿，八剌的异密 75, 76。
Кутлуг-Тимур 忽都鲁帖木儿，异密不花的儿子 122。
Кутлуг-Тимур-гурген 忽都鲁帖木儿驸马，弘吉剌惕部人 65, 130, 151, 174。
Кутлуг-ходжа 忽都鲁-火者 92, 149, 151。
Кутлуг-хатун 忽都鲁哈敦，腾吉思驸马的女儿，阿鲁浑汗的王后 107, 112, 113, 117, 138。
Кутлугшах-хатун 忽都鲁沙哈敦，撒鲁赤的儿子亦邻臣的女儿，合赞汗的王后 18。
Кутлугшах-нойон 忽都鲁沙那颜，异密 102, 113, 131, 134, 139, 143—145, 148—151, 153, 154, 156—161, 165, 166, 168—171, 174—180, 182, 183, 185—188, 191, 192, 195—197。
Кутлугшах 忽都鲁沙，拜都的急使 164, 165。
Кутлугшах 忽都鲁沙 122。
Кутлукан 忽都鲁罕，旭烈兀汗的女儿，旭烈兀系公主 22。
Куту-Бука 忽秃-不花 68。
Кутуй 忽推，忽都鲁不花的女儿，阿鲁浑的妃子 112。
Кутуй-хатун 忽推哈敦，弘吉剌惕部人，旭烈兀汗的王后 18 — 21, 65, 68, 69, 92, 98, 99, 101, 103, 107, 108, 110, 111。
Кутукуй 忽秃灰，见 Кутуй-хатун。
Кучан 忽昌 118, 124, 126, 127。
Кучюк 古出克，忽剌术的儿子，宗王，

旭烈兀后裔 21, 111。
Кучюк 古出克,阿合马汗的女儿,旭烈兀系公主 98。
Кучюк-Тугчи 古出克-秃黑赤 89。
Кучюк-Унукучи 古出克-兀讷忽赤 103, 104。
Кушлюк 古失鲁克,斡亦剌惕部人 174, 186。
Кяхтей-нойон 怯台那颜,成吉思汗的护卫 17。
Кяхтер-битикчи 怯黑帖儿-必闍赤 138。
Кяшхер-бахши 怯失赫儿-巴黑失 161。

Лаодай 见 Сати。
Лачин 剌臣,叙利亚哈希木 181。
Легзи-гурген 列格即驸马,阿儿浑阿合的儿子,斡亦剌惕部人 22, 106, 107, 109, 116, 128, 136, 173, 174, 192。
Ляля 剌剌,合赞汗的急使 151。

Маджар 马札儿,汪古惕部人,合赞汗的那可儿 140。
Маджд-ад-дин 见 Мухья-ад-дин Магриби。
Маджд-ад-дин 马只答丁,火者,帖必力思簇力 47, 59。
Маджд-ад-дин ибн ал-Асир 马只答丁·伊宾·阿昔儿,纳亦卜 93, 94, 96, 117。
Маджд-ад-дин ибн ал-Кибти 马只答丁·伊宾·乞卜提 118, 122。
Маджд-ад-дин-и Муминан-и Казвини 马只答丁亦·木迷纳尼·可疾维尼 123, 125。
Маджд-ад-дин Руми 马只答丁·鲁迷 124。
Маджд-ал-Мульк Иезди 马只忒-木勒克·也思迪 92—97, 100, 101。
Маздак 玛兹达克,萨曼朝伊朗社会运动领袖 199。
Мазук 马祖黑,异密 29, -ага 马祖黑阿合 96, -кошчи 马祖黑忽失赤 109, 117。
Майджу 买住,札剌亦儿部人,异密 120。
Майджу-бахши 买住巴黑失,异密塔兰答思的父亲 141。
Мамлак 马木剌黑,异密 151。
Ма'мун 马蒙,阿拔思朝哈里发 39, 45。
Мансур 满速儿,阿拔思朝哈里发 45。
Мансур 满速儿,火者阿剌丁的儿子 122。
Мансур-султан Сейф-ад-дин Кала'ун (Альфи) 满速儿算端·赛甫丁·合剌温(阿里非)密昔儿马木鲁克统治者 89。
Маргаул 马儿合兀勒,异密 75, 77—80, 82。
Мас'уд 马思兀惕,异密 123。
Мас'уд 马思兀惕,吉牙撒丁·马思兀惕二世,鲁木的塞尔柱君主 180。
Мас'уд 马思兀惕,撒希卜底万苫思丁的儿子 115。
Мас'уд-бек 马思兀惕伯,马合木·牙剌瓦赤的儿子 25, 68, 70, 71, 75, 79, 87。
Махди 马黑迪,阿拔思朝哈里发 45。
Махмуд 马合木,Мас'уд (塞尔柱君主马思兀惕二世)的讹写 180。
Махмуд 马合木,穆里德派伊斯兰教徒 198。
Махмуд 马合木,司教 164, 172—174, 188。
Махмуд 马合木,别哈丁·马合谋的儿子 123。
Махмуд Ялавач 马合木·牙剌瓦赤,蒙古人在中亚所设置的都督 68,

91。
Махмуд-шах 马合木沙，也思忒阿答毕 21。
Махмуд-шах 马合木沙，起儿漫的起义领袖 185。
Мекритей 篾克里台，阿勒忽必阇赤的儿子 120, 121。
Мелик 灭里，不花的儿子 122。
Мелик-Мансур 见 Наджм-ад-дин。
Мелик-шах 灭里沙，塞尔柱王族 242, 244, 246。
Мелик-хан 灭里汗，阿必失哈敦的亲族 116。
Меликэ 灭里怯，阿八哈汗的女儿，旭烈兀系公主 65。
Менгли 明里，伊珊 101。
Менгли 明里 164。
Менгли-Бука 明里-不花，忙哥帖木儿的儿子 125。
Менгли-Кач-эгэчи 明里-合赤额格赤，旭烈兀汗的妃子 22。
Менгу-Тимур 忙哥帖木儿，旭烈兀汗的儿子 20, 21, 68, 70, 71, 80, 86, 96, 97, 99, 110, 125, 133, 134, 183, 184。
Менгу-Тимур-гурген 忙哥帖木儿驸马，速勒都思部人，合赞汗的女婿 142。
Менгу-каан, -хан 蒙哥合罕，蒙哥汗 19, 22 — 24, 26, 32, 36, 47, 48, 50, 51, 54, 59, 69。
Менглукан 忙鲁坚，旭烈兀汗的女儿，旭烈兀系公主 21。
Меркитай 篾儿乞台，异密 26, 28。
Мертей-хатун 篾儿台哈敦，弘吉剌惕部人，阿八哈汗的王后 22, 65, 112, 117。
Михаил VIII Палеолог 米哈伊尔八世·帕列奥洛格，拜占廷皇帝 65。
Муаййид-ад-дин ибн Альками 木爱亦答丁·伊宾·阿里合迷，哈里发木思塔昔木的宰相 30, 33, 45, 47。
Муаййид-ад-дин Арзи 木爱亦答丁·阿儿即，学者 49。
Мубарекшах 木八剌沙，合剌旭烈兀的儿子，察合台后裔 69, 85, 92, 143。
Мубарекшах 木八剌沙，宗王 149, 186。
Мубарекшах 木八剌沙，哈里发木思塔昔木的儿子 45。
Мубариз-ад-дин Али Туран(?) 木巴里咱丁·阿里·土兰 27。
Муваффик-ад-довлэ 木瓦非合-倒剌，医师 28, 31。
Муваффик-ад-довлэ 木瓦非合-倒剌，忽儿沙的儿子 30。
Мугултай 木忽勒台，突厥斯坦都督 69。
Мугултай-Аджачи 木忽勒台-阿札赤 183。
Муджахид-ад-дин Эйбек 木札希答丁·爱伯，书记官 33, 36, 37, 41。
Муджи Яя 见 Негудер-огул。
Музаффар-ад-дин 木咱法剌丁，撒忒的儿子，法儿思阿答毕 25, 56。
Музаффар-Фахр-ад-дин Кара-Арслан 木咱法儿-法黑剌丁·合剌阿儿思兰，斡儿秃克氏 67。
Му'ин-ад-дин 木因丁，木思脱兀非 150。
Му'ин-ад-дин 见 Перванэ。
Мукбиль 木黑必里，兀儿都乞牙的兄弟 122。
Му'ин-ад-дин Хорасани 木因丁·呼罗撒尼 178, 188。
Муктади 木黑塔迪，阿拔思朝哈里发 45。
Муктадир 木黑塔迪儿，阿拔思朝哈里发 45。
Муктафи 木克帖非，阿拔思朝哈里发 45。

Мулай 木来,异密 138, 144, 145, 148, 151, 153—155, 158, 165—167, 183, 185 — 187, 191, 195。
Му'мин 木明,八剌的兄弟 74, 75, 82, 83。
Мунтасир 蒙塔昔儿,阿拔思朝哈里发 39, 45。
Мунтаджаб-ад-довлэ 蒙塔札卜-倒剌,星相家 123。
Муртад 木儿塔忒 183。
Муртаза 见 Али。
Муса-гурген 见 Тога-Тимур。
Муса-Тархан 木撒·答剌罕,异密 168。
Мустади 木思塔迪,阿拔思朝哈里发 45。
Мустазхир 木思塔思希儿,阿拔思朝哈里发 45。
Муста'ин 木思塔因,阿拔思朝哈里发 45。
Мустакфи 木思帖克非,阿拔思朝哈里发 45。
Мустанджид 木思坛只忒,阿拔思朝哈里发 45。
Мустансир 木思坛昔儿,阿拔思朝哈里发 38, 45。
Мустаршид 木思塔儿失忒,阿拔思王朝哈里发 45。
Муста'сим 木思塔昔木,阿拔思朝哈里发 33, 37, 38, 45, 51, 54。
Мустафа 见 Мухаммед。
Мутаваккиль 木塔瓦乞里,阿拔思朝哈里发 39, 45。
Му'тадид 木塔迪忒,阿拔思朝哈里发 45。
Му'тазз 木塔思,阿拔思朝哈里发 39, 45。
Му'тамид 木塔迷忒,阿拔思朝哈里发 45。
Му'тасим 木塔昔木,阿拔思朝哈里发 45。
Мути 木提,阿拔思朝哈里发 45。
Муттаки 木塔乞,阿拔思朝哈里发 45。
Мухаззиб-ад-довлэ 木哈即卜-倒剌,哈希木 123。
Мухаззиб-ад-довлэ Абу Мансур 木哈即卜-倒剌·阿不·满速儿,医师 123。
Мухаммед (Мустафа) 穆罕默德(木思塔法),先知 39, 127, 163, 199, 218, 262。
Мухаммед 马合谋,密昔儿统治者 51。
Мухаммед 马合谋,塞尔柱王族,伊拉克统治者 38。
Мухаммед 马合谋,花剌子模王 38。
Мухаммед 马合谋,拜都的儿子,宗王,旭烈兀后裔 20。
Мухаммед 马合谋,不祖儿格-兀迷忒的儿子(阿剌·即克里希-撒里牙木),亦思马因派君主 32。
Мухаммед, сын Мухаммеда, 见 Шамс-ад-дин Сахиб-диван。
Мухаммед Абд-ал-Мелик 马合谋·奥都-灭里,你沙不儿人 155。
Мухаммед Амин 马合谋·阿明,阿拔思朝哈里发 39。
Мухаммед-бек 马合谋伯,马合谋·牙剌瓦赤的亲族 91, 92。
Мухаммед-шукурчи 马合谋速古儿赤,报达都督 136。
Мухтади 木黑塔迪,阿拔思朝哈里发 45。
Мухья-ад-дин 木希牙丁,毛拉 115。
Мухья-ад-дин (Маджд-ад-дин) Магриби 木希牙丁(马只答丁)·马格里必,星相家 53。

Наджиб 纳只卜,阿鲁浑汗的宦官 154。
Наджиб-ад-дин Фарраш 纳只巴丁·法剌失,马夫(米黑塔儿) 145,

146, 198。
Наджин-хатун 纳真哈敦，都鲁别那颜的女儿，忙哥帖木儿的妻子 21。
Наджм-ад-дин 纳只马丁，伊斯兰教法官 195。
Наджм-ад-дин 纳只马丁，舒勒人 91, 92。
Наджм-ад-дин 纳只马丁（灭里·满速儿），木咱法剌丁的儿子，马儿丁斡儿秃克氏 57, 195。
Наджм-ад-дин Аби Джа'фар Ахмед Ирман (Мелик Растдиль) 纳只马丁·阿必·札法儿·阿合马·亦儿蛮(灭里·剌思忒迪里) 46。
Наджм-ад-дин Асфар 纳只马丁·阿思法儿，火者阿剌丁的纳亦卜 102。
Наджм-ад-дин Дабирани Казвини 纳只马丁·答必剌尼·可疾维尼 49。
Наку 纳忽 87。
Нарагай 纳剌海，异密 175。
Наргей-яргучи 纳儿海-札鲁忽赤 111。
Нарду-ахтачи 纳儿都-阿黑塔赤
Нарин-Хаджи 纳邻-哈只，见 Хаджи-Нарин。
Нарин-Ахмед 纳邻-阿合马 168。
Насир 纳昔儿，阿拔思朝哈里发 45。
Насир 纳昔儿，大马士革篾力阿里非的儿子 184。
Насир-ад-дин 纳昔剌丁，合罕的急使 198。
Насир (-ад-дин) 纳昔儿(纳昔剌丁)，篾力 50, 53 — 55。
Насир-ад-дин 纳昔剌丁，帖必力思伊斯兰教法官 193。
Насир-ад-дин 纳昔剌丁，列夷撒希卜阿剌丁的儿子 47。
Насир-ад-дин Кельшу-хан ибн Бек-Арслан 纳昔剌丁·怯里疏汗·伊宾·别阿儿思兰，统将 51。
Насир-ад-дин 纳昔剌丁，忽希思丹堡主(木黑塔沙木) 27, 317。
Насир-ад-дин Мухаммед Кимри 纳昔剌丁·马合谋·乞木里，札兰丁的统将 51, 52。
Насир-ад-дин Туси 纳昔剌丁·徒昔，火者 30, 31, 39, 40, 43, 45, 46, 48, 63, 66, 67, 86, 90, 98, 106。
Насир-ад-дин Яхья 纳昔剌丁·牙希牙 185, 196。
Наулдер 纳兀勒答儿，异密 82—85, 158, 173。
Негудер-огул 捏古迭儿斡忽勒，木只·牙牙的儿子，宗王，察合台后裔 29, 72, 76, 106。
Низам-ад-дин 尼咱马丁，斡别人 90。
Низам-ад-дин Абд-ал-Мумин 尼咱马丁·奥都木明，伊斯兰教法官 46。
Низам-ад-дин Абу-Бекр 尼咱马丁·阿不别克儿，宰相 124。
Низам-ад-дин Яхья 尼咱马丁·牙希牙 146, 151, 152, 171, 191。
Низам-ал-мульк 尼咱木-木里克，宰相 244。
Никпей-бахадур 尼克拜把阿秃儿 77, -кошчи 尼克拜豁失赤 108。
Никпей-огул 尼克拜斡忽勒，察合台的儿子撒儿班的儿子，察合台系汗 82 — 85, 87。
Новруз 捏兀鲁思，阿儿浑阿合的儿子，斡亦剌惕部人，异密 65, 105, 107, 114, 117, 122, 134, 143—154, 156, 157, 159—163, 165—168, 170—177, 192, 211, 214, 252, 280。
Новруз 捏兀鲁思，苫思丁的儿子 115。
Нокаджин-эгэчи 那合真-额格赤，旭烈兀汗的妃子 19, 20。
Нокай-гурген 那海驸马 20。
Нокай-яргучи 那海札鲁忽赤，万夫

长 58—60, 65, 68, 106, 117, 143, 169, 171, 175, 180。
Нокачир 那合赤儿,阿合马汗的儿子,宗王,旭烈兀后裔 98。
Нокэ-хатун 那客哈敦, 八剌的妻子 82, 83, 85。
Нохзадэруз 那黑咱迭鲁思 163。
Нукдан-хатун 讷黑丹哈敦,塔塔儿部人,阿八哈汗的王后 21, 65, 130。
Нулун-хатун 讷伦哈敦, 术木忽儿的妻子 19, 92。
Нур-ад-дин Расади 讷剌丁·剌撒迪,毛拉 116。
Нур-ад-дин Черенги (?) 讷剌丁·扯连吉 88。
Нурин-ага 讷邻阿合,异密 117, 146, 147, 149, 153, 154, 156, 158—161, 166, 168, 170, 171, 174,180 — 182, 186 ,191, 193。

Ойратай-Газан 斡亦剌台-合赞, 阿儿浑阿合的儿子 143, 170, 173, 175。
Олджей 完者,速剌迷失的女儿,阿鲁浑汗的王后 21。
Олджей-хатун 完者哈敦, 不花帖木儿的女儿,忙哥帖木儿的妻子 112。
Олджей-хатун 完者哈敦, 秃剌勒赤的女儿, 斡亦剌惕部人, 旭烈兀汗的长后, 后来为阿八哈汗的长后 18, 20, 21, 25, 46, 65, 68, 93, 95, 99, 110, 120, 122。
Олджей-Бука 完者不花,木八剌沙的儿子 92。
Олджей-Кутлуг 完者忽都鲁,合赞汗的女儿, 旭烈兀系公主 171, 172, 197。
Олджей-Тимур 完者帖木儿, 阿鲁浑汗的女儿,旭烈兀系公主 113, 169。
Олджейту-султан 完者都算端,阿鲁浑汗的儿子,宗王,旭烈兀后裔 112, 129, 146, 202。
Олджетей 完者台,阿八哈汗的女儿,旭烈兀系公主 65。
Олджетей-хатун 完者台哈敦, 阿鲁浑汗的女儿,旭烈兀系公主 113。
Олсум 斡勒速木,异密 170。
Омар-огул 乌马儿斡忽勒, 捏古迭儿斡忽勒的儿子, 察合台系宗王 106。
Омар-огул-энгу 乌马儿-斡忽勒-恩古 156。
Омейяды 斡篾牙王朝, 王朝名 45。
Онг-хан 王汗,客列亦惕部君主 17, 18。
Отачи-нойон 斡塔赤那颜,成吉思汗弟媳扯扯干的父亲 21。
Отман 斡忒蛮, 阿八台那颜的儿子, 小不鲁罕哈敦的父亲 112, 124, 143。

Падшах-хатун 八忒沙哈敦, 起儿漫算端的儿子,阿八哈汗的王后,后来为乞合都汗的王后 65, 86, 130。
Пандит-бахши 班迪-巴黑失 123。
Перванэ 彼儿瓦捏, 鲁木人(木因丁) 61, 88, 89, 94。
Пехлеван Мелик-и Гури 彼黑列汪·灭里乞·古里 179。
Пехлеван-Омар 彼黑列汪-乌马儿 155。
Пулад 孛罗, 异密 208, -ага 孛罗阿合 123。
Пулад-чинсанг 孛罗丞相 116, 135, 160, 192, 286。
Пулад 孛罗,泰出的儿子,术赤系宗王 20, 134。
Пулад 孛罗,也先帖木儿的儿子,旭烈兀系宗王 20。
Пулад-Кия 孛罗-乞牙, 异密 174, 177, 196。

Рабиб Аведжи 剌必卜·阿维只 122。
Рабиб-ад-довлэ 剌必卜-倒剌, 医师

28, 30, 31。
Рамазан 剌马赞,异密 137。
Растдиль 剌思忒迪里(纳只马丁),篾力 46。
Рашид 拉施特,阿拔思朝哈里发 45。
Рашид 拉施特(拉施特丁),医师、历史学家 92, 178, 179, 194, 207。
Рашид Булгари 拉施特·不勒合里 198。
Рейхан 列亦罕,阿鲁浑汗的宦官 154。
Рукн-ад-дин (Кылыч Арслан) 鲁克纳丁(乞里赤·阿儿思兰),鲁木塞尔柱王族 25, 48, 112。
Рукн-ад-дин 见 Бундукдар。
Рукн-ад-дин 见 Хуршах。
Рум-ка'ла 见 Шамун。
Рустем 鲁思帖木,答思坛的儿子,«列王纪»中的英雄 51, 53。

Са'ад 撒阿忒,撒勒噶儿氏 21, 25, 48。
Са'д 撒忒,忽撒马丁的儿子 38, 39。
Са'ад-ад-дин 撒都丁,法黑剌丁·木思脱兀非的兄弟 117。
Са'ад-ад-дин 撒都丁,马只忒-木勒克的纳亦卜 100。
Са'ад-ад-дин 撒都丁,火者,宰相 152, 153,155, 187, 188, 194, 198, 199, 201, 297。
Са'д-ад-дин хабаш 撒都丁·哈巴失 158, 188。
Са'д-ад-довлэ 撒都-倒剌,木哈即卜-倒剌的儿子希巴塔剌黑的儿子,宰相118, 119, 122, 121—128 148。
Садак 撒答黑,合赞汗的急使 144。
Садак-тархан 撒答黑-答剌罕 144。
Садр-ад-дин 撒都剌丁,帖必力思篾力 57, 59, 61, 67。
Садр-ад-дин 撒都剌丁,旭烈兀汗的亲信 29, 31。
Садр-ад-дин 撒都剌丁,伊斯兰教法官 155。
Садр-ад-дин 撒都剌丁(洒黑咱迭),也里洒黑-伊斯兰的儿子 173, 174。
Садр-ад-дин 撒都剌丁,纳昔剌丁·徒昔的儿子,火者 106。
Садр-ад-дин Зенджани 撒都剌丁·曾札尼(撒忒里·者罕),宰相 95, 119, 132 — 136, 162, 164 — 166, 168, 172 — 174, 177 — 179, 198, 214, 245, 250, 280, 291, 292。
Садр-ад-дин Ибрахим ибн шейх Са'д-ад-дин Хамави 撒都剌丁·亦卜剌希木·伊宾·洒黑撒都丁·哈马维 162 — 164。
Садр-ад-дин Рейский 列夷人撒都剌丁 88。
Садр-ад-дин Саведжи 撒都剌丁·撒维只 54。
Садр-и Джехан 见 Садр-ад-дин Зенджани。
Садум 撒都木,异密 175。
Садун 撒敦,撒迪黑(?)的儿子大卫的儿子,格鲁吉亚统治者 67。
Садун-грузин 格鲁吉亚人撒敦,忽都鲁不花的父亲,异密(参照: Садык-грузин) 134。
Садык-грузин 格鲁吉亚人撒迪黑,统将(参照 Садун-грузин) 49。
Садык 撒迪黑,大卫的儿子,见:大卫的儿子 Садун 条。
Са'ид (Наджм-ад-дин Гази) 撒亦忒(纳只马丁·合即),马儿丁堡主 55。
Саилун 赛伦,阿合马汗的女儿,旭烈兀系公主 98。
Саину 赛讷,阿合马汗的女儿,旭烈兀系公主 98。
Сайган 赛罕 195。
Сайган-Абачи 赛罕-阿八赤,异密 151。
Саки 撒乞,见 Фахр-ад-дин。

Сали　撒里，八剌的护卫　81, 82。
Сали-нойон　撒里那颜，塔塔儿部人，异密　23。
Салих　撒里黑，巴忒剌丁·鲁鲁的儿子，篾力　43,49,57, 58。
Сальджидай-нойон　撒里只带那颜，异密　57, 58。
Сарабан　撒儿班，捏兀鲁思的异密　175。
Сарабан　撒儿班，海都的儿子，宗王，成吉思汗后裔　148, 167。
Сарабан　撒儿班，尼克拜的儿子，宗王，察合台后裔　144。
Сарабан　撒儿班，孙札黑那颜的儿子，异密　124, 179。
Саркис　撒儿乞思，异密　168。
Сартак　撒儿塔黑　149。
Саручи　撒鲁赤，客列亦惕部人，异密　18, 112, 130。
Саталмиш　撒塔勒迷失，孛剌里吉的儿子，异密　21, 144, 145, 151, 153, 156, 167, 168, 174, 183, 187。
Саталмиш Кальчи　撒塔勒迷失·合里赤，捏兀鲁思的急使　168。
Сати　撒迪，老带的儿子　168。
Сати　撒迪，秃卜申的儿子，旭烈兀系宗王。
Саты　撒迪，异密　128。
Сафи-ад-довлэ　撒非-倒剌，医师　134。
Сафи-ал-мульк　撒非-木里克，马只忒-木里克·也思迪的父亲　93。
Саффах　撒法黑，阿拔思朝哈里发 45。
Сейиди Абу-л-Вафа　赛夷迪·阿不-瓦法，司教　172, 226。
Сейиди　Ахмед　赛夷迪·阿合马　195。
Сейф-ад-дин-ага　赛甫丁-阿合，异密　28　必阇赤　30, 40, 46, 59, 61。
Сейф-ад-дин Бек-Тимур　赛甫丁·伯帖木儿　181。
Сейф-ад-дин Кипчак　赛甫丁·钦察　181。
Сейф-ад-дин Кылыч　赛甫丁·乞里赤　40, 195。
Сейф-ад-дин Лукили　赛甫丁·鲁乞里 54。
Сейф-ад-дин Садык-хан ибн Менгубек　赛甫丁·撒迪黑汗·伊宾·忙古伯，篾力 151。
Сейф-ад-дин Юсуф　赛甫丁·玉速甫 124。
Сейфаллаххалид　ибн　ал-Валид　赛法剌哈里忒·伊宾·瓦里忒 233。
Сельджук-хатун　塞尔柱哈敦，鲁木塞尔柱系君主鲁克纳丁的女儿　112, 141。
Сельджуки　塞尔柱，王朝名 34。
Сенгиргес (Хитай-огул)　先吉儿格思(乞台斡忽勒)，宗王，旭烈兀后裔　113。
Сечекту　薛扯克秃，异密 73。
Синджар　辛札儿，大塞尔柱王朝君主　229
Соата　唆阿塔，合剌温人 149。
Сокар　唆合儿，合剌温人 149。
Сонкур　见 Тутар 40。
Сонтай-нойон　孙台那颜，异密 49, 54, 66, 80, 81。
Сонтай-нойон　孙台那颜，见 Эмгэчин。
Сонтай-огул　孙台斡忽勒，宗王，成吉思汗后裔 24, 25, 40。
Союркуктени-бики　唆儿忽黑塔尼别吉，拖雷汗的妻子 17。
Судак　速答黑，异密 191。
Сукей　速该，玉疏木忒的儿子，宗王，旭烈兀后裔　19, 106, 107, 128, 133, 157, 159, 167, 168, 220。
Сукей　速该，阿合马汗的异密　108。
Суламиш　速剌迷失，腾吉思驸马的

儿子，异密 21, 112, 171, 175, 180, 181。
Сулейман-шах ибн Бахрам 速来蛮沙·伊宾·巴黑剌木，阿拔思朝大臣 34, 37, 38, 41—43。
Сулейман 速来蛮，司教马合木的兄弟 173, 174。
Сулейман 速来蛮，忽剌术的儿子，宗王，旭烈兀后裔 21。
Султан 莎勒坛，异密 183, 184, -эюдечи 莎勒坛-额玉迭赤 119, 121, 127。
Султан-ясаул 莎勒坛-牙撒兀勒 185, 187。
Султан Ахмед 见 Ахмед。
Султан Баязид 莎勒坛·巴牙即忒 见 Абу-язид。
Султан-шах 莎勒坛沙，捏兀鲁思的儿子 162, 251。
Султанчук 速勒坛出黑，花剌子模人 40, 41, 59。
Сунджак-ага 孙札黑-阿合，异密 33, 42, 44, 49, 54, 66, 67, 99, 101, 102, 110, 124, 125, -нойон 孙札黑-那颜 40, 42, 66, 67, 88, 179。
Сунджак 孙札黑，沙带驸马的父亲 19, 104。
Сурмиш 速儿迷失，捏兀鲁思的岳母 143, 144。
Сутай 速台，异密 145, 149, 153, 155, 159, 161, 168, 175, 179, 180, 187, 194, -ахтачи 速台-阿黑塔赤 21。

Тадж-ад-дин 塔札丁，见 Хаджадж-ад-дин。Тадж-ад-дин ибн Салайя 塔札丁·伊宾·撒来牙，亦儿必勒长官 47, 54。
Тадж-ад-дин Зирек 塔札丁·即列克 87。
Тадж-ад-дин Ильдуз 塔札丁·亦里都思 158。
Тазик-ага 塔即克阿合 75。
Таи 台，阿拔思朝哈里发 45。
Тайджу-огул 泰出斡忽勒，忙哥帖木儿的儿子，旭烈兀系宗王 20, 133, 167, 170, 178。
Тайджу-бахадур 泰出把阿秃儿，异密 96, 125, 137, 168。
Тайтак 台塔黑 108, 109, 128, 137, 168, 196, 199。
Тайши 泰失 171, 175。
Талику-огул 塔里忽斡忽勒，木秃坚的儿子不里的儿子合答乞的儿子，察合台系宗王 82—85。
Тама-Токта-Муртад 探马-脱黑塔-木儿塔忒 118。
Тамачи 探马赤，牙合-阳敦(?)的儿子，捏兀鲁思的那可儿 146。
Тамачи-инак 探马赤-倚纳 133, 135, 137。
Тамудай-ахтачи 塔木带-阿黑塔赤 121。
Тарабай 塔剌拜，异密 107。
Тарагай 塔剌海，旭烈兀汗的女儿，旭烈兀系公主 22。
Тарагай 塔剌海，旭烈兀汗的儿子，旭烈兀系宗王 19, 20, 69。
Тарагай-гурген 塔剌海驸马，斡亦剌部人 21, 167。
Тарагай-гурген 塔剌海驸马，弘吉剌惕部人 65。
Тарандаз 塔兰答思，异密 141。
Тарги-гурген 塔儿吉驸马，异密 50。
Таркия (Туранщах) 塔儿乞牙(秃兰沙)，忽儿沙的儿子 30。
Тарса 塔儿撒 196。
Тархан-Тимур 塔儿汗帖木儿，异密不花的儿子 122。
Тахир 塔希儿，塔希儿王朝的创建者 39。
Таш-Тимур 塔失-帖木儿，弘吉剌台

的儿子，旭烈兀系宗王 20, 180, 181。
Ташменгу-кошчи 塔失忙古-忽失赤 167。
Текечек 帖怯扯克 76, 86, 123。
Текнэ 帖克捏，异密 96, 108, 111, 128, 131, 143 — 145, 147, -тотгаул 帖克捏-脱忒合兀勒 134。
Текудер 帖古迭儿，旭烈兀汗的儿子（算端阿合马） 20, 69, 97, 99。
Текшин 帖克申，旭烈兀汗的儿子，旭烈兀系宗王 19, 69, 86。
Тенгиз-гурген 腾吉思驸马，斡亦剌惕部人 20, 21, 110,112, 117。
Теспинэ 帖思必捏，特拉彼宗德王的女儿，阿八哈汗的王后 65。
Тесуке 帖速怯，异密 19。
Тимур-Бука 帖木儿-不花，异密 128, 133。
Тобун 脱奔，帖克申的儿子，旭烈兀系宗王 19。
Тога-Тимур (Муса-гурген) 脱合-帖木儿（木撒驸马），弘吉剌惕部人 22, 65, 98, 99, 106, 107。
Тогай 脱海，合剌温人 156。
Тогай 脱海，异密，亦里答儿的都督 159。
Тогай 脱海，阿合马汗的弟弟，异密 104。
Тогай 脱海，阿八哈汗的女儿 65。
Тогай 脱海，也速迭儿的儿子，也思迪都督 313。
Тогай 脱海，哈只-纳邻的儿子 174。
Тогай-Тимур 脱海-帖木儿，旭烈兀汗的儿子 21。
Тогачар 脱合察儿，异密 95, 97, 99, 102, 104, 111, 119, 120, 123 — 125, 127, 128, 131—133, 136, 137, 158—162, 164, 165, 167, 169, 171, -ага 脱合察儿-阿合 68。
Тогрул-бек 脱黑鲁勒伯，塞尔柱人 38。
Тогрулча 脱黑鲁勒察，异密 125, 137, 168, 183。
Токта(й) 脱脱，汗，术赤后裔 125, 134, 169, 187, 189, 193。
Токта-Муртад 脱黑塔-木儿塔忒 125。
Тонсукей 屯速该，报达都督 118。
Тубут 秃不忒，异密 104, 106, 108, 109。
Тубшин 秃卜申，旭烈兀汗的儿子，旭烈兀系宗王 20, 67, 76—78, 138, -огул 秃卜申斡忽勒 72, 73, 80 — 83, 87, 90。
Туган 秃罕，阿合马汗的王后 19。
Туган 秃罕，那海札鲁忽赤的儿子，巴牙兀惕部人 65。
Туган 秃罕，沙带的儿子，异密 99, 119 — 123, 127, 128, 131, 132, 147, 148, 151, 186。
Туган-Тимур 秃罕帖木儿，忙忽惕部人 197。
Туганчук 秃罕出黑，阿八哈汗的女儿，旭烈兀系公主，捏兀鲁思的妻子 65, 143, 144, 147, 156, 157, 170, 171, 175。
Туганшах-хатун 秃罕沙哈敦，木八剌沙的女儿，察合台系公主 186。
Тугачак-хатун 秃合察黑哈敦，阿合马汗的女儿，旭烈兀系公主 98, 126, 127。
Туге-Тимур 秃格-帖木儿 196。
Тугел-бахши 秃格勒-巴黑失 50。
Тугелтей (?) 秃格勒台，买住巴黑失的母亲 141。
Тугел 秃格勒，也速不花的儿子，朵儿边部人 22, 46。
Тугел 秃格勒，阿鲁浑的女婿 113, 124, 128, 136, 137, 159, 161, 165, 169。
Тугел-Кару 秃格勒-合鲁，异密 177。
Туглугшах 秃黑鲁黑沙，木八剌沙的

姊妹，察合台系公主 142。
Туглук 秃黑鲁黑，出身于札剌亦儿部的合剌温，异密 120。
Тугу (Туку) 秃忽，额里该那颜的儿子，异密 67, 88, 94, 130。
Туаджу 秃答术，异密 128, 162, 166, -яргучи 秃答术-札鲁忽赤 136。
Тудай-хатун 秃带哈敦，弘吉剌惕部人，阿八哈汗的王后，后来为阿鲁浑汗的王后 65, 112, 117, 140, 160。
Тудай-хатун 秃带哈敦，阿合马汗的王后 98, 104, 108, 109, 110。
Тудаку-хатун 秃答忽哈敦，木撒驸马的女儿，阿合马汗的王后 98。
Тудаун 秃答温，速丹的儿子，速勒都思部人，异密 61, 67, 88, -бахадур 秃答温把阿秃儿，异密 60, 94。
Тудугеч 秃都格赤，旭烈兀汗的女儿，旭烈兀系公主 21, 112。
Тузмиш-хатун 秃思迷失哈敦，木八剌沙的女儿，察合台系公主 149, 151。
Тук-Тимур 秃黑帖木儿，奥都剌阿合的儿子 20。
Тук-Тимур 秃黑帖木儿，那海札鲁忽赤的儿子，异密 143, 154, 160, 162。
Тук-Тимур-эюдечи 秃黑帖木儿-额玉迭赤，忽儿章阿合的儿子 86。
Тукитай-хатун 秃乞台哈敦，旭烈兀汗的王后 18, 19, 65, 100, 101, 141, 143。
Туклук-караунэ 秃黑鲁黑-合剌兀纳，札剌亦儿部人 116。
Туку 见 Тугу。
Тулай 秃来，阿失秃的儿子，速勒都思部人，额玉迭赤和宝儿赤 139。
Тулек 秃列克，异密 168, -бахадур 秃列克把阿秃儿 29。
Тулуй-хан 拖雷汗，成吉思汗的儿子 17, 18, 51, 63, 71, 184。
Тупчак-бахадур 秃卜察黑-把阿秃儿 77。
Турай 秃来，那海的儿子 169。
Туралчи-гурген 脱劣勒赤驸马，古余克哈敦的父亲 18。
Туранпах 秃兰沙，见 Таркия。
Туркан-хатун 秃儿坚哈敦，花剌子模王札兰丁的女儿 57, 61, 67。
Тутар 秃塔儿，孙忽儿的儿子，术赤系宗王 33, 40, 42, 59, 68, 169, -огул 秃塔儿斡忽勒 54。

Угедей 窝阔台，成吉思汗的儿子 71, 73, 286。
Уйгуртай-Газан 畏吾儿台-合赞，异密 145, 146, 149, 151。
Уйку 畏忽，王汗的儿子，客列亦惕部人，脱忽思哈敦的父亲 18。
Ула-Кутлуг 兀剌-忽都鲁，乞合都汗的女儿，旭烈兀系公主 131。
Ула-Мелик 兀剌-灭里，乞合都汗的女儿，旭烈兀系公主 131。
Улай-Тимур 兀来-帖木儿，异密 104。
Ура-Тимур 兀剌-帖木儿，失邻-额格赤的父亲 149。
Ура-Тимур-эюдечи 兀剌-帖木儿-额玉迭赤 157, 158。
Урада 斡儿答，术赤的儿子，术赤系宗王 40。
Ургана-хатун 兀鲁忽乃哈敦 25。
Ургудак 兀儿忽答黑，术木忽儿的女儿，旭烈兀系公主 19。
Урду-Бука(й) 兀儿都不花，异密捏兀鲁思的儿子 106, 158, 174。
Урдукия 兀儿都乞牙，异密 95, 97, 99, 102, 116, 118, 119, 122, 124,126, 127, 132, 148, 158。
Уртимур-кошчи 兀儿帖木儿-忽失赤 107, 108。
Урук-хатун 兀鲁克哈敦，客列亦惕

部人，撒鲁赤的女儿，阿鲁浑的王后，后来为乞合都的王后 99, 112, 113, 128, 130, 132, 160。
Урук-Тимур-огул 兀鲁克帖木儿斡忽勒 134, 148。
Урукту-нойон 兀鲁黑秃那颜，异密 40, 42, 47, 49, 55, 56, 88, 94, 138, 167, 181。
Усман Мишкани 兀思蛮·米失迦尼，反抗合赞汗的暴动者 155。
Учан 兀章，阿鲁剌惕部人，异密 120, 122, 130, 168。

Фараджаллах 法剌札剌黑，撒希卜底万苫思丁的儿子 123。
Фаррух 法鲁黑，撒希卜底万苫思丁的儿子 115。
Фатх-ад-дин ибн Курд 见 Ибн Курд。
Фахр-ад-дин 法黑剌丁，也里伊斯兰教法官 90, 185, 247。
Фахр-ад-дин 法黑剌丁，篾力，列夷长官 102, 104。
Фахр-ад-дин 法黑剌丁，木思脱兀非 115, 117, 125。
Фахр-ад-дин (Саки) 法黑剌丁(撒乞)，合列卜长官 50。
Фахр-ад-дин 法黑剌丁，剌亦思 155。
Фахр-ад-дин 法黑剌丁，兀思塔忒 274, 275。
Фахр-ад-дин 法黑剌丁，司教(毛拉) 115。
Фахр-ад-дин 法黑剌丁，苫思丁·苦儿忒的儿子，篾力 152, 175, 176。
Фахр-ад-дин ибн аш-Ширчи 法黑剌丁·伊宾·失儿赤 184。
Фахр-ад-дин Ахлати 法黑剌丁·阿黑剌忒，学者 49。
Фахр-ад-дин Дамгани 法黑剌丁·答木合尼，撒希卜底万 34, 43, 45。
Фахр-ад-дин Исфахани 法黑剌丁·亦思法哈尼，撒希卜 88。
Фахр-ад-дин Мубарекшах 法黑剌丁·木八剌沙 124。
Фахр-ад-дин Минучихр 法黑剌丁·米讷赤黑儿，篾力，哈马丹长官 97。
Фахр-ад-дин Мераги 法黑剌丁·篾剌吉，学者 49。
Фахр-ад-дин Руми 法黑剌丁·鲁迷 173。
Фахр-ад-довлэ 法黑剌-倒剌，撒都-倒剌的兄弟 123。
Фахр-и-Иса 法黑里·亦撒 195。
Ферамурза 法剌木儿咱 180。
Фулад 富剌忒，异密 65。

Хабаш 哈巴失，也速迭儿的儿子，旭烈兀系宗王 20。
Хабаш 哈巴失，沙带驸马的儿子 19。
Хабиб 哈必卜，司教 198。
Хаджадж-ад-дин (Талдж-ад-дин) 哈只札丁(塔勒札丁)，异密 43。
Хадждждж 哈只札只，起儿漫忽都鲁汗 76, 80, 191。
Хаджи 哈只(哈只-纳邻)，阿儿浑-阿合的儿子 143, 167, 173, 174, 177。
Хаджи 哈只，脱海帖木儿的儿子，旭烈兀系宗王 21。
Хаджи-Лейли 哈只-列亦里 125。
Хаджи-Рамазан 哈只-剌马赞 174, 176, 177。
Хади 哈迪，阿拔思朝哈里发 45。
Ханду-битикчи 罕都必阇赤，异密 43, -нойон 罕都那颜 80, 103, 105, 120。
Ханду 罕都，合赞汗的乳母的儿子 139。
Хандукур 罕都忽儿，异密 96, 108, 136, 165, 174。
Харбандэ (Эсен-Тимур) 合儿班答(也先-帖木儿)，旭烈兀系宗王 160, 165, 172, 174, 175, 181, 186, 191,

199。
Харманчи 哈儿蛮赤，异密 169。
Харун 哈伦，撒希卜-底万苫思丁的儿子，火者 101，102，117，318。
Хасан 哈散，汪古惕部人，那可儿 140。
Хасан 哈散，阿失秃的儿子，速勒都思部人 139。
Хасан 哈散，不忽的儿子，异密 137。
Хасан ибн Али 哈散·伊宾·阿里，教长 219。
Хасан ибн Али ибн Мухаммед ас-Саббах ал-Химьяри 哈散·伊宾·阿里·伊宾·马合谋·撒巴黑·希米牙里，亦思马因教派国王 32。
Хасан Мазандерани 哈散·玛栘答剌尼，阿剌丁的哈只卜 27。
Хасан Новмусульман 见 Джелаль-ад-дин хасан
Хибаталлах 希巴塔剌黑，司教 206，207。
Хитай-огул (Сенгиргес) 乞台斡忽勒(先吉儿格思)，阿鲁浑汗的儿子，旭烈兀系宗王 113，117，127，178。
Ходжа 火者，忽剌术的儿子，旭烈兀系宗王 21。
Хорезми-тархан 花剌子迷答剌罕 148。
Хорезмшах (Джелаль-ад-дин) 花剌子模沙(札兰丁) 48，49。
Хорезмшахи 花剌子模王朝，王朝名 34。
Хоркудак 豁儿忽答黑，异密 151，152，155，167 — 169，172，175。
Хоркасун 豁儿合孙，司教 159。
Хосрой 豁思罗亦，萨珊王朝王族 227。
Хулагу-хан 旭烈兀汗 17 — 51，53 — 56，110，184，214，246，287，289，297，309。
Хуладжу-огул 忽剌术斡忽勒，旭烈兀汗的儿子，旭烈兀系宗王 21，96，99，106，108 — 111，113，122，127，145，191。
Хуладжу 忽剌术，异密 47。
Хулкун 忽勒浑 81。
Хулькуту 忽里忽秃，异密 91。
Хумам-ад-дин 忽马木丁，毛拉 115。
Хуршах (Рукн-ад-дин) 忽儿沙(鲁克纳丁)，阿剌丁的儿子，亦思马因教派国王 26 — 32，51，54，317。
Хусам-ад-дин 忽撒马丁，星相家 39，59。
Хусам-ад-дин 忽撒马丁，哈只卜 115。
Хусам-ад-дин Акка 忽撒马丁·阿迦，打耳班长官 38，39，51，54。
Хусам-ад-дин Казвини 忽撒马丁·可疾维尼 120，121。
Хусам-ад-дин Лачин 忽撒马丁·剌臣 195。
Хусам-ад-дин 忽撒马丁，罗耳人 171。
Хусам-ад-дин Устад-ад-дар 忽撒马丁·兀思塔忒-答儿，异密 196。
Хусам-ад-дин Эйбек Хитайи 忽撒马丁·艾育伯·乞台亦 155。
Хусейн 忽辛，异密 174。
Хусейн 忽辛，阿黑不花的儿子，异密 113。
Хусейн ибн Али 忽辛·伊宾·阿里，教长 193，219，226。
Хусейн-ага 忽辛-阿合，阿合马汗的女婿 98，112。
Хусейн-Хаджи 忽辛-哈只，捏兀鲁思的兄弟 156。
Хушек-хатун 忽舍克哈敦，撒希卜-底万苫思丁的妻子 115。

Чаган 察罕，异密 60。
Чагатай 察合台，成吉思汗的儿子 69，71，72，82，87，286。

Чакар-гурген 察合儿驸马,不花帖木儿的儿子,斡亦剌惕部人,旭烈兀汗的女婿 21。
Чамча(й) 察木察,异密 149, 175。
Чапат-огул 察八忒斡忽勒,忽虎的儿子,成吉思汗后裔,宗王 73 — 75, 77, 82, 84。
Чарду-бахадур 察儿都把阿秃儿,异密 87, 156。
Чаукур 察兀忽儿,异密 102, 104。
Черик 扯里克,蒙古人 19, 103, 109, 168。
Черик-битикчи 扯里克-必闍赤 120。
Черик-Тимур 扯里克-帖木儿,弘吉剌台的儿子,旭烈兀系宗王 20。
Черик-Тимур 扯里克-帖木儿,秃格勒-巴黑失的儿子 106。
Чериктай 扯里克台 125。
Черкес 扯儿客思,异密 181。
Чечек 扯扯克,异密 159, 166, 168, 183, 186。
Чечек-гурген 扯扯克驸马,腾吉思的孙子 21, 136。
Чечек 扯扯克,阿合马汗的女儿,旭烈兀系公主 98。
Чечекен 扯扯干,斡塔赤的女儿,成吉思汗的弟媳 21。
Чечекен 扯扯干,成吉思汗的女儿(?) 18, 21。
Чинг-Пулад 成孛罗,乞合都汗的儿子,旭烈兀系宗王 131。
Чингиз-хан 成吉思汗 17, 18, 21 — 23, 34, 36, 38, 51, 65, 68, 71, 81, 89, 184, 215, 228, 235, 282, 286, 308。
Чинкур 成忽儿,异密 269。
Чинкутур 成忽秃儿,异密 102, 104。
Чиргудэй 赤儿古带,异密 106。
Чобан-бахадур 出班把阿秃儿,异密 67, 128, 131, 165, 168, 174, 180, 181, 183, 185, 186, 195, 196。
Чопай 出拜 85, 87。
Чопай-хатун 出拜哈敦,那海的妻子 169。
Чочкан 绰赤罕,异密 138。
Чурмагун-нойон 绰儿马浑那颜,异密 23, 32, 40, 67, 171。
Чуши 出失,异密 95, 99, 102, 104, 118, 119, 124, 127, 132, 148, 158。

Шадай 沙带,不忽的儿子,万夫长 99, 121, 128。
Шадай 沙带,不忽儿的儿子 167。
Шадай-ахтачи 沙带-阿黑塔赤 103, 104。
Шадай-гурген 沙带驸马,孙札黑的儿子 19, 104, 105, 125, 158。
Шакьямуни-бурхан 释迦牟尼-不儿罕 117。
Шамс-ад-дин 苫思丁,毛拉 115。
Шамс-ад-дин Ахмед Лакуши 苫思丁·阿合马·剌忽失 133。
Шамс-ад-дин Бабари 苫思丁·巴巴里,也里伊斯兰教法官 76, 79。
Шамс-ад-дин Гилеки 苫思丁·吉列乞,旭烈兀汗的异密 29。
Шамс-ад-дин Дауд 苫思丁·答兀忒,木咱法剌丁的儿子,马儿丁的斡儿秃乞忒 57。
Шамс-ад-дин Казвини 苫思丁·可疾维尼,伊斯兰教法官 22。
Шамс-ад-дин Кули 苫思丁·忽里,伊斯兰教法官 50。
Шамс-ад-дин Курт 苫思丁·苦儿忒,篾力 25, 27, 67, 73, 76, 90, 91, 152, 175, 176, 317, 318。
Шамс-ад-дин Мухаммед Джувейни 苫思丁·马合谋·志费尼,撒希卜-底万 61, 67, 88 — 90, 92, 93, 95, 96, 99, 100 — 102, 114 — 117, 119, 123, 288。
Шамс-ад-дин Тазику 苫思丁·塔即

忽 67, 91, 92。
Шамс-ад-дин Хусейн Алякани 苫思丁·忽辛·阿里牙合尼,火者 68, 124。
Шамун (Рум-ка'ла) 沙蒙(鲁木-合刺) 121。
Шараф-ад-дин 沙刺法丁,司教 195。
Шараф-ад-дин Абд-ар-рахман 沙刺法丁·奥都剌合蛮 191。
Шараф-ад-дин ибн ал-Джавзи 沙刺法丁·伊宾·札兀即 35, 46。
Шараф-ад-дин 沙刺法丁,宰相 45—47.
Шараф-ад-дин Лакуши 沙刺法丁·剌忽失 135。
Шараф-ад-дин Са'дан 沙刺法丁·撒丹,火者 201。
Шараф-ад-дин Семнани 沙刺法丁·西模纳尼, 篾力 119, 123, 133, 172, 214。
Шах-Али 沙-阿里,昔思田篾力的儿子 153。
Шах-Алям 沙-阿里牙木,旭烈兀后裔拜都的妻子 20。
Шах-Ильдуз 沙-亦里都思,答木罕都督 150。
Шах-эмир 额迷儿,异密 28。
Шаханшах 沙罕沙,忽儿沙的兄弟 29, 30。
Шейх Махмуд 洒黑·马合木 245。
Шериф Тебризи 舍里甫·帖必力即,司教 60。
Шианг〔原讹,应为 Ишенг〕* 伊升,汉人 139。
Шибан 昔班,不勒海的儿子 40。
Шибан 昔班,术赤的儿子 54。
Шибаучи 昔宝赤,旭烈兀汗的儿子,旭烈兀系宗王 21。
Шибаучи 昔宝赤,异密 187。
Шидун 失敦,罕都忽儿的儿子 174。
Шиктур-нойон 失克秃儿那颜,异密 49, 50, 66, 80, 99, 100, 102, 121, 123, 128, 131—133, -ага 失克秃儿阿合 110, 147。
Шинка 申合 186。
Ширандшах 失兰沙,鲁克纳丁·忽儿沙的兄弟 30。
Ширемун 失列门,勤琉的儿子,旭烈兀系宗王 19。
Ширемун-нойон 失列门那颜,绰儿马浑的儿子,异密 42, 59, 60, 67, 72, 171。
Ширин-эгэчи 失邻-额格赤,阿八哈汗的妃子 65, 149。
Шихаб-ад-дин Зенджани 失哈巴丁·曾札尼 45。
Шихаб-ад-дин Мубарекшах 失哈巴丁·木八剌沙,火者 201。
Шиши-бахши 失失巴黑失,异密 99, 104, 106, 107。
Шуджа-ад-дин Хасан Астрабади 琉札丁·哈散·阿思忒剌巴迪 27。

Эбугэн 额不干,绰儿马浑的儿子失列门那颜的儿子,异密 105, 108, 109, 113。
Эбугэн-огул 额不干斡忽勒 148。
Эйбек Халеби 爱伯·哈列必 40。
Элькэ(й)-нойон 额里该那颜,异密 40, 42, 46, 47, 53—55, 60, 66—68, 81, 130, 167, 181。
Эмгечин 额木格臣,孙台的儿子,异密 109, -бахадур 额木格臣把阿秃儿 105, 107, -нойон 额木格臣那颜 103, 104。
Эмиршах 额迷儿沙 125。
Эмчек 额木扯克,阿鲁浑的监管员 108。
Энгу 恩古,乌马儿斡忽勒的儿子 156。
Эргэнэ-эгэчи 额儿格捏-额格赤,阿八哈汗的妃子,后来为阿鲁浑汗的妃子 112。

Эсэн 也先，别克列迷失的女儿，兀儿剌惕部人，乞合都汗的妃子 130。
Эсэн 也先，帖克申的女儿，旭烈兀系公主 19。
Эсэн-Бука-гурген 也先不花驸马，那海的儿子，异密 20, 142, 158, 180, 181。
Эсэн Тимур (Харбандэ) 也先帖木儿（合儿班答），弘吉剌台的儿子，旭烈兀系宗王 20, 168。
Эчучэ-эгэчи 额出扯-额格赤，旭烈兀汗的妃子 20。
Эшек-Туклу 额舍克-秃黑鲁，札剌亦儿部人，亦失克-秃黑鲁的兄弟，异密 104, 105, 117, 120, 167, 168。

Юла-Тимур 玉剌-帖木儿，异密 107, 109。
Юлдук 玉勒都黑，捏兀鲁思的兄弟 177。
Юсуф-ата 玉速甫-阿塔，异密 80。
Юсуф-шах 玉速甫沙，也思忒阿答毕 80, 114。
Юшумут-огул 玉疏木忒斡忽勒，旭烈兀汗的儿子，旭烈兀系宗王 19, 20, 25, 49, 54 — 56, 61, 66 — 68, 77, 80, 81, 86, 132。

Яглаку-шукурчи 牙黑剌忽-速古儿赤，异密 164, 181。
Ягмыш 牙黑迷失，合赞汗的急使 146, 154, 158。
Яка-Яндун (?) 见 Тамачи。
Я'куб (сын) Лейса Саффари 列亦撒·撒法里的儿子牙忽卜，撒法儿王朝王族 37。
Я'куб Багбани 牙忽卜·巴黑巴尼，司教 198, 199。
Яман 牙蛮，异密 183。
Ярук-бахши 牙鲁黑-巴黑失，汉人 140, 141。
Ясар-огул 牙撒儿-斡忽勒，八剌的兄弟 74, 75, 82 — 88, 104, 105, 109。
Ясаур 牙撒兀儿，异密 148。
Ятмиш 牙忒迷失，台塔黑的纳亦卜 199。
Яхья 牙黑牙，撒希卜-底万苫思丁的儿子 115, 116。
Яя-нойон 牙牙那颜，见 Зенги。

俄汉地名索引

Аббарик 阿巴里黑 183。
Аббасабад (Рейский) （列夷的）阿巴撒巴忒 29。
Абескун 额别思宽岛 38, 138。
Абиверд 阿必维儿忒 148,152,191。
Абубекрабад 阿不别克剌巴忒 166, 168。
Абулустан 阿不鲁思丹 88, 308。
Абулустанские горы 阿不鲁思丹山 88。
Абумири (?) 阿不米里 186。
Абхаз 阿卜哈思 123。
Абхар 阿八哈耳 32, 105, 118, 154。
Аджамская башня 阿札木城楼 42。
Адилие Джурджанская 朱里章的阿迪里牙 104。
Адилийе 阿迪里牙，帖必力思的花园 178。
Адилийе 阿迪里牙，宫殿 231, 233。
Адудовская больница 阿都忒的医院 148。
Аджа 阿只札 148, 157。
Азербайджан 阿塞拜疆 25, 32, 47, 53, 61, 76, 85, 142, 143, 147, 148, 151, 153, 157, 170, 189, 248, 308。
Айн-и Джалут 爱尼·札鲁忒 52。
Аксу (Чаганморен) 阿黑速（察罕沐涟），河名 68。
Акходжа 阿黑火者 105, 106, 158, 165。
Акча 阿黑察 88。
Акшехир 阿黑舍希儿，草原 181。
Аладаг (Лабнасагут) 阿剌答黑（剌卜纳撒忽忒） 49, 59, 61, 67, 69, 89, 99 — 101, 103, 117, 125, 128, 131, 133, 134, 153, 175, 177, 188, 309。
Аламут 阿剌模忒，城堡名 28, 29, 31, 32。
Алмалык 阿力麻里 19, 25。
Алтан 阿勒坛 67, 134。
Амуйе (Аму-дарья) 阿母河 18, 60, 67, 69, 71, 73, 75, 81, 86, 95, 103, 107, 240, 256, 274, 275, 282, 283。
Амуйе 阿木牙，城堡名 86。
Амурийе 阿木里牙 125。
Ана 阿纳 62, 193。
Анбар 安巴儿 41, 172, 194。
Андамад 安答马忒，堡寨名 152。
Андхой 安忒豁亦 156。
Антиохийские ворота (в Халебе) （合列卜的）安梯奥希亚门 49。
Аракс 阿拉斯河 165。
Аргиян 阿儿吉阳 148, Аргиянская дорога 阿儿吉阳之路 145, 149。
Аргунийе 阿鲁浑尼牙 125, 126, 129。
Ардебиль 阿耳迭必勒 105, 116, 133, 170, 241, 308。
Арзан 阿儿赞 56, 122。
Армения 亚美尼亚 23, 40, 47, 78。
Арран 阿儿兰 25, 61, 66, 67, 69, 91, 95, 101, 102, 115 — 117, 121, 122, 124, 126, 127, 132, 134, 136, 137, 142, 151, 166, 167, 171, 178, 180, 181, 182, 186, 188, 191, 193, 197, 309。
Асадабад 阿撒答巴忒 38, 40, 174, 175。

Аси 阿昔，河名 52。
Аскран (Нукату-яйлак) 阿昔兰(讷合秃-牙亦剌黑) 151。
Астрабад 阿思塔剌巴忒 145, 151, 153。
Ахар 阿哈儿 116, 137, 166。
Ахлат (Хилат) 阿黑剌忒(希剌忒) 49, 50, 51, 131, 133。
Ахрикух 阿黑里苦黑 141。

Баби 巴必 168。
Баверд 巴维儿忒，见 Абиверд。
Баг-и 巴吉 141。
Баг-и Нейкеш 巴吉·捏亦怯失 165。
Баг-и Пирузи 巴吉·必鲁即 92。
Баг-и Уджан 巴吉·兀章 189。
Багча 巴黑察 126, 127。
Багдад 报达(今巴格达) 33 — 35, 37 — 43, 45 — 51, 55, 62, 67, 76, 90, 94, 96, 97, 101, 102, 104, 113, 116, 118, 119, 122, 123, 128, 136, 141, 142, 160, 165, 171 — 175, 177, 180, 181, 191, 193, 197, 214, 219, 226, 229, 233, 244, 260, 262, 285, 307, 308, 316。报达地区 61, 93, 94, 报达之路 196, 报达桥 62, 96, 报达土地 36, 报达州 38, 报达王国 43, 45, 54。
Багистан (Тебризский) (帖必力思的)巴吉思丹 197。
Бадахшанский край 巴达哈伤边区 69。
Бадгис 巴忒吉思 72, 75, 77, 78, 146, 147, 150, 152, 157, 191。
Баджисра 巴只思剌 41。
Базар Султана 巴咱儿·莎勒坛，报达的城门 42。
Баку 巴苦 178。
Ба'куба 巴忽巴 41。
Балх 巴里黑 117, 308。
Бам 巴木 148。
Банданиджейн (Банданиджан) 班答尼章 37, 46, 193。
Барабуки 巴剌不乞 150。
Басра 巴思剌 42, 44, 46, 93。
Бахарз 巴哈儿思 76。
Баширийе 巴失里牙 41。
Баят 巴牙忒 40。
Бейхак 拜哈黑 146, 147, 151。
Бейлекан 拜剌罕 165。
Билясувар 必里牙速瓦儿 104, 117, 118, 124, 125, 134, 137, 168, 169, 179, 189。
Бинигав 必尼迦兀 181。
Бистам 必思塔木 28, 29, 105, 141, 142, 150, 151, 154。
Бисутун 必速屯 174, 191。
Бишбалык 别失八里 82, 83, 84, 85。
Бишкин 必失勤 166。
Бузинджирд 不晋只儿忒 145, 191, 233。
Буруджирд 不鲁只儿忒 180。
Буладак 不剌答黑 152。
Бухар-сарай 不哈儿-撒莱 146。
Бухара 不花剌 75, 86, 97, 103。
Бушенг 不善 80。

Вавилон 巴比伦 308。
Вакф 瓦黑甫 45。
Ван 汪 125。
Варджуна 瓦儿术纳，帖必力思的城门 179。
Васит 瓦昔忒 46, 93, 180, 191, 193。
Вастан 瓦思丹 125。
Ведженег 维哲捏格 149。
Верамин 维剌明 104, 141, 175。
Византия 拜占廷 228。
Ворота Евреев, в Халебе 合列卜的犹太门，城门 49。

Ворота Ристалища, в Багдаде 报达的竞技场门,城门 43。

Газанийе 合赞尼牙 228。
Газанов проток Верхний 上合赞渠 226。
Газза 合咱 185。
Газни 哥疾宁 72, 77。
Ганджа 干札 308。
Гаоли 高丽 23。
Гарча 合儿察 90, 141。
Гарчистан 合儿赤思丹 147。
Герат (Херат) 也里 75, 76, 78, 79, 81, 82, 90 — 92, 141, 144, 146 — 148, 152, 172, 175 — 177, 308。
Гератская область 也里州 82, 152。
Герат 也里河 79。
Гилян 吉里养 131, 164, 179。
Гилянское море 吉里养海 54。
Гирдекух 吉儿迭苦黑,堡寨 24, 26, 29, 31, 86, 122, 150, 158。
Говбари 迦兀巴里 65, 188。
Гокчадениз 阔克察迭尼思 87。
Грузия 格鲁吉亚 25, 47, 59, 67, 72, 93, 114, 136, 137, 161, 178, 179, 191, 271。
Гур 古耳 90, 141, 147。
Гурган 古儿干 68, 104。
Гурдага 忽儿答合 145。
Гурджистан 谷儿只思丹 65。

Давир 答维儿 157。
Дакук 答忽黑 40。
Даланкудук 答兰忽都黑 156。
Далан-наур 答兰-纳兀儿 68, 134, 178, 179。
Дамаск 大马士革 50, 51, 53, 54, 89, 103, 184, 185, 195, 210, 233。
Дамаское владение 大马士革地区 50。
Дамасские ворота, в Халебе 合列卜的大马士革门 49。
Дамган 答木罕 28, 105, 106, 122, 141, 150, 151, 154, 155, 175。
Дар-и Сусиян (?) 答里·速昔阳,报达的城门 90。
Дар-и Шатийа 答里·沙梯牙,城门名 123。
Дарья-и Кабудан 答里牙亦·合不丹 72。
Дашт-и Чина 迭失惕·赤那 79。
Дейр-и бир 迭亦儿-亦·必儿 96。
Демавенд 迭马云忒,山名 29, 129, 141, 151, 153, 154, 155, 161。
Дербент 打耳班 54, 58, 59, 60, 62, 66 — 68, 72, 78, 90, 110, 118, 124, 125, 180, 189, 285, 308。
Дерэ-и Марга 迭列亦·马儿合 148。
Дерэ-и Мухкям 迭列亦·木黑乞牙木 146。
Дереге 迭列格 144, 157。
Дертенг 迭儿腾 38。
Дехистан 的希思丹 28, 152。
Джа'бар 札巴儿,城堡名 182, 185, 186。
Джаббула 札不剌 186。
Джавсак 札兀撒黑 57。
Джаджерм 札者儿木 105, 114, 146, 150, 152。
Джазира 札即剌 49, 92。
Джалябийэ 札里牙必牙 45。
Джам 札木 146, 147, 175, 176, 177。
Джандар 章答儿,水渠 179。
Джебель-ас-Салахийе 者别里-撒剌希牙,城堡名 42。
Джебель Хумрин 者别里·忽木邻,城堡名 42。
Джемальабад 者马里阿巴忒 105。
Джейхун 质浑河(阿母河) 23, 25,

61, 68, 69, 73, 202。
Джейхун Амуйский (Амуйе) 阿母质浑河 24。
Джижад 只札忒 153。
Джувейн 志费因 26, 145, 148, 149, 152, 162。
Джузджан 朱思章 156。
Джуй-и нов 术亦·那兀，灌溉沟渠 117。
Джук 术黑，城堡名 201。
Джукин 术勤 180, 181, 193。
Джурбуд 术儿不忒 109, 149, 150。
Джурджан 朱里章 145, 151, 153, 154, 157, 170。
Джурджэ 女真 23。
Джурмаган 术儿马罕 146, 153, 187。
Диз-и Зар 迪即·咱儿，城堡名 38。
Диз-и Кемали 迪即·怯马里，城堡名 27。
Диз-и Мардж 迪即·马儿只，城堡名 38。
Диз-и Михрин (Михрин) 迪即·米黑邻(米黑邻)，城堡名 27。
Диз-и Шаль 迪即·沙里，城堡名 27。
Динавер, 迪纳维儿 34, 40。
Дих-и Минор 迪希·米那儿 161。
Диххареган 迪黑哈剌罕 63, 182。
Диярбекр 迪牙别克儿 49, 50, 51, 54, 57, 67, 69, 78, 92, 93, 96, 98, 102, 113, 120, 121, 123, 134, 136, 166, 167, 180, 182, 188, 191, 195, 285。
Диярrабийа 迪牙剌必牙 50, 51, 57, 61, 67, 166, 195。
Дуджейль 都者里 41。
Дул 都勒 188。
Дуляб-и Бакль, в Багдаде 报达的都里牙必·巴黑里 42。
Дунайсер 都奈薛儿 49, 56, 182。
Ефрат 幼发拉底斯河 46, 49, 53, 55, 61, 62, 96, 120, 182, 185, 186, 193 — 195, 226, 308。
Ефратская округа 幼发拉底斯河周围地区 194。

Заб 咱卜河 136, 182。
Завэ 咱维 27。
Зак 咱黑 40, 172, 180。
Залибийе 咱里必牙，城堡名 96。
Заринаруд 咱里纳鲁忒，河名 61。
Западное море 西海(地中海) 33。
Зенги 曾吉，狭谷名 185, 196。
Зенджан 赞章 309。
Зирабад 即剌巴忒 145。
Зирих 即里黑，桥名 154。
Зиркух 疾儿苦黑 26。

Иезд 也思忒 80, 93, 123, 162, 181, 251, 252, 313。
Иездская область 也思迪州 251, 252。
Иерусалим 耶路撒冷 233。
Икан 亦罕 198。
Индия 印度 23, 93, 126, 204, 208, 218。
Инчгесу 因赤格速 145, 157。
Ирак 伊拉克 24, 25, 29, 33, 61, 67, 75 — 78, 82, 85, 90, 109, 114, 123, 128, 147, 153, 157, 160, 167, 181, 244。
Ирак-и Аджам 伊拉克·额者木 59, 67, 100, 157, 172, 248。
Иракские ворота, в Халебе 合列卜的伊拉克门 49。
Иран 伊朗 19, 22, 24, 25, 35, 36, 51, 59, 71, 123, 131, 308。
Иранские владения 伊朗地区 22, 72, 174。
Иранская земля 伊朗地区 19, 20,

23—25, 32, 40, 47, 49, 58, 69, 71, 72, 76, 86, 110, 132, 190, 202, 206, 309。
Испахбад 亦思巴黑巴忒 189。
Ирбиль 亦儿必勒 40, 47, 121, 136, 196, 308。
Исфаган 亦思法杭 67, 91, 93, 114, 123, 128, 172, 219, 308。
Исхакабад 亦思哈合巴忒 149。

Казвин 可疾云 31, 32, 67, 94, 104, 106, 132, 158, 164, 201, 243。
Казвинский округ 可疾云郡 105。
Казавэ 合咱瓦,草原 180。
Каир 开罗 51, 129。
Кайбулдаг 海不勒答黑 128。
Кайсарийе 海撒里牙 88。
Кал-и Тежен 合里·帖然,坝 148。
Кала-и Джанашк 合剌亦·札纳失黑 151。
Кал'ат ар-Рум 合勒阿忒·鲁木 133, 134。
Кальваз 合勒瓦思 42, 44, 45。
Кальпуш 可里普失 105, 107, 109, 146, 151, 152。
Кан-и гиль 迦尼·吉里 25。
Карабаг 合剌巴黑 104, 166, 188。
Карачалы 合剌察里 132, 133。
Каракорум 哈剌和林 22—24。
Караку 合剌忽,河名 178。
Караман 合剌蛮,河名 122。
Карасу 合剌速,河名 78, 79, 125。
Каратепе (Ширсейль) 合剌帖别(失儿薛亦里) 144, 148, 157, 166。
Каратуган 合剌秃罕 152。
Карачанак 合剌章 23。
Карьят-ал-Укаб 合里牙忒-兀合卜 43。
Каср-и Ширин 迦思里·失邻 174。
Касран 合思兰 29。
Кашан 柯傍 123。
Кашмир 客失米尔 23, 204, 211, 218。
Кейту-Джам 怯亦秃-札木 141。
Келат 客剌忒 107, 146。
Келурен 怯绿连河(今克鲁伦河) 22。
Келаткух 怯剌忒苦黑 107。
Кенджек 坚者克 71。
Керек 怯列克,城堡名 50。
Кереруд (Турканморен) 怯列鲁忒(秃儿坚沐涟),河名 161, 168, 175。
Керман 起儿漫 30, 61, 65, 77, 80, 91, 181, 185, 191, 211, 270, 285。
Керманшахан 乞里茫沙杭 40, 192。
Керманшахская область 乞里茫沙杭州 174。
Кеш 碣石 25, 73, 75, 87。
Кешефруд 怯舍弗鲁忒,河名 148。
Киннасрин 勤纳思邻 187。
Кипчак 钦察 54。
Кипчакбаши 钦察巴失 71。
Кипчакская степь 钦察草原 60, 61, 211。
Кипчакский улус 钦察兀鲁思 169。
Кисраг 乞思剌黑 149。
Киту 乞秃 86。
Косэ-даг 苦薛-答黑 33。
Куббэ-и-Шейх-и Макарим 忽拜-洒希·马合里木 46。
Кувяик 忽里黑 186。
Куганийе 忽合尼牙,堡寨名 89。
Куджин Большой 大忽真 181。
Кукерэ 苦怯列,河名 137。
Кульбар 怯里巴儿 91。
Кум 忽木 114, 308。
Кумис 忽米思 31, 76, 109, 114, 152, 154, 160。
Кунгуруланг (Шервияз) 弘忽鲁兰(舍儿维牙思) 76, 106, 110, 118, 122, 129, 140, 158, 161。
Кура 苦剌河(今库拉河) 68, 117, 118, 121, 126, 132, 134, 137。

Курбаншир э 忽儿班失剌 114, 157, 160, 181。
Курдаман 怯儿忒满，草原 68。
Курдистан 曲儿忒思丹 99, 117。
Курдские горы 曲儿忒山 40, 180, 196。
Кутлуг-Балык 忽都鲁-八里 134。
Кутлуг-Майдан 忽都鲁-买丹 174。
Куфа 苦法 42, 46, 172。
Кухгилуе 苦黑吉鲁叶 172。
Кухистан 忽希思丹 23, 24, 26, 28, 29, 31, 32, 148, 151, 153。
Кухэ 忽哈河 165。
Кучан (Хучан, Хушан, Хабушан) 忽昌(胡昌，忽伤，哈不伤) 28, 102, 107。
Куганийе 忽合尼牙，堡寨名 89。
Кушаф 苦沙甫，城堡名 97, 121, 182, 187, 195, 196, 237。
Кушк-и Адилийе 苦失乞·阿迪里牙 166。
Кушк-и Аргун 苦失乞·阿鲁浑 129。
Кушк-и Вабар 苦失乞·瓦巴儿 156。
Кушк-и Зар 苦失乞·咱儿 124。
Кушк-и Мансур 苦失乞·满速儿 41。
Кушк-и Мурад 苦失乞·木剌忒 153。
Кушкоюн 忽失乞温，海湾名 188。
Кябудджамэ 乞牙不忒札马 69, 149, 151。

Лабнасагут (Аладаг) 剌卜纳撒忽忒(阿剌答黑) 49。
Лар 剌耳 29, 129。
Легзистан 列格即思丹 60, 90, 188, 189。
Луристан 罗耳思丹 40, 41。
Люмбесер (Люммесер) 柳木别薛儿(柳木篾薛儿)，城堡名 24, 28, 29, 31, 317。
Люммесер 见 Люмбесер。

Мавераннахр 河中(马维兰纳黑儿) 25, 69, 70, 71, 78, 90。
Мавсиль (Мосул) 毛夕里 40, 43, 57, 58, 93, 182, 185, 186, 195, 237, 308。
Мавсильский округ 毛夕里郡 96, 97。
Магриб 马格里卜 52。
Магриб (Средиземное море) 马格里卜(地中海) 125。
Мадрафа 马忒剌法 41。
Мадаин 马答因 42。
Маздакан 马思答罕 201。
Мазандаран 祃桚答而 29, 61, 66, 67—69, 73, 79, 103, 109, 114, 138, 139, 141, 144—146, 152—155, 157, 158, 160, 166, 167, 170, 191。
Мазандеранские владения 祃桚答而地区 81。
Мазандеранские края 祃桚答而边区 67。
Майдан 买丹 174, 181。
Майдан-ал-Хас 买丹-哈思 184。
Майдан Большой 大买丹 174。
Майдан Счастливый (Кутлуг майдан) 幸福的买丹(忽都鲁·买丹) 174。
Майдашт 买答失忒 174。
Максин 马克辛 195。
Малатия 马剌提牙 90。
Малие 马里牙，草原 171。
Малян 马里阳，桥名 147, 152。
Мансурийе 满速里牙 26, 28。
Мардж-ас-Суффар 马儿只-速法儿 196。
Марджрахит 马儿只剌希忒 184。
Мардин 马儿丁 56, 57, 182, 195,

270, 317。
Марзбанийе 马儿思巴尼牙 172。
Мас'уд-бека, медре сэ 马思兀惕伯伊斯兰教经学院 87。
Махидашт 马希答失忒 174。
Махлябийе 马黑里牙必牙 96。
Мачин 摩至那 23, 71, 211。
Маян 马阳 150。
Маяфарикин 篾牙法里勤 49, 54, 69, 92, 122, 317。
Медина 麦地那 233。
Меймундиз 篾亦蒙迪思,城堡名 29—31。
Мекка 麦加 233。
Менгу-Тимура мост 忙哥帖木儿桥 163。
Мензи 蛮子 48。
Мерага 篾刺合 45, 47, 48, 61, 63, 86, 95, 117, 124, 125, 134, 142, 171, 182, 186, 188, 196, 286, 308。
Мерв 马鲁 28, 74, 117, 143, 144, 148, 156, 191, 229, 308。
Мерганэ 马儿合纳 144, 148。
Меренд 篾连忒 198。
Меручак 马鲁察叶可 73, 156。
Меручакский мост 马鲁察叶可桥 74。
Мешхед 篾失赫忒 148—151, 170。
Миср 密昔儿 23, 24, 37, 38, 48, 50—52, 54, 57, 60, 62, 71, 78, 95, 102, 103, 129, 173, 181, 182, 184, 186—188, 193, 195, 211, 220, 233, 240, 274, 275, 282, 283。
Мисрский край 密昔儿边区 47。
Михрин (Диз-и Михрин) 米黑邻(迪即·米黑邻),城堡名 26。
Мишан 米伤 151。
Миянэ 米牙纳 76, 151。
Монголия 蒙古 18, 19, 143。
Монгольская земля 蒙古地区 18。
Муган 木罕 67, 104, 174, 166。
Мургаб 木儿合卜,河名 148。
Мурджабад 木儿札巴忒 153。
Муррак 木剌黑 201。
Муса Джавада 木撒·札瓦答,陵墓名 45, 46。
Мусаллям 木撒里牙木,堡寨名 95, 153, 161。
Мухавваль 木哈瓦里 97, 172。

Нагату (Чагату) 纳合秃(察合秃) 61, 99。
Наур-Дула 纳兀儿-都剌 171。
Нахр-и Иса 纳黑里·亦撒,河名 41。
Нахчуван 纳黑出汪 136, 165, 188。
Нахшеб 那黑沙不 73, 75, 87。
Нахасийе 纳哈昔牙 42。
Неджеф 捏者甫 46。
Нехавенд 捏哈云忒 191, 254。
Нил 尼罗河 40, 202。
Ниль 尼里 172。
Нимруз 尼木鲁思 67。
Ниса 尼撒 152。
Нисибин 尼昔宾 49, 182。
Нишапур 你沙不儿 75, 104, 144, 147, 149, 150, 152, 153, 155, 175, 313。
Нишапурская область 你沙不儿州 150。
Нишапурские горы 你沙不儿山 154。
Нишапурская дорога 你沙不儿之路 144。
Новшахр 那兀沙黑儿 175。
Нубийские ворота, в Багдаде 报达的讷必牙门 177。
Нукату-яйлак 见 Асиран。
Ну'манийе 讷马尼牙 172。

Обэ 斡别 90。

Олджейту-Буйнук 完者秃-不亦讷黑 201, 262。

Пендж 班札卜,河名 117。
Пенджаб 班札卜,河名 115。
Пенджангушт 班章失忒 36。
Перахан 彼剌罕 66, 180。
Пишкеллэ 必失怯列 30, 201。
Пул-и Му'ин 普里·木因 144, 148, 149。
Пул-и Сурх 普里·速儿黑 196。
Пул-и Чакчиран 普里·察黑赤兰 77。
Пул-и Хосров 普里·豁思罗儿 166。

Радкан 剌忒罕 28, 76, 88, 141, 144—149, 153, 157, 170。
Ракка 剌合 187, 195, 308。
Рас-ал-Айн 剌思-阿因 181, 182, 186。
Рахба (Сирийская) (叙利亚的)剌黑巴 96, 194, 195。
Рей 列夷 30, 33, 41, 47, 76, 102, 104, 106, 114, 132, 152, 154, 165, 168, 174, 175, 201, 308。
Рибат-и ... 里巴忒… 186。
Рибат-и Ахыри 里巴忒·阿希里 106。
Рудбар 鲁忒巴儿 26, 31。
Рудравер 鲁忒剌维儿 254。
Рум 鲁木 23, 25, 32, 33, 40, 47, 51, 54, 67, 88—90,93, 96, 102, 117, 125, 128, 131—134, 137, 157, 164, 167, 169, 171, 175, 180—182, 184, 187, 270, 285, 309。
Румские владения 鲁木地区 61, 88, 89, 103, 113, 125, 164, 171, 191。
Румский край 鲁木边区 20, 33, 88, 101, 132。
Румская область 鲁木州 88。
Румские ворота, в Халебе 合列卜的鲁木门 49。
Русафа 鲁撒法,陵墓名 45。
Руха 鲁哈 49, 308。

Сабзевар 撒卜咱瓦儿 90, 147。
Савэ 撒瓦 114, 168, 201。
Саин 撒因 116, 169, 170。
Саламье 撒剌米牙 183。
Салмас 撒勒马思湖 47。
Салмас 撒勒马思,州名 92。
Сан 桑 157。
Самарканд 撒麻耳干 19, 25, 69,70, 75。
Сарай (Сарай-Бату) 撒莱(拔都撒莱) 68。
Сарай Джума 术马撒莱 18, 200, 201。
Сарай Джума-гурген 术马驸马撒莱 197。
Сарай Мансурийе 撒莱·满速里牙 116, 123, 134, 168, 309。
Сарай Музаффарийе 撒莱·木咱法里牙 123。
Сарамин 撒剌明 183。
Сарсар 撒儿撒儿 42。
Саруджж 撒鲁只 194, 308。
Сегумбад 薛昆巴忒 171, 196。
Седжас 薛札思,山名 117, 127, 161, 165, 309。
Сеистан 昔思田 92, 318。
Сейхун (Сыр-дарья) 昔浑河(锡尔河) 70。
Семенган 薛明罕 146, 153。
Семенганская дорога 薛明罕之路 146。
Семнан 西模娘 29, 106, 119, 141, 142, 150, 151, 158, 175。
Сенган(?) 先坚 117。
Сенг-и Савад 先吉·撒瓦忒 145。
Сепендан 薛边丹 172。

Серав 薛剌甫 116, 164。
Серахс 撒剌哈夕 69, 144, 148, 156, 157, 170, 191, 308。
Сангбест 桑别思忒,堡寨名 144, 149。
Сер-и Тахт 薛里·塔黑忒,城堡名 27。
Серхене 薛儿赫捏 187。
Сефидкух 薛非忒苦黑 233。
Сефидруд 薛非忒鲁忒,河名 158, 160, 161, 165。
Сехенд 薛亨,山名 196。
Сивас 昔瓦思 88, 94。
Синд 辛河 72, 77。
Синджар 辛札儿 58, 96, 185—187, 193—195。
Сирия 叙利亚 21, 23, 33, 43, 46, 49—51, 53, 54, 57, 60, 62, 67, 71,78, 88—90, 92, 96, 133, 173, 180—182, 185—187, 191, 194—196, 199, 210, 211, 214, 220, 233, 256。
Сирийский край 叙利亚地区 32, 47, 49, 54, 122, 167, 181, 186, 193。
Сиффин 昔芬 182, 185, 186。
Сияхкух 昔牙黑苦黑 46, 67, 69, 99, 100, 102, 109, 123, 134, 160。
Согд 粟特 70。
Солонга 唆伦合,河名 23。
Сонтэй-нойон 孙台那颜,山岭名 40。
Средиземное море 地中海 125。
Средняя Азия 中亚 22。
Сугурлук 速忽儿鲁黑 101, 114, 116—118, 123, 128, 140, 162, 164, 166, 181, 197, 214, 309。
Сук-ас-Султан 速黑-莎勒坛,广场名 172。
Сукту 速克秃 113。
Султандавин (Астрабадский) 阿思忒剌巴忒的)算端答云 151, 153—155, 157。
Султанийе 孙丹尼牙 129。
Султанмайдан 算端买丹 149, 151, 155。
Султанмайдан-и Кялидор 算端买丹亦·乞牙里朵儿 145。
Сурхэ 速儿哈 106。

Так-и Кисра 塔乞·乞思剌 40。
Талас 塔剌思 71。
Таликан 塔里寒 30, 105, 308。
Талыш 塔里失 189。
Тамишэ 塔米舍 104, 153, 170。
Тангут 唐兀惕 17, 23。
Тарик-и Хорасан 塔里乞·呼罗珊 42, 46。
Тарум 塔鲁木 26, 181。
Тасу 塔速,县名 134。
Тебриз 帖必力思 34, 47, 48, 60, 61, 67, 76, 86, 88, 91, 92, 95, 99, 104, 111, 116, 117, 119, 120, 123, 124—126, 129, 132—137, 142, 151, 153, 154, 164—166, 169, 171, 175, 177—182, 184, 186, 189, 191, 193, 197—200, 202, 203, 219, 226—229, 232, 233, 259, 266, 289, 300。
Тебриз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 帖必力思城堡 91, 126。
Тебризская область 帖必力思州 79。
Тежен 帖然,河名 148。
Текрит 帖克里忒 40。
Телэ 帖列,山名 47。
Тель-Башир 帖里-巴失儿 55。
Тель-Я'фар 帖里-牙法儿 195。
Терек 帖列克,河名 60。
Техран (Тегеран) 德黑兰 105, 158。
Тибет 吐蕃 23, 218。
Тигр 底格里斯河 40—42, 58, 62, 97, 187, 195, 226。
Тифлис 梯弗里斯 68。

Токат 脱合忒,城堡名 88, 89。
Туйнак 秃亦纳黑,山岗名 124。
Тукату 秃合秃 158。
Тум ворота 秃木门 184。
Тун 屯 26—28。
Туран 土兰 24, 35, 36, 51。
Турканморен (Кереруд) 秃儿坚沐涟(怯列鲁忒河) 161, 168。
Туркестан 突厥斯坦 19, 25, 41, 69, 71, 206, 208, 211, 308, 309。
Туршиз 秃儿失思 26。
Тус 徒思 28, 75, 88, 104, 141, 144, 145, 149—151, 175, 191, 228。

Уджан 兀章 115, 134, 165, 180, 181, 186, 187, 189, 191, 195—197, 215。
Уйгурия 畏吾里牙 204, 308。
Улухнишин 兀鲁黑尼申 26。
Умман (Оманское море) 兀木满(斡满海) 40。
Урмия 兀儿米牙,湖名 47, 309。
Уруча 兀鲁察 89。
Устунабенд 兀思秃纳班忒, 城堡名 165。

Фаллудж 法鲁只 194。
Фарс 法儿思 61, 67, 91, 92, 93, 99, 104, 116, 119, 124, 141, 160, 169, 172, 191, 270, 285。
Фарах 法剌黑 147。
Фарьяб 法里牙卜 76, 156, 157。
Ферамурзан 费剌木儿赞 157。
Ферахане 费剌哈纳 191。
Фирузабад 非鲁咱巴忒 252。
Фирузкух 非鲁思苦黑 29, 151—154, 155, 158, 164。
Фирузан 非鲁赞 172。
Франкские земли 富浪地区 256。
Франкские страны 富浪地区 228。
Фушендж 富善只 152。

Хаблеруд 哈卜列鲁忒,河名 165。
Хабур 哈不儿,河名 96, 195。
Хабушан (Хушан, Хучан, Кучан) 哈不伤(忽伤,忽章,胡章) 28, 145—148, 157, 163, 170, 204。
Хаджирд Джамский 札木地区的哈只儿忒 146。
Хадиса 哈迪撒 38, 62, 193。
Хайсар 海撒儿,城堡名 76, 152, 176。
Хаккар 哈迦儿,山名 49, 117。
Халеб 合列卜 49, 50, 182, 186, 195。
Халис 哈里思 46。
Хама 哈马 183。
Хамадан 哈马丹 31, 32, 34, 41, 42, 46, 96, 97, 100, 137, 141, 146, 180, 191, 197, 203, 228, 233, 254, 255, 308。
Хамаданский край 哈马丹地区 171。
Хамада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 哈马丹州 36, 37, 111, 172。
Хамаданская степь 哈马丹草原 33。
Хамашахрэ 哈马沙黑剌 189。
Ханекин 哈捏勤 42, 46, 174。
Хар 哈儿 29, 175。
Хаpакан 哈剌罕 28, 106, 109, 168, 201。
Харбийе 哈儿必牙 41。
Харивэ 哈里瓦,河名 79。
Харим 哈里木,城堡名 50。
Харран 哈儿兰 49, 194, 308。
Харунийе 哈鲁尼牙 174。
Хаф 哈甫 27, 117, 153。
Хаштруд 哈失忒鲁忒,河名 134, 137, 157, 164, 171, 173, 191。
Хезарджариб 赫咱儿札里卜 147。
Хейл-и бузург 赫里、不祖儿格

105, 158, 201。
Херамкам (Херамкан) 赫剌木坎，运河 75, 87。
Херамкан 见 Херамкам。
Хилат (Ахлат) 希剌忒(阿黑剌忒) 49。
Хилла 希剌 42, 46, 123, 172, 193, 226。
Химе 希篾 183, 184, 195。
Хиндустан 忻都思丹 23, 197, 211, 254, 264, 272。
Хит 希忒 172。
Хитай 乞台 23, 60, 70, 71, 135, 154, 169, 204, 208, 264。
Ходжент 忽毡 80。
Хой 豁亦 61。
Хорасан 呼罗珊 23—25, 35, 38, 39, 41, 59, 61, 66—69, 72, 73, 75, 76, 77, 82—84, 87, 90, 92, 94, 101—103, 106, 110, 111, 114, 117, 122, 125, 128, 132, 134, 140—143, 146—148, 150—155, 160, 164, 166—171, 173—175, 178, 181, 186, 193, 195, 197, 199, 204, 206, 211, 214, 219, 220, 244, 248, 266, 274, 275, 285。
Хорасанские владения 呼罗珊地区 76, 81, 83, 85, 176。
Хорасанский край 呼罗珊边区 157。
Хораса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 呼罗珊州 87。
Хорезм 花剌子模 277。
Хормуз 忽里模子 114。
Хосрова эйван 豁思罗瓦·爱汪 129。
Хотан 忽炭 70。
Хузистан 忽即思丹 40, 45, 46。
Хуланморен 忽兰沐涟，河名 18, 197, 198, 201, 262, 320。
Хульван 忽里汪，河名 40, 41。
Хуррамабэ 忽剌马巴，河名 154。
Хучан (Хушан, Кучан, Хабушан) 忽昌(忽伤，胡昌，哈不伤) 143, 309。
Хушан (Хучан, Кучан, Хабушан) 忽伤(忽昌，胡昌，哈不伤) 28。

Чаганоморен 察罕沐涟，见 Аксу。
Чаган-Наур 察罕-纳兀儿 66, 191。
Чаганский мост 察罕桥 121, 122。
Чагату (Нагату) 察合秃(纳合秃) 19, 61, 62, 66, 67, 69, 82, 86, 99, 132, 136, 137, 186。
Чакчиран 察黑赤兰 152。
Чарик 察里黑 157。
Чач 察赤 82, 83。
Чашма-и Гулясп 察失马亦·忽里牙思普 157。
Чемчемаль 扯木扯马里 173。
Чемчемальская дорога 扯木扯马里之路 191。
Чехардих 扯哈儿迪黑 155, 157。
Чехартак 察哈儿塔黑 187, 195。
Чин 至那 51, 154, 211。

Шаберан 沙别兰 59, 60, 124。
Шабурган 沙不儿罕 26, 117, 156, 157, 308。
Шаваран 沙瓦兰 177。
Шадьях (Нишапурский) (你沙不儿的)沙迪牙黑 314。
Шам (Шамб) 苫(苫卜) 125, 126, 129, 166, 169, 177, 178, 186, 202, 228, 229。
Шамаган 沙马罕 147。
Шамб 见 Шам。
Шах 沙黑 156。
Шаханшах-и Ани 沙罕沙希·阿尼，万户名 116。
Шахдиз 沙黑迪思 26, 29, 153。
Шахрек-и Нов 沙黑列乞·那兀 141, 145, 153, 157。
Шахр-и Абан 沙黑里·阿班 172,

174。
Шахризур 沙黑里祖儿 40。
Шахруд 沙黑鲁忒，地方 91。
Шаху 沙忽，山名 63。
Шахутеллэ 沙忽帖列，城堡名 97, 100, 214。
Шемаха 舍马哈 59, 62, 118。
Шервияз (Кункуруланг) 舍儿维牙思(弘忽鲁兰) 76, 95, 106, 110, 126, 129, 161, 170。
Шиб 失卜 43, 172, 180, 193。
Ширван 设里汪 25, 59, 62, 67, 102, 188, 308。
Шираз 泄剌失 92, 124, 172,188, 211, 219, 262, 307。
Ширазский округ 泄剌失郡 124。
Ширкух 失儿苦黑 109。
Ширсейль (каратепе) 失儿薛亦里(合剌帖別) 148。
Шовган 捌兀罕 148, 157。
Шузиль 疏即里 153。
Шур 疏儿，河名 111, 113。
Шутуркух 疏秃儿苦黑 147, 153。
Шуштар 疏失塔儿 46。

Эльбрус 厄尔布鲁士山 90。
Эрзерум 额儿节鲁木 133, 167。
Эрзинджан 额儿晋章 181。
Эспидар 额思必答儿 30。
Эсфераин 额思费剌因 104, 108, 109, 149, 175。